#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 七

楊家駱主編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楊家駱主編

#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　第七册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所收各書本局另編輯綜合索引印行）

鼎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 第七册

（全九册）基本定價

主編者：楊 家 駱

出版者：鼎 文 書 局

發行人：姜 毛 元 玫

發行處：鼎 文 書 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三五巷三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第一八一六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八六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太平天国文獻彙編第七册目録

## 第四部分　專　載（一）

向榮奏稿……向　榮……一

# 太平天国文獻彙編第八册目錄

## 第四部分　專　載(二)

向榮奏稿……向　榮……三七九
烏蘭泰函牘……姚瑩等……六六一
(附)趙惠甫年譜……陳乃乾……七二七

# 向榮奏稿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鈔本重編

# 卷前題記

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鈔本「向榮奏稿」自從羅爾綱先生發表『向榮奏疏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一文以後，纔引起許多讀者的注意。茲以編印太平天國史料，得到清華大學的允許，將此書全部列編在內。

原書起始於咸豐二年十二月向榮被任命爲欽差大臣之日，截止於咸豐六年七月向榮因兵敗病死之日，按照所奉諭旨和奏稿的時日編爲十二册，應係其子向繼雄命幕客編纂以備刊印的原本。但因諭旨與奏稿並列，不分主從，及許多處錯簡和脫漏，有重行編訂和校勘的必要。於是我們決定以奏稿爲正文，諭旨爲附錄，按其時間先後重爲排定，仍爲十二卷。關於編校方法已別詳於凡例，不再贅述。

編者在此十二卷奏稿中看出下列各點，茲爲概述於下：

向榮在咸豐元、二年時，以廣西提督的地位，在清廷所派的欽差大臣統轄之下，統兵與太平軍作戰，始而與廣西巡撫周天爵意見不合，繼而和都統烏蘭泰主張也不一致，以致軍事屢次失利，受到咸豐皇帝弈詝的嚴責。此時向榮總以爲事權不專，怏怏不樂，時常稱病，逗留不進，這在清人記載中可以查考出來的。因爲此時向榮不能專摺奏事，故無奏稿可存。

咸豐二年冬底向榮跟踪太平軍到武昌城外，始接到欽差大臣的任命，在他個人可謂心滿意足，不能再說事權不專，於是他就大賣力氣，追隨順江東下的太平軍，直到南京城東而紮下了所謂「江南大營」。

其實此時向榮一軍的弱點極多：第一，他不兼任兩江總督，對地方行政無指揮權，即如軍餉一項須向

操持地方行政的總督巡撫請求接濟，其他可想而知。第二，在他部下的軍隊可謂七拼八湊，有所謂鄂、湘、川、滇兵勇之分，各成系統，不能說那一隊伍是他自己訓練的軍隊，因此作戰的心志就難齊一。第三，他急需水師協助，時常向廣東等省調用紅單船來南京助戰，但却不知道自練水師，結果感到指揮不靈，終而致於潰敗。第四，他不僅專任圍攻金陵，又須分攻鎮江，援應江北大營。太平軍若由上游江西、皖南等地東進，威脅蘇浙，他又須由江南大營抽撥軍隊馳往防堵。最後因爲備多力分，兵不滿萬，終於被太平軍殲滅了。第五，江南大營並無固定的軍餉，全由蘇、浙、贛、粵等省協濟，各省有事，協餉立即中斷，因此向軍常常無餉可發，以致軍心不固。第六，此時向榮年逾六十，染患腿疾，行動維艱，有人說他駐紮南京近郊三年，實未出營門一步，因而不能親歷行陣，指揮作戰，也是他軍事失敗的一因。以上各種弱點，均可從此十二卷奏稿中尋出，所以不必等到咸豐六年五月江南大營潰敗之日，早已注定他要失敗的命運。

在這部奏稿中很可以看出當時清廷清軍內部存在的矛盾。弈訢是一位青年皇帝，性情非常急躁，他最信任的是滿洲大臣；但如大學士賽尚阿之流，經過考驗的結果，是庸懦無能，不堪統帥之任，此時他就感到實在朝中無人可派，纔把向榮提升到欽差大臣地位，命他獨當一面。他又明知向榮不是適當人選，力量也很不夠，所以常常下令，命他刻期進攻南京、鎮江，甚至罵他「如不能攻取南京，要拿首級來見我」，這正是弈訢性情急躁不顧實際的表現。後來弈訢在萬不得已之下，任命漢人曾國藩作統轄蘇、皖、贛、浙四省的欽差大臣，同時又以地位較高的滿人官文駐在上游的武漢，藉以控制下游，前後情形正相類似。這正說明當時清廷清軍的內部，任何一事都有很大的矛盾，向榮就在這些矛盾中遭到失敗。

向榮是在太平軍事前期的清軍主帥之一，地位和後期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並不兩樣，因此這部記載前期戰事的奏稿，對於太平天国歷史的研究，就有很大的重要性。曾、左、李諸人的奏稿流傳甚多，所以本叢刊未加選錄，但向榮奏稿向未流傳，所以把它編印出來，以供史學界參考。

編者

# 凡例

一　奏稿原本共計十二册，現卽分成十二卷，以保存本來面目。

一　原本上諭與摺片俱按日期先後排列。現以摺片爲主，並將上諭之與摺片有關係者分別附於摺片之後，其餘抄寄及任免各上諭，僅錄其目，並註明見於何書，不再全抄。

一　原本所載與摺片無關之上諭，在實錄、東華錄、方略業已備記者，只註明見原書某卷，概不錄入。其餘未見者則照原本抄錄，並附按語。

一　原本摺片並未編立標題，現依次製成目錄，以便檢查。

一　原本上諭附有抄寄之摺片，現亦分別附於原上諭之後，以補實錄諸書之所未備。

一　卷九最末一摺時間爲咸豐五年五月，而卷十首摺爲五年九月，中間缺少三個月之摺片，以方略證之，確有遺漏。

一　卷十以後所抄上諭甚少，現按實錄等所載，於各摺片下附加按語。

一　原本字迹錯誤者，由編者依據方略、實錄諸書訂正，或附以疑問符號，其語句脫漏者亦根據諸書補入。

一　清史稿向榮傳可供讀者參考，故附錄於本書之末。

# 目錄


卷一（自咸豐二年十二月至三年正月）

覆奏武昌失守籌備堵勦情形摺……一五
進攻武昌賊營並籌辦各情形摺……二四
武昌賊匪被擊下竄率軍追擊摺……三〇
九江堵截賊船情形摺……三六
遣散福建官兵片……四〇
由九江調船追擊摺……四四
撤回粵西積員另設糧台總局片……四八
飛催吉順琦善等兵追擊堵截片……四八
祇領欽差大臣關防摺……四九
分咨官兵趕赴襄陽片……五二
斥革遊擊胡師傑幷升補各缺片……五三

卷二（自咸豐三年二月至四月）

督師抵安慶即日東下會勦摺……五五
請卹安慶省城殉難官員片……五九
許乃釗應赴何處軍營片……六一
由蕪湖登陸馳救金陵摺……六三
陳明兵數並調取各省官兵片……六五
斥革副將鄭魁士摺……六六
斥革都司吳勇片……六八
派員安集居民及放賑平糴片……六九
救援金陵遲誤請旨治罪摺……七〇
江南河督潘錫恩至蕪湖片……七二
欽差大臣關防右邊另鐫四字片……七三
連日進攻金陵獲勝摺……七三
推薦雲南楚雄協副將人員片……七五
催調廣東水師及上海火輪等戰船駛入長江片……七六
襲破金陵通濟門外賊營獲勝摺……七七
在太平蕪湖等處添造砲船片……八一
飭總兵李瑞駐紮常州府城片……八二
附潘錫恩等奏請於安徽省設局轉運軍需摺……八三
攻破金陵城外七橋甕營摺……八五
請飭楊文定督師前進片……八七
奪獲鐘山摺……八九
繪呈江中形勢圖說片……九一
請降總兵李瑞職片……九三
「附呈江蘇撫臣許乃釗摺片等」片……九四
通籌全局必先清江面摺……九四
夷人火輪駛過鎮江並未砲擊賊匪意殊叵測片……九七

懲辦遊擊熙昌奎喜片……一〇〇
續撥江寧敵營二座並添兵鎮江摺……一〇三
派員提船及改造砲船並添置木簰各情形片……一〇五
請免革員謝緜超等應得之咎在營圖功贖罪片……一〇六


## 卷二（自咸豐三年四月至六月）


鎮江江寧水陸進兵攻勦摺……一一一
查琦善防堵滁州片……一一九
遣散脅從查拏奸細片……一一九
預堵東壩片……一二〇
呈送大西洋領事述語片……一二一
代呈蘇布通阿謝恩摺片……一二四
移營紫金山及進逼鎮江府城摺……一二四
撥兵防堵東壩片……一二七
遊擊熙昌正法並遊擊奎喜提訊片……一三〇
新領欽差大臣關防片……一三一
壯勇餉糧按照官兵例發給片……一三二
請開復糧員張林摺……一三二
請以虎嵩林等升補副將等缺片……一三三
遣散江寧觀音門外船戶水手摺……一三四
請搜察渡江奸細片……一三五
遣散船隻沿江並未焚掠摺……一三八
兩攻金陵省城破營獲勝摺……一四二
辦理東壩防堵情形片……一四四
上游駛去賊船逃逸情形片……一四六
請將總兵和春等交部議處摺……一四七
飭調吳傳彰速赴鎮江片……一四八
飭令總兵舉騰龍帶兵馳往河南山東一帶協勦摺……一五四
遵查賊匪冒充官兵並龍潭逃出各船情形片……一五五
搜出僞指揮洪三度稟僞貞得王信件片……一五七
遵旨豫籌大營糧台摺……一五八
累攻金陵及鎮江接仗摺……一五九
遵派熟悉賊情等員前赴淮隸片……一六三
派總兵普德布帶兵馳援江西省會片……一六三
奏參藉病久延及辦事乖方之都司守備等員摺……一六五


## 卷四（自咸豐三年六月至九月）


鎮江失利請治提督鄧紹良罪摺……一六七
派往鎮江官兵扼要駐紮以防南竄摺……一七一
覆奏洪秀全楊秀清形貌片……一七五
遵發吳健彰白玉搬指片……一七七
連日進攻金陵城門並鎮江迅擊獲勝摺……一七八
請將副將周鰲革職離營片……一八三
請降守備孟玉欽職片……一八三

請飭催糧台並於江浙兩省預籌接濟摺……一八五
請調辦理糧台人員來營片……一八六
請留餉銀我爲經辦糧員片……一八七
覆奏現在布置情形摺……一八八
請選補將備各缺人員摺……一九一
具呈軍營現存兵勇實數片……一九二
攻剋雨花台賊營等處情形摺……一九三
籌畫上游師船片……一九六
請將李德麟張鑾龍暫留本任片……一九七
遴員升補守備等缺摺……一九八
請升補惠成爲參將片……一九九
進攻金陵南門摺……二〇二
分別撤留發往軍營差遣各員片……二〇四
查辦嘉定縣土匪入城片……二〇五
代遞虎嵩林謝恩摺片……二〇六
請將江北捐項典本提充金陵鎮江軍餉摺……二〇六
請仍留劉存厚在蘇差委片……二〇七
請通行各處捐局一律八折收捐片……二〇八
請優獎倡捐軍餉之知縣薛煥片……二〇九
飭部速催金陵大營軍餉摺……二一六
設法攻勦金陵情形片……二一七
上海寶山等縣失守由許乃釗帶兵往勦摺……二一八
通籌水陸攻勦全局摺……二二〇
涼州鎮總兵馬龍在營出缺片……二二四
代呈新授廣西右江鎮總兵德安謝恩摺片……二二五

卷五（自咸豐三年九月至四年正月）

遵籌攻守事宜遠守不如近堵分攻不如合勦摺……二二七
「附陳和春在鎮江接仗」片……二二九
軍餉告匱摺……二三一
遊擊李瑞革職片……二三三
派兵赴東壩片……二三四
金陵兵力難以撥赴揚州摺……二三五
已革提督余萬清隨營效力片……二三八
高淳邊勝摺……二三八
遵派和春馳往徐州片……二四二
請迅簡江南提督片……二四三
擊退高淳賊匪並鎮江獲勝摺……二四三
請停止捐局片……二四五
攔查夷船片……二四六
籌攻金陵摺……二四六
籌餉無方請交部議處片……二四九
保舉舊勇出力人員摺……二五〇
賞還廣西提督福興頂戴片……二五一

攻勦金陵獲勝摺……二五二
派彭玉雯往蘇杭二省議餉片……二五三
請在蘇州設立軍需總局片……二五四
請免除陳景曾發往新疆留營差遣片……二五五
請飭琦善派隊渡江攻勦摺……二五六
請飭廣東選調外海水師入江會攻片……二五八
請春鎮總兵請仍令劉開泰赴任片……二六一
覆查軍營中閒雜人等擅入衙署情形片……二六二
接到年終賞賚謝恩摺……二六四
保舉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片……二六四
賞還福興頂戴並代遞劉開泰謝恩摺片……二六六
請揀員升補守備等缺片……二六六
覆奏撥兵馳應皖北並江南防勦情形摺……二六七
籌議協撥大餉摺……二七一
金陵攻城及撥兵前往上海片……二七二

## 卷六（自咸豐四年三月至閏七月）

請調廣東福建官兵助勦摺……二七七
余萬清呈報接仗情形片……二七九
請調王鵬年常春兩員來營片……二七九
請飭催楚粵砲船師船東下來江摺……二八〇
請令和春馳赴山東片……二八三
飭余萬清照常竭力籌辦片……二八四
請於浙江添設轉運局摺……二八五
請籌解火藥片……二八七
請留劉開泰在鎮片……二八八
請催紅單仗船協清江面摺……二八八
收復太平府城調回鄒紹良官兵摺……二九一
請降守備向承恩爲千總片……二九四
花旂國輪船由金陵駛回片……二九五
和州賊已退出並金陵分路攻焚情形摺……二九五
咨會琦善籌商上下游布置情形片……二九八
派兵龍潭截勦並設法攻勦鎮江摺……二九九
查覆上海與英生衅情形片……三〇〇
請革都司姚麟職片……三〇二
請將遊擊周兆熊張國樑等升補營缺摺……三〇三
請飭各省嚴緝逃兵片……三〇四
請令川督揀派總兵副將等員來營片……三〇四
催琦善提紅單船上駛片……三〇五
分提紅單船上駛及鎮江布置情形摺……三〇六
飭令淅筠基回蕪湖襍遝任片……三〇九
請留湖南副將傅振邦在營片……三一〇
賊船由蕪湖江口棄東壩被擊退往高淳摺……三一一
許乃釗已由上海來營片……三一四

肅清東壩收復高淳摺……三一五
請迅撥餉銀片……三二一
兩銜請消積砷照常片……三二二

## 卷七（自咸豐四年閏七月至九月）

三山營下游紅單拖帶各船兩次獲勝摺……三二三
請將副將秦如虎開缺給假片……三二六
請降補都司武廷英爲外委留營效力片……三二七
派員回江西造具咸豐三年支放糧項報銷片……三二七
請催調漳州潮州兩鎮官兵助勦片……三二八
克復太平府城幷金陵鎮江攻勦情形摺……三三〇
堵勦上方橋獲勝片……三三四
請以蔡應龍張國樑等升補各缺片……三四〇
請添調陳國泰紅單船助剿摺……三四一
江寧將軍祥厚通阿因傷出缺請迅簡放摺……三四五
京口副都統長安出缺請迅簡放摺……三四七
攻剿上方橋營獲勝並將水陸接濟斷絕摺……三四八
覆奏賊占浦口洲地情形片……三五三
察看余萬清赴鎮江後情形片……三五四
迭攻賊營獲勝並籌合圍並督催師船上駛片……三五五
封呈楊秀清草昌輝石達開會奏稿本片……三六〇
勸捐兵米收有成效懇恩鼓勵片……三六一
請勅戶部國子監速填捐生執照來營片……三六三
進勦太平采石磯一帶獲勝摺……三六四
請升補遊擊周兆熊等各缺片……三六九
剿破雨花台二壘直逼南門幷攻打太平門摺……三七〇
截勦賊竿片……三七三
焚燬木簰並鎮江水陸獲勝摺……三七六

## 卷八（自咸豐四年十月至五年二月）

擊滅金陵援鎮之匪並鎮江連日獲勝摺……三七九
請仍於三江營設局抽厘片……三八六
勦盡竄擾秣陵關逆匪摺……三八七
請將丁憂知縣王曾樾仍留糧台片……三八九
請升補王登第爲守備片……三九〇
截燬下竄賊船於儀徵附近片……三九〇
陸路迭次攻勦及水路布置情形摺……三九一
南路連鎮遊擊蘇崇阿自縊片……三九五
請飭廣東江西督撫速解餉項片……三九六
查明軍營出力員弁兵勇續單保奏摺……三九七
請免已革提督鄧紹良議罪片……三九八
鎮江連勝幷金陵現籌勦辦情形摺……三九九
酌籌上游太平蕪湖一帶水師情形片……四〇一
連日進攻上方橋營及鎮江藍城摺……四〇三

單餉不支請迅飭撥摺……四〇五
請勅山陝河南三省調撥火藥片……四〇七
賚到年賞謝恩摺……四〇八
水師續行上攻並馳堵秣陵關情形摺……四〇八
黃池堵截獲勝摺……四一〇
焚攻上方橋營獲勝片……四一二
請將丁艱之將軍福興留營片……四一三
與怡良吉爾杭阿會奏克復上海縣城摺……四一四
金陵宂城攻勦並黃池續獲勝仗摺……四二〇
蕩平高資賊壘摺……四二六
請卹因傷殞命之道員劉廷鍠片……四三一
請飭江西照舊協濟餉需片……四三二

## 卷九（自咸豐五年二月至五月）

南陵獲勝並馳援徽浙摺……四三五
檄令鄧紹良帶兵赴浙片……四三七
查獲奸匪陳榮棄道生虞定安片……四三八
激勵總兵吳全美會同陸路兩軍力勦片……四三九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克復徽州歙縣兩城摺……四四一
又會奏克復休寧縣城摺……四四四
請卹陣亡把總楊冠宏等員片……四四六
師船斬綵攻出上游亟籌調兵由陸接應摺……四四七
請調吉林馬隊過江助勦片……四五二
請以虎坤元等遞補都守各缺片……四五三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克復婺源縣城摺……四五三
師船扼勦上游三山營一帶獲勝摺……四五七
請飭調取火藥鐵罎子來營片……四六一
師船進勦三山江面賊艚匪勝摺……四六四
請革廣西遊擊韓世禧職片……四六九
飭總兵劉開泰赴江西南韶鎮任片……四六九
與吉爾杭阿會奏籌勦鎮江情形摺……四七〇
師船續攻上三山並陸軍馳抵江寧鎮摺……四七一
調兵赴浙援勦摺……四七五
請准京口副都統哈福那開缺摺……四七六
保奏高資黃池打仗出力人員摺……四七八
舉保接辦糧台出力人員摺……四八〇
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賊船摺……四八〇
撤回援浙各兵片……四八五
鎮江南路牆溝工竣移營逼近城垣摺……四八五
進攻大勝關並師船扼勦江面摺……四八七
調派黃池楚兵赴徽並撥兵接替片……四九〇
請以陳明志等遞補游擊各缺片……四九一
請卹病故候補知府陳在文片……四九二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再克休寧縣城摺……四九二

## 卷十（自咸豐五年九月至十二月）

勦除蕪湖外援賊壘獲勝摺……四九七
請飭廣東嚴禁潮勇出境片……五〇一
請令道員張集馨前往金陵軍營遣用片……五〇三
附和春等請旨催解餉銀片……五〇三
何桂清奏總兵豫祺才不勝任請另簡放摺……五〇五
與吉爾杭阿會奏請卹病故候補知府丁國恩等五員片……五〇七
連日水陸圍攻蕪湖賊壘及現籌截勦情形摺……五〇九
副都統德崇額已抵金陵並令許乃釗赴鎮江片……五一四
籌撥餉銀解赴盧州趕資接濟片……五一五
請卹陣亡馬兵翁欽等二名片……五一六
附福濟和春會請將浙欵解皖皖餉轉解金陵片……五一六
與吉爾杭阿會奏誘勦鎮江金山逆匪並移營高資堵截金陵賊援摺……五一七
附吉爾杭阿怡良會奏請卹革職巡撫鄒鳴鶴摺……五一九
馳堵金陵賊匪並攻打蕪湖摺……五二二
籌堵金陵竄賊獲勝並蕪湖續賊接濟情形摺……五二四
請卹病故黃巖縣知縣劉江片……五二七
三次續捐兵米比照原案開單請奬摺……五二八
請撥廣州官軍會勦蕪湖北岸摺……五二九
金陵續勦情形片……五三二
請以陶茂森升補守備片……五三三
請以額勒精額等遞補各遺缺片……五三四
請以蔡應龍蔡如虎接管貴州廣西官兵片……五三四
請以馬永清等遞補遊擊都守各缺片……五三五
請勒令余允祥休致片……五三五
附浙撫何桂清奏措解軍餉並籌撥軍需防費及防堵摺……五三九
與吉爾杭阿會奏拔營虎頭山進逼鎮江城摺……五四一
與怡良吉爾杭阿福濟會奏請另簡署理副都統摺……五四五
請飭沿海各省嚴禁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片……五四六
與吉爾杭阿會奏鎮江獲勝情形摺……五四八
又會奏痛勦鎮江逆匪摺……五五〇
蕪湖水師截勦獲勝情形摺……五五三

## 卷十一（自咸豐六年正月至五月）

與吉爾杭阿會奏南北會勦獲勝摺……五五九
堵勦上游援匪片……五六三
金陵逆匪糾合上游各路黨羽外竄勦截獲勝摺……五六四
下蜀街迎仗獲勝片……五七〇
堵勦鎮江竄出接應上游之賊匪獲勝摺……五七一
請卹陣亡把總謝都正等片……五七四

請留吳健彰在營效力片……五七五
瓜鎮賊匪冲竄高資堵勦獲勝摺……五七七
請遴選帶兵得力人員來營片……五八二
圍攻鎮江並上游逆匪焚巢下竄摺……五八四
請斥革千總侯啓賢片……五八六
更換張國樑爲統兵大員連克顧家墩一帶壘卡摺……五八七
大通沿江一帶漸漓足遏賊援下竄片……五九二
請將提督鄧紹良各員分別議處革職片……五九四
瓜洲失利派兵馳援江北摺……五九五
附吉爾杭阿江北軍營失利派兵馳守揚州摺……五九六
簫清高資至倉頭等地摺……六九八
師船會攻黃泥洲營片……六〇一
揚州江浦失守派兵六合堵勦摺……六〇二
浙江衢州府告警抽調兵勇馳往堵勦片……六〇五
收復浦口江浦二城摺……六〇六
圍攻蕪湖並馳援寧國片……六一一
紮營烟墩山進逼鎮江城垻摺……六一二
上游逆衆下竄及秣陵關連獲勝仗摺……六一六
派兵赴高資嚴防內犯並派請兵助勦摺……六二一
請趕調戰馬來營片……六二五
奪回都天廟營盤片……六二六

## 卷十二（自咸豐六年五月至七月）

馳援鎮江獲勝全股逆衆遁回金陵摺……六二七
溧水失守片……六三三
請卹陣亡副將蔡應龍等員片……六三四
請准遞補副將遊都守各缺摺……六三六
金陵大營失陷退守丹陽摺……六三七
附兩江總督怡良奏溧水失守金陵大營繼陷摺……六四二
又浙撫何桂清奏紮金山大營失利退保丹陽摺……六四四
請調廣東官兵助勦摺……六四六
句容失守片……六五〇
攻燬鎮江南門賊營片……六五一
金陵隨營糧台被燬片……六五二
迎勦撲犯丹陽賊衆獲勝摺……六五三
水師在銅陵攻勦獲勝片……六五七
請卹陣亡遊擊札拉芬等員片……六五九
把總李桂芳正法協領德昌革職片……六六〇
請卹病故遊擊王凱片……六六一
請准遞補軍營所出副將參遊都守各缺摺……六六二
請卹陣亡千總吳廷燦各員片……六六四
請准升補靉喜等員片……六六五
奪燬五里牌黃莊橋等處賊壘摺……六六七
都司富羣因瘋自戕片……六七〇
遺摺……六七一
附福興彭玉雯會奏向榮因病出缺摺……六七四

## 附錄　清史稿向榮傳……六七七

# 向榮奏稿卷一

## 覆奏武昌失守籌備堵勦情形摺（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北武昌省卓刀泉營艦發）

奏爲籌備堵勦情形，遵旨復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于咸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准欽差大臣徐廣縉咨會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向榮着免其發遣，賞還提督銜，幫辦軍務』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悚惶莫銘，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一面稟請欽差大臣代爲奏謝天恩，俾伸忱悃。茲於十二月十七日承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諭：『據徐廣縉馳奏軍營近日情形一摺，覽奏曷勝憤懣，不料軍營將弁以及地方文武，胆玩至于此極，該大臣身爲統率，正當用人之際，雖不能概行奏參，亦當擇尤懲辦，以警將來。岳州府城賊旣竄出，現在是否收復，何以並未奏及？該府爲兩楚咽喉，此時趕緊據守，尙可杜賊回竄之路；巴陵臨湘一帶土匪，自應迅速殄除。該大臣旣不能卽赴武昌，亦豈可置之不顧？昨據陸應穀馳奏探明賊匪十三日攻陷漢陽，占踞江面，搭造浮橋，圍撲省城，勢甚猖獗，向榮已至離江夏六十里地方，追勦獲勝，殺賊二千餘人，不知此信確否？武昌省垣若有疎虞，關係甚重，昨已降旨命向榮幫辦軍務，假以事權，亦必須有重兵，俾有調遣，福興玉山等是否已帶兵趕到？據稱蘇布通阿督帶川兵渡江截堵，是否能與向榮聲勢相援？向榮卽著酌量情形，相機布置。武昌近日文報不通，粮儲匱乏，必須急早解圍，或分兵渡江攻取漢陽，

亦可以分賊勢。向榮既經幫辦軍務，節制各師，即當申明紀律，嚴定賞罰，以振軍威，萬不可再蹈從前積習。徐廣縉尚未抵武昌，軍營一切情形，即著向榮隨時奏報，以慰懸念」等因欽此。仰見皇上痌懷在抱，運籌無遺，曷勝欣感。竊以逆匪滋事三載以來，戕官踞城，蔓延數省，我皇上軫念生民，調數萬之兵，籌數萬之餉，而卒不能成功者，一則起事之初，當事者輕于視賊，少調兵而多募勇，以致不能得力。奴才查知十餘年前即有上帝會之名，是煽惑脅從已衆，當時即請欽差大臣李星沅奏調大兵圍勦，故有大題小做之說；繼因統兵各大員，戰不向前，追不盡力，一味因循，以致如此。奴才先後與賊鏖戰二百餘仗，斬殺何止數千人？該逆人數雖衆，然兵貴神速，我兵誠能踴躍用命，該逆已早殲除淨盡；無如軍營積習，疲玩顢頇，而壯勇一項，不但追賊遲慢，所過鄉村，恣意擄掠，且竟有與賊勾通情弊。奴才諄諄告誡，無奈呼應不靈，莫可如何。至地方文武均有守土之責，如岳州城堅地險，有兵數千，大砲火藥極多，尚不能爲一日之守，其益陽、臨湘、咸甯並現在之黃州府、武昌縣各文武，均不能嬰城固守，昨（一？）聞賊至，即棄城先遁，以致百姓紛紛迎賊入城，實爲憤恨之極。至岳州府城，奴才督兵進攻，已於十一月初七日克復。至賊船于十一月十二日先到武昌，旱路之賊十三日亦到，先攻陷漢陽，次圍武昌九門。奴才于十四日趕到離省十餘里之白木嶺，相度地勢，即于是日進逼長虹橋紮營，連日督兵進攻，因該逆於臨湖港一帶紮有賊營，外築長牆一道，屢次攻打，徒有損傷，勢難施展，當酌留官兵堵截，奴才即統兵繞往東面卓刀泉，會同提臣蘇布通阿、福興等，帶到兵勇，進攻洪山賊營，屢次打仗不下。奴才急欲攻至城下，以解倒懸，當飭各營認眞挑選敢戰者，共得奮勇兵壯三千五百餘名，多方激勵，曉以大義，約以賞罰，並先行酌賞銀兩，即於二十八日一仗大獲全勝，連奪洪山賊營十五座，殺斃二千餘人。我兵即

從洪山一帶紮營，立望城圍可解。因長春觀、雙峯山、小龜山、陰隲閣、田家園尙有賊營八九座環列城外，能攻開一路，卽可直至城下，故于初一、初二、初三等日，連日冒雪進攻。惟雨雪之下，火具難于施展，初四日黎明，迷漫大霧，對面視物不明，陡聞武昌失陷，五內俱裂，當督兵急攻賊營。旋據城內逃出百姓聲稱：『賊于文昌平湖門一帶，開挖地道數處，轟陷擁入。』然官兵紮于東面，相隔十餘里之遙，且有賊營之隔，不能繞往救援，城上有兵六千名，何以疎懈若此？奴才於未破洪山賊營之先，幾次專人持信入城，囑其留心禦敵，謹防地道。今雖城內失於防範，究屬外援不力，罪責何辭？城陷後逃出之兵甚多，俟查明再行核辦。該逆既陷武昌，于漢陽漢口搭有浮橋以通往來，將城內所得銀錢，概行搬于船內。並據探報：該逆三千餘人，乘船三四百隻，上插五色旗幟，詐稱奴才差人赴下游運糧，於十一日到黃州府及武昌縣滋擾。該二處離營一百八十餘里，本無官兵防守，地方文武早經避開，該逆到後，百姓紛紛迎入，擄得銀錢什物穀米，用船百餘隻，于十三、十四等日連回省城。黃州有賊二千餘人，武昌縣有賊千餘人分踞。連日因雨雪厚集，難于出隊，當已傳知各營先爲預備，一俟天色稍霽，卽行進攻；一面朝夕用大砲對賊營轟擊。十二月十八日，冰雪更大，只令各營開砲轟擊，申刻總兵和春營內放火箭數枝射入賊營，該匪亦放大砲回擊，忽見陰隲閣賊營內火藥燃發，奴才急傳令各營齊出隊伍，乘勢攻撲，湖南貴州營盤離陰隲閣賊營最近，和春見賊營火發，接連燃燒火篷，親督將備，催令兵丁，擁撲賊營，開放槍砲，奮力環攻，該匪亦放鎗砲回拒。時溯風凜凜，火勢猛烈，燒斃賊匪多名。我兵乘賊慌亂之時，一聲吶喊，登時擁入賊營，殺斃賊匪數十名，該逆抵敵不住，紛紛潰散，我兵奮力追殺。時總兵李瑞、秦定三、馬龍等，各督率楚黔川並廣西官兵，攻打賊營第二座，賊營開放槍砲，拋擲火罐，打入賊營，立將賊之瞭篷

燃燒。該匪見頭座營盤被焚敗走，亦立脚不住，紛紛棄營亂竄，我兵乘勢撲入，砍殺賊匪三十餘名，立將兩座賊營全行焚燒，斬獲首級二十三顆，殺斃約一百餘名，奪獲大砲五位，抬砲黃旗刀矛八十餘件，帳房五十餘頂，衣物包袱甚多。我兵從後追殺，該匪敗於新南門賊營抵拒。時已天晚，又因路滑難行，未便窮追，只得撤隊回營，我兵並無損傷；現俟雨雪稍止，再行設法進攻。至提臣蘇布通阿奉欽差大臣徐㫜令統帶川兵來營會勦，奴才知會從東路進紮卓刀泉，合兵勦捕，並未渡江。惟該匪船隻極多，往來自如，大營兵勇既有長江重湖之阻，又無船隻可渡，深爲焦急。奴才籌思至再，此刻勦除之法，必得先將賊船賊橋焚燬，斷其往來之路，使賊不能相應，然後設法克復，方可易于得手。聞九江調有官兵及江浙水師戰船堵截，督臣陸建瀛、撫臣張芾均奉旨㫜帶官兵赴上游會勦。因查下游道士洑一處，河面窄狹，山勢險峻，足爲長江關鍵；伏讀諭旨說帖，亦以此處爲最要，可以設兵堵其東下之路。奴才現已飛咨督臣陸建瀛、撫臣張芾，即將水師戰船迅速溯流直上道士洑，據險扼要灣泊，一面于兩岸設兵五千餘名，分犄角紮營，深溝高壘，與水面戰船互相應援，則聲勢既壯，使該逆無從竄越；一面盤查奸細，以杜逆匪假冒混入。其防勦官兵，切勿零星分開，以免兵單無濟于事。堵截嚴密，然後四面會勦，不難殄茲醜類。惟聞九江所調之兵及師船，均尚未到齊，現值堵勦喫緊之際，應請旨敕下陸建瀛、張芾，催令兵丁戰船，不分星夜，火速馳赴道士洑一帶扼險堵守，庶免疎虞。復查江浙民風柔懦，不及廣東水師拖舵戰船，洵屬勁旅，曾經商請督臣徐廣縉酌量調撥，由海道駛入鎮江。雖緩不濟急，設賊未經逃竄，亦可由長江泝流直上，則堵勦更爲得力。其上游一帶，亦必設備砲船數百隻，曾在長沙靳家河擊賊，尚屬可用，已請欽差大臣㫜調前來，現在泊於何處，尚無音信。查常德地方，有總兵音德布管帶貴州及陝西

官兵千餘名；該處離賊已遠，毋須設防。又遊擊韓世禧管帶湖南官兵數百名，駐防長沙，亦曾請督臣徐廣縉飛調晉德布、韓世禧于常德、長沙多僱船隻，配齊大砲，順流而下；並令韓世禧于長沙防城楚兵內再挑數百名，凑成千名，其副將鄧紹良帶有兵勇千餘名，即于岳州一帶多覓船隻，並於洞庭湖招募水勇二三百名，預備柴草硝磺引火之物，均令乘船駛至京（金？）口會齊。有此水上一軍，可以約期一鼓直衝而下，焚其船，燬其橋，當易得手。倘此項兵勇不善駕駛，此間尚有前在長沙靳家河駕船擊賊之捷勇，甚爲得力，及廣東兵勇內，均可挑出水戰燃砲之人，俱經商請督臣徐廣縉迅速催辦，俾資攻擊。至武昌省城北面環繞臨江，惟東西南陸路三條，餘均湖港，中路長虹橋已留副將瞿騰龍管帶兵勇六千餘名堵勦。東路洪山地面甚寬，嶺後十里即通黃州九江旱路，現計粵楚川黔閩省等兵勇，除傷病外，共有一萬六千餘名，分紮卓刀泉洪山一帶。惟西路之京口近江一帶，尚無官兵堵截；其隔江之北路，尤關緊要。聞黃陂縣屬紮有陝甘官兵一千七百餘名，爲數無多，倘賊北竄，難資抵禦。此間之兵，合之尚可擊賊，分之即恐不敷，實有顧此慮彼之勢。現奉諭旨：直隸調撥精兵六千名，陝甘精兵三千名，令琦善由河南一帶督勦，是北路聲勢亦壯；南路攻擊嚴緊，該匪急思逃竄，又聞逆衆有過年後即走之說，匪逆以臘月二十日爲年，倘經即時竄走，前途官兵單弱，恐難堵截。相應請旨敕下直隸陝甘督臣，飛催所調官兵，星夜兼程趕來，俾得四面合力兜勦，毋致貽誤。其新調之兵，經過各州縣，多因夫役不齊，往往藉詞延宕，到營之遲速，亦必責成帶兵官限以行期，庶免任意逗遛。逆情叵測，總期不分畛域，合力堵勦，方可遏其奔突。奴才賦性愚魯，拙于才識，屢經獲咎，復疊荷聖恩，棄瑕錄用，愧奮之餘，不禁感激涕零。值茲勦捕吃分喫緊之際，奴才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惟當破除情面，任怨任勞，總以竭盡血誠，誓滅

醜類，與在事各提鎮，悉心籌畫，隨事隨時，相機速辦；有一分之力，盡一分之事，以期無負我皇上速靖妖氛之至意。所有督臣徐廣縉聞已行過岳州一帶，奴才迭次呈請，尚無到來信息。所有奴才於十八日進兵焚燬賊營及籌辦大概情形，謹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諭：據向榮奏籌勦情形，並陸應穀奏探報賊情各一摺。該逆攻陷武昌以後，於漢陽、漢口搭有浮橋，將城內銀錢搬入船內；並有賊三千餘人，船三四百隻，滋擾黃州府及武昌縣。本月十八日，官軍攻撲武昌城外頭座二座賊營，施放火箭，拋擲火罐，燃燒瞭篷，該匪紛紛潰竄，我兵奮力追殺，斃賊不少，奪獲砲械多件，該匪敗于新南門外。現在向榮擬設法將賊船賊橋焚燬，斷其往來，自應如此辦理。所奏『調集陸應翔所帶砲船，並調總兵音德布、遊擊韓世禧管帶貴州陝西湖南等兵，僱船配砲，順流下駛；長沙防城楚兵內，再挑數百名，並交韓世禧帶往，副將鄧紹良所帶兵勇千餘名，于岳州一帶，多覓船隻，招募水摸，預備火攻之具，駛至京口』等語，本日已諭知張亮基、潘鐸迅速妥籌照辦矣。至所探黃州武昌兩城，不能固守，百姓紛紛迎賊，距營一二百里，並無官兵防堵，似此情形，則九江最爲急迫。向榮奏稱各路防勦官兵，堵截嚴密，四面會勦，自係實在情形，前已迭次諭令陸建瀛迅帶水陸官兵，前往迎擊，並令張芾等嚴密布置。惟陸建瀛並未徵調他省勁旅，所帶兵勇不及五千人，九江上游一帶兵力單弱，朕心深爲懸念；必須豫楚兩路大兵，迅往應援，堵截方能嚴密，三路始可會勦。朕所以屢諭琦善、向榮等，令其各選精兵，馳往九江及安徽一帶，與陸建瀛會合堵截，正是此意。若南北兩路，各固藩籬，不能迅速應援，則賊匪窺伺東路兵單，勢必水陸下竄，兩江當衝，設有疎失，亦必掣動全局。向榮

既膺茲重任，必當通籌合計，一面攻勦武漢賊匪，一面卽派提鎭大員統兵疾趨，繞出黃州之前；或道士洑尙可扼守，卽于彼處堵賊東下，計湖南鎭將派撥船砲，帶兵前來，亦可尅期而至，前後夾擊，定能得手。（硃批：琦善與向榮共辦一事，若逆匪竄至豫省，向榮之有意欲淸本境，琦善之諉過於人，斷難逃朕鑒也。）琦善已抵信陽，卽統兵馳赴湖北，並着陳金綬仍遵前旨，由安徽一帶抄出賊前迎勦。兵貴神速，萬不可稍事遷延。至陸建瀛兼轄三省，前曾具奏有力爭上游之說，昨自省城水路前赴九江，已覺遲緩，一切調度，切須虛心集益，勿涉矜矜。張芾、蔣文慶各有守土之責，亦須與陸建瀛同心合力，但不可稍存意見，致失事機。總之該大臣督撫等，或在本省捍禦，或出鄰省應援，各盡心力，不分畛域，自有實效，朕惟知賞功罰罪而已。向榮擬調水師拖舢戰船，著照議飛咨葉名琛等調撥應用，陸應穀奏探報賊匪有窺伺荆襄之意，該大臣等亦當密商台湧等，豫爲防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三年正月十五日在江西九江府行營到）

按奏稿本摺前列上諭十三件：

一、咸豐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乙亥）上諭賞還向榮提督銜幫辦軍務　見淸文宗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卷七七之三六下　又見潘頤福東華續錄（以下簡稱東華）十八之十三上　又見勦平粵匪方略（以下簡稱方略）卷二十之三五下

二、咸豐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戊寅）上諭據徐廣縉馳奏軍營近日情形　見實錄卷七八之十一下　又見方略卷二一之九下

三、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己卯）上諭據徐廣縉奏軍營將弁等胆玩情形　見實錄卷七八之十六下　又見東華十八之十四下　又見方略卷二一之十二下

四、同日上諭據徐廣縉奏軍營近日情形　見實錄卷七八之十三上　又見方略卷二一卷十四下

五、同日上諭分頒陸建瀛琦善欽差大臣關防　見實錄卷七八之十五下　又見方略卷二一之十六下

六、同日上諭向榮補授廣西提督　見實錄卷七八之十八下

七、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癸未）上諭著向榮馳抵武昌　見實錄卷七八之二四上

八、咸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甲申）上諭著迅解武昌之圍　見實錄卷七八之二七上又見東華十八之十五下　又見方略卷二一之二三下

九、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丙戌）上諭著由湖北沔陽間道潛出漢陽之後　見實錄卷七九之一下　又見方略卷二一之二九上

十、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己亥）上諭有人奏守城宜限以時日等語並抄給守城宜定章程原奏　見實錄卷八〇之十四上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十八下

照錄原奏

一、守城章程宜定也。賊所過州縣，棄城者多，死守者少，豈全無堅城？以章程不早定，不知所守也。守具不備，兵多無益，如銃砲、弓弩、飛炬、擂篫、擂木、磚石之類，當令先事準備。奸謀不杜，城堅無益，如地道、地雷之類，宜設地聽遙偵之法，乘機擊破。民心不固，官在無益，宜早安集居民，無糧准開倉支放，兵少准廣招鄉

勇，激以忠義，斯衆志成城，功罪不准，責以守援無益。應請旨飭下該大臣等，嚴飭郡縣，凡遇賊來縣城，定以防守五日，郡城定十日，一面固守，一面于就近將弁處告急，先行飭知各將弁，遇有警報，准以便宜行事，立即赴援。如郡縣能於限內保城，即得援兵解圍者，准該大臣兩上其功。援兵若觀望不前，致該郡縣于限外失守者，郡縣官罪從末減，重治將弁赴援不力之罪，按道路遠近，核以所到日時，而將弁無所逃罪矣。如郡縣官於限內失城，而將弁赴援不及，仍核辦將弁所到時日與道路遠近，委無遷延，則將弁罪從末減，重治守令失陷城池之罪。功罪定而人心奮激，有守土赴援之責者，均無可藉口矣。

十一、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庚子）上諭著向榮分兵保護下游　見實錄卷八十之二十上　又見東華十八之二十下

十二、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辛丑）上諭拿解徐廣縉治罪　見實錄卷八十之二三上　又見東華十八之二一上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二七下

十三、同日上諭著向榮前赴九江一帶防遏　見實錄卷八十之二六上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二六上

又本摺後附有上諭七件

一、咸豐三年正月初三日（戊申）上諭著向榮催調砲船駛至京口　見實錄卷八一之七上　又見方略卷二三之七上

二、補抄咸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壬戌）上諭保護漢口　見實錄卷七六之十五下

三、補抄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乙丑）上諭救援武昌　見實錄卷七六之二八上　又見東華十八

之六下

四、補抄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丙寅）上諭雷以誠奏請籌防湖北省沿江一帶　見實錄卷七六之三七上　又見東華十八之八上

五、咸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癸巳）上諭徐廣縉奏武昌失守　見實錄卷七九之二七上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四上

六、同日上諭向榮革職戴罪立功　見實錄卷七九之二五下　又見東華十八之十七下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七上

七、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上諭著向榮繞至九江上游與張芾夾擊　見實錄卷八十之四上　又見方略卷二二之一二上

## 進攻武昌賊營並籌辦各情形摺（咸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湖北武昌省卓刀泉行營發）

奏爲進攻賊營，及感伸下忱，恭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於十二月十七日欽奉諭旨，所有軍營一切情形，着奴才隨時奏報等因，當將近日情形，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在案。嗣於十二月十九日欽奉上諭：『廣西提督着向榮補授，』欽此。聞命自天，悚惶無地，伏念奴才一身負罪，屢沐鴻施，茲以轉戰身先，渥荷聖主俯念犬馬微勞，寬其已往之咎，復躋原秩之班，銜感滋深，悚惶莫釋。祇愧奴才前因呼應不靈，不能使諸將士用命，以致省城被陷，反躬自責，何以仰對君父！五夜悲泣，寢饋難安。連日欽奉諭旨，煌

煌明訓，益知聖慮焦勞，省躬滋懼，凡在事臣工，當如何革面洗心，振刷精神，滅茲朝食。連日彌天大雪，加以大雨未經出隊，只于營內用大砲對賊營轟擊，一面傳知各營，俟天色晴霽，即行出隊攻打。十二月二十一日雨雪稍止，卯刻正在傳諭各營出隊進勦間，瞥見新南門以及雙峯山長春觀一帶賊匪往來行走，並持執器械扛抬大砲，絡繹不絕，欲攻我營之勢。奴才即刻傳派廣東兵勇、四川福建官兵、提標三勇，分作三隊，從洪山進攻長春觀小龜山一帶賊營，派湖南貴州廣西官兵，攻打新南門各賊營，均分路直前攻擊。該匪見我兵到來，即分路蜂擁而出，我兵齊開鎗砲，奮力轟擊，該匪亦開鎗砲回拒，彼此相持，從辰至巳，擊斃賊匪不少。奴才往來指揮督催，極力衝殺，該逆抵敵不住，紛紛敗入賊營。我兵乘勢追殺，急令總兵和春、秦定三、李瑞督率儘先副將鄭魁士、儘先參將秦如虎、遊擊傅振邦等，督率楚兵、廣西官兵，分三隊直撲新南門各賊營，奮力轟擊。又派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玉山、郭仁布督率副將明安泰、儘先副將虎嵩林、劉開泰、遊擊蘇崇阿、革員福興等，督率廣東兵勇、川閩官兵、提標三勇，亦分三隊攻撲雙峯山、長春觀、小龜山、田家園各賊營，齊開鎗砲，拋擲火罐，奮力攻打；並傳諭中路副將瞿騰龍，督率都司張國樑等，分督楚兵、捷勇、潮勇，攻打長虹橋賊營。該逆于土城內開放鎗砲打出，抵死抗拒。時城頭之賊，亦用連環大砲轟出，砲子密如驟雨，廣東署守備薩國亮，奮勇爭先，搶上小龜山賊營，拋擲火罐，燒斃賊匪多名，被賊砲紛紛打出，該守備中砲腦漿迸出，登時陣亡。（硃批：薩國亮屢次出力，深堪憫惻。）我兵極力攻打，該逆槍砲愈緊，難以攻撲，戰至申刻，下令撤隊回營。計此日之戰，傷斃賊匪約一百數十人，受傷者極多；查點陣亡署守備薩國亮一員，兵勇陣亡三名，帶傷十三名。復查長春觀以外，築有長牆深濠，內有賊營五六座，新南門外沿城一帶，俱築有土城，紮有賊營四座，均與城上之賊

相應，大砲極多，防備甚緊。奴才籌思至再，該逆占踞武昌漢陽，搭有浮橋，又有船隻，往來自如，此時殲茲醜類，必須水陸四面夾攻，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方可易于得手。且該逆於城內擄取官民財物貨具極多，均已搬入船內，輜重滿載，該逆斷不肯捨水就陸，是下游之九江、上游之荆襄、及岳州回竄之路，在在均關緊要；昨接署江西撫臣張芾知會，以所調皖豫官兵及舢板戰船，尚未見到，道士洑一處，兵力過少，設賊衆下竄，即有難支之勢。新任雲貴督臣羅繞典亦有信來，甫於長沙挑選五百餘名，帶往襄陽堵禦，北路一帶，雖調有重兵，但未趕到，是北走信陽、東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俱屬空虛。現在該逆專守東南門一帶以拒我兵，因慮大兵攻擊過緊，該逆乘虛逃竄，無論奔突何處，官兵前阻大江重湖，無船可渡，即無從措手；故不敢攻之過急，必得上下游官兵戰船趕到，先堵其逃竄之路，然後四面水陸夾攻，合力攻勦，方可聚而殲旃。因查隔江之黃陂縣雙廟驛，紮有陝西官兵一千七百餘名，奴才迭次知會該統兵官河州鎮總兵吉順，務必加意固守營盤，深溝高壘，嚴拿奸細，以杜假冒。究因兵力過單，新調大兵急切未到，設該逆衆北竄，深恐難資抵禦：奴才亟欲分撥四川官兵五千餘名，從上游渡江，繞往黃陂縣，協同陝西官兵防禦，以資得力。但大兵紮於洪山一帶，地面較寬，一經分撥，堵截即恐難于周密。查離洪山三里之卓刀泉，左右臨湖，爲東路要隘，易於據守，奴才于二十一日打仗後，即於次日移營，仍回卓刀泉暫紮，既可分兵他處，亦可兼顧後路粮道。惟查探上游京口一帶，並無船隻，以致派往黃陂之川兵，不能渡江，殊深焦急。因查上游離省六十里之京口，爲武漢從西進勦要路，大兵多於該處採辦粮糈，業經咨會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帶川兵全隊，馳往該處，扼要屯紮；一則控扼上游陸路，截賊回竄；一則俟上游所辦砲船駛至，水陸相應，可以會合下擊。並囑蘇布通阿查看情形，如須渡

江，即速覓船繞往北面，相機堵勦。至賊船較多，江面寬廣，上下游非多撥砲船，不能攔江截擊，是水面一軍，最爲緊要。奴才前擬行調長沙常德官兵，配駕砲船，駛下京口，會合攻擊。茲准欽差大臣徐廣縉函知，長沙常德官兵，須仍留防守，現調衡永撤回北省官兵，俟其到齊，飭令管帶砲船駛下攻勦。奴才昨已飛咨撫臣張亮基，於長沙一帶，封僱船隻三四百號，多安大砲，委員順流解至京口，奴才現已札飭張國樑挑選善駕駛船隻、水上燃砲之捷勇二百名，委頭目帶至岳州，稟請督臣徐廣縉，將所辦船隻，多安大砲，協同官兵駕駛，星夜趕至京口，以資下擊。但上游船隻，未識辦就多寡，殊殷盼切。其下游武昌縣黃州府之賊，俱因擄糧陸續運回省城，該逆得而拒守，雖未詮作何計謀，然前有下江南之說，難保開年不仍行東竄。武昌縣在黃州府之上游，離城僅九十餘里，離大營一百二十餘里，並應撥兵馳往駐紮，以復縣城而通東路。現令總兵郭仁布統帶閩兵一千七百餘名，馳往防守。但該縣爲下竄南岸陸路要道，兵力又不可不厚，而卓刀泉各營，只有兩粵黔楚之兵，再經分撥，堵勦即覺不敷；奴才現在籌撥官兵，添往武昌縣防守，以資堵截。昨奉諭旨籌辦驛站，現在賊踞武漢，阻絕南北，所有軍行文報，難免繞越稽遲，我兵三面合勦，一切剳商文移，總須嚴密妥速。查自岳州至卓刀泉行營中間，如蒲圻咸甯各縣，以及山坡紙坊，必須酌中添設驛站，多備馬匹，以便晝夜飛遞。東路則自行營至九江，北路至南汝光等處，其餘荊州一帶，均當一律馬遞。奴才已飛咨欽差大臣徐廣縉札飭各府縣地方官，並飛咨江西河南兩省，迅即按站多備驛馬。或有應行繞過處所，即酌量地界添設腰站，以通文報而達軍情。連日查集城內潰出官兵，雲南二百餘名，連前次赴援未經入城者五百名，共得七百餘名，湖北潰出三百餘名，已令雲南帶兵官六品頂戴佟攀梅、遊擊王國材、申有謀及湖北參將慶福、廣西都司王紹奎等，趕緊添

置器械，以資調遣。雲南官兵原係八百名，今收集七百餘名，傷殘無幾；惟湖北係一千七百名，今收集三百名，未到者尚有一千餘名之多；陝西官兵原係三千名，據河州鎮總兵吉順來咨：先到漢陽者三百名，繼到湖北省內一千名，尚有一千七百名駐紮黃陂縣雙廟驛堵守，現在城內都司鄧鳳林及兵丁百餘名，已歸入雙廟驛陝西官兵之內，其潰散者俱多，已飭令速爲收集，以資差遣。至長沙遣撤潮勇一千餘人，前到行營投効，奴才諭其素來不遵約束，既經裁撤，不許再爲招募。惟該勇等前在長沙遣散既不得法，致令不回粵東，相率北來，此時不充壯勇，身無口糧，以千餘人饑寒交迫，遂紛紛入鄉掠食，恣意擄搶，且聞有投入賊夥者，奴才陸續拿獲六十餘人正法。無如搶劫頻仍，思逆匪向畏潮勇，今趁其無所歸著，潛行煽誘，若令勾結全去，適滋長逆焰，作難我軍，與其爲賊所用，固不若仍前招募，且該勇頗有敢戰之人，今窮而歸我，不但感恩守法，若果管帶得人，何患不得其死力，既以殺賊自効，而有口糧足食，或不致仍前搶掠，是亦可藉以安民也。現議口糧較從前減去一半，俱允應募，聲稱情願殺賊，不敢多求，已飭速爲募齊，聽候調遣。現查竄擾黃州府及武昌縣之賊，均已由船陸續折回省城，漢陽附近之黃陂孝感等縣，該逆並未到彼滋擾。惟漢口之賊，俱縮回省城，將城內百姓二十五人編列一館，每人給與紅布黃布腰牌，有賊一人看管。城內百姓糧食缺乏，逃出者亦復不少。逆匪洪秀全尚在漢陽，楊秀青即住武昌省城，其羅大綱石達開（硃批：何又有石達開，是否即係石大劼？）往來行走，尚無定處，其餘韋正、胡以光、曾三秀則未聞其人，是否被官兵擊斃，尚須查探。至於湖北巡撫常大淳、署提督雙福、總兵王錦繡、常祿、藩司梁星源、臬司瑞元、鹽法道王柬槐等，於城陷時均各殉節；其餘在城文武尚多，除俟查明再行奏報。至大營官兵，現在分紮東路卓刀泉、南路長虹橋、西路京口，爲三路進攻之計；現又

抽撥官兵赴武昌縣防守，上下兼顧，袤延二百餘里，已屬鞭長莫及；其撥往上游京口、下游武昌縣官兵，亦只能堵勦南岸陸路，設賊分股乘船逃竄，我兵無船，難從水面攔頭。現由城內逃出百姓聲稱：逆匪已將城內大砲扛抬上船，其被脅男婦，亦紛紛驅于船上，有日內由水路逃竄之說；或走江南，或荊州，回竄長沙，均未可定。現在欽差大臣陸建瀛，屢奉諭旨飭帶大兵師船，溯流直上，會合攻勦，惟久無到來信息，已致道士洑九江一帶防備全未周密。奴才咨請督臣徐廣縉從上游調派官兵，撫臣張亮基雇覓船隻，尚未見到，尤切隱憂。前已請旨飭催下游官兵師船迅速駛上防守，以免疎虞。至軍情重大，旦夕變幻，舉凡一切均關緊要，奴才惟有殫精竭慮，實力籌辦；但其中尚有各地方及一切艱難掣肘之事，又非欽差大臣親臨商辦不能應手。督臣徐廣縉迭奉諭旨飭赴大營，刻下仍未到來，深恐貽誤事機，倍深焦灼。所有奴才督兵進攻賊營籌備堵勦情形，及感激下忱，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正月初七日上諭：向榮奏進攻賊營，並奏辦各情形一摺，已諭知張亮基，按照該大臣疊次咨調，趕僱船隻，迅速應赴（付？）；並飭將長沙、常德存兵飭赴下游合勦。又諭知琦善，一俟調兵齊集，尅期出境攻復漢陽，以爲北路援應。該大臣現駐卓刀泉，並分兵長虹橋京（金？）口，爲三路進攻之計，據稱此時船砲未齊，而賊匪屯聚江面，攻之過急，則東竄之勢愈速，自係實在情形。向榮現已授爲欽差大臣，一切調度，不致牽制掣肘，着即飛催上游官兵砲船，迅速前來京口，乘勢下擊。陸建瀛計已泝流上至九江，若兩路兵船會勦，焚賊船隻輜重，斷其浮橋，南北兩岸，琦善與向榮合兵進勦，一攻漢陽，一攻武昌，水陸互應，使賊腹背受敵，聚而殲旃，在此一舉。蘇布通阿、馬龍等，若能渡江，繞往北面堵勦，更可得

力。京口地方，控扼上游，爲粮糈軍餉赴營要道，尤須妥爲布置，勿令梗阻。至所稱添設驛站，收集潰兵各節，均照辦理裁撤；潮勇兇悍性成，前此遣散既不得法，此時必應善爲駕馭，萬勿聽其一面之詞，倚爲心腹，致有勾結情弊，所關「非細。」軍情變幻不常，該大臣既膺重任，一切調度，朕亦不爲遙制；惟須統籌全局，斷不可令賊匪紛竄鄰境，再誤事機。省城文武，據奏巡撫藩臬道員及提督總兵均已殉節，尚未敍明情形，着再詳細確查；並此外各員，及漢陽府、黃州府、武昌縣文武下落，一併查明，據實具奏。此次搶入賊營陣亡之署守備薩國亮，已加恩照都司例賜卹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正月十九日在江西九江府行營奉）又同日上諭：向榮奏連日近攻賊營情形一摺。廣東署守備薩國亮奮勇爭先，搶上小龜山賊營，拋擲火罐，燒斃賊匪多名，因中砲傷陣亡。薩國亮屢次出力，深堪憫惻，着加恩照都司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正月十九日到）

## 武昌賊匪被擊下竄率軍追擊摺（咸豐三年正月初三日湖北武昌省卓刀泉行營發）

奏爲連日分兵東下堵截，及該府被擊下竄，臣現在統率諸軍，緊跟賊踪追擊，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曾將分撥川兵馳往下游武昌縣堵勦，及請旨飭催九江官兵師船火速駛上會勦情形，恭摺馳奏在案。茲于咸豐三年正月初二日午刻，承准兵部火票遞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向榮著卽授爲欽差大臣，接授關防，賞還提督頂戴，專辦軍務，所有軍營文武，統歸節制；有能奮勇立功者，據實保奏，其不遵調巧避者，卽按律嚴辦』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悚惶倍增，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謝

天恩。臣自顧愚鈍下質，素未讀書，久已仰邀宸鑒，何敢邀茲寵遇，聖諭煌煌，鏤心刻骨。然軍務重大，責任匪輕，臣深懼弗勝；惟有秉承廟謨，嚴申軍令，力洗從前惡習，激勵士卒，齊奮鷹揚，總期誓滅醜類，以報皇上。連日查探逆匪糧食缺乏，知其日內必然逃竄，當於十二月三十日夜，傳派各營于正月初一日寅刻出隊，派令廣東兵勇由田家園進攻陰隴閣一帶賊營；派湖南貴州官兵貴勇由洪山背進攻小龜山一帶賊營；派廣西官兵提標五項壯勇由洪山前進攻長春觀一帶賊營；派防守長虹橋湖南官兵捷勇潮勇進攻長虹橋一帶賊營；各兵均于初一日卯刻齊至賊營。該匪見官兵到來，紛紛鳴角，出賊約五六千人，搖旗蜂擁而出；經督臣令各營官兵壯勇一齊向前開放鎗砲，奮力轟擊，立見該逆紛紛倒地。戰至巳刻，臣查看小龜山之賊，似有慌張之意，當派官兵一隊，從塘角挨湖邊橫衝殺入，該匪力不能支，即時敗潰。我兵大聲吶喊，奮勇殺賊，刀砍矛刺，立時殺賊約二百餘人，該逆敗入營內，死力抗拒，負固不出；臣督令各總兵催兵力攻，該逆鎗砲紛紛打出。長虹橋之賊見長春觀一帶賊匪大敗，即分賊來幫拒，經郡司張國樑見賊從東面過去，即乘勢攻入賊營，殺賊四十餘人，立將土城拆燬十餘丈，奪獲六百斤大砲二尊，器械二十餘件，戰至未刻，該逆鎗砲密如驟雨，勢難攻進，當即撤隊回營。即據城內百姓逃出，聲稱：『該逆將大砲紛紛搬入船內，從上游走荊州，並分股回竄長沙』之說；復據探報：『賊船二百餘隻，駛至上游離漢陽三十餘里之轉（沌？）口地方，隨後尚有賊船陸續揚帆而上』等語。轉口係通荊州小河，當即飛咨駐紮上游京口之提臣蘇布通阿時刻留心偵探，如賊實有上竄確音，即速督兵緊跟賊踪追擊。一面飛調防守常德之總兵音德布，管帶黔兵千餘名，即刻趕往荊州，會同將軍台湧實力堵勦，但該逆擊東擊西，難保無支離我兵故作逃竄之計。然下游之道士洑，聞其防堵尚

未周備，雖武昌縣地方派有總兵郭仁布統帶福建官兵一千八百名前往防守，亦只得堵其南岸。且兵力尚行單薄，即于初二日派令總兵玉山參將劉開泰管帶廣東兵勇二千一百餘名，馳往下游道士洑，會同該處官兵戰船扼要堵截。並據漢陽營守備稅麟書稟報：該守備駕駛快蟹戰船二隻，巡船三隻，避于梁子湖，因無口粮，水勇逃散數十名，只存三十餘名；當即酌給銀兩，批令該守備作各水勇口粮，即將戰船駛往道士洑灣泊，協同堵截。一面知會北岸黃陂縣雙廟驛之總兵吉順，就近查探賊船，如該逆往上游，即趕緊收復漢陽，派兵把守，不准一人入城滋擾；如賊往下游逃竄，即督率官兵緊跟賊踪，奮力追擊。但恐兵力較單，又經咨會欽差大臣琦善，將現到之兵派撥，協同吉順追擊，以資得力。茲於初二日夜，見保安大東門一帶環城火起，料該匪必全股逃竄，刻即傳令各營於五鼓出隊，進攻賊營，該逆見官兵到來，紛紛棄營亂竄，經官兵趕上，殺斃賊匪不少。該逆約有千餘人，從塘角繞往漢陽門飛跑而去。當即派令總兵和春、秦定三、領兵一隊從後追擊。臣即率總兵李瑞等分兵二隊，攻打東南二門，各兵勇均各踴躍爭先，乘火直抵城門，該逆不敢抵拒，紛紛下城逃竄，我軍一擁而入，分投趕殺，該逆後隊四散，各由草湖門漢陽門逃出，擁搶上船，我軍追抵江邊，殲斃賊匪多名，餘賊紛紛撲水，淹斃者無數。其在江心駛過賊船，我兵於岸上齊放鎗砲，擊壞近岸賊船數隻，所有先開賊船千餘隻，已駛至漢鎮下灣泊，繼後江心各船數百隻，亦即順流駛往對岸漢陽城下，我軍無船，不能從水面攔截，當將武昌省城收復。城內東南一帶民房，皆被賊匪燒燬，餘燼未息，被難男女，尚存數萬，被脅去者亦復不少，所有城陷被害人民，積屍橫路。查探頭隊賊船二百餘隻，昨夜已駛下離省六十里之陽邏地方，其餘尚在北岸一帶停泊。臣已派令總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統帶楚黔官兵，先由南岸沿江追擊。臣現將應辦一切

緊要事件，妥爲料理；卽日親督官兵，拔隊緊踹賊踪，相機督辦。飛咨欽差大臣琦善派撥官兵，繞出江南上游，會同圍勦；並咨陸建瀛、張芾迅帶師船從江中攔頭兜勦；及照會總兵玉山、參將劉開泰管帶廣東兵勇，限以五日趕到九江，會同堵勦，以遏逃竄。惟武昌省城既已收復，其一切撫恤地方、招集流亡、查辦殉難文武實在下落、嚴拿土匪，在在需人料理，臣前已函商徐廣縉速委明幹道府州縣前來查辦，其漢陽城內，亦經咨商琦善，就近委員查辦。刻下賊已東竄，臣急須督兵追擊，不能兼顧。茲查河南布政使司嚴正基，現在岳州辦理轉運糧局，該員公正廉明，臣現已照會該員，速由岳州趕來武昌查辦；並酌留副將瞿騰龍管帶楚兵八百名，並調防守咸甯雲南兵七百餘名，在省彈壓防守。一面飛咨調任湖北撫臣駱秉章，趕緊由長沙前來，以資表率。其湖北藩臬二司及鹽法道各缺緊要，應請旨揀員補授，以重職守。茲令弁兵於藩署後起出布政司銀印一顆，已差送交嚴正基收存，聽候飭遵。除俟如何追勦情形，再行隨時馳奏外，臣拜摺後，卽刻統兵飭往前途，相機勦辦。所有追擊賊匪、收復武昌省城、及賊船東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正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賊匪被擊下竄，親督諸軍追擊一摺。逆匪踞擾武昌，經該大臣于正月初一日寅刻，分派官兵四路進攻，鏖戰六時之久，殺賊無數，奪獲砲械多件；初二日環城火起，我軍出隊進攻，該匪紛紛棄營亂竄，被官兵殺斃多名。該大臣督率鎮將等分攻東南二門，各兵勇踴躍爭先，該逆不敢拒抵，下城逃竄。我軍一擁入城，分投趕殺，該逆後隊四散，各由草湖漢陽兩門逃出，擁搶上船，我軍追抵江邊，將賊匪殲斃及撲水淹死者無算；其江心駛過賊船，復經岸上官兵鎗砲擊壞。現在

收復武昌省城，賊船已駛往漢鎮下及（即？）離省六十里之陽邏地方，向榮一面留兵在省彈壓防守，及親督諸軍，緊躡賊踪，追擊繞截，辦理甚合機宜。著即督率總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等，分帶各路兵勇，水陸並下，乘賊勢竄逃之餘，迅速追勦，毋令會合，併力東駛。至武昌城內文武殉難，人民慘遭荼毒，亟應大員前往綏撫，招集流亡，著張亮基、駱秉章即日兼程馳赴武昌，並著河南藩司嚴正基自岳州先行馳往，將被難居民，加意撫恤，戕害屍骸，分別查認收殮。並將武昌漢陽殉節文武官員，迅速詳查被害各情節，即行馳奏。其漢陽城中賊匪是否全行逃竄？著現駐紮之黃陂總兵吉順，先行帶兵前往收復。前已諭令陳金綬帶兵由安徽一路繞出賊前截擊，琦善著即日統兵與向榮兩路合力追勦，陸建瀛統領江省水路（陸？）重兵，迎頭夾擊，毋任賊匪東竄；並著張芾、蔣文慶、楊文定一體飭屬嚴密防堵，毋得稍有疎虞。欽此。（正月十九日在江西九江府行營奉）

同日上諭：向榮奏賊匪被擊下竄一摺。賊匪占據武昌漢陽，經該大臣派委兵勇，分路迎擊，逆匪紛紛逃竄，我軍收復武昌省城，現在頭隊賊船二百餘隻，已駛下陽邏地方。該大臣先派玉山、劉開泰等，管帶兵勇，馳往下游道士洑，會同該處官兵戰船，扼要堵截；並令和春、李瑞、秦定三統帶官兵，沿江追擊，布置尚屬妥協。現已有旨諭令琦善、陳金綬由安徽一帶繞出賊前，會同兜勦；陸建瀛已抵九江，復諭迎頭截擊，遏其東下之路。向榮想已統兵馳往，著即相機進攻，與琦善、陸建瀛三面進勦；匪糧輜重盡在船中，若能設法燒燬，勦辦更易得手。前調湖南砲船，是否調到？已疊次嚴諭張亮基等籌辦矣。蘇布通阿所帶官兵，若由荊（金？）口乘船下擊，必可得力，仍須隨時知照陳金綬兩路夾攻。江省兵力太單，惟藉南北兩

路合勦，向榮統籌全局，諒必能先其所急也。本日軍機大臣奏：有人呈稱「賊匪擄船甚多，宜用火攻。」現雖竄出武昌東駛船隻，擠聚江面，正可相度地勢，乘風縱火，燒燬賊船，或設伏用間，或選派心腹弁兵，混入賊中，相機行事，或募水摸，鑿沈賊船，惟在隨時酌辦，朕亦不爲遙制；原呈著摘抄閱看。該大臣久歷戎行，於現在軍營中將弁，自必知之最悉，如有才技出衆有勇有謀者，著即據實奏明，以備錄用。此外若有素所深知堪備將才者，無論何省營弁，一併錄用，愼密爲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照錄摘抄原呈

逆匪所擄船隻，半多湖南炭船，名曰小撥，其舟身長而窄，棚矮而堅，首尾木板斜聳，高與棚齊，衝風破浪，駛迅如矢，賊皆藏匿船心，雖大砲轟擊，不能得力，是以由岳州直下，所向無前；水手皆挖煤之人，善于穿穴，故暗用地雷而入不覺。武昌未破以前，逆匪分踞漢口楊秀青住萬壽宮，洪秀全住關帝廟，又兩賊首一住宏義堂，一住周姓花園，護從皆不過數人，防範甚疎，且不禁閒人出入。所掠米粮銀錢貨物，盡搬入船，船隻雖多，而裝載既滿，勢不便於用武；若以火攻四面擊之，一炬可以成功。賊首屢勝而驕，設備不嚴，若以詐計分偵，似亦不難擒獲。火攻之策，當於江之上游距漢陽三十里之沌口、嘉魚所屬之陸磯口兩處，皆係小河入江，可以設伏而賊不及覺。江之下游當於距漢陽三十里之青山小港設伏；漢河上游則設伏於距六十里之蔡店。又上之隕口，亦皆小河入漢口，據上游泛舟，水皆急湍，一二更次可行百十里，惟青山則逆流而上，每處各用快船小船數十隻，內裝柴草硝磺桐油引火之物，再用大船數隻，備帶火箭噴筒等，於黑夜潛逼賊船，施放火器，引燒賊船。遇西風可利用沌口陸磯口

之伏，東北風則利用青山之伏，西北風則利用蔡店之伏。蔡店隕口設伏，飭德安府密諭應山孝感兩縣承辦；沌口設伏，飭沔陽州承辦；陸磯口設伏，飭嘉魚縣承辦；飭大營將命一體施行。又聞賊船多停泊省城江邊，岸上設伏，尤爲便捷，是在領兵大臣，密選心腹帳下將弁有胆略機變者，給予重賞，令其假扮賊裝，混入賊營；彼裹脅甚衆而又疎于防範，必不能稽查周密。暗帶藥包火罐火種，黑夜乘機用事，如一面火起，三面伏兵齊燒，則賊船無所逃竄，何難立成灰燼。此前次塘角失火，數萬船隻所以無一脫逃也。更選精壯兵勇，亦改裝扮，偵賊所火攻得手，同時擒拏渠魁，則一舉而大功可成矣。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四件

一、咸豐三年正月初九日（甲寅）上諭派兵兜剿襄陽土匪　見實錄卷八一之二八上　又見方略卷二四之六上

二、咸豐三年正月十四日（己未）上諭戶部遵議徐廣縉奏請撥帑　見實錄卷八二之一一下

三、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壬戌）上諭勿令賊匪占踞江口截斷陸路扼要處所　見實錄卷八二之二〇下

四、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丁卯）上諭江寧危急迅往應援　見實錄卷八三之五上　又見方略卷二五之十五下

## 九江堵截賊船情形摺（咸豐三年正月十三日江西九江府梅船溝發）

奏爲賊船下竄，臣督兵追擊堵截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初三日，將攻勦逆匪收復武昌省城、及督兵跟踪追擊緣由，恭摺馳奏在案。臣於初四日晚，追至離武昌九十里之葛店地方，趕上尾行賊船，當開砲擊沈二隻，並拋擲火彈，立燒近岸賊船三隻，餘均下行。查賊船順流而下，其行甚速，我兵步行，恐難趕上，當令各營挑選奮勇兵壯，共得二千四百名，不帶鍋帳；臣親督總兵和春、秦定三、李瑞、玉山及革員福興等管帶，向武昌縣一帶晝夜兼程疾追。該匪於初四日晚駛至武昌縣地方，時總兵郭仁布正在城外相度地勢紮營，聞賊船猝至，趕回督兵開砲轟擊，該逆水陸齊至，閩兵原不甚得力，見逆匪大至，即退往大冶縣一帶。臣督兵到，該逆乘船駛過對岸，揚帆開下，奈江面過寬，槍砲不能及。當官兵從大冶興國一帶直前堵勦，沿途小河極多，隨時調船搭橋以渡，晝夜趲程，每日均係一百數十里，欲抄往九江，截其東下之路。途聞撫臣張芾，由九江移至瑞昌縣防堵，臣即於初八日戌刻趕至瑞昌，已繞過賊匪之前，因會晤撫臣張芾云：『下巢湖，紮有蘇皖及江西官兵二千三百餘名，並師船紮離北岸老鼠峽，亦紮有官兵一千六百餘名，欽差大臣陸建瀛帶兵二千餘名，並師船紮離下巢湖三十里之龍坪地方堵截，可以遏其下竄』等語。臣訪查下巢湖一帶，雖設官兵堵截，但防禦一切實未得法，殊不可恃，深慮賊至貽誤事機，必得親往布置，與陸建瀛會商酌辦，庶臻周密。惟各營官兵轉戰奔馳，多因足乏，到者僅千餘名，臣督飭鎮將，即於初九日五鼓，帶同兵勇，自瑞昌繞道折往下巢湖，至午刻約離十餘里之間，即聞探報賊船已過下巢湖，該處防守官兵均已潰散，大砲火具盡已資敵，督臣陸建瀛亦折回九江，聞之深堪詫異；急差弁往查屬實，其北岸防兵如何堵截，尚無信息。惟賊船既已駛過下巢湖，離九江僅只百里，順流直下，瞬息可到，情形十分危急；臣得信後，中途復折回瑞昌，即刻派令總兵

和春、秦定三、玉山等，帶領頭隊兵勇，星夜趕往九江，連日大雨淋漓，盡係湖地，泥塗道路，軍士冒雨踏滑，實爲備極艱苦。臣從瑞昌縣起程時，即聞賊船已至盧家集一帶河面，離九江僅三十里，而官兵隨到者不過僅千人，未到者極多；只有促令現到兵勇，連夜兼程前進，一面專派捷勇及官兵數十人，先行馳往查看城內防禦情形。初十日夜趕到洗心橋，即據前差回報，城內百姓搬徙一空，防賊器具一無所備，只大砲火藥極多，無兵防守，督臣陸建瀛已由江西折回下游一帶，不知泊於何處？聲息不通，情形至此，萬分焦灼。急欲趕救九江城池，催兵直至官牌峽地方，詎料賊船亦於十一日早先到十餘隻，駛至九江河岸，經各鎮將督率兵勇迎前開砲轟擊，打壞賊船七隻，斃賊未知多少？該逆不能抵敵，立刻飛棹駛往北岸灣泊。時大隊賊船千餘隻，結隊聯踪而至，從江心開砲打來，兵勇亦開鎗砲轟擊，該逆一面拒敵，一面分十餘處攏岸灣泊，約五六千人，紛紛擁撲前來，臣指揮官兵，分路極力衝殺，從辰至午，斃賊不少，而官兵壯勇亦有陣亡受傷。臣查看賊多兵少，又因走倦疲乏之勢，難以少敵衆，該逆已將近城小河浮橋砍斷，以阻我兵進路，難以趕救；其賊船有灣泊城下者，有從上游陸續而下者，九江空城一座，並無所據，勢必乘船而下，則安慶江蘇一帶情形十分危急。臣所統兵勇，沿途兼程疾追，已繞過賊船之前，可惜下巢湖江中，並無所阻，防禦之兵，未能盡力，我兵往返耽擱一日，致賊船得以早到九江，一面失此機會。且臣於初四日晚葛店途次，曾差把總姚大典、執令將下巢湖防守官兵調回九江，併力防守，以免兵分力單，無濟於事，該官兵並未遵行。現在賊至九江，我兵無路繞往賊前，須從九江渡過北岸，始可直達安慶，若仍從大江南岸追躡，既恐繞道太遠，湖汊小河極多，又有鄱陽湖之隔，該逆壓江而下，尤爲迅捷，我兵步行，迫於奔命，勢難趕上；是賊靜我動，賊逸我勞，即或追上賊匪，亦難以疲兵而敵強寇。

若能多覓船隻，順流追擊，不但追勦迅速，亦可暫惜兵力；惟附近船隻多已遠避，臣昨已札飭興國州趕辦船隻，現又飛咨撫臣張芾趕緊雇覓，星夜放下，以備官兵乘坐追擊。惟我兵到此，無繞往賊前之路，如提臣陳金綬統帶北兵，能趕到安徽一帶，則安慶始可無虞。至閩省官兵原係三千名，前從長沙追賊直至武昌，聞其走散數百名之多，當經查詢，據總兵郭仁布咨稱：有因打仗受傷或患病寄養者，有因追擊賊走乏足痛未到者，有因衣服單薄出外買衣禦寒者，專人查尋無踪，顯係藉詞脫身，開具各兵花名前來。查勦捕正當喫緊之際，豈容走散九百數十名之多，殊屬有干軍令，節經臣飛咨江西、湖南、福建各省督撫提臣，轉飭經過地方各文武，按名一體查拿重辦，以儆效尤。惟該管帶兵將備漫無覺查，已屬咎有應得，且派令防守武昌縣，打仗亦不得力，所有該管帶兵官署泉州營參將周兆麟、漳州遊擊顧得欽、都司陳光標、提標遊擊陳金鑾、汀州遊擊高士濬均請旨先行革職，以肅軍令；至總兵郭仁布統率無方，咎亦難辭，惟打仗尚無退避情事，請旨交部議處；其餘帶兵備弁，已照會郭仁布查明從嚴懲辦，以儆效尤。至防守下巢湖官兵如何潰散，亦應查明懲辦。除咨督臣陸建瀛查明嚴行參辦，臣現將官兵暫紮拖船溝一帶，離九江二十餘里，一面催趲未到及後路川兵趕緊前來，一面查探賊踪相機籌辦外，合將臣督兵追勦賊船下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卽有旨。）

咸豐三年正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督兵追堵情形一摺。逆匪自竄出武昌後，順流東下，該大臣於初四日追至葛店地方，擊沉賊船二隻，並拋擲火罐，焚燒近岸賊船三隻。又令各營挑選奮勇兵壯二千四百餘名，不帶鍋帳，親率和春、秦定三、李瑞、玉山、福興等，晝夜兼程，趕往九江，冒雨前進，備極艱苦，已

繞過賊船之前。其先到九江之賊船十餘隻，經各鎮將督率兵勇開砲，轟壞七隻，該逆不能抵禦，駛往北岸，大股賊船繼至，紛紛上岸，該大臣指揮官兵分路衝殺，從辰至午，斃賊多名。現在賊勢已近九江，而我兵先後趕到，行走尙爲迅速；著向榮督率鎮將，無分水陸相機進勦。陳金綬此時諒已統帶北兵趕赴安徽一帶，與向榮合力夾擊；並著陸建瀛、張芾、蔣文慶等，于大江兩岸，節節扼要堵禦，毋得稍有疎虞。至福建官兵中途走散，竟有數百名之多，帶兵將備不能約束，咎已難辭，且派令防守武昌縣，打仗亦不得力；所有署泉州參將周兆麟、漳州遊擊顧得欽、都司陳光標、提標遊擊陳金鑾、汀州遊擊高士濬均著先行革職，仍飭將逃兵嚴拿重辦以肅軍令。總兵郭仁布統率無方，所請議處之處，著改爲革職留任，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 遣散福建官兵片（前奏附片）

再福建官兵三千名，自到軍營以來，屢次打仗，均不得力，追賊亦憚於跋涉，前追賊至武昌時，不歸營者已有千名，現因防守武昌縣，遇賊潰散，想走者亦復不少。現軍械鍋帳，俱已丟棄，當茲勦捕萬分吃緊之際，留此無益之兵，虛糜有用之帑，于軍務毫無裨益，不若遣散回營，以節經費。臣現將閩兵留於九江，聽候諭旨遵行。至臣前接軍機大臣抄奉諭旨，有字寄署湖北提督字樣，迄今尙未接奉明文。惟刻下臣統兵已抵江西地面，其湖北提督事務，勢難兼顧，可否仰懇聖恩簡員補放，以固藩籬而重職守。爲此附片奏聞。（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正月二十日上諭：向榮督兵追剿賊船情形，並遣撤閩兵各摺片，已降諭旨將該大臣補授湖北提督，仍令張亮基派員署理矣。逆匪連檣東竄，該大臣挑選壯兵二千餘名，隨同各將官，不帶鍋帳，晝夜兼程，冒雨前進，繞至賊船之前，行走尚爲迅速。所稱軍士艱苦情形，一切具悉，果能如此出力，盡洗從前遷延惡習，賊氛雖熾，何患無功。著該大臣隨時查核，傳旨酌量獎勵，以作士氣。逆匪已至九江，我兵無路可繞賊前，已由該大臣札飭興國州趕辦船隻，又飛咨張芾趕緊僱覓，現在船隻是否敷用，不致誤事？本日又據張亮基奏：已飭音德布等管帶砲船前往聽調，亦不知此時曾否駛到？著向榮分別催集，于安徽、江甯大江兩岸，無分水陸，趕緊追勦，勿令賊匪占踞江口，截我南北之路。陳金綬統帶北兵，已屢次催令趕赴安徽；並令琦善帶兵從後接應。陳金綬如已馳抵安徽一帶，該大臣卽當隨時知照，兩路合爲一氣，聲勢聯絡，併力夾攻。向榮與陳金綬皆昔日楊遇春部下出色將弁，素悉兵機，必能和衷共濟，出奇制勝，殄此妖氛。行軍之道，緩急應變，惟在臨時酌度，既不可畏葸失機，亦不可輕率貽誤，汝兩人經朕特簡，但期勇謀兼施，一切調度，朕亦不爲遙制。至福建官兵既無裨益，該大臣擬卽遣撤回營，以節糜費，所辦甚是；已將該帶兵各官革職，總兵郭仁布革職留任。此外合營兵丁，如有似此怯弱者，著該大臣〔隨時〕裁汰。其防守下巢湖官兵如何潰散？北岸老鼠峽官兵如何堵截情形？一併確查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三件

一、

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甲戌）上諭周天爵奏安徽省城失守　見實錄卷八三之三八上

二、咸豐三年二月初六日（辛巳）上諭御史黎吉雲請防江北主事尹耕雲請籌火攻　見實錄卷八四之三一下

抄御史黎吉雲原奏

一、請旨亟派兵防守江北及河北各處也。賊匪竄擾，勢必奔突金陵，其鎮江丹陽入蘇州之路，地形甚狹，有江蘇各營兵，或請添派浙江水師提督葉紹春、總兵陳世忠帶所轄兵堵塞該處，可期固圍。至江北則揚州最爲喫重；江北入揚州之路，一爲瓜洲口，一爲儀徵口，一爲六合口，三處皆宜有重兵防堵；聞楊殿邦帶兵五百餘名駐瓜洲，未知確否？此外未審有兵多少分駐要隘？聞周天爵帶兵勇駐廬州，賊聞該處有備，必不前往，而駐廬州之兵勇置于無用之地也。應請急飭周天爵相機移駐瓜洲、儀徵、六合等處。又前赴河南防堵之直隸兵四千名，陝甘兵三千名，此時賊距信陽州甚遠，可否請飭督兵大員亦帶赴江北，分布於揚州以南、揚州以北、清江浦以南、清江浦以北，擇要防勦？至河北爲北五省咽喉，至京一十八站，尤爲緊要；自王家營至於徐州，可渡者無慮數十處，宜早設重鎮，厚集兵力，收船隻，築壕壘，聲勢聯絡，壁壘森嚴，以阻其北竄之路。此路需兵甚多，仰恃廟謨及時布置，不可稍緩。前所派吉林兵二千名，可否飭帶兵官沿黃河北岸東行至河北駐紮，並添派多兵，以資防勦而定人心？

抄錄尹耕雲原摺

奏爲請旨亟籌火攻，以靖地方賊氛而絞匪圍事：竊見逆匪肆擾以來，由粵入楚，由楚入江，蹂躪及乎五省，省城州縣屢經失守，徵兵調將幾徧天下；其中雖有斬獲，而賊兵不稍挫卻，裹脅愈衆，損傷愈多，非兵

力之不厚，非餉運之不充，非事機必無可乘，非地險全無足據。語云：『戰勝之後，其氣百倍；』當此賊勢猖獗，草木皆兵，欲使我師樂於用命，勇于赴敵，非出奇制勝，不足以挫賊人之銳而壯官兵之威。何則？軍壯未接之時，當先絜長較短；官兵所恃者鎗砲，而賊之鎗砲不爲不多。聞賊遇官兵，皆令裹脅難民爲之前隊，故凡官兵轟斃或至數千百人，皆非眞賊；及其長髮死黨出仗，已屬官兵火藥垂盡之時，每每不能全勝如此。求萬全之術，收必勝之功，且尤利于大江上下者，則莫如火攻。火攻之說，見于孫武之書，古人江中之戰，多以一炬成功；其尤震鑠者，則周瑜之燒百萬之衆，片甲不返；明太祖之戰鄱陽，幾爲陳友諒所困，感郭興之言，縱火獲勝。如今請爲用火攻之策，其說有五：曰、購泅人；孫武之言：『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故用火攻者，非乘敵人擾亂之際，不能得力。竊聞善泅之人，能伏水中兩三晝夜，江上救生善局，每僱此輩以援覆溺；又有江中竊賊，鑿毀商船，收取財物；方今用人之際，不妨隱爲招募，良民則瞻其身家，莠民則並宥其罪犯，使之伏匿賊船左右，以俟火藥將近，以斧椎穴其船底，賊必倉皇失措，則火船得以攏燒。曰、伏港汊；孫子之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使火猶未縱，賊已明見我船，豫爲之備，非策也。明廖永忠入蜀，進兵瞿塘關，因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礮，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昇小舟踰山，出其上流，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岩石間而蜀人不覺。沿江左右港汊紛岐，或林木蒼蔚之區，或圩堰層疊之處，或穴隙而藏，或就灣而泊，一俟官軍接仗，鏖戰既酣，火船齊出，賊顧救火則不能禦我槍砲，禦我槍砲則不能避我火攻。曰、風勢；孫武之言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畢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昔班超入鄯善，順風縱火；皇

市嵩討黃巾，因大風縱火；火未有不藉風者，第風有逆順，官兵在賊下游，順則可以迎燒，逆則官兵佯北，誘賊來追，火船繞出賊後，我在上風，賊在下風，必魚爛矣。曰攻上游方今向榮追蹤之兵，業已逼近，江忠源、鄧紹良皆已奉旨東下，請命該大臣等，于沿江陸路多張旗幟以爲疑兵，使賊不敢上。而于水路用快船數十隻，裝載柴草硝磺，束蒿爲人，飾以甲胄，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繫走舸于後；再用大船備帶火箭噴筒，黑夜放舟，江水湍急，一二更次可行百里，直逼賊船，施放火器，縱不能焚燒淨盡，亦足使賊人胆落，此孫武所謂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也。曰截其路；兵法火發于內，卽早應之于外，使火攻之時，水無堵截，既可解纜而逃，陸無勁兵，又可登岸而駛；赤壁既燒，華容無伏，曹操所以喜出險也。如今請于賊之下游，密排砲位，連環轟擊，使其不能越竄，而於賊船附近江岸，埋伏奇兵，乘其冤脫之時，忽爲鵰勦之計，豺狼雖猛，皆投陷阱中矣。臣江左庸愚，草茅新進，知識淺陋，未常親歷戎行，惟念賊氛日熾，宵旰焦勞，每讀哀痛之詔書，縞願捐糜其頂踵；管窺之見，不敢壅於奉聞。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訓施行，臣不勝戰慄冒越之至。謹奏。

## 三、

咸豐三年二月初二日（丁丑）上諭著向榮飛赴江寧防勦　見實錄卷八四之九上　又見方略卷二七之十上

### 由九江調船追擊摺（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江西九江府發）

奏爲賊船九江下竄，臣現在催辦船隻，以利渡江追勦緣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于正月十三日，曾將

追賊至九江府打仗，我兵因繞道折往下巢湖，致該逆得以先期駛到九江緣由奏明在案。隨查探該逆自十一日將船灣泊城外，因百姓早經遠避，空城一座，無所擄掠，只將廟宇衙署稅廠焚燒；即于十二、十三兩日，陸續開船下竄。並據逃出民人聲稱：『武昌被脅百姓，沿途逃竄者不少，故該逆慮有逃散，所過地方多未攏岸』等語。臣現將官兵暫紮九江城外，其鍋帳兵勇未到者尚多，已飭飛催趕緊早晚即可到齊。惟該逆順流下行，我兵陸路奔馳，勢難趕上；且到江南陸路，須從九江渡河，由北岸追勦，始可達安徽一帶；奈河下船隻全無，以致急切不能渡江。臣先經札飭興國州趕辦船隻，又咨催撫臣張芾趕緊僱覓。聞張芾由瑞昌移駐德安，現又聞移住他處，其船隻能否辦得？尚無信息，倍增焦灼。臣于到九江時，即復派遊擊朱占鰲攜帶銀兩，馳往大姑塘一帶雇覓船隻，不拘何時趕到，即催兵渡江追剿。其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統帶川兵駐紮京口，臣已咨調前來，不日可到。現屬蘇布通阿於上游順便覓船帶下，以便渡江。但大兵自追賊以來，有兩月未領口糧者，有四五十日未領者，行營總局自長沙追賊至武昌，已未趕上，現復由武昌至九江，而糧台離營過遠，以致兵勇乏食。賊匪所過地方，遠近百姓早已逃亡，九江城內亦無一人，不但購米不出，即油鹽蔬菜亦無處採買，既無餉銀，又無粮米，勢難枵腹荷戈；且連日風雪交作，實有凍餒饑寒之虞。臣現已專弁飛咨撫臣張芾，務于江省提銀十萬兩，委員協同來弁管解（解赴？）大營分給以濟眉急；並多張告示，曉諭招商復業，派弁赴各村莊採買米粮，以資接濟而免缺食；一面行調湖南廣西行營各粮台趕緊前來，或于九江府城設立總局，俾得就近支應。其總司粮台之革任兩湖總督程矞采，近因病軀增劇，伊眷屬均在武昌危城之中，添此心病，恐未能董率其事；而後路粮台緊要，相應請旨可否另行簡派賢員接辦？庶無置乏之虞。現據留守武昌副將

瞿騰龍來稟：『程裔采眷屬避于民家，並撫臣常大淳之弟及次子兩孫均各無恙』等語。至郎中盧應翔砲船，前接督臣徐廣縉復函，於長沙解圍時已經撤退，其上游僱覓船隻，亦久未到，臣現已飛催副將鄧紹良星夜帶兵東下，不准再有遲延。總兵音德布所帶滇兵千餘名，前因荊州防勦喫緊，業經臣飭令由常德就近馳往應援，此刻荊州無事，應調來營以資調遣。惟逆匪自擄得多船，水陸均由其便，往來奔突，更無阻滯，我兵只能於陸路追勦，難從水面截擊，故破賊之計，非水師砲船攔江截擊，不能置之死地。臣現遵諭旨六百里飛咨兩廣督臣葉名琛速調外海水師拖船戰船、並快蟹大扒等項，凑足百隻，多配子藥，遴委水師勇幹鎮將大員統帶，催令火速起程，由海道馳入鎮江，溯流而至江南，迎頭堵截。此項戰船，前在廣西梧州勦辦艇匪，已有成效，船堅砲利，水陸夾攻，賊艘雖多，不難立掃羣氛。至臣前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陳奏勦辦情形，茲於正月十五日接奉諭旨，內有『琦善與向榮共辦一事，若逆匪竄至豫省，向榮之有意欲清本境，琦善之諉過於人，斷難逃朕鑒也』等因欽此。煌煌聖訓，悚愧莫名。竊思臣賦質愚魯，其一生所辦之事，只求實效，並不敢徒托空言，虛應故事；況既蒙聖恩畀以軍務重任，又何敢稍分畛域，致失事機。賊前由武昌追賊以來，親督各鎮將馬上馳驟，每日均行一百餘里，賊船順流下行，我兵陸路追勦，猶能趕過賊船之前。臣年來精神衰憊，本不及前，然受恩深重，又何敢顧惜身軀，自外生成。所恨者長江之上毫無准備，下巢湖兩岸之兵，已有四五千人，既未深溝高壘據營以守，水路又未紮排下樁攔江阻截。即如九江聞有兵勇二千餘人，不思嬰城固守以待援兵，只知逆焰是懼，稍有警報，文武棄城遠避，兵勇聞風先散，水陸兩途全無梗阻，致賊得以長驅直下；臣輾轉赴援，均不能及，徒勞無益，竊深憤懣。臣以數百疲乏之兵，明知寡不敵衆，尚敢與賊鏖戰，何期生力之軍，反不能爲

一刻之守耶？兩處大砲火藥軍械極多，可惜盡以資敵，言之尤覺寒心。其經過各州縣地方，湖汊小河，阻滯難行，均應搭造浮橋以利軍行；無如各地方官全未計及，臣每到其間，始親督兵勇上下覓船，或砍竹伐木臨時搭造浮橋以渡，多致耽誤行期，所謂布置防堵竟如是也。即臣統兵到此，粮台離營日遠，兵勇既無口粮，又乏食米，前阻大江，一望茫茫，無舟可渡，種種掣肘，殊費周章。現查賊船阻風，尚在湖口縣一帶灣泊，離九江僅二三十里，臣一俟催到餉銀，解到船隻，即催兵趕緊渡江，跟踪追勦。所有籌辦情形，理合附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諭：向榮奏賊船下竄，現在催辦船隻以利追勦一摺，逆船順流下行，我兵陸路奔馳，勢有難及，自係實在情形。現在安徽省城遷徙一空，粮餉移至廬州，我軍船隻倘不應手，亦難飛渡；琦善陳金綬已于本月十九日自信陽馳往安徽，而陸建瀛倉皇折回江甯，城大兵單，亟望援兵相助。向榮著即督帶大兵，由陸路馳抵江甯，與祥厚、陸建瀛、楊文定等會籌守禦；其江口上下，並與文藝、楊殿邦等，扼險設防，勿令占踞要口，致遏南北之路。如上游所調船砲趕到，即可水陸夾擊，與琦善陳金綬亦可聲勢聯絡，互爲犄角。至所需粮餉，已諭令張芾迅速提銀十萬兩，委員管解大營；並諭令張亮基等，將粮台銀米迅解江西，交張芾派員接辦；仍諭令籌畫源源接濟。至九江以下，所過江安兩省州縣，如有漕粮及庫存銀兩、倉儲穀石，均准該大臣提用，以濟急需；已另諭陸建瀛、楊文定等遵辦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 撤回粵西糧員另設糧台總局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上年五月賊竄楚境，粵西原派粮台總局河南布政司嚴正基帶同粵西各粮台，隨營支發粮餉。適值長沙被圍，兵勇衆多，南省總局一時未能接辦，而逆賊又已北竄，武昌漢陽相繼失守，北督無員經理。現又竄及九江下游，官兵跟踪追勦，已在江西境內。而粵西粮員越境辦事，地方情形不熟，諸多窒礙。且經手錢粮，爲日已久，愈積愈多，覈銷匪易；應請將粵西粮員撤回原省清釐覈銷。臣一面移咨江西撫臣張芾，揀委藩臬大員，設立粮台總局，並多派轉運粮員接管，現在官兵壯勇錢粮，隨時支發，以期無誤追勦。併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嗣後撥解餉銀，均歸江西省截收支發，以濟軍需而歸畫一。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 飛催吉順琦善等兵追擊堵截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駐紮黃陂縣雙廟驛之陝西兵一千七百餘名，前逆匪於武昌逃竄時，業經飛飭該總兵吉順統帶，由北岸繞往賊前迎頭截勦；並飛咨琦善迅速派兵追擊。茲據該總兵函稱：業已帶兵跟踪追勦。但恐沿途逗遛，臣現復飛催迅速前進，勿許遲疑觀望，貽誤事機；一面再行飛催琦善迅速派兵繞往安徽一帶，迎頭堵截，以便合力夾攻，庶易得手。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三件

一、咸豐三年正月十九日（甲子）上諭著向榮陸建瀛在小孤山要截　見實錄卷八二之二九上　又

見東華十九之四下　又見方略卷二四之三三下

二、同日上諭陸建瀛請折回江寧　見實錄卷八二之二七下

三、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壬申）上諭拿問陸建瀛著向榮迅赴江寧　見實錄卷八三之二九上

又見方略卷二六之一二上

## 祇領欽差大臣關防摺（咸豐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江西九江府行營發）

奏爲祇領欽差大臣關防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十七日，將督兵進紮九江，催令四路覓船，以便官兵渡江追勦；一面提餉勻給，一面廣覓米粮以濟兵食緣由奏明在案。並於正月二十日，准前督臣徐廣縉差委副將鄧紹良，捧賫欽差大臣關防前來；臣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伏念臣三載軍營，寸長莫效，乃蒙隆施逾格，命接欽差大臣關防，專辦軍務；自顧庸愚，倍深兢惕，惟有凜遵聖訓，勉竭駑駘，與諸將士戮力同心，誓滅醜類，以報鴻慈。查逆匪下竄九江，所有城艘，先泊近府下游；至十五、六等日，方陸續順流一齊駛去。臣于十四日暫紮九江城外，一面等待後隊兵勇，一面督催覓船；本擬渡過江北，仍由陸路追蹤。無奈沿江上下，並無一船，復遣派將備分往吳城、姑塘、與國州一帶雇募民船，亦均因寇警避開，無從尋覓，數日竟不能渡江，而各營兵勇又多因久征疲乏，延至二十日外，方先後到齊。因思兵疲如此，豈能追勦迅速？縱有十分奮勇之兵壯，趕上賊匪，亦恐彼衆我寡，彼逸我勞，轉誤事機。且江南一帶，隨處多有小河湖汊阻隔，大兵由陸前進，每須覓船過渡，未免耽延；因與各鎮將籌商，改由水路追勦，可以直蹤賊踪，使大兵乘坐船隻，藉得休息

兵力；並可攜帶米粮，不致倉卒缺食。當經飛咨撫臣張芾由南昌省河趕緊僱覓大船數百隻，如船不足數，即用回空粮船百隻，即日放下九江。但恐尚需時日，又恐船隻不敷，特分撥大兵六成先行渡江，仍從陸路趕緊追勦；俟船到，即親督全隊兼程前進，庶可水陸兜擊。竊意逆匪下竄不時，萬分喫緊，而江南全省震動，所關尤爲緊要；若下游能扼險攔截，迨我軍即日追及，當可以會勦以遏賊鋒。惟軍行艱於覓食，粮餉時有缺乏，臣昨已飛咨撫臣張芾提解銀十餘萬兩、並粮米二萬石，由兵船攜帶，即日可到大營；有此一項敷衍，尚不致停軍以待；如後路轉運相繼，庶前軍無枵復之虞。其逆匪銀粮鎰重，盡在船中，該逆斷不肯棄舟從陸，我兵非戰船不能大加懲創。臣昨已遵旨飛調廣東外海師船前來，囑令由海駛入鎮江，泝流而上。昨聞上海泊有火輪船，查此項戰船，未識是否夷船？抑或內地倣造？聞上海道吳健彰于夷情最爲熟悉，臣現已飛札該道酌量情形，係夷船如或賃或借，必得設法辦理，配齊拖舢板等項戰船，委任明幹員弁管帶，由該道親督催趲，前赴江南省聽候調遣勦捕。又聞溫州洋面有上年投誠色亞白所駕頭蟒船及拖舢大扒等項，均屬船堅砲利，但未識船有若干？砲勇共有多寡？臣已飛飭溫州鎮總兵查明前項船隻，派委水師得力大員統帶，前往江南會勦。一面飛咨督臣陸建瀛、及閩浙總督、浙江提督、查明前二項戰船，飛飭妥速辦理，以期水面攻勦得力。其逆船多寡宜於火攻，四川富順縣所產井油，點燃入水不滅，燒船尤爲神物；並川省所造鐵火箭，亦爲軍前利器；臣飛咨四川督臣迅速酌量解送來營，以資利用。現在欽奉諭旨：『有人呈稱賊匪擄船甚多，宜用火攻，』摘錄原呈前來，所論極爲詳晰；現在賊船駛往下游，臣統兵追及，自當相度地勢，酌量辦理。又奉諭旨：『現在軍營中將備如有才技出衆有勇有謀者，著即據實奏明，以備錄用；此外若有素所深知，無論何省營弁，一併保

奏一等因。臣督兵三載以來，留心物色閱歷，帶兵將備打仗勇往者尚不能多得，如緩急可恃勇謀出衆者更難其人，臣未敢輕易妄舉，惟有隨時留心查察，不拘軍營外省，如有堪備干城之選者，再行據實保舉。至軍營官兵較多，於一切籌備軍餉軍火、派隊打仗、稽核功過，均屬最要之事，臣雖竭力籌辦，究恐耳目難周。茲查綏靖鎮總兵和春、涼州鎮總兵馬龍、隨臣軍營日久，于緩急情形尚能曉然，即領兵打仗亦尚勇往，現派令該總兵等充當行營翼長，以期指臂之助，庶于勦捕有裨。至武昌省城文武各員如何殉難，漢陽府及黃州府武昌縣文武如何下落，應由湖廣督臣撫臣就近查明，詳晰具奏。其下巢湖潰散兵弁，九江棄城文武，均應從嚴參辦，以儆效尤。惟九江府知府陳景會，前臣督兵趕至官排峽，與逆匪接仗時，該府帶壯勇數十人來見，稟稱城內並無兵民無憑據守情形，當因官兵乏食，即令其赴鄉採辦粮糈以濟軍食，該府即赴各鄉村勸諭碾穀解營，源源接濟，日來江省粮台駛到，不致缺乏。但該員有無藉詞先期外出情事，以及在事文武各員，臣因連日籌辦船隻軍餉軍火粮糈及一切緊要事件，且即日督兵趕往前途追勦，未及查辦；應由撫臣張芾就近查明，據實參奏。惟查潮勇一項，獷猛不馴，每於追賊喫緊，官兵在前追蹤，該勇往往途中逗遛，如擄掠姦淫，無所不有，以致所過之處，民不堪擾，此等兇狡之徒，可暫不可久，可窮不可富，可少不可多，可勞不可逸，此潮勇之逋病難于駕馭者。臣前于洪山將滋事之潮勇一千三百名撤往咸寧，交高廉道沈棣輝酌其去留，現在隨營之潮勇二起，共二千四百餘名，業已陸續隨到九江，此時若令隨同前進，則地方更不可問矣。竊慮遣之不得其法，仍必爲閭閻之害，焦憤之餘，寢饋難安。臣現已咨商撫臣張芾，於江西州縣丞倅中，無論實任候補，如籍隸潮州者，速派數員來營，分起管領，設法遣撤；一面收回器械，一面著給路費，俟委員到時，責成管束，能撤去東

省交界地方，或可不致復來。其捷勇提標五項壯勇內，亦有未能得力者，現飭帶勇各員，極力挑提，將怯弱者概行撤去，庶勇歸實用，餉不虛糜。其從陸路進追之兵，業已渡江前進，臣現催到船米餉銀，即趕緊督兵前進，相機勦捕。所有連日籌辦情形，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分咨官兵趕赴襄陽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于正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九日奉上諭：『陸應穀馳奏襄陽士匪滋擾，現派鎮江督兵會勦一摺，著向榮悉心籌畫，是否能暫爲分兵前往會勦？倘因武昌一帶賊勢緊急，即分咨陝西河南併力勦辦』等因欽此。查該匪胆敢糾衆搶奪，抗拒官兵，不法已極，自應派兵及早撲滅，免致勾結爲患。惟陝甘兵到，尚需時日，應就近撥兵前往，以期迅速。查前經調往荆州防勦之雲南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統帶滇黔官兵一千二百名；防守湖北通城縣之署鄖陽鎮總兵耿文錦統帶竹山等協官兵八百名；留守武昌省城之升用遊擊王國才、申有謀等所帶雲南兵七百名，共二千七百名；臣已飛札該鎮等管帶前項官兵，不分星夜，趕往襄陽，聽候督臣羅繞典調遣勦捕。一面飛咨羅繞典、陸應穀、張亮基一體就近撥兵協勦；諒茲烏合醜類，不難迅就殲滅。至臣行營文報關會事件本多，仰蒙皇上垂詢有無文員襄辦文案？並見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緘臣軍營文案，均係卽選府經歷縣丞張文斌、及經書數人經理；該員人極淳正，辦事得力，隨臣三載軍營，歷盡艱辛。昨由長沙追賊至武昌，因軍務增多，復以臨桂縣丁憂舉人揀選知縣黃錡、候補從九未入葛鳳修、幫同襄理。臣現蒙聖恩畀以專辦重任，而行營事務較前多致數倍，雖該員等不辭勞瘁，亦必需員幫辦，庶免貽

誤。查前經委帶楚勇之陝西候補知府江忠源，及湖南候補知府夏廷樾、熟習軍務，該員等均在長沙，臣現已咨會湖南撫臣行調來營，以資襄辦。至逆匪於上年前竄黃州，被該處官兵詐稱百姓，誘賊入城，殺斃賊不少，臣早有風聞，然未據該文武稟報。其賊欲復仇至葛店，臣派兵趕到得獲勝仗一節，臣於正月初四日，督兵至葛店，擊沈賊船數隻，斃賊實已不少，前摺業已聲明。其分至蔡店擄取人民錢穀，被官兵奪回一節，查蔡店在武昌之上游，于上年臘月中旬，有逆匪多人赴該處擄取錢穀，時臣派去巡哨弁兵到彼，該匪瞥見棄錢穀逃遁，此亦確有之事。現又欽奉諭旨：『有人奏訪聞逆匪現用木牌，上堆泥垛，槍砲遮列四面，戰船不能及前，火攻不能透內；又有連環小牌，遇敵軍可以圍裹；又用木牌鋪板，上覆厚土，接連兩岸，可以遏遮上游之師，若坦途然』等因欽此。查逆船東竄，臣督兵追擊，途中諜報，並無賊用木牌堆垛之事。惟賊船有二千餘隻之多，在武昌省城得大砲二百數十位，其餘岳州、下巢湖、九江所得之砲，自亦不少；是該匪船砲俱多，此刻勦捕，非用戰船不能挫其兇鋒。惟上游岳州長沙所雇船砲，屢催尚未見到，殊殷焦急，故臣于廣東、浙江、温州、上海等處，調集水師戰船，俾得水陸夾攻，殲茲醜類。臣即日督兵前往，前途再行相機籌辦。爲此附摺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斥革遊擊胡師傑幷升補各缺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軍營將備，有領兵打仗之責，必須精明勇幹，方能衝鋒冒敵。茲准四川提臣蘇布通阿咨稱：『管帶懋功夔州左營官兵四川督標右營遊擊胡師傑，前因患病不能跟隨勦賊，寄留湘潭調養，嗣經行催前來軍營，該員于抵嘉魚地方，病尚未愈，又經給假，期滿病仍未痊，自行稟請辭退，由該提督委員查驗屬實，並無規避

情事，咨請核辦』前來。查軍營正當勦捕喫緊之際，雖實係患病，若准予辭退，難免啓規避之端；相應請旨將四川督標右營遊擊胡師傑斥革離營，以肅軍令。其有因病軟弱以及追賊遲慢各弁，已飭查明，分別責革以示懲儆。惟四川督標右營遊擊胡師傑革缺，四川提標左營遊擊張協忠、順慶營守備燕起恩各陣亡遺缺，平番營守備袁玉春病故遺缺，廣西南甯營都司秦如虎升補提標右營遊擊所遺都司缺，均係軍營所出之缺，有督隊打仗之責，未便懸缺久待，亟應揀員升補，以專責成。臣與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於平日打仗最爲勇敢得力各員內，悉心揀選：查有四川泰寧營都司周兆熊，堪以擬請升補督標右營遊擊員缺；所遺泰寧營都司缺，查有綏定營守備穆大本、堪以擬請升補；其所遺綏定營守備缺，查有前經圍勦新圩出力奉旨以守備升用之督標左營千總李春寅、堪以擬請升補。又提標左營遊擊張協忠陣亡遺缺，查有川北鎮右營都司魯占鰲、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綏甯右營守備武廷鍥、堪以擬請升補；其所遺守備缺，查有圍勦新圩出力奉旨以守備儘先升用之重慶中營千總江長貴、堪以擬請升補。又四川順慶營守備燕起恩陣亡遺缺，查有防守桂林省出力奉旨以守備儘先升用之督標中營千總周天受、堪以擬請升補。又四川平番營守備袁玉春病故遺缺，查有前在永安打仗出力奉旨以守備儘先升用之綏甯右營千總楊聯科、堪以擬請升補。又廣西南甯城守營都司秦如虎升補提標右營遊擊所遺都司缺，查有收復永興縣案內出力奉旨以都司升用之守備張國樑、堪以擬請升補。以上各員，均打仗得力，以之升補，于督隊打仗，實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聖裁。如蒙恩准，即請勅部先發給升署劄付，俟軍務告蕆，再原省給咨赴部引見。爲此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胡師傑革職，其所請升署各缺，著兵部查議具奏。）

# 卷二

## 督師抵安慶即日東下會勦摺（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亥刻在安慶舟次發）

奏爲督師馳抵安慶，即日催兵東下會勦緣由，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正月二十六日，將祇領欽差大臣關防日期、並籌撥水師戰船馳赴江寧勦辦緣由，業於江西九江行次，恭摺馳奏在案。連日接據各處探報，逆船自江西湖口、及安徽東流以及安慶等處江面，正月十三、四日以後，屢遇暴風，先後漂沒，損壞不下四五百隻。又查賊船於十七日未、申兩時，馳至皖城江岸，旋開大砲，兵勇皆由北門退走，撫臣蔣文慶登陴督陣，見兵勇皆潰，隨即自盡，文武官員不知下落。二更時賊從八卦門大小南門直入，搶擄倉庫銀糧器械，燒燬衙署廟宇民房，隨於十八、九、二十、一、二等日，陸續開往下游。臬司張熙宇先於小孤山江面防堵，賊到時兵少不敢拒敵，退於桐城縣。又據河州鎮總兵吉順報稱：自接臣催令從北岸追勦檄文後，即由太湖、宿松、潛山一帶，於二十三日馳抵安徽省城外二十餘里地方，探聞城內逆匪尚有數百人，搜擄銀物，該鎮即於次早督兵入城，分頭追勦，斃賊數人，生擒長髮賊十餘名，立即正法，餘匪逃竄，業將省城收復等因。此臣所聞沿江探報及總兵吉順所稟收復安徽省城之大略情形也。臣統兵抵九江以後，原欲仍從陸路追勦，時江干船隻賊擄一空，無從過渡，又因隨征兵勇，自上年冬臘以至今正，餉銀俱未發給，再令枵腹而行，必致有所藉口。且抵

九江之初，百姓皆已逃亡，兵勇二萬，覓食無從，多有刨芋掘尤充饑者，嗷嗷待哺，萬一人心渙散，所關尤重。臣當即曉諭四鄉，懸以重賞，二三日後，始有本地紳士礦穀來營接濟。二十五日以後，江西省城所取銀餉潽米，始源源到來。又軍火藥彈藥包火箭等項，亦已用完，必於江西省城提撥，方能應用。且兵勇轉戰數百里，直至二十以外，方陸續到齊，疲乏情形，斷難速其追勦。又查江南濱臨大江，陸路多有支河汊港，凡逆匪所過之處，渡船橋樑，悉被燒燬，我兵到彼，臨期搭橋覓船，亦復耽延時日。且陸路購米甚艱，裹糧亦多不便。查自正月以來，無日不雨，道塗泥淖難行，再四躊躇，勢不能不由水路而下。此臣舍陸登舟統兵前進之原委也。嗣據各州縣委員稟報：江干船隻，有被賊掠去者，有本地居民僱往逃難遠去者，雖飭差四出，而雇到寥寥。臣一面行咨江西撫臣張芾，由省代雇，並令回空粮船前來載兵；一面飭令總兵李瑞、帶各營將備，親往吳城姑塘一帶封雇二十三日後，僅到百餘隻，而撫臣來信，亦因粮船水手驟難齊集，多方招募，不能剋期而至。餉銀於二十三日僅到三萬兩，臣焦急之餘，寢食難安，不得已撥大兵六成先行渡江，仍由陸路追擊。無奈春雨連緜，渡江之兵，軍火衣履全行沾濕，路塗尤滑濘難行，只得先將各路已到之船共一百數十隻，令貴州廣東官兵乘坐先行。至二十六日，復到餉銀七萬兩，即飭分給各兵勇，催令於二十七日開行。並令湖南廣西官兵及捷勇提標各項壯勇，趕赴姑塘就船。撫臣張芾又由省城續雇到江船一百一十隻，軍船三十七隻，總兵李瑞於吳城雇到四百餘隻，楚粵官兵及各勇亦於初一日由姑塘開出湖口。臣即於初二日由潯開行，川兵繼後。此臣暫駐九江旬日之中雇募船隻及調撥兵勇之大略情形也。臣深知金陵喫緊，盼援甚殷，惟是從前自將一軍，拔營甚易，今蒙皇上畀以重權，必須通籌全局，布置周密，然後可期得手。連年以來，因見各路官兵，每當追賊之時，

憚於跋涉，所有疲弱不前者，此時不能不嚴加懲治，業經通飭各營，分別查辦責革汰除矣。而向來接仗之時，孰勇孰怯，人多混亂，眉目不清，臣現將各營舊用旗幟，悉行屏去，易以青、藍、赤、白及青、白鑲邊各旗，每省之兵，純爲一色，庶可便於記認；卽以五十五人爲一旂，一隊之內，以五人爲什長而管五十人，每一隊千把外委額外二三人管領，如不上前者，卽惟領隊之人是問。又各項壯勇所過地方，騷擾不堪，而潮勇爲尤甚，已將潮勇三千五百名全行撤退；張國樑所帶捷勇只留一千二百名，撤去二千八百名；提標五項壯勇，亦挑留一千二百名，撤退四百名。通計撤退六千餘名。惟所撤過多，殊非易事，臣再三開導，補給口糧，收回器械，並專派熟習潮勇之武弁數人，協同原帶員弁，責成分起管帶回籍；並飛咨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各督撫，轉飭經過各州縣，一體彈壓接護，以免途中逗遛，滋生事端。其襄陽滋事土匪，昨經臣飛調總兵音德布帶滇黔兵一千二百名，署鄖陽鎮總兵耿文錦帶湖北兵八百名，升任遊擊王國才、申有謀等帶黔兵七百名，馳往會勦。茲接督臣羅繞典咨稱業已肅清，所有陝西兵一千名尙未出關，宜昌鎮兵五百名咨會臣調遣。查土匪既已肅清，所有陝西兵一千名既未出關，自應撤回歸伍，以免往返；現已飛咨陝甘督臣舒興阿就近撤回。其宜昌兵五百名、並湖北兵八百名、雲南兵七百餘名、亦已飛咨署湖廣督臣張亮基就近撤回，以節糜費；並將音德布所帶之兵、及副將瞿騰龍所帶楚兵、仍調來營差遣。此臣裁汰各勇及調遣各兵之大略情形也。二月初五日辰刻，臣于彭澤舟次，接奉正月二十七日諭旨：著臣『兼程趕赴江甯，與祥厚等和衷商辦；所有陸建瀛調赴之上游現在撤回之師船大砲，及所調撥各水勇，並著沿途妥爲布置；如蕪湖板子磯荻港及東西梁山等處各要隘，如何扼守不令賊竄直達金陵，該大臣卽相機辦理』等因欽此。跪讀之餘，焦急倍增。查三江民風柔懦，一

聞有警，立卽相率遷徙，長江要隘，从狹之區，如小孤山等處，有險而不能守，致逆踪得以長驅直下，臣一路目擊情形，不勝痛惜之至。惟自九江啓行後，連日風狂浪駭，舳艫未能暢行，臣憂心如焚，寖心祭禱兩次，始覺風浪稍平，卽時解纜，現於初十日行抵安慶省城。查探賊船前隊，離金陵不遠，後隊尙在東西梁山一帶，臣發摺後，立卽催齊兵勇，馳往應援。惟是江南形勢，本屬生疎，何處守險設防，殊難懸揣。至前督臣陸建瀛赴上游現在撤回之師船大砲，及所調回各水勇，必得身到其境，方可相機調撥。臣現已飛咨將軍祥厚，先行妥爲布置，一俟臣到時，再行會商辦理。一面再行飛催長沙岳州所配船砲，不分星夜，趕上大隊，合同前進。所有臣督師馳抵安慶，卽日馳往江寧，勦辦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咸豐三年二月十九日上諭：琦善、陳金綬、向榮馳奏先後行抵安慶，會商追勦各摺片，覽奏具悉。現在金陵已失，危急形狀，不堪設想，已疊次寄諭琦善、陳金綬嚴防江北，向榮尅期渡江，相機攻勦矣。該大臣等於二月初十日同抵安慶，既已會商再四，諒必謀出萬全。惟賊踪靡定，是否占踞金陵，抑或窺伺淮揚，殊難逆料？著琦善、陳金綬、與向榮察看賊勢，大江南岸如何攻擊？北岸如何防守？水陸要隘如何互爲聲援？一切布置，朕亦不爲遙制；總期戮力同心，速殲羣醜。前調吉林黑龍江馬隊，將次到齊，此項勁旅，如渡江不甚相宜，著卽留於江北防賊奔竄，或于淮徐一帶陬要駐紮，以備調遣。北岸江浦、儀徵、瓜州等處江口，在在均關緊要，必應督兵前往，與楊殿邦合力防堵，勿稍遲誤。周天爵勦辦安徽土匪，勢難兼顧，東南半壁，朕惟該大臣等是倚。偵探賊勢，勦辦情形，必當隨時馳報，以慰懸念。所過州縣，倉糧漕米，俱准酌量動用；兩路餉銀，亦可彼此通融撥放，各歸糧台報銷。近來籌款之艱，該大臣等亦所深悉，切須撙節勿任浮

冒。鄧紹良昨已補授江南提督，仍可隨同向榮勦賊。玉山已調補壽春鎮總兵，江北祇此重鎮，著卽迅赴新任，督兵勦捕土匪，以專責成。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二月二十七日卯刻到）

## 請卹安慶省城殉難官員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馳抵安慶省城，委員查得該處防堵之安徽江南山東官兵並兵勇共約七千餘名，分紮省城內外。正月十七日巳刻，有賊船駛至江岸，該官兵開砲轟擊，賊亦對攻。巡撫蔣文慶登城督陣，見南北官兵紛紛跳城，與城外官兵一同潰散，形勢難支，趕卽回署謹具奏稿，未及繕清，聞報賊匪爬城，卽將奏稿交家丁馮春等，隨卽出署登城，甫出西柵圍牆巷口，卽遇賊數十人，隨行人役均已潰散，致被賊戕害。巡撫關防係交巡捕盛世忠捧賫，不期遺失；文武被戕者十四員，其餘不知下落。兵壯百姓被害自盡者，男婦約六百餘名。所有藩庫餉銀三十餘萬兩、總局餉銀四萬餘兩、制錢四萬餘千、府倉米一萬餘石、太湖倉米二萬餘石及常平倉穀均已擄去。城上大砲自二千五百斤至數百斤，共一百八十九位；或抬於船上，或丟棄江中。所有撫臣遺摺奏稿並無湖道關防，經該家丁攜至舒城，由該縣紐福疇轉交前漕督周天爵查辦，並據抄錄咨稿前來，讀之不勝悼惜。查城內餉銀軍火，前聞運至廬州之說，何期盡以資敵；而皖省官兵核計亦未爲單。且賊自入長江以來，所過地方，雖有防兵，而見賊卽潰，並無半日之守以待援兵，如此怯懦之情，已屬不堪言狀；且防禦一切，全無得法，若不嚴行查究，難免紛紛效尤；當茲事勢喫緊之際，朝廷養士之謂何？應請旨簡派大員馳赴安徽，將見賊潰走之文武，查實情節，分別嚴辦，以挽頹風而肅軍令。安徽省城新遭攻陷，其一切撫綏彈壓、招集流亡，事

事均關緊要，臬司張熙宇業已回城籌辦，三營官兵亦陸續回營，藩司李本仁退於舒城縣地方，亦經行調趕緊回皖料理。謹將皖省陣亡文武名數及抄錄撫臣蔣文慶遺摺奏稿，恭呈御覽，伏懇天恩從優議卹，以慰忠魂。現在欽差大臣琦善、幫辦軍務提臣陳金綬親統官兵，于初十日已抵皖省，會同籌商，北兵仍從陸路追勦，俟到蕪湖再行渡江，水陸夾擊，自可殲茲醜類。至副將鄧紹良，欽奉諭旨補授安徽壽春鎮總兵，該員現在軍營帶兵，即經恭摺札飭去後，茲據該總兵繕具謝恩摺，呈請代奏前來，理合附片隨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謹將安徽巡撫蔣文慶遺摺奏稿，恭呈御覽。

奏爲臣死罪難逭，自正刑誅，仰祈聖鑒事：竊臣忝膺疆寄，分應城亡與亡。因接得前漕督周天爵函商，以安徽省萬不能守，該前漕督周業經奏明，並將其手函請臣代陳聖鑒。臣因省垣粮餉軍裝火藥不少，未敢全資賊用，是以擬委首府縣將各項運送廬州，臣率同藩司督飭調到鄰省暨本省官兵背城一戰。詎意摺甫拜發，而賊已麕至，砲船環攻不絕。臣登陴而望，惟臣標右營守備弁目尚能盡力擊賊，其餘南北兩路弁兵，紛紛棄城而逃，其城外駐紮之江南官兵亦已逃散。是粮餉物件既未能運出，而危城萬難保全，皆由臣籌運乖方，以致省城失守，不早自引決，必落賊手，辱國更甚。因不敢苟活，未能候正典型，實屬死有餘辜，伏乞皇上矜宥。謹奏。

再臣巡撫關防交巡捕捧賫，不期遺失，是以此摺蓋用蕪湖道關防，合併聲明。

咸豐三年二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前因賊竄湖北，疊

經諭令蔣文慶嚴密防堵，本年正月間，據該撫以皖省城薄兵單，請將糧餉軍裝運赴廬州，該撫仍與藩司竭力守城。茲據向榮奏：查明藩庫餉銀三十餘萬兩，及總局銀錢倉廒米穀盡以資賊，是該撫及藩司平日毫無布置，已可概見。惟念蔣文慶登陣督戰，屢受刀傷殞命，尚不失城亡與亡之義，著加恩照巡撫例賜卹。安慶通判楊序鏞、候補按察司司獄張清、左營額外吳紹光、候補知縣劉俶序、當塗縣典史陶慶禾、浙江從九品高友章、在籍江西從九品王澤、候選從九品夏雲階、候補從九品沈成模、望江縣知縣衞君選、望江縣華陽巡檢王泗、望江縣典史張寶華、署懷甯縣典史平源，或被戕殞命，力竭捐軀，或全家殉難，同罹慘刼，深堪憫惻。楊序鏞等均着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自蔣文慶以下，並著于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餘安慶城內文武各員，並着該撫查明下落，詳細具奏。該部知道。（二月二十七日卯刻到）

## 許乃釗應赴何處軍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於九江啓行時，適有內閣學士臣許乃釗奉旨馳赴欽差大臣前兩江督臣陸建瀛軍營因值長江水陸兩路梗塞難行，即與臣面議合伴東下，軍營事宜途中亦可就近相商。茲已於二月初十日同至安徽省城，知前兩江督臣陸建瀛業已奉旨革職拿問，閣學臣許乃釗祇得仍與臣軍營一同前進，一俟接奉上諭應赴何處軍營，再當遵旨而行。所有閣學許乃釗附伴同行緣由，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內閣學士許乃釗現已行抵向榮軍營，著即幫同辦理剿捕事宜，

（二月二十七日卯刻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七件

一、咸豐三年二月初九日上諭：前因江寧危急，疊經降旨催令向榮督兵進剿。本日復有諭令舒興阿張祥厚將調赴荊州之陝西官兵綠營一千名、甘州陝安官兵七百餘名，飭副將錫普常阿、都司雍恰布等管帶馳赴向榮軍營，聽候調遣矣。向榮於九江得船五百餘隻，未知何日開行？現在賊匪已過安慶，直犯江寧，已閱旬日；該處待援甚急，著該大臣即督帶大兵星速赴援，毋再延緩。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按本諭實錄未載，故全抄）

二、咸豐三年二月十四日（己丑）上諭著向榮陳金綬速援金陵　見實錄卷八五之七上　又見東華十九之十六上　又見方略卷二八之二八下

三、咸豐三年二月十七日（壬辰）上諭著向榮嚴防江北　見實錄卷八五之二四上　又見東華十九之一八下　又見方略卷二九之四上

四、同日上諭著向榮與楊文定夾擊　見實錄卷八五之二一上　又見東華十九之一七下　又見方略卷二九之五下

五、咸豐三年二月十九日（甲午）上諭拿問李本仁確查張熙宇罪狀　見方略卷二六之一九上

六、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乙未）上諭著陳金綬勝保迅破浦口賊營　見實錄卷八五之三五下　又見方略卷二九之二二下

七、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辛丑）上諭著陳金綬與向榮併力攻勦杜賊南北分竄之路　見實錄卷八六之二九下　又見方略卷三〇之一七上

## 由蕪湖登陸馳救金陵摺（咸豐三年二月十七日自蕪湖舟次發）

奏爲臣督師駛至蕪湖，卽日登陸馳救金陵，及籌辦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于二月十二日，曾將駛過安慶及馳往下游應援緣由，恭摺馳奏在案。臣發摺後，催令兵船晝夜趲行，不准片刻停留，途中迭奉正月二十、及二十九、二月初六等日諭旨：以金陵防勦尤爲喫緊，向榮務與祥厚等督率旂營各兵、及本省紳民扼要固守，不可稍有疎虞』等因欽此。仰見聖主軫念南邦，知其城大兵單，望援急迫，臣跪讀之下，尤深焦急，恨不立時奮飛，滅此朝食。乃當九江任事之時，該逆已揚帆先下，所有我兵，無粮無餉，尾追驟難應手之處，已於前摺據實陳明矣。臣維三載以來，與賊接仗，迎勦截擊，處處皆以身先，早在聖明洞見之中。況當逆匪鴟張，金陵危如纍卵，我皇上宵旰憂勞之際，臣受恩深重，心急如焚，日常望東痛哭，何忍稍事耽延。連日於途次叠據探報稟報：逆匪於正月二十八日至金陵城外，焚燒民房，上下十餘里水道，俱有賊艘灣泊；南岸一帶，南門通太平府陸路，東門通鎮江府陸路，距城七八里遠，俱紮營築有長堡，防我後路追兵。金陵對面浦口地方，亦有賊匪把守，並時有賊船多隻，往來蕪湖縣城，搬運漕米，城內倉廒，亦有逆匪守粮等語，聞之殊深髮指。臣連日催督兵船，星夜揚帆東駛，幸值風順船速，前隊兵勇已於十四日晚趕抵蕪湖。賊見我兵到來，卽欲開船遁去，當經兵勇一擁登岸，立將守粮之賊殺斃多名，餘俱逃竄，業將蕪湖收復；漕米未經搬運者，尙有

餘存。臣于十五日早亦已趕到，所帶官兵，刻卽舍舟登岸，卽由陸路趕緊馳赴金陵援救。臣所帶皆係陸兵，不習水戰，且水戰利器，必須砲船在先轟擊，兵船方能繼進。現在祇有臣之子向繼雄、已革知府謝繼超、先由漢口趕造砲船數隻前來應用，惟爲數甚少，難以衝鋒。且各路所調礮位尙未到齊，祇得再在蕪湖地方趕緊添造砲船，俟調起礮位解到，卽可分配各船，再由水路進勦。臣陸路之兵，茲先馳抵金陵城下，紮好營盤，攻打賊寨，以爲城內聲援，再將蕪湖水次各兵部署，合力相機前進，紮成水寨，與陸兵相爲犄角；庶幾兩路夾攻，較爲穩妥。至欽差大臣琦善所帶各兵，雖係生力，然素未經大敵，不敢驟令當先。臣前在安慶與之面商，臣之兵先進，琦善之兵權且在後作爲接應，看前隊兵勇數仗，使之眼明膽壯，知賊伎倆，然後再令獨當一面，方爲萬全之計；否則設有疎虞，如河南福建之兵，不能復振矣。至提臣陳金綬與臣當日同隸楊遇春部下，最爲相得，茲又共事一方，更當戮力同心，殲除醜類。臣素聞江南民風柔懦，恐被圍以後，目擊心驚，不免相率逃竄，現在四路大張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告以大兵已到，立卽赴援；並又恭錄諭旨，破格獎勵團練等，備文專弁繞送入城，交將軍祥厚一體刊刻曉諭，先期固結人心；一面酌撥精兵勇將，設法入城，協同守禦，庶省垣可保而大局無虞；謹將告示錄呈御覽。至於閩浙粵東水師，與夷人火輪各船，臣先已飛札催調，並令趕緊駛入大江，援救金陵。更思該逆渡江北竄，又已飛飭淮安揚州各地方官，趕緊開挖城濠，補葺埂口繕兵團練，預爲防守。臣識疎才短，當此萬分喫緊之時，總當悉心籌畫，務期動出萬全，不敢稍有疎忽。所有臣馳抵蕪湖、進援金陵及水陸兩路先後籌勦情形，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諭：向榮奏駛至蕪湖籌辦情形一摺。江甯失守，叠經降旨令該大臣等督兵

於南岸進勦，北岸嚴防。向榮于十五日卽抵蕪湖，距江甯不遠，何以于十七日奏報尙不知江省失守之事？豈沿江一帶，毫無偵探耶？殊不可解！據稱：蕪湖城內，賊匪逃竄，派兵由陸路馳赴金陵，現已援救不及，令人憤恨；只可於水路扼要處所，相爲犄角，以圖克復。尤須將水面賊船浮橋，先行設法燒燬。若南岸之兵，離省遠紮營盤，北岸之兵，又復遠離各江口要隘，任賊從容布置，爲負嵎久拒之計，或聽其南北分竄，安用該大臣等督兵赴援爲耶？江甯省城及太平池等府文武官員下落，著卽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三月初二日在江寧孝陵衞軍營收到）

## 陳明兵數並調取各省官兵片（前奏附片）

再臣恭奉正月二十九日諭旨：『向榮軍營兵丁，除隨時裁汰及打仗傷亡外，實在兵數若干，著查明具奏；襄陽荆州調撥各省官兵，現在可以移調軍營者，著向榮酌量調用，但須揀選精銳，勿以怯懦充數』等因欽此。臣伏思軍營兵丁，隨時揀選裁汰，原爲一兵務得一兵之用也。臣現統各省兵丁，通共一萬三千九百餘名，此內有陣亡，均係隨時募補；其有打仗受傷及患病者，隨留附近各州縣調口，並無一定。至實在出隊官兵，茲有一萬二千七百餘名，又提勇捷勇共二千四百名。其荆襄調撥各官兵，只得總兵音德布所帶之兵，並岳州駐紮之廣東潮州鎮遊擊長桂所帶潮州官兵六百餘名，均行調取來營外，其疲乏者，均已撤回歸伍，非獨以收實用，亦所以節糜費也。臣現帶兵勇數目，另繕清單，恭呈御覽。禮部主事尹耕雲條陳火攻情形一摺，所論極爲詳細。臣前在武昌九江，早已籌及此事，惟欲用火攻，必須先有泅水之人，後方能得手。九江安慶兩處

居民，逃散未歸，無從僱募，雖已行文荆襄，由該地方官代僱，亦恐難刻期而至；祇好于巢湖上下游就近設法僱募。倘賊船防範嚴密，我處火攻之船未能挨近，再當別籌地方，使之猝不及防。臣現因該逆砲船甚多，我兵雖添造砲船，而砲位尚不敷用；竊恐水面難於力敵，當以計取，一俟僱募有人，審度有法，再當於隨時密爲奏閱。知關聖廑，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斥革副將鄭魁士摺（同上日）

奏爲抗違軍令將官，先行革職，仰祈聖鑒事：竊惟治兵之道，莫重於軍令，軍令嚴而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懲勸分明，士卒方能用命，此克敵制勝之大要也。臣三載以來，日在戎行，竊見我兵之所以不振，致令逆賊得以横行者，皆以罰法不明，軍令不肅，鎮將以下，皆視功令如具文，上下顢頇，遂成痼習。臣目擊情形，又深憤恨，是以九江授事之日，即與各鎮將講求紀律，務期賞罰分明，同心共濟，乃迄今幾及一月，察看情形，仍復玩泄如故，臣憤懣萬分，幾於挽回無術。即如此番大隊兵船連檣東下，臣恨不立時飛渡，以解金陵之圍，雖逆風大浪之中，仍復竭力趲催，不准暫時停泊。乃有湖南九溪營遊擊儘先副將鄭魁士者，隨臣出征三載，平日尚知奮往，屢受重傷，已由都司而升今職；是以令其帶領兵船，隨同勦賊。臣因安慶開船以後，風色較順，每至夜深不敢就寢，仍飭親信員弁，執持令箭，分頭趲催；往往南岸之船開過北岸，不過里許，又復停泊，必須一夜數催，方肯前進，相率成風，即以（已）可恨。迨催至該遊擊船上，業已就寢，竟不遵行。臣將該遊擊拿到，面數其罪，即欲明正典刑，而各營提鎮副參以至兵丁，皆因該遊擊平素尚稱勇敢，爲湖南將備中得力之員，環跪臣

前，懇請不已，僉稱此次臨陣責以頭敵，若不挫鋒陷陣，殺賊立功，卽於當場正法；並取具各弁兵如不幫同殺賊情願一體治罪甘結。臣因將弁各兵情形懇切，姑准暫從寬典，先行斥革，責以戴罪立功，作爲頭敵，以觀後效；如其不能取勝，必當照令行刑。惟是臣以提臣而遽任督師，現在所轄提鎭，皆係舊時同列，此次爲鄭魁士額懇之詞雖甚諄切，而因循疲玩惡習，似此尙難破除，相應請旨明示章程，將弁自幾品以下，准臣便宜治罪，幾品以上，專摺參辦？庶幾軍令肅而事權可期振作。臣爲整飭軍營痼習起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參違抗軍令之將官請先行斥革一摺。湖南九谿營遊擊懂先副將鄭魁士帶領軍船隨同勦賊，經該大臣持令往催，竟不遵行，自應立正軍法。據向榮奏稱：『該員平素尙屬勇往，爲將備中得力之員；』著暫從寬典，先行革職，責令戴罪立功，作爲前隊，以觀後效。如再稍有玩誤，卽于軍前正法。此後軍營帶兵將弁，倘有仍蹈疲玩畏葸惡習，不遵調度貽誤軍機者，該大臣等於查明後，如係提鎭大員，卽奏聞請旨正法；其副將以下各官，卽著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庸先行請旨，以肅軍令。統兵大臣信賞必罰，總以功罪爲衡，小眚爲（微？）疵，尙可論功抵過，若至貽誤專機，則是自干憲典，雖從前著有微勞，亦不能稍從末減。朕于統兵大臣議功議罪，亦卽准此爲斷。該大臣等所統者朕之將士，所執者卽朕之法律，當此因循日甚，豈容有存希恩遠怨之心。着琦善、向榮、陳金綬各將此旨宣諭在營大小員弁，以期同心戮力，迅掃妖氛，凜之勉之。（三月初二日到）

# 斥革都司吳勇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據四川提臣蘇布通阿咨稱：『四川龍安營都司吳勇於上年十月，由長沙追賊，至益陽途中，染患傷寒病症，當經給假赴長安就醫，假滿復行寬假調養，迄今三月有餘，病仍未痊，雖經委員查無規避情事，未便令其戀棧，致滋虛糜，咨請核辦』前來。查軍營近日惡習，往往託病逗遛，久不歸營者，以虛佔名數，徒糜經費，臣已飭各營認眞查辦，如有前項弁兵，悉行革除，另行挑選頂補，以實軍額在案。今都司吳勇久病不痊，未便任其戀棧，除將久病千總把總以下各員咨部核辦外，相應請旨將四川龍安營都司吳勇斥革離營，以肅軍令而昭炯戒。其所遺都司員缺，有帶兵打仗之責，自應揀員即時陞補，以資差遣。茲據提臣蘇布通阿及翼長和春、馬龍等，揀選軍營出力員弁，呈請陞補前來。臣查看得四川松潘鎮標左營守備楊煥章，歷練營務，打仗勇敢，堪以擬請陞補龍安營都司。所遺守備缺，查有儘先守備四川城守右營千總陳澤打仗奮勇，勤幹有爲，堪以擬請陞補松潘左營守備員缺，藉以鼓勵而資差遣。是否有當，伏候諭旨遵行。爲此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請將久病不痊之都司斥革等語。四川龍安營都司吳勇自上年十月由長沙追賊至益陽，途中患病，至今三月有餘，病仍未痊；現當軍務吃緊之際，豈容託病曠職，吳勇著卽革職。所遺龍安營都司員缺，准其以松潘鎮標左營守備楊煥章升補。其所遺守備員缺，卽以儘先守備四川城守右營千總陳澤升補。該部知道。（三月初二日到）

## 派員安集居民及放賑平糶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自入安徽境後，由省會以及沿江各州縣，被兵以來，城中俱無官長，居民間有歸者，米粮食物，盡爲賊匪擄掠一空，嗷嗷待哺，情形尤堪憫惻。應請旨飭下新任安徽撫臣周天爵，速飭藩臬二司，于府州縣中擇其明練誠實心存愛民之員，迅速赴各屬招徠安集。並先飭隣境未曾被賊之各州縣，趕緊協濟倉穀，或於經徵漕米內，酌量留撥兩三成，分別賑濟平糶，以期先蘇民命。且聞潁亳盧鳳等處，向來伏莽本多，萬一飢民流徙，別滋事端，尤爲可慮。至臣大兵過皖，一切應用銀粮等物，幸江西撫臣張芾源源接濟，是以軍無缺乏；若安徽則本省地方之事，尙且無官料理，更不能支應過境兵差矣。臣仰體皇上愛民之心，既有所見，不敢壅于上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有旨命江西安徽江蘇各督撫查明沿江一帶被兵處所，奏請蠲緩撫卹。現據向榮奏稱：『安徽沿江各州縣經賊蹂躪，居民粮食盡被擄掠，』顚沛流離，深堪憫惻。現在李嘉瑞尙未到任，著呂賢基、周天爵先行督飭藩司奎綬、臬司張印堂派委賢員，迅速分赴各屬勞來安集。並飭將隣近未經被擾各州縣倉穀，趕緊碾運協濟，或於經徵漕米內酌量留撥，分別放賑平糶。務須諄飭委員實心經理，俾吾民于兵燹之餘得資餬口，毋致仳離失所。並着地方官嚴密稽查，勿令災黎輾轉流離爲土匪勾結別滋事端。（三月初二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一、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戊戌）上諭著向榮琦善陳金綬等兵船上下夾攻　見實錄卷八六之八下　又見東華十九之一九下　又見方略卷三〇之二上

## 救援金陵遲誤請旨治罪摺（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自丹陽發）

奏爲臣馳抵金陵，省城業已失守，救援遲誤，請旨從重治罪，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馳至蕪湖境後，業將各路兵勇晝夜趕程督帶援勦情形，於二月十七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臣因聞江甯城大兵單，斷難久守，且屢奉諭旨，嚴勅救援；是以晝夜兼行，不敢片刻停時（留？）。抵蕪邑後，即日督兵由陸前進，途中時見西來難民，詢以金陵情形，有言尚在困守者，有言已被攻破者，臣聞信之下，驚憤欲絕。隨又星夜馳至金陵，見有途中逃出難民，始稱：逆賊於正月二十七日先到省城南門外紮營，二十九日及二月初二日，均用火箭巨砲攻打，初四日以後，並至水西、旱西、儀鳳等門，不分晝夜，四面環攻，攻城之賊，被城內火砲擊斃甚多。惟城內駐防滿兵與綠營兵勇時有不和。初十日，逆匪先在儀鳳門外攻打甚急，城內兵勇皆聚一處堵禦；該逆因見水西、旱西、南門三處兵勇稀少，遂用木梯接長，扒城而入，四門同時被陷；賊匪遂大隊擁進，聞旂兵拚命死鬥，殺斃賊衆不下三四千人，現在城內大小各官均無下落等語。聞之五內俱裂，自恨不能趕救，悲痛曷極。臣即于十八日馳抵江甯縣之板橋，查看近城紮營處所，詎該逆先於城外多掘陷坑，密布竹簽里許，並於長壽橋左右築有土城，連紮營數座，防備甚嚴，以阻我兵進路。此外俱係小河，無可繞越之處，大兵須從橋上攻進，該逆堅壁固守，我兵進攻，勢難施展，非避實擊虛，不能得手。因查東路孝陵淳化鎮一帶，地勢寬敞，進攻

較易，兼可扼賊竄擾蘇常之陸路；當卽統兵繞從秣陵關一帶，馳往東路，度地紮營，相機進勦。連日奔走道路，並無片刻停留，不暇繕寫奏報。惟金陵旣已失守，北路空虛，誠爲可慮；臣趕緊飛咨琦善統帶官兵，卽於北岸扼要之處駐紮，設法堵禦，杜其北竄之路。其淮揚徐州一帶，臣先已飛咨漕運督臣楊殿邦、河督臣楊以增各該處，開挖城濠，修葺垛口，繕兵團練，嚴密防守矣。臣伏思流賊荼毒三載，蹂躪六省，劫殺楚掠，罪惡滔天，皇上軫念江南，惟恐再遭塗炭，畀臣以督師重任，馳往救援，並且屢加嚴飭，以此城安危，繫於臣一身，茲竟不能先事趕到，設法保全，實屬負國負民，罪無可逭；相應請旨卽將臣交部從重治罪，爲玩誤不職者戒。現在惟當激勵將士，恢復金陵，靖掃狂寇，以冀稍贖罪戾。如其城不能復，寇不能靖，決無顏面重對聖明，臣不勝惶恐愧憤，激切待命。再江南本省驛路不通，必須繞道安徽，惟由當塗以至巢縣，皆非驛站，係臣專差賫至巢縣，轉送廬州，方可由驛馳遞，是以未能迅速，合併聲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諭：向榮奏救援金陵遲誤，請從重治罪，復據許乃釗奏請暫緩易將，責令代罪立功各一摺。前以安慶失守，疊經降旨，令向榮督兵趕赴江甯應援。乃該大臣行抵九江，住閱旬日，據正月二十九日張芾奏報，已僱船四百餘隻，並又備糧船一百餘隻，並籌備糧餉，催令起程，而該大臣等本月十五日始抵蕪湖，其遲誤之罪，與琦善不能赴援安慶無異。卽將該大臣等按律懲辦，明正典刑，亦屬咎由自取。惟念一時簡用乏人，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榮著卽責令代罪圖功，以觀後效。據稱：『該逆於城外多掘陷坑，密布竹簽，並築土城，紮營數處，』總因援兵遲緩，致賊得以堅固拒守。其東路淳化鎮一帶，旣經查明地勢寬敞，進攻較易，兼可扼賊竄擾蘇常之路，現已馳往紮營；着卽相機妥爲布置。軍

情旦夕變遷，原難遙制；但以目前事勢而論，總當燬賊浮橋，燒賊船隻，使江面先就肅清，賊匪無從北竄，方可專意進攻。前調湖南礮船，並吳健彰所僱廣艇，諒可陸續到齊，着卽定期知會，水陸並進；並隨時知照琦善、陳金綬等，或於後路策應，或於北岸嚴防。總期合力兜勦，俾賊進退失據，方能制勝。該大臣已邀寬典，感激之餘，必更思奮，諒能殫竭血誠，誓滅此賊，以副朕望也。另片奏：『祥厚關防恐爲賊得，該大臣關防另鐫四字以辨眞僞』自應如此辦理。除已知會琦善外，所有各督撫及軍營各粮台，卽着向榮迅速咨行以防僞冒。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三月初五日在江寧孝陵衞收到）

## 江南河督潘錫恩至蕪湖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接准前任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咨稱：奉到咸豐三年正月十二日上諭：『前任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現在告病家居，著傳知該員，幫同辦理地方防堵事宜』等因欽此。遵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本籍報明起程，先赴安省。中途聞知省城業已失守，卽回至甯國府，探聞督臣尙在東梁山堵禦，比卽赴蕪。乃賊匪於二十三日已在蕪登岸，大肆焚掠，土匪乘機搶劫，不能前進，遂繞道至宣城接界之高淳縣；又聞賊匪已圍江甯省城，仍復繞道至蕪湖，於二月十九日隨赴臣營中幫同商辦軍務。理合附片陳奏。（硃批：知道了。）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前任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現已馳抵軍營』等語。潘錫恩卽赴安徽太平府一帶辦理捐輸團練事務。（三月初五日到）

欽差大臣關防右邊另鐫四字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江甯府將軍祥厚處，尚有欽差大臣關防一顆，恐已爲賊所得，冒稱臣與琦善公文書信至各省咨行奸計。應請旨通飭各督撫轉行各屬，如有公文，須認明欽差大臣關防內右邊有小印一方鐫『誓滅此賊』四字者，方足以辨眞僞，臣已一面知會琦善矣。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旨已見前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四件

一、咸豐三年三月初八日（壬子）上諭著向榮等飛調福建官兵應援蘇常　見實錄卷八七之三三上

又見方略卷三一之二一上

二、同日上諭江忠源馳赴江南幫辦軍務　遞遺湖北按察使著張亮基駱秉章派員署理

三、同日上諭許乃釗暫署江蘇巡撫

四、咸豐三年三月初九日（癸丑）上諭著向榮收復鎮江許乃釗防守省垣　見實錄卷八七之四〇上

又見方略卷三一之二六上

連日進攻金陵獲勝摺（咸豐三年三月初二日自江寧土城發）

奏爲臣親督官兵，進攻金陵，連日接仗獲勝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于二月二十日，在小丹陽

鎮行營，曾將探報金陵失陷，懇請議處，及籌備進勦情形馳奏在案。臣發摺後，親統官兵從秣陵關一帶繞往東面，先紮去城二十里之沙子崗，查得該匪於土城一帶連紮多營，堵截我兵之路。臣策馬親往高處熟審形勢，而附近溝河港汊極多，密派弁兵帶同嚮導往探路徑，搭造浮橋，即將各營兵勇分作十隊，以六隊爲正兵，以四隊爲奇兵，並委員於各村鎮市齊集團練，分布高阜處所，另張旗幟，以作疑兵，而壯聲勢；一面飭知各營多帶鍬鋤，隨攻隨進，以便（？）地紮營。當於二十六日五鼓，率兵分路直攻賊營，開放鎗砲轟擊；該逆始而拒抗，繼見我兵大至，不敢拒敵，紛紛棄營遁走，我兵立將土城一帶全行佔據，就地趕築營壘，分紮要隘。臣審度地勢，必須步步爲營，反客爲主，勦捕始易得手；當夜傳令各提鎮將弁，于次早仍督隊進攻。二十七日，我兵至距孝陵里許，正在踏勘地勢、挖築營壘間，適鍾山賊營各出一隊，約四五千，從右山麓蜂擁而來，當令湖南廣西官兵提勇迎頭開放槍砲轟擊，交戰時許，該逆不能抵敵，全行敗走，我兵奮勇追殺，斃賊無數，斬取首級十餘顆，奪獲大黃旂數桿。兵勇追至賊營，緊逼攻打，該逆大砲密如驟雨，勢難攻入，即令官兵撤轉，就地趕築營盤。二十八日，移紮妥協，二十九日寅刻，傳令各營出隊攻打鍾山各賊營，兵勇直逼賊營環攻，該逆並不出戰，僅於營內用砲環擊，我兵力難攻入，隨令兵勇佯爲退走，誘其離巢。該逆見我兵退後，果擁出三四千衆，分股趕來，誘至里許，兵勇返身擊殺，賊衆亦放鎗砲死拒。該逆敗而復出，出而復敗，傷斃賊匪不少；戰至巳刻，仍敢拚命死鬥。臣即指揮兵勇爲兩路，分左右翼，從嶺脚抄上，親自率領一軍，從中路直衝而上，連斃數十賊，該逆勢不能敵，始行潰回。我兵直追至賊營攻打，該逆仍用大砲紛紛打出，抬槍抬砲密如驟雨，都司張國樑首先撲至賊牆，被砲打斷左手中指；遊擊朱占鰲乳傍亦被槍子剷傷，猶復奮勇力戰。攻至午刻，大雨如注，火具難

施，只得撤回；查點兵勇陣亡十一名，受傷一百八十名。此臣連日進兵獲勝之情形也。現在我兵已逼至孝陵一帶紮營，趕緊設法相機進勦，能將鍾山奪占，即可俯瞰全城，則攻復金陵，不難得手。所有臣連日接仗獲勝、及移營孝陵緣由，謹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連日接仗獲勝情形一摺。逆匪竄踞金陵，於七城一帶連紮多營，經向榮督帶兵勇，于二月二十六日五鼓分路直攻賊營，開放槍砲，該逆不敢拒敵，紛紛棄營遁走，立將七城一帶地方奪回。二十七日，我兵挖築營壘，適賊匪四五千蜂擁而來，經兵勇迎頭轟擊，該逆全行敗走，我兵奮勇追殺，斃賊多名，斬取首級十餘顆，奪獲大黃旂四桿。二十九日，兵勇直逼賊營，誘賊離巢，復加殲戮，向榮親自督軍，從中路直衝而上，連斃數十賊，逆勢不能支，紛紛逃潰。現在我兵已逼近省城紮營，著該大臣即督飭提鎮將弁，趕緊相機乘勝進勦，先將鍾山攻奪，則負嵎巢醜，自不難剋日殄除也。（三月十五日到）

## 推薦雲南楚雄協副將人員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於二月二十七日奉到諭旨：『鄧紹良昨已補授江南提督，仍可隨同向榮勦賊；玉山已調補壽春鎮總兵，江北祇此重鎮，著即迅赴新任，督兵勦捕土匪，以專責成』等因欽此。查壽春爲江北扼要之際，尤須大員經理，臣已知該總兵玉山即日起程前往新任，繕兵團練，嚴加防守，勦捕土匪，以專責成。其所統廣東官兵，臣已委該省儘先副將劉開泰接護高州鎮總兵事務，俾令統帶廣東官兵，以資攻勦。其新任江南提臣鄧

紹良所遣雲南楚雄協副將員缺，亟需遴員奏請升補，俾得差遣有資。臣現于軍營選有打仗出力，曾經保舉以副將儘先升補之參將虎嵩林、劉開泰二員，緒開事實清單，恭呈御覽；伏懇天恩于該二員內揀選一員補放，以示鼓勵。茲據新任提督鄧紹良、補授總兵玉山、各送到謝恩摺件，請代奏前來，理合一併附摺代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雲南楚雄協副將著劉開泰補授。（三月十五日到）

## 催調廣東水師及上海火輪等戰船駛入長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據探報：該逆已分股由船攻陷鎮江，進擾蘇常；其由瓜州北竄淮揚一股，自有欽差大臣琦善與提臣陳金綬帶兵防堵。惟蘇常一路，係東南財賦之區，所關尤重。由臣撥兵馳救，無如我兵緊逼賊營，賊衆兵單，勢難多撥，實深焦急。因思逆首現在江甯，惟有攻其必救，悉力趕緊進兵，若日內能奪占鍾山，即可進攻省城，諒分股之賊，必然縮回，爲圍魏救韓之計，然不派兵先扼要害，究欠周密。茲特揀派天津鎮總兵李瑞帶同副將瑞格，統帶湖南貴州四川精兵二千名，星夜趕赴常州府城；並飛咨江蘇撫臣楊文定催調前守鎮江退回之各路官兵，馳赴該府，設法一同嚴密防守，俟臣後路兵到，再行添撥前往，庶爲穩妥。竊有慮者，賊船多至數千，江面林立，任意往來，若不先將賊船勦除，誠恐陸路攻擊過緊，又復由船他竄，則勢無底止。查鬬山關江面，現泊戰船十餘隻，火輪船一隻，原在鎮江府防守京口，有被戰船擊壞數十隻之說。其戰船聞係遊擊周占鰲、謝舉等管帶，惟尚無稟報。臣已專弁札飭周占鰲等迅速督率師船及火輪船，駛赴上游，探明賊艘，奮力攻勦，或

擊或焚，必將賊船痛加擊燬，水陸夾攻，方易得手。但臣前經調撥廣東師船、上海火輪船，曾否起程前來？尚無一處復到，殊不可解？相應請旨飛催廣東江蘇各督撫，迅將臣所調廣東水師、及上海火輪等項戰船，務須不分星夜，駛入長江，約會陸路一齊進攻，則賊船雖多，不難悉數掃除。爲此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初十日上諭：向榮奏連日接仗獲勝情形，並調派兵船防勦各摺片，覽奏均悉，已明降諭旨，令該大臣乘勝進攻矣。逆匪占踞江甯，雖經我兵連日接仗，屢次獲勝，仍未大加懲創。賊匪現在分股滋擾揚州及鎮江各處，則江甯城內外屯據之賊，其勢亦分，正可乘此機會，設法進攻。若此進勦得手，則揚州鎮江分股之賊，自必聞風胆落；卽常州蘇州一帶賊匪，亦不敢深入。現在陳金綬統帶大兵，已馳赴揚州，遏賊北竄之路；楊文定退至江陰，鎮江京口與瓜州南北阻隔，該大臣若能設法水陸夾擊，方可制勝。所需上海火輪等項戰船，本日復諭令吳健彰趕緊雇覓，此項船砲，是否刻下趕到？甚爲懸念。向榮及許乃釗設法權宜辦理，勿失事機。至常州爲蘇州門戶，該大臣已派總兵李瑞等帶兵二千前往，著卽隨時飭令嚴密防守，毋得稍有疎虞。總之南岸攻勦得力，則牽制賊匪，不暇北竄；向榮、陳金綬等分勦兩岸，務宜聲勢聯絡，察看緩急，一切調度，想必能統籌全局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三月十五日在江寧城外鍾山軍營收到）

## 襲破金陵通濟門外賊營獲勝摺（咸豐三年三月初九日自鍾山發）

奏爲襲破賊營大獲勝仗，並通籌攻勦克復事宜，以冀仰答天恩，稍贖罪戾，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連破賊壘，疊獲勝仗情形，已於三月初二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隨又疊奉咸豐三年二月二十四、二十六又于二十八等日上諭：仰蒙皇上軫念江南遭此荼毒，不以臣援救稽遲，遽加嚴譴，仍命戴罪立功，以觀後效，愧悚之餘，莫名感奮。查逆匪自我兵連日大獲勝仗，疊破賊營，進占十餘里，所有賊中精銳，均已調至東路，抵禦大兵，堅守不出，爲負固計。臣疊次督兵誘賊，該逆總不接仗，僅于牆內開放鎗砲，我處勇士，徒然受傷，無益于事；因與幫辦軍務閣學臣許乃釗、按察司銜彭玉雯及各提鎮再四籌商，非以計取，不能得手。先密飭各營將備，挑出奮勇敢死兵壯，以備暗襲賊營之用；三月初一日以後，暫緩攻勦，以懈其心。初五、初六連日風雨，賊營防備愈疎，臣探得通濟門外賊營稍單，先於初六日夜子時，密傳號令，一攻鍾山，一攻中和橋，以分其勢，使之不能應援。別選正兵從中路直襲通濟門外之營，於五鼓乘黑出隊。派令提督蘇布通阿、鄧紹良、總兵和春、馬龍、秦定三、署總兵劉開泰、及革員福興等，各領一軍，分路進攻，開放槍砲，該逆伏營不出；五品頂戴李連升帶領捷勇，銜枚疾走，先已繞出賊營之後，途遇防哨數賊，立時砍斃，伏於山麓。參將秦如虎、都司李若珠帶廣西官兵勝勇，從前面進攻；藍翎楊瑞乾、遊擊朱占鰲、革員鄭魁士帶領仁義勇楚兵，從左山梁進攻，虎嵩林明安泰帶兵由右山梁進攻，一齊奮勇逼進賊營，槍砲連環，四面疊進。該逆因我兵屢次攻勦，俱未到此，猝不及防，被我兵搶至賊牆，拋擲火罐噴筒打入營內，寮棚帳房一時俱燃；該逆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拒敵。我兵見賊營火勢已大，同聲吶喊，搶入營中，刀砍矛刺，殺斃極多，立將賊營三座同時攻破。其長髮眞賊，焚殺殆盡，間有逸出者，又爲李連升伏兵擒殺。城上之賊，見三營已破，即於通濟門擁出一股，約二三千人，蜂擁來救，復被官兵直前

衝殺，該逆勢不能敵，不敢戀戰，卽時退回；我兵乘勝追至城下，城上槍砲紛如雨下，祇得撤回。其鍾山中和橋兩處賊營，從辰至午，僅於牆內開放大砲，始終不敢出敵。通計殺斃賊匪約三百餘人，燒斃六七百名，斬獻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生擒九十餘名，奪獲三千斤大砲一尊、八百斤及五百斤大砲十二尊、抬槍抬砲小槍二百四十餘桿、大小黃旂一百三十餘桿，其長矛短刀衣物馬匹極多；我兵陣亡四名，受傷數人，均已酌給錢米，妥爲安頓。此初七日襲破賊營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現查首先最爲出力官兵壯勇，分別犒賞，以示鼓勸；一面籌畫攻復事宜，不敢稍懈。臣受恩愈重，圖報愈殷，總須先奪鍾山以據形勝，此外各營便易攻襲；必須盡掃賊營，奪其所持，此後攻城亦易爲力。惟有集思廣益，通籌全局，不敢孟浪輕戰，尤不敢稍事遲延，以冀仰答天恩，稍贖罪戾。所有臣續獲勝仗襲破賊營緣由，以及感愧圖報下忱，理合由驛恭摺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再閣學臣許乃釗等另有聯銜一摺，由臣火牌附陳，合併聲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襲破賊營大獲勝仗一摺。逆匪自上月被勦後，堅守不出，爲負嵎抗拒之計。該大臣與許乃釗、彭玉雯等籌商攻勦，於三月初六日夜，兩路進兵，別選精兵，從中路直襲通濟門外賊營，派令蘇布通阿、鄧紹良、和春、馬龍、秦定三、劉開泰、福興等，各領一軍，開放鎗砲，該逆伏營不出。五品頂戴李連升帶領捷勇，繞出賊營之後，將防哨數賊砍斃，伏於山麓；秦如虎、李若珠從前面，楊瑞乾、朱占鰲、鄭魁士從左山梁，虎嵩林、明安泰從右山梁，三路攻勦，槍砲連環，該逆猝不及防，我兵搶至賊牆，拋擲火罐噴筒，打入營內，寮棚帳房，一時火起，我兵同聲吶喊，搶入營中，刀砍矛刺，殺斃極多，立將賊營三座同時攻破。其長髮眞賊，焚殺殆盡，逸出者復被伏兵擁殺。賊見三營已破，於通濟門內擁出

二三千人來救，我兵直前衝殺，該逆勢不能敵，即時退回通濟門。殺賊三百餘名，燒斃六七百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生擒九十餘名，奪獲三千斤及數百斤大砲十三尊、抬槍抬砲小槍二百四十餘桿、大小黃旂一百三十餘件，並刀矛器械馬匹無算。該逆疊陷城池，神人共憤，經此大加懲創，自不難勢如破竹。向榮調度有方，深堪嘉尚，發去白玉詩意搬指一個、白玉翎管一支、綠玉烟壺一個，著即祇領。又發去翎管十一支、搬指三十六個、荷包一百四十四個、火鐮十三個、小刀四十九把，著向榮擇其奮勇出力之提鎮將弁及兵丁等，傳旨分別賞給。前奏所稱都司張國樑，首先撲至賊牆，被砲打斷左手中指，此時是否傷痊？遊擊朱占鰲乳旁亦被槍傷；此次復於左山梁勦匪，均屬奮勉出力，著一併酌量賞給。陣亡兵四名，照例議卹。又據奏稱：『江甯士民深知大義，向榮入境所過村鎮，莫不簞食壺漿，爭迎恐後，並有輸粟來營者，竭見向榮，莫不流涕感奮；各村逃徙難民，陸續復歸故土，被脅逃出者甚多，均已酌給口粮，妥爲安撫。』似此人心效順，志切同仇，急宜協力進攻，殄茲羣醜。該大臣等務必能通籌大局，計出於萬全，迅奏膚功，以副朕望也。（三月二十二日鍾山收到）

同日上諭：向榮奏襲破賊營大獲勝仗，並現在籌勦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加恩獎勵矣。逆賊竄踞金陵，堅拒不出，向榮與許乃釗等籌商，分兵設法，（伏？）攻勦賊營，官兵人人用命，生擒殲斃賊匪甚多，辦理甚合機宜，軍威大震，賊胆已寒。該大臣即督率帶兵大員，激勵將士，設法圍攻，務將城外賊營，悉數燒燬，奪據鍾山，乘勢克復省垣。該逆被創不支，勢必豕突狼奔。其東南各路，既經該大臣派兵扼守常州，仍宜嚴密布置，不可令該匪乘間南竄。所調上海各兵船，計已可抵京口；添造船砲共有若干？該大臣務須

分飭驍勇將弁，水陸兩路夾擊，先將北固山賊綜與雙閘、上新河、北河口、下關等處賊船木牌，設計焚燒，俾不得與北岸瓜儀一帶賊匪聯絡，即可肅清江面，收復鎮江。其東壩一路，仍不得以該匪無暇顧及，遂稍涉鬆懈，著與楊文定、許乃釗嚴飭密防。惟該逆狡譎異常，難保不聲言將援蘇常，悉索兇徒渡江，直趨邗上，乘勢北竄，即其占踞金陵，堅守抗拒，未必非有意牽制我師，令該大臣不及北顧。本日有人奏『賊匪窺伺江北，而北岸防堵漫無把握，黃河左右地勢寬衍，更無隘口可守，設該逆長驅而北，彼時我兵始議尾追，又復落後』等語；是江南江北原應兼顧。陳金綬帶兵北路，已抵揚州，雖係生力勁旅，惟初次與匪接仗，賊情詭詐，未必深知。該大臣轉戰經年，逆賊伎倆早已洞悉，著將賊營中一切動作詭謀隨時偵探；飛咨琦善、陳金綬、勝保嚴行預備。如該逆竟退出金陵，急須扼守北渡江路，或分兵與江北官軍會合堵勦，斷不可使賊蹤蔓延北竄，致誤大局。所請設立轉運局並撥運餉銀漕米，均着照所議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三月二十二日在鍾山收到）

## 在太平蕪湖等處添造砲船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探得江上賊船，北岸較少，南岸最多。近接欽差大臣琦善來信，知浦口賊匪已被勦散，續到賊船又復擊敗等語。聞該逆艤舟江北，亦無定所，瓜洲以上，隨在皆有，江中賊船，大小不一，離合聚散，甚爲詭密。其大幫之在南岸者，夾江以內，上至雙閘，下至上新河、北河口、下關等處，雖鱗次蟻集，日有挪動。夾江之口，又用木牌數層塞住，防我火攻。大約兩岸及江中賊船，火攻雖同而法迥異。水摸雖陸續雇募，須俟上海火輪砲船

到齊，兩面夾攻，以清江面及江北賊船。其南岸夾江口內之船，祇能從陸路設法，總須天氣乾燥及西南大風，方能動手。一俟辦有成效，即當據實奏聞。惟是上游火攻，必須繼以砲船掃除，方能掃除淨盡。砲船已在太平蕪湖等處陸續添造，而江西解到砲四十尊，皆係重數十斤及百餘斤者，打放無力，不能及遠；臣又已專弁前赴江西調取大砲，必須一二千斤者，方能得力，蓋江面太寬，小則仍無濟也。至軍中餉銀米糧，江西尚能源源接濟；廣東隨營糧台亦已繼至，均由安徽太平府轉運局陸續到大營。臣現在紮營之處，距句容約六十里，據該縣稟稱：現有征存咸豐二年漕米三萬一千六百石，就近運營，較安徽爲尤便；臣又已咨准署兩江督臣楊文定，在蘇省先撥餉銀二十萬兩，以濟軍需。當此帑項支絀之時，臣及總理糧台諸臣，均當嚴飭大小文武委員，仰體聖心，加意撙節，不使稍有浮冒。伏乞皇上聖鑒。謹附片奏聞。（硃批：知道了。）

## 飭總兵李瑞駐紮常州府城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探聞逆賊分股南竄者，於二月二十二日攻陷鎮江，占踞府城，尚未進犯丹陽。臣隨即札飭天津鎮總兵李瑞帶兵二千名，馳赴常州府城駐紮，扼其南竄之路，以後再由丹陽進攻丹徒。臣相機添兵，兩路夾擊，必當克復鎮江，則蘇松常太以及全浙，皆可免於蹂躪。東南財富之區，所關甚鉅，臣屯軍金陵城東，固爲圖占鍾山起見，亦以便於控扼鎮郡，總當就近設法，保全大局，以慰聖懷。惟聞北固山下尚有賊艘數百號，與城內之賊相爲應援，必須上海等處兵船火輪船夾擊之後，即在北固停泊，庶陸路收復鎮城，賊船亦不敢從水路窺伺。至於東壩一路，當於秣陵關等處分兵控扼。惟是臣之兵，除保護太平糧台及分往常州府城外，刻下兵

勇僅一萬三千餘名，不便再分，此時賊匪全行，僅能支應東面大兵，無暇再及東壩，俟太平常州官兵有撤回者，即當防其竄往東壩之路。至江北之賊，聞已連陷儀徵揚州兩城，以後尚無確信，欽差大臣琦善及提臣陳金綬在彼勦辦，大河南北又已設有重兵，該逆當不敢輕易北竄。現在琦善及江蘇浙江各撫臣文報均通，臣已將分兵控扼常州情形，知會蘇浙各撫臣，出示曉諭，以安民心。至於江甯士民，頗知大義，臣督兵初入境時，所過村鎮，莫不簞食壺漿，爭迎恐後，並有輸粟來營者；臣當即宣諭皇上宵旰憂勞，命將出師，聲罪討賊，亟欲綏靖南邦之意，並又諭以臣遠道馳救，時日稽遲，以致生靈罹此慘酷，深自愧恨。該士民等聞言，與臣相對涕零，愈加感奮。各村逃徙難民，現已陸續復歸故土；其被脅難民有隨逃出者，量其歸鄉遠近，酌給口糧，妥爲安撫；知蒙聖念，謹附片奏聞。（硃批：知道了。）

## 附潘錫恩、許乃釗、彭玉雯奏請於安徽省設局轉運軍需摺（前奏附片之三）

奏爲大兵進勦，亟應設局轉運以濟軍儲，仰祈聖鑒事：竊臣許乃釗在欽差大臣向榮軍營幫辦一切，已於二月二十三日恭摺奏聞在案。臣潘錫恩奉命幫辦防堵事宜，亦已咨明向榮，代爲附片陳奏。臣等因見向榮督兵勦賊，後路糧台接應維艱，正在設法趲催，以期無誤轉饟。適臣彭玉雯奉旨賞加按察司銜，前往向榮大營幫辦軍務，總司糧台；由江西馳至蕪湖，隨即公同商議，亟應於太平府城內先設轉運局以濟軍儲。查向榮自江西受命督師之時，所統五路大兵糧台均已落後；幸有江西撫臣張芾由省接濟銀米，始將各路兵勇口糧薪水按名補給。惟大營實存官兵清册未暇飭發；江西糧台委員至今亦未到齊，一切支放章程並截數

日期，均未造册彙送，江西粮台無從接手。向榮抵蕪湖後，隨即由陸馳赴金陵，軍中不可一日無饟，雖疊奉諭旨，需用粮米庫項，無論地方何款，均准該大臣酌量動用；現在向榮大營既已駐紮江甯，自當就近取給。安徽省內，除皖司張印塘、署太平府知府潘鈞基外，並無進見之官；詢知前撫臣蔣文慶所奏庫項倉穀移駐盧州之說，亦未的確，以致事事掣肘，呼應不靈，惟仰給於江西。刻下江西粮台尚在九江姑塘，守候各省粮員交代，殊覺輾轉莫及。且由江西造辦軍火等項，往返程途，動須月餘，亦恐遲悞。現在大營之粮，已先由太平解往，江西後到之粮，即屯貯太平；臣等悉心酌量，應請於太平府城暫設轉運局，令江西安徽兩省派委司道大員，公同支應，以期無悞軍需。請旨飭下江西撫臣張芾，飭令原派之鹽道熊峨迅帶粮銀，飭赴太平；並懇飭下新任安徽撫臣李嘉端，速派大員，亦攜帶粮銀前來會辦。其未到以前，臣等先在太平將江西解到之銀米，設局轉運，以資接濟。一俟大營清册發下，各路粮台大小委員到齊，查照例案，交代清楚，再設粮台總局，以昭愼重。臣許乃釗，彭玉雯於三月初五日同抵大營，即與向榮面商，意見相符；一面飛咨江西安徽巡撫，飭知辦理粮台委員，一體遵照。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祗遵。謹奏。

再臣許乃釗正在會商轉運局事宜，接准欽差大臣向榮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二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內閣學士許乃釗現已行抵向榮軍營，著即幫同辦理勦捕事宜。」欽此各等因。臣許乃釗立即欽遵馳赴向榮軍營幫辦。所有轉運局事宜，暫由臣潘錫恩督同署安徽太平府知府並現到之江西各委員，隨同支應，無使缺乏。臣彭玉雯仍就近經理，俟江西安徽兩省大員共設粮台總局以專責成。所有臣許乃釗接奉諭旨馳赴向榮軍營幫辦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咸豐三年三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許乃釗等奏請於安徽省設局轉運軍需一摺。現在向榮大營駐紮金陵，所需糧餉等項，自應就近取給，免致貽悞，著照所請，於安徽太平府城暫設轉運局，以資應付。所有江西省原派管理糧台之鹽法道熊棨著張芾飭令該員迅速督解糧銀，馳赴該處。並著李嘉端於安徽省遴派明幹道員，前往會同籌辦。彭玉雯仍著總司糧台事務，一切核實支放，毋稍浮冒。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三月十六日（庚申）上諭著查明江寧旂營殉難情形　見實錄卷八八之一七下　又見方略卷三一之四〇下

## 攻破金陵城外七橋甕營摺（咸豐三年三月十二日自鍾山發）

奏爲連破賊營四座，燒燬一座，並占據要地大獲勝仗，由驛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襲破賊營，續獲勝仗，已於三月初九日恭摺具奏在案。查金陵城外險要，首在鍾山，其次則七橋甕，兩賊營互相援應，最爲堅固，必須先破七橋甕以分其勢，則鍾山與南門外雨花台等處賊營，聲勢不能聯絡，然後左右進攻，我兵方可得手。臣與幫辦軍務閒學臣許乃釗、按察司銜彭玉雯悉心商度，於十一日子時，密派四川提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帶領川兵屯兵、川勇、捷勇分爲四隊，掩旂息鼓，於寅刻暗襲七橋甕賊營。先令總兵和春、秦定三、革任提督福興、副將劉開泰、參將秦如虎等，帶領湖南、貴州、廣東、廣西、甘肅官兵、廣勇及提標三項壯勇，分左右兩

路，聲言進攻鍾山，使彼瞻顧出（本？）營，不敢輕出救援。蘇布通阿、馬龍先於丑刻密遣川勇四百名，繞至賊營之後，預先埋伏；又分撥捷勇屯兵從橋左右潛涉過河，親督副將虎嵩林、明安泰等，帶領四川奮勇官兵，進攻橋頭。乘天色尚未明，號砲一發，四面齊攻；該逆從睡覺中驚起，倉皇罔措，放砲外擊。黎明後又大霧迷漫，對面不能見人，我兵乘勢搶入賊營，火罐噴筒一齊拋擲，該逆震懼，無處躲逃，登時燒斃無數。間有潰圍而出者，俱爲兵勇斬獲，殆無漏網。所有挨進大小四營，無一賊敢於出救。臣隨又親自督兵前往接應，我兵愈加奮勇，乘勝分隊前進，即將毗連三座賊營，先後一齊攻破。臣當令蘇布通阿、馬龍等，即因賊壘趕緊移距進紮七橋甕，先據要地，再圖攻克鍾山及雨花台兩路。蓋我兵自丑至午，先後攻打已閱六時，兵力疲乏，即令振隊撤回。亥刻又遣捷勇潛赴七橋甕西，燒燬賊營一座，斃賊無數。計本日燒斃賊匪三百餘人，斬獲長髮首級五十餘顆，生擒四百餘人，救出脅從難民一千餘衆，奪獲二千餘斤大砲二尊、一千斤五六百斤大砲四十餘尊、抬砲抬槍鳥槍刀矛旂幟火藥鉛彈帳房馬匹等件無數，僞總制木印一顆。並訊據拿到賊匪供稱：『內有穿大紅衣賊目僞總制陳姓在內，已被官兵戳割』等語。我兵勇陣亡一人，受傷數名，都司嚴承恩腮爲砲子穿過，守備張金燦槍傷右手。臣當將奮勇兵壯尤爲出力者，酌加犒賞，以示鼓勵；一面趕緊設法進攻鍾山及雨花台等處賊營，以便克復江甯省城。所有十一日連破賊營燒燬一營大獲勝仗緣由，理合具摺由驛六百里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即有旨。汝能連獲勝仗，朕懷甚慰。惟盼汝攻復金陵，俾逆賊無遺類方好。汝自統師以來，倍着奮勇，胆氣尤壯。朕知汝非偏裨之才，故任之重，責之專。）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日上諭：向榮奏連破賊營，並占據要地大獲勝仗一摺。該大臣于三月初六日，襲破

通濟門外賊營之後，復於十一日，與許乃釗、彭玉雯籌商，派提督蘇布通阿等帶領兵勇，分爲四隊，於寅刻暗襲七橋甕賊營。先於丑刻分遣川勇，繞伏賊營之後，復撥捷勇屯兵，從橋左右涉河，蘇布通阿、馬龍、親督副將虎嵩林、明安泰管帶兵勇，進至橋頭，號砲一發，四面齊攻。該逆倉皇失措，放砲外擊。我兵因大霧迷漫，乘勢搶入賊營，火罐噴筒一齊拋擲，登時燒斃賊匪無數，間有潰圍而出者，俱爲兵勇所獲，殆無漏網。該大臣親自督兵，前往接應，我兵愈加奮勇，乘勝分隊前進，所有挨近大小四營，無一賊敢出救。當將賊營先後攻破，即因賊壘趕緊移距，進紮七橋甕，據定要路；復於亥刻遣勇潛赴七橋甕西，燒燬賊營一處。計是日燒斃賊匪四百餘人，斬取長髮首級五十餘顆，生擒四百餘人，救出脅從難民一千餘人，奪獲二千斤大砲二尊、一千斤五六百斤大砲四十餘尊、抬砲抬槍鳥槍刀矛旂幟火藥鉛彈帳房馬匹等件無數，僞總制木印一顆。並訊據生獲匪供：有穿大紅衣賊目僞總制陳姓，已被官兵斃割；我兵只陣亡一名，受傷數名等語。該大臣自統師以來，倍着奮勇，胆氣尤壯，實能不負委任，深堪嘉尙。前頒發賞件，想已祇領。所有出力提鎭將弁並受傷之都司嚴承恩、守備張金燦等，均着傳旨獎勵。擇其尤爲出力者，將前所頒賞件分別賞給。陣亡兵丁一名，着吝部議卹。該逆疊經痛勦，勢必窮蹙，着該大臣等乘勝進攻，即望克復省垣，肅清江口，與在事出力各文武同膺懋賞也。（三月二十五日鍾山收到）

## 請飭楊文定督師前進片（前奏附片）

再臣屢接琦善來信，知逆賊占據揚州府城，築壘挖濠，於城外要地處處設防，甚爲周密，核與金陵城外

情形，大略相同。首逆僞東王楊秀清往來金陵揚州之間，又聞賊有由浦口六合北竄之說。黑龍江官兵六起已到浦口，卽令在彼駐紮。其六合、儀徵俟吉林兵到再爲安（布？）置等語。臣聞信之下，正深焦急。幸於本月十一日戌刻續接琦善來信，知我兵於初九日大獲勝仗，該逆南北被創，當不復前北竄之念。並又接准戶部咨：『琦善陳金綬業已由王大臣會議，奏准續撥兵丁三千四百五十餘名，擇要調紮，以備攻勦應援。又已調集大兵，特簡重臣統領，前往大河南北扼要防勦，爲各路官兵聲援』等因。仰見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大兵聲勢聯絡，卽足以塞逆賊之胆，而杜其北竄之奸。至於大江南岸，臣總當掃清賊壘，克復省垣，保全蘇浙大局，不敢稍有鬆懈。查該匪自攻破武昌以前，從未分股，近因裹脅日衆，遂敢肆行分擾。其實從前起事逆黨，三載以來勦斃極多，今又分股，心腹愈少，至後來脅從雖衆，其心不一，我兵果能深溝固壘，使賊無隙可乘，接仗時又能持久，槍砲近而後發，卽足制勝。臣年來與該逆大小二百餘仗，知之較深，曾於安慶途次告知琦善及陳金綬，務使兵將共明此意，胆氣既壯，卽可轉敗爲功。至於水上火攻事宜，上游一路，臣已於太平粮台密爲置辦。惟陸應翔所帶湖南砲船，及臣續調江西大砲，均尚未到，未敢輕動。其下游所調各海口戰船，應如何上攻之處，總未據署督臣楊文定確實咨覆，臣恐其猶豫不進，坐失事機。訪有定海鎮總兵周士法諳熟水師，業經札調卽赴鎮江，統率師船進勦。惟一時難以速到，特先派委革員鄭魁士前往江陰督催各船，迅速前赴京口聽候調遣。其陸路又續派江南提督鄧紹良帶兵一千名，與前派總兵李瑞所帶二千名，均在丹陽會齊，與舟師密約水陸夾攻，務期克復鎮城，以爲東南保障。又鄧紹良係江南提督，所帶兵勇如有不敷，本省之兵尙可隨時調遣，臣均已面授機宜，酌量辦理。惟水上一軍尤爲吃緊，相應請旨飭下楊文定迅速督師前進，勿再遲

疑觀望，致有貽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另旨即含於三月二十二日上諭之內。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丙寅）上諭琦善奏痛勦揚州賊匪獲勝著賞給花翎　見實錄卷八八之三二下　又見東華二〇之六下　又見方略卷三二之一二上（按本上諭實錄東華方略均載爲三月二十日甲子事）

## 奪獲鍾山摺（咸豐三年三月十六日自鍾山發）

奏爲續獲勝仗，已得鍾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連獲勝仗攻奪賊營緣由，已於本月初九、十二等日，先後由驛馳奏在案。查逆賊營壘，首重鍾山，其次爲七橋甕，東南兩面形勢，莫要於此。自我兵奪踞七橋甕前後四營，並燒燬一營後，我兵即就所奪之處，分紮四營，將鍾山及報恩寺賊營從中隔斷，該逆前後不能兼顧；所有報恩寺三營，遂於十二夜間逃徙一空。臣等於十三日，復飭各提鎮分爲五路進攻，以四路趨其別壘，以一路大兵直奪鍾山；先於明孝陵衝街預伏疑兵，各兵勇均於已初出隊，直撲賊營，開放槍砲，奮力攻打。該逆各營大砲極多，聲震如雷，子密如雨，我兵於槍砲叢中，攻打愈力，各持稻草一束蔽身，兼爲填濠燒營之用，一路轉戰，已逼賊營，拋擲火毬火罐，各營之賊驚慌欲遁。城上賊衆見各營兵力不能支，即於對面朝陽門衝出一隊，約三千餘匪，蜂擁而來，其勢甚銳，並有穿黃馬褂騎馬賊目，親在門外指揮督戰。我兵遂一面攻營，一半回

擊賊目，吶喊直前，該逆不敢拒敵，即時回遁，兵勇追上，砍殺無數，斬取長髮首級七十餘顆。追至朝陽門外，該賊目隨即閉門，城上砲石紛如雨下，未能搶進，我兵陣亡二名，受傷數十名。臣因接戰過久，又已日暮，收兵暫息。傳令將挑出奮勇兵壯多備火具，於是夜四鼓，乘月襲燒賊營。忽見鍾山前五營一齊火起，孝陵享殿亦燃，即催隊直至鍾山；旋見雨花台各賊營同時火光燭天。當即擒獲賊匪數十名，訊據供稱：『該逆因見我兵追擊賊目已至城下，遠處賊營喧傳官兵業已進城，驚惶亂竄。』鍾山各營之賊，自知萬不能守，隨即連夜自行焚燬，於朝陽正陽通濟各城門外，即將舊營加高培厚，爲退守計。此十三日接仗後賊匪退守之大略情形也。臣現已查探南門以西，漸與水路相近，擬即進兵截擊夾江賊船，惟是夾江紆折，火攻船隻斷不能到，並已飛調新抵太平之滇黔官兵一千二百名，及守護粮台之陝西官兵一千二百名，迅速馳赴板橋一帶，步步爲營，進紮雨花台，計可遏賊南竄東壩及回竄太平之路，兼可逼近夾江水次；一面再由大營撥兵前往城南迤西紮營，兩路官兵聲勢聯絡，更與上游火攻砲船漸次相近，可以互爲聲援。至夾江大江停泊賊船情形及攻打之法，已詳另片。惟鍾山雖得而距城甚近，城上及朝陽門口賊營砲子均能打及，一時不便紮營。刻下賊已退守城門，不敢輕出，須用計取。擬與城內脅從之衆潛通消息，再行動手，方能有濟。水上燒船之事，亦已次第辦理，一俟火砲解到，天氣乾燥，即可相機行事。臣與署撫臣許乃釗雖初次共事，意見甚投，一切軍務無不悉心會商，總以克復城垣、勦滅寇賊、保全蘇常各屬大局爲要，庶可稍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續獲勝仗、又已得鍾山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即有旨。有此捷仗，賊胆已落。然城外賊營分佈，現已奪獲之處，不可稍涉大意，復令該逆竄據也。）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續獲勝仗奪回鍾山一摺，覽奏欣慰。據稱官兵奪據七橋甕，將鍾山及報恩寺賊營，從中隔斷，該逆前後不能兼顧，所有報恩寺賊營，於十二日夜間逃走一空。向榮等於十三日飭令各提鎮分爲五路進攻，以四路分撲別壘，以一路直奪鍾山，並預伏疑兵，是日巳刻出隊，一齊直撲賊營，開放槍砲，奮力攻打，該逆放砲抵拒，我兵於槍砲叢中攻擊愈力，逼近賊營，拋擲火毬火罐，各路賊營驚慌欲遁；城內賊衆衝出三千餘名接應，並有黃衣賊目指揮督戰。我兵吶喊直前，該逆不能拒敵，卽時回遁，兵勇追上，砍殺無數，斬取長髮首級七十餘顆，追至朝陽門外，該賊目堅閉不出。我兵約於四更時乘月襲燒賊營，鍾山賊匪、及明陵享殿雨花台各賊營驚惶亂竄，自知難守，先於三更時縱火自焚，逃至朝陽、正陽、通濟各城門外，爲退守計。我兵已得鍾山，仍圖進勦各等語。向榮自到金陵，疊次勦捕逆匪，運籌制勝，悉合機宜，著賞穿黃馬掛，並頒給祇領，以示嘉獎。該大臣卽與該署撫許乃釗悉心籌畫，乘勝攻勦，克復省城。在事出力各員，定當同邀懋賞，勉之望之。其傷亡兵丁，查明請卹，該部知道。（三月二十七日到）

## 繪呈江中形勢圖說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江上賊船，非火攻不能制勝，亦非此不能斷其南北分竄之勢；惟是該逆防守極嚴，必須先將江中形勢及賊踪停泊所在，一一查探明確，方能有處下手。臣遣人於沿江上下，密爲偵探。查該逆小船皆聚夾江口內，已用浮橋斷路，伏（復？）於江中沙洲安營設砲，以護浮橋；於南岸近船之處，環以木城，連營固守；夾江

口外，厚集木簰，通連兩岸，橫截大江，防我西面下擊；是上游欲用火攻，非先破大木簰、潛渡沙洲，從陸路拋擲火罐火磚不可。其下大隊賊船全在浦口，以便南北往來；復於下游厚集木簰，通連兩岸，橫截大江，防我東面上擊；是下游欲用火攻、非火船砲船從京口乘風上溯不可。茲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所有上游應備火攻船隻及水摸人等，已於蕪湖當塗密爲預備。惟是火船之後，必須繼以砲船，方能得力，除湖廣先到得力砲船九隻外，已令臣之子向繼雄添造六隻；惜大砲不敷配合，江西續調之砲亦尚未到，已將大營新獲賊砲重五六百斤者，陸續解赴當塗應用。盧應翔管帶湖南礮船十四隻，砲勇四百名，甫於三月初十日始抵當塗，即令與向繼雄聽候調遣。至於下游賊船，必得署督臣楊文定趕緊設法，將所催各船，從東路駛上，方能兩面夾擊。乃接准該署督江陰來文，有陸續調到夷艇各船，於三月初六日，飭令先行迎上駐泊等語；而船數若干？泊於江岸何處聽調？並未聲明。又稱俟陸路之兵攻克鎮江，先搶北固山、砲隄，師船方敢放胆前進。該署督此時仍在江陰，以待海上各船爲名，江南輿論，甚爲沸騰，想接奉諭旨據守要路，勿久處江陰，置省垣於不問，署督當不致再有遷延也。臣先奪鍾山，原爲俯擊金陵，遠控鎮江起見，惟省城爲賊所踞，沿江水路近處皆不能通，太平已隔一百四十里，鎮江江陰尤爲遠莫能及，火攻之事，處處不能應手；此時金陵南門以外，有路可通水次，即當趕緊設法辦理。楊文定處亦已專派革員鄭魁士前往，督帶戰船，迅速趕緊迎上鎮江矣。知蒙聖念，謹附片奏聞。（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上諭：向榮奏續獲勝仗，奪回鍾山，及籌辦江面戰船各摺片，並繪圖貼說，披覽頗慰朕懷，已明降諭旨賞給黃馬掛以示加獎矣。鍾山爲金陵形勝之地，我兵分路進攻，直逼賊營，各營

賊匪驚惶，連夜自行燒燬各營，將舊營加高培厚，爲退守計，足見賊勢已蹙，賊胆已寒。惟城外賊營尙多，鍾山距城甚近，可以俯瞰城中，最爲要地，現雖奪獲，而一時未便紮營，斷不可稍涉大意，復令該逆竄據。至江面賊船，自以火攻爲要，所有上游應備船隻及水摸人等，該大臣業已密爲預備；並令向繼雄及盧應翔管帶砲船，駛抵當塗，聽候調遣。其下游應用船隻，已有旨諭令楊文定設法籌辦；幷疊諭麟桂、吳健彰由上海僱火輪船及師船由海入江。該大臣已派鄭魁士前往楊文定處迎提戰船，楊文定久駐江陰，毫無展布，其畏怯情形，已可概見，恐不足恃；許乃釗現署巡撫，責無旁貸，此時與麟桂密商，約定上下游同時夾擊，務將江面賊船焚燒淨盡，斷其南北往來之路，則賊勢自可坐困，而鎭江一城可先克服。惟現在大隊賊船全在浦口，江甯城內外賊匪，被勦窮蹙，難保不由浦口渡江北竄；本日已諭令琦善等隨時防範。該大臣等仍當一面督兵進勦，力圖收復，仍一面偵探賊情，如有渡江北竄之信，卽行派委得力將弁設法截擊；並飛咨琦善等趕緊堵禦，萬不可稍有疎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向榮許乃釗等知之，又並傳諭彭玉雯知之。（三月二十七日在鍾山收到）

## 請降總兵李瑞職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派委天津鎭總兵李瑞帶兵二千名，前赴常州府城駐紮，原爲控扼要路安撫民心起見；乃該鎭稟稱：「常州城垣太舊，難以守禦，祇得扼要堵截」等語。此言一出，必致民心驚慌，似此心存畏葸，庸懦無能，難勝專閫之任；應請旨降爲遊擊，留於軍營聽候差遣以觀後效。所有該鎭統帶兵丁二千名，均已飭令歸於提

督鄧紹良統帶，以資克復鎮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請將庸懦無能之總兵降爲遊擊等語。天津鎮總兵李瑞，經該大臣派令帶兵前赴常州府城駐紮，藉資控扼；乃該員輒稱城垣太舊，難以守禦，實屬畏葸無能，不勝專閫之任；李瑞着降爲遊擊，仍留軍營差遣，以觀後效，所有該員統帶兵丁二千名，着歸提督鄧紹良統帶，該部知道。（三月二十七日到）

## 附呈江蘇撫臣許乃釗摺片等片

再署江蘇撫臣許乃釗，尚未接印，仍在臣軍營；茲有摺片二件，即由臣摺內附呈，合併聲明，謹奏。（硃批：覽。）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辛未）上諭催提麟桂吳健彰雇備上海各船駛入江口　見實錄卷八九之二七下　又見方略卷三二之三九上

## 通籌全局必先清江面摺（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自鍾山發）

奏爲通籌全局，擬先清江面，並克復鎮江江甯省城次第辦理緣由，仰祈聖鑒事：竊大兵續獲勝仗，攻拔鍾山賊營情形，已於三月十六日恭摺馳奏在案。旋於三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三月十

六日奉上諭：「該逆被創不支，勢必豕突狼奔，該大臣務須分飭驍勇將弁，水陸兩路夾擊，先將北固山賊綜、與雙閘上新河下關等處賊船木簰設計焚燒，俾不得與北岸瓜儀一帶賊匪聯絡，即可肅清江面，收復鎮江。惟該逆狡譎異常，難保不聲言將援蘇常，悉索兇徒渡江，直趨邗上，乘勢北竄，即其占據堅守抗拒，未必非有意牽制我師，令該大臣不及北顧。如該逆竟退出金陵，即須扼守北渡江路，或分兵與江北官軍會合勦捕，斷不可使賊踪蔓延北竄，致誤大局。」欽此。仰見廟謨高遠，洞悉賊情，指示周詳，無微不燭；向榮等跪誦之餘，實深欽佩。查該逆自七橋甕鍾山兩處險要相繼並失，所有附近各營，皆不能守，先後自焚已三十餘座，東南賊壘十去其九，即西南隅之木城，亦復自行燒燬，惟於各城門口外，深溝高壘，爲退守計。近又探聞於城北一面東西兩旁，各築土城一道，其地離下關較近，所有賊船皆聚於此。臣恐該逆屢戰失利，且兩旬以來解散賊黨，通計不下三四萬人，其勢日孤，萬一自知難守，竟從江上他竄，追勦更難爲力；因與臣許乃釗暨彭玉雯等四熟商，不如緩攻金陵，先從水上去其船隻，使江甯鎮江揚州三城之賊，首尾不能兼顧，然後可以制其死命。查三城形勢，鎮江最爲扼要，蓋京口與瓜州遙遙相對，而京口又爲上海兵船進攻必由之路，先復京口，則揚州江甯之賊，應援自多中阻。臣早擬從此下手，因上游砲船下游兵船未能剋期並到，是以不敢輕舉。六品頂戴盧應翔砲船到後，即令與臣向榮之子向繼雄督帶砲船大小二十八隻，先由當塗開至江甯境內，小河口以扼上游。一面派革員鄭魁士、隨同督臣楊文定，由江陰一路督帶上海艇船及舢板等船四十餘隻，從鬬山關順流上擊，尚恐各船不能迅速，隨又添派總兵和春沿江督催。此臣所籌水師之大略情形也。提督鄧紹良駐紮丹陽，原帶精兵三千名，又續撥川兵五百名、廣東六百名，抽撥無錫防堵浙兵四百五十名、廣勇八百名，令

其統領，會同京口副都統文藝管帶駐防兵八百名，由馬陵辛豐陸路近攻鎮城；臨時尙須添派精兵勇將前去爲水陸夾攻之計。探聞賊船江上林立，防禦甚嚴，我軍砲船兵船共只七十餘隻，並且上下分爲兩處，多寡未免懸殊，然不急將江面肅清，則該逆北竄回竄，在在堪虞。今大營陸路之兵，由南而西，漸近江口，可與上游砲船聲勢聯絡矣；鄧紹良兵進攻鎮城，又與下游艇船舢板互相策應矣；陸兵相助水師亦尙不嫌其單。至火攻一事，臣疊奉諭旨，早密爲預備，惟探知該逆船隻停泊分幫，不相連屬，又且每日移動，並無定所，兼之仲春以來，雨多晴少，風燥難逢，是以未敢輕試。蓋火攻之法，言之甚易而用之極難，必須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乘，斯用力少而成功巨；若孟浪一試，燬船無多，仍未能使逆賊大創也。鎮江之賊現已被困，不能更擾蘇常，至金陵城南，我兵現又陸續安營，相機進勦，此係東壩必由之路，自可無虞竄往。至溧水高淳等處，臣許乃釗亦已札飭該縣團練鄉勇，以助聲勢，並可緝拏土匪，不敢稍有疎忽，以仰副聖主軫念南邦之至意。現在金陵近城各鄉，亦皆一律團練，遇有長髮眞賊買物探路，鄉民立時格殺，亦不至零星逸出。欽差大臣琦善與臣向榮音信頻通，遇有緊要事宜，無不詳細函商，如探有逆匪他竄形跡，總當隨時知會，合力追勦。至金陵之賊，刻下防守甚嚴，必須潛通內信，裏應外合，較易得手，現已密爲商辦；俟有成效，再當奏聞。所有臣向榮臣許乃釗等通籌水陸夾擊次第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奏請訓示，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三十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通籌水陸全局宜先清江面一摺，所稱先從水上去其船隻，使三城之賊，首尾不能兼顧，又以三城形勢，鎮江最爲扼要，先復京口，則賊之應援自多中阻各等情，與朕今日寄諭楊文定，意見互相脗合。該大臣等，務當相機妥籌，水陸夾攻，總以神速爲妙，萬不可遲延貽

誤。惟金陵大股賊匪，堅拒不出，且逆首均在城中，必須嚴防毋任乘間竄逸，應如何設計破城，並着密籌辦理，仍隨時知照琦善等，南北同時進攻，毋失事機。又片奏：採有夷人火輪船隻，駛過鎮江，徑往江甯，與本日楊文定所奏略同，著即密飭上海道吳健彰令其設法曉諭，查得實情，再行覈辦。至楊文定所擬照會，朕詳加披覽，未盡妥協，不可遽行。向榮奏稱不便鈐用關防，所見甚是。現在惟當督飭砲船，於大江上下游合力勦賊，先其所急；若能將江面賊船痛加轟擊燒燬，水陸夾攻，迅殄羣醜，該夷無隙可乘，當不致別生枝節。且賊匪一經勦除，與上海通商馬頭，毫無阻礙，該夷等亦可相安。至該夷動靜，仍當隨時詳加防查，密爲防範，不可稍示張皇。又片奏：難民逃出不下四五萬人，分別給資遣散，自應如此辦理；惟人數衆多，難保無奸細溷跡其中，着一面撫恤，仍一面稽查，毋致墮賊詭計。其糧台委員西金額收集駐防兵百餘人，隨同大營習練一節；此項官兵爲數無幾，且係全家被難之餘，着無庸隨營打仗，以示體恤。欽此。着照所議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知向榮、楊文定、許乃釗並傳諭彭玉雯、吳健彰知之。（四月初五到）

## 夷人火輪駛過鎮江並未砲擊賊匪意殊叵測片（前奏附片一）

再臣等於本月二十二日，探有夷人火輪船一隻駛過鎮江，並未開砲擊賊，意殊叵測。查前接署督臣楊文定來咨：『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夷人恐賊匪赴滬搶掠，彼國兵單，只能自保貨物，不敢前往助勦，該道婉詞商催，而夷酋意不可移，』等語。今竟突如其來，甚不可解。適接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稟稱：『本月二十日有英夷火輪船一隻駛入該縣江面，斷要地方停泊，當飭役上船查詢，見有紅巾賊匪四人在內，夷酋不與該

役答話，惟交漢字未封口夷信一封，屬令該役赴南京賊中投遞，該役不敢前去，謹將英夷原函送至閱看，』等語。臣等接覽之下，原函後面有夷字兩行，的係夷信無疑，殊深駭異。臣等當即籌商，總須詢明該夷來歷，隨札飭六合縣趕緊攜帶牛酒等物親至夷船，以犒勞爲名，問其來意何居？抑係幫同勦賊？必須好言安撫，獎其報効之誠，即或另有詭謀，亦須曉以大義，切勿激而生變，發札去後，復於二十四日接署督臣楊文定函稱：『英夷火輪船一隻，於十九日行至圌山關，徑赴鎮江，未與我處艇船答話，不解其故？亦即開船隨往，賊船開砲，火輪船並未開砲。惟各艇船回砲轟擊，壞賊船數十隻，斃匪數百人，生擒二十二人，我兵亦有受傷，並陣亡二人，而火輪船徑往江甯矣』等因。臣等查度英夷現與中國通商，其來未必助逆。但該夷惟利是圖，助逆助順，究難測度。且俟六合縣親去查詢前來，知其意見所在，再爲設法辦理。楊文定又有繕擬照會一紙，欲臣蓋用欽差大臣關防，差委革員鄭魁士賫送前往。臣仰蒙皇上天恩授以重任，統領大兵，勦賊是臣重任，自應尊崇國體，未敢擅便。謹將夷人寄賊原信，並署督臣楊文定所擬照會一紙，照錄恭呈御覽，伏乞訓示祇遵。仍一面飛調蘇松太道吳健彰迅速前來，令赴夷船查訊實情，再行核辦。合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照會夷信留覽。）（按旨見前）

附英輪船主賫士班致天京照會

總理南京等處軍政大人台下。茲者我英國火輪船到此，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與貴處相商。廣艇及上海道僱之兵船，乘我船來時機會，跟隨我船至鎮江打，均不與我們相干，我們均亦並不知情，故此預告貴處，不必驚疑，務須分晰明白。接信後即請貴處官長一員來我火輪晤談一切爲要。我船□鎮江時，本

擬與貴處官長面晤，緣廣艇乘機開放槍砲，故思直抵南京也。特此順候近安。管理暎國哈嘓咪吐火輪船主人費士頓啓。三月十九。

又附楊文定借英輪船助攻照會

全銜爲借船助勦以安商民而全永好事：竊照賊匪擄船東下，連陷江甯鎮江，前經奉旨飭令蘇松太道僱募艇船等因。並經本署部堂飭道商請貴國火輪兵船來江協勦。嗣據該道稟稱：貴國聞賊船衆多，惟恐兵船力單，須俟各國兵船到齊，再來幫辦，等情回覆。而上海民情浮動，遂以貴國船堅砲利尚畏賊匪，即造謠言，謂賊匪已到蘇州，並欲至上海與各國大戰。殊不知二月二十四日欽差大臣向榮統督勁兵攻圍南京，無日不斬擒焚寨，揚州之賊亦被陳提軍擊殺過半，在陸路不難洗蕩。惟賊匪沿途擄掠資財，裝載重船甚多，欲絕賊踪，須盡焚擊。該道所雇夾板商船及艇船爲數無多，且恐大江無風，行駛亦不靈便。欽差大臣向榮亦以須借貴國火輪兵船爲望，特遣副將鄭魁士前來妥商。本署部堂亦遣遊擊張舉龍同來商懇。合再照會。爲此照會貴公使請煩查照，希念兩國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烟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烟之人無不殺害，統希速發火輪師船來江勦擊，望速施行。如畏賊船衆多，已到蘇州，並欲前往上海。日昨貴英國火輪船親來探看，賊船是否可畏，是否已到蘇州，不見自明。可見本署部堂欲爲商民除害，斷不大言欺人。倘蒙允發火輪師船，前來洗蕩賊匪，必當奏明皇上，加重酬勞，而貴國借兵恤憐之聲名，亦永傳不朽矣。再兩江總督關防因城破遺失，前經蓋用巡撫關防，現在刊頒總督關防以昭信守。又各國如有火輪兵船，并希貴國公使轉爲致意，俟各國公使到後，再行補送照會，

所切禱。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英美國公使 咸豐三年三月 日

## 懲辦遊擊熙昌奎喜片（前奏附片二）

再臣等風聞鎮江揚州失守時，常州營遊擊熙昌、泰州營遊擊奎喜有因寇警棄營潛逃情事，當即咨令提臣鄧紹良就近密查去後，尚未咨復。即據蘇州藩臬兩司據常州營守備祥保稟稱：二月二十四日酉刻，接到本營熙昌札開該遊擊於二月二十四日自常州起行，前赴左右二軍查辦防堵事件，恐有增改，必得親詣查驗，所有城守事宜，札仰該備代拆代行。該備查閱札尾，硃標二十三日，殊爲駭異；當即飛赴遊擊衙門，詎該遊擊已不在署，查訊門兵並不知情，查點在署兵丁，短少馬兵莊春林、蔣湧，戰兵袁會初、李效德，守兵戴鳳鳴等五名，細加查訊，方知該遊擊於二十三日出不由戶，帶印而逃，不知何往；隨備文移查旋准左右二軍守備鄭長春、龔良函覆，並未見晤，不知何往等語。瞬將旬餘，未見回營。茲于二十九日戌刻，馬兵莊春林、蔣湧守兵戴鳳鳴三名回營稟稱：熙昌遊擊改裝易服，帶印而去，於二十七日舟抵蘇州辭墅關地方，飭令伊等回營，不知其意欲何往等語。且查該遊擊家屬已經先期逃避，現在並無確實踪跡，不敢容隱，理合據實稟奪等情。又據泰州張之臬稟稱：逆匪擾及江省，該州地處下河，江甯省城及揚州失守，居民乍聞此信，莫不驚擾，搬徙紛紛；泰昌營遊擊奎喜先於二十四日夜深，匹馬潛行出城，至今數日未歸，城內官員現僅該州及吏目黃海瑞二人，孤危已極，呈請查辦；並據熙昌移知於三月初四日回營等情，各到司詳請核辦前來。臣等查逆匪滋擾江甯，凡屬接壤地方文武，分應勸募團練，官民一心，竭力防禦，方爲盡職。該遊擊等均有守土之責，胆敢擅離

職守，畏賊先逃，尙復成何事體。熙昌雖稟明公出，核其情節種種支離，顯係有意潛逃，若不從嚴查辦，何以肅戎政而儆效尤。臣等現已飛飭蘇州藩臬二司，立卽委員分起將遊擊熙昌奎喜二員拏解前來大營，嚴行審訊。如果實有潛逃情事，卽遵前旨，副將以下，准臣向榮於軍前正法，以肅軍令。爲此合詞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楊文定奏請將擅離職守之遊擊熙昌奎喜懲辦一摺。又據向榮奏參該遊擊等畏罪潛逃等語。江蘇常州營遊擊熙昌、泰州營遊擊奎喜均有守土之責，輒敢擅離職守，畏賊先逃，喪心無恥，殊堪痛恨。若不立置重典，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奎喜業經楊以增奏參，降旨革職拏問，熙昌著一併革職拏問，均着解交向榮軍營，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四月初五日到按實錄作三月三十日甲戌事）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三年四月十六日省咎報天恩諭　見實錄卷九〇之一九上　又見東華二十之一四下

二、咸豐三年四月初八日（壬午）上諭抄寄祁寯藻探聞賊情及李僡江南情形二摺著查明具奏　見實錄卷九〇之二三下　又見方略卷三　之二九上

附李僡片（原註：四月初八日奉抄寄）

再現據探報：逆匪困守金陵，勢正窮蹙，其賊被官兵殺斃後，所存無幾。現將新撈難民補數，衆心渙散，意欲奔竄蘇州，爲夷船師艇砲擊所阻，該逆送銀萬兩與夷求免，夷於收受後，仍又攻燒賊船數百隻，焚死

賊匪無算。至揚州一股，賊糧已盡。三月十九日邵伯地方擊獲攜刀黃巾虎頭帽頭目一名，年約三十歲上下，腰繫紅紬，禿頭赤足，已由甘泉縣解赴大營。現在各處鄉勇防堵，亦甚得力等語。臣思當此攻勦得手之時，急應一鼓殲除，以免後患。想在事諸臣，同心協力，自必謀及萬全，剋期奏凱，以慰宸廑而固疆圍。除仍飭確切偵探立時馳報，一面會同嚴密防範，不敢稍涉大意，並嚴督各員弁查擊各處土匪，不任鬆懈外，合併附陳，伏乞聖鑒。謹奏。（咸豐三年四月初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祁嶲藻奏（按此係抄寄之件）

謹將訪聞賊匪情形開單呈覽

逆首洪秀全及楊秀清等，多戴戲班銅壳方帽、蟒袍、繫帶、穿鞋，其次頭目戴紅風帽、緣寬金邊，稍窄，以風帽金邊寬窄爲記。小頭目黃綢裹頭，後垂兩股，長三四尺。其次黃綢裹頭，後不垂。衣前後綴黃綢，書聽使、砲手、排刀手、左衛、右衛等字樣。新擄難民給紅布或花布裹頭，後不垂。衣前後給黃布一塊，前面以太平前後左右軍爲別，後面聖軍二字，皆印刷字樣。每人各給小木牌，書姓名，無牌即殺。每與官軍打仗，先驅所擄難民爲前隊，令其大聲吶喊，以誘官兵開放槍砲。我軍擊殺紅巾賊，多係此類。俟官軍槍砲力弱之後，賊之後隊乃衝出。或被我兵擊敗奔逃，其落後者大半係所擄難民，或被勦，或逃散，皆非眞賊。舊賊多廣西廣東人，長髮如辮，不過數千人。其後附之賊，湖南人最多，髮長尺餘。其次湖北人，髮長四五寸。餘新附之賊，江西安徽江南人，髮僅一二寸，與所擄難民髮長差等。附賊者係無業窮民，監犯、竊盜、乞丐等類。賊入城後，隨同搶掠，皆換新衣。其被擄難民，衣多藍縷，即有家業人，亦改換舊衣。土人

每以此分別是賊非賊。然賊情詭詐，此中亦難免假冒，不可不防。賊匪中廣東廣西人十分不過二三，湖南十有五六，湖北人十有二三，新擄兩江人附賊者尙少，乘間逃亡者，亦不禁止去路。賊船備有打仗者，插黃旂，頭目船紅旂，婦女船黑旂，其餘輜重銀米各船旂色不一，多在上關下關一帶聚集。空糧船接連小銅船，煤船、鹽船多被擄掠。新擄難民未見賊大頭目，每二十五人有一小頭目，看守多兩湖口音。賊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鴉片烟者立殺。賊目有欲由常州、蘇、杭至福建繞回江西之說，現在盤踞總督衙門，驅難民爲運瓦石，欲造房屋。賊首楊秀清於十九日由儀鳳門外夾河水路往擾鎭江，二十一、二日在儀徵縣打仗。洪秀全在城內未出。賊最畏忌向榮，以其接仗多次，遇賊不亂。賊衆每拒官軍，總誘我先開槍砲，我兵能立定脚步，俟槍砲能及再發，必可破賊制勝。

## 續燬江寧敵營二座並添兵鎭江摺（咸豐三年四月初三日自鍾山大營發）

奏爲續燬江甯賊營二座，並添兵鎭江，以圖克復，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奏續獲勝仗，奪取鍾山一摺，於三月二十七日恭奏硃批，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上諭三道，仰見聖明高遠，指授機宜，至詳且備，跪誦之餘，倍深欽仰。臣等因陰雨兼旬，道塗泥淖，而城南雨花台以西，陂塘瀠繞，林木迴環，該賊依樹臨流，結營自衞；非復雨花台東地勢平衍，一望了然，可以四面直達也。三月二十九日以後，天色始霽，臣等悉心相商，密派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帶領四川兵攻賊營中路；總兵秦定三帶領貴州兵攻賊營右路；捷勇提標三勇爲頭敵總兵吉順帶陝甘兵攻賊營左路；副將劉開泰帶廣東兵伏中和橋之右，革員福興帶廣勇伏中和橋之左，

以防通濟門內賊匪抄出我兵之後。其朝陽門一帶，仍派湖南廣西雲南官兵作攻城之勢以分其力，使城南官兵得盡力以攻賊營。三十日寅刻，蘇布通阿、馬龍帶領鄉導，渡小橋十餘處，紆迴曲折，始達賊營。該逆於營前伐木臥地以當鹿角，並又密布竹籤，極爲深廣。我兵披斬鹿角，拔去竹籤，乘天色微明，直撲賊壘，槍砲齊施，出營接仗之賊盡皆擊斃。該賊棄營入林，於叢箐中施放槍砲，兵勇乘勝首先追至林下者，受傷十餘名，陣亡一名。兩翼官兵爲水木所阻，無路可進，不能夾擊，惟將附近賊營兩座燬去，燒斃賊匪約數十名，斬擒五十餘名。其餘有逃進南門者，有難民乘機逃出者，不下四五百人。其城內衝出救援之賊，當經我兵擊敗，退回城中。臣向榮親往督陣，細察地勢，一時驟難得手。且該處賊壘離七橋甕大營約二十里，而距我城甚近，該逆城上大砲，皆能轟擊我營，卽爲我有，亦復不能據以安營。當令整隊撤回，另行設法，別通水次，以爲上游砲船聲援。至鎮江勦賊之兵，先已調往二千六百餘名，所有續撥駐紮無錫浙兵四百五十名，駐防滿兵八百名，兵力過弱，卽廣勇八百名，亦復未經戰陣，以之攻勦，均恐不能得力。四月初一日，又續派雲貴精兵一千五百名，湖南精兵七百名，令總兵音德布管帶前往鎮江。通共先後派去之兵，約計八千名，統歸提臣鄧紹良督帥，相機進勦，以專責成而圖克復。所有續燬賊營二座，並抽官兵前往鎮江以圖克復緣由，理合具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四月初十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續燬賊營二座，並鎮江添兵及布置上下游船隻各摺片，覽奏均悉。自大兵奪取鍾山以後，日望捷音。此次進勦，經該大臣等密派蘇布通阿等，分路攻擊，僅將賊營焚燬兩座，燒斃及斬擒賊匪亦不甚多，是勦辦尙不得手。昨據琦善等奏稱：揚州城外賊營木城土壘盡

行攻破焚燬，賊踞揚州堅匿不出，亦與金陵情形大略相同。該逆雖經懲創。南北三城，現仍負嵎死守，江面賊船，亦尚未能擊斷，必當趕緊合力攻勦，以期及早克復。現在城內難民逃出者甚多，若能乘賊窮蹙散渙之時，設法裹應外合，尤爲上策。現在如何用計離間，俾內外可以消息相通？著向榮許乃釗妥籌迅辦。兵貴神速，倘稍形遲滯，致賊詭計先施，或又衝突他竄，永安道州前車之鑒，不可不防。下游戰船已到五十餘隻，並有火輪兵船，不知閩浙各船續到者仍有若干隻？上游盧應翔所帶砲船，既不盡堪適用，改造大船，恐需時日，仍須於沿江趕緊雇覓，以備上游堵截。聞逆匪輜重粮米，多在夾河船內，若能設法擊燬，奪其所恃，勦洗更可得力。至鎮江派往各兵，先後約八千名，兵力已不爲單，鄧紹良督率進勦，如能水陸夾攻，先克復鎮江一城，斷賊江路，則金陵揚州勢如破竹；我兵屢勝之後，乘此聲威，自不難一鼓殲滅。惟當加倍慎重，計出萬全，切勿大意。英夷火輪船隻，與賊船同泊江心，又至南岸與賊交接，兩三日始退出江口，有無別情，著郎葢探據實具奏。另片奏已革候選知府謝繼超隨營効力，著有微勞，已明降諭旨，免其發往軍台。已革九江知府陳景曾，前經張芾奏請，當降旨准其發往向榮軍營，應得罪名，仍飭該部擬奏矣。已革發遣之總兵趙如勝，經張芾奏留，令其訓練兵丁，江西武職差委乏員，著仍遵前旨留於江西毋庸前赴江南軍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原註：四月初八日到疑誤）

## 派員提船及改造砲船並添置木牌各情形片（前奏附片一）

再四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該大臣前派鄭魁士往江陰迎

提船隻，未知能否得力？仍着另派大員，迅往下游催提；麟桂等所覓各船，如有入江確信，著向榮許乃釗密商布置。其上游砲船應於何處會齊，同時夾擊，務將江面賊船焚燬淨盡，迅掃妖氛。若先能攻獲賊船輜重，不但收其軍械，並可因粮於賊，以備賞犒」等因欽此。臣等因恐鄭魁士前往提船，未能得力，已於三月二十一日，又派總兵和春於圌山關一帶沿江催提，業已恭摺奏明在案。近接和春及署督臣楊文定先後來文，知艇船夷船已到五十餘隻，該船身堅大，砲位極多，頗不（？）得力，然非大順風不能行動。所有各艇船及亞美理駕國火輪兵船一隻，均已會齊，停泊於丹徒鎮，一遇順風，即泝流上擊；並已約會提臣鄧紹良，但見順風，即當水陸夾攻等因。此下游戰船大略情形也。至於上游戰船，盧應翔所帶砲船，臣向榮已飭令由當塗順流而下，進泊沙洲之兔兒磯，以備夾擊。惟詢稱大船僅止兩隻，其餘十二隻，船身與砲位均嫌太小。隨又委員前往查勘；始知每船僅容砲二位，勇止十人，僅可用之廣西湖南谿河之中，至於大江風浪，斷不能行。現在陰雨連緜，江水已漲，兩岸頓寬里許，以後盛漲之時，小船非惟不能下擊，亦且不能阻賊上竄，惟有添改大船，將砲位砲勇歸併，尚可得用。現又派委廣東高廉道沈棣輝前赴水次，相度改造，並又添造木牌十座，與向繼雄原帶砲船十五隻，均在上游堵截。查賊船水手均係良民，自聞臣等出示遣散脅從，又有兵船停泊洲頭，每遇順風，有空船揚帆溯流逃逸，並有帶出穀米者；臣等分別獎賞外，即以此米收養難民，誠如聖諭尚有因粮於賊也。所有下游戰船待風進勦，及上游砲船應行改造添置木牌情形，謹附片奏聞。至英夷火輪船一隻，先與賊船同泊江心，又至南岸與賊交接，凡兩三日，已於三月二十五六等日，節據江浦、六合、儀徵等縣先後稟稱，駛過各該縣江面地界，東出江口矣。知蒙聖念，合併附奏。（硃批：知道了。）

## 請免革員謝繼超等應得之咎在營圖功贖罪片（前奏附片二）

再已革候選知府謝繼超前因潮勇不遵約束，難於管帶，不肯接札，經前欽差大臣營務處士魁揭參，奉旨發往軍台効力贖罪。竊思該革員由候選未入流投効廣西軍營，隨臣攻取雙髻山、永安州，馳救荔浦及桂林省垣，大小數十仗，均在臣馬前親冒矢石，督兵殺賊；其辦理文案軍務，亦能動協機宜；屢經臣暨賽尚阿、鄒鳴鶴奏蒙皇上疊沛殊恩，賞加知府花翎，謝繼超感激涕零，正思力圖報効，何敢畏難推辭。臣覆查謝繼超不帶潮勇一節，實因該勇桀驁難馴，恐其騷擾百姓，面請裁撤繳札。嗣見潮勇所到，皆如其言，始知該革員因公起見，而先事慮及，尚非意存規避。前蒙皇上垂詢臣有無襄辦文案之人，正在行文調取，適接署兩湖督臣張亮基來咨，並函稱謝繼超才堪大用，業經附片奏派與臣之子向繼雄等管帶大小船隻一百五十號來營聽用，臣正在需人之時，不勝欣幸。昨謝繼超到營，仍令襄理文案，兼籌一切機務。現在大兵疊獲勝仗，皆在前敵，無不奮勇當先，伏乞皇上俯念人才難得，臣軍中襄辦乏人，謝繼超已經隨營効力，著有微勞，合無仰懇天恩，准免謝繼超發往軍台之罪，俾臣得收指臂之助。又已革九江府知府陳景會，於九江府城失守奏參，奉旨革職拏問，經江西撫臣張芾行提赴省訊辦；該革員前於臣馳抵九江遇賊接仗之初，兵勇正在乏食，無處購買，適該革員單騎來見，當即飭令趕赴各鄉採買粮糈，數日之間，各鄉紳民碾穀來營，紛紛呈獻，軍士始無缺食之虞，實出該員之力。觀其民情踴躍如此，自是平日撫字勤能，細加訪查，官聲果好，人極體面，臣察其才具可用，業已咨會撫臣張芾行調該員來營差遣，仍候部議。又已革都司發遣之前川北鎮總兵趙如勝，前於廣東

增城營參將任內，勦辦匪徒，兩獲勝仗，升補湖南副將，擢任四川川北鎮總兵，因在高州勦匪不能迅速，經徐廣縉奏參，奉旨降爲都司，留於軍營差遣。嗣因派往廣西南太，於賊營靈山時，該員兵單未能追勦，又經欽差大臣賽尙阿奏參，奉旨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臣前在廣西，已聞趙如勝技勇超羣，平日打仗極其得力，現又訪查將士，僉稱其能，業已咨會署督臣張亮基行調來營聽候差遣。當茲時事艱難需才孔亟之際，相應一併請旨，准將已革九江府知府陳景曾、已革發遣都司趙如勝二員，均留臣軍營差遣，責其奮勉圖功，稍贖前愆。倘不知愧奮，仍當請旨治其應得之罪，不敢稍存迴護。臣爲用人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懇請，伏乞聖裁。臣向榮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四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請將已革發遣之知府免死留營効力等語。已革候選知府謝繼超前在廣西軍營，因不遵差遣降旨發往軍台効力贖罪。茲據該大臣奏稱該革員現經張亮基派定令管帶師船由湖南至江南大營，疊次打仗均能奮勇向前，襄辦文案亦甚得力。謝繼超著加恩免其發往，即留於向榮軍營差遣委用，倘再不知感奮，即著嚴參，毋稍迴護。該部知道。（到日同前）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四件

一、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乙酉）上諭著向榮飭令鄧紹良和春夾攻鎮江並擊毀瓜洲賊船　見實錄卷九一之二上　又見東華二十之一五下　又見方略卷三四之五下

二、咸豐三年四月十五日（己丑）上諭著向榮等撲滅揚州竄出逆匪　見實錄卷九一之一四上　又見方略卷三四之一〇上

三、同日上諭江忠源所帶楚勇歸向榮調遣　見實錄卷九一之一五下　又見東華二十之一七上　又見方略卷三四之二〇下

四、咸豐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戊戌）上諭慧成奏浦口賊船北竄著即會合進勦　見實錄卷九二之二三下　又見方略卷三六之一五上

# 卷三

## 鎮江江寧水陸進兵攻勦摺（咸豐三年四月十三日自鍾山大營發）

奏爲鎮江江甯水陸進兵先後攻勦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四月初三日，曾將三月三十日續燬江甯賊營二座並添兵鎮江緣由，恭摺馳奏在案。嗣接提臣鄧紹良、京口副都統文藝來文，據稱：三月二十九日辰刻，督率官兵，由馬陵移營官塘橋，約離鎮城二十里，卽於次早出隊前往南門外觀音山進攻。城上賊匪望見我兵到來，約有四五千人蜂擁而出，先踞關刀山上。該提督卽令湖南兵勇奮力迎敵，其餘官兵並京口駐防兵，分爲二隊，排列在後，以防該逆抄襲。楚兵直前開放槍砲，打倒黃旂三桿，殲賊二十餘人，轟斃六十餘人，賊始退去。我兵直抵城根，將該逆衝爲兩截，該逆忽分股抄出我兵之後，川黔官兵與京口駐防旂兵分頭迎擊，因兵勢較單，腹背受敵，該提督回兵力戰，賊衆披靡，川黔旂兵，並皆撤退。查點兵勇損傷十餘名，駐防兵受傷及陣亡約數十名。此三十日鎮江陸路進兵情形也。又據總兵和春稟稱：查看各戰船內有艇船二十餘隻，砲利船堅，甚爲得力，卽督令開往上游之丹徒鎮地方停泊，以便乘風進勦。四月初二日，東風大作，該總兵與各鎮揚帆直上，行至焦山口，遙見甘露寺至鎮江城一帶，皆有砲台。台下停泊大小賊船約三百餘隻，見我師艇上駛，俱開大砲迎拒，各水勇亦開砲還擊，當擊壞賊船約數十隻，並燒燬六七隻，該逆落水極多。

陸路之賊，隨卽退回鎭城。各艇又駛向江北，直趨瓜洲，望見該處大小賊船約七八百隻，林立江面。岸上逆匪開放大砲，連環不絕，各師艇順風衝擊兩北兩岸，來往疊攻。該逆船隻有被艇船撞壞者，有被大砲擊破者，所損賊船不計其數，該逆不能抵敵，敗回江岸；登岸之賊，亦被砲船擊斃甚多，其上岸不及者，又皆隨船燒斃。從巳到申，轉戰四時之久，日暮風微，始將各船退回。除燒燬擊壞各賊船外，生擒賊匪三名，殺斃無算，奪獲八百觔大砲一尊，旂幟器械甚多，並獲鐵彈二百餘顆，火藥二百餘斤。我處艇船各水勇受傷五名，各艇亦有受砲子傷者，飭令趕緊修補，再圖進攻。此四月初二日下游艇船勝仗之情形也。臣等探聞大兵攻雨花台後，賊中設備南門尤嚴，而通濟朝陽兩門較疎。初六日，天色晴霽，卽密派四川兵勇攻通濟門之左，陝甘官兵提勇攻通濟門之右，湖南官兵提標三勇由鍾山攻朝陽門之右，廣東兵勇由鍾山攻朝陽門之左，而以貴州廣西雲南兵勇由鍾山直攻朝陽門之中，兵按五成，勇按六成，於初七日五鼓出隊。該逆卽於通濟朝陽二門內各出二三千人，離城數十步而止。我五路兵勇分頭衝殺，直撲賊陣，該逆不敢拒敵，旋卽回奔入營。我兵追擊，殲斃極多；於通濟門外刺死執大旂賊目一名，兩城外生擒賊匪共七十餘名，立時斬首。隨又逼近賊營，開放槍砲，奮力環攻，遙見城上東南隅黃傘之下，有黃衣逆首在彼指揮、督陣，兩旁衛賊極多，當用抬槍上擊，逆首有中槍倒者，餘賊皆伏城垛之後。我兵直薄城闉，城上矢石交下，城外賊營大砲夾擊，官兵暫退數步，謾罵誘敵，該逆始終不出，申刻整隊而回。查點我軍陣亡壯勇一名，受傷兵丁數名。臣等因聞城中硝磺及砲子不多，復於初九、初十等日，時令兵勇先後出隊，欲作攻城之勢，該逆於營中城上放砲轟擊，藉以耗其火藥礮子。臣向榮遍觀鍾山形勢，舊時賊壘離城過近，大砲能及，我兵不便安營。惟右手紫金山麓坡陀之上，賊砲雖亦能及而

不致礙事，且居高臨下，俯瞰全城，其地可以紮營四座，因於十一日飭役築壘，護以兵勇。該逆恐我軍占踞形勝，於申刻出賊數千人前來攻奪。臣向榮當即揮兵分頭尾抄，該逆即時遁回，追殺長髮賊四十餘人，餘皆避匿入營，我兵亦即撤回。查點陣亡湖南鎮箪外委田光祖一名，受傷兵勇四名。此江甯節次攻勦之情形也。至長江上游，前飭密籌火攻，茲據盧應翔等稟稱：連日密遣幹弁水勇分頭探路，凡夾江出入隘口，該逆內用鹽船堵塞，外用木簰攔阻，扼我火船攻進之路。該員等先於初十日會同都司楊煥章、前長沙縣謝廷榮選派兵勇分作三路：一由雙閘小河水路進；一由大江水路進；一由雙閘洲陸路進。另派奮勇二百五十名，各持火器，假賊旂幟號衣，用小艇船沿江北岸順流而下，潛渡南岸草鞋峽，伏蘆洲中。十一日子初出隊，約定丑刻齊抵信地，看火器爲號，同時舉發。盧應翔督帶砲船八隻，砲勇四百名，從雙閘河直抵螺螄橋，繞出夾江；楊煥章帶官兵三百五十名，從雙閘洲分兩隊沿洲岸繞至夾江，於蘆葦中多豎旂幟，張疑設伏，爲兩路砲船應援。千總黃秉忠督帶砲船十二隻，小砲船二十四隻，砲勇五百名，從大江繞進夾口（江？）。見有鹽船九隻橫塞，即用大砲擊燬三隻，其六隻順流下竄，洲尾賊營放砲迎拒。楊煥章即從葦岸接應夾攻，將賊營並砲台望樓一齊場燬，殺賊十餘名，奔潰落水死者無數。砲船砲勇乘機齊進，望見城外賊船林立不斷，上有砲台六座，東岸洲頭砲台一座，均對我船開砲；盧應翔砲船從雙閘河突出抄截賊船之後，楊煥章亦麾兵開放槍砲以應之。黃秉忠率領各船，迴環衝突，施放火砲，轟碎賊船二十餘隻，並用火桶火罐燒燬賊船一百餘隻，賊船始皆潰散。其川勇楚勇從草鞋夾分作數路，同時拋擲火器，各燒賊船十餘隻或二三十隻不等。洲上賊匪見各船火起，約數百人擁出馳救，陳喜持向字大黑旂，率船中砲勇登岸赴援，立斃執黃旗賊目一名，賊始紛紛潰逃。各兵

將夾口木簰即時拆斷，救出民船一百三十餘隻。遙見一層木簰內攔住船隻甚多。時已午初，天色陰雨，砲船打放不便，因即撤回。查點各勇陣亡二名，受傷十三名，砲船損漏一隻，震裂二隻，奪獲大砲二尊、大小黃旂二十二桿、刀銃器械多件、紅馬褂一件、黃邊紅風帽二頂、紫金冠一頂，均解大營查驗。續又救出民船三十四隻，半係裝載米豆雜物，查有難民黃忠萬等二百一十三名，均已分別給資遣散。此十一日上游砲船勝仗大略情形也。查該逆盤踞金陵，我兵屢次進攻，總不出拒，已於城門之外挖濠築壘，排列大砲，爲負固計。今我兵已紮營紫金山，可以用砲對擊，惟大營舊有砲位，大者重數百斤，即所得賊營約重二千餘斤之砲，已運赴上游戰船，現已行文蘇杭各處，調取四五千斤大礮，以便安放新營，對擊朝陽門外賊營。惟是現在兵力戰勝有餘，而省城過大，圍攻不足；非潛通消息，運奇設謀，一時難以力爭。刻下雖有可通之路，而未能確定，不敢輕進。必須見有成效，乃可深入。所有鎮江江甯水陸進勦情形，謹會同臣彭玉雯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再初三日發摺後，疊據句容縣稟稱：龍潭驛江口正值瓜洲賊船陸續南來，驛卒停橈待至竟日，始得乘間渡江，是以稽遲，合併附陳。謹奏。（硃批：另有旨。逆匪情形片一件留中。）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鎮江江甯水陸攻勦獲勝情形一摺。三月二十九日，鄧紹良文藝進攻鎮江南門外之觀音山，賊匪四五千人蜂擁而出，先踞關刀山上，該提督即令湖南兵勇迎敵，開放槍砲，斃賊八十餘人，賊衆始退却。分股抄出我兵之後，川黔官兵與京口防守官兵分頭迎擊，該提督回兵力戰，賊衆披靡。四月初二日，和春與各鎮將督帶艇船，由丹徒鎮乘風直至焦山，見甘露寺至鎮城一帶砲台下，賊船三百餘隻，俱開砲迎拒，各水勇開砲還擊，當擊壞賊船數十隻，燒燬六七隻，該逆

匪落水極多，陸路之賊亦卽退回。各艇駛向瓜州，該處賊船七八百隻林立江面，岸上逆匪開放大砲，連環不絕；各師艇順風衝擊，南北兩岸來往巡攻，逆船衝壞擊破者不計其數。其敗回登岸之賊，擊斃甚多，不及登岸者，隨船燒斃，生擒賊匪三名，殺斃無算，奪獲大砲旂幟器械鉛彈火藥多件。初七日，該大臣預派兵勇分作五路，攻江甯之通濟朝陽二門，該逆每門各出二三千人，我兵勇分頭衝撲賊陣，該逆不敢拒敵，回奔入營，被追殲斃極多，並刺死執大黃旂賊目一名，生擒賊匪七十餘名。隨又逼近賊營，屢次誘敵，該逆始終不出。該大臣卽於十一日紮營紫金山，該逆恐我占據形勝，出賊數十前來攻奪，該大臣揮兵分頭尾抄，該逆卽時遁回，追殺長髮賊四十餘名。是日長江上游，復經盧應翔會同都司楊煥章、前長沙縣謝廷榮，選兵勇分水陸三路進攻，另派奮勇各持火器，用小艇沿江北岸順流而下，潛渡南岸。盧應翔督帶砲勇（船？）繞出夾江；楊煥章帶官兵分兩隊，沿洲岸繞至夾江，於蘆葦中張疑設伏以爲援應。千總黃秉忠督帶大小砲船並砲勇，繞進夾口，擊燬該逆橫塞隘口鹽船三隻，其餘鹽船順流下竄，洲尾賊營放砲迎拒，楊煥章從葦岸接應，將賊營砲台望樓一齊踏燬，殺賊數十名，奔潰落水死者無數。砲勇砲船乘機齊進，城外賊船林立，上有砲台七座，均對我船開砲，盧應翔船突出抄截，楊煥章麾兵應之，黃秉忠復迴環衝突，施放大砲，轟碎賊船二十餘隻，並用火桶火罐燒燬賊船百餘隻，川楚兵勇各燒賊船十餘隻及二三十隻不等。洲上賊匪擁出馳救，陳善率勇登岸赴援，立斃執黃旂賊目一名，賊始潰逃。各兵勇拆斷夾口木簰，奪獲大砲大小黃旂刀鐃器械紅馬褂紫金冠等件，先後救出難民二百十三名。統計兩城水陸攻勦正在得手之時，賊勢定已窮蹙。著該大臣迅飭帶兵將弁乘勝進取，務將鎮江江寧

兩城克期攻復，毋令江面賊匪更與北岸聯絡，以致蔓延。所有陣亡之外委田光祖、及傷亡兵勇、均着照例咨部議卹。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鎮江江寧水陸進攻情形，覽奏均悉。該逆分踞金陵鎮江，爲負固計，經鄧紹良文藝於鎮江陸路督兵進攻，殲斃數十餘人。和春與各鎮督率戰船，進攻下游匪船，擊壞並燒燬甚多，殺斃無算。該大臣探聞通濟朝陽兩門賊防甚疎，分別五路進擊，殲擒極多，並奪紫金山築壘安營。其長江上游，亦經盧應翔等分路進攻，焚燬賊船，連次獲勝。自應乘勝設法進攻。現在紮營紫金山，可以用砲對擊，該大臣調取蘇杭各處大砲，可備攻城之用，謀定後戰，早圖克復，朕心實深盼望。至下游師船，既經和春督帶泊於丹徒鎮，陸路復有鄧紹良、音德布等帶兵策應，必可水陸夾攻，收復鎮江。現在南北兩岸賊船甚多，總須斷其浮橋，使不得來往自如，以孤其勢，則浦口等處北竄之賊，亦不敢深入。至該逆火藥將盡，正可多設疑陣以誘其槍砲，使其坐困危城，自難固守。至吳健彰獎勵之處，已於摺內批明。該道因雇船事宜，遞稟兵部乞爲代奏，於例不符。嗣後有應奏事件，照例稟請該督撫代奏。其藉詞延誤之温州總鎮兵陳世忠，已明降諭旨，將其革職，留於水師効力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向榮、怡良、許乃釗、並傳諭吳健彰知之。（五月初一日在鍾山大營收到）

按奏稿本摺前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日（甲午）上諭著向榮派員接替楊文定所帶師船並著查明文藝奏報敗仗及何桂清片奏楊殿邦等畏賊各情　見實錄卷九一之三四上　又見東華二十之一九上　又見方略

卷三五之一六下

附文藝奏（按文藝時官京口副都統）

奏爲會合接仗緣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於本月二十二日接仗後，駐紮丹徒鎮，專摺具奏在案。隨至丹徒縣地方，齊集官兵，整頓器械，以杜賊匪下竄之路。續與提臣鄧紹良會商，併力克復鎮江城池，函致欽差大臣向榮，隨接覆函，亦令奴才會合攻勦。於三月二十九日，提臣鄧紹良與奴才督兵移於離鎮江十里之甘棠橋地方紮營。三十日，帶領旂綠兵勇二十餘名出隊，進至南城外觀音山一帶，詎逆匪四五千人蜂擁來撲，胆敢抗拒我兵。提臣鄧紹良與奴才督率旂綠兵勇，迎前施放槍砲轟擊，奪獲黃旂三桿，擊賊匪二十餘名，轟擊賊人不計其數。我兵乘勝直逼城下，該逆勢似退縮，不料竟由運河旁寶塔山分股斜衝尾兜，而旂營官兵奮勇上前，猶復力戰，因勢薄卽令撤隊回營。迨後謹查得奴才所帶旂營官兵內，除傷兵三十一名外，陣亡官佐領唐善、萬清、廣慶、防禦雙永、圖敏、家椿、齡留、善成、驍騎校恆秀、雲騎尉春祥、委前鋒升興，陣亡兵八十一名，其以前接仗傷亡，俟藏事後查明具報。現在移營景峴山駐紮，水陸併力進勦，理合奏明。奴才謹將會同接仗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咸豐三年四月二十日硃批：此明係攻前遺後被賊兜衝一大敗仗，何不詳細聲敍？已有旨將汝發往新疆，若奮勇向前，奏報皆實，不特前罪邀免，尚可序（敍？）功。若有意掩飾，則是一無用之人，徒留無益，惟有正法而已。仍另旨。）

又何桂清片奏

再臣接試崑山松江兩棚，沿途目睹居民紛紛遷徙，深堪憫惻。推原其故，總由蘇省大吏舉動太無主張，以致民心無所適從。前督臣陸建瀛自九江駛回，撫臣楊文定及（又？）藉詞退至鎮江。迨鎮江失守後，二月二十九日，忽遁至江陰，停泊北門外半月之久，避匿不出，亦不入城安民，以致人心惶惑。初到時，紳士即具稟請其擇要防堵，楊文定以俟催上海艇船爲辭，至三月十八日，始開船赴上游。漕運督臣楊殿邦奉命在揚州防堵，於二月二十二日夜間遁去，滿城百姓聞知，倉卒逃生，覓船爭渡，落水死者十之二三。分發江蘇即用知縣辛子鏞行至揚州，目擊情形，該縣折回邵伯，見沿途百姓被逃兵搶刼。臣摺差自京回南，親見楊殿邦乘坐小船逃至清江浦，投効軍營。吏部主事鄭濟美過境，亦知其由清江返淮安。此督撫大吏之辜負天恩也。藩司聯英、兩淮運使劉良駒聞賊匪過九江，先後告病，其病之眞否均未可知？署常鎮道胡調元於鎮江失守後逃匿無踪。當軍烟告警之時，蘇省僅署藩司倪良耀、代辦臬司鍾殿選俱於警聞之先，將家眷送出境外，民心愈加搖動，遷徙者日夜不息，士匪亦有乘間抢奪之事。倪良耀已爲浙江撫臣黃宗漢奏參，鍾殿選以平日逢迎上司爲能，官聲極劣，民心交怨。此司道諸臣之辜負天恩也。至於武官之畏賊甚於文臣，逃兵之擾民不啻土匪，官吏束手，民命不堵。加以事急則招募無賴之徒爲鄉勇，不惟不聽調度，益殘害閭閻。幸仗我皇上如天之福，自向榮大兵到後，軍威大震，連獲勝仗，人心始安。至三月中旬，賊勢業已窮蹙，指日即可盡滅醜類，收復鎮江江甯。惟恐撤防之後，土匪正多，相應請旨飭令向榮多留良將精兵，四路撲滅，以靖疆圍而安善良，不獨大江南北長治久安矣。向例學臣於地方公事不得與聞，然當此有事之時，若拘守故常，緘默不言，轉非聖主之所望於臣，亦非臣之所以仰答

聖主也。謹即見聞所及，附片奏聞，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臣不勝悚惶隕越之至。謹奏。（咸豐三年四月二十日硃批：另有旨。學政向不與聞地方之事，原爲各有責任，勿得越俎。若確有所聞見，雖平時亦應直陳，況當軍務倥傯時也。汝不必過於拘泥。）

## 咨琦善防堵滁州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江北水路賊情，疊據探報，時有賊船上下往回，游移不定。旋據六合縣知縣温紹原稟稱：四月初四日，有賊船多隻，自東溝口登岸，至該縣黄廠河等處，焚燒民房。該縣協同武弁帶領民勇，擊殺多人。其伏蘆葦中者，亦經民勇搜殺十數名，餘賊遁回船中。復奪獲賊船一隻，起獲器械多件。又據江浦縣曾勉禮稟報：初五日逆匪數百人，從浦口登岸，山東官兵二百名前往迎擊，因衆寡不敵，退至陡崗。黑龍江馬隊亦撤回山後東西各地方，賊即燒燬各處民房。初七日復有賊二十餘人上岸，伏蘆葦中，經該縣會同武弁搜捕，殺斃數名，落水淹斃十賊，生擒一賊。初九日，賊忽大隊擁至，約有三四千人，由陡崗奔至北大路向滁州而去。該縣因兵力較少，未能堵截，請兵前往救援各等語。臣等聞信之下，不勝焦急。查浦口防兵二千餘名，何以並不實力堵守，任賊逃竄？此時江甯官兵，除陸續分赴鎮江六千餘名外，其餘分紮鍾山七橋甕一帶，袤延十餘里，勢難分撥。臣向榮已飛咨琦善速撥馬隊就近追勦，使之無暇北竄；並飛咨河南、山東、安徽各督撫一體嚴爲防堵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

## 遣散脅從查拏奸細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逆賊脅從之衆，前已散出四五萬人，臣等因恐賊匪從中溷出，先經通飭各屬官紳士民人等，一體嚴拏懲辦。旬日以來，續逃出男婦亦約有一兩萬人，城中賊匪往往乘間逸出，有將長髮剪短者；有扮婦女及戴僧道各帽逃出者；各鄉委員董事人等，因於收養資遣之時，聽其口音，察其神色，以辨奸細，各社練勇盤查尤嚴。自江甯鎮江以至蘇常各屬，實有稟報拏獲者，均已即時處死。誠如聖諭一面撫恤，一面稽查，毋致堕賊奸計也。城中逃出士民，時由紳董引至大營，臣等詢以賊中情事，皆言該逆自失七橋甕鍾山各營，甚爲胆怯，已將揚州牌刀手調回不少。此時賊中銀米極足，惟少硝磺砲子。又言僞天王洪逆並無其人，係刻木爲之，此逆似已早伏冥誅，楊逆假其虛名，僞託明裔，欲以煽惑人心。首逆楊秀清最爲狡猾，一切皆其主謀，所有各頭目，悉聽楊逆調遣。此時皆在金陵城中，似欲爲久踞之計。至兩湖安徽及江甯鎮揚三府大小各砲位，以及抬槍鳥槍，盡爲賊有，偏布城上及各賊營，我兵每次接仗，賊中鎗砲如雨，連環不絕，我兵勇敢當先之士，往往中傷，實由於此。每破賊營之後，所得砲位，上鑄兩湖安徽字樣甚多，實屬憤恨不已。臣等飭令各營兵將，每日出隊時作攻城之勢，誘令開砲，使之火藥砲子無以爲繼，既可減其鎗砲之力，亦可懈其固守之心，亦遇有隙可乘，即當乘機而進。所有臣等遣散脅從及查拏奸細等情，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 預堵東壩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東壩地屬高淳，西接太平、安徽、蕪湖等處，東通蘇州、常州、及浙江湖州等處，誠爲東南要緊咽喉，必須預爲堵截，方免賊匪竄逃各處。然與其賊至東壩而遏之，恐其散漫難制，不如先於各隘口截之，使賊不能下

鎭，則蘇杭自可無慮矣。查沿江蕪湖、當塗二縣乃入東壩門戶，臣等已於太平設立糧台，派兵守護，兼以防其內竄。至金陵省城外七橋甕一帶，亦係東壩要道，現有營駐紮地面，即使大隊衝出，亦可就近要擊。臣等並又添派文武委員，前往該處，會同高淳縣切實查勘，諭令鄉村市鎭居民團練認眞互相保衛。茲據該委員等稟稱：各居民無不志切同仇，十分踴躍，所有東壩市鎭鄉村，均已招募精壯丁勇守望相助，並輪派晝夜梭查，頗爲嚴密，該匪無從竄入。至蘇州所募廣勇及糧船水手，原因兵力過單，藉資衛護。嗣經訪聞廣勇及水勇屢滋事端，而廣勇尤甚，是未御外侮，先虞內患，當即札飭藩臬兩司先將廣勇撤去。上海糧船水手，即令分派各門，間以兵勇，使不得聚衆滋事，且將來撤防，亦易遣散。惟省垣重地，守備不可不周，聞新任督臣怡良，已統帶官兵三千名，於三月初十日自福建省城啓行，臣即飛咨督臣，囑其於過蘇時留撥官兵一千名以爲防禦。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聞。

## 呈送大西洋領事述語片（前奏附片之四）

再下游師船已經總兵和春督帶於初一日勝仗之後，即在丹徒鎭水次灣泊，轉待東風起發，再行上攻。松江提臣鄧紹良所帶楚粵陸路官兵，亦於四月初七日，從官塘橋拔營，繞至丹徒鎭一帶，步步前進，茲已逼近鎭城北門外三里紮營。並約會和春，一遇順風，即當水陸並進。和春又僱小船多隻，裝載引火之物，以備攻勦。查鎭江官塘橋地方，爲入蘇常大路，已留總兵音德布管帶滇黔官兵三千名，阻其旁竄，兼可遙爲聲援。惟北岸瓜洲、南岸下關、賊船尤多，須待後路師船會勦，更爲得力。而溫州鎭總兵陳世忠督帶師船八隻，該總兵

于二月二十七日具奏督帶師船開行，何以遲至三月二十一日尚在鎮海洋面逗遛？據總兵來文稱：途中阻風，未能迅速；軍務萬分緊急，豈容藉詞延誤！若不立行參辦，必至紛紛效尤。相應請旨將溫州鎮總兵陳世忠即行革職，留於水師效力贖罪，以爲退縮不前者戒。如再不知愧奮，定即從嚴參辦。所領溫州黃巖師船八隻，臣向榮已飛飭署定海鎮總兵周士法接帶，一俟入江之後，即令星夜馳赴丹徒，隨同進勦。至英夷火輪船，已經駛回上海。現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署督臣楊文定差委革員鄭魁士、遊擊張攀龍賫帶照會，飭令會商各國夷酋借用兵船一事，該道邀同鄭魁士等，到各夷館會晤。據英夷領事阿利國稱：彼國兵船駛往金陵，不過去探賊情虛實，並非入江幫勦，亦不前去勾結。弗蘭西領事仍稱：公使未來，不能作主。美國公使領事稱：彼處兵船，曾來助戰，行至江口，阻淺而回，今將與日本國打仗，不能借用勦賊。至英夷前往金陵，僉稱未曉其意。該道以各國無船可借，仍將署督臣照會交鄭魁士帶回。外有大西洋國領事必理所述各國夷情較順，謹將其語錄呈。又聞英夷火輪有往攻緬甸之事，均未起椗開放出口各等語。臣等查夷情譎詐，必須嚴爲防範。現在我處師船將次到齊，堪以勦捕。外夷各船既無可借，即須停止，以免藉事生波。除飭吳健彰妥爲駕馭撫綏外；謹將大西洋領事述語照錄，恭呈御覽。又吳健彰有稟請臣許乃釗代奏一件，除另片照錄具奏外，合併聲明。至京口駐防旗兵，因聞江甯駐防兵將捐軀殺賊，仰蒙皇上天恩，褒嘉優卹。該駐防兵觀感奮興，亦欲隨同提臣兵後勦賊報仇。爲(惟？)初經戰陣，胆氣未充，是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傷損數十名。臣等仰體皇上優卹江甯旂兵之意，亦已移知都統文藝及提臣鄧紹良，有京口駐防旂兵，令其把守要口，以後毋庸接仗，且俟閱歷各兵勦賊情形，以備將來攻勦之用可也。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奏聞。謹奏。（硃批：着照所奏辦理。英夷既

非助逆，甚妥，亦不必再興波瀾。吳健彰將楊文定照會未行，駕馭輕重得宜，可嘉之至。本日隨批回摺件，發去白玉搬指一個，賞給吳健彰。該道訪聞夷人情形夾片一件留覽。）

謹將蘇松太道吳健彰詢據大西洋國領事必理稱英夷火輪船開往金陵所說各情照錄恭呈御覽。據大西洋領事必理稱：英夷火輪船於三月二十一日先至金山停泊，賊船即向開砲，又見我兵勇各船開進與賊接仗，英船即開至金陵城下，獲紅巾賊二人，令進城告知賊目有語面詢。次日，繙譯官二人即由水西門進城。賊目二人黃衣高坐，勒令跪拜，伊等不肯，要將帶領人責打。繙譯官說到：我等駕駛火輪船到來，係爲各商不能貿易，特來講理，不是來幫你們打仗也，又不是幫官兵打仗。賊目還說：我奉天主命教，並說出數語一句，詢英夷是否相同？該夷答云：我西洋外國底子多有此類，甚爲歡喜。該賊目即撫其背，呼人拏椅讓坐，即稱兄弟。賊目說：他已着北王赴鎮蘇常各處去了，上海既是通商，叫他不來。又說：見該匪處小兒甚多，約有三千餘人，十四、五歲不等，坐臥隨便，並無規矩，詢以何用？答云：皆能殺人，養大可作親兵義子。並云：長髮賊不過三千，所着衣服，男女不一，赤足者多，不成樣式，又有赤足苗子三千餘人，如此情形，知其必不成事。回來時行至鎮江，賊船又復開砲，當即回擊，傷去賊船數隻，即有賊目用旂招往過船相見，如有大砲火藥米粮，可來銷售。英夷告以此等貨物如賣與你等，有違中國和好，如要烟土，儘有可賣。答云：我處不用此物。英夷又云：賊船與砲雖多，皆不堅利，即岸上之砲，亦其平常，且不善施放等語。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溫州鎮總兵陳世忠督帶師船，未能迅速開行，輒以阻風

爲辭，逗遛洋面，實屬退縮不前。陳世忠著卽革職，仍留水師効力。如再不知愧奮，卽着重嚴參辦。所遺溫州鎭總兵員缺，著黃宗漢揀員署理。（五月初一日到）

## 代呈蘇布通阿謝恩摺片（前奏附片之五）

再提臣蘇布通阿奉旨暫署江寧將軍，茲據送到謝恩摺件，理合附片代爲進呈。謹奏。（硃批：覽。）

## 移營紫金山及進逼鎭江府城摺（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爲移營紫金山，晝夜擾賊，力圖克復省城，及鎭江水陸進攻，疊獲勝仗，進逼府城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江寧鎭江水陸進攻各情形，業已於四月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旋於四月十九日，在紫金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諭一道，並抄給閱看大學士祁嶲藻、山東撫臣李懿各摺片。二十一日，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五日上諭二道。仰見聖慮周詳，於大江南北賊情，必須究明來往踪跡，卽於內外臣工陳奏，莫不采納周諮，務求實用，臣等跪誦之下，欽仰莫名。查鍾山之前爲紫金山，相去不及一里，距城約一二里，高與鍾山相齊，可以俯瞰全城。前因鍾山賊壘城上砲子可及，我兵不便安營，是以移駐於彼。當我兵築壘開濠之時，該逆或用巨砲轟擊，或出匪黨冲擾，迨臣等移營之日，城上巨炮絡繹遙擊，其聲竟日不絕，蓋恐大兵到此見彼虛實也。現在大營十八座，均已一律移近城垣，惟七橋甕等處數營，離城本近，不必再移。刻下官兵甚爲聲勢聯絡。移營之後，卽於十七日夜，飭令兵勇於城邊用起火火箭百道放入城中，繼以鎗砲火

罐噴筒一齊拋擲，該逆以我兵向未夜攻，猝不及防，城中鎗炮迭發，人聲沸騰，驚擾呼號，達旦始息。訊據次日逃出難民僉稱：是夜首逆楊秀清等驚惶無措，率同各賊目登新築內城樓上，遙見朝陽門一帶登陴之牌刀手，誤認官兵，指揮開砲，擊斃數百人，黎明始知為該逆戰手也。數日以來，晝夜遣兵，時攻東南兩門，賊俱全力守此。又訊據難民僉稱：西北兩面賊備漸疎，此時仍緩攻打，留為我兵進城時乘虛之路。刻下大營雖已距高，而營中並無巨砲可以及遠，前已飛調蘇州、上海、杭州等處五千以下三千斤以上大砲五尊，來營應用，茲接各處來文，不日可到。攻城之具，臣等亦已次第預備，遇有可乘之機，即當力圖克復，不敢稍有疎忽，尤不敢稍事遷延。此江甯移營後次第辦理攻勦之情形也。至鎮江水陸二軍，臣向榮飭催去攻之後，據江南提臣鄧紹良稟稱：十五日午刻，逆匪千餘人，手執黃旂，從東南兩門分出肆擾，當派湖南遊擊朱占鰲、帶領官兵及彪勇，由京峴山中路進攻；廣東遊擊長桂、帶領潮州官兵，由寶塔脚進攻；湖南官兵及勝勇，由右路小梁進攻；餘皆分立各路山梁以為後應。已革副都統文藝會同督兵攻打，該逆即開放槍砲拒敵，我兵奮勇直前，連放火箭，大兵乘勢冲入賊隊，該逆勢不能支，退入城中，我兵亦追進城闉，殺斃長髮賊五名，擊斃九名，生擒一名，餘皆敗走入城，堅壁不出。城上槍砲連環下擊，我兵攻至申刻撤回，查陣亡餘丁一名，帶傷兵丁一名。又據翼長總兵和春稟稱：十九日亥刻東北風起，該總兵一面知會提臣鄧紹良由陸路出隊接應，一面會商總兵葉常春、副將李德麟並已革道員惠齡等，飭令各艇船於二十日黎明起椗進勦。和春等督飭各將弁乘風上駛，由焦山遙望甘露寺至鎮江大馬頭一帶，賊船連檣停泊無算。我船近前開砲轟擊，賊船亦開砲相拒，陸路之賊，又連開大砲遙相應援。我艇船順風前進，三面開砲，擊壞賊船三四十隻，並於船上拋擲火罐火磚等物，燒燬賊

船十餘隻，並轟斃陸路接應逆匪約數十名。各賊船揚帆回竄，上游艇船水勇乘勝追勦，至瓜洲口岸，正擬上駛，午初忽轉西風，祇得回帆寄椗於焦山上游，以扼逆船下竄之路，查各勇陣亡一名，受傷二名，各等情，此鎮江水陸進攻獲勝之現在情形也。臣等本擬先復鎮城，肅清江面賊船，再圖克復江甯，以杜該逆大隊北竄之路。刻下江上賊船設法解散已千餘艘，若能從此一律散盡，使該逆水上不能往來自如，省城一有可乘之機，即當因勢進攻，力圖克復，不敢拘於先復鎮城之成見，致有稽延。所有臣等移營擾賊及鎮江水陸續獲勝仗情形，均與臣彭玉雯相商辦理，具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移營紮金山，迅圖克復省城，並鎮江水陸進攻，疊獲勝仗一摺。據稱江甯城外大營十八座，均已一律移近城垣，官兵聲勢聯絡，即於十七日夜飭令兵勇伏於城邊，火箭百道射入城中，繼以鎗砲火罐噴筒一齊擲拋，該逆猝不及防，首逆楊秀清等率賊登城，見朝陽門一帶城上之牌刀賊匪疑係官兵，開砲轟斃數百人，城中鎗砲亂發，人聲沸騰，達旦始息。十五日午刻，鎮江逆匪千餘人，手執黃旂，從東南兩門分出肆擾，經提督鄧紹良分派遊擊朱占鰲、長桂各帶官兵及湖南官兵勝勇分中左右三路進攻，已革副都統文藝亦督兵攻打。該逆開砲拒敵，我兵奮勇直前，衝入賊隊，該逆敗退，官兵撲近城闉，殺斃長髮賊五名，生擒一名，餘皆奔敗入城，堅閉不出。總兵和春於十九日乘東北風起，知會鄧紹良由陸路接應，並會商總兵葉常春、副將李德麟等，飭令各艇船於二十二日黎明起椗進勦。和春督飭各將弁由焦山至甘露寺，並鎮城大馬頭一帶賊船分泊處所，開砲轟擊。水陸兩路之賊，均開砲迎拒，我船順風三面攻勦，擊壞賊船三四十隻，燒燬賊船十餘隻，並轟斃陸路救應逆

匪數十名，乘勝追擊至瓜洲口，現仍寄椗焦山上游，扼賊下竄之路。另片奏：江甯城南四十八社紳董練勇，盤詰偷越之賊，極爲嚴緊各等語。江甯鎮江水陸各路賊匪，疊受懲創，勢已窮蹙。該大臣等大營已據要地，鎮江勦匪已迭次得手，務當乘此聲勢，分飭諸軍，迅圖克復兩城。仍當審度形勢，阨要嚴防，勿令賊匪乘間竄越。其各社紳董練勇，志切同仇，深明大義，甚屬可嘉，著先行傳旨獎勵，仍飭令認眞巡防，毋稍疎懈，指日大功告竣，該大臣一併論功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勇，着卽查明咨部議卹。（五月初四日到）

## 撥兵防堵東壩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東壩一路，所有飭縣稽查彈壓，並委員前往查看辦理情形，均已先後奏陳在案。查江甯各城，遠近不同，處處可通東壩。惟東南隅朝陽洪武通濟三門，爲大營所扼，該逆斷不敢從此竄逸。臣等原擬令總兵晉德布帶兵三千，駐紮板橋鳳台門一帶，以遏賊從西南兩路竄往之路。惟因鎮江兵力尙單，是以飭令該總兵統帶滇兵，前往與提臣鄧紹良會辦克復事宜。迄今板橋一路，尙無官兵分布。幸城南四十八社紳董練勇盤詰極嚴，所有長髮逆黨裝扮僧道婦女逸出者，皆被識破伏誅。近時該逆又於城中薙髮扮作難民，空手出城，其紅黃頭巾旂幟號衣等物，皆買通本地奸民，代爲肩挑出城，亦被各社查出，立時處死。查該犯靴底，均有江甯分散東壩會齊八字作爲暗號。臣等又詢之逃出難民，皆言：四月初旬，城中賊匪揚言有僞西王統帶逆黨一千二百人，陸續出城，前赴東壩會齊之說。嗣因先逸之賊，爲村民究出殺斃甚多，逸者逃回不少，約尙有六百

餘人，未敢出城。是該逆於蘇浙兩省久在垂涎，而竄擾東壩之法，詭譎萬端，實已無所不至。臣向榮已飭委主事劉存厚、同都司常瑞帶領廣東兵六百名，前往東壩駐紮。適有前督臣陸建瀛奏准調營之候補道戚貞來至大營，臣許乃釗即令帶同江蘇舉人馬劍前往高淳，率同該處紳士選練壯丁，皆用大營兵勇旂幟號衣以壯聲勢。一面飛咨督臣怡良在蘇派員添兵前往協同勦堵。並又飛咨浙江撫臣黃宗漢撥兵在湖州交界嚴密防堵。緣江甯省城難民，六省皆有，近日逃出尤多。雖地方紳董查拏嚴密，恐漏網仍屬難免，不得不加意嚴防。即江甯鎮江兩城克復之時，亦難保其不竄至東壩。臣等現已札催湖北臬司江忠源迅速來營，即以所帶楚勇一千七百名駐紮鳳台門，益以大營官兵一千數百名，聲勢既壯，即可於城西南隅遙有（爲？）聲援。從前賊船過多，江水來往自如，不必定趨東壩。今船上水手半爲我處招致，若果斷其水路，勢不能不趨於此。蓋賊情萬變，而官兵調撥本無定所，總當相機行事，動出萬全，不敢稍有拘泥。所有現在撥兵東壩防堵情形，知關聖念。謹附片奏聞。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移營勦賊力圖克復，及水陸獲勝，並撥兵防堵東壩各摺片，覽奏均悉。該大臣等，移營進紮紫金山，乘夜攻城，首逆楊秀清等倉皇無措，自相轟擊；其鎮江水陸兩路，亦經鄧紹良督率將弁，和春統帶艇船、約齊會勦，殲擒賊匪多名，擊壞及燒燬賊船數十隻；是勦辦甚屬得手。現在金陵大營十八座，逼近城垣，所調蘇州上海杭州等處三千斤及五千斤大砲，想亦運到，急宜乘勝進攻。若先克復省城，則鎮江收復，勢如破竹。江面賊船，解散千餘艘，若能一律散盡，即可斷賊往來，並杜截北竄之路。惟賊船散去多隻，係往何處？是否馳赴上游？抑係分泊北岸？其船上有無賊匪潛藏

偷越，又圖他竄？均須隨時偵探，知照皖省江北水陸地方，並上游湖北江西一體嚴防。該逆被創窮蹙，乘虛衝突，是其慣技。倘知孤城不能久踞，逆首等率其醜類，併力潰圍而出，渡江北竄皖省，或由東壩直奔蘇常一帶，我軍布置稍疎，即不免又墮奸計。該大臣等務宜通籌熟計，總期殄滅妖氛，不留餘孽。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現在圍困城中，其僞西王亦未能逸出，該逆等狀貌形跡，必須探訪確實，或能賄綫內應，於克復省城時，全數擒獲，不致令其逸逃，則掃蕩餘匪，不難一鼓成功矣。東壩一路，經該大臣飭委主事劉存厚、同都司常瑞帶領廣東兵六百名駐紮，並委候補道戚貞等前赴高淳，率同紳董練勇嚴行盤詰。仍着怡良撥兵前往，協同堵勦，毋稍鬆懈。逆黨改裝薙髮，扮作難民，詭詐多端，尤須加意嚴防。近日揚州賊匪，圍困枝窮，其分股竄擾滁鳳，逼近徐州。朕恐北路新到官兵，未能深悉賊情，已有旨諭令湖北臬司江忠源，督帶楚勇一千七百名，由廣濟縣馳赴江北，會同截擊。徐宿爲北方門戶，不能不先其所急，諒該大臣等全局在胸，不致顧此失彼。本日戶部奏：向榮咨撥軍餉，已由部改撥銀二十萬兩，諒可迅速解赴糧台；並飭倪良耀將海運節省一款，加緊提解，補足三十萬二千兩之數，以資接濟。原片着抄給閱看，按款催提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向榮、怡良、許乃釗、並傳諭彭玉雯知之。（五月初四日到）

附戶部片

再臣部接據欽差大臣向榮咨稱：『前准部咨，續撥江蘇海運節省銀內指撥大營銀五十萬兩，當咨蘇撫飭解。旋據蘇藩司倪良耀先後委解到銀二十萬兩，並據該司詳稱：海運節省銀六十萬兩，應由蘇糧道庫解司一款，因道庫支絀，移解無多。又照案催徵民欠漕尾案內征解各款，刻下居民遷徙，無從催徵，

奉撥前項，均係司庫現存銀兩，本司湊足二十萬之數，業已庫無存銀，大營軍餉，應請改撥濟用。』又另詳奏：『部咨撥蘇藩庫收存提督福珠隆阿捐銀二千兩，此項或動用無存，或未交蘇庫各等情。是該藩司湊解銀二十萬兩外，尚有未解銀三十萬兩二千兩，應請查核改撥』等語，飛咨到部。臣等查現在軍務緊急，各省撥解餉銀，不容稍有遲誤。前撥江蘇海運節省銀兩，一時既未能徵齊，擬請先行改撥銀二十萬兩，已撥山西巡撫奏報現解江西糧台銀十萬兩，再於江南各省應解部庫未報起程之淮安關共漕銀內撥銀六萬兩，浙省扣存減平銀六千兩，北新關稅抵解貴州銀一萬六千兩，北新關約徵稅銀一萬八千兩，以上共撥銀二十萬兩。應令各該巡撫監督等，於文到日，迅速委員解赴欽差大臣向榮大營糧台交納。其餘銀十萬二千兩，仍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藩司，將海運節省一款，加緊嚴提，委員起解，毋許再遲誤。至前項海運節省銀兩，除動支起解各款外，下餘銀兩，一俟催解齊全，即行另款封存報部候撥。所有臣等酌撥軍需據咨改奏緣由，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遊擊熙昌正法並遊擊奎喜提訊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等前經奏參常州營遊擊熙昌、泰州營遊擊奎喜、擅棄職守一摺。茲於四月初五日、接到三月三十日內閣奉上諭：『楊文定奏請將擅棄職守之遊擊熙昌、奎喜懲辦一摺；又據向榮奏該遊擊等畏賊潛逃等語。江蘇常州營遊擊熙昌、泰州營遊擊奎喜均有守城之責，輒敢擅棄職守，畏賊先逃，喪心無恥，殊堪痛恨。若不立置重典，何以肅軍律而警效尤。奎喜業經楊以增奏參革職拏問，熙昌著一併革職拏問，均著解交向榮，

即行正法，以昭烟戒。』欽此。當經分別迎提去後。嗣據委員將巳革遊擊熙昌解到，臣等立即委員研訊確情，委係畏賊潛逃，當於四月十一日遵旨正法，三軍目睹，無不悚惕。尙有奎喜一員，未經解到。正在行催間，接據該員稟稱：先期會同本處紳董集團防堵，當揚州失陷，州境告警，會同紳董嚴密巡防，從未擅離汛地，閤邑團練共見共聞，並無潛逃情事，現已交部專候委員到日提解來營。又據泰州張之杲稟接該革員移稱：因揚州失陷，探得汛內沈家渡一帶有賊船往來，該革員帶董勇兵丁，親往嚴查，該處支河汊港甚多，在汛數日，始得回城，倉卒之間，未及知會，實無逃避情事，稟請查訊前來。查張之杲前稟奎喜深夜匹馬潛行出城，數日未歸，今該州復稟並無逃避，是否揑詞查訊希圖卸罪？抑實係因公外出？所稟遽難憑信。臣等現已飛咨督臣怡良將該革員迎提赴省，並將泰州張之杲暫行解任。提同紳董兵役及案內應訊人證，質對明確，從嚴訊究，務將實在確情錄供會核辦理。如果實有潛逃情事，仍行解營正法，以昭烟戒而肅軍令。爲此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新領欽差大臣關防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臣向榮前於三月十九日，接准兵部咨准軍機大臣處交出新頒欽差大臣關防，由驛遞送前來，臣當即恭領，於三月二十日開用，通行南北兩岸帶兵文武，暨各省督撫一體轉飭知照。嗣後關會事件，即以新頒關防內有清字一行者爲別，以杜奸混。其舊用關防一顆，既已封固，由驛馳送兵部轉送內閣，以昭愼重。爲此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 壯勇餉糧按照官兵例發給片（前奏附片之四）

再臣向榮前遵諭旨裁撤各省壯勇，所剩惟張國樑之捷勇、革員福興之廣勇暨廣西勝勇提標三項之壯勇、湖南彪勇、四川義勇，總共不過五千餘名。此項壯勇，隨臣日久，既遵約束，打仗又極勇往，其得力實與官兵無異。惟每月只有餉銀，無有糧米，所到均係自買。但各省口音與江南土著不同，每於爭多論少之間，未免時有口角。且軍中銀錢貴，所領之項，往往不敷用度，其拮据形狀，亦屬可憐。查此間糧米甚屬有餘，臣等商籌，擬請按照官兵每日給米八合三勺之例，一體發給，則該勇等感激思奮，自必更加勇往。且該勇免致出營買物，亦可藉息爭端。理合附片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以示體卹。謹奏。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向榮等奏請將隨營得力打仗之壯勇賞給糧米等語。所有向榮軍營現在各項壯勇，着准其援照官兵給米之例，按日一體發給，以示體恤。該部知道。（五月初四日到）

## 請開復糧員張林摺（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鍾山發）

奏爲前參糧員，疏失餉銀軍火，現已如數賠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委辦滇皖官兵糧台廣西懷遠縣知縣升用同知直隸州張林，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派丁管解餉銀三千二百兩、火繩四百盤、火藥五十斤、鉛丸五十斤，前赴軍營投納。於是月十七日，行至湖南岳州府巴陵縣屬土福台地方，被土匪搶刼一案。經前欽差大臣徐廣縉奏參，摘去頂戴，勒限一個月，將搶失餉銀軍火照數賠繳，並將雲南糧台派員接辦。欽奉硃批：

『着照所奏辦理。』欽此。當經轉行遵照去後。茲准廣西撫臣勞崇光咨：『據廣西轉運粮台河南布政司嚴正基稟稱：該員張林於被參後，已將搶失餉銀三千二百兩、火繩四百盤、火藥鉛丸各五十斤，依限賠繳，稟請咨辦』前來。臣查該員先因管解不慎，以致餉銀軍火同時被搶，固屬疎忽。惟於奏參勒追之後，均已照數賠繳，尚知愧奮。所有該員前經摘去頂戴之處，可否仰懇天恩准予開復？理合附摺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張林着給還頂戴。）

## 請以虎嵩林等升補副將等缺片（前奏附片）

再新授湖北鄖陽鎮總兵瞿騰龍所遺湖南永綏協副將員缺，尚未揀選員弁升補，現當勦捕喫緊需人差遣之際，亟應揀選打仗出力人員，及時升補，俾資驅策而示鼓勵。茲臣詳加揀選，查有曾經奉旨以副將儘先升用之山西北樓營參將虎嵩林，精明練達，馭兵有法，打仗極爲勇敢，以之升補副將，實堪勝任。所遺參將缺，查有湖南鎮箪鎮標中營遊擊傅振邦，誠實勇敢，每逢打仗，身先士卒，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遊擊缺，查有補用都司王浚，在營務處辦事已久，任勞任怨，辛勤倍著，打仗亦極勇敢，弁兵爲之翕服，堪以擬請升補。又廣西左江鎮標右營守備張國樑，升補梧州協都司，所遺守備缺，查有廣西提標試用武進士蔣錫光，氣局開展，打仗極爲奮勇，堪以擬請升補。臣爲鼓勵人材起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以參將虎嵩林遞行升補，俾該員等益加踴躍用命，於勦捕實有裨益。爲此附片陳懇，伏乞聖鑒。謹奏。（硃批：湖南永綏協副將員缺，着虎嵩林升補。傅振邦均依擬升補。王浚是否曾經獲罪開復之員，着該部查明具奏。兵部知道。）

## 遣散江寧觀音門外船戶水手摺（同上日）

奏爲江甯觀音門外賊船千餘隻、船戶水手約萬餘人，均已設法遣散，陸續資送回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移營紫金山及鎮江水陸續獲勝仗情形，已於四月二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伏念賊之有船，猶虎之傅翼也，大江南北，皆可聽其肆行。茲於占踞江甯鎮江揚州三城而外，復敢竄越滁州，且陷鳳陽矣。賊勢縱橫，皆由江上船多所致，屢蒙皇上訓示火攻之法，至再至三，無微不至。臣等已於當塗鎮江上下游，飭令一律預備，曾於上游試行數次。而賊船分幫停泊，不相聯屬，每幫或數十船，或百餘船不等，每次燒燬，僅一兩幫，仍於賊勢無損。即水手接仗時，擊破焚燒各船，至多亦不過一二百隻，總未能大加懲創也。臣等曾於當塗獲得逃出賊船水手，訊知船上皆係兩湖、安徽、江西裝載貿易良民，甚至富家巨室士庶人等，全家男女，悉被掠入舟中，有迫脅入城者，即有仍留船上者，此輩皆我良民，不幸爲賊裹脅，無由自奪，其情實堪矜憫。臣等伏見二月以來，天色慘淡，陰雨連綿，風燥之時頗不易得，天意或者不欲使數萬被脅船戶水手人等，盡付之一炬也。臣等愚見以爲焚燒尤宜散遣，是以前在蕪湖飭辦，投其免死牌數萬順流放下，後又刊刻簡明小告示，遣人潛入城中，遣散各船各水手，始有陸續逃出者，然人數尙不多也。至四月十八、十九等日，該逆猶添兵潛赴鎮江助戰，鎮江號令觀音門外各船，忽行忽止，日凡數變，各水手無從適從，牌刀手又動輒擅殺，水手不堪其虐，勢甚洶洶，該逆殺牌刀手四人以謝。臣等聞信，即派委革任九江府陳景堉、遊擊蔡應龍及本地紳士前往該處，諭以大義，給以免死路票，並帶官兵接應。至二十二日，各船戶遂與該逆決裂，各將船隻焚燒，自寅至午，火光

不絕，燒斃押船長髮賊無數。此外各船，有由夾江開往大江零星逃散者，統計不下一千數百船，遣散水手不下一萬人。此皆城北觀音門外散遣各船情形也。惟是三山石城兩門，以及江東柵欄等門，停泊船隻，尤多數倍。聞其中尚有該逆輜重，防守更嚴，恐城外各船解散情事尚未周知，或仍聽迫脅，駛赴上下游滋擾，尤須勦撫兼施。現又疊遣弁兵偵探消息，並委員帶同本地紳士，前往散給告示。倘能一律散盡，該逆江上無船可通，則南北之路中斷，賊膽愈寒，陸路更易得手矣。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德，使各省被難船戶人民等，不致橫遭焚斃，而賊黨從茲解散，江面可望肅清。至下游艇船，已據總兵和春等先後稟報，共到七十餘隻，後到艇船，船身堅大，砲尤猛烈，洵爲江上水戰利器，一遇東北大風，即可上駛攻擊。至上游砲船之外，雖已添設大小木簰，惟江水日長，江面愈寬，若賊船揚帆大隊擁上，恐砲船爲數無多，尚難抵禦。臣向榮已疊飭總兵和春俟有順風，即帶船艇二十隻，駛至上游，與砲船合防勦辦，方可得手。斷不可因解散已有成效，而於攻擊之事稍涉鬆懈也。臣等與臣彭玉雯面商，意見相同，謹合辭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攻勦之力，不可稍懈，愼之愼之！）

## 請搜察渡江奸細片（前奏附片）

再臣等近日所獲奸細，均訊係乘間溷往東壩一路，業經正法。其北竄滁州之賊，除誤入六合縣一股，已被該縣督率民勇焚殲殆盡外，所有竄往滁州鳳陽一帶賊情虛實，尚未得知。正在設法查探間，據楊煥章由兗兒磯水次軍營稟解自行投道之彭福與一名前來。訊係江甯縣人，被賊裹脅，遣令扮作乞丐，由臨淮進江

甯城中送信。渠因有老母妻子，現被拘管，思欲藉此入城探聞，遂攜帶賊信投遞。又乘間回家看視，領取僞東王等回文，仍裝扮乞丐出城。該賊目又派一湖南人跟隨，裝扮啞子，先後行走。伊不甘從賊，乘間奔赴上游戰船中投首。並據呈出賊目僞諭一函，外用黃綾裝封，上寫『奉地官副丞相令兄弟不得阻擱』字樣。中裝白綾二塊，俱有繩頭細字，臣等繹其語氣，係僞東王楊秀清等寄給僞丞相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光三人僞諭。其中所云：『左二軍及各軍錯路兵士十一日俱各回朝』二語，係指誤入六合被殲餘匪逃回報信者而言，却將焚殺殆盡一層諱匿不肯提及。又云：『現令鋪排鎮守天京不必懸望』等語，係指逃回餘匪留在金陵拒守，不能再添賊兵往援，囑勿等候之意。又云：『爾等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所具各稟至今未曾接到』係因沿途盤詰嚴密，賊匪信多失落之故。以此觀之，滁州鳳陽一帶賊匪並不爲多，且無眞正老賊在內。其意不過尤(?)以後來烏合，厚其職賞籠絡，而驅之竄擾，勝則於彼有益，敗則於彼無損，其無精銳，可想而知，良不足怪。況該賊首既不能接應，賊夥亦互存觀望之心，若得江北續到各兵，分投截殺，可期一鼓掃除。查賊匪慣技，不出抄後路、擲火包、掘地道數端，北來官兵未與接仗，驟遇之未免驚疑。臣等密致安徽撫臣李嘉瑞等傳諭兵勇加意提防，預作准備，斯人人心齊膽壯，自然所向無敵矣。謹將賊首所寄信函，照其逆式繕錄，恭呈御覽。現仍分飭各路文武遇有渡江奸細，隨時嚴密搜察，毋許乘隙竄逸外，所有查探賊情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後附有上諭三件

一、咸豐三年五月初二日（丙午）上諭楊文定奏請艇師各船進據瓜口諭知向榮等無論江南江北一

體嚴防　見實錄卷九三之五下　又見方略卷三七之一二上

二、

咸豐三年五月初八日（壬子）上諭方俊奏請飭統兵大員嚴申軍律著琦善向榮等妥爲辦理　見實錄卷九三之三一下

附山東道監察御史方俊摺

奏爲官軍合力進勦，迅圖收復，亟須安撫難民，並嚴申軍律，理合恭摺奏明請旨事：伏查江甯揚州鎮江三處，現在重兵雲集，連獲勝仗，俱已得力，賊勢極爲窮蹙，計可一鼓盪平。因思克復之時，應即帶兵入城，搜捕餘孽。惟城內之民，未經遷徙者十居五六，數月以來，或慘遭屠戮，或奮志捐軀，罹此兇鋒，神人共憤。其有苟延殘喘，未填溝壑者，無不延頸舉踵以待大兵，亟須加意撫綏，俾獲更生之慶。誠恐克城以後，有無知壯勇，勾結兵丁，憑藉聲威，乘間肆虐。臣惟徵兵過境之時，猶且需索煩多，屢見騰章參辦。矧值獻捷爭功之際，更慮驕矜自滿，不免恣意橫行。將吏查察偶有未周，遺黎死已（？）逃命。聞春秋（？）收復武昌，潮勇入城，甚爲騷擾，是其明鑒。相應請旨飭下各該處統兵大員，務須嚴申軍律，於城垣垂克時，曉諭三軍，限以一二日進城搜捕，仍於城外紮營；一面派委廉幹文員並老成紳董，妥爲安撫，招集流亡，掩埋胔骼；其被擄婦女，迅招親屬領回，毋致流離失所。庶鋒鏑餘生，重覩光天化日，則益感皇仁於無既矣。臣隸籍江甯，情殷桑梓，既有所見，不敢不以上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三、

咸豐三年五月初九日（癸丑）上諭李嘉瑞奏南岸上竄船隻駛過三山江面著向榮密偵是否遣散船戶　見實錄卷九三之四〇下　又見東華二一之四上

## 遣散船隻沿江並未焚掠摺（咸豐三年五月初四日自紫金山發）

奏爲被脅賊船，陸續乘風駛過當塗蕪湖，查探沿江並無焚掠情事，所有派往勦堵官兵，酌量撤回，力圖攻復金陵省城，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散遣觀音門外各船水手情形，已於四月二十九日恭摺馳奏在案。臣等因江上賊船一日不靖，卽南北兩岸處處皆有可乘之隙，上游下游亦處處皆有可竄之路。是以攻擊與散遣兼行，總期江面肅清，方可盡平陸路。惟是下游艇船，兵力較厚，尚足以資攻守；上游兵單，僅能抵禦零星賊船；是以趕緊改造大砲及添設木牌緣由，均已先後恭摺奏聞。臣等自四月二十二日散遣觀音門外被脅賊船之後，因思逆賊詭譎多端，恐有詐稱被難船隻，乘機竄擾他處。仍一面檄調下游艇船二十號，駛赴上游，幫同砲船堵禦，以壯聲勢。乃疊（次？）催提，總未駛到。四月二十八日，先據陸路帶兵都司楊煥章、及砲船千總黃秉忠、先後稟稱：二十七日東北風起，忽見夾江大江有賊船數十號，順風揚帆直上，當經我處砲船擊壞多隻，餘皆逃回。隨又續到百餘號，見我兵船開砲，均卽落帆搖回，挨近（北）岸，於江面最寬木牌所不到處，唧尾上行，砲船遂向北追擊，午刻以後，風勢愈大，隨又有船千餘號，鳴鑼張帆，風擁直前，我處砲船大小僅二十餘隻，力難支持。因糧台移在甯國，急應設法保護，船上砲勇遂循環施放鎗砲，駛回南岸。逮三十日，賊船由當塗駛至蕪湖，砲船遂分十餘隻駐守蕪湖江口，防其竄擾甯國；又分遣散船，尾追前進，以觀賊踪所向。此二十七日至三十日賊船由金陵駛過蕪湖之大略情形也。臣等先前深慮賊船上竄者，一爲駛往太平府北岸，直趨巢湖，與鳳陽股匪會合滋擾；一爲竄踞太平府城南岸，或從蕪湖徑赴甯國，阻截餉道，窺伺糧台，或旁趨東

壩，竄擾蘇杭等處。是以二十八日先派已革提督福興帶兵二千名；二十九日續派參將孔廣順帶兵勇各一千名，星夜馳赴太平蕪湖一帶進勦。與前經派往守護糧台及駐紮東壩各兵勇互爲聲援。一面飛咨琦善等及安徽撫臣李嘉瑞，一體防範堵禦。今據探報：賊船已越太平蕪湖而上，似欲向江西湖北竄擾，舍近而圖遠，未知是何詭謀？惟思賊與難民總以有無焚掠爲斷。該逆向見廟宇神像，無不焚燒擊壞，並喜擄人掠物，今訪之沿江居民，皆無其事。惟於過采石及梁山時，向居民買取猪肉鷄鴨蔬菜等物，其船中或六七人，或二三人不等，有已薙髮者，有未薙髮者，均未包札紅巾及穿號衣。又訊之船上逃出難民，據稱：舟中賊目至軍帥而止，無再大於此者。並聞兩湖賊目皆言：楊逆謊騙伊等，到了南京皆做大官，不令打仗，且可夫妻團聚。及既到南京，惟兩廣人高官厚祿，而兩湖人不與，夫婦又仍不相見，其初口出怨言，後見官兵屢勝，賊衆解散日多，又得大營不殺脅從告示，兩湖人遂於城中遍貼匿民揭帖，大概皆「粵匪不公不如仍順聖朝」等語，與城中逃出難民之言符合。又兩湖賊目，雖強受僞官，而念切思歸，今見賊首勢衰，因紿楊逆回攻長沙、兼擾南昌，分我官兵之勢，實欲爲星散潛逃地步。雖所言各有異同，仍難憑信。然觀其舉動與前迥殊，或係脅從思散，或竟別有詭計，皆不可知。又船上逃出南京機匠數人，皆言：『勒令肩挑石灰上船，即被揚帆載往遠去，舟中幅重甚多，又載婦女數船』等語，連日差探、及沿江稟報、各府縣稟報、大略相同。而逃出難民所述賊中情事，各就所見言之，或非盡無可據，而用敢畢舉上聞。現當克復金陵十分喫緊之際，此等上駛賊船，未知所往，未便以精銳將士徒事窮追，轉致大營兵單，緩於攻城；且恐我兵一分，難保不乘虛擾竄蘇杭。除一面飛咨安徽江西兩湖督撫設法防堵嚴查外，即將大營先後仿派追勦兵勇撤回金陵，以便剋日進攻。此間爲逆首負固之地，必先

拔其本根，則枝葉自然萎謝。臣等現已飭令各營，嚴備攻具，揀選精銳，一有可乘之機，即當迅速克復，不敢稍有遷延。臣等與幫辦軍務彭玉雯再四籌商，均屬意見相同。所有賊船上駛派兵追勦及撤回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至大營糧台，原設安徽太平府城，因四月以來，各路餉銀及軍裝火器，畢集太平，濱臨大江，陸路又處處可通，恐金陵攻破之後，竄擾可虞，已於四月二十日飭令移往甯國府城。合併附陳。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五月初十日上諭：向榮等奏被脅賊船乘風上駛，並無焚掠情事一摺。江甯觀音門外各船，前經向榮等設法遣散千餘隻，並船戶水手萬餘人。昨據李嘉瑞奏：江南賊船，乘風駛過三山江面，當諭令向榮等查明是否即係遣散船隻？本日據奏：自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先後有賊船千餘隻，由金陵駛過無湖，並未焚掠。其船中或六七人，或二三人，有已薙髮者，有未薙髮者，均未包紮紅巾及穿號衣。詢之船上逃出難民，據稱兩湖賊目，大概皆言粵匪不公，不如仍順聖朝。又聞兩湖賊目雖強受僞職，念切思歸，今日見賊首勢衰，因紿楊逆回攻長沙，兼援南昌，分我官兵之勢，實欲爲星散潛逃地步。本日復據張亮基等奏：探據金陵城內賊匪，多混難民薙髮而出，冒充官兵。又龍潭地方有船百餘隻，稱係難民，然資財甚富，已委員往查各等情。所聞各有異同，或眞係脅從思散，或竟別有詭謀，皆不可知？已由該大臣飛咨上游各督撫設法防堵嚴查，諒已一體防範。此等裹脅之衆，並非甘心從逆，地方官若能相機解散，曉以大義，遣令回籍，各營生理，即是化莠爲良之法。倘縱散失宜，偵探不確，或妄拏無辜難民，轉任眞賊漏網，必致別生事端，反墮奸計。此中機宜，諒該大臣督撫等必能預爲籌及也。本日據楊文定奏：水師復獲勝仗，

進據金山，俾瓜鎮賊匪，聲息隔絕，辦理尙屬得力。鄧紹良業經移營逼近鎮城，該大臣等務當乘此機會，迅速督飭水陸各營將弁，合力勦擊；並設法杜賊勾結，斷其往來之路，則賊勢亦孤，兵威益壯，自可指日不難克復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五月十六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七件

一、咸豐三年五月初十日（甲寅）上諭楊文定奏水師進據金山著麟桂稟商向榮等併力攻取鎮江　見實錄卷九三之四九上

二、咸豐三年五月十四日（戊午）上諭琦善向榮分駐大江南北任賊北竄皖省現在汴梁緊急何以爲朕分憂　見實錄卷九四之一八下　又見方略卷三九之一〇上

三、咸豐三年五月十五日（己未）上諭李嘉瑞奏安慶失守著向榮等先將江面賊船焚毀　見實錄卷九四之二七下　又見東華二一之六下　又見方略卷三九之三二上

四、咸豐三年五月十八日（壬戌）上諭著各省督撫大吏凡有失守城池各員查明按律定擬具奏　見實錄卷九四之五〇下　又見東華二一之九下　又見方略卷四一之一二上

五、同日上諭著琦善向榮剋期收復金陵揚州鎮江三城　見實錄卷九四之五一上　又見東華二一之九下　又見方略卷四一之一一下

六、同日上諭安徽河南山東江南交界地方不乏奇傑之材能立功者優獎著卽刊刻謄黃遍諭　見實錄卷九四之四八上　又見東華二一之八下　又見方略卷四一之七下

七、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乙丑）上諭現在開封危急著向榮迅派營中熟悉賊情者前來直隸交納爾經額差遣　見實錄卷九五之二下　又見東華二一之一〇下

## 兩攻金陵省城破營獲勝摺（咸豐三年五月十六日自金陵發）

奏爲兩攻金陵省城，連攻賊營，疊獲勝仗，恭摺奏祈聖鑒事：臣等前因賊船上竄，當即飛咨上游各省督撫嚴加防堵，業於初四日馳奏在案。竊爲逆賊四出紛擾，意欲分我兵力，不得專攻金陵也。臣向榮聞有賊踪上駛之信，恐其直趨甯國，襲我糧臺，當派兵勇三千名，先後馳往太平，以覘進止。嗣聞賊踪駛過蕪湖，相距糧臺已遠，即將兵勇撤回；並將晉德布所帶雲南貴州廣東官兵一千六百名，亦由鎮江撤回大營，以備攻勦。查省城東南兩面，該逆防守最嚴，惟北面神策太平兩門繞道前進，距大營二十餘里，從未往攻，彼處設備稍疎，惟門外均有賊營衛城，必先去其營壘，乃能得門而入。先於初八日子時，密派總兵晉德布、副將劉開泰等，攻勦朝陽通濟兩門以爲疑兵；別選湖南、四川、貴州、廣西、廣東、陝甘、雲南各兵勇，前攻神策門，爲放卡賊匪所覺，賊衆同時驚起抵敵。我兵不能遽入賊壘，該逆遂敢出營拒敵，我兵奮力攻擊，擊斃當先賊目數人，餘匪勢不能支。復有城內賊徒數千衝出救援，亦被官兵擊回。先後共斃賊匪三十餘人，生擒二十三人，救出難民四百七十五名。城上營中鎗砲互擊，各路兵勇以次撤回，檢查我兵受傷十人。臣向榮因查太平門賊匪守備未固，復於初七日下午，密令翼長總兵馬龍、和春及總兵瞿騰龍、秦定三、吉順等，各於奮勇兵勇，擇其尤爲精壯之士，共四千人，裝改易服，攜帶器械，於太平門外相距五六里之遙暫行駐紮。一面派令署將軍蘇布通阿、革員

福興等，仍分攻通濟朝陽二門。初十日丑刻，馬龍和春等帶奮兵約近城營半里，遇放卡賊兩名，先行殺斃，使之不能送信。即隨行近賊營，見其壁壘甚高，因以長矛下測濠底深約一兩丈，面寬如之，且遍插竹籤及散布鐵蒺藜等物。惟東面僅通一路，而吊橋已去，我兵因用雲梯架濠上，渡過兵勇十餘人，分撲三營。營中諸賊驚起格鬥，復以鎗砲於穴中遙擊濠外兵勇，我兵即以火罐噴筒拋入賊營，焚其篷寮，賊始大亂。我兵囊糠填濠，三面齊進。湖南兵丁唐順清躍入賊壘，右骸刺中三矛，仍復騰身直入，砍倒數賊，我兵一齊擁進，營中長髮賊斬殺殆盡，我兵乘勢攻城，城上開放鎗砲，兼拋磚石。馬龍督飭兵勇各將雲梯上城。湖南額外外委楊國恩奮身直上，已踏其半，爲城上火罐擊傷頭面，墜梯而下，繼上兵丁，亦爲火罐擊墜者五人。都司金玉貴追賊至於城闉，城上火罐火磚等物勢如雨下，斷我繼進之路，該總兵等始收陣而歸，復將賊營三座一齊踏燬。通共殺斃及燒死賊匪約七百餘人，生擒九十餘名，救出難民四百餘名。據供斃殺各賊內有僞總制一名、旅帥司馬等賊目約十餘人，又獲大小黃旂八十餘桿、抬鎗烏三鎗十餘桿、黃風帽二頂、黃戰裙一條，其餘刀矛等件不計其數。此初八初十兩次破營攻城之大略情形也。該逆疊經懲創之後，其北面一帶，防守必加嚴密，臣等已另籌攻打之路，務期先克金陵，去其首惡，再次第勦除餘孽。又據江南提臣鄧紹良函稱：正在設法挖掘地道轟城之時，初九日突有賊衆二千餘人飛撲而來，當被該提臣督率官兵壯勇擊退，斃殺賊匪二百餘人，奪獲器械旂幟數十件等語，理合一併奏明。至上竄賊船，接據安徽撫臣來文，知已復陷安慶，聞之不勝焦急。近江忠源所帶楚勇，當已行抵江北，即可助勦。所需餉銀三萬兩，臣已飭知糧台委員江西鹽道熊莪於甯國府先行如數撥解。又所指浙江有應解皖省銀五萬兩，欲於江西糧台先行挪用，臣已咨詢浙江撫臣，再當設法

就近接濟。至該撫所乞援師，臣等因江甯省城攻復吃緊之時，業已分兵防守東壩，此間之兵，實難再分。查有徽調來營之後起粵兵八百名，業已飛催赴皖接應。茲據廣東帶兵官署守備韋敬章、伍登庸等稟稱：於四月二十五日已抵安慶，催備夫役，即於二十八日兼程前赴廬州，聽候調遣截勦矣。所有連破賊營疊獲勝仗、亟圖克復金陵省城緣由，理合由驛恭摺，謹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兩攻金陵連破賊營、及查探上駛賊船各摺片，覽奏均悉。逆匪攻撲汴梁，勢甚危急，昨已頒發硃諭，責令向榮剋日收復金陵，或可分兵援應北省。朕連日望報甚殷，乃據向榮許乃釗報到，仍係小有勝仗，並未攻入省城，殊深焦急。北路勁兵，多在大江南北，若不及早克復三城，更有何兵可以派撥接應豫省。且山東直隸均已籌辦防堵，而統兵大臣仍復徘徊江上，貽誤之罪，將誰屬耶？著向榮等仍遵前旨，迅速進攻，毋得再有觀望，甘蹈重罪。至安徽江西湖北上游駛竄各船，究竟是否均係眞賊？所奏殊未明晰，仍須確探，隨時知照隣省，嚴防妥辦。江水盛漲，賊之浮橋木牌，俱被衝斷，正可乘此督飭艇船，乘風進擊。和春已調回大營，吳健彰趕到，與麟桂皆屬文員，仍著向榮嚴飭統帶水師鎮將各員，迅速相機進攻，毋得互相諉卸，致誤事機。本日已將催調艇船不力之鎮將交部議處，倘再延誤，即著嚴參懲辦。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五月二十八日到）

## 辦理東壩防堵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東壩爲江浙兩省門戶，前因兵力尚單，臣許乃釗復派候選道戚貞前往督率紳董團練鄉兵，曾經奏

陳在案。茲據該道查得上下二壩相距十里，現在臣向榮調赴之廣東兵六百名在上壩紮營。茲臣向榮又撤副將福睿帶去廣東兵六百名，更可聯絡聲勢。至東壩之上有廣通鎮、行家店舖，烟戶繁盛，上下壩之間兩岸居民，共止七姓，是以挑抬駁載爲業，並無游手好閑之輩。現於鎮內酌舉公正幹練之人充當團董，帶領團勇二百名，實力巡查。七姓居民，更能自相要約，不准容留外人止宿，以杜奸宄隱藏。又自大江至東壩，汊港紛歧，陸路難以直趨，惟水路自太平蕪湖兩口駛至歷丹陽石臼等湖，可以徑達東壩，一片汪洋，無險可扼。設遇頂風，則繞高淳縣治之大橋及雙橋渡行走，河道窄狹，有險可據。已飭高淳縣預備船隻，裝載土石，運往停泊，倘有警報，立卽連排鑿沉，以阻東竄之道。附近東壩各鄉村，亦設法連結，一處有警，頃刻可集千人，用助官兵聲援。壩上壩下空重民船，已各在離壩十里之外啣尾停泊，止准貨主船戶赴壩，議定一船價值，卽放一船抵壩過載，魚貫而下，不准爭先擁擠，便於稽查，使匪類無從溷跡。惟自省垣朝陽門外三十五里而東，經金壇溧陽以達荆溪，又自金壇溧陽逕遞而東南，經安徽所屬之建平縣廣德州，直趨浙江所屬之湖州府，此兩路崇山複嶺，中間皆浙閩安徽客民搭棚居住，名曰棚民，萬一逆匪勾結，從深山間偷道渡宜擾江浙，爲患不淺。該處棚民延亘千餘里，賢愚不一，動滋事端，素稱難撫。若竟動之以利，難保不爲煽惑。現據該道查出本年二三月間，荆溪紳士親赴山中查明各有家室，不乏殷實曉事之人，申明設立棚頭舊章，公立禁約，不准出外搶劫生事，不准容留面生可疑並無來歷之人，與近山居民互相守望。查照烟戶細册，存於在城守望公局，不涉官吏之手，許以數年之後，如果安分守法，代爲籲求設立棚籍，准其捐考。該棚民等素與地方居民氣類各殊，彼此皆有戒心，一經該紳士等剴切開導，無不踴躍樂從，頗著成效。該道現與各該紳士密商仿照辦理，俾得共知

大義，不爲賊黨所誘，以杜亂萌而屏賊跡。謹將臣等辦理東壩一路防堵情形，及預杜該逆勾結東竄辦理緣由，理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上游駛去賊船逃逸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上游駛去賊船約千餘人，據沿途逃出難民僉稱：自安慶省城停泊後，賊匪紛紛進城，所有巴斗釣鈎等各種船隻，其船戶水手人等，均即自行分幫，不遵賊人號令，乘風四散不少，該逆不能禁止。又聞大兵圍攻金陵甚急，賊中得力僞官，即各匪黨，大半仍回省城。惟此係舟中逃出難民之語，尚難憑信。頃又接據安徽臬司張印塘等先後稟稱：本月初二日，先接臣等札探有賊船乘風上竄，飭令加意嚴防。初三日，遙見有船千餘隻揚帆而至，初四日賊匪入城，該司等會營帶領兵勇，於初七日自集賢關前進，該逆隨即登舟，船僅百餘隻，全數開逸等因。核與難民所供分幫逃逸之說，是亦不爲無據。並又據江西販賣夏布商船僉稱：五月初三日、初四日，在彭澤、湖口一帶，見有東來船隻，沿途出賣估衣綢緞，其價甚廉，居民不知是賊，爭相購買，該商船等途遇賊船甚多，並無刼掠等語。連日復據江干探報，稟稱：江水盛漲，已沒七里洲，所有洲上賊營望樓砲位，皆已漂沒無存，賊所造浮橋木簰，亦復一概衝去，臺無攔阻。大江江面，汪洋一片。我處上次散遣各船，間有藏匿汊港中者，此時亦皆趁勢逃出，不知所往。現在南岸賊船，雖約有一千號，而船舵篷索俱全者僅十之三，水手亦復寥寥，該逆恐其逃竄一空，聞欲另紮水寨以爲防範。至我處上游砲船本少，此時分駐太平蕪湖江口，並有追蹤前往江西等處查探情形者，未免更形單薄。現在江漲瀰漫，情形又與前不同，祇好隨時相機辦理。知

蒙聖念，合併附陳。謹奏。（硃批：另有旨。）（旨見前奏）

## 請將總兵和春等交部議處摺（咸豐三年五月十六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特參催調艇船不力之鎮將，請旨交部議處以儆玩誤，恭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砲船力量過單，派令翼長總兵和春，前赴下游催提艇船二十隻，駛來金陵，協同勦堵。該總兵到後，即據復稱局艇與水師大船舢板爲數無多，未便分撥。且逆流難以上駛，須俟東風方可進攻。嗣據督帶艇船已到，在鎮江瓜州一帶攻擊，疊獲勝仗，均經隨時奏報在案。迨四月下旬，先後據報：浙江黃巖定海溫州各鎮師船駛來二十隻。又據上海道吳健彰添僱夾板艇船數隻。當以下游船隻已多，頭應勻撥上游拋泊，以扼逆匪分竄之路。又復嚴札催調去後。旋據和春稟稱：遵即移行署總兵李德麟等勻撥艇船及海鵝各船，共二十三隻，隨帶小網划船，多備火藥鉛彈，一俟東北風發，即行駛往上游等情。四月二十七日以後，連日東北順風，頭盼該艇船等駛到，阻扼江面，可與陸路攻城之兵互爲接應。乃於五月初三日，復據稟稱：署總兵李德麟帶同各將備及水勇等來船，僉稱鎮江未復，瓜洲一帶尚有賊船，恐至腹背受敵，各勇皆有難色，自二十九日接仗之後，各艇鉛彈火藥亦皆短少等語，竟無遵調起棹日期，深爲詫異。正在嚴札申飭間，續於初五日，又據稟稱：署副將張攀龍帶同廣洋各艇主面稱各艇船泊金山，前後扼賊，日夕轟擊，鉛藥將次用盡，柴米亦俱短少。署總兵李德麟赴前署督臣楊文定處請領，業已數日，尚未回船。稟請仍泊焦山口內，俟各項備足，再泊金山等情，轉稟前來。查該艇船疊經臣向榮飛檄飭調，該鎮將早應將火藥糧餉寬爲預備，飭令駕駛前來，乃始而等候順風，及連得東風，又任

聽各船舵水手藉稱瓜州賊船未出糧餉鉛藥不足，延不上駛，而署總兵李德麟赴前署督臣水營請餉又不作速回船，致滋藉口，均非尋常玩誤可比。相應請旨將湖南綏靖鎮總兵和春、署江南狼山鎮總兵李德麟、署京口協副將張攀龍均交部議處，以示薄懲。至和春本係派任催調艇船，現在艇船已責成浙江藩司麟桂等調度，仍將和春撤回大營辦理翼長事務，合併陳明。所有查參鎮將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向榮等奏參催調艇船不力之鎮將一摺，湖南綏靖鎮總兵和春、署江南狼山鎮總兵李德麟、署京口協副將張攀龍均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五月二十八日到）

## 飭調吳健彰速赴鎮江片（前奏附片）

再臣向榮先因上游砲船太單，難禦大幫衝突之船，因檄總兵和春在於下游，酌調艇船二十隻，駛至上游，幫同抵禦，該艇船遷延不進，又委令浙江藩司麟桂查明據實揭報去後。茲據該司覆稱：查得焦山口停泊師船，有溫州鎮管帶船十六隻，定海鎮管帶四隻，連座船二隻，共二十二隻，海上行駛甚屬便捷。惟江中不甚得力者，因喫水一丈六尺，但能於中央行走，稍近沙洲，即易淺擱，開仗時轉動不能靈便。即如四月二十九日，署總兵周士法管帶是船，在瓜州接仗，曾經擱淺，賊船圍攻甚急，經局艇駛往援救，並有大拉帶方得輾動收回，是其明證。至上海局艇船十隻，隨船九隻，原係紳董雇募海中捕魚晒鹽。其人祇知圖利，不惜身命，因其素

稱強悍，熟習鎗砲，遂召募入局，保護商船。惟素無紀律，去留自便，該水手於捕盜時所獲盜贓，往往數倍募金，即以充賞，是以人人奮勇爭先。今用勦賊，始則貪圖搶奪賊船輜重，後見船中除砲械外別無所得，未免心懈，又不能如海上任意去來，因此隨船壯勇告假者已有二百餘名，其勢難以諭禁。茲於京口崇明兩處潰兵中挑補選用，然終未能得力。至西國艇船，窒礙尤多，倘有傷亡，將來轉得藉口，後患無窮，彼既思去，毋庸強留。其吳健彰所雇夷船三隻，屢催接仗，藉詞遷延，不遵調遣，且行踪詭詐，難免與賊匪相通，已經諭令回滬，以免另生枝節。至蘇省舢板船，不能遠駛禦敵，僅可守口助勢。此各艇船所以不能前赴上游之實在情形也。該鎮等並非敢違軍令，請免參處等情前來。臣向榮伏查江面與海上情形不同，該水勇既心生疑畏，不願上駛，是此頭舵水手，難資調遣，必須另換得力兵勇管駕，呼應方靈。若如該司所稱挑補潰卒未能得力之處，此苟且塞責之計，亦屬不成事體。臣向榮已嚴札該司，務須愼選精壯，不得以無用之兵充數了事。查前項捕盜局艇船，雖係麟桂在上海道任內所設，而此時之廣船水勇，均係吳健彰經理，非得該道來至鎮江會同妥辦，仍恐不能應手。臣等已飛札飭調吳健彰星速前赴鎮江。其上海道篆務，甚關緊要，查有上海同知藍尉雯，歷任該處廳縣將二十年，民夷素深悅服，現今督臣怡良委署松江府事，即可就近代辦上海道事務。其江南師船，仍責令崇明鎮葉長春、署狼山鎮李德麟、署京口協副將張燮龍各按所屬分別管帶。浙江師船，即交署定海鎮周士法管帶。所有廣艇局艇二項船隻，責成麟桂、吳健彰、約束調度。如須添換兵勇，即由該司道等迅速妥辦，不爲遙制。一切勦堵機宜，務與各鎮將和衷籌畫，不得稍分畛域。倘或因循觀望，致任逆船乘間他竄，即惟麟桂是問。至艇船舵水，雖與在營師船有間，而該鎮將駕馭無方，催調不前，未便竟與免參。除已於正摺內參處

外，所有江浙師船未能得力及另行挑換艇船兵勇各情形，不敢稍有掩飾。謹附片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五件

一、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丁卯）上諭張芾奏賊船梗阻及張錫庚奏呈難民所述賊情著抄給閱看

見實錄卷九五之一八下

附順天府府丞張錫庚摺

奏爲賊屬邪教易於掃除，謹據難民所述賊情，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賊自永安竄出，蹂躪數省，勢甚猖獗。然有自賊中逃出難民，陳述賊情，核其所述，如每食必誦經咒，此等邪教，隨時皆有。其殺人擄物，更屬強盜所爲，雖裹脅甚衆，而被脅後殘酷萬端，必不甘心從賊。即其中攻撲鎮江一條，在該逆用泥神竹鎗，不過本之小說浮言，而官兵毫無覺察，轉瞬之間，郡城遂陷，倉卒失措，至於此極。近聞鎮江府城中賊匪僅千餘人，而官兵紮營尚在十里外，其畏怯之情如見。總之賊本不猖狂，賊來不擊，賊膽愈大。賊本不滋蔓，賊去不追，賊黨愈延。可否請旨將此賊情，寄交統兵大員，俾知賊之行徑本易驅除，賊之伎倆亦易揣測。嗣後軍營中如再有擁兵自衛而畏縮不前者，伏願我皇上法高宗純皇帝之誅訥親，不以勳舊而少貸；有奮勇前進勦賊立功者，如高宗純皇帝之擢高天喜，不以微末而少遺；則人人知感知懼，迅掃檮杌，誠如聖諭：『諒茲么麼小醜，定可指日殲除也。』謹抄錄難民陳述賊情原文，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謹抄錄賊中逃出難民陳述賊情原文，恭呈御覽：

昔有天地教，其教祇知敬天，妖書一本，上有『物我兼愛』之語，其旨近於墨氏。逆匪本係強盜，襲其名而變其實，改其書爲詔書，改『天地』爲『添弟』，擄人之黨稱兄弟，掠財物，殺人民。

逆匪擄掠江南人當兵，以紅布裹頭，各給一竹槍，一腰牌，稱爲新兄弟。稱兩湖所擄者爲兄（兄？）弟。少壯人當兵兼當差，老弱者當差不當兵，稍不如意者，非痛打即刀戮。

被擄之人，每日給飯兩次，菜飯皆半生不熟，先擺地上，令人跪地唸經咒，以狗肉爲敬天之上品，念不合式者，即用刀背亂砍。

逆匪破城之日，肆行殺戮，口稱安民，並不擄掠，叫人閉門，不許出外。次日則紛紛搜索，無所不至矣。有等無賴之徒，指引幫搜，賊亦分給擄物與彼，至擄盡後，將幫搜之人分得財物概行收去。

擄掠婦女，不論老少，稱爲姊妹，始則二十五人爲一房，繼則人數不等，或有六、七十或有一、二百，鎖閉嚴緊，不許親人窺探，初尚給以飯食，繼則不問，現今絕粒矣。間或驅使搬運挑抬，非打即罵。

逆匪布散謠言，詭稱所念經咒可以避砲，砲來時手摩小旂即不傷身，省中被脅者篤信此說，從賊劫營，如法以當砲，仍爲擊死。鄉人不識順逆者，獻財物於賊匪，希圖苟免，賊見之轉起欲念，因而縱情搜括。

逆匪於二月十八日點兵攻鎮江揚州，分載各船，多少不等，盡是省中百姓，共約二萬餘人，兩湖長髮眞賊，每船至多不過二三人，且有並無長髮賊者。又用八十隻船載廟泥神，以紅布裹頭，背綁一竹槍，一二水手管舵，開江先走。鎮城官兵望見，不察虛實，即放砲轟擊，賊俟砲放盡，大隊船蜂擁而進，望見金山，令

人站在船上，持竹槍向前作刺，盡力喊叫，及拋船上岸，不見鎮江一兵一人，此二十二日事也。

逆匪所刻妖書，逆示頗多，省中現有續詔書詔義誥等文理不通，辭極狂悖。內有待百姓一條例，詭稱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終年所得粒米，全行歸天王收去，每年每大口給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養身。所生男女，選擇於天王，舖店本利，亦歸於天王，不許百姓使用，如此則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爲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極大云云。間有長髮賊傳人齊集，謂之講道，即彷彿此等言語。

逆匪僞稱東王西王等，赤脚身穿戲衣，面上有青斑，爲獄中囚犯。眞廣西長髮賊並不甚多，餘皆兩湖脅從之衆。守省城者多婦女，披頭散髮，身穿男衣，在城樓擊鼓喊叫，搖旂行走窺視。

## 二、

咸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上諭張芾奏賊蹤偪近江省請飭向榮赴援寄諭向榮許乃釗酌量撥兵援應　見實錄卷九五之三七下　又見方略卷四三之二六上

## 三、

咸豐三年六月初五日（戊寅）上諭有人奏金陵逆匪不過十分之一著琦善向榮等曉諭被脅之衆自拔來歸　見實錄卷九六之二九下　又見方略卷四四之二三下

附原奏

再聞金陵賊匪，廣東廣西湖南三省之人爲多，有逼降者，有黨附者。然從賊日久，即屬甘心相向。其餘湖北九江安徽脅從之人，隱多懷恨。雖良莠不齊，而樂爲黨羽者，不過十之一二，思鄉欲逃者，十之八九。即其中有得僞官者，自聞大兵到後，日夜不安，深恐性命難保，暗囑百姓逃走，伊等亦乘間欲逃，是湖北各省之脅從尚非甘心從賊。又自大兵到後，難民時常窺探，見賊匪十分恐懼，每夜閃避空屋，防備攻城。其

各僞王僞官，逐日遷徙無定，似亦畏人夜攻、又懼人暗害之意。又賊匪近時暗做紅邊白團馬褂數千件，晝夜趕成，卽將成衣工人殺斃滅口。此種紅邊褂中團空白，意在隨時填寫營分，充大營官兵，以便混入大營，作爲內應。又賊兵兼有薙髮者，意在私行出外探聽官兵虛實。請飭江南江北統兵大員嚴密查拿，並宜因其所畏設法驚擾，使其終夜不安，自當潰散。又聞城內有瓦木匠人約四五千，園戶機匠約五六千，俱切同仇之志，共相關照，一俟大兵破城，卽時併力殺賊。凡此城中思逃之脅從，與思奮之工匠，似宜設計招之誘之，從而用之。又聞廬州府四鄉百姓，自相團練，亦穿紅邊白團馬褂爲號，是以賊匪衣服仿照此樣製造，希圖混入。應請並飭安徽巡撫及侍郎周天爵等，傳諭鄉民，謹防賊匪混跡其間。又滁州清流關，亦請飭派結實可靠將弁，嚴行防守，以杜竄越，實爲至要。又聞現在賊匪無多，守城乏人，凡登城守夜支更，皆派老弱之民，持旂往來，揮搖上下。賊匪營中百姓居多，逆匪不過十分之一，金陵如此，揚州鎮江更可想見。應請並飭江北江南統兵大臣，卽日奮力收復，以便聚集北路，迅掃賊氛，以安黎庶。謹附片又奏。

四、咸豐三年六月初六日（己卯）上諭張芾奏賊船直撲南昌省城急待援兵助勦向榮能否撥兵著酌量緩急辦理　見實錄卷九六之三四上　又見東華二一之一六下　又見方略卷四四之二七上

五、咸豐三年六月十三日（丙戌）上諭向榮迄今未能克復金陵而逆賊已水陸分竄若再令首逆潰圍何以當此重罪著迅報何時可以克復金陵鎮江二城　見實錄卷九七之一九上　又見方略卷四五之二四上

## 飭令總兵瞿騰龍帶兵馳往河南山東一帶協勦摺（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總兵瞿騰龍帶兵二千，遵旨馳往河南山東一帶協力攻勦，並請旨將臣向榮交部從重治罪，恭摺奏祈聖鑒事：本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諭：『各股賊匪已由安徽竄擾河南，歸德失守，又分二股，一赴汴梁，一赴劉家口。復據恩華奏：行抵東阿，接據荷澤縣稟報逆匪於曹河上游搶得大船數隻，撲過北岸，兵力單弱，恐難抵禦等情。現在北省防堵緊要，著向榮即飭瞿騰龍酌帶兵勇，馳往河南山東一帶，確探賊情，協力攻勦，毋稍遲誤。』等因欽此。臣等跪誦之下，憤懣填膺，萬難自已。伏念臣向榮統領大兵，駐紮江南，分應一面進攻，一面防賊北竄。乃三月之久，未能克復一城，以致逆賊北竄皖省，攻陷歸德，且有分趨直隸山東之勢。仰煩宵旰焦勞，未能稍分萬一，撫衷循省，實屬無地自容。臣理應躬率將士，北趨齊豫，以遏賊氛。惟元惡大憝，盤踞金陵，該逆以旁竄分我之力，以負固老我之師，以久據糜我之餉，恐大兵稍一挪移，則東南半壁，更難支持。茲謹遵旨飭令瞿騰龍統帶陝甘精兵一千八百名，湖南精兵二百名，並令參將吉連、署遊擊滿祿、鄧鳳林、都司葉榮、署都司余兆青等分帶隨行。於本月二十二日由紫金山大營分起啓行，取道丹徒渡江，業已飛飭鄧紹良、麟桂即在該處預備船隻濟渡。惟是賊踪竄擾，隨時變遷，已飭令瞿騰龍於渡黃河時，與河臣楊以增、山東撫臣李僡熟商，確探賊踪所向，先以何處爲急，即往馳救。查陝甘官兵隨征三月，頗稱勇敢，平時皆食麵麥，與北地相宜。瞿騰龍籍地湖南，楚兵與之熟習，是以飭令統帶。所有軍裝器械、及將弁薪水、兵役口糧、夫價，一切均照廣西舊章，先由大營給發兩月，隨帶前往，以免沿途守候支應，而致有耽

延之故。惟臣向榮克復無方，並未能遏賊北竄，上煩聖慮，應請旨交部從重治罪，以爲討賊不力者戒。至金陵省城，自本月初八、初十兩日攻破賊營之後，該逆益加嚴備，趁我兵不能在彼駐紮，復將已燬營盤連夜修整，依城踞守。臣飭令逐日出隊，外作誘敵之勢，一面飭翼長等躍覓隱避處所，暗挖地道，密爲布置。惟自本月十四日起，至今連綿陰雨，未克放晴，不勝焦急之至。惟有激勵將士，先行攻克金陵，即當相機赴北，總期殲此羣醜，庶可稍紓宸念，用贖臣愆。所有瞿騰龍遵旨帶兵，飭往河南山東一帶協力攻勦起行日期，理合恭摺由六百里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汝所請治罪，又係汝之取巧故智，勿謂朕不能看出，續有廷寄內硃諭，皆是誅心之論，不知汝知警否？總之若能迅克金陵，則汝功最大，前罪都無。若仍喫緊時巧爲嘗試，則汝之罪難寬，朕必殺汝。凜之。）

## 遵查賊匪冒充官兵並龍潭逃出各船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伏讀五月初十日廷寄欽奉上諭：「據張亮基等奏：金陵城內賊匪多混難民薙髮而出，冒充官兵，又龍潭地方有船百餘隻，稱係難民，然資財甚富，已委員往查等情。此等裹脅之衆，並非甘心從逆，地方官若能相機解散，即是化莠爲良之法，倘操縱失宜，或妄拏無辜難民，轉認眞賊，必致別生事端，反墮奸計。」等因欽此。仰蒙聖明訓示周詳，彌深欽懷。臣等因前城中逃出難民，傳述逆賊仿製紅邊馬褂三千件，當即通飭各營，概將兵勇號褂正面裏衿各加清文戳記，內外皆有辨認。其有大營遣往各屬公幹者，於路票開載事由及某弁兵姓名，以杜假冒。並咨琦善、陳金綬暨沿江接壤各督撫，密飭文武一體知照在案。現在各屬紳董團練稽

查，均稱嚴密，遇有行跡可疑之人，無不詳加盤詰，不敢稍涉大意。又伏查四月中旬，曾據句容縣稟報：龍潭下蜀街地方，有江上逃出船隻停泊，當即委遊擊鮑雲翥、知縣薛煥會同前往密查。據稟查得大小船共二十五隻，已將大桅鋸短，抽去船柁，不能行駛。所有船戶家屬水手，逐一登載姓名，實係被脅無疑。各船戶等情願棄船挈眷而逃，均給與路票遣散。計自四月下旬以後，江水日漲，被拘船隻，多由沙洲漫沒處所逃出，其中衣服米糧，無所不有，船戶水手思歸逃出者，亦有賊黨利其財物背之而去者，即賊首亦莫能禁阻。蓋自四月十八日遣散觀音門外各船一千餘號，又於二十七日乘賊船上駛之便，順風逃去民船不少。此該逆所以有圍紮水寨之舉也。至於上駛賊船，前接安徽臬司張印塘安慶來稟：有後幫五月初七日掃數開逸之語。計其前幫早已上駛，而江西撫臣張芾五月初十日來文，尚無賊船竄到九江信息。與臣等前次詢據江西商船所稱：五月初三四日在彭澤湖口一帶，途遇賊船販賣估衣綢緞之語，復有參差。臣向榮亦僅接臣子向繼雄自安慶江干寄來之稟，據稱：沿江上竄之船，有安靜行駛並不登岸滋擾者，亦有上岸焚掠者，其中良莠雜糅，踪跡不一律。但既有眞賊在內，恐前途來船或被搶掠裹脅，因即乘風駛至賊船之前，凡遇估船客船，仍令折回上游，或收泊港汊暫避，並知會沿江官民早作准備。又約計江忠源所帶兵勇，途中當可相遇，即擬順道迎探，以便會合截擊等語。而安慶以上情形，尙未續據具報，不勝焦急。至下游鎮江艇船，仍歸各省鎮將管帶，廣艇局艇二項船隻，責成麟桂、吳健彰調度，以專責成。所有散去水勇，務選精壯充補，業已嚴飭麟桂妥爲辦理，無風則防賊下竄，順風則奮勇上攻。又查鎮江水師餉銀七萬兩，而鄧紹良從大營帶去兵勇，其口糧仍由江西糧台支給。惟是此項兵餉，江蘇藩司庫內現已無款可籌。臣許乃釗因飭吳健彰於海關五六兩月約徵項內酌撥

應用。又據麟桂稟請續調廣東各船，臣向榮已於二三月間先後行咨兩廣督臣趕緊雇募，迄今尚無復音。至所需各種火器，已飭令於常鎮一帶就近製造矣。所有賊匪冒充官兵，及龍潭逃出各船並上下游情形，理合附片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搜出僞指揮洪三度稟僞貞得王信件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前據丹陽縣稟稱：四月三十日，該縣沿江沙洲內，忽來大湖廣船一隻，小沙河洲船兩隻，大船上黃旂一面，書「雲總鎮府」字樣，又有紅傘門旂，船頭立有戴白頂官弁二人及青布纏頭數人，因喚人上船薙髮，爲該處紳董識破。即經通知包港巡檢黃集賢等，會同各局董，率領團勇，四面兜拿。該逆遂持械上岸格鬥，當被團勇鎗斃戴白頂賊及青布纏頭賊各二人，餘皆回船開行。復於船中施放火箭鳥鎗，又被局董率勇乘舟，由旁近港汊內駛出邀擊，各勇拋擲火罐，適中小沙河船藥桶，立將該船轟碎。其大湖廣船正在連踪行駛，亦被震裂，最後小船一隻，被團勇鐃鉤搭住。船上賊衆，殺死三十餘人，生擒七人。又於水中撈獲受傷賊匪二十七人，奪獲鳥鎗刀矛火箭甚多，並獲得銀洋金鐲衣服等件，均即充賞。又據新洲鄉民綑送竄逸被格垂斃之長髮賊五名，令各賊指認，內有僞王李宗一名，又僞天雷將軍楊林大一名，均已氣絕。並於船艙板內搜出僞指揮洪三度稟僞貞得王二紙，具報前來。臣等查核逆書字多訛錯，語句有不可解處，所言情形，亦不盡符。即如揚州官兵屢獲勝仗，該逆久被圍困，而轉謂官兵憊於逃走，虛張聲勢。東壩一路累經添兵防堵，並節次委員往查，又復聯絡各鄉團，且上下兩壩中隔石路，計長十里，船不能過，往來行人，歷歷可數，現查並無家人等

經過，而逆書中乃有兄弟姊妹銀物船隻俱安平過去等語。殊不可解！查該逆詭計多端，凡各府地名，往往以意更易，聞其金陵下令逼脅難民云赴蘇州助戰，及至其地，始知實係鎮江，則該逆所謂東壩者，又不知東壩實是何地？臣等當將逆信知會浙江撫臣黃宗漢去後，旋准該撫來信，以湖州在東壩下游，因即親赴該郡，並往毗連安徽境內之廣德等處就近一律查勘，更可放心。至所稱分出一支暗到武昌漢陽，我處必分兵去救等語。此該逆故智，核與現在賊船上竄情形又似相符。所有該逆僞信一併照錄，恭呈御覽，伏乞 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該逆詭計多端，不可不防，而丹陽紳勇奮勇可嘉。）

## 遵旨豫籌大營糧台摺（咸豐三年六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遵旨豫籌大營粮台，仰祈 聖鑒事：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張芾奏：江路賊船梗阻，所有江南大營粮餉，請飭江蘇浙江就近接濟等語。江西至金陵，一水直達，即粵東撥解餉銀，亦須由江西經過，是以令該省轉運，源源接濟，若遽議更張，恐於大營急需，致有貽誤。本日已令張芾仍當設法妥籌，或繞道撥運，毋得藉詞諉卸。惟江西（面？）既有賊船上竄，設或竟有梗阻，一時供應不及，應於江浙兩省何處擇要安設粮台，不可不預爲籌及。著該大臣等，即行咨商該督撫，迅籌妥辦，以濟軍需。』欽此。臣等伏查大營粮台，自本月初旬，臣向榮追賊至九江，各省隨營粮員，均未趕上，幸九江知府稍爲接濟，暫免枵腹。繼而江西撫臣張芾，揀派臣彭玉雯撥解銀米前來，軍心始定，得以保全大局。當經臣向榮及撫臣張芾先後奏請由江西設立粮台，荷蒙允准，并飭幫辦軍務臣彭玉雯總司其事，以專責成。又奉部先

後指撥餉銀二百三十八萬兩，糧米四萬石，皆由江西轉運接濟在案。嗣後源源而來，從無貽誤。而各省粮員，直至四月內始行到齊，僅將支放起止日期交代後，即各回原省報銷。此江西接辦粮台之原委也。計自正月初旬起，至六月初旬止，大營收到江浙應解餉銀二十八萬零，由江西解到餉銀一百二十萬零，適當經費支絀之時，出納最關緊要。臣向榮、許乃釗、囑令彭玉雯會同江西鹽法道熊棻及安慶派來之蕪湖道潘鴻基，督飭各隨營粮員，加意撙節。除兵勇粮餉及長夫雇價，均照廣西湖南章程支放，不敢絲毫增損外，所有雜支項下，照辦一切，可省則省，實用實銷，無所浮冒。現因逆賊四路分擾，臣向榮已將轉運總粮台從甯國府調至大營，以昭慎重。核計五月以來，共支放銀一百五萬(兩)零，尚存銀四十三萬兩零，約放六七月餉銀，即形缺乏。現在江西既有賊船梗阻，所有廣東續解之銀，應由江西改道從陸路運至大營，請旨飭下撫臣張芾酌量辦理。其餘尚未解到之銀，臣向榮已飛咨各督撫，亦令徑解大營。臣等公同商酌，誠恐一時供應不及，自應恪遵聖諭，令附近之江浙二省，籌款接濟，解赴大營，仍歸江西粮員一手經理，似毋庸另設粮台，徒滋糜費。事竣後，統由江西報銷，以歸簡易。除咨商各督撫外，理合恭摺奏請，伏乞皇上訓示祇遵。謹奏。(硃批：着照所請辦理，該部知道。)

## 累攻金陵及鎮江接仗摺(咸豐三年六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激勵將士，累次奮力攻城，亟圖克復省垣，並鎮江師船接仗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攻勦江甯、鎮江、揚州三處逆匪，已逾三月，未破一城，反致該逆分股四出，北擾皖豫，南竄江西，上煩聖主憂慮，仰蒙硃

諭切責，跪誦之餘，愧悚莫可言狀。伏念臣向榮一介武夫，毫無知識，溯自四載討賊，未能掃淨妖氛，實已罪無可逭。仰蒙皇上邊格天恩，不加嚴譴，又復畀以重權，稍有天良，必當竭力圖報，以贖前愆，何敢觀望遷延，重罹咎戾。矧今岩項維艱，即以臣向榮一軍而論，月費餉銀已不下三十萬兩；其餘江北軍營各項，尤不可勝數，萬一日久難繼，其患有不忍言者。刻下暑雨時行，漸多瘟疫，將士久屯營帳，炎風烈日，熏灼難堪，行潦泥汚，跋涉良苦，人人恨不將逆氛早滅，汔可小休。至於本地難民，羈繫者切望解懸，仳離者冀圖完聚。且聞城中減扣食米，除粵賊外，每日僅給二三合米，不足充饑，餓殍纍纍，其慘尤難言狀。臣等耳聞目擊，痛徹心脾，若不早克金陵，拯民水火，既無以上答君父，亦何顏俯對羣黎。此臣向榮與臣許乃釗、彭玉麟所以日夜焦思，於萬分難辦之中，無時不以辦賊爲務也。惟是攻城之法，城小可以合圍，城大只宜擊東擊西，乘其不備；至於低有地道，高有雲梯，或束藁以填壕溝，或囊沙以作階級，此其大較也。今則九十六里之城，合圍既力有不逮，其餘各法，自五月以來，先後屢用，雖有小獲，終未能破城大創。皆由臣向榮調度無方，以致元惡稽誅，堅城久頓，撫心慚懼，實屬無地自容。茲從各營將弁中擇其尤爲勇敢者，即各於所部，選擇勁兵，得三千二百人，臣向榮親與瀝血飲酒，誓破此城。特爲另紮數營，以便隨時出隊。六月初二日子刻，飭令各營兵勇，明攻朝陽門龍脖子兩處，而密派勁兵潛襲太平門。查該處賊營三座，環衞城門，中通一路，僅容一夫來往，我兵即從此路先進，賊營纔十餘人，已爲賊覺，鎗砲火罐從此互擊。廣西藍翎額外彭得標首先躍入賊壘，連斃數賊，賊遂擁出，由夾道迤城而行。我兵乘勢魚貫而進，直薄城闉，該逆於城上拋擲火彈火磚，斷我進路；而迤城繞出之賊，又於賊營外包抄我兵。廣西義勇趙全福，見大黃旗下有穿黃馬褂賊目一名，指揮賊衆，該義勇馳往直前，砍其首級。廣西

提標右營兵丁楊玉勝等，又將執旂之賊砍倒，諸賊復向城根逃遁。我兵圍攻賊營，火鎗短兵，交相接仗，自寅至午，奮力鏖戰，盛暑之下，加以饑疲，祇得次第撤回。查殺斃賊匪一百餘人，內有大小賊目六名，其爲鎗砲擊傷者，尤不可勝數。而我兵陣亡弁兵彭得標、蔡世松等九名，或碎身於鎗砲，或畢命於刀矛，莫不奮勇爭先，無所畏怯。其餘被傷兵勇四十二名，亦皆數年中從征敢死之士，夙稱一可當十者，均以義戰捐軀受傷，深爲可惜。臣向榮於例恤養傷銀兩外，復於鎮將各員捐廉資集，加意撫卹。各兵勇激於義憤，無不踴躍用命，復於次夜二鼓，潛襲朝陽門濠外竹籤密布如蝟，拔去未半，城內賊衆亦有潛出襲我者，遂於暗黑中互戰良久，殲賊無數，擒獲長髮賊一名，餘皆被創入城。城上營中鎗砲矢石如雨，我兵遂亦收隊，查點兵勇受傷僅止數名。研訊長髮賊匪，據供：楊逆以圍久不解，擬用火牛之法，衝動大營，先令該逆等試探前來等語。此初二初三晝夜兩次進攻金陵未能得手之大略情形也。刻下省城東南北三面，該逆防守極嚴。前此因城西繞道甚遠，恐大營難於接應，而南門以西，又有雨花台賊營負嵎梗阻，是以旱西水西二門從未往攻，該逆防備亦懈。今東南北既少可乘之機，祇得另行躍覓路徑，設法從西面進攻，現已趕緊密爲布置，以期得手。至鎮江師船，前據署總兵李德麟暨藩司麟桂等稟稱：五月二十四日四更，賊用火船四排，每排用船四五隻，乘風下駛，意欲圍燒我船；後有白篷船十餘隻，跟踪開砲，兼放火箭。連開大砲，擊沉賊船數隻，白篷船遂紛紛逃回。其火攻船隻，皆爲我處小船用篙撐開，順流而下，艇船得以無事。又據該署鎮等稟稱：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東南風起，各艇船駛至鎮江瓜州兩口，與賊船接仗三時之久，擊沉賊船十餘隻，轟斃賊匪不計其數。分帶局艇候補刑部司獄周鍾慶、浙江定標把總外額等並皆受傷，各砲船亦有爲賊砲擊穿者，業已趕緊修補等情。總之用兵之道，銳

氣不可稍挫，挫則難以復振；機會不可稍失，失則不可復支。賊情詭祕萬端，往往用臣向榮守禦桂林長沙之法，抗拒大兵。而金陵本係明初都城基址，尤極堅厚，東南高至六丈，西北低處亦至四丈以外，本年春間新經修葺，砲石軍火悉以資賊，是以措手倍難。至全城形勢，城北有後湖，寬約十餘里，無可問渡，東西南三面均係秦淮河水環繞，寬自四五丈及十餘丈不等，橋樑早被拆毀。僅有東北一隅陸路可通，賊已築柵挖濠數道，併力拒守。該逆又於城內鷄鳴山設望樓三座，插大小五色各旗，我軍動靜，山上一望瞭然。其舉旂之顏色，視我軍所攻之方向，舉旂之大小，視我軍往攻之衆寡，夜間所懸號燈亦如之。號螺一吹，城中逆匪各就方向奔赴，愈殺愈多。若非設法出奇，殊恐未易制勝。臣等責無旁貸，萬不敢存遷延觀望之心，惟有益加策勵，銳意進攻，以冀稍慰宵旰焦勞於萬一。至竄擾皖豫江西各賊，無論由何處分出，其首逆既在省垣，總須聽命於此。但得金陵克期收復，渠魁就縛，脅從自無能爲矣。所有累攻金陵及鎮江接仗情形，理合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不克金陵，大局不定，向榮等激發天良，鼓勵將士，於夏末秋初之際，務期克復堅城，生獲渠兇，若稍有耽延，國法實難宥也。仍另有旨。）

咸豐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諭：前經疊降諭旨，令向榮等速籌克復金陵，並將攻勦情形，隨時奏報。茲據奏屢次奮力攻城，及鎮江師船接仗，並撥兵援應江西，及籌辦粮台等情；覽奏均悉。此次攻逼賊營，直薄城闉，兵弁俱奮勇爭先，無所畏怯。乃進攻兩晝夜，總未得手，而敢死之士，復多有傷亡，甚爲可惜。至該逆於東南北三城防守極嚴，惟旱西水西二門備禦稍懈。該大臣等業經踹覓路徑，擬從西面攻其不備，著即相機布置，毋得再有疎虞。至此次鎮江師船，擊沉賊船多隻，我兵砲船亦不免爲賊擊壞，尙未能大加勦

洗。本日怡良奏吳健彰熟悉夷情，未可遠離上海。著向榮等迅催麟桂、李德麟等，會齊上下游艇船，趕緊肅清江面，則鎮江賊勢自孤。至金陵爲大局所關，克復尤不可再遲，該大臣既選擇勁兵，瀝血誓破此賊，將弁自必踴躍用命，人思敵愾，務期迅速設法收復二城，則餘匪必皆破胆。若再遷延，致令首逆潰圍而出，國法具在，斷難再加寬宥。此次攻進奮勇陣亡弁兵彭得標等，深堪憫惻，着卽查明請卹，以示激勸。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向榮、許乃釗，並傳諭彭玉雯知之。（六月二十一日到）

## 遵派熟悉賊情等員前赴直隸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直隸現辦巡防，該大臣營中有熟悉賊情通曉紮營接仗事宜之將弁兵丁，着卽迅派一二十人，前來直隸，交納爾經額以備差遣』等因欽此。臣卽於各將弁中，查有四川馬邊協副將孔廣順、酉陽營千總徐璋、湖南宜章營守備萬年新、鎮篁鎮千總侯光裕四員，並皆隨臣勦賊日久，於紮營接仗事宜，以及賊匪伎倆，均能熟悉。又令該將弁各選從征得力四川之兵丁石維喜、黃玉琛、舒洪元、陳朝升、康占鰲、劉顯謨、鄧文炳、陳喜、湖南兵丁陳萬勝、鄔定國、林秀耀、鄧志林、張士得、熊浩、侯光清、孫紹科等十六名，於五月廿九日自大營起程，前赴直隸，聽候納爾經額差遣。理合附片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 派總兵音德布帶兵馳援江西省會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前據張芾奏：江面回竄賊船，欲撲省垣，當經諭令該撫相機布置，不可徒事張皇。本日又據該撫奏稱賊踪逼近江省，已調回湖北臬司江忠源至省協防，並請

飭向榮添兵赴援等語。此股賊船，沿途有無搶掠？其竄至彭澤，是否與官兵接仗？均未據該撫詳細聲敘。前降旨令查明向繼雄追賊退入九江一節，亦尚未據該大臣覆奏。張亮基前奏：又有刊刻告示，委員持往各船遣散之說，究竟此股賊船是否眞賊？意在直撲南昌，牽制江南大軍，據張芾累次奏報，情形緊急。著該大臣確探賊情，酌量撥兵接應。如果係遣散匪黨，應如何設法彈壓解散？亦卽飛咨張亮基、與張芾妥籌辦理。金陵鎭江兩城，日久未能克復，而賊船紛紛上竄，致令鄰省告警請兵，勢將牽動大局，不知該大臣等現在如何籌畫，紓朕南顧之憂也。前有旨令瞿騰龍帶兵赴山東河南一帶，此時諒已起程，着卽催令北上，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伏查金陵大營官兵，自分往鎭江勦賊、及派防東壩外，後因該逆竄往歸德，遵旨令總兵瞿騰龍管帶精兵二千名，馳赴齊豫一帶協勦，刻下兵勇業已無多。惟念江西省會要區，又爲大營糧台根本，總宜籌畫萬全，是以派令總兵音德布帶兵一千二百名，馳往援勦，此外實難多撥。查江西贛州鎭標各營官兵，最爲得力，順流赴省，不過旬日可到。臣向榮一面飛咨湖北署提臣阿勒經阿由廣濟就近帶兵馳往協勦，似均可壯聲威。現飭音德布督帶將備弁兵，於六月初七日起程，並支給應需口粮一月，以免稽緩。其瞿騰龍帶赴齊豫之兵，已據丹徒縣稟報：於五月二十六七兩日，全數渡江北上。至四月間遣散被脅各船隻，係因探得船戶與賊匪牌刀手有隙，正可乘機解散。是以派令已革知府陳景曾會同遊擊蔡應龍等，帶同本地紳耆，前往勸諭。該船戶人等，均能憬悟聽從，自願焚船起岸回籍者，約六百餘隻，逃往僻港躲避者，約四百餘隻。維時但期解散賊勢，不能逐船驗放，苛以科條，是以無由窮其所往。迨後賊船上竄，難保解散之船夾雜賊幫行駛，故臣等飛咨皖楚江西各省，總須嚴作准備，相機勦撫兼施。嗣據探報：江甯鎭江被脅難民，半途多

已逃回，該逆恐各船逃散，其勢益孤，不肯攏船近岸，遇有買取食物，惟以廣西大脚婦女上岸購買回船，其爲眞賊無多，已可概見。至向繼雄、黃秉忠、程智泉等所帶砲船，僅止九隻。先因施放號砲，賊船落帆，避至南岸，未見拒敵，是以暫緩攻擊。迨跟踪過蕪湖以上，漸見焚掠情形，顯有眞賊在內。其時盧應翔所帶各船落後，我軍砲船單微，未便開仗，遂乘風漫越賊幫，趕緊知會沿途官民，預備勦堵。當其搶過賊幫之時，彼此用砲互擊，陣亡藍翎把總文□一員及勇目一名，其餘隨帶各船，遂被衝散。現在九江上游一帶，招集散勇，一俟稍有就緒，即速仍回金陵。其盧應翔所帶砲船兩隻稍大，其餘十四隻船式過小，攻擊甚不得力，未便虛糜經費，已飭遣散，並令該員回籍矣。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奏參藉病久延及辦事乖方之都司守備等員摺（咸豐三年六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特參藉病久延之都司守備，及辦事乖方之守備，請旨革職，隨營効力，以示懲儆，仰祈聖鑒事：竊據統帶川兵提臣蘇布通阿等咨稱：四川保安營都司蔣立勛自本年正月帶兵追賊，途次湖北興國州地方患病，稟請給假赴大冶縣延醫調治，迄今數月之久，尚未來營，曾否痊愈，亦無稟報，呈請查辦。又據參將秦如虎稟稱：廣西桂林營守備胡元昌於上年十月內，在長沙河西因傷復發，並生瘡疾，寄留長沙醫調，迄今數月之久，尚未據報痊愈，稟請核辦。又據蘇布通阿咨稱：四川廣元營守備張宗文於上年十一月內，總兵馬龍委令前赴長沙省城管帶傷病弁兵來營差遣，乃該守備並不遵令辦理，以傷病兵丁口糧缺乏爲詞，稟明湖南撫臣，准其撤回川省，又不能約束兵丁，致有搶船毆差情事，實屬巧詐乖方，呈請核辦前來。臣查都司蔣立勛、守

備胡元昌患病或五月或七八月之久，尙未痊愈，既未到營，又無稟報。當茲勦賊吃緊，未便任其規避，致啓效尤。守備張宗文既經飭赴長沙管帶傷病兵丁來營，乃不遵號令，不請示遵，輒敢帶兵徑回川省，且又不能約束兵丁，致令滋生事端，實屬有意取巧。除由臣等分別行查辦理去後外，相應請旨將四川保安營都司蔣立勛、廣元營守備張宗文、廣西桂林營守備胡元昌卽行革職，以爲規避取巧者戒。惟該員等一經革職，轉得置身事外，應請飭令自備資斧，隨營効力，不准支食薪水，此後如果不知愧奮，再行嚴參治罪。其所遺都守各缺，應請留於軍營揀選出力人員，奏請升補，以昭激勸。除咨部外，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諭：向榮奏參藉病久延及辦事乖方之都守一摺。四川保安營都司蔣立勛、廣西桂林營守備胡元昌因病請假，逗遛楚省有至四月之久，未經報痊，均屬有心規避。四川廣元營守備張宗文派赴長沙，前往管帶傷病兵丁來營，輒敢不遵差遣，藉詞徑回川省，且又不能約束兵丁，致令在途滋事，尤屬乖謬取巧。蔣立勛、胡元昌、張宗文均著革職，仍責令隨營効力，倘再不知奮勉，着卽嚴參治罪。該部知道。（六月二十一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三年六月十六日（己丑）上諭戶部奏銀庫正項待支銀僅存二十萬七千兩推原其故總由向榮等不能早克三城以致糜餉勞師　見實錄卷九七之三三下

二、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甲午）上諭李嘉瑞奏楊秀清已離金陵著向榮確切訪探　見實錄卷九八之二下　又見方略卷四六之二四下

# 卷四

## 鎮江失利請治提督鄧紹良罪摺（咸豐三年六月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接據探報鎮江接仗失利，趕緊揀派大員帶兵前往應援，請旨將統領乖方之提督先行革職治罪，以示懲儆，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因鎮江爲水陸要衝，蘇常屏蔽，宜先將鎮城攻克，而後金陵揚州次第克復。三月間察看之總兵李瑞不能得力，據實奏參，改派提臣鄧紹良前往統帶。緣該提督打仗素稱勇敢，在長沙守城尤爲著績，仰〔荷〕天恩三年之間，由守備洊膺專閫，該提臣必當感奮圖報，且係本省提督，呼應更靈，因此付以重任，賴其獨當一面。該提臣到鎮以後，雖屢獲勝仗，總未收復城池，經臣等恭錄疊奉諭旨嚴催去後。六月十三日，接據該提督稟稱：六月初九、初十、十一、十二等日，該逆晝夜攻撲營盤，累次均被官兵擊退，斬獲甚多，我兵亦有傷損。臣等方以該提督縱不能乘機克復，總可自立不敗之地。詎於十四日接據統帶四川官兵之副將瑞格、遊擊周兆熊等專弁稟報：探得十三日午刻，賊匪突出於焦山一帶，蜂擁猖獗，將湖南及各處營盤盡行踏去，瑞格等隨即飛帶四川貴州官兵趕往接應，賊已分股由都天廟前來打仗數十回合，直至酉刻，賊方遁去，我兵收隊回營。惟所帶僅四川兵一千名、貴州兵五百名，營盤逼近南門，孤軍難以久駐，是以熟商暫將營盤退紮馬陵，請添兵前來救援，提臣鄧紹良現在丹徒鎮收集散兵，各等語。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

異。查初九、十二等日，逆匪連日撲營，均被官兵擊退，各營盤逼近鎮城屯紮，當不致漫無準備，何以是日一經賊匪攻撲，輒被占據營盤？至焦山係在大江之中，據稟賊由焦山突出，尤不可解！是否該逆由水路暗襲？所稟甚不明晰。至鄧紹良帶兵接仗情形，及因何挫衄緣由？稟內並未詳悉聲敘。除專弁前往確探飛報外，查鄧紹良所帶湖南官兵，既退駐丹徒鎮，其四川貴州營盤，孤軍無援，不能不退往馬陵駐紮。查該處爲蘇常門戶，亟須有救兵馳往應援，方免人心搖動。臣向榮、臣許乃釗、臣彭玉雯再四熟商，於無可抽撥之中，不能不先其所急。查翼長總兵和春前在廣西曾經統帶諸軍，於攻守機宜，尚爲諳練，打仗亦極勇往，現派令統帶廣東兵一千五百名、湖南兵八百名，即於十五日自大營起程，連夜馳往應援，以固蘇常門戶，務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提臣鄧紹良駐鎮江日久，未能克復，咎已難辭，乃並營壘亦不能自固，致被逆賊襲占，實屬辜恩溺職。除查明接仗情形及將備各官下落另行核參外，相應請旨將江南提督鄧紹良先行革職治罪，或仍留於軍營効力贖罪。所有江南提督一缺，臣向榮已飭和春暫行接署，以一事權，並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至鄧紹良所帶弁兵，銳氣已挫，留於鎮江亦屬無益，應酌量撤回大營，督飭各將弁訓練振作，以鼓其氣。遺失鍋帳軍械砲位，一時補製不及，已飛咨浙江撫臣黃宗漢抽撥借用，以應急需。下游師艇各船，一時無陸路接應，亦恐單薄，除責成署狼山鎮總兵李德麟等、及署江甯藩司麟桂、署督兵勇，小心防範，妥籌辦理，暨咨會督臣怡良，嚴飭蘇常各屬文武，會督紳士，率同團練民勇，一體防範外，所有據報官兵營壘被賊攻占大概情形，及揀派大員帶兵馳往應援緣由，先行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鎮江官兵接仗失利，趕派大員帶兵赴援，請將提督革職

治罪一摺。逆匪占踞鎮江，累經降旨令向榮迅圖克復，該大臣特派提督鄧紹良帶兵勦辦，迄今三月之久，雖屢獲勝仗，總未收復城池。茲據奏稱：本月十三日，賊匪突於焦山一帶，蜂擁而來，將湖南及各處營盤，盡行踏去；副將瑞格、遊擊周兆熊等，飛帶四川貴州官兵趕往接應，賊分股抗拒，直至酉刻方遁，官兵營盤退紮馬陵，鄧紹良現在丹徒鎮收集散兵等語。覽奏實深憤懣。鄧紹良身膺專閫，付以克復重任，應如何感奮圖報，迅掃妖氛，乃初九至十二等日，逆匪撲營，均被官兵擊退，何以十三日輒被占據營盤？該提督平素尚屬勇敢，何以如此潰敗？豈受恩超擢，志得意滿，以致兵心渙散耶？鄧紹良著先行革職，留於軍營効力。至焦山在大江之中，不通陸路，該匪由何處衝來，情形亦尚未確，仍着向榮許乃釗迅速查明，因何失利？是否毫無準備，爲賊渡江掩襲？據實參奏，治以應得之罪。其將備各官下落，着一併查明。所有江南提督印務，即着和春暫行接署。鎮江爲蘇常屏蔽，不可稍有疎虞，該大臣派令和春統帶廣東兵一千五百名、湖南兵八百名，星夜馳往應援，著即飭令迅速督勦，務將賊匪殲除，力圖克復。本日已有旨令怡良前往調度，督率提鎮水陸將弁，併力進攻；並令嚴飭蘇常各屬文武，會督紳士，率同團練民勇，一體嚴防。其下游師艇各船，即飭令麟桂、李德麟嚴督兵勇，相機進攻，毋稍疎懈。至金陵日久未服（復？）該大臣現在如何布置？倘首逆楊秀清竟已前竄江西，而以堅城牽制官軍，或以官軍圍困稍懈，併力奔突而出，賊情詭詐異常，亟須加意防範，設法攻勦，毋再遷延玩泄，致干重罪。大營糧餉（向）由江西支應，現南昌被圍，未能兼顧，已諭令怡良會同許乃釗，先由江蘇就近支應接濟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六月三十日夜到）

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上諭：前據向榮奏鎮江官兵接仗失利，當降旨令查明如何失事情形，據實參奏。本日據麟桂奏稱：逆匪數百人由鎮江北門轉至東門，直撲陸路大營，各營火起，官兵同時潰散，鄧紹良移紮丹陽等路。是此次鎮江失事，該官兵並未與賊接仗，其漫無準備可知。且各營一時火起，難保非奸細內應，鄧紹良久歷行陣，何以如此疎失，實不可解？丹徒鎮爲蘇常緊要門戶，經該藩司飛飭地方，預調潮勇霸勇前往埋伏，雖於十五日擒斬賊匪多名，而十七日該逆擁衆出城，潮勇等衆寡不敵，旋即退走；其江北虹橋一帶，亦復被賊焚燒，官兵潰敗，大江南北兩岸陸路可守之處，險要既失，使賊匪上連揚郡，下達蘇常，則我兵節節被阻，而賊蹤陸（路？）路可通，師船停泊江心，亦必勢成孤注。該大臣等或身爲統帥，或職任疆圻，豈能坐視逆氛，直擾東南，一籌莫展。向榮所派和春帶往赴援之兵，已於十五日起程，計期早可趕到。此時丹徒鎮是否收復？應於何處進攻，遏其下竄之路？副將瑞格等退駐馬陵之兵，尚有一千五百名，應如何策應？怡良接奉前旨，定當剋日馳赴該處督辦，着即迅速進兵，水陸嚴扼，萬不可再有疎失。至麟桂所帶水師艇船，據奏北固山下有賊設大砲，舊處恐難停泊，徹（擬？）調泊丹徒江面，自係丹徒鎮未經失利以前之語，現在應作何布置，亟須妥籌，但不可任令艇船散漫退避，致陸路援兵到齊，水路師船又難應手。和春李德麟均有水師之責，毋得稍存諉卸。粮台船隻，尤關緊要，該藩司既令暫移閶山關下，且有大艚舢板等船一同分泊，僅可妥爲保護。現在師船需餉孔亟，著怡良源源籌解，毋致潰散。向榮軍營糧餉，前已諭怡良等於蘇省籌款運解，此時餉道有無梗阻？其繞道如何行走接護？並着迅速籌辦。廣東所雇紅單船，前據該省奏先於五月二十五日開放二十隻，計一月上下已可駛

入江口；本日復諭葉名琛等，將續雇船隻趕緊催令出洋，此項船隻，多係生力水勇，會合進勦，必能得力。一俟入江，即着和春、麟桂等相機調遣攻勦。至十五日擒斬賊匪各勇，經麟桂先行賞給翎頂，係爲鼓勵兵心起見，自應如此辦理。該勇多非土著，未可盡恃，而潮勇一項，尤當妥爲駕馭，稽查彈壓，以防後患。該大臣等仍須飭諭地方，聯絡兵民，迅圖克復。蘇松爲財賦重地，現當辦理海運，若再有疎虞，豈能當此重罪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向榮、怡良、許乃釗，並諭知和春、傳諭麟桂知之。（七月初四日到）

## 派往鎮江官兵扼要駐紮以防南竄摺（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派往鎮江官兵業已扼要駐紮，逆匪不敢南竄；並查明失守營盤，及接仗救援出力各員，分別懲勵，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前據探報鎮江兵勇營盤失守，當即揀派總兵和春馳往應援勦堵，於六月十五日奏報在案。臣等發摺後，接據鄧紹良來稟稱：自六月以來，天氣酷暑，營中兵將患病甚多；又自初九日以後，晝夜均與賊匪接仗，軍士漸形疲乏。因於十二、十三等日，飭令將弁各於該管營中查點患病及受傷各兵勇，於附近民房養（調？）治去後，因此缺額不少；而近城營盤管砲兵丁患病尤多。正在分別募補間，突於十三日午刻，城中約有二三千賊匪前來撲營，前三營兵勇出六成隊迎敵，中兩營繼之，擊斃賊匪數人，接仗未及一時，該逆回身奔逃，我兵隨後追至城下，正在奮力攻打，忽北固山一帶衝出賊匪約三四千，抄截各營後路，後四營又分兵迎敵。該逆於城垣近大營處，開一暗門，從旁衝出，直撲大營，火箭火罐等物一齊拋放，勝勇營內窩篷帳房一時俱燃，攻城兵勇遙見營中火起，趕回救援，城內復有逆匪突出，乘官兵分頭接仗，紛紛用火器拋入

各營，天熱風猛，七營被焚，其餘五營兵心皆亂。鄧紹良瞭見前營失火，傳令馳援，而兵已潰散，棚帳皆去，器械遺失甚多，並去萬斤重大砲一位，又三千斤重大砲二位，祇得退守丹陽集（？）散兵，查點陣亡千總唐彪一員，兵勇十餘名，其餘受傷弁兵飭醫調治。伏念鄧紹良日久未能克復鎮城，反被逆匪分踞營盤，實屬罪無可逭，惟有稟請奏參從重治罪等情前來。又據署江南提督和春稟報：管帶湖南兵八百名，廣東兵一千五百名，於十七日馳抵馬陵地方，探知京峴山一帶官兵營盤，被賊占踞，丹徒鎮亦被賊匪焚燒紮營，和春即由馬陵前駐辛豐，以扼逆匪水陸南竄之路，俟其兵勇陸續到齊，即相機拔營前進等語。又據管帶潮勇之捐職郡司劉廷鍥稟稱：十三日午刻，見京峴山營盤火起，即隨同江西撫標參將占住、率潮勇趕往救獲，大股逆匪由東北二門衝出，各勇奮力截殺，自未至酉，斃賊甚多，割取首級三顆，生擒一名，奪獲抬鎗十二桿、鳥鎗八桿、大黃旂兩面，賊衆始逃入城中；因官兵營盤被燬，孤立無援，亦即退至丹徒鎮，復經劉廷鍥帶勇接仗，殺傷賊匪多名，生擒二名，割取首級六顆，奪獲抬鎗鳥鎗腰刀旂幟多件，陣亡帶勇之順天舉人揀選知縣賀長庚一員、壯勇二名，受傷三十六名。因聞鄧紹良已在丹陽，亦暫退回丹陽，旋即馳往辛豐堵禦等情。臣等查鄧紹良因天氣炎熱，病兵過多，即應隨時陸續散遣調養，額兵亦宜隨缺隨補，豈可任其散遣無紀，以致賊匪分頭誘戰，縱火焚燒，營中毫無準備，遂致墮賊奸計。賴有潮勇力戰抵禦，屢挫賊鋒，丹陽常州一帶得以安堵，皆由潮勇之力。向來潮勇多不安分，該職員劉廷鍥號令甚嚴，各勇皆肯用心，惟該勇人數僅止七百，亦恃有副將瑞格等所帶川黔兵一千五百名，屯紮南門一帶前往接應，始能阻遏賊鋒。當挫衂之餘，尤宜分別功罪以昭懲勸。除統領乖方之提督鄧紹良，已請旨革職治罪外，所有鎮江失守營盤之湖南撫標參將韓世禧、永州鎮遊擊

朱占鰲、鎮箄守備儘先都司鄒益茂、辰沅道標守備儘先都司劉嘉祥、寶慶守備田宗揚、儘先都司辰州城守營千總鄧紹英等，或首先進追，或從後迎擊，或居中策應，皆不能奮力接仗，固守營盤，以致兵勇潰散，均應請旨革職治罪，以肅軍令。惟念該員等從征數載，著有微勞，一經革職，轉得（置）身事外，現又乏員接帶楚兵，可否仰懇聖恩將參將韓世禧以都司降補，遊擊朱占鰲以守備降補，劉嘉祥、鄒益茂、鄧紹英均請註銷儘先升補都司，並田宗揚一併降爲千總；韓世禧、朱占鰲、劉嘉祥、鄧紹英均請拔去花翎；鄒益茂、田宗揚、均請拔去藍翎；各重責八十棍，責令仍帶楚兵打仗，効力贖罪，倘再不知愧奮，即當據實具奏，明正典刑。至千把以下各弁兵，由臣向榮分別斥革棍責，令其帶罪圖功，遺失器械，着落（？）賠補。陣亡之鎮箄千總唐標（彪）應請照例議卹。舉人揀選知縣賀長庚係屬文員，亦能管帶潮勇，力戰捐軀，殊堪嘉憫，應請飭部從優議卹。其接應出力之管帶潮勇董事捐職都司劉廷鍠，擬請旨以都司儘先補用，以昭激勸。此外川黔出力兵弁，分別獎拔，俾知各軍雖挫，有能自立不敗者，猶可行賞論功，庶可挽回披靡惡習。至金陵攻城大兵，日內雖未得可乘之隙，亦能派兵弁連日出隊，均有斬獲，不致示之以弱。總當激勸將士，迅掃妖氛，仰慰聖主宵旰于萬一。所有查明鎮江接仗情形，分別懲勸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派往鎮江官兵扼要駐紮，逆匪不敢南竄；並查明失事及救援出力各員，請分別懲勸一摺。前以鎮江失利，當有旨將鄧紹良先行革職留營効力，本日復明降諭旨，令將該革員擬罪矣。鄧紹良因兵丁傷病過多，飭令調養，乃聽其散漫，住居民房，以致爲賊所襲，縱火燒營，何以漫無紀律，如此大意！現在和春管帶官兵已馳抵馬陵，旋由馬陵前駐辛豐，以扼逆匪水陸南竄

之路；復經管帶潮勇之都司劉廷鍥力戰抵禦，屢挫賊鋒，現亦馳往辛豐堵禦；副將瑞格等亦帶川黔官兵屯紮南門，互相策應，是逆匪不敢南竄，大局尚未決裂。惟鎮城日久未復，急宜督兵進勦，著該大臣嚴飭和春等分路進攻，務將丹徒鎮賊匪悉數殲除。麟桂所帶水師艇船，現在調泊何處？作何布置？怡良接奉前旨，諒已馳赴該處，著即督同將弁，水陸夾攻，剋期克復；並宜加倍嚴防，斷不可以南路無虞，稍涉大意。至金陵與賊相持，已逾數月之久，累經降旨嚴催，何以悠忽至今，尚謂無可乘之隙。兵力疲乏，總因日久無功，該大臣等現在如何籌畫？隨時奏聞，以慰朕念。前發往向榮軍營差委之已革廣西候補州同楊培堃、有人奏稱：該革員出身不正，着向榮詳加察看，據實具奏，無稍徇隱，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七月初七日夜到）

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內閣奉上諭：向榮許乃釗奏，查明失守營盤，及接仗出力人員，請旨分別懲創一摺。前因鎮江城外官兵營盤被賊焚掠，當降諭旨將提督鄧紹良先行革職，令向榮等查明失事情形據實具奏；並飭和春迅帶勁兵馳往扼勦。並據奏稱：六月十三日，賊匪自鎮江城中擁出，直撲官兵營盤，我兵整隊接仗，該逆卽回身奔逃，復於北固山下另出一股，抄我後路，並於城垣開一暗門，從旁衝出，拋擲火箭等物，天熱風猛，七營同時被焚，鄧紹良退守丹陽。捐職都司劉廷鍥遙見火起，卽隨同參將占住、督帶潮勇，趕往救護，自未至酉，斃賊甚多，賊始敗入城中。嗣於十五、十七等日，賊匪竄入丹徒鎮，後（復？）經劉廷鍥帶勇奮擊，殺斃賊匪多名，奪獲器械甚多。現在和春督帶湖南廣東官兵，已由馬陵進紮辛豐，劉廷鍥所帶潮勇，現已馳抵辛豐，副將瑞格等督帶川黔官兵，屯紮南門，賊匪不敢南竄，丹陽常州一帶，

現均安靜。此次官兵失利，實因備禦疎懈，致賊分頭誘戰，墮其詭謀。鄧紹良平時打仗，尚知奮勉，是以累加恩擢，洊陞提督，乃身統重兵，未能迅速攻克鎮城，轉以無備失事，實屬負恩，有負委任，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向榮等即將該革員按律定擬罪名具奏，仍交向榮軍營，責令戴罪自効。其失守營盤之將備，若概予革懲，轉得置身事外，所有湖南撫標參將韓世禧、著以都司降補。永州鎮右營遊擊朱占鰲、著以守備降補。鎮篁守備儘先都司鄒益茂、辰沅道標守備儘先都司劉嘉祥、辰州城守營千總儘先都司鄧紹英、均著註銷儘先都司；與寶慶守備田宗揚一併降爲千總；韓世禧、朱占鰲、劉嘉祥、均著拔去花翎；鄒益茂、田宗揚、均著拔去藍翎，以示薄懲，仍責令勦賊自効。倘再不知愧奮，即行嚴參治罪。捐職都司劉廷鍥管帶潮勇，駕馭得宜，屢挫賊鋒，着以都司儘先補用。其陣亡之鎮篁鎮千總唐彪，着交部議卹。舉人揀選知縣賀長庚、着交部從優議卹。和春已有旨令其署「理」江南提督，務期督率鎮將，迅復郡城，毋令逆匪竄逸。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同日到）

## 覆奏洪秀全楊秀清形貌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五月初二日奉到上諭：『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現在圍困城中，其僞西王亦未能遠出，該逆等狀貌形迹，必須探訪實確，或能購線內應，於克復省城時，全數擒獲，不致任其逃脫，則掃蕩餘匪，不難一鼓成功矣。』欽此。仰見聖慮周詳，務期淨絕根株，不留餘孽，曷勝欽服。臣等於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實無其人，聞已於湖南爲官兵擊斃，或云病死，現在刻一木偶，斷以衣冠，閣置僞天王府內，

楊逆七日一朝，其餘受僞職者皆不能見。本年二月間洪逆進城時，以三十六人舁一大轎，四面蔽以黃綾，道傍居民皆令俯伏，不准仰視，惟輿夫見其坐在轎中，約四五刻，兩骰並〔不〕稍一展動。逮至僞天王府進頭門後，將轎歇下，另有廣西大腳婦女舁進，以後不出門，即有上轎時，亦未得見，此則衆口之所同也。至楊逆出門，用十六人舁一大轎，轎外亦糊黃綾，前後鼓吹鳴鑼，凡十餘起，衛以牌刀手，儀從約長二里許，路人亦皆俯伏，不准仰視。間有窺見者，據稱：該逆年約三十餘歲，身材中等，面色黃黑，眉骨高聳，鬚黃微白，指爪約皆三四寸。該逆每出，頭黃〔戴？〕黃風帽，身穿馬褂，綉袍緞靴，皆黃色，兩眼帶極大墨晶鏡，或用黃白面俱遮障，總不欲人見其眞面目也。至五月以來，或云楊秀清已成瞽目，或謂已伏冥誅，凡出外巡城，每令其妻舁頂替，是以用面具遮蔽。該逆於諸賊中尤爲狡詐，其眞僞殊難揣測。惟石達開羅大綱兩逆，其面貌尚易識認。石達開封僞翼王，年約三十餘歲，面長色白微髮〔鬚？〕並無疤記，專議賊黨功罪賞罰，即在督署之北設立銀庫，僞名聖庫，該逆居守其中。羅大綱即羅亞旺，係僞指揮，陷鎮江後亦封僞王，年約四十餘歲，鬚髯長多，易於辨識，現踞鎮江府署。其餘西南北各僞王均非本人，而仍頂冒蕭朝貴、馮雲山、韋正之名，或以他人頂代，或以其子弟頂襲，詭密莫可究詰。據城中逃出難民云：前在七橋甕地方與官兵打仗，僞西王蕭朝貴被砲打傷右臂，衆人目擊係用門板抬回該僞王府，不數日及〔即？〕斃，該逆名下僞官牌刀手均縞素三日；乃未幾又有僞西王出入，其爲頂名無疑。楊逆又將督署附近民房一概拆毀，改爲僞天王府，周圍築牆，厚若城垣，高又過之，可以俯瞰城外；臣等於紫金山遙見甚明。又聞該〔逆〕二月間正在起造僞宮殿，又聞大兵趕到中輟，迄今尚未完工。至楊逆窟宅甚多，不時挪動，即一宅之中，臥室亦無定所，如〔惟？〕其餘賊首〔則〕無多窟

也。該逆等奢侈暴殄，雖便溺亦用金器。其帶來楚粵幼賊，率皆十四五歲，衣飾紈綺，驕悍凌人，習慣剖人心腹，時以殺人爲兒戲；傳言逆賊常煮人心肺，令幼賊啜其羹湯，是以兇悍無比。遇壯賊尚可理喻，遇幼賊竟至無可逃生。賊又設老人館，凡鬚白者居之，其幼孩之良善者，咸歸楚粵長髮賊作爲義子，近更閣割幼孩，死者甚衆。至年壯有力者，城內以二十五人爲一館，以十人爲一篷，每隔數日，輒復調換紛紜，同在羈繫之中，一轉瞬間又非舊侶。其甘心從賊者，復賡爲偵伺，告訐邀功，該逆亦遂捉影捕風，以濫殺爲鈐制之術，往往我軍所約內應，甫有成議，旋被調撥他處，迫脅上船，既訶察之多方，復遷移之靡定。近時守堞全換楚粵賊黨，金陵人概不准登城，民間鐵器搜括一空，良民雖有誅逆之心，亦苦無其具，是以屢約內應之舉，迄無成功。尤不可解者，一長髮賊管二十五人，以精（？）之二十五人何難共殺一賊，乃驅脅楚撻不勝其苦，卒無敢商謀伺隙得而甘心者，或亦戾氣之所迫脅，使之不得不然也。謹將迭次詢訪難民口述情形，擇其於衆口而大略相同者，附片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該逆殘忍爲心，豺狼成性，斷不爲天理之久容也。）

## 遵發吳健彰白玉搬指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等於蘇松太道吳健彰稟請代奏一件，欽奉硃批：『英夷既非助逆，甚妥，亦不必再與波瀾矣。吳健彰將楊文定照會未行，駕馭輕重得力，可嘉之至。本日隨批回摺件，發去白玉搬指一箇，賞賚吳健彰。該道訪聞夷人情形夾片一件留覽，』等因。欽此。當即欽遵發交該道祇領。茲據吳健彰稟稱：『竊健彰監□謬領一介庸愚，愧報稱之毫無，荷恩施之逾格，頒來美玉，情同潔白，以自持，捧到溫綸，心切銘丹，而銜結，拜九重之褒

寵，頓加璞質以雕鏤，承一德之知臨，敢效愚忠之指臂。所有感激下忱，理合稟請代奏，恭謝天恩」等情前來。謹據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癸卯）上諭優卹江寧將軍祥厚等並賞還陸建瀛官銜家產　見實錄卷九八之四三上　又見東華二一之二四上　又見方略卷四七之三〇下

## 連日進攻金陵城門並鎮江迎擊獲勝摺（咸豐三年七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敬陳大兵累攻金陵及鎮江接仗獲勝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因朝陽、太平、神策各門，經官兵累次攻打，該逆拒守益堅，惟臺西路備禦稍疎，躧探可繞路徑，設法攻擊。查城東與城西各門遙遙相對，平時穿城直行，約隔二十餘里，從城外繞郭行走，路遠加倍，若避賊高處瞭望，紆道山行，不下一百餘里，非於先一日裹糧前往，稍憩兵力，轉恐未戰先疲。臣等於七月初三日夜間，密飭已革提督鄧紹良、偕儘先參將鮑雲翥、儘先遊擊王浚、守備李春寅、降補守備朱占鰲等，帶領湖南官兵，並忠勇、誠勇、勝勇、彪勇、共三千四百人爲一軍，暗從省城外郭之鳳台門西善橋直趨江東橋，掩旂息鼓前進，定期是夜直抵旱西門進攻。又於初四日夜子刻，密令署江甯將軍臣蘇布通阿、總兵秦定三暨已革提督福興、督率副將虎嵩林、西林、已革副將巴圖遊擊蔡應龍、全玉貴、都司張國樑等，挑帶四川、貴州、廣東官兵、捷勇、廣西提標三勇、廣東三勇、共三千六百名，分爲二軍，一從高橋門潛襲兩花台賊營，一向南直趨聚寶門，均於初五日寅卯之交同時進兵。又恐該逆黨

萃於西南兩門抗拒大兵，別遣游兵二枝，先於丑寅之交，攻打朝陽太平兩門以分其勢。該逆卽開放大砲，拋擲火罐火甎下擊，我兵難以進前，更番吶喊，以壯聲勢，使之不暇他顧。其潛襲雨花台賊營精銳兵勇，於寅正進發，遊擊全玉貴、都司張國樑、守備劉季三、千總楊瑞乾、把總戴文英穿越深林叢葦凡十餘處，路轉徑迷，不辨方向，遠聞更鼓響處，料是賊營，帶隊躡踪前進，始至雨花台賊營之後，天色微明，張國樑等齊拔竹簽，越過外濠一重，內濠之上，又密插竹簽，並砍臥樹株爲鹿角柵，內濠弔橋亦已撤去。張國樑因濠溝深寬，難以抄越，拋擲火罐，奮力攻打，該逆營內均係瓦房，又連日陣雨之後，處處霉濕，不能燃着，營中賊皆驚起，卽於土牆內緊對我軍施放鎗砲，城上賊聞鎗砲聲，亦卽開砲遙擊。雨花台賊營之旁，又有兩小營互爲犄角，城內與三處營中賊匪，約三千人，齊出拒敵，抄襲我軍之後。千總李連升、武生陳步高回身接戰，連刺數賊倒地，該逆始爲氣奪；而攻城各兵勇，亦會合邀擊，賊遂敗回。我兵追進弔橋，城上大砲盡用鞏子（？）轟擊，李連升手背受傷，猶奮勇大呼，爭先前進，帶傷兵勇亦有繼進者；而弔橋邊賊營逆匪，又出拒敵，我兵難以再進，始將南路兩軍緩緩撤回。其鄧紹良帶往潛趨西路兵勇，據稱：於初四日下晚至西善橋稍憩，初五日子時，催令分三路前進，各兵勇因往潛襲，未張燈火，黑夜中難辨行列。迨至旱西門齊集，天色微明，賊於高處瞭見，施放鎗砲，已有準備。西門外舊有大石橋，先被該逆拆斷，賊於橋後近城處紮一大營，我兵行至橋邊，見城外河身，該逆挑挖寬深倍於往常，我兵帶去木橋，尙嫌其短，不能渡過，實於（？）無路進攻，祇得撤回等語。臣等查西路潛襲之兵，分作兩日行走，兵力不爲不紓，如果在旱西橋趕早催行，何致遲至天明始抵旱西門，遂爲逆賊瞭見準備，橋樑縱被折斷，濠面卽已開寬，豈竟束手無策，空費往還，殊堪憤懣。當卽傳諭鄧紹良及所帶將弁兵伊等

在鎮江失守營盤，獲咎已重，如仍不知愧奮，輕則定擬發遣，重則立正典刑，毋貽後悔；該革員等頗知惶恐，僉稱情願殺賊贖愆。當初五日攻打雨花台撤兵之後，都司張國樑深憤不能攻克賊營，奪門而入，適初六日五鼓大霧，復率所帶捷勇數百人，乘霧往攻；畧將軍蘇布通阿聞知，慮其或有疎失，趕派四川官兵前往應援；張國樑於大霧迷漫之中，銳意前進，樹木叢雜，路徑全迷，忽遇放卡多人，當即向前砍殺，餘匪逃回賊營報信，雨花台賊營遂開鎗砲，城上砲亦繼發，彼此轟擊約有兩時，擊斃賊匪若干，無由辨識。迨四川接應之兵繼至，霧亦漸開，遂與張國樑整隊而返。鄧紹良紮營在朝陽門附近，是日黎明，聞得南門一帶鎗砲大震，知是我軍接仗，亦督飭降補守備朱占鰲等進攻朝陽門，大霧迷漫，咫尺莫辨，越過濠溝二道，已近賊營，逆匪一聲傳呼，紛紛出營拒敵，朱占鰲連殺數賊，奮勇直前，忽有鎗子由左腦穿出右腮，腦髓從項門併出，立時陣亡。鄧紹良飭兵將其屍身奪回。該逆復於營中殺出，勢頗猖獗，我兵奮力截殺，連斃數十人，該逆始不敢追襲；賊營中鎗砲與城上鎗砲互相接應，鄧紹良恐得力兵將再有疎失，因即撤回。查點兩日陣亡兵勇七名，受傷弁兵壯勇四十四名。此初五、初六兩日進攻城門與賊營之大概情形也。至鎮江軍營，累接署提臣和春來文：先由辛豐移營丹徒鎮，探得京峴山官兵舊營，該逆虛插旂幟，和春即督飭兵勇前進，該逆遁入城中，我兵即於七月初五日進紮京峴山，復將舊營加高培厚，與南路三營官兵相近，聲勢較爲聯絡。當和春未至京峴山以前，該逆匪見南門外甘棠橋三營兵力較單，屢於六月二十六、七等日，或數百人、或千餘人，由觀音山竄出窺伺，均被擊退；和春密飭管帶潮勇之捐職都司銜劉廷鍠相機埋伏接應。二十八日黎明，賊匪撲出數千人撲營，我兵於營內施放鎗砲，擊斃多名，該逆依恃人多，愈攻愈急，劉廷鍠帶領潮勇抄賊後隊，賊衆遂亂，我兵乘勢衝出，與

潮勇前後夾擊，追奔數里，砍獲長髮首級二十六顆，耳計（記？）十數付，約計斃賊二、三百名，奪獲抬鎗刀矛多件。又據劉廷鑌呈報：生擒長髮賊三名，長髮首級九顆，黃旂刀械數十件。此鎮江賊匪連日撲營，被我兵勇追勦，屢獲勝仗之情形也。臣等查核兩處接仗情形，以張國樑、劉廷鑌二員最爲奮勇出力，劉廷鑌已於前摺奏請以都司儘先補用，俟鎮城克復，再爲奏懇恩施。張國樑自去秋至今，大小又經數十戰，二月間攻破七橋甕賊營，厥功尤偉，鎗傷手指，曾荷溫諭垂詢，該員感淪肌髓，茲於道途險惡賊營深邃之地，累次首先帶勇，一往無前，實屬不可多得，現出有湖南永州鎮中營遊擊朱占鰲陣亡一缺，合無仰懇天恩，即以都司張國樑升補，該員益當勉圖克復，以効涓埃。降補守備朱占鰲、隨臣向榮三載以來，戰功屢著，曾蒙賞給巴圖魯名號，鎮江營盤失陷，臣向榮不敢迴護，據實劾參，該員降黜之餘，深堪愧奮，至於大霧中接仗，被賊鎗暗擊殞命，實屬奮勇捐軀，仰懇聖恩開復原參處分，從優賜卹，以慰忠魂。鄧紹良於派帶兵勇繞赴西門，未能上緊趲行，致虛往返，而次日在朝陽門外帶同朱占鰲向前攻擊，尚有愧奮之心，應請留營，仍充前敵，以觀後效。至隨同張國樑劉廷鑌出力各兵勇，由臣等分別記名獎賞。其繞赴西路之帶兵備弁，亦即提營從重棍責，以儆效尤。所有金陵鎮江累次接仗情形，暨分別激勸緣由，恭摺縷晰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即有旨。雖稍挫賊鋒，總未能克復堅城，掃蕩羣兇；向榮等職居統帥，幫辦，豈不知愧恨耶？）

咸豐三年七月十四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迭次金陵及鎮江獲勝情形一摺。據稱：七月初三、初四等日，派令鄧紹良、蘇布通阿等督兵分路進攻旱西聚寶兩門，遊擊全玉貴、都司張國樑等進至雨花台賊營之後，奮力攻打，逆匪齊出抵敵，千總李連升、武生陳步高連刺數賊，各兵勇會合邀擊，賊匪敗退，都司張

國樑於初六日帶領捷勇數百乘霧往攻，殺放卡賊匪，賊營開砲抗拒，我兵開砲攻擊，約有兩時，斃賊無算。鎮江逆匪於六月二十六、七等日由觀音山竄出，均被我兵擊退。和春派管帶潮勇之都司劉廷鍥抄賊後隊，賊衆大亂，兵勇前後夾攻，追奔數里，砍獲長髮賊首級二十六顆，斃賊二三百名，奪獲抬鎗刀矛黃旂多件，劉廷鍥生擒長髮賊三名，斬獲長髮首級七顆，等語。江甯鎮江兩處官兵接仗，雖稍挫賊鋒，究未能克復城池，著該大臣等督飭帶兵各員合力進勦，以圖迅奏膚功。湖南永州鎮中營遊擊降補守備朱占鰲屢著戰功，曾賞巴圖魯名號，前於大霧中接仗中鎗殞命，殊堪憫惻，着開復原參處分，照遊擊陣亡例從優賜卹。所遺湖南永州鎮中營遊擊員缺，即以張國樑升補。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七月二十二日到）

咸豐三年七月十四日上諭：向榮許乃釗奏金陵鎮江累次接仗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張國樑升補遊擊，並將朱占鰲從優賜卹矣。金陵鎮江二城，久被賊踞，連日進勦，雖有斬擒，仍未得手，且官弁兵勇多有傷亡，似此師久無功，城池何日能復？逆匪何日能平？據張芾奏賊船陸續駛往江西，該處賊衆已逾二萬，顯係金陵等處賊匪潛行竄逃，滋擾上游。該大臣等頓兵城下，坐視鄰省危急，於心何安？著向榮等即督飭將弁兵勇，設法進攻，迅圖克復。若金陵得手，傾其巢穴，則各處逆衆自必聞風胆落。前派音德布帶兵一千二百名前往，何以至今尚未趕到？着即飛催兼程赴援，毋稍延誤。南昌被圍日久，而江面賊船仍聞陸續上駛，應如何設法派撥兵船扼要堵截之處，著該大臣等一併妥速籌辦，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七月二十二日到）

## 請將副將周鰲革職離營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等接據鎮江水營浙江太湖協副將周鰲稟稱：『前因於道光二十九年在海洋捕盜，累受重傷，致患怔忡病症，本年二月在江甯下關帶師船接仗，砲炸擊倒在船，趕即醫治，用藥過猛，病雖即愈，火氣歸愈怔（？），現於怔忡症外又增心悸之病，坐臥不安，旦夕不寐，懇請給假兩月醫治』等情前來。臣查水營現當攻勦萬緊之際，該副將周鰲是否患病情眞？抑係揑詞規避？當經行調查驗去後。茲據該員扶病來營，臣接見之下，查實年已逾六旬，衰憊不堪，而兩足蹣跚，病容極形憔悴，即勉強給假醫治，亦斷難望其速痊，似未便任其戀棧，致滋虛糜。相應請旨將太湖協副將周鰲革職離營，以肅軍令。所遺員缺，容臣於水營出力將備內挑選奏請升補，以資調遣。謹會同兩江督臣怡良合詞附片陳奏，伏乞聖上聖鑒。謹奏。（硃批：周鰲着革職，該部知道。）

## 請降守備孟玉欽職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向榮接據署提督和春稟報：『署貴州平越協左營中軍都司右營守備孟玉欽，管帶官兵，漫無紀律，所紮營盤，亦甚潦草，即經面加申飭，以冀力圖振作，嗣令該守備由馬陵進紮甘棠橋營盤，仍未深溝高壘，管兵亦不能嚴加約束，稟請核辦』前來。臣查鎮江官兵，前經失陷營盤，皆因管兵不嚴，營壘不堅，至有疎虞。今守備仍復不知振作，實非尋常疎忽可比，本應從嚴斥革治罪，姑念該員平日打仗尚屬奮勉，相應請旨將

貴州平越協右營守備孟玉欽降爲外委，責令充當前敵，以觀後効。惟現當攻勦喫緊之際，亟應遴員升補，俾督兵打仗，得有專責；茲查有儘先升補守備貴州銅仁協左軍千總黃天偉，打仗奮勇，屢次帶傷，堪以擬請升補，庶於勦捕實有裨益。爲此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均着照所奏行。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後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七月初十日（癸丑）上諭著向榮等查訪李嘉瑞片奏楊秀清病故是否屬實並體察湖廣情形應用何項船隻及需兵多寡　見實錄卷九九之四五上　又見東華二二之四上　又見方略卷四九之二五下

李嘉瑞片奏

再廬郡現有難民雷姓、李姓、先後自金陵城內逃出，據稱：二月間被賊驅去，李姓爲賊管鎗，雷姓爲僞東王楊秀清餧馬，洪逆住總督衙，楊逆住何姓房屋，四面掘濠釘簽，爲固守之計。楊逆於三月間病故，即埋何姓後園，現係僞丞相充僞東王，近日出令，皆僞北王韋姓主張，仍假托楊逆宣令。城內長髮賊現僅七百餘人，湖南從賊者約千人，湖北約五六百人，從前婦女不供工作，近因人少，驅婦女抬物守城。從前每人日給米一升，近因米少止給四合。且賊懼城破，皆身藏雉頭刀，預備破城後裝作難民，等語。可見金陵賊匪已不甚多，其至揚州逃出者，傳聞情形亦相等。倘能乘此機會，克復三城，則河南江西諸賊聞風膽落，無難剋日蕩平矣。謹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請飭催糧台並於江浙兩省預籌接濟摺（咸豐三年七月初九日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奉撥大營粮台未收數，開列清單，請旨飭催；並於江浙兩省預籌接濟，仰祈聖鑒事：竊查江西接辦大營粮台，奉部撥銀二百三十八萬兩，自本年春夏以來，皆由江西陸續轉運，從無貽誤。前因逆匪竄擾上游，長江多阻，當經臣等公商，將後路甯國粮台，飭令江西總辦之鹽法道熊棨移至大營，以昭愼重。所有各省應解之銀，亦飛咨徑解大營在案。目下通盤核算，截至六月底止，計收過解到江西銀三十一萬兩零，各省徑解到大營一百三十萬兩零，通計前後收到銀共一百六十一萬兩有零。除自正月至七月止均已陸續支放，轉瞬八月，殊恐不敷。現據江西撫臣張芾咨稱：『江西藩庫現存廣東解到餉銀十萬兩，因圍城路梗，不能起解；又廣東續解銀七萬七千兩，亦以江路阻隔，暫寄贛南道庫，俟江面肅清，一併解赴大營』等因。臣向榮已飛咨張芾，一俟賊船解退，飭由玉山常山取道內河，更屬剋期可到。其浙江欠解銀二萬兩，亦已就近咨催，江浙脣齒相依，撫臣黃宗漢一聞鎮江兵潰之信，即趕解砲械軍裝來江協濟，深資其力，計文到時，自必趕解，不敢遷延；並接黃宗漢函稱：如浙省捐輸收有存數，亦可源源接濟，於兵餉當有裨益。至蘇省欠解銀十萬二千兩，累據蘇州藩司倪良耀詳稱：無款可籌。前經挪墊之海運水脚銀十五萬兩，係責成該司督飭所屬趕經（緊？）解清，迄今已將半載，分釐未解。又海運節省糶變米價應解銀三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僅據陸續報解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餘皆催解不前。現據該司倪良耀奏請將截漕米石，展俟來年再行搭運，其隨漕徵解各項銀兩，遂亦不徵不解，無可催提。臣等再三籌畫，擬將江藩司所屬徵存咸豐二年地丁正雜銀兩，除經欽

差刑部侍郎雷以誠提作募勇口糧，及前撫臣楊文定飭撥協濟兵差，統俟截數後咨部查核外，所有徐州府屬應解銀兩，由臣許乃釗另摺奏請飭解宿遷糧台，交江甯藩司陳啓邁存儲，爲豐工漫口賑濟之用；如有不敷，在（再？）於淮安府屬就近酌撥，以濟災黎；其餘各屬，俱令解至金陵大營糧台，以供支放。至本省撥解最便之處，莫如江海關稅，五月間經欽差大臣琦善提解銀十萬兩，嗣因署江蘇藩司麟桂具稟艇船口糧需銀接濟，飭據蘇松太道吳健彰撥解銀四萬兩，又准河南督臣楊以增咨催部撥工需，亦分解銀四萬兩，各在案。現又准欽差大臣琦善咨會委員前往上海守提江海關稅，儘數撥解，尚未據報起解若干，大江南北水陸軍營河工，率皆指望此項官稅，殊恐挹注維艱。現在函商浙江撫臣黃宗漢，於捐輸項下先撥解銀二十萬兩以應急需。此外未收之廣東餉銀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九十九兩、山西省十一萬二千兩、四川省一萬三千兩、安徽省借撥銀八萬三千兩、湖北省欠解銀三萬兩，謹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勅下各該省督撫迅即撥解，先將委員銜名、起程日期咨覆查核，以免遲誤。所有軍餉不敷預籌接濟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怡良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

## 請調辦理糧台人員來營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江西糧台委員，現祇直隸州一員、知州一員、知縣七員，其餘皆係佐雜微員，僅供轉運之差；粮餉重大，一切支發勾稽經理，尚嫌乏人；茲查有直隸保定府同知黃德坊，年壯才優，辦理明爽，前丁憂服滿直隸灤州知州陸爲隸，老成歷練，道光二十一年在山海關辦理糧台，諸事熟悉。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糧台需員差

遣，勅下直隸總督，飛飭該二員迅速來營當差糧台，實有裨益。臣爲憫重糧餉起見，不揣冒昧，謹附片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按旨見下載七月廿七日上諭內）

## 請留熊莪爲總辦糧員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查大營糧台定例派大員總理，安設後路，去營三五百里，派兵護守。該大員專管糧餉及置辦一切，另派同通州縣作爲行營糧員，隨營分起支應，由糧台源源接濟，方無貽誤。前因太平、甯國兩府，逼近江河，恐有賊匪竄入，因將總辦糧台之熊莪調至大營，係屬一時權宜；俟金陵鎮江克復，分兵追勦，即應仍設後路糧台，以昭愼重；即如揚州糧台，藩司總理，道府數人幫辦，前設徐州府，近移宿遷縣，此其明證。查從前廣西湖南廣東三省辦理大小糧台，自道府以至佐貳，共一百六十餘員，尚不能跟接大營，以致九江缺餉，幾壞大局。今江西接辦三省糧台，除彭玉雯、熊莪、及安徽護蕪湖道潘鴒基外，同通州縣不及十員，此外則佐雜數十員，一經移營，必不敷用。彭玉雯現在大營幫辦軍務，總司糧台文案，核明准駁公務，已極紛繁，若再將熊莪撤回，該司一人，豈〔能〕兼顧？又況糧台甚鉅，一切支放原係熊莪總理，該道勾稽出入，頗爲心細，兼資其力，若併歸彭玉雯一人，將來報銷轉致轇轕；是以從來軍務辦理糧台之員，必須始終其事。又且彭玉雯現年七十三歲，雖精力尚可支持，究竟年歲過大，日久恐難獨任。糧台乃三軍養命之源，關係匪輕，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仍將熊莪留作總辦糧員，於軍務實有裨益。臣爲大局起見，不得不據實直陳，謹附片奏聞。（硃批：另有旨。）（按旨見下載七月廿七日上諭內）

## 覆奏現在布置情形摺（咸豐三年七月初九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遵旨查明，恭摺復奏，並現在布置情形，仰祈聖鑒事：七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諭：『據張芾奏：逆匪上竄時，不過數千人，向繼雄既以無援而敗，福興又復縱賊不追，賊遂溜途裹脅，勢益披猖，等語。已革提督福興，經該大臣派往追賊，何以行至蕪湖，遽爾返棹？不與向繼雄夾擊；且何以前次該大臣奏稱係難民船隻？是否該革員捏詞具稟，著向榮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伏查五月二十七日西北風大起，是日下午，即據兗兒磯陸路營盤都司楊煥章稟報：有船千餘號，揚帆上駛，未知是賊，仰係續散難民船隻一時未能分辨，等語。隨又接據當塗江浦各縣稟稱：各船過境，並無焚掠搶刼等情。先是五月十八日，臣委員至觀音門散遣賊船一千餘號，所有下關等處被脅各〔船〕聞知此信，皆因相去較遠，深以不能遣散爲恨。臣正在密飭弁兵潛往續散，尚未能據稟復，突聞有賊船上駛之事，疑即被脅各船乘風逃逸；又聞糧台初遷甯國，訪知太平蕪湖兩處江面，皆有水路可通，恐逆賊襲我糧台，不能不分兵前往扼要保護；當時風力過猛，賊船行走如飛，我兵僅有兗兒磯砲船二十七隻，業經追踪上駛；此外別無船隻，因於各營中挑選精銳兵勇共三千名，特派福興帶同副將劉開泰、遊擊蔡應龍、都司滿祿等，即於二十八日先後由陸路裹糧馳往太平蕪湖一帶扼要堵截，以護糧台，並非由水陸進勦。逮福興於二十九日趕至太平，探知賊船已於二十八日巳刻，由太平直達蕪湖，沿途並無焚掠情事，核與江浦、當塗前後所稟情形相同。臣因與臣許乃釗、彭玉雯、及各提鎮會商，僉稱首逆尚在金陵，現又水陸分竄，意在分我兵力，緩我攻城，若使遣兵窮

追，適墮奸計；且福興所帶兵勇，星夜遄行，未及攜帶鍋帳，難以遠征；今糧台既無可慮，自應撤回營。此當日與在事諸臣再四熟商，始將福興調回，並非出自福興之意。即賊船經過之處，並無焚掠，沿江官兵稟報，先後如一，亦非福興揑詞具稟。至該逆裹脅船隻，先有兩湖安徽江西四省，臣由九江東下時，詢據沿江居民備述所見，已不下七、八千號，加以金陵、鎮江、揚州三處大馬頭，及各處港汊搜獲各船，又何止五、六千號。臣散遣觀音門各船僅一千號，其餘零星散去，節次焚燒，及各船戶自行鑿沈，並該逆因無桅舵水手自行焚燬者，亦過兩、三千號。雖節據沿江各屬及探報所稱：該逆遭風失火損壞之船，亦復不少，然所餘賊船，迄今尚不下六、七千號。近據巡查附近江干兵勇稟稱：七月十二、三日，見有賊船二百四十餘隻，乘風上駛，落後二隻，爲該兵勇拏獲，船中長毛賊四人，見官兵上船，隨即自投江中，當將船戶及裹脅之人帶至大營，並獲有門牌僞示呈閱。詢知此番之賊，號稱十軍，皆鎮、揚兩處脅從及金陵奸民圖利與賊潛通貿易者，迫令登舟，約二千餘人，其中眞正長髮賊，每船中不過兩人，徒以船多張其大勢。臣已將該逆牌示及船戶等供詞飛咨江西撫臣張芾矣。惟是賊綜游弋江面，往來自如，下游艇船既不能上駛，極盼粵東紅單船到後，調赴上游，擇要控扼，使賊船不能自在游行，庶幾稍有把握。至金陵攻復事宜，現在朝陽通濟等門，該逆均已嚴備，茲又探得太平神策兩門，凡山徑可通之路，該逆又已挖斷，添築營壘數處，與城上之砲互相接應，東北隅無隙可乘；惟有先得雨花台後，方能由南而西。茲當南門連次攻打之後，該逆亦已戒嚴，日來先於龍脖子、朝陽門一路進攻，使之全力復趨東面，然後我兵攻占雨花台後，即可由南而西，此近日布置之方。一俟辦有功效，即當奏聞。查大營兵勇分往鎮江、東壩、及江西、揚州者已有九千七百餘名，刻下存營兵數一萬零九百餘名，又廣東廣西各勇共三千

八百餘名，由紫金山以至七橋甕，在城正東及東南隅，計路十二三里，分紮營共十九座；其餘周城七十餘里，皆爲兵力之所不到，是以措手倍難。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審知各省額兵無可再調；且帑項萬分竭蹶，斷不忍藉詞兵單，更請濟師，致延時日。至於軍中調度之方，因賊轉移實無一定，昔賢所謂兵無定形，以敵之形爲形。現在賊情變幻，殊難逆料。惟有竭力籌畫，必須設法速奇，方能制勝；萬不悠忽遷延，上煩宵旰焦勞。所有臣遵旨查覆及現在籌辦省垣攻克實情，謹會同臣許乃釗合詞恭摺由驛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諭：向榮奏遵查賊船上駛，及現在籌辦情形，並請留調粮員各摺片，覽奏均悉。逆匪占踞金陵，已經半載有餘，朕日夜焦盼捷音；及該大臣屢次奏報，總以未能得手爲詞。且該大臣明知帑項萬分竭蹶，似此遷延日復一日，何以支持？現在南門賊匪踞守甚堅，該大臣擬先於龍脖子、朝陽門一路進攻，使賊全力復趨東面，然後進攻雨花台，即可由南而西，自係相機布置。著即督飭將弁兵勇，奮力前進，以期一鼓登城，萬不可再有遷延。鎮江賊匪爲金陵外援，若能設法克復鎮江，翦其羽翼，則金陵賊勢自孤，攻勦更易得手。該大臣務當嚴飭和春（督兵）進取，無再延誤。前據葉名琛等奏先後雇備紅單船三十四隻，於五六月開行，此項船隻計可陸續趕到，即著於江面擇要調撥，相機截勦，遏賊往來之路；並可與艇船合力夾擊。熊枝總理大營粮台，既資得力，即著咨明張芾，仍留江南，毋庸回任。至直隸現辦巡防，隨在需人。該大臣所請以同知黃德坊、知州陸爲隸赴營差委之處，著毋庸發往。再此摺係遵旨覆奏，據稱於七月十三日接奉諭旨，何以摺尾填寫七月初九日，並著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

諭令知之。

## 請選補將備各缺人員摺（咸豐三年七月初九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軍營現出將備各缺，謹選出力人員，請旨分別升補，俾資調遣事：竊查湖南撫標中營參將韓世禧、廣西梧州協都司張國樑、貴州清江協都司全玉貴、四川保安營都司蔣立勛、廣元營守備張宗文、湖南辰沅道標守備劉嘉祥、保靖營守備田宗揚、鎮箪守備鄢益茂、綏靖鎮守備徐統緒、廣西桂林營守備胡元昌等，或升補出缺，或緣事降革，所遺將備各缺，現當乏員帶兵之際，亟應遴員升補，俾督兵打仗得有專責。茲於各營將備內擇其勞績尤著者，開具清單，恭呈御覽，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升補，俾昭激勸而資調遣。至軍前督隊打仗，尤賴鎮將得人，方能克敵制勝。此間自翼長總兵和春調赴鎮江督兵，馬龍最爲得力，現因積勞成疾，尚未就痊，於一切應辦事件，調遣即屬乏人；只有貴州鎮遠鎮總兵秦定三、陝西河州鎮總兵吉順二員，秦定三現帶黔兵紮營頭敵；吉順雖管帶楚兵，惟初經戰陣，閱歷未久，尚須學習；此外各營官兵，均係將備管帶，凡遇出隊打仗，殊少得力鎮將督率。臣查貴州清江協副將德安、四川馬邊協副將瑞格、雲南楚雄協副將明安泰，均久經戰陣，老成練達，穩實可靠，而德安於軍興之初，即已帶兵到粵，勞績尤著；以上三員，均堪勝專閫之任，合無仰懇聖恩，遇有總兵缺出，即以該副將等簡放，俾臣得收指臂之助，實於勦捕有益。臣爲軍營需人起見，用敢冒昧陳情，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諭：向榮奏保舉堪任總兵之副將等語：貴州清江協副將德安、四川馬邊協

副將瑞格、雲南楚雄協副將明安泰、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

同日上諭：向榮奏軍營現出將備各缺，請分別拔補，開單呈覽一摺，着照所請，湖南撫標中軍參將員缺，准其以遊擊傅振邦升補；所遺鎮篁鎮標中營遊擊，着以儘先遊擊王浚升補。廣西梧州協中軍都司，即以參將韓世簪降補。貴州清江協都司員缺，准其以守備吳世斌升補；所遺長寨營守備，着以千總李連升升補。四川保安營都司員缺，准其以守備周天受升補；所遺順慶營守備，以千總王夢熊升補。廣元營守備員缺，准以千總姜廷富升補。湖南辰沅道標守備員缺，准其以千總魯廷英升補；所遺澧州營千總，即以守備劉嘉祥降補。保靖營守備員缺，准其以千總李定太升補；所遺九谿營千總，即以守備田宗揚降補。鎮篁鎮右營守備員缺，准其以千總蕭開甲升補；所遺古丈坪營千總，即以守備鄺益茂降補。綏靖鎮守備員缺，准其以儘先守備張克愼升補。廣西桂林營守備員缺，准其以千總杜照瑞升補。該部知道。單併發。（八月初六日到）

## 具呈軍營現存兵勇實數片（前奏附片）

再前准戶部咨會請飭查兵數以重餉需一摺，奉硃批：着依議行。欽此。將原奏抄咨前來。臣查鎮江江甯兩處官兵內，有道光三十年到粵者，有賊竄桂林長沙陸續徵調到營者，三年以來，其中傷亡病故者較多，即受傷受病遣發回營調治者亦復不少。其中惟楚黔之兵到營最久，前已飭查，楚兵頭二起原調係二千名，陸續因傷因病遣回原營調治者竟有一千五百餘名，黔兵二千名，遣撤者亦有一千五百餘名之多；此外如四

川、廣西、湖南後起皆有撤回者，多寡不一。臣前在九江，撤回潮勇及捷勇共五千餘名，到江甯後，又分兵鎮江、東壩、江西及北路防勦，分撥已多，大營兵勇不敷調遣，本欲行咨原調各省，別選勁兵來營頂補，因道途過遠，緩不濟急，就近招募壯勇，又恐不能得力，徒滋糜費。是以飭令各營於隨營餘丁內，擇其素有膽氣，曾隨兵勇打仗得力者，募爲新兵，按照各營撤回若干，照數補足，先行發給口糧，以符原調之數；一面將新兵花名，行文各原省，轉飭派兵營分截扣糧缺挨次補實，庶兵數不致久懸，勦捕亦能得力。惟湖南四川餘丁好者甚少，一時未能補齊，只好隨時募補，以符原額，未能將就充數；其餘有不得力之壯勇，亦已隨時汰除，庶兵歸實用，餉不虛糜。謹將軍營現存兵勇實數，開具清單，恭呈御覽。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該部知道。單併發。）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庚午）上諭已革提督余萬清發往向榮軍營戴罪立功　見實錄卷一〇一之一九上　又見東華二二之九下　又見方略卷五一之二四下

## 攻襲雨花台賊營等處情形摺（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敬陳攻襲雨花台賊營，並朝陽門、龍脖子等處接仗情形，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因探得省城西面一帶，該逆設備稍疎，若由南北兩面山僻處繞越前往，路途過遠，惟有先破（？）即可由南而西，以次進攻，兵力亦易爲繼。查我兵七橋甕大營，距雨花台較近，惟因秦淮河水泛漲，七橋甕以西、聚寶門以東、中間低窪之

處，積潦甚深，紆迴繞過，方能前進，相去已不下三十餘里。臣等先於四川、貴州、湖南官兵並廣東、廣西各勇內自告奮勇者，選得七百名爲頭敵，餘皆作爲一二三等接應，由署江甯將軍四川提督蘇布通阿、總兵秦定三、虎嵩林督同各將弁等，分隊統帶，各攜乾粮，於是日戌刻傳令，亥刻齊隊，向南門及雨花台進發。遊擊張國樑、帶同千總揚瑞乾、戴文英、把總陳鎮川、外委張登貴率勇三百餘人，從西路攻賊後營之左；四川兵爲接應，遊擊全玉貴、帶同守備季連升、千總李鴻勛、把總李日升、馮子才、外委楊萬青率勇三百餘人，攻賊後營之右；貴州兵爲接應。又令〔已〕革副將巴圖、參將鮑雲翥等，率兵勇爲第二隊接應。已革知府謝繼超、遊擊蔡應龍、持令分路督催。蘇布通阿、秦定三親自督陣。凡遇蘆葦叢深之處，皆酌留伏兵以防抄襲。張國樑全玉貴於五鼓時潛至雨花台第一道賊營，跳過頭道濠溝，聞營中更鼓甚緊，因與親隨兵勇數人，拔去竹簽鐵蒺藜等物。時月色正明，爲該逆所見，隨卽開放大砲，城上亦放砲相應，我兵卽拋擲火器，點放噴筒，無如賊營地勢高峻，自下擊上，多不能入。各兵勇圍攻直至天明，賊營火器迎面下擊，城上大砲滿裝鐵釘，又從背後撒下如雨，在先兵勇，均已受傷，祇得暫退。該逆遂乘勢下壓，被我兵勇用鳥鎗擊回，我兵下而復上者三，該逆下壓三次，當將黃衣賊目一名擊倒，割取首級，奪獲上二總制黃旂一面，凡出營賊均爲我兵擊斃，該逆始不敢復追。時日光已上，遙見賊營望樓中立一賊首，手執令旂指揮，我兵用抬鎗擊中，登時倒下，兵勇吶喊上前，賊營中火器拋下愈猛，外委楊萬青、張登貴身受重傷，尤復奮勇上攻，兵勇亦隨追繼進，陣亡十餘人，未能得手，只得撤回營中。城中諸賊皆不敢出，僅從垛口及營壁中開放鎗砲，彼能傷我，我不能擊彼，軍士皆不勝悲憤。後見城西南隅衝出賊匪一股，約二千餘人，有手執大方黃旂在前領隊者，來勢甚猛，我處伏兵用抬鎗一發，連斃數人，

餘皆回身奔竄。張國樑全玉貴等一面揮兵追殺，一面仍回攻賊營，該逆仍負險抗拒，城上大砲亦迭擊不休，士卒業已飢疲，不能再攻，始整隊而歸。計自二十一日亥時出隊，次日丑時接仗，至巳時撤兵，殺賊約二百餘人，斬馘首級二十六顆，旂幟器械百餘件。查點我處陣亡兵勇共十七名，受傷一百六十三名，皆勇敢直前，奮不顧身，素稱得力者，均已優加撫卹，飭醫調治。此南門外雨花台力戰之情形也。當我兵攻雨花台之時，先密派已革提督鄧紹良、副將明安泰、清長、參將傅振邦等，督帶湖南四川官兵，在於朝陽門龍脖子兩處，迭放火器攻擊，以牽制城中之賊。該逆竭力拒敵，彼此鎗砲互施，亦於二十二日丑時攻至巳刻。逮將收兵之際，忽於朝陽門謹城賊營內衝出一千餘人，前來追襲，千總鄧紹英督帶斷後，我兵奮勇回擊，鎗砲齊出，賊中亦續有出營助戰者，清長復令把總蕭國安、額外楊金榜等接應，橫衝賊目，藍翎兵丁張仁喜見賊隊中手執大黃旂賊目，直前砍取首級，衆兵奮勇齊進，連斃賊匪數十人，餘皆披靡，敗回城中，我兵受傷僅兩三人。惟是該逆盤踞堅城，屢攻未破，此番攻襲雨花台，亦未得手，不勝媿悚之至。各該將士以該逆流毒四載，茲又負固金陵，逆賊一日不平，各將士一日不能休息，咸懷忠憤，恨不滅此朝食。臣等仍與在營提鎮悉心籌度，銳意進攻；並飛催署提臣和春飭勵水陸將弁，設法攻勦，不拘金陵鎮江兩處，有間可乘，決不敢悠忽遷延，稍存觀望。所有攻擊雨花台及朝陽門龍脖子等處接仗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似此等打仗，不過謹免大敗，向榮等豈有意躭延耶？現在懷慶有（府？）賊匪，殲擒殆盡，朕已將督領大員分別施恩，汝等聞之知愧否？向榮在軍營數載，豈反不如前耶？自軍興以來，聞汝營中法令尚嚴，汝能箝制諸將，朕亦能制汝；若不能攻克金陵，汝亦無顏見朕，汝自度之。）

## 籌畫上游師船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逆匪占踞三城，江面未能肅清，陸路官兵亦難得力，向榮初到江南，即欲從上游準備砲船順流而下，後因湖北既未能備辦，即盧應翔所帶之船，亦因不能得力，旋即撤去，現在下游雖有艇船，而瞬屆西風司令，更恐上溯爲難。昨諭湖廣督撫，酌量調撥師船，或設法雇募民船，配帶砲位，派員管駕，自上游駛赴金陵，以資攻勦。向榮於湖廣情形素爲熟悉，應用何項船隻可以得力？並需用兵勇爲數多寡？鎗砲軍械何項適用？著體察情形，迅即咨商張亮基妥籌辦理。如該大臣營中有堪帶水師之員，即派往湖北統帶遄行。總期兵力足資勦辦，即可與下游船隻併力夾擊，廓清江面，以孤賊勢。』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慮周詳，無遠弗燭，誠肅江面掃蕩賊綜之至計也。臣等伏念江上制勝之術，從上擊下易爲功，從下擊上難爲力；況屆西風司令，於東下尤爲相宜，信合天時地利而深得制勝之要道也。臣等因賊船往來，無術阻截，日與在事諸臣，博採衆論，有請雇廣東拖舢等船者，有請雇台州烏船，並募閩廣及浙省之甯台等處水勇駛駕者，而蘇松太道吳健彰又請募粵東拖罾等船前來會勦，議論各殊。臣等有已咨商兩廣督撫者，亦有尚未咨商者，然皆路途過遠，且海上風濤不定，難於剋期而至；又從東而西，於現在風信更惟不能得相宜（？），今得廟謨訓示，臣等有所遵循矣。臣向榮歷任兩湖提督，均因身在行間，於各該營水師未及閱視，是以情形不能周知。逮由兩湖追賊東來，江船如滿江紅、湘艗、麻陽、弔（釣？）鈎、小撥等船甚多，曾在蕪湖派員改造砲船；惟查有釣鈎一種，艙面稍平，擇其寬大者，將兩邊用板幫寬各兩三尺，倣

照廣東省河大槳兵船之式爲之，尙可合用。因其時蕪湖船少，卽水勇人亦不多，僅能改用九隻，其餘各船，何者可用，均未試行，不敢懸擬。現賊船尙不下七、八千號，雖其中可以接仗之船，未必甚多，然欲遏其大隊衝突之勢，我處戰船，非有二、三百號，仍難抵禦攻擊。至師船一節，承平日久，難免有名無實，以現在鎭江師船度之，恐兩廣亦略相似，勢不能不改用民船，庶可以收實用；惟是舵工水勇，須有如粵東江船海船之人敢於戰鬥者，始能制勝，兩湖沿江一帶，或有其人，亦未可知？至鎗砲器械，須視其船身之大小長短寬窄，妥爲配合，實難懸揣。現在大營中自提鎭以至將備，皆係陸路官員，無熟習水師之人，卽如鎭江戰船，臣向榮卽欲派員督辦，尙難其人，至弁兵中有曾在蕪湖改造砲船者，俟選得數人，卽當飭令速赴兩湖聽候監造。臣等業已飛咨兩湖督撫，囑其趕緊就近辦理矣。臣又訪之輿論，知廣西潯、梧、柳州一帶，有種波山艇，一名古勞艇，出自廣東紹慶府之鶴山縣，常在廣西往來，其船身堅大，艙面平敞，兩旁多槳，駕駛輕便，操舟者類多強悍敢死之徒，砲火器械俱全，用以擊賊，似較得力。若得雇募二百號，由粵而楚，駛入長江會勦，較之兩湖改造民船，似爲省便。惟昨接據兩廣督臣葉名琛來文：有現因廣西梧、潯二郡艇匪滋擾之語，雖未指明何項艇船，疑卽是波山艇？且潯梧爲艇船必由之路，如有阻滯，難望其迅速前來，是〔不〕能不專盼兩湖改造民船矣。所有臣等遵旨籌畫上游師船緣由，是否有當，伏乞訓示祗遵，謹附片奏聞。（硃批：所籌俱是，但望速速成功也。）

## 請將李德麟張攀龍暫留本任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等接准部咨：前經奏參催調艇船不力之湖南綏靖鎭總兵和春、署江南狼山鎭總兵李德麟、署京

口協副將張攀龍、經部議革職，奉硃批：『和春改爲降五級留任；李德麟張攀龍均著革職。』欽此。移咨前來。臣卽轉行知照去後。茲據總兵和春、潘司麟桂稟稱：『李德麟張攀龍於水師情形素爲熟習，屢次與賊接仗，均有微勞，昨於被參後，尙知奮勇圖功，現今用人之際，可否仍留本任督勦以觀後效』等情前來。臣等查該**革員等**於被參後既知愧奮出力，現當攻勦吃緊水師正在用人之際，該員等一經被革，轉得置身事外。相應**請旨將**李德麟張攀龍暫留本任，責成管帶師船，攻勦如果得力，自當請旨施恩；倘仍不知愧奮，定以軍法嚴治。謹會同兩江督臣怡良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李德麟等均准其留營。該部知道。）

## 遴員升補守備等缺摺（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遴員升補守備俾資調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咨：四川成都城守右營守備員缺，已欽奉上諭：着以守備儘先升用四川雲騎尉陳金貴升補，等因移知前來。當卽轉行知照去後。茲准四川提督蘇布通阿咨稱：查得陳金貴於咸豐元年七月內，在廣西桂平縣屬新墟等處打仗出力，保以守備儘先補用，九月二十一日，在廣西荔浦縣地方病故，經該管造册詳請咨部議卹，等語。臣查陳金貴係於元年七月病故，事經兩年之久，何以部中尙以該員擬升守備？是否未經報部？抑該管漏未具報？除行（？）查辦外，所遺成都城守右營守備員缺，亟應另行選員升補。茲查有新升四川松潘鎮左營守備陳澤，咋准部咨：該員籍隸本府，應行揀員對調，今出有成都城守右營守備缺，應請卽以陳澤調補；所遺松潘左營守備缺，查有懋功營千總王霖，累次打仗，均屬奮勇出力，堪以擬請升補。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於勦捕有裨；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

聖鑒。謹奏。（硃批：均着照所請行。陳金貴早已病故，何以並未查出？著一併飭查覆奏。該部知道。）

## 請升補惠成爲參將片（前奏附片）

再臣向榮接據總兵音德布稟稱：統帶雲南官兵赴江西應援，因值酷暑，途中患病極多，茲有准升雲南龍陵營參將署楚雄協副將韋中魁，途中感受暑毒，行至鄱陽縣所屬石門街地方，患病難以前進，暫留該處調理，因病勢沉重，醫藥罔效，卽於七月初二日病故，等情稟報前來。臣查參將韋中魁自到軍營，疊次打仗，尚屬得力，是以派令帶兵隨同音德布前赴江西援勦，詎意在途病故，實屬可惜。除咨部查辦外，所遺參將缺出，現當乏員帶兵之際，亟應遴員升補，俾資差遣；茲查有雲南普洱鎮右營遊擊惠成，管帶弁兵，打仗得力，亦屬可靠，以之升補龍陵營參將，實堪勝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升補，俾官兵打仗得有專責。爲此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惠成着准其升補。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八月初十日（壬午）上諭有人奏楊秀清被雷擊眇一目又有人奏揚州克復之後預防其分頭潰竄　原摺二件均抄給閱看　見實錄卷一〇二之四二下　又見東華二二之一五上

附原摺二件

奏爲皖城池太一帶亟宜防堵，以免竄擾，仰祈聖鑒事：本月十五日，恭讀上諭：『本日據納爾經額、恩華、托明阿、勝保由八百里馳奏，官兵攻破賊壘，懷慶城圍立解，一摺此次懷慶解圍，逆匪殲除殆盡，大河南

北生民重登衽席，軍威大振，不難水陸並下，直抵江南。琦善、向榮若必俟北軍助勦，始克奏功，能無赧顏，等因欽此。中外臣民，罔不歡欣鼓舞，仰祈宸威震赫，將士齊□，迅掃西北之妖氛，足振東南之銳氣，揚鎮金陵之賊，定可計日盪平矣。然臣竊憂慮焉。查皖省江北節節有兵，而江南池、太、宣、徽一帶並未設有防堵，揚州克復之後，賊即不能安踞長江，金陵會勦之時，更須防其分頭潰竄。設於池、太、宣、徽一帶各屬乘虛直入，即不至遽擾蘇浙，而山川四達，奔突堪虞，屆時命將追蹤，不必重勞聖慮。相應請旨飭順（？）下江南之勝兵，密派勁旅，迅赴皖省江南各屬扼要嚴防，既可爲金陵之聲援，倘須移勦江西，亦屬因利乘便；而池、太各府及蘇、浙兩省可恃以無恐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奏爲賊勢窮促，事機可乘，請旨飭催進兵事：竊以逆匪自二月十一日占踞金陵以來，已及半載，雖向榮統帶攻勦屢有小勝，而尚未能克期收復；若再遷延觀望，非惟軍餉莫繼，抑恐人心渙散，更難以收拾。聞現在賊勢窮乏，脅從者羣思反正，其長髮眞賊不過萬餘人，僅可勦滅。無如大帥畏葸乘（？）風，其兵將等每遇虛聲恐嚇，即已退縮，以致逆賊肆行無忌，深惟（？）實堪痛恨之至。昨因懷慶之捷，有旨申飭向榮等速行勦捕，仰見聖明遠算洞悉。竊以爲近日時勢有大可爲者：逆首楊秀清向以妖幻自恣，頭戴一木人，聽其指揮，每次戰場，皆此邪法所致。業於二月初九日申刻，被雷擊碎，楊逆悚懼，遽眇一目，該逆無所憑依，因之屢敗，此實天奪其魄。其可乘之機一也。又金陵城中被脅人民，日夜望向榮大兵入城，各藏白布一方，白綫一包，以備臨時改裝投首，羣爲內應；近見其總未進兵，怨聲大作，蓋逆匪之作踐殺戮最慘，是以人心不附如此。其江中被脅之湖南船，雖有六、七千隻，而能撐駕者不過千餘人，約於秋後

東北風起逃往上游，斷不從賊，民心尚思歸正。其可乘之機二也。賊營瘟疫盛行，兼之食盡無資，四出刼掠，而官兵怯懦，不敢擺阻；我兵接仗，每於數里外施放鎗砲，賊兵並不出迎，但以萬餘人齊喊殺妖，□聲大作，而我兵卽不敢前，遂致相持日久，迄未成功。誠能嚴明法律，激勵士氣，當其缺食之際，奮勇攻殺，未必不速爲殄滅。其可乘之機三也。向榮駐兵於城之東南，逆賊亦於此倍加防守；其西北一帶，賊兵甚少，每城不過一二年老之賊，名爲牌尾；若趁湖南船隻解散之時，或招集一用，或因其空虛與向榮兩爲關照，卽從此處進攻，似屬易於收效。其可乘之機四也。且賊分兵攻破揚州、鎭江，又屢經敗挫，現聞南京城內眞正長髮賊只九百一十七名外，粘桂一帶挖煤人夫以及協（？）賊挖地道並甘心從逆者，不過萬餘人，其餘皆係脅從難民，該逆不敷打仗，用赤脚婆裝爲男兵，出仗殺斃者又復不少。況賊素不諳習鎗砲，而民又不協助，前次向榮之勝，實因安徽百姓用水將賊砲浸濕所致。其南北東西四門皆開，每門置一大砲，此外別無埋伏。土城係用棹椅等物，實土其上，一遇陰雨立□坍塌，其竹簽濠溝亦無足畏。蓋賊全以虛聲威嚇，其實毫無伎倆。現在事機大有可乘，若再行遲悞，轉瞬秋分稻熟，賊得食則又有難辦者。應請旨嚴飭向榮偵探得實，刻卽速爲攻勦，如或兵力稍單，應需協劑，此時河南已就肅清，有托明阿等足可辦理，可否飭令勝保帶兵速赴會同江南勦辦？蓋其威名素著，爲賊匪所深畏，迅統得勝之軍，銳氣百倍，尤易成功。此時大局，以收復金陵爲第一要事，金陵既得，南北路通，其揚、鎭二城不難相及（繼？）而下，所謂事必先其大者急者是也。安危之機，而在此一舉，伏維皇上聖訓宸斷。謹奏。

## 進攻金陵南門摺（咸豐三年八月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官兵進攻南門，將賊匪盤踞街道房屋設法焚燬，並鎮江水陸攻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南門以雨花台爲犄角，而雨花台又恃城外大街爲羽翼，雨花台上雖有賊營三座，而其頭目及粵楚黨羽多在街內盤踞，互爲應援。官兵攻雨花台時，逆黨即從街中竄出四面包抄，是以難於得手。因思欲破雨花台，必先燬其大街，則台上之勢自孤。惟雨花台屢被攻勦之後，該逆防備愈嚴，所有東面大路，業被截斷。臣等密遣偵探，查有鳳台門一帶，雖多行二三十里，尚可繞越前進。因派四川提督蘇布通阿、虎嵩林、督同副將西林、游擊蔡應龍、張國樑等，於四川兵勇、廣東廣西各勇中，挑選健卒二千人，於十二日寅刻，繞至雨花台之西。張國樑率勇三百人，先至街尾縱火，頃刻之間，烟焰大起，住宿街中賊匪從火中逸出，即向雨花台奔逃，張國樑帶勇追擊，斃賊甚多。我處後路接應兵勇，以路徑繚曲，樹木叢雜，僅能側身而進，未能大隊擁入。街內房屋焚去大半，火亦遂熄，未逃出之賊，盡行燒斃。時天色已明，城上及雨花台兩面鎗砲連環不絕，我兵在街中過於單薄，因與各路伏兵，仍從鳳台門撤回。查點兵勇受傷十三人，皆不甚重，而燒斃斬殺賊匪，不可勝數。此十二日焚燒南門外大街情形也。先於十一日接准署江南提督和春、及藩司麟桂先後來文，據稱：初八日辰時，風轉東南，因與水師各鎮將派令局艇爲前隊，廣艇爲二隊，浙師船十隻爲三隊，舢船舢板爲後應，先擊北固山一帶砲隄，前有賊船數十隻，分泊守護，被我師船擊沈數隻，斃賊甚多，中有執黃旂賊目一名。又燒燬江神廟以下木砲台一座，又擊斃北固山手執大黃旂身穿黃馬褂賊目二名，餘匪皆潛伏不出。其瓜洲北岸，自小口至大

口約長二、三里，均築砲隄，土木相間，上安砲位，護以砲船二百餘隻，分泊砲隄左右，我師艇乘風近前，開放大砲，先擊倒望樓二座，兼斃岸上黃巾紅巾二賊目數名，轟沈賊船十餘隻，斃賊無算，撈獲黃旗二面，上書「太平水營前二前四北上上黃旂兩司馬」等字。隄內均皆伏匿，但聞人聲鼎沸，時已申初，風力漸微，篷舵戤使不便，因卽傳令收兵。查驗廣艇所雇夷勇卜利更利表一名，被砲打折右腿及右手指三個，登時殞命。浙師陣亡兵丁二名，受傷數名，餘艇水勇間有砲傷。和春聞江上砲聲不絕，亦卽督兵出隊打仗，東南兩門賊皆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砲，竭力抵禦。此初八日鎮江水陸兩路進攻情形也。伏查逆匪一意死守，總不出戰，必須設計智取，此次探得南門一帶，係逆匪前二軍把守，先經密飭張國樑仿製賊匪號衣數百件，於進攻時，遣親信壯勇埋伏於雨花台及南門左近，專俟城內賊黨出救，或外賊敗退入城，卽令該勇趁勢混進城中，俾大隊奪門而入。乃該逆堅閉不出，致此策未得施行，祇可避實擊虛，別圖善術。我兵連次在南門攻擊，探聞西北守城之賊，又多撤回東南，現復派弁躡覓路途，務〔使〕有隙可乘，期在必得。刻下被難男婦荼毒已久，城池遲復一日，卽多害無數生靈，且嘉定上海會匪占踞縣城，尤須迅克金陵，各匪自聞風喪膽。況江西餉道梗塞，江浙兩省羅掘已窮，一逾此月，停兵待餉，勢將不堪設想。臣等傍徨中夜，五內如焚，惟冀仰懇天威，將士努力，於萬難措手之時，遂一鼓擒渠之願，庶可稍贖罪戾，仰答宵旰。此次江甯鎮江兩處進兵，僅獲小勝，不敢瑣屑陳奏，因恐上塵聖念，不敢不先陳辦理情形。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臣等於七月十九日拜發前摺，誤填初九日，一時疎忽，未經看出，於八月初六日恭奉諭旨：『此摺係遵旨覆奏，據稱於七月十三日接奉諭旨，何以摺尾填寫七月初九日，並著查明具奏』欽此。跪讀之下，不勝惶恐。所有填寫發摺日期錯悞之處，

據實覆奏，相應請旨將臣交部察議，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諭據向榮許乃釗奏進攻南門賊匪，並鎮江水陸攻勦情形一摺。此次焚燬南門外賊巢，雖有燒斃斬獲，究未能攻奪雨花台，斷賊應援。即鎮江水陸進攻，亦未能得手。該大臣等頓兵城下，爲日已久，若不別圖良策，設法圍攻，必致師老餉匱，其患何可勝言！金陵、揚、鎮三城，該逆連爲一氣，總由不能肅清江面之故。節次諭令葉名琛等雇備砲船，並令湖南湖北製造戰船，其紅單船隻，已抵閩洋，着即飭令和春麟桂等，迅速催提，駛入江口，爲水陸夾攻之計。至所稱張國樑擬遣親信壯勇，混入城中，爲奪門之計，既未得施行，此外有無善策可以出奇制勝？著再集思廣益，速奏膚功。現在部庫籌餉之難，萬分支絀，大營需用甚急，應如何通融協撥之處？仍着該大臣等，隨時咨商怡良黃宗漢妥籌辦理。另摺所請江北捐項，與本提充軍餉之處，已令戶部速籌具奏矣。又片奏：嘉定上海匪徒入城滋事，派員管帶兵勇一千六百名赴蘇聽調，本日據怡良奏到各該縣滋事情形，並稱署上海縣現已被戕，巡道不知下落等語。已諭令迅即查明起衅緣由，是否與逆賊勾結，總以及早撲滅勿任滋蔓爲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九月初一日到）

## 分別撤留發往軍營差遣各員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接准部咨：六月三十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發往軍營各員，請旨查看以別去留等語。自軍興以來，內外臣工保奏各員，累經降旨發往各軍營差遣委用。惟委員等能否得力，自須從實甄核，以免濫

等，着各省統兵大臣，於各該員到營後，隨時查看，凡已經著有勞績及才具可用實有裨益者，自應留營差委；其於軍務不甚得力，或查有別項劣蹟者，即著奏明分別撤回查辦，不得以特旨發往之員，稍事姑容。』欽此。竊查疊次奉旨發往軍營差遣各員內，吏部主事鄭濟美、刑部主事劉存厚、山西汾州通判王韶光、山海關駐防滿洲佐領伊經阿、順庭、山海關蒙古佐領特圖恩布、廣州水師旂營防禦李松柏等七員，或派在翼長營務處差委，或派帶兵勇打仗，均能得力，可奏請獎勵。盛京刑部員外郎廣瑞，現在發審局研鞫犯供，以上各員，均請留營差遣。又綏遠城駐防滿洲協領德福、福州協領都爾順、廣州協領王鎮雄、佐領格綳額、防禦惠林、王槐、於平日整理營務尚屬明白，惟膽氣不足，委令帶兵接打，似覺畏難，若留於軍營，亦皆不甚得力，所有協領德福、都爾遜、王鎮雄、佐領格綳額、防禦惠林、王槐六員，應請撤回原籍及各原營當差，以節糜費。此外尚有湖北河陽州童生劉萬青，自到營以來，數陳軍事，皆屬迂談，究其所學，不過稍通占驗，並無眞才，與軍營毫無裨益，由臣給資遣撤外。所有遵旨分別撤留緣由，理合附片復奏，伏乞聖鑒。謹奏。

## 查辦嘉定縣土匪入城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等接據蘇州藩臬兩司稟報：八月初三日，嘉定縣之南翔鎮，有土匪王姓等聚衆二千餘人，擁入縣署，分布各門，不容居民出入，拒傷縣署家丁，該署知縣馮翰，先因匪徒縱放抑犯撤任，委鎮洋知縣鄭揚旌兼署該縣，甫經到任，猝遇匪徒入城，定不知下落，稟請厚集兵勇勦撫等情。臣等查匪徒聚衆入城，定有起衅情由，藉詞煽惑，其無知愚氓，附和隨脅，自以解散爲先。臣許乃釗即經札飭署松江府知府藍蔚雯、候補同知平

輸、前往查辦。惟日來訪聞該處係有會匪勾結，上海亦有匪徒進城，寶山淸浦太倉等州縣均已戒嚴，如果屬實，不可不濟以兵威，迅期撲滅。臣等再三籌酌，揀派熟悉帶勇之刑部主事劉存厚管帶練勇一千名，並派參將秦如虎管帶兵勇六百名，分作兩起，前赴蘇州，聽候督臣怡良調遣；並知照署提臣和春酌量分撥兵勇數百名，就近馳往，以壯聲勢而杜竄逸。除再飭查實在情形，相機布置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代遞虎嵩林謝恩摺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臣向榮接准部咨：欽奉上諭：『湖北宜昌鎮總兵，虎嵩林補授。』欽此。當卽轉行欽遵去後。茲據該總兵繳到謝恩摺一件，懇請代奏前來，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

## 請將江北捐項典本提充金陵鎮江軍餉摺（咸豐三年八月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敬陳籌餉情形，請將江北捐項典本提充金陵鎮江軍餉，以歸畫一，仰祈聖鑒事：竊照逆匪竄擾江西，道途梗阻，經江西撫臣奏准將大營軍餉歸於江蘇省籌解，業經督臣怡良會同臣許乃釗奏請將江海關稅提用，仰蒙俞允在案。現在據報：嘉定縣逆匪滋事，該逆盤踞之南翔鎮，爲上海赴省要道，梗塞不通，稅餉卽難轉運。附近蘇松兩府屬，均須辦理防堵，紳富捐項，尙不敷本地需用，安能計及大營？且錢糧尙未啓（起？）徵，藩庫並無可撥。至各屬發典帑本，業經委員往查，其因典舖開歇拖欠者，尙屬無多，而歷任州縣提用及並未發典者，十居八九，或挪解錢漕，以民欠列抵；或歸入交代，而賠墊息錢；或分限追補，已入四次淸查；或歷年

久遠，已奉恩詔豁免；率皆虛懸名目，並無實銀，卽竭力提催，亦極有限。猶冀浙江捐輸，或可接濟，乃昨接浙江撫臣黃宗漢函稱：現在開化、常山防堵竄至饒州之逆匪，淳安、建德竄至婺源之逆匪，江西西安防堵福建之會匪，乍浦、嘉善防堵嘉定之土匪，以及湖州居東壩之下游，平望扼太湖之總路，處處辦理防堵，需費益繁，部撥鎮江水營及宿遷糧台經費，均無可措解等語。是浙江之款，又屬難以指望，裕餉無術，焦切難名。現在江、揚各屬錢糧，多因密邇賊氛，未能徵解，惟捐項尙陸續報繳，典本亦未盡虛懸，再四籌商，若非將此兩項提濟金陵、鎮江軍需，別無他術。前此臣向榮欽奉寄諭：『江安兩省州縣庫存銀兩倉儲穀石，均准該大臣提用，』等因。欽此。維時糧台江西省支應，鎮江水陸兵餉亦有蘇藩司庫款可提，所有江北各項銀款，暫可無須提用，是以前准欽差侍郎雷以誠提取泰州地丁正耗錢糧及捐項銀兩，復將徵存漕米節次減價糶變，並准漕臣提取如皋、阜寧、鹽城、興化、東台等縣捐款，均未敢稍存畛域。今江西省既因道梗難以轉輸，欽奉諭旨由江蘇省籌辦，而海關稅銀與紳富捐餉均未接濟，不得不向江北籌項動支。現在雷以誠募勇口糧，已經奉旨由鄭敦謹糧台支應；漕臣軍營糧餉，亦由法良糧台供支；所有江北各州縣及場竈收捐銀錢存典本息，均應劃充金陵、鎮江軍餉，以歸劃一而濟急需。將來部中勾稽，亦無淆雜之慮。至大營九月糧餉，卽（既？）無存款，若屆期未能支放，關係匪輕。臣等爲接濟軍餉起見，謹會同兩江督臣怡良合詞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迅速議覆施行。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 請仍留劉存厚在蘇差委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接准安徽撫臣李嘉瑞咨稱：刑部主事劉存厚，現經奏請飭調赴皖差委，並請留皖以同知直隸州補用等因前來。臣查該主事劉存厚，練習武備，帶勇有方，嚴於約束，現因嘉定上海匪徒滋事，經臣會同許乃釗派令管帶川楚練勇一千名，前赴蘇州聽候督臣調遣在案。此時蘇省正資差遣，未便飭令前赴安徽，轉易生手，相應陳明請旨仍留蘇省差委，即以江蘇同知直隸州補用，出自天恩。謹會同督臣怡良、撫臣許乃釗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依議。着知照該撫知之。）

## 請通行各處捐局一律八折收捐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江蘇省未運漕米，臣等已遵照部咨查明存數，酌提充餉。惟道塗稍遠之處，運脚過重，以一石之米，需用二石之費，殊爲不值。不若變價折銀，較易轉運。惟蘇省各營夏秋兵餉，亦指此款動撥，概多停待未支，即使移緩就急，挹注亦屬有限。且泰州徽存漕米，經欽差侍郎雷以誠奏明變價，每石僅折銀一兩，核之部價每石二兩，多寡懸殊，各州縣因此藉口賠累，相率觀望，若非畫一定價，不足以泯偏枯。至大營收捐，遵照部咨，按籌餉例減二成辦理，係因寇氛迫送（近？）捐生挾貲往返，咸有戒心，欲廣招徠，不能不格外體卹。若隔賊氛漸遠，亦欲照此減成，又孰肯冒險遠涉。是以先經蘇州捐局具詳請示，即經臣許乃釗明晰批駁。茲復據詳稱：現在泰州寶應兩處，經欽差侍郎雷以誠設立捐局，已仿照江甯大營減二成辦理；又於減成之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核之實價又減去一成有零。蘇常各捐生未免向隅，不無觀望。一請仿照八折收捐，通行各處捐局，一律辦理，以免兩歧。臣等未敢擅便，理合附片奏明，請旨飭下戶部一併速議核覆遵行。謹奏。（硃

批：戶部一併妥速議奏。）

## 請優獎倡捐軍餉之知縣薛煥片（節奏附片之三）

再金陵糧台設立捐局，仰蒙聖恩，准照部議按照籌餉例減二成收捐，臣等將該捐生應得議敘，按半月彙案咨部一次，聽候核覆。各捐生經此多方體卹，自宜踴躍樂輸。乃自開局以來，迄今已歷四月之久，報捐者仍尚寥寥，局中所收銀兩不過二萬有零。推原其故，由於先行止兌各捐生應得議敘，尚未接准部覆核准，後至者恐需守候日久，未定准駁，即不免觀望遲延。臣等再四思維，必須重加獎勵，迅速覆准，始足以昭激勸而期踴躍。因諭令在營各員，首先捐資以爲倡導。茲有江蘇候補知縣薛煥、四川舉人，深知軍餉艱難，力圖報効，首先倡捐銀八千七百拾五兩二錢，核與軍營收捐章程，由知縣捐升知府分發指省銀數相符，且該員曾任實缺知縣，熟習蘇省情形，現調至大營當差，勤慎奮勉，實爲出色之員，知府職分較大，更可得力。除將捐數履歷彙案咨部查核外，相應請旨俯念軍需緊要，先將江蘇候補知縣薛煥以知府仍留江蘇補用，以示優獎。至軍營設局以後，切至七月十五日止，照籌餉例報捐者，共二十七名，照常例捐者，共五十五名，均經臣等陸續咨部，如蒙勅下部臣速行核議，准頒給執照，以杜觀望而廣招徠，於軍餉更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向榮等奏請將倡捐軍餉之知縣優獎等語。江蘇候補知縣薛煥，着以知府仍留江蘇補用，以示獎勵。至軍營糧台及各省捐輸軍餉人員，着該部於奏咨到日，迅速核議

發給執照，毋稍遲延。（九月初一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四件

一、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癸巳）上諭宋晉奏請嚴斷濱江接濟著琦善向榮等簡派舟師及團練兵勇分赴各要口堵截　見實錄卷一〇四之三上　又見方略卷五五之三六上

附光祿寺卿宋晉原奏

奏爲請嚴斷濱江接濟，以冀早殄賊氛，仰祈聖鑒事。竊惟勦賊之方，非攻則圍。現在揚、鎮、金陵三城，相持六月，皆以收復爲難，是攻不能遽望，而所圍又止一二面，不能禁其游佚往來。現由鎮江而上，直達江西江面，幾盡爲賊佔，正值收穫之秋，濱江產粮處所，囤積必多，倘被逆賊分投搜括，則百姓之粮，不能供國，徒以供賊，賊因粮於民而粮可不竭，兵因粮於國而糧轉不支，坐視無方，禍根愈固。爲今之計，惟有斷其粮路爲第一要着。查上游聚粮之地，前在廬州府之三河運漕兩處，不特一府之米會禁（聚？）於此，即河南光固等處產米，亦皆轉運而來，每處每年出粮，不下數百萬石。其次則太平之官圩，甯國府屬之灣沚鎮。又次則安慶府屬之中央鎮，皆係聚米之地。欲斷三河運漕之路，必扼裕溪、荻港兩口；欲斷官圩灣沚之路，必扼採石、蕪湖兩口；欲斷中央鎮之路，必扼土橋。如能處處周防，斷其搶掠，則三城之賊，將不攻自潰。應請飭下向榮、李嘉瑞、呂賢基作速籌計，揀派舟師及團練兵勇，分扼各要口，一面曉諭附近村莊地方，爲築堡保村之法；並嚴查商販，毋許偷漏，仍給價廣儲以裕兵食，則賊之接濟斷絕，而我之士馬飽騰，攻圍皆可得力矣。再三四月中，向榮奏有水師總兵葉長春、廣東職員盧應翔等帶領師船在上下

游勦賊，頗有勝仗，何以迄今數月全無音耗？此項師船，是否尚在江面？即使兵力稍薄，亦可伺隙火攻，使賊有所顧忌，不致揚帆肆行。致沿江一帶商船魚船，尚不致盡爲賊有，似可設法招致，選有得力兵勇帶領千名，於要口左近之港汊藏伏探伺，或迎擊其前，或橫衝其中，或牽綴其後，但能勦除一船，即少一船之賊；必俟湖廣造船東下，廣東再調來艇船，嚮日老師，恐其漫延，益難收復。並請飭令向榮等查明督飭妥辦，迅殄賊氛。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咸豐三年九月初二日（甲辰）上諭查文經奏統籌江南大局四條著體察迅辦　見實錄卷一〇五之一　二上　又見方略卷五七之十八下

附江蘇按察使查文經奏

奏爲確查江南形勢，統籌大局，恭摺由四百里馳奏，仰乞聖鑒事：竊逆匪竄踞江南三城，半載於茲，雖有謀臣宿將，環攻，終難得手。推原其故，江路不塞，賊船得以往來，糧食是資，接濟則賊有固志矣；練勇較多，彼此各爲門戶，號令不能畫一，則將無鬥志矣；謹酌數條，恭呈聖鑒。一、東西梁山宜駐重兵速募戰艦也：查江南安徽八十三營，安徽向無水師，江南水師汛地亦至高資營所轄而止。查高資營上至江甯百餘里，下距鎮江三十里，江甯鎮江失守，水師星散，大江已爲賊有，賊可至安徽至江西，即可至湖北至川蜀。湖北爲糧米聚集之區，秋成既報，糧艘彙集，可以任賊挹取，賊糧不斷，則脅從之衆不解，三城之失（？）必固。勞師而無成功，師老可慮；糜餉而無把握，餉竭尤可慮。且我兵易老，而長江千里既爲賊有，兩岸之民，莠者樂從，良者被脅，是賊之黨無老時也。我餉易竭，而民間之糧即其良（糧？），民之資才（財）即其

才(財)甚至小州小縣防守所不及之地，倉庫即其倉庫，是賊之粮無竭時也。查由江甯溯流而上一百四十里至東西梁山，江面至此一束，若將兩岸安設大砲，各駐重兵，據險扼守；再由湖北安徽廣募民船，載以精兵，配設大小砲位，遇有賊船，隨時截擊，使水陸不能偸渡，則金陵賊匪，直釜底魚耳；縱不餓死，亦必內潰。此時三城賊匪，僅圖固守，尚無鬥志，久則恐有他變，似宜急爲佈置。一、請奪回五龍山北固山等處砲台也：查夷務善後案內，江甯迤下六十里五龍山地方，築有砲台一所，安設大砲三十尊，五龍對岸沙洲圩，築有砲台一所，安設大砲三十尊，又鎮江焦山迤上之象山、北固山、暨對岸之順江洲上下，共設有砲台四所，安設大小砲位一百二十二尊，三城失守，兩地砲台想已盡爲賊有。兵船上攻揚州，則恐爲北固山象山之砲所擊；上攻金陵，則恐爲五龍山沙洲圩之砲所阻；查江面至焦山一束，寬不過五里，在五龍山一束，寬不過三四里，兩處砲台不先奪回，兵船必難飛渡，兵船不到，僅攻其陸路三面，是賊之接應不斷，而逆勢難遽窮蹙也；且即使窮蹙思竄，而長江浩渺，挂帆任其所之，陸路弁兵望之而已；擬請分撥大隊精兵，由間道前進，奪取兩路砲台，守以重兵，俾兵船得越象山北固山而上，進據瓜州鎮江兩口門，使鎮江揚州賊營消息不與金陵相通，則金陵內援絕矣。金城之賊，不使越五龍山而下，瓜儀之賊不使越五龍山而上，則揚州鎮江外援絕矣。加以東西梁山扼守上游，賊匪進防無路，金陵已成孤注，自然瓦解。一、練勇宜區別也：大江以北，惟徐州、壽州等處人情勇悍，樂於戰鬥；大江以(南)暨江北淮、揚等處民情荏弱而不忘(尙？)義氣，便巧而實少機謀，族鄰姻婭多陷賊窟，易被匪黨勾結；且風鶴之餘，家破人亡，餌之並可以利動，此等練勇似宜少用。至添第會又名小刀會，閩、粵、湖廣、江西愍氓，多有被誘入會

者，其會已與賊通，似此數處練勇，亦宜愼用。且爲軍營不得已而用勇，良善之民不能爲，亦不肯爲，其應募來者，非漏網之匪，即游手之徒，各立黨羽，互相傾軋，是其慣技。有此營埋伏，而彼營明張旂幟，吶喊放鎗，以授賊耳目；有前隊接仗，而後隊含混以攻；有彼營獲勝，而此營攘以爲功，此營獲奸細，而彼營強詞爭奪者；並有應募赴營，沿途搶劫傷人者；尋常如此，破城之日，勢必刼取金銀，搶掠子女，各自殘殺，因而坐失事機，其弊將不可復問。似宜陸續添兵，亦陸續裁勇，其有此營出隊，而彼營擾亂，彼營出隊，而此營掣肘者，照軍法從事，只論是非，不分彼此，庶畛域化而勇皆可用矣。一、籌餉宜扼大要也：江南財賦之區，錢漕甲於天下，歲以數百萬計，鹽課甲於各省，歲又以數百萬計，濟關海關揚關淮關蕪湖龍江等關，歲入之數又以數百萬計，江路不通，而錢漕稅課，半成烏有。兼之商賈流亡，而民窮財乏，兼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方今大計，自以遏賊北竄爲先。然北路肅清，而江南三城不復，日復一日，國用將有不給之虞，無論兵餉。臣所言東西梁山五龍山北固山象山安設砲台，截賊江路，論者必以迂遠煩費爲慮；然於臣之計克復或尚有計。且三城一復，稅課錢糧取攜便於（？），是以江南自有之財，備江南攻取之用，一轉移間，而江南安，江南安而大局定矣。較之陸路三面環攻，而賊船乃逍遙遊行於長江上下，收復不可以日月計者，其費省者故當而必有辦也（？）。以上四條，多臣踪跡所至，悉其要害，閱歷所經，窮其弊藪，敢據管見所及，冒昧直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咸豐三年九月初二日奉硃批：所奏俱甚是。欽此。即降旨飭令速辦。法非不良，第恐所委之員非理良法者，一奏搪塞，鋪張粉飾，必致藉良法爲劣員之利藪，殊覺可惜，尤堪痛恨。）

三、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乙巳）上諭有人奏請賞給紅單船以重利著體察曉諭　見實錄卷一〇五之一四下　又見方略卷五七之二二上

附抄原摺

又據呈稱：自逆氛不靖，大股前在金陵橫江列船負嵎抗拒，欲掃其巢穴，必先燬其帆檣，使之無偸渡之心，乃可遏其肆竄之衆。前奉旨飭募粵東之紅單船前往助勦，此船素習波濤，慣於打仗，在洋遇賊，皆能衝鋒陷鎝，不避艱危，故粵東歷來勦辦海寇，皆資於此。然必駕馭有方，乃能得其死力。惟其人與官兵不洽習，若令官爲統帶，必致窒礙難行，應由（？）前接家書，聞此項募往之船，各懷疑懼，且精勇之船，因恐官爲招募，不敢入港；所募者船不盡堅，砲不盡力（利？），且非其所願，恐打仗亦不盡得宜。竊以爲既用此船，必得此船之力；願得此船之力，須愜此船之心；查該船以利謀生，與其獎以功名，不若賞以重利，應立名信賞，如果將賊船全行轟燬，則賞以數十萬不爲多。若勦賊船無功，則但給口粮不爲少。惟必令其自成一隊，庶不致有所阻撓，推諉遷延，所有臨陣機宜，聽其自行舉事，並令自舉勇幹紳士爲之董率，與官兵兩不相妨，將見將得士心而士爲將用矣。伏查紅單船之外，尚有快蟹船，每隻可載百餘人，爲粵省向來緝捕之用，其船矯捷迅利，無論風水順逆，皆能飛棹揚帆，與紅單船實能相輔，若令一併招募，聲勢更爲聯絡，必得多募百餘號，方能大壯聲威。但船既募齊，軍火口粮必須酌給，方今經費支絀，豈容濫銷，應請在此次粵東捐輸項下撙節撥發。並仰祈天恩，明降諭旨，許以懋賞，責以圖功，並准其轟燬賊船，即將賊之銀物全行賞給。小民趨利若驚，視賊爲仇，大江船隻，不難盡行燒滅，船隻既滅，則賊退無所據，可

四、

於陸路併力殄擒。金陵大股一旦掃平，則江西之賊殘喘難延，江西之賊後援無及，庶幾逆氛殄滅而疆圍綏定矣。可否請旨飭下粵省督撫，遴選紳士辦理，並自舉勇幹之紳士管帶駕駛，俾該船不致畏葸，攻勦必能有功，各等情前來據此，一併呈請代奏前來。臣等不敢壅於上聞，謹錄原呈，恭呈御覽，爲此謹奏。

咸豐三年九月十六日（戊午）上諭徐澤醇奏請奪踞下關斷賊糧道並於上游梁山立寨著向榮速辦　見實錄卷一〇六之二五下　又見東華二三之九上

附禮部尚書徐澤醇奏

奏爲訪聞金陵賊匪情形，密陳梗概，仰祈聖鑒事：竊查逆匪竄踞金陵數月之久，從（得？）以從容布置，防守周密，又復分股四掠，勞我兵力，糜我軍需，揚州鎮江一帶財帛，盡爲所擄掠，而長江之險素稱天塹，賊又得搶艦揚帆，聯絡揚、鎮，擄掠湖、安銀錢穀帛，悉運金陵，糧不待籌，衆不待集，以與我軍相持。倘不求蹙賊之計，曠日持久，後將何計？臣復查城周九十六里，城大賊衆，薪米盡資於外，若絕其糧道，勢將不攻自破。金陵形勢，鍾山踞其東北，我軍現已扼要安營，所有金陵諸陸路各團練，聲勢自相聯絡。惟長江自太平府東北來，繞帶金陵之西北，下趨瓜州鎮江揚州諸處，此賊所恃以接濟金陵者，其咽喉尤在下關。賊船自揚、鎮赴金陵，必由此關進口，穿水關入城內，若我兵奪踞此關，則揚鎮與金陵之路不通。下關者，金陵之要隘，逆賊之利門，不可不亟爭也。下關既得，然後相度地勢，臨水背陸，累石築寨，中置望樓，外留砲眼，安置極大火砲，務期西截江面，東鎮金陵。倘賊於水路來撲，我火砲向江開放，江面水平，有擊必中；倘賊於陸路來撲，則兵於寨內開放鎗砲，使賊衆無所見，賊砲不能傷，合力拒賊，相依爲命，人思自保，斯

人各力戰，雖極怯懦之兵，亦必勇氣百倍，此皆水戰之遺意也。要隘既守，城內無糧，勢必立困，困必棄城潰逃。聞賊掠之金銀財帛，積在金陵者甚多，無船裝運，賊必無從攜帶，且被我兵扼其重險，欲守不能，欲逃不得，則此策不惟困賊，卽以滅賊，不惟絕賊之糧，更可因賊爲糧矣。且踞金陵之上游者，武昌、安徽兩梁山、采石諸處也；踞金陵之下游者，鎮江諸處也；若再令湖北安徽各撫臣扼其上游，或於梁山及碙沙夾水狹處，照前立寨，則江防益爲周至。至下關之西南，亦有新開河等處與江通，然水狹不過數丈許，皆最易守。金陵者賊之大隊，亦賊之巢穴也，故賊多而守堅，若將金陵大隊賊匪勦滅，其餘分股，非駭潰卽投誠矣。故金陵之賊，亟宜設法勦滅，倘再遷延觀望，勞師糜餉，則患有不可勝言者。伏乞皇上密飭南軍查有（？）形勢，妥爲布置。至此外水路金陵迤南可通地方，應於何處相度地勢，斷賊糧道，迅掃賊氛，應由該大臣等速籌良策，密行奏聞照辦，以期於攻勦有裨。臣不揣冒昧，謹就訪聞所及，密陳梗概，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飭部速催金陵大營軍餉摺（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自榮金山大營發）

奏爲大營軍餉告匱，萬分緊急，再請飭部速催，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大營糧台，自江西接辦以來，荷蒙恩命，令臣彭玉雯幫辦軍務，仍總司糧台，以專責成。適值經費支絀之時，臣向榮當卽面商臣彭玉雯，督同鹽法道熊棻，加意撙節，先將投効文武差遣各員大加刪減，一切雜支項下核實勾稽，不准絲毫濫費。自正月迄今，僅收各省解到餉銀一百六十餘萬兩，現將八月糧餉放完，尙實存銀二萬三千兩，計每月不過二十餘萬，

較之前此粮台節省已多。惟轉瞬九月，無款可支，前經據實奏明，懇請飭部嚴催各省未解之款；並奉諭旨，飭令江蘇浙江兩省源源接濟。乃近月以來，只浙江省部撥之二萬餘兩，業已報解，尚未到營。此外除廣東起解之十六萬兩，已爲江西截留；又四川起解之十四萬兩，行至九江守候旋又折回湖北地面，已經兩月之久，尚未繞道前來。其餘各省，並無報解起程日期，或因籌備遲延，或因道路梗阻，皆所不免。至江蘇一省，本有部撥之十萬二千兩，迄未起解。現值上海嘉定等縣會匪滋擾，更難望其接濟。浙江雖有捐輸項下可以接濟，亦未報解。臣等不勝焦灼。近聞廣東所雇之紅單船三十餘隻，即日可到，每月又須添餉十萬兩。前准部咨，將浙江應解雲南餉銀十七萬兩，飭令徑解大營，另將粵海關餉銀撥抵雲南，當即備文飛催，日久未見回覆。轉瞬九月，即無款支放，關係匪輕。合無仰懇皇上，勅部速催浙江省改撥大營之十七萬兩，趕緊起解；仍於捐輸項下先提二十萬兩現（限？）於九月內解齊，並飭江蘇省將應解之十萬二千兩，設法趕解，以濟目前之急。臣等爲亟籌軍餉起見，理合恭摺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 設法攻勦金陵情形片（前奏附片）

再臣等前次選派將弁，帶兵攻撲雨花台賊營，密令伏兵一股，偵伺賊逆開城時，溷入賊隊，設計掩襲，因城門堅閉，僅將南門大街賊匪盤踞之房屋燒燬，業經奏明在案。茲探得城北神策門外，逆匪招集奸民，於五更時分，市賣各項食物，日出即行罷市。因此挑選果敢兵勇，改裝易服，挑載鷄鴨菜蔬數十担，於十七日夜間到彼，潛隨奸民貿易，約以接近護城賊營，放火爲號，所有大隊接應兵勇，即馳往衝撲。詎甫抵離城五里之遙

皋橋，奸民撞遇大兵隊伍，即紛紛逃散，雖當時擒獲奸匪十八名，而買物賊匪逃回報信者亦復不少，迨我兵將近賊營，天尚未曙，而逆賊已開砲迎敵。帶兵之提督蘇布通阿等，見事已泄漏，遂即傳令吶喊進攻，兵勇撲至外濠，拋擲火罐，焚其樹柵，而最爲奮勇之弁兵，又搶內濠，乘勢躍登賊壘，有攀援欲上而手指被砍跌落濠中者；有腰被矛戳既登復墜者；拚力迎拒之際，無不捨命爭先。無如賊壘厚而且高，週圍安砲眼三層，上層鳥鎗，中層抬砲大砲，賊有牆蔽身，從隙中紛紛外擊，而我兵殊無立脚之地。迨天色大明，城上衆砲齊發，羣子密如雨點，恐多傷勇敢士卒，無濟於事，遂緩緩撤隊回營。我軍鎗砲火罐擊斃燒斃之賊，被牆遮蔽，無(從)查知數目，計往攻兵勇陣亡六名，受傷二十餘名。此十八日攻神策門賊營之情形也。臣等察有將士齊心，以屢攻未能得手，咸懷憤激，稍可有乘之隙，無不奮勉圖功。惟瘧痢盛行，得力將弁兵丁患病者甚屬不少，即如蘇布通阿、張國樑等，連次無非力疾出隊，親臨賊濠督陣，以致未痊之病，重復受感；翼長總兵馬龍患病甚劇，近日甫見減痊，臣等輪流親往看視，囑其專意調，以期氣體速痊，共圖仰答生成於萬一。所有金陵設法攻勦情形，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上海寶山等縣失守由許乃釗帶兵往勦摺（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據報上海、寶山、南匯、川沙、青浦等廳縣相繼失守，謹通籌全局，審酌緩急機宜，添撥重兵，由臣許乃釗帶往勦辦，以鎮人心而固根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嘉定匪徒滋事，延及上海，當經調撥兵勇一千六百名，派刑部主事劉存厚、雲南參將秦如虎管帶赴蘇，聽候督臣怡良調遣，附片奏報在案。拜摺後，接據

蘇州藩臬兩司稟報：上海已於初五日失守，該署縣袁祖惠被戕，上海道吳健彰不知下落，署松江府知府之上海同知藍蔚雯因勢危急，馳回郡城防守。逆匪旋於初七日陷寶山。初十日陷南匯。十一日陷川沙。十五日陷青浦。俱有匪徒占踞。聞得署南匯縣章惠、署川沙同知竇墊，均已自縊；其餘各城文武，未知下落，各等情。又據上海道吳健彰於初九日自上海夷船中寄來一稟，係派弁由海船賫至鎮江水營，附驛轉遞前來。內稱：該道因聞嘉定縣匪徒滋事，帶同備弁壯勇馳赴太倉查辦，途次接報：初五日有匪徒直入上海縣署戕官之事，遂返棹折回新閘地方，即有三合會匪數千人蜂擁而來，當即督勇對仗一時之久，壯勇被傷數名，鎗砲如雨，城門緊閉，不得已退回新關，在美國公使夷館暫住。與各國領事商議，夷船僅止三隻，夷兵四百餘名，不敷調用，稟請迅調精兵赴滬攻勦等語。臣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恨。查嘉定匪徒本屬烏合，何至旬日之內，蔓延四縣一廳。該道所稟三合會匪，自必有渠魁夥黨，匪徒勾結，亟宜迅圖撲滅。上海等廳縣，皆三吳菁華之地，不獨海關稅銀賴充軍餉，轉晌籌辦海運，尤爲大局所關。且青浦既陷，距松江府城僅四十里，距蘇州省城亦不過一百數十里，而鄰近之金山等縣，即與浙省接壤，均將戒嚴，必須添調重兵，方可次第收復。現准督臣咨稱：已調太湖協副將伍定菁，管帶該協兵二百五十名，署撫標中軍參將和順，管帶撫標城守兩營兵三百名，並咨調浙江駐紮平望防堵兵一百名。又據署提督和春呈報：由鎮江派委遊擊長桂，管帶廣東潮州鎮標六百名，均已陸續起程；連刑部主事劉存厚、暨參將秦如虎前後所帶兵勇一千六百名，及委員吳縣知縣丁國恩帶勇一千三百餘名，約計共有四千餘名，兵力尚不敷分佈。復查松江府城爲提督駐紮處所，附近之狼山崇明兩鎮，設有總兵，川沙吳淞兩營，設有參將，基布星羅，原爲松江沿海一帶扼要巡防。今署提督和春、與已革署狼

山鎮總兵李德麟、蘇松鎮總兵葉長春、川沙松吳兩營參將均在鎮江軍營水陸堵勦，難以分身；蘇州省城又不可無大員駐紮，實授藩臬兩司均未到任，督臣正須坐鎮，若一經出省，人心不免驚惶，現將揀發道吉爾杭阿委署臬司，派令前往防勦，而各路帶兵之副將，秩分相等，誠恐事權難以歸一，未免呼應不靈。臣向榮擬即督帶弁兵親往勦辦，而大營壁壘一動，金陵人心亦恐搖動，逆匪倘經聞知，難保不豕突狼奔，致有前後受敵之慮。臣等再四商酌，臣許乃釗現署巡撫，本有地方之責，且幫辦軍務，理宜分任其勞，應即馳往松江崑山一帶調度策應，督率各文武相機勦撫，以免日久蔓延。上海川沙一帶，與浙省海道毘連，現准浙江撫臣黃宗漢來函：亦擬出赴嘉興一帶防堵；臣許乃釗現亦知會黃宗漢，在連界要隘，互相聯絡，以扼竄逸而壯軍威。如嘉定等處逆匪迅就掃除，民心安定，即可催收江浙各屬捐項，接濟大營要需。現在事機緊迫，不得不分兵先其所急，業於四川貴州兩省官兵內，共挑選一千名，派新升總兵虎嵩林管帶。臣許乃釗拜摺後，即統領起程，由丹陽常州一帶迅速前進。至大營一切勦辦事宜，臣向榮會同彭玉雯協同籌維，悉心商辦，不致稍有因循貽誤。所有單據松、太各屬驚（警？）報，籌商添兵馳往勦撫緣由，謹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數日間四縣接連失守，深堪詫異，除業經自縊之地方官，有無逃逸者，着迅速查明。向榮雖日久無功，而金陵賊匪尚不敢肆意竄往下游，此時斷斷不可離營。）

## 通籌水陸攻勦全局摺（咸豐三年九月十一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通籌水陸攻勦全局，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伏讀八月十三日上諭：『該大臣等頓兵城下，爲日

已久，若不別圖良策，設法圍攻，必致師老餉匱。』恭誦之下，愧懼交縈。伏思臣向榮自奉命圍攻金陵，逼營城下，或明攻暗襲，或聲東擊西，大小三四十戰，斬擒既多，解散者亦復不少；每於鎗砲密如雨點之中，拚命攻打，雖受傷陣亡，層見疊出，而敢死之士，仍然爭先，恐後將士如此力戰，不爲不肯用命；無如該逆負固不出，實以金陵城高池深，堅固異常，西面則濱臨大江，北面則湖水汪洋，其東南兩面，半係小河環繞，僅紫金山龍脖子一隅有旱路可通。又開挖深濠，重壍密布，竹簽蒺藜，以營護城，復以城護營，防守極其嚴密，是以屢攻不能得手。昨初一日夜，挑派兵勇，又於通濟門外暗鑿城脚，欲用火藥轟城，亦爲守城賊所覺。兼之我兵數分，已形單薄，而入秋以來，軍中瘧痢甚行，將士每多患病，更難進攻。現因上海有警，賊知我已分兵往勦，轉有欲乘虛攻撲大營之信。臣已密遣數千精銳，欲伺其出巢時尾而追之，跟踪入城，不患其來攻，特患其不攻耳。蓋該逆長技，總以固守爲能，不肯輕出冒險，其詭譎之謀，無非以不戰而坐困我師。良由賊於長江上下，有船來往，可以四出擄掠，接濟無窮；我則餉道梗塞，處處救援，疲於奔命；此飢飽勞逸之勢，迥然不同，不待智者而後知。誠如聖諭所云金陵、揚、鎮三城該逆連爲一氣，總由不能肅清江面之故。如此則欲致賊死命，苟非先清江面，有斷斷不能者。臣向榮前欲（由？）武昌督兵東下，即欲改商船爲砲船，以資追勦。其奈江船之大者，盡爲賊擄，故累次奏調上海艇船、廣東水師拖罾船、來〔江〕助勦；並屢次催調鎮江水營砲船上駛；原冀堵截中流，使該逆不能揚帆上下，任意肆竄。詎水師各鎮將，或以風色不順，或以江面窄淺爲辭，多方藉口，遷延不進。臣等萬不得已，特令弁兵汉河小港，覓雇小船數十隻，陸續募得水勇三百名，潛伏蘆荻之中，晤伺零星賊船來往，突出截擊，先後奪獲賊船三十餘隻，擒獲長髮賊二十八名，其擊落水中者尤多，救出難民四五百人，頗爲得力。究

因船微勇少卒爲該逆大隊戰艦橫泊江中，再加以小船幫同堵截，何致該逆肆行無忌，蹂躪各省。現聞廣東拖罾已到上海者三十二隻，迄今仍未上駛，紅單船到廈門者三十四隻，尚再(在？)留勦土匪，似此陸攻不得，水攻不能，日對堅城，一籌莫展，何以仰慰聖心？臣等惟以金陵係逆首巢穴，所有強悍多半聚集此間，其意在固守根本。若以此時情形而論，賊勢實十倍於我，無論城垣高大，彼據形勝，我兵限於人力，未易攻克；即使我兵已入城中，安見其不東進西竄，陸敗水逃；萬一元惡漏網，別營巢穴，仍至重煩徵調，殊非勝算。幸天奪其魄，彼方以金陵爲死守之地，不肯輕去，但使長江一斷，立可掃除，此誠難得之機。爲今之計，臣一面催調紅單拖罾暨鎮江艇船駛赴上游；又一面趕鑄三萬斤大砲，先爲攻城必破之器。尤幸江蘇士匪已據督臣咨稱：嘉定、青浦、寶山、南匯、川沙五廳縣，均經次第收復，大兵已抵上海。俟上海一克，即令虎嵩林帶領此股兵勇，順道先攻鎮江，自必易於得手。而以鎮江得勝之師，與臣分扼金陵之東北，以江西江忠源得勝之師扼其南，以河北勝保得勝之師扼其西，以各戰船結水營於上游扼塞大江，則該逆之救援可斷，而大軍之犄角已成。彼時四面兜勦，既可掩其空虛之處，並可截其遁逃之路，如是則堅城一破，元兇即可授首。應請皇上飭下勝保江忠源迅速南來，一鼓成擒。除將所籌一切趕緊辦理外，仍當隨時相機設法，不敢藉此稍事遷延。至上諭飭籌嚴斷濱江接濟一層，光祿寺臣條陳極善。無奈此時並無舟師可派，亦更無多兵可分，自在聖明洞鑒之中。惟籌餉一事，自當與臣彭玉雯遵旨催令浙江督撫臣趕緊設法籌解，以濟大營目前之急。現已飛催署江蘇撫臣許乃釗，務於蘇省無論何款，先撥五萬兩以充大營軍餉。日來鎮江雖屢獲小勝，總以未能攻克城池，不敢瀆奏聖聽。惟陣亡弁兵數名，除咨部照例議卹外，所有臣等通籌水陸攻勦情形，理合恭摺

奏聞，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九月十八日上諭：向榮奏通籌水陸攻勦全局一摺，覽奏但係懸擬布置情形，於實在打仗攻克事宜，尚未確有把握。金陵鎮江被匪佔踞，半載有餘，雖累次攻勦，獲有勝仗，而該逆負嵎如故。老師糜餉，朕心焦慮實深。現在逆匪由山西竄入直隸，經勝保悉力窮追，正在吃緊之際，斷難分兵南向。至朕特命大將軍惠親王、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總統重兵，保衛畿疆，並非令其遠行攻勦。前因安徽賊踞安慶，近逼廬州，屢飭江忠源趕緊赴援，須俟皖省勦辦就緒，方能移兵協勦。此時江南軍務，該大臣責無旁貸，惟有設法肅清江面，斷賊接濟，尤爲急務。前命廣東督撫雇募拖（舵罟）船百餘隻，快蟹船數十餘隻，駛赴江西（南？），並令購備夷砲，解至武昌，配船運往，會合夾擊。復經張亮基奏：買船改造戰艦，並備中船小船共四百隻，駛往下游。此項船隻，曾有旨諭令先儘所有，交江忠源飛催赴皖協勦。但爲數較多，其續行改造成就者，該大臣亦可咨調應用。其紅單船隻，昨據王懿德奏，懇暫留十五日勦辦會匪，計期九月初旬，已可依限竣事，此時定已開行，業經諭知該撫不准再請截留，該大臣亦可飛札迎提；與鎮江艇船，並新鑄大砲，即分布江路，斷賊往來接應，與陸路兵勇夾擊。計上海士匪，指日掃除，想許乃釗於事竣之後，仍可進勦沿江逆匪，督率虎嵩林等，先復鎮賊，則金陵巨憨，援絕勢孤，可以尅期授首。該大臣當迅籌克復兩城，毋再因循株守，徒糜餉需。餘着照所議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向榮、並傳諭彭玉雯知之。（九月二十四日到）

## 涼州鎮總兵馬龍在營出缺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甘肅涼州鎮總兵馬龍，前於七月內攻打太平神策各門及雨花台賊營，或受烈日燻蒸，或黑夜往襲，冒露冲寒，因而感受寒疾，尤復力疾督隊。嗣後病勢漸重，肝氣上冲，轉成怔忡心悸之症，每日發暈數次，兩月以來，飲食不進；又以屢次攻城未克，心益加急，遂至嘔血不止；臣時往慰問，見其面目枯槁，精神散漫，囑其安心調理，以冀速痊。詎於九月初七日病益加劇，臣親往看視，該總兵偃臥床席，伏枕叩頭，自稱：『一介武夫，由行伍歷升參將，擢升總兵，涓埃未報。現值逆匪稽誅，不能畢命疆場，爲國出力，辜負聖恩，死不瞑目。』言訖聲淚俱下，與臣相對而泣，其忠誠報國之志，洵爲至死不渝，旋於卯刻在營因病出缺。當飭隨營文武妥爲棺殮，經理一切，並派員將櫬柩護送回川。查馬龍歷次出師川陝、果洛克、瞻對、哈什喀爾，打仗殺賊，屢立戰功；雷波、馬邊、越巂等廳勦辦猓匪，尤爲著績。自軍興以來，統帶川兵勦捕逆匪，每戰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奮勇當先，累受重傷。初至永安州，親燃大砲，斃賊最多，桂林守城，極其（？）出力，而荷蒙聖恩，賞給巴圖魯勇號，擢授甘肅涼州鎮總兵。嗣守長沙及奪取湖北洪山、江甯城外賊營，尤爲勇敢。平日秉性忠誠，膽識兼優，委辦翼長事務，殫竭精慮，不辭勞瘁；迄今三載，親歷大小二百餘仗，斬擒無算，素爲賊中所畏。臣每與密商軍務，運籌決策，無不切中機宜，得其勦助之力；詎意積勞成疾，一病不起，殊堪痛惜。臣素知其家赤貧，僅一子名進元，年甫十八歲，係捐職同知銜，現應童試。身後情形，令人憫惻，仰懇皇上天恩，勅部照例議恤，以慰忠魂。所遺甘肅涼州鎮總兵員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邊疆職守。謹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九月十八日上諭：甘肅涼州鎮總兵馬龍，由行伍陞副將，歷經出師川陝等處，屢立戰功。此次軍營統兵勦匪，每戰皆親冒矢石，奮勇爭先，桂林守城，尤爲出力，曾經賞給巴圖魯名號，並擢授總兵。茲據向榮奏稱：該總兵因攻雨花台等處賊營，竟以積勞病沒軍中，殊堪軫惜。馬龍著加恩照陣亡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九月二十四日到）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甘肅涼州鎮總兵，著明安泰補授。

## 代呈新授廣西右江鎮總兵德安謝恩摺片

再據新授廣西右江鎮總兵德安送到謝恩摺一件，呈請代奏前來。理合附片陳明。謹奏。（硃批：覽。）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一、咸豐三年九月二十日（壬戌）上諭著向榮許乃釗保奏軍營出力各員候朕施恩　見實錄卷一〇六之四八上　又見東華二三之一一上　又見方略卷六〇之三一下

# 卷五

## 遵籌攻守事宜遠守不如近堵分攻不如合勦摺（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遵籌攻守事宜，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伏讀上諭以『查文經所奏速募戰艦，爲蕭清江面要著；並攻奪五龍山、北固山、象山、沙洲墟等處砲台，扼守東西梁山，爲安排水戰急務；宜早圖維』，復奉上諭：『據徐澤醇奏稱賊衆薪米盡資於外，其咽喉在下關，奪踞此關，則鎮揚與金陵之路不通，江防益爲周密，飭即體察情形，妥速籌辦。』仰見聖謨籌畫精詳，不勝欣佩。臣查東西梁山在金陵上游一百四十里大江之濱，兩山對峙，據險扼守，誠難飛越。惟逆賊陸路慣於包抄，必東西梁山得兵三四千名，方可紮定陸營。逆賊水面慣於圍繞，必大小船得二三百隻，方能紮定水寨。再以木簰豎堌於江心，鐵索橫鎖於江岸，庶可遏其衝流，斷其接濟。此時湖北改造砲船，驟難辦就，鎮江廣局各艇，亦未上駛，即上海募來之夾板夷船五隻，前經吳健彰來稟云：『其船身笨重，以之追勦，恐或戧駛不靈，以之堵守，較之他船實爲得力。』蓋船實堅大，砲火猛烈，經泛行調赴金陵上游堵截，而行抵鎮江水營，即推諉不前，是以督臣仿撤回滬防勦土匪矣。現在江西賊船，退據安慶，分擾裕溪、九江，往來游弋，奔突靡定，而大營兵力屢分之後，只有此數，又難再行分撥，實深焦急。祇得飛調總兵音德布、帶江西折回兵二千名，繞道前赴距梁山二十餘里之蕪湖河口駐紮，可以捍衛灣泊及運漕等

處米糧，衆之可杜塞東壩小河，屏蔽蘇浙。俟到有戰船重兵，再扼守梁山，或守菟兒磯，或直扼守夾江浦口，與大營聯絡，尤易乘隙環攻。此遠守不如近堵之爲要也。至於五龍山沙洲墟兩砲台，界在金陵、鎮江之間，襲取易，據守難。象山北固山兩砲台，在鎮江迤北，峭壁臨江，距城咫尺，城上之砲可以護山，山上之砲可以護江，師船雖不甚阻礙，要必攻奪鎮城，庶象山北固山可以同時並破，即五龍山沙洲等處，亦可不攻自奪。乘此陸軍水軍，直逼觀音儀鳳等門，與大營犄角，會殲渠魁。此分攻不如合勦之爲易也。近查鎮城逆賊多赴金陵，即萬餘斤大砲，亦搬運金陵城上。鎮城賊勢，漸行窮蹙，已催令署提臣和春管帶師艇各鎮將水陸夾攻，速拔鎮城矣。又查徐澤醇摺稱「之」下關，即浦口之對岸，儀鳳門外之北岸夾江口是也。關外水流如竇口然，外係大江，內即草鞋夾。關口上爲雙閘洲，下爲七里洲，距城約六七里，兩岸遙接約數丈，其勢相聯。臣早擬得師船數十隻，精銳數千〔人〕，結爲水陸營於雙閘七里洲之兩岸，作爲兩翼，以遏賊衝。惟下關距營六十餘里，非從太平神策各門賊營越過，不能直達其間。至水西、旱西門外，亦屬進攻之路，臣屢次督兵攻打雨花台賊營，即爲繞西面結營之意，無非欲據天塹長江，使賊之咽喉阻塞，糧可坐困，城可伺攻，陸軍監其腦，水軍扼其吭，金陵首逆不能（難？）殲擒。無如近日以來，兵勇日分而日單，鎮將日調而日少，以致措手倍難。至雇募練勇用補兵力援應，認眞區別。臣自九江酌撤後，現在金陵大營，僅留三千八百餘名，皆隨征數年，與兵相習，尙知紀律。其紅單船，接臘浙督臣來咨，已到廣門幫勦土匪，臣已飛咨催提，其是否堅利得力，俟到時確查，總期有一船即得一船之用。拖罾船尙無到上海之信，臣已行查，一俟入江，即行調赴上游，擇要堵截，庶可斷賊應援之路。臣渥荷天恩，畀以重任，于沿江形勢，無時不在心目策畫中，非不知扼上游梁山各要隘，可以截大江之路，而

兵力不厚，恐阻水適成孤注之形；非不知奪下游五龍山各砲台，可以據長江之險，而兵力不敷，恐臨水徒作汪洋之歎。臣謀攻數月之久，非不知四面兜圍，可以斷賊資糧、杜賊竄路。無如臣大營兵數不逾九千，勇數不逾三千，其中染病養傷者，尚有十之二三，每值分路攻城，猶慮守營之兵過少，每念登埤克城，猶慮巷戰之兵不多。且聞該逆現有南竄蘇杭之意，尤不待不時刻加緊嚴防，再難撥兵分攻，亦難撥兵分守。此臣所以日夜焦勞，不敢明言而又不敢不直陳者也。幸仗天威震懾，將士鼓舞，每仗必勝，賊雖狡於伏藏，總必誅除淨盡，方足仰答涓埃。所有遵旨查辦情形，謹會同臣彭玉雯合詞恭摺奏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知道了。汝之議論籌畫，尚皆當時急務，然金陵久踞之元惡逆首，終未殲除，汝尚藉詞搪塞，何無恥之甚？朕既用汝，惟冀汝速蔵偉績，克膺懋賞，汝竟以難辦入奏，豈能任其猖獗耶？汝之心地才力，及汝之用心過人處，朕無不知，威望人言，皆不可恃，總以眞戰眞勝爲確據。汝雖至愚，朕料汝斷不肯以自己身家性命，博衆人之譽；及至國法臨身，方悟爲衆人所誤也。自己功業自己掙，無需他人之力，方爲國家之干城，世間之奇男子。可不惜哉！）

## 附陳和春在鎮江接仗片（前奏附片）

再臣接署提臣和春來文：九月初八日三更傳集各營，分三路進攻（鎮城），令蘇州參將占住、都司劉廷鐃等，帶潮勇先由左路誘賊；已革副將鄭魁士等，帶湖南兵由右路抄擊；署高州鎮副將劉開泰等，帶廣東兵由中路直搗旗營霜勇及江南官兵在後接應。初九日黎明，潮勇前赴南門攻擊，該逆突出一千餘人前來迎

拒，潮勇力戰，旋進旋退。誘至京靖山下，我右中兩軍分路抄截，會合潮勇奮力衝殺，鎗砲齊施，該逆亦用鎗砲回拒，我軍奮勇爭先，立斃賊匪百餘人，並斃黃旂騎馬穿黃衣賊目一名，該逆退走。我軍跟追，忽北門突出二千餘賊，分兩股來撲我軍後路，兵勇踵至，迎頭進勦，該逆拚命抵拒，我軍奮勇直前，刀矛並刺，賊屍滿地。該逆勢不能支，飛奔過濠，急抽吊橋，開放大砲，阻扼我兵進路。自卯至午，約斃賊匪一百餘名，砍獲首級十七顆，生擒四名，馬二匹，刀矛旂幟多件。查點兵勇陣亡二名，受傷三十八名。此初九日接仗情形。又署提臣和春據已革知府陳景曾查探，逆匪有十三日傾巢出撲之信，當卽密爲布置。一面知會四川浙江各營及水師營，均各準備。十三日卯刻，傳發將弁，分作四路埋伏。已革副將鄭魁士、署高州鎮副將劉開泰、都司吳世斌、已革參將經文泰各帶一隊各路前進。未及片時，南北兩門果然突出賊三四千人，蜂擁來撲，勢甚兇猛。我軍同時抄出，三面夾擊，鎗砲環施，並開放三百斤大砲，斃賊數十名。逆賊復敢奔衝抵拒，我軍不避鋒刃，圍攏上前厮殺，亦斃賊數十名。正在酣戰之時，適水軍已革總兵葉長春、李德麟、署定海鎮總兵周士法等，分督廣艇、浙江師船、夾板夷船由南岸直撲北固山江神廟金山一帶。賊有大船百餘隻，多槳划船數十隻，圍繞前來，被我師船轟沉大小船十餘隻，擊斃在船逆賊，並火箭火罐燒斃落水者不少，餘賊星散。我陸軍聞江面艇船大砲連聲不絕，倍加奮勇，逆賊四(面)受敵，勢窮潰遁，我軍乘勢趕至北門，正欲跟追入城，城上鎗砲火器密如雨下，六品軍功捐職縣丞劉守正、係劉廷鑌之子，追過濠溝，被衆賊環刺陣亡，兵勇亦多受傷。撤回查點，受傷守備孫榮先、千總田宗升、把總余成蛟三員，陣亡兵勇五名，帶傷二十九名。是日之戰，斃賊三百數十餘名，砍獲首級九顆，生擒五名，奪獲軍械多件。此十三日接仗情形。所有鎮江接仗水陸獲勝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皇上聖

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十月初三日上諭：據向榮奏遵籌攻守事宜，並鎮江水陸擊賊情形，覽奏均悉。前因三城久未克復，降旨令該大臣於和春、蘇布通阿二員內，揀派一員帶兵過江北，協同琦善等先克揚城，次第攻復鎮江金陵。現在該大臣因（鎮城）賊勢漸形窮蹙，催令署提臣和春管帶師艇各鎮將，水陸夾攻，亦係爲急籌克復起見。惟兩日勝仗，均不過小有斬獲，總未大挫賊鋒。似此日延一日，師老餉匱，實屬不堪設想。賊匪現在由山西竄出，擾及直隸近畿一帶，經勝保追擊，屢獲勝仗。江省若不趁此迅籌進攻，倘皖楚賊匪乘間又復北竄，該大臣等但擁重兵爲賊牽掣，坐視北省警急，不思赴援，於心何安？向榮接奉此旨，應派何員帶兵赴揚協同攻克，着卽密籌全局，先其所急，毋誤事機。至該逆有南竄蘇杭之信，尤不可不加意嚴防。許乃釗勦辦上海餘匪，如已蔵事，卽着督兵由蘇赴鎮，以遏賊匪南竄之路，是爲至要。所有追賊陣亡之六品軍功捐職縣丞銜劉守正，着該部照例議卹。傷亡弁兵一併查明請卹。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十月十二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三年十月初一日（壬申）上諭著向榮派兵先克揚州　見實錄卷一〇八之三上　又見東華二三之十五上　又見方略卷六三之四下

奏爲軍餉告匱情形緊急據情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大營軍餉不□，八月放完之後，九月即無銀可放，曾經臣向榮會同臣彭玉雯兩次奏請飭部速催，嗣准部咨，指撥浙江劃解滇省癸丑年餉銀十七萬餘兩，並專指江蘇各款催提接濟，當即飛咨江浙兩省並委員前往守提。自九月迄今，僅據浙江解到餉銀七萬餘兩，江蘇解到銀二萬餘兩。並准浙江撫臣咨稱：劃解滇餉不敷銀八萬兩，業經該撫咨部另撥。其餘如浙江庫解封儲銀一萬一千兩。四川奉撥銀一萬三千兩，均畸零有限。現惟山西報解銀十萬兩，亦因道路梗阻，解到無期，實屬緩不濟急。江西甫經賊退，防堵費繁，雖奉部議解還截留各款，急難指望。大營餉需合計一月最少亦二十萬有零，今收到者不及一半，維時已交十月，各營官兵紛紛請餉，臣等會商，只得先放九月上半月之餉，餘俟續有解到，再行補放。當此攻勦吃緊之際，又屆冬令嚴寒，該兵勇等食薄衣單，斷難枵腹從事。臣等焦灼萬狀，實無籌辦之法，臣等不得不據實瀝陳，伏乞皇上飭部嚴提催解，以救燃眉。當茲萬分吃緊之際，設使軍心因此渙散，稍形鬆動，致悞事機，臣彭玉雯總司何事，死有餘辜，萬不敢倖生苟免，其於（如？）天下大局何？情蹙詞迫，不勝戰慄悚惶之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戶部速速催解，以濟要需。）

咸豐三年十月十七日上諭：向榮奏軍餉告匱一摺，已諭令戶部催解，並寄諭怡良、許乃釗、於江蘇各庫無論正雜款項，迅速籌解大營，以濟急需矣。惟該大臣攻勦金陵賊匪，半載有餘，該逆屢次竄出擾及上游江西安徽各省，是金陵城內賊匪所存無多。迭經諭令向榮迅圖克復，而江、鎮兩城賊匪，至今負嵎死守如故。師老則調遣愈難，餉匱則轉輸不繼，該大臣受朕厚恩，膺茲重寄，坐延時日，能無愧心？現在廣東撥解紅單船隻，先後可以駛入長江，前有旨諭令設法提赴上游，遏賊江面往來之路；或先行收復鎮江，

剪其羽翼，亦可以孤賊勢。如果南岸得手，則揚城股匪，便無應援，更易掃除。此時趕緊進攻，該大臣已不免糜餉勞師之咎，若再因循遲誤，自問當得何罪？近日直隸境內賊匪，經勝保連攻追勦，擒斬甚多，該逆竄伏靜海獨流，旦夕可以勦除淨盡。若待勝保統兵南向，直掃賊巢，該大臣尚有何顏復見朕乎？從前所降硃批及寄信諭旨，均於責備之中寓有成全之意。原以該大臣老成宿將，必能爲朕分憂。自桂林解圍以至武昌，將該逆窮追南竄，該大臣與諸將士辛苦艱難，朕夙夜在心，特懸不次之賞，以待奏凱酬庸。乃竟於抵金陵後，一味遷延，不知朕宵旰焦勞之苦，是向榮無福受朕恩眷也。言之殊堪憤惜。如能感激愧奮，速行籌攻，一有克復捷音，爵賞仍不難立予也。前命該大臣於和春、蘇布通阿二員中，酌派一員赴揚州會勦。茲據百勝等奏：奕經因病出缺，該處地居扼要，近界盧鳳一帶，土匪出沒無常，逆船雖退出裕溪口，而窺伺北竄之詭謀，未必盡絕，此時自應先其所急。〔著向榮於和春、蘇布通阿二員內，趕緊派令一員先行馳赴〕徐州，統帶奕經所領之兵，協力防守；並可保護宿遷糧台。又片奏：賊船三百餘隻，由巢湖竄入灣汕，擄掠米糧，難保其不擾及東壩，覬覦蘇杭。着即照議撥兵馳往扼守，萬勿貽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十月二十四日到）

## 遊擊李瑞革職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降補遊擊李瑞，前經臣委赴貴州砲台營盤，幫同帶兵打仗，尚屬勤奮。茲以隨征日久，積瘠成病，於七月內感患時疫，又因從前出師河南、廣東、湖南、湖北、雲南等省，在軍營曾受潮濕，以致舊疾舉發，手足麻木，浮

腳不能行動，臣迭次給假，令其安心調理，究竟年逾六旬，氣血已虧，脾土虛弱，轉成噎嗝之症，飲食難進，迄今三月有餘，病勢較前加重。臣屢次委員查看，面目日漸枯槁，病愈增劇，一時斷難痊愈，尚無規避等情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該員平日打仗著有勞績，准其革職回籍調理，以節糜費。爲此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十月十七日上諭：向榮奏遊擊病難速痊，請旨革職回籍等語。降補遊擊李瑞患病增劇，留於軍營亦屬無益，着卽革職，飭令回籍。（十月二十四日到）

## 派兵赴東壩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向榮前因金陵上游安徽太平所屬之蕪湖縣江口有小河可通東壩，該處係蘇常門戶，恐其竄入滋擾，已於前月中旬飛調總兵音德布督帶江西折回官兵二千名，前往蕪湖江口扼要駐紮，曾經奏明在案。迄今音德布尙在江西湖北追賊未到。現據探報：十月初四日，有賊船三百餘隻由蕪湖江口竄入甯國府所屬之灣沚擄掠米粮。臣恐其擾及東壩，抄我後路，致驚蘇杭。且慮從前派去防堵之廣東兵八百名、福建兵五百名、兵力過單，不敷防堵。大營此時勢難再分，萬不得已，抽撥兵勇二千二百名，遴委總兵德安、已革提督鄧紹良統帶，於初七日由大營起程，馳赴東壩，先扼要隘，再行相機迎勦，務須遏其竄往蘇杭之路，並大營亦可無後顧之虞。所有撥兵緣由，並新授總兵明安泰繳到謝恩摺一件，呈請代奏前來，理合一併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旨見前）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

咸豐三年十月初九日（庚辰）上諭王懿德奏已飭都司陳國泰帶船入江並抄給侍講學士馮譽驥原摺　見實錄卷一〇八之四九上

附翰林院侍講學士馮譽驥原摺

奏爲請將山東登州水勇師船，調赴江南會勦，以助兵力，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逆匪竄擾長江，官軍屢次進攻，未能得手。良以賊船衆多，師船單弱，必須厚集兵力，始能痛加勦除。查山東登州水勇師船，於道光三十年，因勦辦艇匪，始行設立。其船隻係派員赴粵監造，工料堅實，器械精良。所用水勇，亦係由粵招募，每年夏間赴東出海巡緝，至隆冬時仍行回籍，歲以爲常。該處水勇雖屬無多，然皆習慣風濤，長於水戰。現在節交冬令，正值該省道散之時，與其回籍而投閒，曷若從軍而效用？理合擬請勅下山東巡撫，轉飭登州鎮總兵，迅選得力將弁，管帶船勇，由海入江，交向榮軍營調撥，以厚兵力。庶不煩另募之勞，而可收助勦之效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

咸豐三年十月初七日（戊寅）上諭池州失守音德布帶領之兵能否應援　見實錄卷一〇八之三九上　又見方略卷六四之三下

## 金陵兵力難以撥赴揚州摺（咸豐三年十月十三日自江寧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據實瀝陳金陵兵力現難再撥，請俟上海得手，即行遵辦，恭摺奏祈聖鑒事：咸豐三年十月十一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一日奉上諭：『昨聞揚州賊匪日漸窮蹙，屢次絕城冀圖逃竄，移緩就急，必以先克揚城爲要。着向榮於和春蘇布通阿二員內，酌量揀派一員，管帶精兵，馳往江北，與琦善大兵協力攻勦，當可破其壁壘，迅圖克復。』等諭。欽此欽遵各在案。又於十二日接奉十月初三日硃批切責，並軍機大臣字寄上諭一道。臣等跪讀之下，感悚交縈。仰見聖慮周詳，算無遺策，尤深欣佩。竊念北竄之賊，擾及直隸近畿一帶，雖經勝保追擊屢獲勝仗，臣究以北面爲重，恨不能奮飛畿輔，痛勦餘孽，使無噍類，上舒宵旰之慮（憂？）勤，下副臣民之仰望。茲奉諭旨，飭令撥兵先勦揚城，深愧臣等職任勦賊，不能慰我聖主北直之慮，轉增南顧之憂，捫心自問，無地可容。且江北之兵，圍困揚城日久，該逆外援已絕，能如聖諭所云：更將金陵或鎮江之兵，分撥數千精銳，協力攻勦，自不難剋期收復。固知皇上移緩就急之計，即變寡爲衆之方。臣前次屢欲親督勁兵，馳赴鎮江併力攻打，期易得手，亦即此意。無如和春駐營鎮江，兼督水陸兵勇攻勦吃緊，誠如聖諭該郡爲蘇常門戶，至關緊要。臣有鑒於鄧紹良之失，除和春而外，一時實難另派得力鎮將，肩此重任。只得凜遵聖訓，不敢稍存大意，更易生手。此和春所以未能派赴揚城協勦也。至署將軍蘇布通阿一員，老成諳練，忠勇足恃，原可奉派前往。無如此時大營鎮將，除音德布、瞿騰龍、虎嵩林三員先後帶兵分勦各處外；馬龍甫經病故，德安現又帶兵堵禦東壩，其餘鎮將二三員，僅敷調遣，而各將弁既不盡勇敢可靠。又時有養傷患病之員，兵日分而日單，將日撥而日少，遇有緩急，足供臂指之使者，實屬不可多得。惟蘇布通阿堪以助臣抄賊，現在紮營七橋甕，在城東南，臣紮營紫金山，在城東北，相距約十二、三里之遙，均屬要地。且臣每有軍事，必親自往來面商，與臣極其同心，意見最合，一切藉資勦助，不特此間攻城，蘇布通阿爲必不可少之人；設該逆竟竄擾東壩，該

處係我大兵後路，寫蘇杭門戶，雖經派有德安塔禦，而兵力單薄，究難放心。此外或另有緊急，臣與該署將軍勢不能不分一人駐守，一人帶兵馳救，以顧其所急。此蘇布通阿亦未能派赴揚城協勦也。蓋以此時大江南北緩急而論，自以移兵先搗揚城爲是；然以東南大局輕重而論，似宜急攻金陵爲先。臣所帶兵勇數分之後，僅存萬人，而實能用力打仗者，不過數千，均經屢次奏明在案。若再行分撥，即遇可乘之機，亦難操必勝之權。設或稍有疎虞，則關係尤爲重大。臣與彭玉雯反復籌商，不撥兵協勦揚城，則有違旨之咎；欲撥兵□勦，又覺單弱可虞；通盤計算，實無兩全善策，不得不據實瀝陳。幸接撫臣許乃釗來咨：吳健彰所募之拖罾船，已到三十二隻，現留上海助勦。又調去鎮江艇船七隻。諒區區烏合，叢爾孤城，內無儲糧，外無援應，加以生力之軍，水陸交攻，當不難一鼓而下。臣愚以爲分緊急之兵，移攻遠道，不如提得勝之師，直搗危城。現已飛催上海諸將，約會水師，剋期合勦，務將該邑立刻蕩平。一俟收回上海，即將水陸兩軍，齊赴京口瓜州，次第掃除賊壘，恢復鎮郡，再移大兵協勦揚城，則該逆聞風膽落，自可不攻而破。我有船砲，彼無犄角，即金陵賊窟，亦不難直搗其虛。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惟祈訓示遵行。至臣等現辦情形，現已調到蘇局洋銅十萬斤，造成六萬斤銅砲一尊，續造三萬斤鐵砲一尊，探得該逆知我砲成，頗有驚慌之意。一面趕築砲台，預備轟擊，一面出示，大張聲威，射入城中，以威懾其衆，早已聲言北竄之賊，殲除殆盡，不日北方勝兵，合（？）數南來合勦。現又密差精細四散疑兵（遍？）張白帖，使各逆首互相猜忌。當令兵勇數十人，用噴筒火罐，於黑夜或黎明，數燒其營壘。既解（？）圍而又驚擾之，該逆甚爲畏懼，此十數日間，逃其（？）脅從之衆，已屬不少。但使大砲轟打得力，自當督兵晝夜攻擊，誓破此賊，掃穴擒渠，以慰聖懷。所有金陵現在無兵可撥，不能協力（勦？）揚城，理合據實瀝

陳。謹會同臣彭玉雯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鑒宥。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金陵兵力現難分撥一摺。和春進攻鎮江，蘇布通阿隨同向榮助勦，均難派赴揚城，所奏尙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請，該二員卽無庸前往。惟該大臣等頓兵日久，師老無功，大江南北，幾成坐困之勢；雖於累次所奉諭旨，捫心抱愧，亦復於事何濟？現據奏稱，造砲築台，預備轟擊，並布散疑函，焚燒賊壘，既有可乘之機，着卽設法圍攻，迅圖克復，毋得再事遲延，致干重罪。本日據許乃釗奏，勦辦上海情形，已諭令該撫相機速辦。如果上海卽日收復，其拖罾等船及陸路各軍，卽可調回助勦。該大臣所稱收回上海卽調取得勝之師，齊赴京口瓜洲，先復鎮郡，再移兵協勦揚城之處，並着隨時與許乃釗等速籌妥辦爲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十月二十九日到）

## 已革提督余萬清隨營効力片（前奏附片）

再臣接准部咨：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欽奉上諭，將已革提督余萬清，發往向榮軍營，戴罪効力。茲該革員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到營，深感聖恩逾格生成，倍加奮勉。臣已責令前敵帶兵打仗，亟圖報効，以贖前愆。所有到營効力緣由，並新授山西太原鎮總兵瑞格呈到謝恩摺一件，理合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

## 高淳獲勝摺（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賊竄高淳，撥兵迎勦，大獲勝仗，恭摺奏祈聖鑒事：本月初間，逆匪竄至甯國府屬之灣沚，擄掠米粮。臣以該處接壤高淳，距東壩不遠，恐其竄入蘇常門戶，斷我大兵後路，關係非輕。臣與臣彭玉雯籌商，特派總兵德安、已革提督鄧紹良、選帶兵勇二千二百名，馳赴東壩，督同前派防兵，嚴加堵禦，固守重地，曾經附片奏明在案。旋聞該逆逸去，已由蕪湖全數退入大江，即令德安將帶去之兵勇，分作三起，緩緩撤回。鄧紹良甫帶湖南頭起官兵回至大營，復聞逆船又有一千餘隻駛入蕪湖，竄擾黃池，距東壩更近。正在飛催德安督兵折回迎勦去後。即接該總兵來稟，已將尚未撤回之一千七百名兵勇，督轉馳赴高淳縣攔頭迎勦矣。臣喜其所辦正合機宜，大加獎許，飭令相機痛勦，勿致該逆再來窺伺。二十四日夜子刻，接據德安稟稱，總兵在東壩探聞賊船已抵高淳，即遵札於二十一日督率原帶兵勇，馳抵高淳迎勦。二十二日午刻，據報賊船已近縣城十餘里停泊，德安即帶兵勇趕去迎勦，見賊船只有三四十隻，揮令一齊撲去，立將賊綜衝散。除獲逆船一隻，黃旂一面，並封條等件。是夜四更後，探報賊船大幫已泊城南門河下，即嚴飭各營小心防範。二十三日卯刻，見該逆船隻百餘號，約四五千人，竟敢登岸蜂擁而來，意欲撲我營盤。即飛率各營弁兵壯勇，由東門一帶奮勇迎敵，鎗砲頻施，刀矛並舉，與賊力戰多時，該逆相持不退。德安見賊多兵少，恐其分隊來包，當即驟馬橫矛，帶領精銳，首先衝入賊隊，刀砍矛刺，賊衆紛紛倒地，我兵後隊一齊上擁，橫衝賊陣爲數股（段？）。該逆見勢不敵，四散潰走，兵勇殺至南門河下。該逆正在爭搶上船，船多河窄，一時開駛不出，兵勇乘勢撲去，擲放噴筒火彈，賊船立刻火起，延燒八十餘隻，火勢猛烈。岸上兵勇吶喊助威，該逆驚慌亂退，多半撲入河中，溺水而逃。其不善水者，淹斃甚多，舟中之賊，燒死無數，逃去賊船不過數十隻，我兵追殺十餘里。此戰生擒逆匪九十餘名，

斬獲長短髮首級一百餘顆，統計斃賊一千餘人，奪獲黃旂鎗砲數百件。兵勇受傷，容俟查明醫治。聞該逆尚有大帮船隻，停泊蕪湖黃池一帶，恐其復來，此時軍威雖已大振，仍令各營兵勇加意防堵，不可因勝而驕，稍有疎虞。現已遵札飛催參將長桂帶兵迅赴高淳縣協勦等情。臣接閱之下，不勝欣幸，誠恐該逆再來，德安雖已大獲勝仗，兵力窘單，特令鄧紹良仍令（？）撤回湖南官兵五百名，限兩日趕至高淳，幫同堵勦。又再行札催參將長桂帶領廣東兵勇六百名，星夜馳去接應。諒以得勝之兵，又加生力軍一千餘衆，庶幾可保無虞。竊查該逆久已垂涎蘇杭，因東壩門戶先有我兵扼守，不敢遽行竄擾，昨向灣泚擄掠而去，今又復到黃池，擾至高淳，由漸而來，其心叵測。苟非德安有此大勝，則賊勢蔓延，頗不易制。該總兵此捷，實關重大。臣即賞銀一千兩，藍翎三十枚，銀牌二百面，令德安擇其尤爲出力者，分別酌賞，具報前來，彙摺請奬，以示鼓勵。至鎮江於初十日出隊，與賊接仗，雖有斬擄，仍未得手。昨已飭令趕緊設法攻打，俟有續報，再爲具奏。所有德安高淳迎勦大獲勝仗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以慰聖懷。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上諭：向榮奏賊船竄及高淳，官兵迎勦獲勝一摺。逆匪由安徽灣泚、鎮江地方退出大江，復敢駛入蕪湖，停泊高淳，意圖窺伺東壩，經總兵德安督帶防守東壩兵勇，趕往迎勦，當將賊船衝散，奪獲船隻。十月二十三日，該逆復有船百餘隻，擁衆四五千人，登岸撲營，該總兵飛飭兵勇，直前迎勦，逆匪猶敢抗拒，相持不退。該總兵躍馬橫矛，首先衝入賊隊，刀砍矛刺，賊衆紛紛倒地，我兵後隊齊上，立將賊隊冲斷，逃上船隻，我兵乘勢撲去，擲放噴筒火彈，登時焚燬賊船八十餘隻，淹斃及燒死者無數，我兵追殺十餘里，生擒逆賊九十餘名，斬獲首級一百餘顆，統計斃賊一千餘人，奪獲黃旂槍砲數百

件。高淳近接東壩，爲蘇常門戶，該逆乘間竄入，即被官兵痛加焚殺，總兵德安帶兵迎勦，甚合機宜，着交部從優議敍。現在向榮復派已革提督鄧紹良帶湖南官兵，參將長桂帶廣東兵勇，馳往幫同堵勦，着即嚴密布置，扼要防勦。務將無湖逃回餘匪，盡數殲除。其金陵鎮江兩城逆匪，現已窮蹙，即着向榮督率諸將乘勢進攻，迅圖克復，不准再有耽延。餘着照所議辦理。

同日上諭：向榮奏迎勦高淳賊匪獲勝，並遵派和春馳往徐州等語。高淳賊匪雖經痛勦，而大帮船隻，尚在蕪湖黃池一帶，正不能不防其竄伺蘇常，復來滋擾。該大臣現已嚴飭德安、鄧紹良等，加意堵截，仍須設法追擊，將該匪船盡數焚勦，萬不可再令他竄。至金陵城中賊情及現在如何籌攻，未據聲敍。該大臣擁兵城下，半載有餘，坐使該逆分擾鄰疆，往來自便，是誠何心？昨據袁甲三奏：八、九月間，金陵賊驅城中婦女，裹以賊巾，衣以賊衣，使之守城。近復於城頭布滿吠犬，藉作疑兵。可見在城之賊無多。茲據孫銘恩奏：十月十九日，有賊營女船七十餘隻，自金陵上竄安慶，聲稱僞翼王家屬。該逆潰圍之意，已屬顯然。朕聞向榮營中，自大砲鑄成後，逆匪業已膽落，金陵百姓，有義約布告上、江兩縣，約定數萬人，訂期併力攻城之議。該大臣何以不因民義憤？用助兵威，急圖收復。倘再因循日久，餉缺兵疲，該大臣計將何出？所稱與蘇布通阿籌商事宜，何時見諸施行？即如鎮江軍務，派余萬清前往接辦，該革員如何較勝諸將？該大臣有無把握？亦未據詳細具奏。著向榮一面密籌克復金陵，於該逆思竄各路，節節堵截，務將元惡大憝，設計殲擒。其密通內應情事，尤須愼重迅速，不可稍有洩漏，轉爲奸術所誤。一面剋期攻勦鎮城，務期水陸各軍同時並舉，俾該逆內外不能兼顧，庶可得手。現在許乃釗勦辦上海土匪，大獲勝仗，如即就肅清，

可將黃浦江面拖罾夾板艇船，迅卽調赴上游，並著許乃釗移軍鎭江，先籌攻克，以孤金陵賊勢。仍飭余萬清統帶各軍，趕早布置，建功贖罪。不得借口船砲未齊，株守以待。倘仍遷延貽誤，不能幸邀寬典也。至大營軍餉，著該大臣知照怡良、許乃釗、於蘇省額徵正雜各款，並鹽關各課，與捐輸銀兩內，無論何款，先行就近接濟，毋得靜候部撥款項，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十一月十一日到）

## 遵派和春馳往徐州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等正在封摺間，奏到批回前摺，仰蒙訓誡嚴切，將於責備之中，曲示成全之意，跪誦之下，萬分惶悚。並以徐州地方要隘，著於和春蘇布通阿二員內揀派一員，馳往接辦，等因。臣查徐宿總扼南北之衝，實關緊要。和春沉毅勇敢，久歷戰陣，熟習賊情，自應遵旨派令前往，接統官兵，籌辦防堵。而鎭江爲南路關鍵，統帶水陸各鎭將，必須威望素著，馭駕有方者，乃能勝此重任。蘇布通阿與臣事事籌商，現在計散黨羽，密逋（通？）內應，未便更易派往。此外鎭將中甚難其選。查有奉發到營戴罪効力之已革提督余萬清，歷練老成，才識頗優，較諸將似覺略勝一籌，卽其感激聖恩，自必更加奮勉，所謂使功誠不如使過。且該革員曾任實缺提督，四川湖南廣東官兵，均係從前部屬，以之統帶鎭江水陸各軍，甚爲得力。如果調度運籌，俱能盡厥心力，迅將鎭城克復，自當懇請皇上施恩免罪，開復原官。倘仍延誤不知振作，卽遵照前旨以軍法從事。所有奉派和春馳往徐州接辦，及委余萬清統帶鎭江水陸各軍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諭：前據向榮奏遵旨派和春馳往徐州，所有鎭江軍務，卽委余萬清接辦。該

革員能否勝任？曾降旨查詢，未據復奏。茲據怡良許乃釗奏稱鎮江地方緊要，斷非生手所能接辦，請仍令和春一手經理等語。自係實在情形。和春著仍留鎮江，統帶水陸諸軍，以資籌勦，無庸前往徐州。該大臣等即責成該提督迅速克復鎮江，無稍延緩。余萬清著即飭令渡江，交江忠源酌量差遣。本日據宋晉奏：東壩爲蘇省咽喉，請於壩口一帶立木樁木城以資守禦等語。如此布置，能否得力？著該大臣等酌度辦理。原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十一月二十一日到）

## 請迅簡江南提督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江南提督一缺，統轄全省營務，責任綦重。現在署提臣和春已派赴河北徐州，督兵籌防，該處距松江較遠，鞭長莫及，勢難兼顧。現當防勦吃緊之際，此缺必須有人接辦，合無仰懇聖恩，俯念員缺緊要，迅賜簡員升授，以重職守。爲此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按實錄十一月甲辰上諭以湖南綏靖鎮總兵官和春爲江南提督）

## 擊退高淳賊匪並鎮江獲勝摺（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自江寧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高淳賊匪被擊遠遁，並鎮江連獲勝仗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逆船由蕪湖竄入內河，當即選總兵德安，帶兵由高淳等處迎勦，大獲勝仗，斬擒淹斃一千餘衆，曾經奏報在案。續據德安稟稱：竄至水陽、清水賊船，因前隊到高淳，被我兵勦殺過多，該逆旋投戰書，約期會戰，計圖緩我追兵。德安察知僞情，刻

即督兵追躡，該逆已飛遁大江去訖。德安將所擒吳士茂等九十餘人，訊明全行正法。惟據吳士茂等供：奉僞令由高淳東壩直撲常州，並約鎮城之賊剋期赴常等語。先經和春訪聞飭拿，緝獲奸細九名正法。旋據常州道府來稟：盤獲奸細謝得玉等供稱：亦有十一月初四、初六勾結鎮賊撲常之信。臣恐逆賊由鎮江西門徑竄丹陽，當飛飭統帶鎮江官兵革員余萬清、總兵瑞格、加意防範。一面札飭德安、鄧紹良、帶兵就近由高淳移赴常州，俾得鎮定人心。旋據余萬清來文：初二日五更進攻，該逆始猶負固，我兵用抬鎗仰擊，轟倒城上數賊，該逆復突出抵拒，當令分路抄擊，斃賊多名，生擒五名。初五（三？）日酉刻，余萬清等查知逆船數十隻由瓜州駛過鎮江，欲撲我軍營盤，乘隙下竄，當即密諭水陸各營預派隊伍準備。果於初四日辰刻，北門擁出四千餘衆，賊勢極為兇猛，直欲撲營南竄。余萬清等督領大兵遏其前衝，鏖戰多時，該逆不能越過，且拒且退。旋復分左右兩股埋伏，欲誘我兵追進，經已革儘先副將鄭魁士等帶兵擊其左伏，署總兵劉開泰督兵擊其右伏。該逆見我兵兩路抄去，後隊忽然紛竄，余萬清乘勢督兵衝殺，三面合擒，殲斃逆賊二百餘名，生擒七名，奪獲二百斤大砲兩尊，該逆遁潰，我兵追逼城闉，將附近城下賊踞卡房悉數焚燬。又臣于十月三十日夜四更密派各營兵勇，攜帶雲梯火罐，潛攻通濟門甫抵城闉，該逆知覺，城上大砲火彈磚石紛如雨下，我兵不避矢石，射放火箭噴筒，銳意攻打，仍未能得手，直至天明，始行撤回。查逆匪自本年三月失踞鍾山以後，倚城為營，負嵎自固，臣屢謀進攻，該逆百般死拒，不敢出城一步。鎮城逆匪，疊次出撲，均被我兵擊敗。此次勾結土匪，希圖竄常以窺伺蘇浙，詭密奸謀，又被襲（識？）破。淮三城究未能迅速克復，無以仰慰宵旰，尤深焦急。現在新鑄六萬斤大銅砲，因轉運艱難，將此（次？）搬至砲台，城內聞此信息，甚為驚惶。查探城內廣西眞賊，不過一千餘

人，湖南死黨，亦只五、六千人，其餘湖北江西安徽江南各處裹脅者，約三萬餘人；臣就其人心驚惴之際，乘機傳言大砲如何猛烈，官兵如何利害，指日即可轟破城池。並用簡明告示多張，射入城內。半月來從旱西門水西門逃出脅從難民，不下六、七千人；內中亦有被賊追同殺害者。現仍大張聲勢，使賊人聞風氣餒，一面潛通內應，離間解散，以孤賊勢。惟兵力不厚，仍須設法齊集，以期攻勦得手。一面札飭鎮江水陸各營，上緊進攻，迅圖克復，不准稍有觀望。至拖罾船三十二隻，已留上海協同攻勦。其紅單船三十四隻，前准福建督撫咨會飭令都司陳國泰管帶二十隻，先行起程前來，迄今尚未入江。其餘四十隻，係遊擊吳全美管帶，暫緩起程。此時廈門業經收復，臣現已分別咨催迅速入江，俾得調赴上游，以資堵勦。現在清水、灣泓一帶，已無賊船，德安帶往常州之兵，應即撤回大營助勦。除此(?)札遵照外，所有金陵籌畫攻勦，及逆賊欲竄常州，經德安余萬清等督兵截勦各情形，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彭玉雯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謹奏。（硃批：余萬清尚知愧奮，著激勵進攻迅破鎮江爲要。至江南情形，如是鋪張，總未克復，汝尚有何面目自誇也？）

## 請停止捐局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等於四月內，接奉戶部來文：飭令大營設立捐局，照籌餉事例及現行常例，各按八折收捐，以示鼓勵。當即會同具奏，擇定附近大營之孝陵衛地方，於四月二十日開局，揀派委員專司其事，仍由臣彭玉雯經理一切。計自開局以來，每半月咨部一次，截至九月底止，僅收過捐項銀三萬八千五百五十六兩三錢六分。捐生本不踴躍，乃近月以來，因江蘇省城及鎮江水營均開捐局，又兼安徽之太平府屬亦開局收捐，遂無

一人來大營報捐者。而每月委員薪水、書役飲食、及房租零星等項，仍然支銷，自應奏請停止以節糜費。除將收過捐銀造册送部查核，並全數移交粮台，取其收文備案，一併報部外。理合附片奏聞。

## 攔查夷船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於十月初五日，據水哨探報：有夷人火輪船一隻，從下游駛上，即飛飭鎮江水營查復去後。旋據革員余萬清來文及水營各鎮將稟稱：十一月初四日酉刻，有火輪船一隻，往上游駕駛，經已革署京口協副將張攀龍親駕划船趕詢，該船行駛甚速，時已深黑，未及趕上。又據江浦、六合二縣據報：火輪船於初六日停泊觀音門下關時，有賊人小船來往各等情形，目下尚未回駛。臣查該夷火輪前於三月二十二日駛至金陵，當經奏明在案。茲有火輪船突入長江，意殊叵測。值此軍興吃緊之際，豈容該夷船任意往來，致萌窺伺。除飛飭鎮江水軍攔截詰查，並飭上海道吳健彰查明究係何國夷船，向該國領事確詢稟報外，理合據實附片奏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知道了。若能及早收功，該夷自不敢再行窺伺。）

## 籌攻金陵摺（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金陵籌備進攻事宜，並鎮江水陸疊獲勝仗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伏讀上諭：「金陵城中賊情及現在如何籌攻？因民義憤，用助兵威，急圖收復，」等因。欽此。仰見廟謨宏遠，合兵民爲一心之至意。臣查逆賊竄踞金陵，兇渠聚集，必須斷絕竄路，方可掃穴擒渠。前因兵力不敷，圍攻城西北水路及其上旱西門

7 80

陸路，其下神策各門陸路，均易竄逃。經臣迭次出示團練，委軍功李桂芳、舉人劉大鏞等，約集江甯四十八社旱西上鄉各路；職員李寅、文生許長松等，約集上元一百四十村；堵截神策門下鄉各路，並飭查濟賊奸民，頗屬得力，曾賞給許長松二十九人頂戴以示獎勵。夫團練數萬，本可用壯兵威，然分雜難正，每定期進攻，事機先露，已飭該團練選備四千人協助攻勦，餘皆各防要隘，俟破城齊力堵截。現在將奉到本月初五日諭旨：敬謹刊布謄黃，宣示聖恩，曉諭各團，民情倍形踴躍。臣又以賊船甚多，長江易遁，並飭劉大鏞等雇用本地小民船，暗約脅從船隻，擬俟大軍克城之際，南岸縱火燒船，即全開撐北岸，使賊驚惶無從渡越。現據密報：已有數百餘船可期出力。臣又以賊守牢固，廣西長髮、湖南湖北傑賊踞東南城垛，城上布滿吠犬，濠溝內外釘滿竹籤，聯繫銅鈴，我軍拔籤則鈴響犬吠，賊即驚覺，齊放火箭並拋擲火罐火毬，勢難得手。臣前從賊中設計解散，潛通內應，陸續逃出者數萬計，即受過檢點指揮各偽賊如蕭誠等，先後投出到營。並據城內密報：已約有三千餘人，俟期內外夾擊。臣一面將攻城器具準備齊全，惟新鑄大砲斤兩過重，一力難扛，一俟設法撐上砲架，對城轟放，即行全力合勦，乘賊勢之空虛，聲張西北，審我軍之順利，直搗東南。臣現與臣彭玉雯、署將軍蘇布通阿及鎮將等，定期於二十五日祭旂犒賞，誓同戮力，一鼓登陴。惟江面虛空，究難放心，日盼上海收復，庶兵增船備，更足以資攻勦。月初上海賊目有欲投誠之語，當委革員謝繼超前往，稟商撫臣許乃釗相機酌辦，可撫則撫，可勦則勦，惟冀迅速蔵事，則大軍無所牽制，而金陵亦計日盪平矣。臣又接管領鎮江官軍革員余萬清來文：逆賊屢圖下竄，經官軍大挫其鋒，惟日久相持，恐致疏懈，必須急籌攻克。初十及十五兩日，督兵進勦，頗有斬獲。欲乘勝奏功，激勵將士，十七日五更，督水陸各軍進攻，該逆負固，繼忽（？）東門擁出二千餘人，余

萬清等督湖南兵迎頭衝殺，該逆靠城木寨西門外復出四千（百？）餘人，意圖抄擊，經潮勇截勦，並搶進西門外賊住磚城，燒燬賊巢三十餘間。惟時水軍師船艇開橋駛至，適見南岸賊船多隻，揚帆徑渡北岸，師艇開砲擊沈湖廣大船數十隻，小船十餘隻，我軍仍假月圍繞，賊卽退回北固山下堤前。是日攻斃賊三百餘名。查革員余萬清奉發到營，尚能振攝精神，且深感聖恩格外生成，亟圖報効，委赴鎮江接辦，籌畫適合機宜，能得軍心，尚屬可靠。又前聞火輪船一隻駛泊金陵城外，旋據城內密稟：係佛蘭西夷酋名普布隆，進投誠文一件，上寫說單二字，詰問洪逆攻竄鎮、揚，荼毒其奉教同類，言語抵牾。察其意總爲貪嗜賊利起見，尚無助賊情事。已於十四日由金陵開放，十五日午刻過江陰下游駛去。所有金陵鎮江各情形，理合會同臣彭玉雯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朕看未必盡實；不過因攻打情形多日未奏，藉此敷衍。然搗穴擊虛，亦是善法，第恐徒勞無功。向榮嗣後或勝或敗，必將實在情節敍出，朕雖未曾與汝謀面，汝之肺腑朕已早見，料汝亦斷不敢視朕如賽尙阿，一派譸張爲了事也。）

咸豐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諭：向榮自抵軍營以來，實在與賊接仗，僅止鍾山與七橋甕兩次。嗣後疊次奏報，非言攻城之難，卽鋪張進攻之法，究竟數月以來，從未見一眞實勝仗。近來所奏，事事敷衍，如賊竄高淳，則鋪敍德安勝仗；賊自鎮江出撲，則鋪敍余萬清勝仗；而于金陵賊巢，絕不設法進攻，但稱鑄造大砲，張射告示，欲以虛聲勝賊。試思逆賊負嵎堅守，如此猖獗，豈虛聲所能制勝？現在瓜州儀徵大股逆匪，分撲揚州，將揚州之賊全數引出，沿江賊寨絡繹，廬州被賊圍撲，勢亦危急。如果向榮能急攻金陵，傾賊巢穴，該逆豈能四出滋擾？前據琦善奏據向榮來函：已有探聞賊匪欲從瓜、儀分道援揚之語。向榮既有

所聞，何以不急攻金陵擊賊後路？徒以書札相貽，聽江北之自爲布置，是誠何心？（揚州）逆賊全竄，罪在琦善，而救援之賊，絕無後顧之憂，誰之罪耶？今逆賊盤踞瓜州，分擾皖楚，金陵存城之賊，思已無多，前孫銘恩袁甲三所奏情形，均已諭知向榮查明迅速籌辦。即據向榮前次所奏，亦稱城內廣西老賊，不過千餘，湖南死黨，亦不過五、六千人。若不設法迅圖克復，雖鑄成數萬斤大砲，將何所用？豈欲效琦善聽賊之自竄，收復空城，然後自請治罪耶？以現在情形而論，揚州之賊，久則必竄，金陵之賊，斷無自竄之理。向榮株守紫金山，自謂東南屏蔽，不知果能奮力進攻，賊必懼而返顧，不但南不能竄蘇、常，北亦何能肆擾淮、齊？此人人共知之理，向榮豈不知之？總由驕滑之習，橫結於中，不知悛改，殊堪痛恨。向榮接奉此旨，若再不迅速進攻，仍前遷延觀望，國法具在，必當立置重典，斷不能以東南暫保無事，遂從寬宥也。其如何進攻情形？仍著迅速奏報。鎮江賊情，尤爲窮蹙，何以但事堵禦，並不攻勦？孫銘恩所奏川兵逃潰情形，極爲悖悍，何以不能妥爲約束，均著據實覆奏，不准虛詞搪塞。正在寄諭間，復接向榮二十五日奏報，所稱接仗情形，仍未盡實，已於摺內詳晰批示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十二月十四日到）

## 籌餉無方請交部議處片（前奏附片）

再臣等查江（西）糧台，自本年正月接辦迄今，已屆十月之久，先後奉部撥銀二百六十餘萬，陸續收過各省解到銀一百九十餘萬兩，放至九月底，僅存銀一萬有零，十月尚未開放。各省尚欠解銀七十餘萬兩，或因道路梗阻，或被經過省分（截？）留提用，疊經飛催赴解，均難指望。臣等深知經費支絀，力求撙節，計自

十月來，僅據蘇浙解到銀六萬兩，實屬不敷。而各營兵勇，亟欲領餉，復經專弁迎催，亦尚無報到，實深焦急。本月十七日朝陽門擁出逆賊二百餘人，直撲新鑄大砲台，經貴州湖南官兵擊退。詎該營兵丁有一百餘人未及回營，輒到臣營盤請領口糧銀兩，並以食物昂貴畢(備？)訴饑寒情狀。臣當開示大義，旋卽退去。並聞尚有兵丁在糧台索領，臣等恐其滋鬧生事，當飭糧台將所存餉銀，盡數提至大營合湊支放，將十月上半月各兵勇口糧發給。其各營官弁鹽糧，仍行停支，俟續餉到時，再爲補發。臣查各營請領口糧銀兩，該管官派有經管鹽糧人，赴行營糧台請領。卽有苦情未達，亦應由該管官預爲稟知，設法辦理。何以湖南貴州兵丁，於甫經擊賊撤回隊後，竟一百餘人到臣營盤紛紛請領，成何事體？該管官並不先事回明，毫無覺察，實屬不知管束。除由臣分別記過外，臣向榮治軍不整，臣彭玉雯籌餉無方，應請旨交部議處，以肅軍政。惟此後冬臘兩月餉銀，實屬無指款(？)，尙不知如何籌發？臣向榮已札飭熊裁星往江浙兩省親提，未知能否趕上？不勝焦灼之至。理合附片據實奏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向榮等着交部議處。）

咸豐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官兵請領餉銀，並不稟知該管官辦理，輒赴營紛紛請領等語。此次貴州湖南官兵，於擊退賊匪後，請領口糧銀兩，並未由該營官預爲稟知，雖經向榮提取糧台銀兩，當卽發給，不致滋事，究屬約束無方，向榮着交部議處。彭玉雯職司糧餉，未能先事預籌，着一併交部議處。所有軍營餉銀，着戶部迅速再爲籌撥，以濟要需。

## 保舉奮勇出力人員摺（咸豐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自江甯紫金山發）

奏爲遵旨查明保舉人員，以作士氣，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欽奉上諭：『軍營將弁，奮勇打仗，日久勤勞，若不量加獎敘，何以激勵戎行，着卽秉公覆保，』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溥博策勵羣材，曷勝感佩。臣等渥荷聖恩，畀以勦賊重任，迄今大惡稽誅，堅城竄踞，無以對慰宸廑。屢蒙訓誡諄諄，責備之下，曲予成全，保愛之中，時加鞭策，天恩高厚，未報涓埃，五更思維，莫名惶悚。惟自軍興以來，由桂林、長沙、武昌追勦以至金陵，在湖北洪山一日破賊十五壘，江南七橋甕連日破賊十餘壘，此外經戰已多，歷時日久，統計獲勝一百數十餘仗，要皆仰賴天威，將士之力。臣疊荷恩綸，連邀寵賜，惟諸軍未蒙錫賚，臣屢欲陳請獎勵，而城未克復，是以未敢遽請。隨時祇將各營所出之缺，論功超拔。茲迺渥荷軫念，格外鴻施，宣示三軍，同深鼓舞。是誠天地之大，無私雨露，帝德之大，不遺葑菲。當此攻勦吃緊，允宜褒錄前功，激勵後効，以期迅奏膚功。臣向榮與臣許乃釗往返咨商，仰體聖恩，細心酌核，查核功薄，有請予勇號、予升階、予翎頂者，詳爲分別等第。其文員中襄贊機宜，辦理案牘，隨營日久，著有微勞，亦宜量加獎敘。總期有功不致遺漏，無功不得冒濫，以副我皇上論功行賞振作士氣之至意。除署將軍蘇布通阿、提督和春、總兵秦定三、吉順等，均屬大員，受恩深重，雖經在事出力，亦係職所當盡，未敢迎邀甄敘。謹將最爲出力文武各員，繕具清單三件，恭呈御覽，祇候欽定。其把總以下奮勇弁兵應行儘先拔補者，咨部註册。並移知各省督撫提督遇缺儘先拔補，以示鼓勵。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賞還廣西提督福興頂戴片（前奏附片）

再革任廣西提督福興，上年十一月間，因追賊不力，經前任兩廣總督徐廣縉奏參，奉旨革職留營効力

在案。查該員於被參後，極知愧奮，在洪山七橋甕打仗，均能勇往。其帶廣東三勇，極爲嚴明，節次打仗，亦甚出力。可否賞還花翎，給予三品頂戴之處？出自皇上天恩。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編者按：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諭「已革廣西提督福興著賞花翎，並給予三品頂戴。」已見下方附片內。

## 攻勦金陵獲勝摺（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督兵攻勦金陵逆匪獲勝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初一日，謹將遵旨保舉洪山七橋甕並平日打仗尤爲著績官弁兵勇，開單奏請鼓勵在案。竊查軍中經此保舉，無不倍加鼓舞，當密飭將弁，乘此銳氣，力圖克復，定於初四日寅刻進攻。派令已革提督福興、遊擊張國樑，領兵勇一隊攻朝陽門之左；總兵吉順、明安泰等，領兵勇一隊攻朝陽門之右；總兵秦定三、德安等，領兵勇一隊從中路直攻朝陽門賊營。另派兵勇一隊先期赴西善橋協同團練攻水西門，遙分賊勢。並派革員鄧紹良領兵勇一隊，伏明陵之左，預防賊由太平門襲我之後。署將軍蘇布通阿往來督催。臣親督官兵，先行開放大砲，聲勢振盪，各兵〔勇〕乘勢吶喊，分路直撲上前。城頭賊衆並朝陽門外賊營，急放連環火砲，密如雨驟。我兵銳氣百倍，搶越城濠，架登雲梯，該逆連放火彈磚石齊下，我兵俱奮不顧身，極力仰攻。忽明陵山後擁出逆匪約五、六千人，勢甚兇猛，當經伏兵迎頭截擊，一面加派參將傅振邦、遊擊鮑雲翥等，帶領兵勇飛往助戰。該逆愈集愈衆，復經遊擊全玉貴、都司蕭知音等，帶領奮勇士卒，橫衝賊隊，鎗砲頻施，刀矛幷刺，斬殺無算。該逆前隊抵敵不住，紛紛潰敗，後隊猶併力拒敵，我兵乘勢搶上山梁，復又斬殺數十餘人，該逆始全股奔回太平門。我兵越山追殺，殲擄極多。及至城闉，城上

及賊營大砲火罐齊下，我兵亦身冲撲，未免少有損傷，查看兩路一時勢難攻入，只得下令撤回。是日之戰，自寅至巳，鏖戰四時，殺斃賊匪約三百餘人，生擒十一名，割獻首級五十七顆，另有髮辮耳記旂幟刀矛等件。查點兵勇陣亡八名，受傷弁兵九十三名，遊擊全玉貴被賊石打傷胸膛背膀等處，尚無大礙。是晚朝陽門賊營逃出百姓九人，俱云『我處轟放大砲，頭兩砲彈子已飛入城內，即聞人聲騰沸，並房屋傾塌之聲，約計斃賊不少。後一砲轟至賊營，擊倒房屋多間，打斃十三人，受傷五人，賊甚驚惶，令伊等扛屍掩埋，就此逃出』等語。臣查初四日之戰，各兵勇實屬奮力用命，但賊拚死堅拒，以致未能得手。至鎮江水陸各營，雖節次出隊攻勦，亦不過小有斬擒，未敢冗敍。臣惟有激勵將士，相機籌勦，以期迅圖克復，仰慰聖廑。連日據鎮江水營及江浦六合等縣飛報：揚城已被我兵收復，逆匪合併瓜州。臣查該處與鎮江對岸，已飛飭余萬清加意嚴防，如探有賊匪渡江之信，即派勁旅扼要堵禦，防其乘虛竄擾蘇杭。惟逆匪究竟如何情形？尚未接琦善來文，現復據探報：有賊船多隻，從下游馳回金陵，是否另圖他竄？除俟探有確音隨時籌辦外，謹將初四日攻勦金陵逆匪實在獲勝情形，會同臣彭玉雯合詞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方略奏下有「奏入報聞」四字）

## 派彭玉雯往蘇杭二省議餉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正在繕摺間，適接浙江撫臣黃宗漢來函內云：『逆氛未熄，大營軍餉告匱，豈敢置之度外？本省籌防，即萬分支絀，亦當勉效汎舟之役。惟所需甚鉅，計日尚長，縱使竭盡心血，力爲圖維，杯水車薪，既虛無濟，況一省之精華易竭，而通盤之籌畫宜先，似應統計大營兵餉每月實需若干，請於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確定數

額，每省應解若干？按月起解，何省貽誤，即指參何省。而大營亦得以額定之數，宣示衆兵，不致乏缺。自今以後，軍威之不振，責在將帥，糧餉之不時，責在地方，如此劃清界限，則事有專司，責無旁貸，不難指日盪平。但事關大局，必須彼此會商，擬約臣彭玉雯前往蘇杭二省，面見各督撫公同議定』等語。臣等展閱之下，服其籌畫精詳，議論直爽，具見公忠體國之忱。當商令臣彭玉雯即行前往，迅速妥議，往返程途，約計一月，俟回營定議後，再行會奏請旨。爲此附片陳明，謹奏。（硃批：甚好，知道了。）

## 請在蘇州設立軍需總局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軍營糧台，定例於用兵省分先期奏明設立軍需總局，另派道府大員前赴大營相距三、四站之府縣城內，作爲後路糧台。所有餉銀、糧米、軍火器械、以及造辦等項，均由該糧台匯總，派撥兵勇防護，以昭愼重。至軍需一切，按期解送各行營糧台，分起支放。遇有餉銀缺乏，先由本省墊解，俾無貽誤。即如春季本年各省餉銀未到之時，亦係江西墊解四十餘萬，得以接濟。惟此次江西糧台，由臣路過九江時半途接手，諸務倥傯，加倍趕辦。該總司後路糧台之鹽道熊棻，始而設於太平府城，繼因逼近大江，又移甯國府城，復以甯國告警，經臣提（？）於大營附近地面。水陸歧途，轉展搬運一年之久，殊形掣肘。並因江西被賊竄擾，餉道不通，以致左支右絀。該省現雖解闈，而已無款可墊，臣不勝焦灼之至。茲准撫臣張芾咨稱：『自逆匪攻撲江西省城，路道梗阻，各省餉糈，均雖繞道，並不由江西經過，江西已無所用其收解。且糧台已移近大營，離江西甚遠，造辦一切，辦運艱難，亦恐貽誤。查蘇州省城相去較近，採買各物甚覺便易，又爲各省餉銀必由之路，似應江蘇派

員接辦。請將江西委員撤回，辦理善後事宜』等語。並准督臣怡良咨商前來。臣謹將（就？）現在情形面論，必須江蘇接辦，呼應較靈，應請皇上飭下江蘇督撫，轉飭藩司陳起邁，於蘇州省城設立總局。自咸豐四年正月爲始，各省餉銀，均解交蘇州省城存積轉運。另揀明幹道府二員來營接辦後路糧台。兼派正佐各員接辦行營支放，仍酌留江西熟手數員幫同料理。其餘江西各委員，一概撤回，趕辦報銷，以免轇轕。臣爲慎重糧台起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請免除陳景曾發往新疆留營差遣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已革江西九江府調任贛州府陳景曾，該員自本年正月賊匪全股東竄，維時官兵行抵九江，各省糧台未能趕至，軍糈（糈）乏，深賴該員採辦接濟，旬餘之間，始克無誤。臣因查該革員官聲素好，辦事勤能，奏調軍營差遣，隨派在翼長處幫辦軍務。四月間赴觀音門外解散脅從，焚燬賊船。六月鎮江營盤陳失，復派隨和春前赴鎮江籌商堵勦，屢經探悉賊情，出奇制勝，辦理尚合機宜。和春屢次來文，咸稱其能。臣查該革員留營半載有餘，頗知愧奮，現准江西撫臣來咨：『該員於失守城池案內，奏參革職，擬發軍台効力，經部議改發新疆。』今既著有勞績，應請免其發往新疆，仍留營差遣，以觀後效，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謹奏。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諭：向榮奏將已革知府免罪効力等語。已革江西九江府調任贛州府知府陳景曾，前因失守城池，已照部議革職，發往新疆効力。前（茲？）據該大臣奏稱該革員官聲素好，辦事勤能，前在九江接濟軍糧，藉以無誤。迨奏調軍營，派赴觀音門解散脅從，焚燒賊船，復派赴鎮江堵勦，屢

經出奇制勝，半載以來，頗知愧奮。著照所請免其發遣，仍留營差委以觀後效。倘該革員始勤終怠，於軍營不能得力，即著該大臣據實奏參治罪，不得以保留在先，稍存迴護。（十二月二十六日到）

## 請飭琦善派隊渡江攻勦摺（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官兵奮勇勦賊，踏燬賊營，連日獲勝，並遵旨查覆各情，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本月初四日獲勝之後，將弁兵勇人人思奮，正可乘銳攻城，臣益勉勵各營，早夜蓐食待戰，一面用大砲對城轟打，以期一鼓登陴。奈金陵城大且堅，大砲未甚得力，兵勇憤激出隊，爭先擁撲城闉，鎗砲雨驟霆轟，該逆仍堅守不出，但以羣子裝入大砲，紛紛打落，我軍極力仰攻，未免損傷不敵（？）。臣見連日未能得手，正思另圖進攻，適探知下游駛回賊船千有餘隻，連檣而上，賊匪麕集屯踞太平門外，並由龍脖子時出窺伺。查該處爲東北進攻要隘，未便任其紮營，特飭鎮將分帶勁兵，繞道山後，不分晝夜，更番衝突，累日皆有斬擒。該逆知彼處難以屯駐，突於十九日五鼓，由洪武、通濟、聚寶三門，各出賊二千餘衆，兜撲七橋甕兵勇營盤，經署將軍蘇布通阿、督率四川將弁，及遊擊張國樑等，分投出隊迎擊。一面飛報大營，臣即飭三品頂戴前提督福興、總兵秦定三等，督帶湖南貴州廣東官兵，率同廣東壯勇，亦分三路，趕往策應。一面分派總兵吉順、明安泰、德安、及革員鄧紹良等，帶兵攻打朝陽太平兩門，以分賊勢，並防抄襲我營。該逆果於龍脖子擁出一隊，漸次逼近孝陵，經廣西三勇首先趕到，立時生擒長髮賊九人。川楚官兵相率繼進，共殲斃四、五千名，該逆捲地敗走。但以城上鎗砲拒住追兵，逆衆仍復匿（？）山後，我退即出，我進即却，意欲牽綴我軍，只得堅陣力與相持，以伺其懈。維時攻撲七橋甕

之賊，與川兵捷勇鏖戰經時，我軍再接再勵，斬獲之下，而賊仍恃衆來衝，適三路策應之兵一齊趕上，由兩旁併力要擊，銳意衝殺。該逆復由洪武門出賊一千餘人，欲抄攻四川（勇丁）營盤，經千總李洪勛督帶東勇出隊城脚，橫兜賊後。該逆見我兵來勢兇猛，立脚不住，乃從上方橋全數潰逃，各兵勇沿河趕殺，橋窄人多，擁擠不及，撲河淹斃極多。因時已晚，未便再行進攻，而探知該逆於上方橋迤南接近雨花台地面，乘夜添築營壘。臣查我軍餘勇可賈，暫令少爲歇息，俟半夜再整隊襲攻，而天黑雨猛，軍火不能施展，延至次日黎明進勦，則該逆已築就七營。我軍喊殺直前，賊營各出戰手千百，排列迎拒，勢若堵牆。又由三城門突出桀賊數千，掣動我軍後隊。時前隊官兵壯勇業已衝入賊陣，短兵相接，刀砍矛刺，該逆無不駭懼狂奔，所有近橋兩座賊營，立刻踏燬。我後隊見之愈形踴躍，各分頭而截殺，或左從聚寶門一帶旁抄，或右向洪武門山岡伏擊，或直突通濟門中路，截賊四分，該逆勢潰不支，各由附近濠內竄伏，城上鎗砲火器密如雨下，追勦不能近城。且連日苦戰，因下令全軍撤回。擬次日復出隊往攻，因風雪凜烈，未能進攻，是晚復密挑精銳兵勇，潛往襲取。該逆因連日戰敗，心已慌怯，探知我兵復至，遂縱火自焚五營，一齊潰遁，盡向雨花台一帶竄匿。及我兵趕至，城上連開大砲，以拒官兵攻打，維時雨雪交下，只得全勝回軍。臣查此次接仗，逆衆萬有餘人，排占六、七里，我軍除分攻朝陽太平兩門外，兵勇對陣不過三千有奇，分勦三門，乃能以少勝衆。而既破兩營之後，該逆自知勢力不敵，全燬新營不敢屯紮，統計殲斃賊匪不下七、八百人，淹斃尤復無算。並有僞頂天侯督陣，被我兵矛刺左臂，負傷遁回，逃出脅從難民四百餘人。查點我兵先後兩次陣亡十七人，受傷一百七十餘人，遊擊全玉貴膝蓋復被箭傷，千總胡德順、張玉良、把總吳再升、張懷宣，均奮勇殺賊，受傷輕重不等，已飭上緊醫治。此臣連日親督

戰陣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因查金陵逆匪久困，除本地脅從者，眞賊已本無多，今瓜揚潰匪大半竄回，何止一二萬衆，欲於太平門外及上方橋一帶步步立營，意圖包抄大營後路。今雖獲勝仗，該逆無從屯紮而究未能大加勦洗，賊數尙多，若爲併力拒守堅城，甚非力攻之所能破。臣才識短淺，焦急萬分，昨奉初五日諭旨嚴催，並硃批切責各語，跪誦之下，悚懼尤深。伏念臣自駐金陵，久未奏效，勞師糜餉，咎有難辭，屢蒙皇上格外矜全，曲加訓諭，勝負固毋庸慮飾，卽艱難亦儘可實陳。祇以□分兵少，城濱大江，聲東不足以西擊，言攻而未能言圍，必當籌計萬全，以圖一舉克復。前聞楚北安慶各處逆匪，由船回駛直援揚州，曾札飭鎭營水陸進攻，以掣賊後。隨據鎭營稟報：前月五獲勝仗，祇以水營師船力微，不能截扼江南。及揚州□退踞瓜州，鎭江勢又喫重。昨據撫臣許乃釗來函：商以江北賊勢少衰，可將前撥總兵瞿騰龍所帶陝兵二千名，請調回南岸，以堵蘇常門戶；一面協力圍攻，恢復鎭郡。惟我軍並無馬隊，賊已敗竄，未能痛加誅戮，卽追勦亦難期迅速。可否勅下琦善，並選派得力馬隊一千名，隨同渡江，藉資攻勦。至金陵爲□逆？首巢穴，必不自竄，誠如聖諭所云：必當設法聚而殲旃。臣惟有殫竭血忱，奬率將士，趕緊乘勝攻勦，以仰慰宵旰焦勞於萬一。所有十九、二十兩日連日勝仗踏燬賊營，並遵旨覆奏各情，謹據實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一派鋪張，並非眞能得手。汝自廣西追賊至江南，徒費多兵，未見有寸尺之功，尙何面目撥江北之兵，斷不准行。汝必要江北兵，可將汝首送來。）

## 請飭廣東選調外海水師入江會攻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查逆匪自踞金陵，所以能竄擾南北者，特以上游我無師船，故得恣意來往。屢奉諭旨：飭催先圖肅清江面，盡掃逆氛，是誠勦賊第一勝算。臣前奏調廣東水師拖舡，輾轉不能應手，而下游鎮江江面所調水營各船，惟局艇廣艇三十二隻，尚屬可用，委係不敷堵勦。嗣由廣東籌募紅單船、拖罾船二種，原備勦洗江、鎮大股，乃紅單爲閩省截留，事竣全數旋粵修整；拖罾爲上海留勦，復因餉絀裁遣過半；經年籌調，盡成畫餅。推原其故，總由民船應募水勇，皆無賴游民，性悍心貪，故不免去來自便。現當勦逆至緊，必先籌得力利用之船。臣因謀之諸鎮將，並廣詢兩粵官弁，僉稱：水師拖船打仗，最爲得力，若能調來，其利有四：廣東外海水師，額設拖船百有餘隻，每船設砲三、四千（十？）尊，自二千斤至數百斤不等，四面排列，轟打連環。又常川巡防大洋，船身堅利，非若民船砲少板薄，時需修理，其利一也。又每船皆水師之兵，分管砲位櫓櫂，衝波打仗，奮勇嫻熟，均習營規，動有紀律。非若水手雜亂充數，勢難約束，其利二也。且其船爲水師之船，不用雇價，其人係水師之兵，但給口糧。不比紅單拖罾，每船月費千元，每戰要求厚賞，現當餉項支絀，可節經費數十萬金，其利三也。然而有船有兵，尤賴得人管帶調遣，大營陸路將弁內，皆有熟水師（？），臣聞廣東有副將梁顯揚、參將黃開廣、崔大同、黃者華、潘慶、遊擊李仁安、吳全美、都司陳國泰等，皆水師著名得力將佐，如令調齊分管拖船，則將與兵習，各舡亦和衷共濟，熟練水戰情形，勦賊至爲可靠。且既係官兵專責，必就地選帶船隻來江，固不敢中途逗遛，戰亦不能任意進退，其利四也。夫有此四利而不能應調來江，是必粵省以海防爲重，速調恐有窒礙。然臣通盤爲之籌計：該省外海水師，設有提鎮各標將備數千百員，額兵萬有餘名，戰船百有餘號。今只撥調拖船數十隻，配以水軍數十人，派令臣所言將官，分起管帶，其留於本標防海者，兵將船隻尚存大半，偶有洋盜竊發，

力足勦防。設或各海口分調不敷，儘可添雇紅單拖罾民船，揩派兵勇，有事足資勦用，無事隨時撤遣，一轉移間，於軍務實有裨益。況金陵患在腹心，關係南北大局，兩地權宜輕重，亦應移緩就急。或謂拖舢笨重，宜於海不宜於江，則又不然。查廣西勦辦艇匪，曾調水師參將崔大同、潘慶管駕拖船十隻，先到封川防堵，後又駛上梧州，是其可到粵省內河，則大江斷無水淺舟膠之慮。又或以前曾奉旨飭下兩湖改造戰艦，即可駛下勦賊，毋庸遠調。臣細審今日情形，無論改造能否合用，浩費不貲，而將非素習之水師，勇亦游民之應募，砲位軍火，均不足恃。豈若粵省拖船，兵強將勇，又由廣口調撥啓行，應需火器各種，可以多備帶來。再四思維，惟有續求我皇上，飭令廣東督臣，仍遵前旨，選調外海水師拖舢船五十隻，指派副將梁顯揚等人員，分幫管駕，仍揀派得力鎮將統帶，趕緊由海入江，會同陸路攻勦，以靖賊氛。抑臣更有請者，前辦艇匪案內，尚有快蟹船一種，其船用槳七、八十柄，踏浪如飛，且砲械極多，亦常募令在洋捕盜。上年到梧州勦匪，係南海軍功梁恩升即梁懷本招募所領水勇，亦俱守法敢戰，該軍功約束有方，捕盜最爲得力，請並飭具招募快蟹五十隻，雇齊水勇，隨同拖舢前來，相輔協勦，則水上一軍，聲勢浩大，可期江面肅清。惟所需經費較鉅，更宜預爲寬籌。臣又查有南海候選道伍崇曜者，其家先充洋商，富甲通省，道光年間辦理洋務，屢次捐助軍餉，今年上海道吳健彰函雇拖罾，聞由該員招募，曾墊給經費數萬。似此好義急公，有心報効，現值度支不繼，兵餉艱難，若勅下廣東督撫，諭令捐輸，或借餉一二百萬，或將現領官票發給伍崇曜，令其倡率巨富紳民，酌籌軍餉一二百萬兩，事竣後准其持票抵充賦稅，酌劃盈虛，則上下更無虧損。該員等身受國恩，家有餘貲，必能踴躍報効，以濟軍務要需。臣爲籌調師船借餉濟軍起見，不敢不據實附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硃批：籌畫尚周，恐未

能盡如所請。）

## 壽春鎮總兵請仍令劉開泰赴任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前准兵部咨開：奉上諭：『安徽壽春鎮總兵，著劉開泰補授。』欽此欽遵，當經行知在案。伏查安徽正當勦賊之時，壽春爲一方重鎮，正擬飭該總兵迅速赴任。續接部咨：咸豐三年十二月內閣奉上諭：『安徽壽春鎮總兵，著全玉貴署理。並著向榮飭令該署鎮即赴新任，所有前次簡放該鎮總兵劉開泰，著作爲候補總兵，另候簡用。』欽此。自應欽遵辦理，分別行知。惟查全玉貴於十九日出隊，足受箭傷損骨，現不能行動，所有管下黔兵，業已委員接帶，該署鎮養傷需時，亟切難赴新任。皖省援勦吃緊，難任重鎮久需（虛？）。查劉開泰久歷戎行，勇往素著，而於一切營務布置，尤爲諳練老成，且教練有方，能得兵心。壽春爲江南著名巨鎮，所有地方戰守機宜，必須妥爲布置，始能有濟。全玉貴由兵出師（？），三年戰功，洊升遊擊，賞加勇號，勇敢固屬有餘，閱歷實有未足。又資格尚淺，威望較輕，似不足以獨當一面。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仍令劉開泰赴任壽春，實於勦防大有裨益。臣爲地方緊要起見，故冒昧瀆陳，如蒙俞允施行，其劉開泰所帶廣東官兵，查有新任狼山鎮總兵泊承升籍隸粵東，以之接手管帶，實爲駕輕就熟。如此一轉移間，可期地方軍營兩無所礙，而全玉貴奮勇過人，現復兩次受傷，實爲軍營第一出色人員，請賞加副將，以爲全軍之勸，傷痊以後，仍留大營調遣，使之稍加歷練，庶幾養成全材，無負皇上破格簡（？）用之至意也。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硃批：全玉貴著賞加副將銜，俟傷痊後即赴署任，不准留營。劉開泰已授南贛鎮，所請仍赴壽春，

著不准行。汝係欽差大臣，專司軍務，汝營中將弁特旨簡放，何敢擅留。況江南地面非汝所轄，殊屬多事。）

## 覆查軍營中閒雜人等擅入衙署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據安徽學政孫銘恩奏：所有四川逃兵明正邦、及六品軍功熊鎮武等，率黨多人，擅入衙署，據供同在大營，因未得保舉，應領餉銀又不按月支發，前赴將軍呈明自備資斧，建立義旂，經蘇布通阿批准，並有印文呈驗。著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摺抄給閱看」等因。欽此。當即恭錄知照署將軍蘇布通阿一體欽遵辦理在案。竊軍營中尚有各省閒雜人等，隨營販賣食物，或充當壯勇，或受雇夫脚，人數既衆，良莠不齊，經臣飭令在營員弁，分營分省自相禁約，毋任混迹冒名滋弊；並派弁常川在外稽查。其有滋事不法之徒，均經隨時嚴拿重辦。嗣因金陵水旱西門距營較遠，城內逆匪時出潛與土匪交易，經該閒雜等聞而往捕，搶獲賊物無算，由是因賊爲利，愈積愈多，均聚於附近善橋一帶。雖節次密查，尚無擾民不法之事。惟人數既衆，漫無約束，經久終不能無弊。查該處與四川營盤較爲近便，是以蘇布通阿專派四川營兵丁熊正武、劉國泰、蕭聲揚三人，發給執照，飭赴善橋就近稽查約束，以示羈縻，並斷賊中接濟。嗣因賊竄東壩高淳，熊正武等以該閒雜數百人情願自備資斧，沿江而上，截擊賊船，立功報効。蘇布通阿以其踴躍急公，准令帶前往，並諄諭不准沿途滋擾。復因賊犯廬州，皖省告急，大營勢難分兵，而熊正武所領之數百人，尚稱強悍，既赴上游，可就〔近〕援應廬郡，特令渡江前往。道出太平，隨聞有擅入府城之事，臣又差兵趕往追趲，不許中途逗遛。昨差兵回營稟稱：熊正武等到廬之後，即隨同官兵屢與賊匪打

仗，劉國泰蕭聲揚均已陣亡，並傷斃散人數十，實能報効出力。此蘇布通阿發給執照，及熊正武等委非逃兵，並赴太平府之先後情形也。查該兵等前到太平府城，尚無滋擾居民情事，惟擅入學政衙署，大屬不合，經該學政彈壓開導，諭令前赴廬州截賊後路，安置得當，適合臣等遣之之意。今該兵等助勦廬州，俱能殺賊自効，奮勇捐軀，則其尚屬可用。（除）咨照皖撫轉飭各統兵官就便管約，束外，至於大營各兵勇，臣自當督飭將弁隨時嚴加查拿，毋令滋散，滋生事端。所有遵旨飭查緣由，謹爲據實附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及硃批五件

一、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辰）上諭和春奏兵力過單著向榮飭鄭魁士帶兵馳赴廬州　見實錄卷一一六之七上　又見方略卷七四之七上

二、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午）上諭廬州失守著琦善撥兵四千向榮撥兵一二千馳赴安徽　見實錄卷一一六之一五上　又見方略卷七四之一四下

三、本日（十二月二十四日）琦善奏遵查瓜州等處賊情一摺，奉硃批：覽各奏情形均悉。向榮已奏請調該鎮兵過江，朕因金陵餘賊無多，故嚴批謂汝要江北之兵，可取汝首來。今觀汝奏，逆賊竄回太多，向榮營盤無虞衝突，蘇常一帶甚可慮，所撥馬隊若能設法渡江固好，究不若步兵爲宜，可撥即撥，恐向榮奉有嚴批，不敢再調，此次批著寄與向榮看。

四、又奏本擬調馬隊渡江，現因廬州失陷，遵旨派薩炳阿帶兵赴皖一片。奉硃批：知道了。續觀此奏，馬隊已改撥安徽，朕料汝營光景，步隊尤不克再行分撥，既難顧此失彼，仍應嚴扼瓜州，杜其北竄。是時惟盼靜

海之賊速平，則江、安逆匪無難削蕩。所有軍餉一節，已飭戶部矣。

五、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癸丑）上諭著向榮迅派湖南官兵赴援廬州　見實錄卷一一七之九下
又見方略卷七五之一九下（按實錄及方略均作正月初三日癸卯事奏稿疑誤）

## 接到年終賞賚謝恩摺（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恭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軍機處咨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內交出年終賞臣福字一張，藍辮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對，銀錢四個，銀錁四個，並橘餅、藕粉、白蓮子、白合粉、南棗、奶餅、挂麵，開單由驛馳遞前來，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賫到江甯軍營，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受命勦賊，未能迅速蔵功，仰蒙聖主格外矜全，並屢荷恩頒異數，曉夜思維，寢饋難安。茲復以年終賞賚，幸與鴻施，福自天申，輝騰宸翰，春來日下，賜出尚方，凡茲服物之精華，果食之珍異，羅列寵錫，並慚非分叨榮。臣撫躬循省，無德以堪。而軍中共覩奎章，靡弗歡傳曠典。適前遵旨保舉之摺，亦於是日奉到，恩准批廻，宣示各營，倍形鼓舞。頒皇仁之溥被，益士氣之奮揚，臣惟有勉竭駑駘，奬率將士，迅奏膚功，肅清疆宇，以仰慰皇上宵旰憂勤、錫福戎行之至意。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謹奏。

## 保舉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自逆匪竄踞金陵，江南北附近州縣，處處竭援堵禦。經臣遙飭各地方官辦理防堵，設法募勇團練，以

資保障。並奉旨頒發堅壁清野條議，及勸令紳民團練各上諭，恭錄刊布謄黃，一體行知在案。嗣各州縣次第稟報舉行，而北岸之六合縣，辦理尤爲妥善。查六合濱臨大江，界於金陵、揚鎮之間，賊船往來經過時，防踩躪。該縣知縣溫紹原，官聲素好，平日能得民心。當賊氛將近之時，即率紳民捐修城垣，廣積倉庫，並招募壯勇多名，曉諭閭邑團練，協力防守。四月初八日賊犯縣城，該員率同紳董，督帶團壯，分投堵截，設法焚勦，共斃賊千有餘人，逆鋒大挫，至今不敢再犯六合。彼時稟□到營，經臣與撫臣許乃釗批飭嘉獎，並發給功牌頂戴，酌賞在事出力紳弁，以示鼓勵。由此民心鞏固，所有縣屬一百餘里，俱能實力團練，悉與官兵聯爲一氣。又復添募水勇，沿江百里，防禦尤爲周密。故數月來賊船上下，絡繹不絕，該縣先後擊沉賊船、殺斃賊匪甚多。其自春初以及於今，所需壯勇口糧，水陸設防經費，及製備軍火器械種種，皆該員倡率紳富，捐資甚鉅，並未稟請帑項。似此竭蹶辦公，尤爲難得。各州縣城能如溫紹原之認眞團練，逆匪何由到處滋擾。且該縣紳董巡防日久，除臣前所賞給功牌頂戴外，迄未一邀嘉敍，乃能終始勤奮，毋懈巡防，實出該員督率之力。現當需才孔亟，如溫紹原之保障地方，實爲江南第一出色可靠之員。若不據實陳請，量加獎勵，何以激勸人心。臣不敢以金陵未復，遂至壅於上聞。所有六合縣知縣溫紹原，可否請旨破格升用之處？出自天恩。臣爲地方團練有效起見，故敢冒昧保奏。是否有當，謹附片據實上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咸豐四年正月初七日，上諭：向榮奏知縣辦理團練，著有成效，懇恩獎勵等語。江蘇六合縣知縣溫紹原，於賊氛逼近該縣之時，督率紳董，修城積穀，並團練壯勇，實力防守。上年四月間，賊撲縣城，經該員設法焚勦，斃賊千餘人。嗣後復添募水勇，於沿江上下，擊沉賊船，殺斃賊匪甚多。且年餘以來，所需壯勇口糧

及製備軍械經費等項，均係該員倡率紳富捐辦。實屬奮勉出力。溫紹原著以知府用，先換頂戴，仍留本任、辦理防堵事宜，以示鼓勵。該部知道。（正月十六日到）

## 賞還福興頂戴並代遞劉開泰謝恩摺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本月二十一日欽奉上諭：『已革廣西提督福興，著賞花翎，並給予三品頂戴。』欽此。當即恭錄行知欽遵去後。茲據該革員呈稱：『竊福興滿洲世僕，從事戎行，前由廣西提督帶兵湖南，以追賊遲延獲咎，仰荷皇上逾格矜全，仍留軍營効力，雖勉竭於駑鈍，實無補於涓埃，乃蒙賞還花翎，並賞給三品頂戴，恩施再造，不禁感激涕零。福興具有天良，敢不倍加奮勉，圖勦滅賊氛，以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呈請代奏，叩謝天恩』等情前來。並據新授總兵劉開泰賫到謝恩摺件，理合一併附片代陳，伏乞聖鑒。謹奏。

## 請揀員升補守備等缺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兩廣督標前營守備春元，在東壩防堵，因病身故。所遺守備缺，接准部咨行令選員升補。茲臣詳加揀選，查有現經奉旨以守備升用之廣東卽補千總李鴻勳，年三十二歲，廣東茂名縣人，由文童練長出身，屢經出師，著有功績，現在管帶制勝勇約束有方，打仗最爲勇敢，曾受重傷，以之升補兩廣督標前營守備，實堪勝任。又四川川北鎮中營守備滕萬清病故遺缺，選有福建雲霄營千總馬永清，年二十一歲，甘肅太安縣人，由福建漳州鎮標行伍出身，該員年富力強，打仗極爲勇往，人亦體面，堪以擬請升補。所遺千總缺，查有前拔雲

南順雲右營左哨頭司把總李日升，年二十八歲，廣西橫州人，由義勇出身，現在幫帶捷勇，打仗最爲出力，殺賊尤多，堪以遞拔千總。現在需人差遣之際，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以該員等升補，既可藉資鼓勵，而帶兵打仗，亦有專責，爲（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着照所請。）

## 覆奏撥兵馳應皖北並江南防勦情形摺（咸豐四年正月初六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遵旨籌撥官兵，馳應皖北，並江南防勦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准江南提督和春咨會，廬州失守緣由，聞之五中憤懣。查廬州爲北路要衝，近界豫省，急應馳師策應，以遏賊鋒。惟因所調楚兵，原在鎮營助勦，時當瓜賊麕集，南岸吃重萬分，不得不暫留支持，待大營籌兵前往更替。而金陵自十九、二十日連勝之後，該逆既畏縮入城，臣竊乘銳力攻，以冀早日克復。如使金陵一破，則大軍皆可北行。因連日從東南各門進兵，不分晝夜攻打，該逆堅守不出，但以鎗砲密護城圖，並施放火箭噴筒，我軍屢次不能搶上，而北風雨雪交作，苦戰無功，四顧彌深焦急。頃於正月初二日，接奉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諭：『和春奏兵力過單，飭催前調湖南三四五起官兵，著已革副將鄭魁士，帶領馳赴廬州，以資攻勦。其鎮江官兵，是否足敷堵勦？仍着臣就近籌撥，毋致顧此失彼，』等因。欽此。仰見皇上軫念南北先其所急之至意。自應欽遵調撥，即飭催趲起行，現當北路緊急倍前，更何敢稍涉延悞。一面恭錄行知，一面籌選得力兵將，赴鎮更替協勦，以便鄭魁士帶兵渡江。續於初四日，承准軍機處字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舒興阿和春先後馳奏廬州失陷，賊勢猖獗，必須添重兵以資勦辦。著琦善撥兵四千名，派薩炳阿管帶；向榮撥兵一

二千名，著秦定三管帶馳赴安徽，歸和春調遣。該大臣接奉此旨，即派該員等星夜帶兵前往，不准片刻遲延」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悚惶尤深。伏念臣勦賊金陵，既未克復，致逆匪分竄安徽，又不能舍此渡江赴北路之急。盧州一失，重貽我皇上宵旰之憂，雖嚴諭默寓乎矜全，而臣愚實麾〔？〕乎北竄。今既奉旨添派重兵，即金陵萬不可抽撥之中，固不得不竭蹶籌添派往。惟臣所帶官兵，只有此數，除前調去瞿騰龍兵二千名，音德布兵一千二百名，此乃現在江北者。所有江南，則分攻鎮江、調勦上海、派防東壩外，大營兵不滿萬，而數〔月〕丁傷亡耗損，疲病養息，實能出隊打仗者，不過五六千人。城大既不敷圍攻，勢分又恐難接應，故雖奮勇效命，而攻城迄未得手。至若鎮江，亦只楚、粵、川、黔之兵四千可用。其餘蘇浙兵勇，僅可稍助聲勢，勦堵情形，尤堪隱慮。惟南顧雖當吃緊，而北竄緊要所關，和春勦辦在盧，非親兵不能得力，亦非重兵不能圍攻。所調湖南三四五起兵，臣謹遵旨飭令鄭魁士管帶前去。其奏請添派秦定三原可一併派往。惟念三四五起楚兵，僅止八百五十餘名，尚恐難期得力。若添派他省之兵，總未免畸零參雜，不如仍從楚兵添撥，湊成一隊勁兵，就彼宗族鄉黨之親，爲我指臂腹心之用，營則犄角，戰則齊心，且均爲和春舊統之兵，調遣更爲應手。查有湖南六起官兵五百名，現紮紫金山頭敵營盤，打仗至爲勇往，經臣簡閱挑選，人皆精壯強悍，以之添派同往，實爲勁旅。合以三四五起，其兵既有一千三百餘名之多，則統帶仍宜派一總兵大員，秦定三原帶貴州官兵，未便更張生手。從前統帶楚兵，係鄖陽鎮瞿騰龍，嗣因調過江北，與河州鎮吉順互易所帶之兵。查吉順接管楚兵，頗能約束，人亦奮發有爲，現派六起，即係該鎮管領，令以統兵渡江，必可爲和春臂助。現今飭令吉順即日率兵馳赴鎮江，督同鄭魁士管領之三四五起官兵，一併起程，由下游北渡馳往。所有鎮江軍營，臣即就近酌撥官

兵前去，俾不致顧此失彼。現在金陵賊匪衆聚，我兵較減，臣惟有勉力設法勦辦，斷不敢以分兵示弱於賊，稍形懈惰。兄歲前我軍屢勝，銳氣可示（恃？），俟雨雪稍晴，即趕緊相機攻打。初三日，探有賊船千餘，向上游乘風駛去，據報欲竄東壩。查逆情狡詐叵測，原難一定，而其覬覦蘇杭日久，雖前到高淳受創，難保不特衆再往。臣已挑備精兵，如賊踪果向東壩，即可趕往前勦；並密飭鎮營就近策應。一面嚴防該逆分統內侵，一面仍緊力設法攻勦。昨據余萬清呈稱：初一日五更進攻鎮城，我兵以五路出隊，以兩路埋伏，以一路爲接應，該逆先從東門擁衆出敵，經官兵刺斃騎馬賊一名，斬獲四五十名，土洞復出賊千餘，亦被我兵擊走。藍翎千總劉位邦，箭射黃衣賊一名，仍前追殺，被砲陣亡。時有瓜州賊船駛過，登岸援應，又爲伏兵截勦甚衆，隨俱敗入土城。共計殲賊目二名，生擒長髮二名，斬取首級七顆，斃賊二百餘人。我兵陣亡千總一員，兵丁五名，受傷五十餘人。所有獲勝情形，雖未能大加懲創，而弁兵踴躍用命，已飭令乘勢緊攻。然臣通盤籌計：江南之賊，可以以堵爲勦，使江面能有得力戰艦，則克復計日可待。廬州之賊，必須以勦爲堵，若逐處遠分兵力，則北竄終久（？）可虞。臣頓兵堅城，頗難奏效，而北路緊急，倍覺愧奮交併。如金陵可暫飭派大員，添派重兵前往接辦。臣願親督一軍，赴廬會勦，務使逆鋒挫遏，以紓北竄之急，稍慰聖廑，是則臣之所至禱者也。所有遵旨撥兵馳赴皖北及江南防勦現在情形，謹具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汝在江南日久無功，不思設法勦洗，乃率請馳赴江北，明係兵力較單，可以諉過於人，殊屬無恥。所有添派楚兵各情形，知道了。）

咸豐四年正月十八日上諭：前有旨令琦善撥兵四千名，向榮撥兵一二千名，馳赴安徽，歸和春調遣。嗣據琦善奏：派馬步官兵千三名，交薩炳阿管帶，由浦口六合徑達廬州。向榮奏派楚兵一千三百餘名，飭

令吉順統帶，督同鄭魁士由下游北渡，幷稱秦定三原帶貴州官兵，未便更易生手。本日據和春奏：先後所調金陵揚州官兵，請再行飛催，並請飭向榮速令秦定三帶領貴州官兵，來廬會勦等語。逆匪現踞廬州，尚無竄志，趁此逆蹤未定，必須厚集兵力，四面兜圍，急圖克復。著該大臣等迅飭帶兵各員，飛速前往廬州軍營，以資調遣。並飛咨和春派員迎提，不得稍有遲延。倘帶兵員弁藉詞逗遛，即着從嚴參辦。並着向榮仍遵旨即派秦定三酌帶貴州官兵趕緊前赴廬州會勦。此時江北情形極爲吃緊，和春軍營兵力甚單，必須得力大員，統帶勁兵，俾資進攻，諒該大臣等必能統籌全局，先其所急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正月二十七日到）

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前有旨令向榮速飭秦定三酌帶貴州官兵赴廬會勦。本日據和春等奏：秦定三由江南到營，並未帶兵，若另撥官兵，派令管帶，恐兵將隔膜，難期得力。請將秦定三原帶兵丁，仍迅速赴廬，等語。秦定三驍勇素著，若無得力之兵歸其調遣，又將憑何勦辦？況現在賊由蒙、亳、永城，夏邑，竄至徐州，渡河擾及山東境內，已諭和春飭令秦定三帶兵赴徐勦賊。皖省待兵甚急，著向榮仍遵前旨，迅將秦定三原帶之貴州鎮遠等營官兵一千名，飭令星馳前赴廬州軍營，毋稍遲延。至金陵現在籌辦攻勦情形，日久未據奏報。該大臣坐擁重兵，躭延時日，既不能迅速克復，又不肯撥兵協勦，移緩就急，坐視賊匪蔓延，是誠何心？向榮於接奉此旨後，迅速撥兵赴援，仍著設法攻克金陵，以贖前罪（愆？），若徒以兵分將少爲詞，遷延觀望，罪將誰諉？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三月初七日到）

## 籌議協撥大餉摺（咸豐四年正月二十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籌議協撥大餉請飭部核定，以重軍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咸豐三年十二月內，接到浙江撫臣黃宗漢議餉一函，當經附片奏明在案。查大營糧台，由江西接辦以來，核實支銷，自正月至八月，每月需餉二千餘萬。較之從前廣西湖南廣東分辦時節省已多。嗣因經費支絀，加倍撙節，可省則省，可緩則緩，實計每月總需二十萬兩。而自九月以後，餉銀接濟不上，屢催各省協籌撥解。總不過零星款項，支放不敷，各營匱乏萬分。臣等正深焦急，適浙撫來函籌議三省協濟，因一面函商江西，臣彭玉雯即於十二月初九日起程，親赴蘇浙會議。十四日到蘇，見督臣怡良、藩司陳啓邁面商。皆云：『蘇省拮据萬分，入不敷出，未敢遽應，恐悞要需。』十七日至上海，見撫臣許乃釗，亦以江蘇勦防多事，不能兼顧爲言。及二十五日抵杭，見撫臣黃宗漢，據云：『浙江撥款太多，原難支應，特以軍營關係大局，必當設法代籌。惟浙省獨力難支，只可每月協濟六萬，擬於藩庫撥銀三萬兩，運庫撥銀二萬兩，關稅撥銀一萬兩，按期報解，不致遲悞。』適江西撫臣張芾回信，每月約可湊解銀四萬兩等語。臣彭玉雯隨於正月初四日轉回，中途接准臣向榮咨開：『前奏議餉附片，已奉硃批甚好知道了。』欽此。恭錄咨移前來。即於十八日回抵大營，復與臣向榮悉心參酌，計浙江江西准解之銀僅十萬兩，每月難敷支放。查江蘇現在籌辦上海及鎮江水營經費，不能協濟。因思廣東粵海關稅，前經部咨有儘徵儘解大營接濟之語。相應請旨飭下廣東每月撥銀十萬兩，均請自四年正月爲始，按期趕解金陵，湊足二十萬之數。但粵省路途較遠，或未能剋日解到，大營餉銀必需每月之款，現在支放推後一月，若臨時尙

有缺乏，必致貽誤事機。臣向榮頓兵堅城，負罪滋重，惟有力圖克復，庶可仰對君父。但足兵必先足食，餉銀一缺，士氣自餒。伏懇皇上天恩飭部核議，除浙江江西兩省外，所有廣東按月協濟之餉，如一時不能趕到，或令江蘇量力墊解數萬，或令近省暫時借撥數萬，俟廣東餉銀過境，仍准截扣歸款。一轉移間，庶於軍餉無誤，臣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所有籌餉緣由，理合據實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 金陵攻城及撥兵前往上海片（前奏附片）

再臣自分撥楚兵赴廬，誠恐兵力較減，必須設法激勵官弁兵勇，乘銳進攻。在該逆固守負嵎，非擊盧固不能制勝，然非攻堅亦終難得手。祇因連日雨雪未便進攻。迨初八日時（？）霽，隨於是夜派兵三隊，分門環攻，以廣西官兵同忠勇攻打神策門，四川官兵同捷勇攻打南門，以分賊勢。黔楚廣東官兵與兩廣各勇一齊併力攻打朝陽門。俱於寅刻先後進攻，經我軍各用土袋，搶越城濠，逼近朝陽門外賊營，拋擲火罐火箭，延燒寮柵，鎗砲齊施，立時斃賊無算，並分路喊殺前進。正架雲梯登城，詎城頭角聲四起，賊用火彈巨石打落，繼以大砲鞭子紛紛下打，我兵奮勇毫無畏懼，仍極力仰攻。無如逆衆愈集，鎗砲愈密，天已黎明，未能得手，即鳴金撤隊。神策門南門兩處兵勇，亦俱收隊回營。查點陣亡兵勇四名，受傷弁兵二十餘名。臣惟有殫竭血忱，再圖相機進攻，不敢畏難稍懈，而南北四顧，倍加焦急。昨接撫臣許乃釗來函，以上海久稽克復，得力之兵甚少，囑臣再爲抽撥官兵，前往助勦。緣上海爲蘇省關榷重地，一日未復，不獨稅課不能徵收，卽各屬錢糧率多觀望。此係大局所關，未便以無兵應之，只得於無可抽撥之中，先其所急，勉爲湊官兵一千名；內湖南兵五百名，貴

州兵三百名、廣西四川兵各一百名，飭派副將清長、都司李若珠、分起管帶，馳赴上海助勦。總期併力一鼓克復，俾水陸諸軍迅歸鎮江攻勦，可期一次（鼓？）蕩平。所有金陵初九日攻城情形，及撥兵前往上海緣由，謹附片據實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汝在江南，勞師糜餉，日久無功，任賊紛紛竄逸，蔓延畿輔。雖立斬汝首，尚不足蔽汝一人之罪，稍洩數省積忿萬人之心。第一時乏人，姑念汝自廣西至今，情形尚熟，暫留汝項上之首，以待汝奮勉立功。若每次奏報，仍不過敷衍塞責，是汝無福承受朕恩，自速其死。）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四年正月十一日（辛亥）上諭據慧成奏金陵大幫賊船開往上游著向榮探明何往　見實錄卷一一八之四上　又見東華二五之五上

附已革閩省總督慧成原奏

奏爲金陵大幫賊船陸續開往上游，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據探報，上年歲底，金陵賊船數百隻，均掛江船，逐日由城內轉運軍火上船。至正初，復據探報：陸續開往上游。恐其併赴廬州，抑或分赴江西湖北等省，並潛赴東壩，賊情詭譎，不可不嚴加防範。相應請旨飭下附近金陵各省，加倍小心，以免竄擾。爲此由六百里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癸丑）上諭琦善錄呈江浦縣幕友與向榮營務處李春寅來往書信二件語多含糊難解著向榮傳詢具奏　見實錄卷一一八之一三下　又見東華二五之六下

附琦善奏

奏爲奏明請旨事：竊臣接據總兵武慶稟稱：由江浦縣送來密信一封，眞僞難分，將原信抄錄呈閱等語。細核信稿二封，係江浦縣幕友與向榮營務處李春寅來往書信，語多含糊，難於解釋。其中稱有船隻寄泊北岸等情。查江中行船，到處皆有寄椗，何必專在浦口及六合之謝家店停泊？如係助攻賊匪，即應徑撲南岸，何又在北岸泊船？並稱軍勢得手，開過北岸，既經得手，正當勦賊淨盡，何轉開過江北予賊以隙？並非難民，何以信內又有督縣招撫之語？且果係密謀攻賊，欲停北岸，幕友既可傳播，知縣又可與聞，何以不稟明向榮與臣咨會？而江浦縣既經稟知武慶，又何不向臣密稟一字？信內又有初四日約會同心未妥之語；可見所約並非周妥。復思上年夏間，賊匪即僞作難民，居然予以執照，竄赴上游，再陷安慶、圍攻南昌，重蹧楚北，覆轍具在，前車可鑒。該鎮武慶不敢自專，請示前來。臣欲勦捕，則難避好事激變之名；若竟任駛北岸，恐又墮包藏禍心之計。萬一連檣衝突，北竄蔓延，悔將何及？即就其信內初四約會同心未妥一語而論，不過夾攻未成，若此信之計虛謊甚至實言此約而又不成，則北岸難保所關甚鉅。除密詢向榮、並札江浦縣明白稟復外，所有總兵武慶轉呈信稿，關係重大，不敢不據實奏明；併將原信二件照錄，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祇遵。謹奏。（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奉硃批覽。）

江南軍營總理營務處李春寅致江浦縣幕友信稿

冠卿大兄閣下：十六日兩奉手翰，備悉一切。隨將原緘及廣東翁稟帖，均陳欽憲鑒閱矣。此間初四日約會同心未妥，外面遂攻朝陽門一次，開大砲三砲，一擊穿僞天王府，打死數十人；一擊至朝陽門前，打死傷十二人；賊亦出砲敵鏖四時始敗回，死傷者四五百人。現在復誠生等均有成約，俟接回照，即便大舉。

並云洪泰生處一見事勢得手，即執（知？）照各船開過江北，將來來時尚望照應。諭知百姓水勇不必驚惶疑惑爲望。並特飛速布聞。愚弟李春寅頓啓。十二月十七日

江浦縣復李春寅信稿

頃接誦手函，藉悉一切，欣賀奚似。昨囑洪泰生一層，已轉致敝居停。惟現在江水已涸，小江以及下關內河停泊船隻，非由上游鳳林州頭出三山江面，即中出七里州頭，即下關口門，不然即順流下游出觀音門口。查觀音門口爲六合謝家店對岸，七里州爲江浦浦口對岸，其鳳林州頭緊對江浦老西江口，此處接連三山及菟兒磯，爲賊船必由往來之道，切不可停泊。其浦口以至六合謝家店，原可停靠，而該處皆有琦中堂大營官兵及六合民兵駐紮，若不先期知照，誠恐臨時爲好者（？）滋變，來意不可不防。弟雖已諄籌（？）敝居停回明防守浦口甘肅肅州鎮武，而事關重大，恐難見信。弟意尚望約定日期，回明鎮憲，密函通知武憲，若以記號務當督縣招撫，如有奸細混淆，查出立斬。并飭知六合縣温公照辦。不然，竟囑洪泰生招呼各船開泊之下游龍潭口掛江停靠，一面先差妥人過江招呼明白，然後大幫援來，則兩無疑懼矣。是否如斯，務祈大才斟酌而行。十九日。

# 卷六

## 請調廣東福建官兵助勦摺（咸豐四年三月十三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金陵迭次籌攻，及派撥黔兵馳赴徐州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二月二十二日攻打神策門及江、鎮隨時籌勦情形具摺奏報後。二十九、三十、初三、初七等日，復連次進攻朝陽、太平、通濟各門，或冒風雨乘賊疎懈，漏夜環攻；或通內應放火助勢，乘隙攻城；或造竹筏偷渡，挑派敢死之士，架梯襲登。雖官弁兵勇，人人思奮，各皆努力勇往。無如賊情奸險異常，峻防死守，屢次攻勦，均未得手。並據逃出金陵內應吳復誠等僉稱：內應事機已洩，因在事廩生張繼庚被賊盤獲，該生遂將賊中得力之粵楚老賊，羅織多人，該逆逐日在城搜殺，致有粵楚之賊，互相鬨鬬，相殘不下三四百衆。邇來各門俱閉，出入嚴緊。除將逃出內應妥爲安撫，以期收拾人心，另圖機宜克復。惟師久無功，屢次（傷？）士卒，四顧焦灼，莫可言狀。初七日，承准軍機處字寄二月十九日奉上諭：『秦定三帶兵赴徐勦賊，着臣仍遵前旨，迅將秦定三原帶之貴州鎮遠等營官兵一千名，飭令星馳前赴廬州軍營，毋稍遷延』等因欽此。查和春前調湖南三四五起官兵八百名赴廬，經臣添派吉順之六起楚兵五百名，一同前往。又全玉貴帶赴廬州壯勇七百餘名，續調赴上海兵一千名。金陵頓減兵勇三千餘名衆，故秦定三未能多帶兵。今賊已至徐州渡河，擾及山東境內，北路情形愈緊，自應移緩就急，將貴

州鎮遠等營官兵一千名，全數遵旨撥往，飭派原帶之湖北衛昌營游擊鮑雲素管領起行。並籌給該官兵一月口粮，飭於初八日拔隊，兼程馳赴徐州，俾歸秦定三統帶以資截勦而遏賊鋒。惟是臣現帶之兵，計存六千數百名，其中奮勇實能打仗者，既屬無多，而節次陣亡養傷養病者，時復不少。即如原調之四川屯兵千名，今只餘四百有零，大半疲乏不能出隊。又廣東南韶營三江等營兵一千二百名，亦不甚得力。展轉思維，不得不奏請添調勁兵前來，以憑更換撤遣，庶〔有？〕一兵得一兵之用。查有廣東潮州官兵，打仗勇敢，更多擅長火器；又接壤之福建漳州官兵，亦稱強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勅令廣東選帶潮州黃岡惠來等營兵一二千名，令潮州鎮總兵壽山統帶，與福建漳州雲霄韶安同安等營兵一二千名，前來江南助勦。則大軍得資生力，既可更換在營疲乏之兵，且可裁撤就地招募之勇，待其隨同打仗熟練，並可備各路隨時調撥。臣爲軍務有裨起見，故敢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候聖裁。所有金陵迭籌攻勦，及遵旨派撥貴州〔官兵〕起程馳赴徐州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金陵迭次籌攻，請調廣東福建官兵助勦，並鎮江兩次攻勦情形各等語。現在阜城逆匪未除，皖豫之賊，復由豐工（？）渡河，連破金鄉等處，直竄臨清，本月十五日夜間，州城失守，北路情形，萬分緊急。惟望金陵及早收復，掃穴擒渠，茲閱向榮奏報金陵迭次籌攻，均未得手。鎮江亦不得謂之勝仗。是向榮於收復之事，毫無把握，覽奏實深憤悶。所請調閩粵官兵，已諭令王懿德、葉名琛、各調官兵二千名，前往向榮軍營。並令潮州鎮壽山統帶廣東官兵，已革總兵王鵬年、守備常春、均飭令赴營差遣矣。該大臣務當先就現有兵勇，設法進攻，將金陵鎮江城池，次第速籌收復，即皖豫賊

匪，有所牽制，自不致續行北竄，北路勦辦，較易爲力。向榮身膺重寄，具有天良，豈得藉口兵單，聽大局之敗壞，致干重罪。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四月初一日到）

## 余萬清呈報接仗情形片（前片附奏之一）

再臣接據革員余萬清呈稱：『二月二十五日，與賊接仗，我軍以川、黔、楚、粵、江、浙兵勇，分作三路埋伏，特派武勇往北固山誘敵。該逆先由南門出拒詐敗，旋分二股抄出北固山甘露寺一帶，徑撲武勇，該勇上前迎擊，黔楚伏兵先發。賊復由北門擁出一股，各路伏兵齊上接應，併力橫擊，鏖仗自巳至酉，該逆紛紛敗竄，趕殺直逼城濠，城上開放大砲子落如雨，我軍勢難前進，計轟斃賊目二名，生擒賊匪七名，傷斃賊匪一百餘名，割取首級四顆，奪殺（？）抬鎗抬砲刀矛旂幟多件。我兵勇陣亡二名，受傷二十餘名。』查核來文兵勇雖小勝，而仍未能得手，因復飭催極力進攻，以圖克復。或會同水陸夾擊，毋失事機。頃再接余萬清來文，據稱：『水面艇船於初六日攻上瓜洲鮎魚套一帶，該革員即親督各項兵勇，分路進攻。該逆由土城出賊一千餘人，前來迎拒，我軍奮力兜勦，殺死賊匪七八十人，餘即奔敗入城，抽起吊橋，迭開鎗砲，伏匿不出。我軍陣亡藍翎馬兵劉雙林一名，受傷四名，武勇受傷七名。』等情前來。除批飭嚴催迅圖克復外，所有鎮營邇來兩次攻勦情形，理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調王鵬年常春兩員來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於三月初四日，接准兵部咨開：山西巡撫恆春奏請飭令總兵遠赴新任一摺。二月十三日奉硃批：『瑞格着該部飭令速赴新任。』欽此欽遵知照行催前來。查瑞格於上年升授山西太原鎮總兵，因在鎮江軍營管帶四川征兵，未能即赴新任。今北路賊氛未靖，山西防堵緊要，自應遵旨飭令赴任，以重地方。除一面行知該總兵，催令迅速起程前赴太原鎮本任外，惟現在軍營鎮將，不敷調遣；查有已革廣東碣石鎮總兵王鵬年由水師行伍出身，平日捕盜得力；暨已革江西九江後營游擊補用守備常春，辦事勤能，諳練營務；應請旨飭調來營，俾資差遣，於水陸軍務，不無裨益。是否有當，謹附摺奏懇，伏乞聖鑒訓示祇遵。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請飭革員赴營差遣等語。已革廣東碣石鎮總兵王鵬年、已革江西九江後營游擊補用守備常春均着發往向榮軍營差遣委用。（四月初一日到）

## 請飭催楚粵砲船師船東下來江摺（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金陵節次籌攻，並請旨飭催楚粵砲船師船，迅速前來，以期肅清江面，淨掃逆氛，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自三月初間，遵旨調撥貴州官兵一千名赴徐去後。該逆悉城，見我前敵各營先後裁減，屢有賊出窺伺砲台，特傳令將大砲對準朝陽門，日夜轟打，愾以聲威，斃賊頗多。所有城頭當面之望樓寮棚，擊燬一空。惟金陵城高且固，城內形如坡陀，賊又培土加厚，故雖摧卸女牆數十處，而城身實難打破。下有賊營犄角，外復繞護重濠。二十一日，臣復親督隊伍，至砲台審看形勢，適東風大作，可用火攻，因乘大砲疊轟之際，令勁兵搶撲賊

營，施放火箭噴筒，跳過外濠攻打。該逆抵死不出，俱伏於土牆腰眼，迎放鎗砲。加以城頭火彈羣子，紛紛下擊，逾時既久，雖燒燬寮棚卡房多處，斃賊匪無數，我兵勇亦有損傷，只得撤回。查聚寶門外雨花台屯聚賊壘數處，若能乘虛襲破，則可由南路搗入，較之東北爲易。惟該處道路叢雜，沿途聞多陷坑。昨購得賊中深知路徑賊情之內應張全等八人，願爲鄉導。遂於二十五日二更後，密傳號令，揀派總兵明安泰帶領川兵廣西廣東壯勇二千名，前往襲攻；仍以黔楚兩粵官兵，分攻太平門朝陽門牽縻賊衆。明安泰督率兵勇，繞道鐵丫橋之西十字街一帶，直撲雨花台賊營，途間擒獲放卡賊匪劉五等三名。詎賊防守甚密，見哨兵勇潛來，遂即鳴角相應，城上大砲與賊壘槍銃一時併發。我軍仍冒險攻撲，施放火具，黑夜未知斃賊多少。攻至天色微明，賊匪愈集，因恐該逆抄我後路，隨即撤退，留爲後圖。其攻打太平朝陽兩門之兵，鎗砲相持，攻久亦未得手。查點弁兵各勇受傷二十餘人，只可相機另籌攻取。至鎮江亦連次進兵，先後皆有斬獲。惟余萬清呈稱：『該省紳士前募武勇二千餘名，現因經費不足，業已陸續裁撤。』查鎮營當蘇常門戶，堵勦實爲緊急，未便稍有鬆勁。經臣抽撥廣東壯勇五百名赴鎮助勦，以扼要衝。並嚴催設法進攻，力圖克復。此江鎮現在籌辦之實在情形也。再臣前與撫臣許乃釗函商，通籌江南三城形勢，必須先復上海，則籌兵籌餉，兩有裨益。擬再挑選精銳官兵，囑江甯將軍蘇布通阿親督前往會勦，隨奉旨調去黔兵一千名，又派往鎮營廣勇五百名，更難再抽赴滬。現查上海潰兵收集，大局已無他虞，又夷人不再作梗，則匪勢窮蹙，收復自易。昨撫臣亦有信來，言：『夷事已就羈縻，毋庸更添兵勇前去。』知蒙聖廑，合併奏聞。抑臣更有懇者：江南勦賊要着，扼重長江，若不能水陸夾攻，何以截賊竄逸。前聞在籍侍郎曾國藩奉旨在湖南製造砲船，催募水勇，順流擊賊，東下來江助勦。昨據江浦

當塗各縣稟報：連日賊船自上游回竄五六百隻，尚有五六百停泊蕪湖一帶江面，不知是否湖南砲船截勦得手？抑係該逆意圖分竄他處？業經遣弁沿江上探。又臣於正月初間奏調粵東得力將領，水師拖帶，奉旨飭遵籌辦，迄今兩月有奇，未據該省咨會。幷去歲撤回修整之紅單仗船，屢咨亦無消息。現在賊船肆竄，賊勢日益蔓延，望江與嘆，莫名焦灼。除一面趕緊籌攻，相應請旨分催湖南粵東各項砲勇師船，剋期前來，水陸會勦，實於軍務大有裨益。所有籌攻金陵各情形，謹具摺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四月初十日上諭：向榮奏節次籌攻金陵，並請飭催楚粵砲船師船一摺。向榮自前次奏調閩粵官兵後，日久未據奏報軍情，朕瞻懷南服，焦灼難名。乃今日閱該大臣所奏，仍不過敷衍塞責，於攻勦各情，毫無把握。至余萬清進攻鎮江，雖斃賊多名，並未能卽時克復城池；且總兵劉開泰等，均各受傷，官弁兵勇，陣亡者亦復不少。顯係我兵接仗失利，尚欲設詞掩飾，是誠何心？向榮統領全軍，攻勦金陵鎮江逆匪，是其專責。乃屯兵日久，師老餉糜，並不能出奇制勝，掃穴擒渠，似此觀望遷延，自問當得何罪？江南勦賊，必須力扼長江，爲水陸夾攻之計，廣東所備砲船，昨已諭令琦善派員迎提，爲攻勦瓜洲之舉。此項船隻，爲肅清江面而設，該大臣與琦善雖分勦江南江北，而所辦實係一事。況江路一通，使南北皇賊，聲勢不能聯絡，則該大臣等勦辦均可得手。所有廣東各船，並着向榮與琦善會商，飛速分提，以資攻勦。本日據駱秉章等奏，賊勢全注湖南，而曾國藩現仍在省城防勦，是楚南舟師一時不能駛赴下游。該大臣惟當就現在兵勇，並飛催前調之閩廣官兵，迅速設法籌勦。一面嚴飭余萬清督率弁兵，剋日收復鎮江，毋得株待湖南砲船，致誤事機。另片奏請飭和春帶兵馳赴山東，與秦定三會勦等語。自係因逆匪渡河

肆擾，恐廬州之匪牽掣我軍，爲移緩就急之計。惟皖省情形，勦辦正當吃緊，福濟一人，豈能力遏賊衝；且此時臨清賊匪，經勝保督兵追勦，迭獲勝仗，所餘賊匪不過四五千人，即日當可撲滅。阜城賊匪，被僧格林沁圍勦，其勢已極窮蹙。若必將和春調赴山東，轉恐我兵一撤，廬州之匪，乘隙北竄，自不如仍令和春等遏賊北竄，較有把握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四月十八日到）

## 請令和春馳赴山東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於四月初一日奉到前摺批回，知所請調閩粵官兵，已邀俞允。并蒙諭及『現在阜城之賊未除，皖豫之賊復渡河連破金鄉等處，臨清旋亦失守，北路情形萬分緊急。』跪誦之下，愧憤滋深。竊念臣頓兵堅城，曠日持久，祇以金陵之賊，迭受懲創，遂即嬰城死守，負固伏匿，盡竭環攻之力，堅壁難前，屢圖暗襲之方，守陴益固，大砲疊攻未破，內應又復無成，種種設法籌攻，未能得手。現在賊復竄擾山東，連破州縣，更恐與阜城之賊合併，勢益鴟張。彼間接壤燕畿，大局尤關緊要，北望焦急，恨難奮飛。臣前親督一軍渡江會勦，原料賊陷廬州，必將窺伺齊豫，蓄意北竄。今賊直趨山左，迭陷各城，慓悍凶橫，全齊震動。雖大軍前駐阜城，可以堵其北面，而賊後無勁兵夾擊，倘使蔓延竄突，尤多可慮。通盤籌計大勢，必須移緩就急。臣既不敢舍南援北，又未能掃穴擒渠，懲憤躊躇，寢食俱廢。查和春勦賊廬州，兵力尚厚，如其即能克復，固可斷賊要衝；否則大股之賊既北，不過以逆黨距守，牽綴我軍，且以係踩蹦之餘，其勢較緩。臣愚擬請旨飭下皖撫，分兵勦辦。令和春率同全玉貴、鄭魁士等，選帶精銳官兵數千名，馳赴山東一帶，與秦定三合軍會勦，務期迅掃逆氛。臣仍當就現在兵勇，

趕緊攻勦，力圖克復，以仰副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奉諭各情形，謹再據實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旨已見上）

## 飭余萬清照常竭力籌辦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據革員余萬清稟稱：『查鎮江逆匪負固死守，屢誘不出，惟北門近接北固山甘露寺，該逆出入靡常。隨商同各營鎮將，於三月二十四日戌亥之間，密派隊伍，分爲六路進攻；以浙江官兵並銳勇於西門外擇要埋伏；以四川官兵進攻南門；以京口旗營官兵進攻南水關；以鎮江官兵進攻東門；以武勇往北固山甘露寺一帶截勦。並知會水營連檣上駛，橫截江面，以杜竄逸。該革員親督廣東、湖南、貴州官兵與潮勇，霜勇、廣勇、暗襲北門。隨令前敵奮勇囊土填濠，並攜帶雲梯攻城火具，喲枚密進。馳抵土城，各營奮勇首先攀登，砍斃看門守城賊匪數名，正在蜂擁前進，該逆驚覺，突將內城千勘閘版下落。各兵勇或分路架梯登城，或用火箭噴筒環發仰攻，燒燃城上瞭樓數處，該逆拚死抵禦，鎗砲頻施。南贛鎮總兵劉開泰親冒矢石，督兵登城，被賊鎗傷左臂，並傷左手虎口，該總兵不動聲色，仍指揮兵勇奮力攻打。我軍吶喊爭先，士氣百倍，轟斃賊匪不知其數。維時水師各艇，無風不能上駛，其十三門城頭並沿江賊匪，齊來接應，兼以滾木火罐紛紛拋擊，我軍未能得手。其東南各路，亦同時攻打。該逆忽於西門潛出二千餘名，經西路埋伏之浙兵銳勇擺頭截勦，斃傷賊匪前隊多名，額外董名賢奮勇殺賊二名，被賊矛傷胸膛，登時陣亡。適攻南門之四川游擊周兆熊分兵前來抄擊，前後夾擊，斃傷二百多餘名，該逆不能抵禦，紛紛奔竄入城。我軍會合追殺，城門堅閉，鎗砲

雨落，於午時後撤隊回營。是日經仗六、七時之久，斃賊約三百餘名，生擒二名，割取首級五顆，奪獲守城鐵砲二尊、抬砲鳥鎗十一桿、旂幟刀矛四十件。總兵劉開泰受傷二處，尚無大礙。受傷額外李廷光、傅定邦、戴廷秀三員，兵勇共八十三名；陣亡額外董名賢、楊發春二員，兵勇共四十四名，』各等情前來。查此次各營官弁兵勇，尚能奮勇，惟總未能尅期克復，殊深焦灼。除飭將傷亡各弁兵勇分別照例詳請撫卹，仍責令設法力圖攻勦，毋稍鬆懈，以慰聖廑。并據余萬清同日稟報：『於三月二十六日接據浙江金華縣來文，知該革員母親方氏，于三月十四日在籍病故，聞訃丁憂。』查余萬清督師鎮江，雖未立功，尚知愧奮。現當軍務吃緊，仍飭照常竭力籌辦，不准稍有貽誤，外理合附片陳明。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於浙江添設轉運局摺（咸豐四年四月初十日自紫金山發）

奏爲軍餉遲延，恐誤急需，懇請添設轉運局，以期迅速，仰祈聖鑒事：竊查江南大營軍餉，去冬經浙省撫臣黃宗漢函商，總司粮台彭玉雯前往會議，各省按月分籌餉銀接濟，以專責成而重軍需，當於本年正月間，由臣會同彭玉雯恭摺奏明。浙江每月籌解銀六萬兩，江西每月籌解銀四萬兩，廣東每月籌解銀十萬兩，均自咸豐四年正月爲始，按月籌解協濟。其有道途各（遙？）遠，一時趕運不到，並請於江蘇及附近省分籌墊接濟，曾蒙允准，飭部議覆在案。乃本年三月以來，由彭玉雯親赴浙江催提，僅據報解正二兩月之十二萬兩，內扣還去臘所借之五萬兩，實只收到七萬兩。其江西廣東兩省，迄今未據報解。江蘇兩次接濟四萬六千兩，江南各屬提解典本漕米變價各項銀二萬二千餘兩，並江西解來去歲部撥之三萬六千兩，又免扣江北

銀二萬兩，劃留廣東前奉部撥大營之六萬五千四百兩，總共計銀二十五萬九千兩零，勉將正二兩月兵餉支放七成，仍有蒂欠未清。至三月餉銀，尚未據各省報明撥解。惟江西廣東路途既遠，尤難定準。即據該省報解，計廣東到大營在四月以外，江西亦兩月有餘，總由各委員率多畏葸，節節耽延，咸以風雨不利爲辭，逼迫不進，以後若仍似此，深慮貽誤要需。現在軍務倍加緊急，江蘇亦上海未平，萬一接濟不上，必至餉匱兵譁。臣五中焦灼，展轉思維，除一面飛咨廣東江西兩省催解外，擬請於浙江省城添設轉運局，即令彭玉雯駐彼督辦，隨帶文武員弁，專司催趲，並揀派正印一員，帶同佐雜數員，馳往浙江常山縣守提。請旨飭下江西廣東各督撫，每月應解餉銀，務須剋期起解，嚴飭委員迅速行走。并令江西撫臣派員前往贛州府一帶提催廣東餉銀，一抵江西省城，即由江省委員解至常山縣城，交轉運局委員，會同常山縣接站徑解杭州。江西餉銀亦照此辦理。均由彭玉雯驗明轉解大營。如有該二省應解京餉，亦一體照解到杭，由轉運委員接解赴蘇，再由蘇省委員，既無戒心，行走必速，實於南北軍需均有裨益。所有轉運局在事委員，皆係大營差遣之員，本有應領之鹽菜口糧，不必另支經費。至大營後路糧台，仍由江西鹽道熊薇就近駐札，總理督率各糧員核實支放。臣拜摺後，即令彭玉雯仍赴赴蘇浙一帶催提接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祇遵。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軍餉遲延，請設轉運局，並籌解火藥各摺片，覽奏均悉。本日已諭令陳啓邁等迅速籌辦矣。該大臣擬請在浙省添設轉運局，即令彭玉雯駐扎督辦，專司催趲，自係爲軍餉緊要起見。惟以現在情形而論，浙江係完善省份，尚可設法接濟。江西軍務甫竣，辦理已難應手。至廣

東協撥各省餉銀，需用浩煩，又豈能專顧江南？且道途遙遠，斷不能尅期解到。該大臣並不於江蘇地丁鹽關稅務、及捐輸各款內籌辦，以本省之銀，供本省之用，惟知坐待隣省接濟。且本日奏報，並未將近日如何攻勦情形，據實具奏。似此曠日持久，尅復無期，雖竭數省之財力，猶不足供該處之軍需，老師糜餉，是誠何心？朕於該大臣倚任不爲不專，於調兵籌餉諸事，無不立允所請。此次江西廣東等省應解餉銀，並籌撥火藥，均經降旨飭催。該大臣當知愧知懼，奮勉圖功，迅將金陵鎮江次第收復，庶可稍贖前罪。若徒以兵單餉絀，藉口躭延，是該大臣自貽伊戚，不能承受朕思，斷難幸邀寬典也。前調之閩廣官兵，現在行抵何處？廣東紅單各船，曾否馳入長江？著該大臣與琦善飛速分提。一面督飭將弁兵勇，尅日水陸進攻，並嚴飭余萬清迅即克復鎮江，毋再遷延，致干重罪。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四月二十九日到）

## 請籌解火藥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江甯鎮江攻勦所需火藥，本由江浙就近提解。嗣因該省防勦多事，採辦不易，未能分撥。經臣分咨川楚兩粵等省，於各標營調取應用。旋據四川湖南覆稱：該省火藥近年因提用過多，湖南現復籌辦新造砲船，更無餘存。至廣東廣西兩省，迄今尚未據咨覆。查廣西盜風肆熾，恐亦未能兼顧。臣思軍務日益緊急，進勦端資火器，現在所存不多，若非寬爲預籌，誠恐一時缺乏，未能應手，關繫甚重。轉恐紅單師船到江，在在急需。相應請旨分飭廣東、江西、貴州三省，各調解火藥十萬觔，並令該省督撫，先由各營提解後，陸續造補，尅日委員，

均由江西一帶解運江甯，可期迅速而資蔪勦，臣不勝翹盼之至。謹附片奏請，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旨已見上）

## 請留劉開泰在鎮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總兵劉開泰，前奉諭旨補授江西南贛鎮總兵，自應飭即赴任，以重地方。惟查該總兵本在鎮江軍營，統帶廣東官兵壯勇，昨因升授山西太原鎮總兵瑞格，奉旨飭赴新任，鎮營得力總兵，現只劉開泰一人，協同余萬清討賊。此時攻勦吃緊，而廣東兵勇乏員接帶，應請將該總兵劉開泰仍留鎮營帶兵，以資調遣。所有江西南贛鎮總兵事務，即咨明督臣怡良，就近委員署理，庶於地方軍務兩無貽誤。爲此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催紅單仗船協清江面摺（咸豐四年五月初二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我軍迭次堵勦，並飛催紅單仗船，預爲協籌，先清江面，次第勦辦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調廣東福建官兵二千名，奉旨允准，當經分咨兩省〔督〕撫飛調來江助勦，默計道遠，亟切難至，必先就現有力量，設法圖攻。自前月暗襲雨花台未得力，復從朝陽、通濟、太平、神策各門迭籌遠取近攻，並日夕將大砲對城轟擊，意圖使賊驚擾，無遑他顧，並乘隙可期得手。無如該逆狡詐萬分，明知我兵未能圖攻，併力堅拒，東南一帶，悉任我兵誘敵叫罵，口開大砲，匿不出仗，經旬逾月，莫可如何。嗣探聞上游之賊船一千四百餘隻，陸續駛

回金陵，賊黨增衆。並聞該逆有分竄句容來抄我營之說。臣軍屯於鍾山之陽，緊靠太平門出城之路，因思該逆屢誘不出，正可乘其外竄，出以奇兵，攔腰截擊，趁其潰亂，跟追入城。隨於十八日，哨見賊將太平門城闉壘石拆其（去？），當即密派各營奮勇，漏夜繞道山後埋伏，並派大隊馳往截勦。詎賊知我有備，未敢輕出。次日復用磚石，將太平門仍前堵塞，僅留小門，只可一人出入；並將城外賊營城濠，逐日培控，以防我軍往襲。二十一、二等日，復出隊直逼朝陽門賊營，極力攻打，該逆伏匿死守，而城上迭轟大砲，我軍間有傷亡，百計籌攻，徒勞無補，令人焦憤。二十七日，探聞雨花台防守疎懈，乃於是夜，派湖南貴州官兵攻打朝陽門；廣西兵勇攻打洪武門；四川兵與捷勇攻打通濟門；而以將軍蘇布通阿分投來往督攻。並派前提督三品頂戴福興、總兵明安泰密帶川粵兵勇，與各營小隊奮勇，先行趨撲雨花台賊營，縱火夜攻，乘該逆猝不及防，盡燒其寮棚哨樓。逆衆開砲迎擊，堅不出營，我軍超越過濠，奮力打仗，黑夜未識斃賊多少。相持至天色漸明，該逆被攻情急，突從城內出賊千餘人來襲我後，各兵勇分投迎擊，該逆拚死抵禦；轉仗逾時，我軍勇氣倍增，刀砍矛刺，立斃賊匪數十人，生擒六人，餘賊奔潰城根。維時城上與賊營鎗砲愈緊，攻打萬難逼近，只可撤回。其各門攻打之兵，自寅至辰，亦未得手。查點我兵，僅受傷十五名。此連日堵勦並復攻雨花台之實在情形也。惟是金陵屢攻未破，賊皆堅匿以老我師，壁壘高厚，濠塹重疊，水勢紆曲，環護積潦愈寬，既靡隙之堪乘，更無奇之可出。雖盡力晝夜環攻，其奈此堅城猾寇何？即鎮江邇來攻勦，總不過少有斬擒，亦自難期得手。臣惟有嚴催余萬清趕緊力圖攻克，不准稍涉遷延，致干重罪。惟現接閩督抄摺咨會，所調該省官兵二千名，暫留省防勦餘匪，急切未能前來，聞　倍增焦灼。而所調粵兵又尚無信，除一面飛催趕調來江，一面仍盡現在兵勇設法勦辦外；而通

盤打算非迅催得力師船不能制沿江各城之賊。伏讀四月初十日上諭：『江南勦賊，必須力扼長江，爲水陸夾攻之計，廣東所備砲船，昨已令琦善派員迎提，爲攻勦瓜洲之舉。此項船隻，專爲肅清江面而設，該大臣與琦善雖分勦江南江北，而所辦實係一事。況江路一通，使南北之賊聲勢不能聯絡，則該大臣等勦辦均可得手。所有廣東各船，並着向榮與琦善會商，飛速分提，以資攻勦』等因欽此。仰見廟謨宏遠，洞中機宜。以臣之愚陋無能，重荷皇上指授方略，自應欽遵籌辦，力効馳驅。查臣前接兩廣督臣葉名琛來咨，據稱所雇紅單船共五十號，已於二月二十九日由粵放洋，計日卽將到來。隨經飛咨琦善專弁至上海迎提。臣亦屢次飛咨閩浙蘇省督撫轉飭沿途文武催趕。一面函知許乃釗，待紅單船一入吳淞海口，卽嚴飭督帶將官，催令各船滿載速赴瓜洲，以資琦善遣用。但念瓜鎮金陵賊勢輕重緩急，勦辦自有次第後先，總以淨掃逆踪，蚤日肅清江面爲要。現北竄（？）第一緊要瓜洲最重，勦洗之策，必以斷賊援應，瓜洲爲先，趁勢兩面夾攻，克復鎮江爲次；而金陵爲首逆老巢，賊船尤衆，且爲上下游匯聚之區，必得大邦仗船，方足痛加掃蕩。如果紅單船加倍得力，可以先分提二十隻，一經駛至金陵上游，扼要停泊，攔勦來去賊船，使賊南北不復通聯，並斷其擄運糧食之路，〔然後〕會合陸軍，加意堵勦，便可掃穴擒渠。臣現已遵旨咨商琦善，俟催到紅船齊集，可否分提上勦抑或統歸江北先定瓜洲？然後斷（？）及鎮江江甯次第辦理。臣與琦善共辦一事，向皆南北關會，一切總可熟商，同力迅速籌勦，以期仰副皇上綏靖江南之至意。所有金陵迭次堵勦情形，並催兵催船次第籌勦緣由，謹具摺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五月十一日上諭：向榮奏金陵迭次堵勦情形，並飛催紅單仗船，先清江面一摺。我軍自四月

十八日起，連日攻打朝陽太平各門，並轟擊雨花台賊營，雖小有斬擒，而該逆恃其壁壘高厚，濠塹重疊，總欲堅匿以老我師。若但以陸路兵勇，與堅城猾寇相持，殊非籌畫全局之策。該大臣因勦辦未能得手，欲先淨掃逆綜，肅清江面，斷賊應援，擬先勦洗瓜洲，趁勢南面（向？）夾攻，克復鎮江。至金陵賊船尤衆，必須大幫仗船，方足痛加掃蕩。所奏機宜，朕亦預見及此。是以昨諭向榮琦善將前調紅單船隻並現存各船，酌量布置，（俾瓜洲鎮江等處以次克復，方能直）駛上游制賊死命，與和春等會合同搗金陵，破其巢穴。該大臣既接葉名琛咨會，知紅單仗船計日可到，著即與琦善籌商，速行專弁往上海迎提。幷一面飛咨閩浙江蘇各省督撫，轉飭沿海文武，催趕進口。其水陸各路應如何夾攻之處，著與琦善同心協力，毋得區分畛域，再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五月十九日到）

## 收復太平府城調回鄧紹良官兵摺（咸豐四年五月十五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賊擾太平，聞撥先遁，撤回官兵以資攻勦，並連日誘敵勦賊情形，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四月迭次籌攻，及預籌分提紅軍仗船水陸布置緣由，於本月初二日具奏在案。隨探聞江面賊船，上下絡繹不絕，查該逆久存覬覦蘇杭，此時江流泛漲，河道處處可通，深慮乘隙闌入。屢經札飭駐札東壩之閩粵官兵，加意巡防扼堵，按時馳報，並於沿江一帶偵探賊情。隨於四月三十日，據報逆匪竄入太平府城滋擾，並有窺伺東壩之信，聞之憤懣填胸。查太平府城離大江僅七八里，距大營二百一十里，自上（去？）春賊竄江甯破殘之後，嗣賊船來往經過，並未復遭蹂躪。此時突往滋擾，該處與東壩相通，乃入蘇州捷徑。臣聞信後，即刻派

令已革提督鄧紹良，選帶勁兵一千五百名，星馳前往截勦，以固藩籬。乃該逆聞風先遁，竄回金陵；並有上游賊船千餘隻，聞係棄和州之賊，相率東駛而下。隨據太平府縣稟報：已將郡城收復，鄧紹良兵去無益，當卽飛調回營，以資攻勦，惟念該逆負固伏匿，經我軍迭次籌攻，無間可入，非設法誘之使出，不能大加創懲。因一面揀選精兵擇要埋伏；一面令各營將領分投探看賊勢；或逼城罵仗，或登山俯窺，只令各帶敢死兵勇十餘人左右突沒(?)，務期兵勇出敵，伺便攻城。初十日午刻，僉先參將蔡應龍與捐生游擊楊瑞乾各帶兵勇，先後繞過鍾山之後，由高處瞭望太平門外賊營。維時龍脖子一帶，有放哨之賊在彼窺探，遙見我兵人數無多，卽潛率賊營夥衆，由右山包抄而上。外委徐剛率壯勇十餘人，迎頭壓下，該逆恃衆擁撲來拒，徐剛左腿忽受砲傷，乃揮各兵死力迎敵。蔡應龍等帶兵趕至夾擊，復斬數賊，生擒長髮兩人，餘卽敗潰，我兵勇亦未窮追。賊見我兵勇無多，隨開門出衆數百，與賊營夥黨合併回撲，我兵且戰且退，將賊誘至明陵前面，一聲吶喊，伏兵齊出兜擊，鎗砲頻施，刀矛並舉，賊匪紛紛倒地，殲斃三十餘人。臣聞該逆被誘出城，派翼長福興馳往督仗，幷催令各營分投策應。臣隨親至前敵砲台，相機調度。適見朝陽門亦出賊千餘人救應龍脖子之賊，各前敵營盤內，俱排列大砲，俟其近前，直向轟打，斃賊無數，餘衆驚潰。又經伏兵橫冲而出，斬馘溺斃者亦不下百餘衆。適七橋甕川兵捷勇，亦聞聲出應，繞城喊殺前來。無如朝陽門外賊壘，與環城之上賊砲，雨驟霆轟，我軍冒死衝鋒，直前攻打，奈城下濠水寬長，未由飛渡，中路又狹隘難入，攻至天晚，不得不收隊回營。臣查是日之仗，雖屬少加懲創，而究未能乘勝攻城，曷勝焦急。當夜復與將軍蘇布通阿等密商，乘銳襲攻。聞通濟門城上賊守稍疎，進攻可以得手。十一日酉刻，先派總兵明安泰率兵一隊，堵勦洪武門之賊；福興率兵一隊，堵勦雨花台之

賊；蘇布通阿督同游擊張國樑率領奮勇各隊，直取通濟門，於四鼓喲枚潛進，前阻重濠，張國樑督領善泅兵，跳水渡過城下，正欲架梯登城，詎被賊營知覺吶喊，開放鎗砲，角聲四起，城上磚石火罐紛紛擊下，兵勇不能援登，仍從濠道退回。僅於隔水開放鎗砲，射放火箭，相持至十二日黎明，只得全軍而退。乃賊乘我軍撤動，突於聚寶門外出賊一股，繞從河定橋來抄我後，各路兵勇聞賊出拒，即大呼馳迎截擊，冲入賊隊，砍倒手執黃大旂騎馬賊目，與賊衆四十餘人，勢如山壓。該逆見我軍兇猛，全股驚潰。當經分投趕殺，復殲擒賊逆多人，追至城濠，城上砲如雨落，我軍陣亡二名，受傷數人，難以進追，遂即撤隊。計割獲賊首十八顆、鎗矛旂幟五十餘件，並生擒長髮賊匪十七名，內有僞丞相楊記善，係湖南道州人，訊明後立即正法。此連日誘敵勦賊之實在情形也。惟是該逆堅城固匿，籌攻乏術，既不能拔幟先登，又未克乘機破入，且屢催鎮江進兵，而余萬清節次稟報，只不過逐日打仗情事，未能〔迅速〕克復，五中焦憤，徒喚奈何。所望紅單船早日到江，俾南北分提，水陸合擊，庶可漸次得手。至此次太平失守而隨復，聞學臣孫銘恩尚無下落，除批飭府縣確查稟報，由督臣另行具奏外。所有分援撤回先後各情，與連日該敵攻勦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諭：向榮奏賊擾太平府城，聞援先遁，並連日攻勦情形一摺。據稱：『逆匪於四月二十八日，竄入太平府城滋擾，經該大臣派鄧紹良帶兵前往截勦，該逆聞風先遁，竄回金陵，已將郡城收復』等語。太平府城與東壩相通，爲入蘇捷徑。此次雖聞我兵進勦，退出郡城，而該逆詭譎異常，難保不復圖窺伺，且上游賊船千餘隻，係棄和州之賊，相率東駛，是江上賊船，往來自由，意在乘隙肆擾。

此時總以肅清江面爲最要機宜。昨據琦善奏水師疲玩情形，實堪痛恨。已諭令琦善嚴督李德麟等，赶日進攻，並飛催閩廣前調將弁，以備攻勦。該大臣與琦善共辦一事，如果李德麟等始終延玩，即當奏參，以軍法從事。仍與琦善酌量派員更替，斷不可稍涉隱忍，致誤事機。紅單船尚無過浙信息，其爲沿途逗遛，已可概見，著該大臣飛速迎提。一俟此項船隻駛入大江，即遵迭次諭旨妥爲布置。倘能將江面賊船次第肅清，則勦辦自可得手。至金陵逆匪，雖經我兵連日誘敵，仍不過小有斬獲。該大臣統領全軍，曠日持久，不能克復一城，師老餉糜，罪將誰諉？余萬清攻勦鎮江賊匪，是其專責，據奏節次稟報，不過逐日打仗，未能克復。余萬清本係獲罪之員，著該大臣迅速確查，如果該革員不知奮勉，即行據實嚴參，毋得徇隱。太平府城失守情形，並前任學政孫銘恩下落，着一併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六月初二日到）

## 請降守備向承恩爲千總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軍營脫逃兵丁，例應呈請通緝嚴辦。茲據翼長查報：湖南保靖營兵丁孫吉茂在營脫逃，經該帶兵官都司蕭知音，移明營務處辦理。該營營務處升用都司向承恩與守備李春寅，漏未轉請通緝，僅移原營查拿，實爲疎忽。且向承恩掌管營務處鈐記，於此案簽發假手書識判稿，尤爲荒謬，未便以逃兵孫吉茂現在蘇省拿獲正法，稍存遷就。相應請旨將四川升用都司軍標守備向承恩降爲千總，留營効力。如再不知振作，再當從嚴懲辦。李春寅不能覺察，亦復咎有應得。惟該員平日辦理營務，尚屬勤慎。除由臣棍責記過以示薄懲外。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向承恩著降千總。）

## 花旂國輪船由金陵駛回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前准兩江督臣怡良咨會：花旂國公使麥蓮齎呈國書，懇求接見，欲往鎮江等處，各情在案。隨據鎮江水營稟報：『四月二十九日，見有火輪船二隻，駛到焦山口門，經水營將領迎探查詢，該夷酋交付照會臣公文二件，隨將船向上游開駛而去。嗣即探聞該火輪船已於本月初一日駛到江甯觀音門外江面。』臣查該夷懇求接見，詞意似尚公（恭？）順。惟一經前來江甯城下，與賊會晤，是否察看爲我助力，有無通賊情弊，均難揣測。現據水營稟報：『該火輪夷船已于初七日由金陵退回駛下，前赴崑山。』至督臣許見與否？或見後如何形勢？統由督臣斟酌籌辦，另行奏報。謹先將夷船來去情由，附片以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五月初五日（癸卯）上諭著琦善扼截和州向榮截勦滁州　見實錄卷一二九之一六上

又見東華二七之二下　又見方略卷九二之一六上

## 和州賊已退出並金陵分路攻焚情形摺（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自榮金山大營發）

奏爲和州之賊全已退回，遵旨覆奏，並金陵分路進攻破營焚船各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于本月

十三日，承准軍機處字寄咸豐四年五月初五日奉上諭：『賊船竄擾和州，向榮近在對岸，應如何酌量分兵渡江，至滁州一帶截勦，務卽迅速籌辦』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惶滋深。伏念臣頓兵金陵，與琦善分勦大江南北，每往來函商籌策，總由設法先掃逆踪。奈上游既無一船，下游師艇亦不敷分撥，而粵東紅單船又遲久未到，焦盼徒殷。江面既無法可卽疏通，故賊船得以任意肆竄。前月和州被竄，深慮其遙應廬州之賊，則北路更滋蔓延。無如前阻大江，末由飛渡援勦，只得專函琦善，令嚴防江浦六合一帶，以遏逆鋒。嗣復探有賊入太平，卽趕緊由陸馳師援救，既阻內顧東壩，並以截北渡匪蹤，可爲對岸和州之應。乃該逆聞風先遁，並有船紛紛下竄，探係賊已退出和州。旋據該州稟報：『逆股闌入和境，業經設計擊退，其江口賊船，已於四月二十六日全行逃竄；並探明針魚嘴賊營，亦於五月初七日焚棄而去。』和州現已廓清，太平旋亦收復，因將援兵撤回攻勦。所有初十、十一、十二連日勦賊情形，當於十五日馳奏去後。隨探聞和州駛回賊踪，俱停泊觀音門外，可以潛往火攻。並查有堵塞之金川門外賊營二座，該逆防備頗疎，且繞距大營三四十里，連日被我創懲，亟宜出其不意，潛夜往襲，可期得手入城。臣當於十五日申刻，傳令出隊，特派三品頂戴福興督同已革副將巴圖、參將長桂選帶廣西兵勇一千二百名，專襲金川門。而以廣西三勇忠勇八百往襲觀音門賊船，均於酉刻疾馳前往。復令已革提督鄧紹良、總兵明安泰帶領湖南川東官兵一千二百名，續往襲攻神策門；另派川兵捷勇伏於鍾山左右，來往策應，防勦太平門賊出抄；而以總兵德安督領貴州廣西之兵，直搗朝陽門，牽制賊衆。三更之後，廣東兵勇首先駛至金川門外，越過重濠，拔取竹簽，乘賊不覺，遂大呼撲入賊營，刀砍矛刺，立斬賊匪一百三十餘人，將前營頃刻踏毀，餘賊帶傷竄遁。後面賊營，卽時開砲迎拒，我軍陣亡壯勇一名，受傷數

名，各兵勇奮不顧身，擁殺上前，將火罐噴筒一齊打入賊營，旋即焚破殲斃又數十人，逆衆潰散撲河，擁上小船，紛紛擠溺小河，又經我軍施放抬砲抬鎗，一時人船俱盡。間有逸出之賊，皆沿城根逃匿。因城門向係堵塞，無隙破入，城上鎗砲連環，兵勇難以攻追，乃將城下各處哨樓焚燬淨盡。維時廣西各勇已早到觀音門地方，遙見賊船連泊對岸七里洲，北岸只有小划船八九隻，參將蔡應龍與游擊楊瑞乾等，督令各勇潛上划船駛過，乘風射放火箭，霎時延燒賊船多隻，賊皆荒亂撲水，各勇復開放鎗砲喊殺，逼近紛紛施放噴筒，立將賊船連燒二十餘隻。藍翎勇目陳謨、陳善、湧身躍過賊船，突被篷飛火燒傷頭面落水，隨經救上划船；各勇亦奮發搶近擊刺。忽有大幫賊綜由山後駛出救應，我軍船少人稀，只得退回登岸，開放鎗砲轟打，又擊燬賊船數隻。該逆不能攏岸，相持時許，遂各向上游逃駛而去。我軍望洋空阻，於是整隊撤回。先是四更時候，川楚兵往攻神策門，行近賊營，各兵勇奮勇鳧水渡過濠塹，正將越入賊壘，突有賊匪驚喊放鎗，營內城頭一時開砲防拒，各奮勇退回濠外，我軍遂擁撲攻打，施放鎗砲火器，延至天明，不能得手。其攻打朝陽門之兵，仍復無間可乘。至於太平門賊，亦不敢出窺，伏兵遂未妄動。一一次第收隊，先後回營。統計是日之役，襲破賊營二座，焚燬擊沉兩處賊船大小共五十餘隻，生擒賊十四名，殲斃不下三四百衆，割獲首級二十五顆，內有老長髮五顆，又辮髮耳記三十七件，奪獲大砲五門，抬砲抬鎗黃衣黃旂刀矛多件。查點我軍僅陣亡兵勇三名。當將出力官弁兵勇分別記功獎賞，以示鼓勵。復於十九日夜分，隊潛襲太平門各處，仍未得手。除另籌乘勝攻勦，力圖克復，所有和州賊已退出，謹覆奏以慰宸廑；并十五日襲攻破營焚船緣由，理合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覽奏均悉。）

## 咨會琦善籌商上下游布置情形片（前奏附片）

再臣正繕摺間，續奉到本月初十日上諭：『廣東所調紅單船，日內當可駛入大江，若將此項船隻，與現存各船，分作三起，節節堵截，賊不致肆行無忌，陸路諸軍方可得手。著琦善向榮妥速會籌，迅卽密商布置。此係江南（面？）全局，非專爲三城起見。該大臣如有善策，較此辦法尤爲扼要者，亦着速議奏聞。』等因。欽此。仰見宸衷遠布，籌策無遺，固勝算之先操，尤芻蕘之下採，以臣愚昧，何足以仰贊高深。惟有勉効馳驅，秉承指授方策辦理。查該逆由湖口下竄江南，每恃賊船任意肆擾。勦辦全局，必以水陸夾擊爲先。臣自湖北奉飭督師，首請飭調粵中師船助勦，並節次籌攻各路仗艦，調募水師，無非欲扼截大江，迅掃逆綜，而制賊人之命。現在紅單船將次到江，自宜預籌扼勦之處，統計該船五十隻，合之現有師艇，力足分布，前奉旨與琦善分提，卽經將上下游布置一切，縷細函會咨商，並先覆奏在案。擬俟該船到來，卽行分提二十隻，並選配艇船數隻，由臣營挑派得力弁兵，前往協同管駕，一徑攻上金陵，欽遵廟謨指示，分起速籌扼勦，以清江路。伏查下游鮎魚套金山土橋，與瓜洲最近，而稍上之儀徵、六合各江口，皆有險要，可以截勦。惟距臣軍較遠，應由琦善就近布置，與下駐焦山之師船，悉歸其調度堵勦。一俟瓜州克復，再次第上駛扼攻。至於金陵之上，蒐兒磯，與臣營聲勢緊接，固宜駐泊師船。惟上游太平、蕪湖兩湖河口，係通東壩與徽寧之路；與江北之裕溪口針魚嘴一帶，均爲上游最要關鍵。臣愚以爲太平、蕪湖之間，宜有水上一路，庶堵勦更行嚴密。但仗船扼要之處，非有陸軍犄角屯紮，勢難駐泊。擬由大營抽撥官兵，幷移出東壩之兵，會合水師，聯絡分駐，則不特可斷上下賊船援應，並

可堵其旁竄分擾之路。但臣軍分撥日少，所有前調潮州兵勇二千名，日久未到，其福建兵，雖經奏請暫留，亦不得以土匪未靖，藉口遷延。應請旨分飭該督撫催令迅調前來，以資調差。至於江安濱江一帶，仍當知照和春、福濟相機設伏，以圖暗燬賊船，節節扼勦而上，則大江漸得疏通，兩湖江西逆竄自斷，而金陵亦易掃穴擒渠矣。除咨會琦善妥商籌辦外，是否有當，謹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專待隣省之兵，緩不濟急，且可藉口耽延，着速行就現有之兵籌勦。一面有旨諭閩矣。）

## 派兵龍潭截勦並設法攻勦鎮江摺（咸豐四年六月十一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派兵龍潭截勦，水陸會籌緣由，並鎮江設法攻勦情形，恭摺具奏，仰乞聖鑒事：竊查江甯逆匪，自被我軍襲破金川門外營盤，各城守禦加嚴，每于夜間迭放鎗砲，或拋擲火罐打亮，防往襲之兵。連旬籌勦各門，該逆總負固不出，雖無間風雨晦冥，更迭環攻，足使賊人驚擾，而各城毫無間隙，焦憤徒增。嗣探聞下游艇船上擊，兩次均頗得手，料有擊敗之賊，沿江竄逃。經臣飛派兵勇千餘名，馳往龍潭一帶截勦。果見江面敗退之船，紛紛上駛，時有潰賊逃赴江岸，我軍趕上兜截，殺斃數十餘人，生擒二十七名，餘俱撲水淹溺，搜捕靡遺。無奈江心各船，鎗砲不能打及，遙望其飛駛去遠，各兵勇始撤回營。隨准琦善咨稱：「艇船已駛上儀徵江面，勦洗獲勝，擬分派南北兩岸，商籌陸路策應助勦。」臣查南岸之石埠橋一帶，爲觀音門賊船出入總口，但該處水淺沙寬，艇船似難駐泊。此時扼勦賊踪，總以江北爲重，艇船既已分作兩起截勦，一以泊堵儀徵，一即上駐浦口，對面可見草鞋峽出江之路，得以隨時攔擊賊船。且有北岸官兵水師口絡與泊儀徵者上下相應，如艇

船江面開仗南岸亦聞砲聲，臣軍亦可派令游兵，隨時就近接應，可免分扎孤懸。昨已縷悉（細？）咨覆琦善，商飭艇船各鎮將辦理。惟是廣東之紅單船，日久未到，行駛過於遲延。現據浙撫咨稱：五月二十七日，該船駛過定海，除再飛咨飭催趕行，俟其大幫一到，臣卽酌量分提會合駛至金陵上游，水陸扼勦。現在查探賊中情形，幷訊據先後拿獲奸細多人供稱：下游艇船既上，瓜鎮之賊恐其援應不通，粮食不繼，有合併內竄常州之說。當經飛飭□郡文武嚴加防範，幷催令余萬清趕緊設法克復鎮江，一面以勦爲堵。節據革員呈報逐日攻打情形，並乘師艇上擊，陸路出隊夾攻，因該逆負嵎伏匿，屢次不能得手。復于本月初四日，設伏環攻各門，幷派出潮勇一隊，馳至西門江面之七里港，縱火焚賊米船九隻，延燒巡哨賊船三隻，擊沉四隻，其餘小船卽砍斷纜繩逃駛。時有西門之賊出救，其江邊土城亦出大股抄來，我軍伏兵四應，大加截殺，自寅至午，共焚溺傷斃賊匪三四百人，生擒長髮四名，割取首級十五顆，耳記四件，奪獲旂械三十餘件。除乘勝力圖攻勦，仍一面嚴堵賊竄內竄，以固蘇州門戶。臣伏查駛上艇船，業已連獲勝仗，水陸得手，陸路卽倍形吃緊。金陵城大兵單，攻勦本不敷分布，設有竄突，更恐勦堵難周。特將挑出各營奮勇，派作游兵兩隊，上至西善橋一帶，下至龍潭沿江一帶，既備接應水上艇船，更可巡防各處竄路。並廣布諜探，偵報該逆動靜，一面仍相機緊力攻勦。務使賊黨不敢出走，以期聚而殲旃，仰副皇上綏靜江南之至意。所有派兵龍潭截勦水陸會籌緣由，並鎮江設法攻勦情形，謹具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俱悉。）

## 查覆上海與英生衅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於五月二十日，欽奉上諭：『上海賊匪燒燬我軍營盤一節，前據許乃釗奏，因該處游匪勾結夷人所至，經吳健彰勸諭後，夷情尚屬妥帖，等語。朕聞上海起衅，實由我處兵勇戲侮夷婦，並有搶奪米船等事，致夷人激憤生變。該撫坐船先退，致令兵勇潰散。許乃釗前是否有心掩飾，着向榮確查密奏，不准稍有瞻徇迴護，自干咎戾，』等因。欽此。伏查上海兵勇內有由金陵撥去者，臣時遣人密往查探，略知其大概情形，第恐弁目所言未可盡信。聞三月初七日殘燬營盤之後，英夷即有照會吉爾杭阿，其中必有起衅根由。因飭總兵虎嵩林就近密向吉爾杭阿借看，並詢以是日會否看許乃釗坐船如何開行等情？迅速查覆，勿稍徇隱。茲據該總兵覆稱：『查閱英夷照會內開，係因保文行起造房屋，備存木料，被拾起衅，敍述甚長，並無戲侮夷婦字樣。惟內有一條云：馬路之北，老閘之西，有英客同女子兩名行走，兵勇用長鎗將該客身上打傷六處。是所傷者係屬英客，而於女子亦無戲侮之說；或即因此說傳，亦未可知？其冒稱兵勇爭取木植之游匪王老四，業已拿獲梟示，英夷亦無異議。至搶奪米船一節，照會並無其事。查米船皆由黃浦江口進，此係土匪夷奸接濟賊糧，兵勇奉令緝拿，偶然獲得一二船隻，夷酋輒認爲己物，必向吳健彰索回，其實夷人吃麵食而不吃米飯，焉用日運數船？其由洋涇橋內力大馬頭連進小東門，衆目共見，是米船係窩盜之資，兵勇奉令緝拿，實非搶奪夷人之物。至於許乃釗坐船，初到上海，停泊迎祥庵前，與吳健彰水營相近，旋又移至新閘大王廟前，與吉爾杭阿陸營相近。其地相去約一里許，以後時往來於兩處。三月初七日，虎嵩林劉存厚等營帳被焚之後，均即投赴新閘。其時許乃釗適在彼處議事，遂率同吉爾杭阿出營，親爲調度，安插潰兵於田勇營內，虎嵩林及隨行文武各員弁該（？）日見之。逮至夷兵退，天色已晚，人心大定，吉爾杭阿在新閘營中布置一切；許乃釗乃移

船至迎禧菴一帶，擇地盤寬敞之處，會同虎嵩林，並督飭吳健彰等，連夜招集潰散。次日黎明，仍復分布新閘，各營弁兵坐船先開，致令兵勇潰散之事。且兵勇紮營在前，許乃釗泊舟在後，相去約有二里之遙，當兵戈擾攘之時，許乃釗即或先行開船，陸路兵勇，何從看見？此又情事之顯然者」各等語。臣於初九、初十等日，先聞外間謠言，紛紛不一：有謂許乃釗坐船已至崑山者；有謂已回蘇城者；迨接許乃釗來文，商撥兵勇，查閱封面，係三月初八日在上海新閘所發，始知遠道傳聞，殊不足信。臣自接奉諭旨後，又密傳因公由上海回金陵弁兵，與之閒談，所述情形相同；而虎嵩林查覆各情，尤爲有據。核之許乃釗前奏起衅情由，雖于該夷照會未經接（？）晰申敍，尙非有心掩飾，而亦委無坐船先退等情。惟念上海有事以來，夷中（？）多從中掣肘，該撫臣督師在彼，宜如何設法羈縻。迨三月初六日游匪搶取木植，夷衅既生，又未能先事預防，致令我營被焚兵潰。雖大局旋經布置安妥，而其咎實有難辭。臣不敢稍有徇隱，謹具實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咸豐四年六月十三日，上諭：前因許乃釗勦辦上海賊匪，遲玩貽悞，曾經降旨革職留任，嗣復摘去頂戴，以示薄懲，冀其奮勉圖功，稍贖罪戾。茲據奏稱勦匪情形，仍是空言粉飾，毫無把握。逆匪竄踞上海縣城，已逾半載，該撫督辦攻勦，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殊堪痛恨。許乃釗著卽革職，交向榮差遣委用，以觀後効。

## 請革都司姚麟職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於上年秋間，飭委高州鎮右營都司姚麟，與山西汾州通判王韶光，同赴廣東本籍，辦理捐募仗船各事，咨明該省督撫在案。嗣准粵督來文，覆稱『勸捐募船等事，已由地方官舉辦，毋庸該員等在彼招徠，以

免辦理兩歧，一經臣飛札飭調回營。王韶光已於三月內來到，而姚麟則遲久尚未回營。查該員本無帶兵責，豈容任意逗遛本籍，藉口遷延。應請旨將廣東高州鎮標右營都司姚麟革職，仍責令來營効力，以儆玩延。如再不知愧奮，即隨時嚴參治罪。謹附片參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姚麟着革職來營効力。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六月初十日（丁丑）上諭著向榮琦善於瓜洲南北兩岸要隘截勦並與水師互應　見實錄卷一三二之二六下　又見東華二七之一二下　又見方略卷九六之三〇上

## 請將遊擊周兆熊張國樑等升補營缺摺（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營缺需員緊要，遴員遞請升補，以重管帶而資調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軍營所出大小員缺，例得隨時選員升用，以勵戎行。臣軍副將各員，分調日少，不敷差遣。現在攻勦緊要需人之際，應將軍營所出各缺，遴員次第升補，俾資帶兵打仗。茲查雲南城守營參將秦如虎、湖南撫標中營參將傅振邦，各升任副將。所遺參將二缺，又廣西提標左營游擊蔡應龍升補參將，遺缺，又廣東高州鎮右營都司姚麟奏參革職，遺缺，又四川慶甯營守備劉瀛升補都司，遺缺，又奉川軍標右營守備向承恩降補，遺缺，又四川督標左營守備王萬壽革職，遺缺，均係軍營所出，自應遴員照例奏調升補。臣於軍營詳加揀選，查有游擊周兆熊、張國樑等，或賞有勇號，或奉旨儘先升補，要皆奮勇打仗，教兵嚴明，著有微勞，均爲軍營出色之員，以之奏請升補，實堪勝任。除繕開清單，恭呈御覽，并飭取各員出身履歷册送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以該員等遞行升補，既可以鼓

勵士兵，而帶兵打仗，亦足以專責成，實於勦辦大有裨益。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周兆熊等依議升補。該部知道。單併發。）

## 請飭各省嚴緝逃兵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所帶川黔楚勇官兵，皆從征四五年之久，其中不免有疲乏傷病者，隨時驗明汰除，募補新兵，責令各營訓練管束；其有藉詞巧避，甚至擅離營盤者，經臣查拿重辦，或即正法，以儆效尤。間有遠去無蹤，咨行各省通緝，總未據報拿獲一名。現當勦逆緊要之際，營伍關係至重，若不認眞緝拿究治，誠恐此風一開，必至相率潛逃，亟應嚴辦以防其漸。相應請旨勅部，分飭各直省地方官，遇有軍營咨緝脫逃兵丁，迅爲一體嚴密查拿，就地正法，以肅戎政而固兵心。謹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七月初四日，上諭：向榮奏請飭各直省嚴緝逃兵等語。據稱募補新兵，間有遠去無踪，經該大臣咨行通緝，日久犯無一獲。軍營兵丁，豈容擅離營盤，甚至私行脫逃，於行軍紀律大有關係。着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遇有各路軍營咨拿逃兵，即照單開年貌，趕緊緝拿務獲，就地即行正法，勿任漏網以肅戎行。

## 請令川督揀派總兵副將等員來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軍營四川征兵共五千餘名，分攻江鎮上海三處，營分至多，兵亦畸零錯雜，管帶約束，必得明幹提

鎮大員，方能得力。自去夏總兵馬龍病故，併歸將軍蘇布通阿統領，而以虎嵩林、明安泰、瑞格三人幫同分帶。現在虎嵩林既督兵調往上海；瑞格已奉旨飭赴太原鎮升任；而明安泰分領川東官兵一千名；其餘盡係蘇布通阿一人統帶。所有軍營川兵一千名，管帶止係游擊各員。查蘇布通阿既已奉旨實授江甯將軍，將來克復之後，即有本任駐防應辦之事，勢難兼顧。所有四川征兵，亟應預籌管帶之人，相應請旨飭下四川督臣，就該省實缺各鎮，揀選明練總兵一員，副參一二員，前來軍營，幫同分帶。又湖南官兵總計三千有奇，自和春、瞿騰龍、吉順、鄭魁士調赴江北以後，僅止副將傅振邦一人，現又接准漕河督臣來咨：欽奉諭旨，飭赴徐州鎮總兵署任。尚須遴員接管，俾傅振邦得以起程赴署。所有湖南官兵，止係都司分起管領，不足以資表率。可否一併勅令湖南選派得力勇幹鎮將二三員前來調遣，以資攻勦，實于軍務有裨。謹附片奏懇，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七月初四日，准軍機處片開，貴大臣具奏管帶川兵之員，請選派鎮將赴營等語。本日已奉有寄信諭旨，令四川總督裕瑞揀派總兵副將二三員，赴貴大臣軍營聽候差遣矣。

## 催琦善提紅單船上駛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臣于本月十一日，將水陸會籌情形，恭摺奏報去後。連日探知賊中因艇師上擊被創，又以我軍夾攻緊急，紛紛將西南城外民房拆去，城頭添設望樓卡房，並于上游沿江撈回附賊留髮之人數千，脅令守城拒禦。節據無湖、當塗、江浦各縣稟報：江面賊船往來不絕。竊思水軍勦洗既利，則陸路愈宜嚴防竄突。經臣分撥

精銳游兵梭織巡防以張聲勢一面乘其驚疑，儘力攻打。乃自月初大雨時行，江流泛漲，積潦漫寬，七橋甕兵勇五座營盤，盡皆被水，該逆將附城閘眼並下流橋道堵塞，水不能消，阻我軍進攻西南之路。官兵只能于東北各門，來回攻打，該逆併力死拒，累日不能得手。連接余萬清呈稱：『鎮江之賊，迭被我軍水陸攻勦，現復斷其江鎮接濟，勢漸窮蹙。鎮地緊接常州，恐賊勦急思竄，已將東南防堵嚴固，足遏賊衝。而西路沿江一帶，距營過遠，兵單不敷分布，呈請商辦』前來。復思該逆分拒抗持，亟需乘時攻取，既可截彼挺走，並可牽制瓜洲。隨經照會余萬清嚴密布置，如有可乘之機，即撥派精兵，沿江馳往協勦，無論瓜洲、江鎮，先克一處，便可次第恢復矣。頃復探聞該逆有意下游黃天蕩內竄上游東壩徽甯旁浸之說。查艇師現泊鎮江儀徵江面，下游似可無慮。惟上游當蕪一帶，必須迅速籌防。臣已通商琦善，催紅單船趕緊上駛，遵奉前次諭旨，分提幷揀撥得力艇船，一同溯流上勦泊駐，太平蕪湖之間，扼勦江皖上下賊船，先圖肅清江面，既可遏賊南北分援，即（亦？）可保固蘇杭門戶。所有上游陸路應如何籌兵防勦之處，臣自當隨時妥爲布置，以顧全局而靖寇氛。知關聖廑，合併附片據實以聞。謹奏。（硃批：覽，知悉。）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己丑）上諭著琦善向榮飛提紅單船與艇船合擊　見實錄卷一三四之四下　又見方略卷九七之二三下

## 分提紅單船上駛及鎮江布置情形摺（咸豐四年七月十二日自柴金山大營發）

奏爲遵旨分提紅單船，催令上駛，沿江節節扼勦，並現在鎮江布置嚴防逆匪竄突情形，恭摺具奏，仰乞
聖鑒事：竊臣節次欽奉諭旨，催令將仗船分起提上，爲肅清江面之用。查紅單船五十隻，前于六月二十二日行抵焦山，風逆未能即上。經臣先後函商琦善，並屢札該帶船將弁，迅速攻上金山，駛赴瓜、儀，以便分提前進。緣自艇船扼駐六合江面，江、鎮賊已不通，而上游逆艘千百，來去頻仍，若不趕緊布置扼勦，使該逆肆其抢掠，接濟不斷，非特掃蕩維艱，更恐其乘隙竄突。如去夏艇師延不上駛，致賊□皖楚滋蔓，雖嗣將該統帶鎮將揭參，而長江已不可復問。臣籌船兩載，至今市有轉機。此時上游吃緊萬分，因復咨會琦善，一面指調吳全美船二十五隻，迅圖進擊；一面力籌攻打金陵，朝夕出隊；並密飭派出游兵，嚴堵各路竄逸。六月杪與本月初二、三等日，賊衆到善橋油坊橋一帶搶掠，經游兵會合地方團勇，埋伏兜勦，前後殺賊百有餘人，生擒楚粵長髮十五人，解營正法。臣復派令精細間諜入城，張貼告示，解散各處脅從，並曉諭各城附近居民，移出十里之外，免爲賊擾（擄？），並防奸民接濟資賊。連日據報：城西江面七里洲八卦洲及西南北附郭之人，大半遷徙，逐日城內皆有逃出被陷男婦。又西路捕獲奸細多名，僉供賊船日赴上游，擄人掠運粮食。並探報該逆在夾江之內，趕紮極大木牌，上列木櫃爲牆，內實以棉，前後用牛挽水輪運動。又于沿江增築砲台，密排大砲，並造攔江鐵鎖，與火攻船隻，欲以拒禦艇船，阻我上攻。臣已一一函知各船鎮將，隨時加意防範，毋使墮其詭謀；而趁賊計未備之先，我船一至，即可直上節節扼勦。現准琦善來咨：紅單船業於初二日駛至瓜洲之上，已分提吳全美所帶各船，飭令前進。除齎令飛行催趕外，並札調吳全美到營，面授機宜。一俟轉有東風，即督其船打過金陵，先掃沿江賊綜，然後徑赴太平一帶，扼駐蕪湖，來回勦洗。惟念該逆上自兩湖，下至江皖，裹脅百姓甚衆。又

沿途搶獲船隻極多，往往驅載回城，逼令演習鎗砲，一俟髮長，即由眞正老髮率之，分股肆擾。此時上游賊船源源而來，其勢甚衆，紅單船只二十五隻，堵擊力恐不敷。查金陵下游各項師艇，共九十餘隻，除咨商琦善，於現今駐泊六合之拖舵四隻，並酌配師艇二隻，委鎭將一員，備弁二三員名管帶，協同上勦。一面飭六合江浦派撥水勇划船，助張聲勢，以資得力。幷據到蕪太內河，招募小船二三百隻，添派兵勇，跟同策應。既以截殺登岸逸賊，並以保護運送軍火粮餉接濟各船。而黃池東壩各要衝，亦得借資堵禦，以固蘇常門戶。但既扼截長江，則陸路倍宜嚴密布置，防賊鋌走。臣自當就現有兵勇，妥速圖維。而浦口僅（緊？）在對江，相距上下游師船較遠，賊船一日未靖，則北竄一日堪虞。除札飭該處文武嚴密宣（？）防，仍必有仗船分扼水面。臣惟有隨時咨商琦善妥籌辦理。查粵東續調之拖風紅單船三十號，係於四月起程，迄今尚無消息。應請旨勅下閩、浙、江蘇各省轉飭飛催前來，以資調遣。若令會合吳全美各船，一致攻上皖省，直至江漢，即可掃淨長江，蕩平羣醜。至于金陵下游，現有艇船節節分泊，足資截勦。惟昨接余萬清呈開：鎭江逃出難民供稱，紅單船有先攻瓜洲之信。該逆知難拒守，意欲歸併鎭城，連日探有瓜匪陸續到鎭。並於沿江十三門一帶，築造石城。似此賊黨日增，必圖併力死拒，或恃衆衝突，則內竄尤切周防。現在趕緊設法穴城，相機轟打，並派出尾追攔頭之兵，以防賊走。所有西路沿江之石馬廟、高資鎭等處，已嚴飭團練局董堵守；幷會合游兵出哨梭巡。又以霸勇五百名，移屯丹陽後路。初二日乘紅單船上駛之時，即出隊攻城，以分賊勢。雖布置尚屬周密，而勢甚吃重。臣已函飭余萬清加意勦防，力籌克復；一面催令吳全美趕緊督船上駛；俟其攻上金陵，如何勦辦？再行隨時奏報，以慰聖懷。所有分提紅單船上駛，及鎭江布置情形，謹據實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上諭：前據琦善奏，向榮催提紅單船隻，當諭令該大臣等體察情形，扼要布置。茲據向榮奏稱：師艇扼駐六合江面，江鎮賊已不通；而上游逆艘往來，必應趕緊布置，斷其接濟，已指調吳全美船二十五隻，迅圖進擊等語。所奏各情，自係因上游緊要，將此項船隻徑赴太平一帶，扼駐蕪湖，爲往來勦洗之計。惟分提二十五隻，即再配師艇二隻，爲數尚不甚多，是否足資堵擊？且該逆在夾江趕紮木簰，並增築砲台及火攻船隻，是逆匪已有準備。此項紅單船隻，或宜分攻，或宜合勦，前已有旨令琦善向榮妥商酌辦。該大臣等惟當扼要進攻，務令上下游船隻，聲息相通，互爲策應；斷不可稍分畛域，致悞事機。該逆詭計百出，尤應嚴飭統帶水勇各員，加意嚴防，毋稍疎懈。其續調之拖風紅單船，本日已諭令兩廣、閩、浙、江蘇各督撫，飛催前進。該大臣等仍就現在師艇，合力攻擊，若能掃除江面賊船，則勦辦自易得手。至向榮奏稱逆匪因瓜洲難守，欲歸併鎮江，現已陸續竄往鎮江，築造石城。此時瓜洲賊情究竟如何？若因我兵攻勦緊急，又復全數竄赴鎮江，如揚州潛竄故智，余萬清所帶兵勇，恐難抵禦。着琦善督飭將弁，迅攻瓜洲，仍嚴防該逆竄路；毋令與鎮江之匪合而爲一。並着向榮嚴飭余萬清迅圖克復，不准再事遷延。師船既扼截江面，則陸路防勦更宜嚴密布置。浦口一帶，與上下游師船是否聯絡？終恐該逆由此乘虛北竄。該大臣等務須統籌全局，迅掃賊氛，以慰廑念。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七月三十日到）

## 飭令潘鈞基回蕪湖護道任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安徽護理蕪湖道候補直隸州知州潘鈞基，前由皖撫奏派幫辦軍營糧台，專管兵米。嗣准前河南督臣潘錫恩來文：以甯國派有練勇赴清水黃河一帶堵防，飭令該護道回任督辦。現在復飭來營。查江甯軍營糧台，本有江西奏辦之前長蘆運司彭玉雯，鹽法道熊我總司其事；又有糧台正佐各員分局支應，實可無需該護道幫辦。況該護道既有地方之責，亦斷難隨營遠出，而置地方于不顧。此時上游吃重，仍令該護道即回護任，督辦太平、蕪湖沿江一帶防守團練事宜，以專責成。茲准兩江督臣怡良咨會前來。相應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留湖南副將傅振邦在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管帶湖南官兵副將傅振邦，奉旨署理徐州鎮總兵，自應遵旨即飭其赴任。臣前附奏遴員接管，俾該署鎮早得起程，乃遂加遴選，將官各有管帶，征兵均屬紮營前敵，紅單船已提上六合江面，逐日須派員管帶游兵，往來堵截，陸路倍加吃緊，而湖南又乏員接管。現在傅振邦急切委難抽身。查徐州鎮員缺，已奉旨飭令鎮江營參將與慶前往代理，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楚兵一時乏員接管，將傅振邦暫留江甯軍營，以資帶兵攻勦。一俟遴委有人接管楚兵，仍即飭令該將馳赴署任，不敢久留。謹附片據實奏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着照所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七月十二日（己酉）上諭琦善奏紅單船接仗情形，著向榮等體察先克瓜州 見實錄卷

一三六之二上　又見東華二八之二下　又見方略卷九八之二七上

## 賊船由蕪湖江口擾東壩被擊退往高淳摺（咸豐四年七月三十日自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紅單船阻風未能進攻，上游賊船由蕪湖江口竄擾東壩，先後派兵援勦，將賊擊退，追赴高淳各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乞聖鑒事：竊查東壩爲蘇常門戶，而皖省之甯國、廣德，浙省之湖州各屬，亦皆到處可通。上年夏間，曾派有駐東壩之廣東三江協兵八百名，又福建兵六百名，在彼防堵。十月間賊船內犯，已至高淳，經臣派兵馳往痛勦，撲滅殆盡。本年入夏以來，江水盛漲，太平蕪湖兩江口舊釘木樁，水勢均已高出丈許，時防賊船內竄。臣原擬將紅單船駛至兩處江口，則賊自不敢由水路而趨東壩；或節節扼勦而上，直至池州，則賊不能由陸路而窺徽州；即江北裕溪糧米，賊亦不能運至江甯；是肅清江路，即所以內保腹地，兼顧南北兩岸也。查吳全美紅單船二十五隻，始于本月十二日至浦口江面，屢經檄催上駛，以便沿江勦洗。無如經旬以來，並無東北順風，現仍拋泊原處，寸步難移。臣因紅單船非大風不行，然又決無坐守之理。查有各船所帶三板船，小而易駛，密飭吳全美妥爲派撥。並雇有浦口划船，奮夜渡過夾江，焚襲該逆水營。臣另由陸路潛師接應，分門環攻，兩次均有斬擄；並燒燬賊買賣街與夾江小船木簰不少。又恐紅單船少力薄，並函商琦善，續撥拖罾船六隻前來助勦。惟據管帶是船之蘇松總兵葉長春稟稱：『該船分泊兩岸，須俟會齊方能前進。』迄今未據報到。此臣紅單船守風，拖罾調而未到之情形也。惟是上游賊船，自兩湖、九江、安慶回至蕪湖者，帆檣林立，池州、太平、梁山、采石一帶，約計已有兩、三千；該逆又於蕪湖控築土牆，意圖占踞，可以東援金陵，旁掠徽

甯並可深入蘇浙等處。前據浙江撫臣來文，商調得力精兵，會同浙江赴安徽守防。臣當即派撥屢次仗陣之四川兵五百名，於本月十二日由甯國一路馳往矣。詎於二十三日辰刻，接到防堵東壩之廣東三江協副將福賡稟報：有賊船七、八百隻，由蕪湖攔入內河，二十一日亥刻，已至高淳之小南湖，勢將直犯東壩，甚爲猖獗。查該處防兵僅一千四百餘人，臣當即飛飭該副將妥爲堵守，不可輕率出敵；一俟援兵馳到，即行併力夾攻。一面選撥精銳兵勇二千人，交署徐州鎮副將傅振邦，督率游擊蕭知音、楊瑞乾、都司周天受等管帶，立時冒雨起行，馳往截勦。復飛札調派鎮江官兵一千四百名，由常州宜興以趨東壩，可以迎頭兜勦，庶期迅掃賊鋒。並飛咨督臣怡良、撫臣吉爾杭阿、趕調上海兵勇二三千名，守護蘇州省城，仍相機由無錫、宜興前來會勦，以防內竄而堵賊前；並飛咨浙省一體防堵各在案。旋據探報：是日該逆已竄赴高淳，至固城一帶，距東壩止四十五里，福賡帶兵迎勦，斬殺多人，逆衆退于湖口。二十四日卯刻，匪船復乘風駕至，撲近我營，福賡督率廣東兵八百名，上前奮擊，斃賊匪百有餘人，燬燒賊船二隻，該逆愈集愈衆，四面圍撲，自卯至未，經仗四時，我兵衆寡懸殊，火藥又復用盡，力不能支，福賡被賊砲擊中，登時殞命。潰出受傷兵丁二百餘名，守備千總四員。其餘多半陣亡。閩兵六百名，均皆潰散，不知下落。聞信之下，憤恨填胸。因思東壩屏蔽蘇常，此處一潰，全省震驚，若使稍有蔓延，則東南大局，更難收拾。臣軍各處分撥之後，現在存營已不滿八千人，兵力極形單薄。然心腹要地，必須爭以全力，不得已於無可抽撥之中，復派翼長三品頂戴福興、會同已革提督鄧紹良、帶兩廣兵勇一千六百名，星夜馳往督勦，相機策應；並嚴防該逆挖掘兩壩，密堵入蘇要衝。旋接傅振邦稟報：該副將帶領各兵勇馳至距東壩四十里之孔鎮地方，催齊隊伍，于二十五日辰刻，進距東壩五里山梁，該逆萬餘，蜂擁來拒，

我軍直前喊殺，施放排鎗，立斃賊匪無數。該逆仍敢恃衆併力抵禦，復經我軍鼓勇冲殺，賊始敗退，我兵奮勇直追，趕過山梁。忽由後湖抄出賊衆數千，該副將督令我兵分投迎勦，各兵無不一以當十，刀砍矛刺，該逆紛紛倒地，應仗至未殺賊不下五、六百人，生擒新舊長髮五十二名，賊目四名，斬獲首級五十餘顆，拿獲槍砲旂幟一百餘件，餘逆四散避匿各村，我軍亦遠來疲乏，未敢輕率再進，止得整隊而回。查點間有傷亡。是夜卽進營毛公舖，哨探該逆有無內竄，漏夜布置，設法兜勦。二十六日，分兵二隊，先由下壩出賊不意，抄後進擊，槍砲齊施，該逆大股驚潰，相率回奔。其上壩賊黨，正將掠物裝載上船，亦被我兵前隊趕上截殺，卽時擊沉五船，餘皆開始遠竄。所有岸上潰逸賊匪，經我軍兩路夾攻，斬擒甚衆，餘逆俱向高淳竄走，我軍追殺十餘里方止。仍恐下壩尙有餘匪竄匿，一面搜捕，一面督隊跟踪前進。臣查此次賊逆竄擾東壩，經兩仗擊退，稍有斬獲，然逆黨甚衆，探聞尙在高淳聚集，搭蓋哨樓，控濠築壘，並折毀附近橋梁，其意似欲久據，亟力（宜？）乘勝併力掃除。一面責成傅振邦，趕緊進勦。仍飭翼長福興，乘此聲威，催提鎮營調派之兵，督率諸軍，併力追蹤。務一鼓作氣，將高淳一帶肅清，不留餘孽。臣仍催趲紅單拖罾各船，一遇順風，迅圖上進，前赴無湖等處江面，與陸路會合夾攻，扼住要口，以期盡掃賊氛。惟臣兩骸麻木，已三十年，前在桂林骸疾大作，去秋復發，幸卽就痊，上下鞍馬，仍復如常。現在又發，延醫診治服藥，復酸痛腫脹，醫云此藥力已到氣血流行之象，較之麻木，似重實輕，趕緊醫治，可冀全愈。臣照常調度一切，不可（敢？）稍有疎忽，總當殫竭血忱，殄此羣醜，以仰慰皇上宵旰憂勤於萬一。所有賊船竄擾東壩，派兵馳援擊退，追趕高淳各情形，謹具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情形甚爲吃緊，幸有傅振邦之小勝，或可暫遏兇鋒，辦理尙合機宜。以後福興等打仗情形，速速馳奏。）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十日上諭：昨據向榮奏賊船由蕪湖江口，竄擾東壩，派兵援勦一摺。情形甚爲吃緊，當札諭將福興等打仗情形速奏。諒福興等早已趕到，必有續報在途。東壩爲蘇杭門戶，亟須嚴爲堵扼，副將傅振邦等所帶兵勇二千，雖兩次獲勝，而探聞逆黨甚多，必得飛催福興等合力進勦，以期醜類肅清，不致深入。所稱趕調上海兵勇二三千名，守護蘇州等語。上海正當勦逆吃緊之際，兵勇能分調若干，著吉爾杭阿統籌全局，酌量辦理。怡良現住蘇州，距東壩較遠，著於常州無錫一帶，擇要駐紮，遏賊來路。既可固蘇省之藩籬，並可爲福興等後路援應，以壯聲威，毋稍延悞。前有人奏『賊匪覬覦蘇常爲米糧所出，擬由徽甯竄擾，急宜防護；且蘇省本年未經辦漕，若年復一年，浙之嘉、湖近蘇諸郡，勢必效尤。請飭該督撫預籌新漕事宜』等語。著怡良、吉爾杭阿體察情形，斟酌妥辦。本日據陳金綬等奏稱：琦善現已病故，已有旨授托明阿爲欽差大臣，飛往揚州督辦軍務。未到以前，並着陳金綬暫行代辦。所有水陸軍營各事宜，仍着向榮隨時咨商妥辦，毋得稍分畛域，致有貽誤。將此由六里加緊各諭令知之。（閏七月十八日到）

同日上諭：前江甯將軍托明阿，着授爲欽差大臣，馳驛前往揚州督辦軍務。（閏七月十八日到）

## 許乃釗已由上海來營片（前奏附片）

再臣接准部咨抄奉上諭：『許乃釗勦辦上海賊匪，已愈半載，勞師糜餉，日久無功，着即革任，交向榮差遣委用。』欽此。當即欽遵知照去後。現於七月十五日，該革撫許乃釗已由上海來營，合將到營日期，附片奏

聞，謹奏（硃批：覽）

## 肅清東壩收復高淳摺（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五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東壩肅清，高淳克復，並金陵三日接仗，戰船乘風上勦，擊斃逆首，本日各軍連日六獲大勝各情形，恭摺由驛馳奏報，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官軍勦賊東壩，追赴高淳各緣由，于七月三十日，由六百里馳奏去後。續據副將傅振邦稟報：『該逆此次大股竄擾東壩，勢極兇悍，二十五日之仗，逆衆屢却，屢經我軍擊殺之時，突有短衣虬鬚渠賊舞刀衝出，與游擊楊瑞乾、蕭知音短兵相接，該逆力不能支，聲喊此必金陵來援之兵，當率衆賊敗走。後訊之生擒匪黨，僉稱：此爲逆首羅大剛，即羅阿旺者，恨未能即時斬擒。該逆料難竄入蘇常，次日我兵分路抄襲，遂即大股敗走高淳，搜捕東壩上下，現在已無餘匪』各等語。又有臣營翼長三品頂戴福興所帶之兵，亦於二十八日馳抵距高淳縣治五十里之毛公舖地方駐紮，探知逆匪已在縣治趕築土城砲台，搭蓋望樓，並掘斷橋梁，防我進攻。賊船均停泊附近，意圖據守。福興查閱該縣向無城垣，四圍皆水，我兵無船隻，無路可通，惟東北隅有蘆蕩一區，其水較淺，可以渡藏入（？）。因挑選敢死之士七十二人，帶同嚮導於二鼓起行，喲枚疾走，五鼓暗暗渡水，分投密布，即照約定時刻，先從賊匪砲台拋擲火罐，並各處舉火爲號焚燒。福興親率大隊，三鼓起行，黎明趕到，遙見火起，吶喊直前，填土而進。該逆不知官兵從何而入，一時驚駭，悉脫號衣，委去所擄錙重，即棄土城奔避上船。我軍跟踪趕殺，斃賊百數十人，餘皆紛紛撲水。又將火器擲燒賊船，施放抬砲抬槍，擊沈延燒賊船，不下七八十隻，焚溺無算。並拾獲二十七船，救回難民二三百衆，餘船

卽由丹陽湖向花津逃駛而去。查花津三十里至小丹陽鎮，緊接鍾山大營後路，出江卽屬太平府城，該逆江面本有賊船，難保不聚衆占踞，阻我水陸。現當仗船上攻之時，亟宜乘勢追勦，以爲接應。當經分派兵勇一千二百名，交已革提督鄧紹良堵紮高淳之新橋地方，防賊折回竄擾。又調傅振邦之兵馳往花津一帶，沿湖跟勦。福興卽親督各兵，繞到小丹陽鎮，相機追勦，木平（？）並堵賊回竄金陵，且與大營聲勢聯絡。此肅清東壩、克復高淳、及一切布置之大略情形也。伏查臣軍自撥援東壩以後，存營兵勇僅餘六千有零，分紮十里之遙，營盤共一十九座，除前敵以外，抽調半屬空虛。該逆知我兵分力薄，乃於三十日，率黨四五千人，分股由南路至七橋甕附近各村落焚擾，窺撲川兵捷勇營盤，相隔小河，槍砲互擊。我軍於相持之際，潛從上流鳧水而過，繞出賊後抄截；該逆槍砲拒敵，各兵勇奮不顧身，直前衝殺，俘斬長髮二百餘人，奪獲抬砲鳥槍一百餘桿，刀矛旂幟多件。逆衆相持（？）駭奔，撲水淹斃無數，我兵追殺數里，日暮始回。查該逆詭詐萬分，總宜預防乘虛出擾。經臣密派各營嚴整壁壘，挑齊隊伍，並抽派勁兵一枝，以備援急策應。閏七月初一日，該逆忽將洪武門撬開，突出賊衆數千，至河定橋上方橋一帶縱火，來抄窺七橋甕營。江甯將軍蘇布通阿、督同參將張國樑等，堅壁不動，伺賊日晒既久，神氣懈怠，令兵勇分投縱擊，斬殺多人。遙見城上黃傘之下，有揮動黃旂督仗者，該逆忽合忽分，恃衆抵拒不動。適參將蔡應龍帶領廣西兵由左首馳至，打放火罐噴筒，燒擊賊隊；儘先守備馮子材帶領廣東兵勇亦由左抄出賊後，突刺中騎馬賊目一名，賊衆驚駭，我軍歡呼大震，刀矛爭先，斃賊不計其數，該逆始大奔潰，追斬又數百級。餘賊或繞村後潛逃，或走濠旁遁匿，城上槍砲雨密，我軍人數較少，未便窮追近城，因卽收隊回營。臣當卽傳令褒勵，兵心益勇躍思奮，各營五鼓庿食，仍整隊以待。賊復于初二日黎

明，由洪武門、通濟門、雨花台、分作三股，兜撲七橋甕而來，環城之下，賊匪蟻聚吶喊，自東南以至東北，各城砲聲不絕。又於朝陽門、太平門出賊二股，從龍脖子左右撲下，窺我湖南營盤，當經楚兵分隊出禦，並用大砲對轟，該逆見我人少，率衆兩面抄出，逼近明陵，總兵明安泰帶領川兵，廣勇同來接應。都司衙陶茂森首先衝入賊隊，我軍喊殺齊上，賊皆披靡。時南韶兵亦趕至夾攻，大加勦擊，斬擒百有餘人，該逆竄回龍脖子山梁伏匿不退，意圖牽製。維時七橋甕各營，該逆分股圍撲，其數不下萬人，一從後囊沙填濠，意圖抄襲；一從前面高埠，排牆壓下；蘇布通阿親扼橋口督仗，參將張國樑、與守備虎坤元、馬永清等，率同川兵捷勇迎前廝仗，逾時，經廣東三勇從上風趕至接應，施放噴筒火箭，逆衆被燒駭潰，各勇爭先衝殺，復經廣西兵趕上併力橫截。張國樑率精銳數十人，頭紮黃巾，身繫紅帶，冒賊裝束，突入賊中，手刃逆匪數十人，該逆莫辨眞僞，自相擊殺，賊衆大亂。時又有另股賊四處縱火，延燒高橋門一帶，經蔡應龍領兵馳往要擊，見有黃旂騎馬賊渠二人，我軍大呼直前，一齊舉矛攢刺，該逆人馬辟易，砍殺無算，追奔數里。復會合七橋甕各兵勇，大加殲除，逆衆不支，紛紛落水淹溺，餘俱逃竄通濟門雨花台而去。是日之仗，自卯至申，我兵勇無不以一當百，殺賊最多，三日之中，約計斃賊不下三千餘人，割獲首級五百七十六顆，髮辮耳記二百零伍件，生擒三百五十六人，內有殿右僞丞相譚應桂，訊係湖南醴陵人，業已分別凌遲正法，奪獲槍砲刀矛旂械不計其數。查點我軍兵勇，少有傷亡。此金陵陸路迭次大獲勝仗之情形也。其水師各船，臣屢次檄催紅單拖罾迅速上駛，以便水陸夾攻，守風日久，未能行動。至七月三十日酉刻，東北風作，葉常春督駕拖罾四船到浦口，與吳全美紅單各船會合。初一日風勢愈大，已刻揚帆，陸續上駛，行至下關江面，見賊砲台砲隄層層遮護，我船逼近砲隄，連環轟擊，該逆亦開砲

抵拒，我兵勇衝鋒迭擊，先後燬去砲船七座，大小賊船一百餘隻，并用三板逼近施放噴筒火箭，將七里洲水營兩座燒燬，賊黨焚溺無數。並擊斃砲隊執旂賊目五人，餘船悉數逃入夾江，一路勦洗而上，直抵三山營江面，分扼駐泊。初二日，我船正欲前進，突見上游來船三百餘隻，中有黃冠黃衣賊渠，旁支黃傘，坐于船頭，指揮各賊艦迎敵前進。吳全美即飭紅單各船分作數起，先令五船沿大江北岸而上，盡將賊綜讓過，五船已出賊綜之後，遂于江中橫截，阻其回竄之路。前面各師船，見賊綜已近，始將大砲齊發。查紅單各船，大者可安砲三十餘位，小者亦可安砲二十位，左右船頭三面輪放，周流不息，舵工運掉如飛，無論砲彈所中，可以洞穿數船，即乘風擊撞，亦復當之立碎。各水手又能躍入波濤之中，跳上賊船，該逆愈形驚駭，進敵不能，退逃無路，遂紛紛投江自溺，無能得脫者。我軍除擊沉各船不計外，奪獲大小船二百六十餘隻，生擒賊匪二百餘人，凡江上所遇賊綜，一掃而空，並獲軍火砲械馬匹衣物糧食極多。又于大船上獲得黃綾刺繡盤龍鳳冠一頂，正中繡『燕王』二字，訊據拿獲賊犯供：係僞燕王秦日綱所帶之物，並稱砲火連天之時，見秦逆首先中砲落水是實。其餘僞指揮陳繼書、余福全等僞官多人，亦皆擊斃。凡該逆東壩高淳擄掠之物，遇有師船者，並無一船一人得返金陵，而渠魁伏誅，尤足以寒賊胆。惟尚有賊船一百餘號，探知此事，均避匿口內，不敢出江。臣恐其滋擾沿湖居民，除高淳之新橋要口已有兵防守外，又檄福興挑選兩廣曾統水師兵勇數百人，另乘小船入湖，所有避匿賊船，驅之出江，務期勦滅淨盡，不留片綜。此紅單拖曳各船于江上連獲全勝之情形也。臣查該逆竄擾東壩，被創逃遁，乃金陵之賊，又敢乘虛窺擾我營，其兇狡至爲叵測。幸賴天威遠振，各兵勇以少擊多，三仗三捷。逮賊船飽載而歸，又經師船痛勦無遺；而逆首就誅，尤令楊逆氣奪。似此一鼓作氣，使上游賊援一斷，

即陸路亦易得手，事機順利，不可不鼓勵以勸其後。除由臣先行酌量獎賞外，所有此次水陸出力員弁，可否請旨，准予擇尤保舉，出自天恩。謹將克復高淳分兵防勦，並金陵連日接仗，及仗船上勦水陸大獲全勝情形，恭摺據實馳奏，伏乞聖鑒。再查鎮江賊匪被勦情急，經余萬清設法解散，逃出頗多。四面布置情形，亦俱周妥。並據稟報七月二十七日及本月初二日出隊攻城，均有斬獲。合併奏聞。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三日，上諭：向榮奏逆匪圖竄東壩，官軍進勦獲勝，克復高淳，並金陵水陸各軍連獲勝仗一摺。逆匪由蕪湖江面乘船下駛，竄越高淳，經撲東壩，意圖窺伺內河，經向榮先後派令署副將傅振邦、三品頂戴福興等，馳往截勦。該逆于官軍未到之先，將防堵東壩之游擊福賡用砲轟斃，復乘勢率衆抄截傅振邦赴援官兵，經傅振邦奮勇擊殺，于七月二十五、六兩日，連斃逆匪五六百名，擊沉賊船數隻，該逆猶敢退踞高淳，挖濠築壘，爲久據之計。福興馳抵該縣，于四周港汊之中，潛派勇士，先襲設逆砲台，舉火焚燒，賊衆驚駭奔逃上船。我軍乘勢追殺，斃賊百數十人，擊沉賊船八九十隻，奪獲二十七隻，當將該縣克復。東壩上下餘匪，一律肅清。金陵逆匪，因我軍分赴東壩等處，輒疑大營空虛，希望窺襲。七月三十日分股撲七橋甕附近營盤，我兵先與相持，潛由上游抄出賊後，立斃長髮二百餘人，撲水淹斃者不計其數。次日，賊衆復由洪武門突出數千人，將軍蘇布通阿揮兵縱擊，參將蔡應龍、儘先守備馮子材復由左右兩翼分隊抄擊，刀砍矛刺，斃賊無數，賊勢大潰。又經我兵追斬數百餘級，賊皆繞越遁回。復于次日分三股撲出，並于朝陽太平兩門出賊二股，左右分撲，都司衛陶茂森首先衝入賊隊，我軍喊殺齊上，該逆登時敗竄。其七橋甕一帶逆衆，不下萬餘，蘇布通阿親扼橋口督隊，參將張國樑等迎前擊仗，乘

風縱火，張國樑親督精銳，突入賊中，手刃數十賊，該逆莫辨眞僞，自相擊殺，賊衆大亂。維時蔡應龍邀擊高橋門另股賊匪，亦已砍殺無算。各路會合，大加殲擄，統計三日之中，約斃賊三千餘人，割獲首級五百七十六顆，髮辮耳記二百五十件，生擄三百五十六人，內有僞丞相譚應桂一名。其葉常春所帶拖罾船，吳全美所帶紅單船，均於閏七月初一日會合上駛，直抵下關，將該逆砲台擊燬七座，焚燬大小賊船一百餘隻，水營二座，擊斃砲隄執旂賊目五人。一路勦洗而上，至三山營江面，突遇賊船三百餘隻，自上游駛來，吳全美先派紅單船五隻，繞出賊後，橫截江中，前面各營連環轟擊，砲彈所中，賊船無不洞穿，該逆進退無路，紛紛投江，無一得脫。除擊沉各船不計外，奪獲大小船二百六十餘隻，生擄二百餘人，並砲擊逆首僞燕王秦日綱及僞指揮陳繼書、余福全等多名，落水淹斃。此次水陸各軍，以少擊多，三仗三捷，均能奮勇。勦辦東壩竄匪，亦尚迅速。著向榮擇尤爲出力各員弁，酌量保奏，毋許冒濫。東壩陣亡之游擊福賡，並著查明請卹。（閏七月二十一日到）

同日上諭：向榮奏東壩肅清，高淳克復，並金陵水陸大獲勝仗一摺，覽奏稍慰朕懷。此次陸路殺賊不下三千餘人，水師亦將賊船沉燬殆盡，並擊斃逆首秦日綱一名。該逆披猖已久，經此大創，洵足以寒賊胆而振軍威。粵東紅單船，本係得力舟師，一經調度合宜，卽可指揮如意。所稱上游賊援一斷，卽陸路亦易得手，此是一定之理。向榮正可乘此聲威，督飭吳全美等統帶師船，迎賊所向，往來勦洗。一面親督陸路兵勇，合力圍攻，迅圖克復堅城，殲擒首惡，爲次第肅清江面之計。所有避匿高淳、湖口賊船尚有一百餘號，仍著嚴飭福興所挑水師兵勇，竭力搜捕，悉數掃除，免致另圖滋蔓。仍須嚴飭該處派防將弁，嚴扼逆

衆乘虛回竄之路。至余萬清勦辦鎮江賊匪，日久無功，前經降旨飭查，原恐其不能得力，究竟該革員于防勦事宜，能否獨當一面？著向榮隨時察看，據實具奏，毋得稍涉瞻徇，自干重咎。另片請籌撥餉銀等語，已有旨令葉名琛、柏貴、陳啓邁迅速撥解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閏七月二十一日到）

## 請迅撥餉銀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軍營餉需，前經議奏三省協濟，當蒙俞允勅部咨行在案。查自本年以來，廣東未解分厘；惟浙江按月照解六萬兩，江蘇先後籌協六萬餘兩，江西解過兩個月共八萬兩，隨時湊補，實已十分勉強。乃昨接江西撫臣陳啓邁抄咨，據稱：『備解江南三月份餉銀四萬，現已解撥湖南，並有此後恐難兼顧，奏請隨時酌辦』各等語。伏思各路軍營需餉，原當權其輕重以爲緩急，諸賊以楊逆爲渠魁，即以金陵爲老窟，該逆以全力固守，我軍即以全力進攻，所恃軍糈不缺，可以士飽馬騰耳。倘議定之月餉，一經改撥，未知何時方能補解。現在水陸攻勦正在吃緊，所有紅單拖舺各船，需餉尤鉅，粵餉未經解到，不得不預爲墊籌。查金陵軍餉，六月份尚未支放，半載以來，廣東雖報解五萬，遲久未到，江西本短解五個月。若此後再不按月協濟，粮台憑何供支？貽誤實非淺鮮。況江西之改解湖南者，原係抵除欠解湖北部撥之款，何得以江南月餉改撥，置（協）濟要需於不顧！即使權其輕重，江南較之兩湖，情形更形吃緊。除一面飛咨催解外，相應請旨勅下江西，按月照舊協濟；並將三月以後欠解各餉，趕解來營，俾得及時支應，以資進勦，實於軍務有裨。臣爲餉需緊要起見，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按已併見前旨）

## 兩骻腫消精神照常片（節奏附片之二）

再臣骻疾延醫診治，據稱此係少年勞碌失調，現在血氣不足，兼感風濕所致。于清補之中仍佐以利濕却風之劑，日來腫已漸消，惟兩骻尚覺有力，精神幸照常，連日調度一切，尚無貽誤。理合附片奏聞。謹奏。（硃批：知道了。）

# 卷七

## 三山營下游紅單拖舉各船兩次獲勝摺（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二日發）

奏爲紅單拖舉各船一日兩捷，並陸路各處防勦布置情形，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肅清東壩、克復高淳、及水陸攻勦六獲勝仗各情，於本月初五日具摺，由六百里加緊奏報去後。旋據統帶紅單拖舉各船總兵吳全美、葉常春等稟稱：『我船於初二日獲勝之後，駐扼三山營江面。初四日辰刻，東北風作，正在拔椗進勦，突見下游火船三四十隻，順風直上，其後隨有賊船一百六十餘號，連檣飛撲而來。該總兵等各督紅單拖舉分作兩隊，散布江面左右，讓出中流，火船風猛舟輕，直前冲上，被我船用砲轟擊，紛紛碎沉。其時大隊賊船，亦已分股抄近，我船折戧迎敵，該逆恃衆乘風，砲火雨密，往來迎拒一時之久，我船漸次轉出賊船之後，乃從上風齊發火箭大砲，連環痛加焚勦，賊船相繼火起，立時擊碎七八十船，轟斃焚溺無算，餘船各向江邊逃逸。復經三板水勇追赴南北兩岸，趕殺一百餘人，生擒六十四（餘？）人，搶獲賊船五十二隻，逃去賊船約有十餘隻，未及遠追，乃收令寄泊烈山江面。提訊生擒賊匪，供稱：「下關賊船約有五六百隻，砲火極多。現在後面尚有一百五十餘船，派來接應打仗」各等語。正問供間，果又有賊船大幫，從下游揚帆擁上，直撲我船，江面砲聲不絕。葉常春帶領拖舉六船，當先迎擊，立時擊沉二十餘船。復會合吳全美紅單各船，戧駛下游兜

勦，轉過上風，將逆船圍逼江心，衝蕩勦洗，逆黨不支，紛紛撲水。我船又四面縱放火箭火彈，燒沉轟燬不下百船，斃賊不計其數；間有逸出之船，復被三板奪回二十餘隻。追斬之外，生擒賊匪五十七名，更無一船漏網，奪獲火藥鉛子二十餘斤，大小紅衣大砲二十三尊，抬砲刀矛一百八十餘件，僞龍袍二件，綉龍黃馬褂三件，黃衣號褂黃旂五十餘件，僞書僞札甚多。又僞將軍木印二顆，僞東殿刑部陸尚書木印一顆。研訊生擒之賊，內有僞頂天侯張顯一名，廣西人。僞將軍陳墨林、殷文智二名，俱湖南人；並僞司馬魏正海暨賊目周得華等六名，因難以繞解來營，又恐船中或有疎失，經該總兵等錄取供詞，即併各賊一百一十名，在船分別凌遲正法。查點我船，間有擊損，兵勇陣亡二名，受傷數名」各等語。又據臣營拿獲賊黨供稱：『是日係僞北王親督仗艦上駛，未見回城。』城中逃出難民，供詞相同。惟船中雖獲有綉龍黃袍，而未見賊渠印信，及所帶綉字各帽，尚難盡信。續據江浦縣稟報：所有逃逸北岸之賊，經該處勇練截殺多人，生擒僞恩丞相東殿六尚書張體福、及僞天官丞相協理林治青等五十餘名，並棄械投誠王恩福等一百餘名，奪獲器械多件。此初四日辰未二時戰船兩次獲勝之情形也。至金陵陸路，自初二日獲勝之後，該逆仍將東南之洪武門堵塞，或將城北之神策金川兩門撬開，意圖牽制窺竄。復于西南隅之善橋一帶，紮營盤踞，四出擄掠。查該處連接上河板橋，若沿江西去，直達太平，又緊逼秣陵關，可以抄出我營後路。現在仗船上扼烈山江面，該逆接濟已斷，此路在所必爭；而大營兵勇，分撥愈單，防勦尚覺不敷，未遑再事遠襲。查有三品頂戴福興一軍，已由高淳至小丹陽，茲復檄調回營；並又飛催鎮江派防東壩之兵勇一千一百名，前來協勦，並備截擊城北竄擾之賊。所有迎勦太平小丹陽鎮一路，先派傅振邦統帶兵勇九百名，現又改派參將張國樑管帶捷勇四百名，湖南精兵二百名，由

秣陵關一帶接應後路，兼防善橋之賊。連日探聞太平賊船，多有闌入丹陽湖內者。我軍陸路無從截勦，並慮其折竄高淳。臣一面札飭鄧紹良督率所帶官兵一千二百名，會同上海派來東壩之兵勇七百餘名，嚴密布置，分投防堵。一面于各處內河雇堅實小船，挑選善水勇壯管駕，由小丹陽入湖勦捕。即大江港汊紛歧，凡師船追擊力所不到者，亦可隨同助勦。庶使內河無虞竄逸，而江面更易肅清。惟聞上游賊船，沿江林立不斷，該逆屢被我兵痛勦之後，探聞已趕調皖楚賊黨，勢必大幫駛回。吳全美及葉常春各船，僅止三十一隻，雖迭獲大勝，究不免有衆寡之殊，勦賊機會，實不可緩。所有廣東續調碣石鎮謝煜之拖風紅單船四十隻，久無到江消息，翹盼萬分。因思上游肅清，下游賊援自絕，此時我處下游戰船，尚有八九十隻，適琦善因病出缺，經臣函致該營翼長翁同書，商撥陳國泰之紅單船，或十隻或十五隻，添赴上游協勦，未識能否允行？并以北岸軍務緊要，專員過江查看，并嚴飭江北各營，與水師各鎮，一體嚴密防勦，不可稍涉疎虞。臣連服利濕，却風之劑，腿胭日消，惟行動尚覺少力，刻下力疾圖維，總當不分南北，通盤籌畫辦理，以仰慰皇上廑念軍營之至意。所有師船續獲大勝，并陸路布置各情，具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日上諭：向榮奏水師續獲勝仗，並陸路防勦情形一摺。逆匪自高淳敗竄後，迭經水師戰船，大加懲創，江路賊援自可逐漸斷絕。而太平賊船，近復闌入丹陽湖內，其窺伺東壩之心，尚未盡絕。現在福興一軍，已經調回金陵；其鎮江派防東壩兵勇，亦經前赴大營協勦。東壩防兵，僅有鄧紹良、及上海派往之兵勇二千名；小丹陽鎮一路，僅有傅振邦及張國樑所帶兵勇一千五百名，誠恐不敷堵勦。怡良前奏親督兵勇赴無錫常州一帶，仍着速行前進，不得以高淳賊已敗退，又復中止。向榮指調之

上海軍營總兵虎嵩林，亦着吉爾杭阿速飭該員前往怡良軍營，協同進勦。如該逆不敢再竄高淳，亦可迎賊所向，沿途探勦。此時江面水師正當得手之際，若陸路官兵能繞出太平一帶，抄賊後路夾攻，更易爲力。至向榮所稱上游紅單拖舿各船究嫌單薄等語，亦係實在情形。逆賊既經屢敗，其糾合皖楚逆黨大幫回駛，固在意計之中；且湖南賊船，經我兵勇大加焚燬，已追至嘉魚境內。倘武漢一經收復，該逆潰竄下駛，上游師船，實當其衝；下游戰船既有八、九十隻，分調十餘隻，不致遽行短少。着向榮即知會陳金綬等，如北岸無須多船，即飭陳國泰將所帶紅單船，分撥十隻或十五隻，迅赴上游協同攻勦，不得稍分畛域，藉詞捎留。所調福建漳州鎮官兵，已諭知王懿德遵照。續調之紅單拖風等船、及潮州鎮官兵，亦諭知葉名琛等飛催起程。仍着向榮等一面嚴札催提，一面知會沿途地方節節檄催，如有逗留情事，即着嚴行參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閏七月二十六日到）

## 請將副將秦如虎開缺給假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總兵銜雲南楚雄協副將秦如虎，前于本年正月初九日，在上海帶兵轟塌城牆，奮勇先登，兩被賊砲中傷胯骨，救回醫治，因受傷過重，日久未能痊愈。臣於月前檄調來營驗視，該將形容憔悴，傷雖收口，外仍浮腫，行步實難，詢稱接骨差錯，筋傷不舒。據醫云：初因用藥取子，潰流濃血過多，大虧元氣，調復掣發舊傷，腰肋氣痛，每致昏暈，近又咯血，必得靜心趕緊調理，方可不致殘廢。該將自以行伍出身，迭次出師，洊升將領，並蒙賞以勇號，加總兵銜，受恩深重，亟思力圖報効，向臣涕泣。臣勉加獎慰，飭令安心醫調。乃在營將近一月，醫藥

不能速效，其病復時加劇，殊堪憐憫。查該將年力尚壯，謀略兼備，且以歷練戎行，庶幾藉資將略。今既傷至折骨，若使調治乖方，或致殘廢人材，未免可惜。茲據該將稟請給假，由冀長轉詳前來。相應請旨暫行開缺，給假半年，回籍就醫，俾得安心調理，以期迅速痊愈。一俟能以行走，仍即前來軍營，聽候調遣委用。是否有當，謹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秦如虎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

## 請降補都司武廷英為外委留營效力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接准江甯將軍蘇布通阿咨稱：『署敍馬營都司綏甯營守備武廷英，管帶四川三起官兵，營分較多，不能表率，差遣又不得力，往往托病遷延。現當軍務緊要之時，未便以其尚無貽悞，稍事姑容。擬將該員降為外委，咨請參辦』前來。伏查軍營用人，首重賞罰，賞所以勵士氣，罰亦以振軍威。武廷英身署都司，有專管征兵之責，平日既不知振作，遇事又復顢頇，若不立予劾參，何以肅戒行而申軍紀。相應請旨，將敍馬營都司綏甯右營守備武廷英降為外委，仍令留營効力，以觀後效。臣為整飭軍營起見，謹據實附片參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武廷英依擬降補。）

## 派員回江西造具咸豐三年支放糧項報銷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江甯糧台自江西接辦以來，業經年餘，屢准戶部咨奉諭旨飭催報銷。令將上年九月以前放過糧項，迅行造冊送部核銷。其九月以後支發各款，亦按月奏報，先後行知糧台。隨據詳請展限，咨准部覆，以款項即

或紛煩，無難添員趕辦造報，若至遷延日久，將來保無浮銷滋弊各等情，經臣嚴札行催去後。茲據總司粮台按察司銜前長蘆鹽運使彭玉雯、江西鹽法道熊我會同詳稱：『查江西接辦大營粮台，係於咸豐三年正月兵抵九江，廣西廣東湖南三省粮員均未趕到，粮餉無着，經江西省籌墊銀四十四萬兩、米一萬石，按照各省舊章代爲散放。嗣經前撫臣張芾奏請，飭令該司道總司粮台。比因中途接辦，並無例案可稽，曾經兩次奏明，循照廣西舊章辦理，並咨查廣西例案，未據咨覆。繼復奉飭按部預格式，九月以後，即照定新章辦理。迄今一年零七個月，以一省總承數省之後，用餉三百餘萬，粮台之支發款目已多轇轕不清，更有造辦一切，未能截數支發，粮員豈遑兼顧報銷？且查從來軍需，並無粮台造辦報銷成案。茲奉部催，擬請分員前回江西趕辦報銷，仍留正佐各員隨營支發』各等情。臣思軍營餉需，絲毫爲重，自應遵即及時造報，以歸核實而杜冒銷。察核該總司等所詳，實於報銷支發兩無遺誤，應如所請，飭令熊我分帶正佐數員，前回江西，專催廣西例案，會同該省軍需局，遵照部文，先將咸豐三年支放款項，詳細勾稽，造具細册報部，以後即可次第辦理。至彭玉雯奉命幫辦軍務，本在臣營，即令督飭各隨營粮員，按月將支應款項核實屢（？）送江西，隨時稽核造報，庶不致積累遷延，以仰副皇上慎重軍需之至意。除咨明江西撫臣外，理宜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催調漳州潮州兩鎮官兵助勦片（前奏附片之四）

再臣接准閩督咨稱：『奉諭旨飭調漳州鎮屬官兵，現在堵防粵界，特另抽調福甯建甯兩鎮及邵武延

平各營兵共一千名，派令延平協副將慶煦統領籌備啓行』各等因。查臣前奏調閩兵，專指漳州鎮轄之雲霄詔安同安等營原數，知其精勁，足資得力。今該省派撥福甯等營官兵，訪之軍中，僉云不如漳州遠甚。當茲攻勦至緊之際，若調此無益之兵，不特餉項虛糜，更恐貽誤事機。臣前在兩湖勦賊，所有閩兵三千，外逃至數百有餘，又怯弱不能打仗，當於九江軍次具奏撤回。此次派來閩兵，既非勁旅，應即乘其未報啓程之先，飛行咨撤。如或業已啓行，即由經過省份截令折回。當咨覆該督，并囑仍遵前次諭旨，選調漳州鎮標及所屬之雲霄同安詔安各營兵二千名；即或有事防堵，未能如數派撥，亦應先調一千名來江，即以福甯等營之兵留防；一轉移間，實於軍營本省兩有裨益。近聞潮陽、惠來之匪亦已肅清，其粵東前報啓行之潮州鎮壽山所帶官兵二千名，久無到江消息，當此水師得利之時，正可與陸兵會攻，迅圖克復。惟陸兵屢分之後，刻下存營兵勇，合計僅有七千，相應請旨分飭閩粵兩省，催趲前來助勦，以資收復。臣爲勦賊緊要籌調精兵起見。理合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同見前旨）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五日（壬申）上諭著琦善向榮合力籌攻瓜洲．見實錄卷一三八之一七上

又見方略卷一〇一之二五上

二、上諭著各路統兵大臣等設法儲糧抵餉毋得坐待撥款（奏稿未載年月應爲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一日戊寅事）見實錄卷一三九之一上

## 克復太平府城幷金陵鎮江攻勦情形摺（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一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克復太平府城，勦滅賊匪，燬焚賊船米粮，幷江甯鎮江續獲隻艘，及通籌南北江面扼勦情形，縷晰具摺，奏祈聖鑒事：竊查該逆久踞金陵，蔓延爲害。自被我師船上駛，迭次進攻，扼勦三山營江面，該逆水路不通，乃將各路擄回賊衆，並上游竄回之賊，皆嘯聚於太平府城，以爲巢穴。並將所掠粮米載於船中，停泊內河，潛通接濟。復於金陵城外西南隅板橋善橋一帶，築營分踞，以通太平往來之路。臣前調副將傅振邦帶兵至小丹陽鎮，進取太平，因兵力過單，慮其腹背受敵，復添派參將張國樑選帶捷勇四百名，授以機宜，馳往會合傅振邦由小丹陽密速進兵。十三日，直抵距太平十五里之臧漢橋地方；有署太平府李三捷、署當塗縣王乃晉與已革守備張士杰等，率領團練來會。於是挑選精勁兵勇一百二十名，帶同鄉導，分投先往，搜獲伏路守卡之賊多名。張國樑訊知府城外賊船不下千餘，城中有賊五六千人，西南北三面均有內河繞護；東路重濠引水，中架吊橋，旁植梅椿，迤邐連絡四座，防備甚密；惟中路一線可通城闉。該將等籌商進兵，攻其不意，乃將兵勇分作三隊：令頭隊偷出賊營之後，越過梅花椿渡濠伏於城下；以二隊潛赴賊營縱火接應。該將等分督三隊，先後啣枚疾進，而以團練作爲後隊，令王乃晉、張士杰等管帶，助勢截勦。十四日天未明時，我兵馳近賊營，一齊喊殺，該逆擁衆迎敵，正在鎗砲相持，忽見城廂火起，延燒賊營，逆衆後顧驚惶，不知所措。我兵乘勢直前趕殺數百人，連破賊營，逼近吊橋。突有大股賊匪，自城中衝出扼禦，各兵勇奮力截殺，而城上砲石如雨，勢難近前。傅振邦督陣在後，立斬退縮兵勇數人，該鎮首先衝入賊隊，衆兵勇一齊擁上，將逆衆撲落濠溝，餘逆

退過弔橋，各兵勇乘勢爭先搶城。前隊千總楊萬清、藍翎勇目陳翔蛟率同伏兵，不避矢石，先登城上，砍倒守垛賊目多人，接應我兵殺入。張國樑及游擊楊瑞乾督帶奮勇冲進城門，分頭截殺，血染通衢。突有黃衣逆首兩人，帶領牌刀手，短兵巷戰，抵死不退；經兵勇奮力冲進，立將賊首殺斃，餘逆殲斃無數，間有從西門奔出上船逃駛者。適我大隊亦已由城外趕上，沿河追殺斬擒，幷拋擲火罐噴筒，將賊船延燒數里，該逆紛紛撲水，焚溺不計其數。追至金柱關江口，見有賊船一百餘隻，業已開行逃赴江北上游一帶，鎗砲轟擊不到，我兵始撤回城。城廂內外，卽令兵勇團練分投搜捕肅清，所有被難男婦，分別當(?)釋撫恤。統計殺死溺斃不下四五千人。訊據所獲賊黨，僉供內有僞國宗韋得玲、石達英及僞檢點陳替元、僞將軍李長青、僞總制吳春和，此外僞官賊目不計其數；生擒三百衆餘，均卽正法；焚燬大小賊船八百餘隻，內有賊粮五十餘艘，奪獲大小砲位一百二十餘尊，騾馬軍械旂幟衣物無算，我兵陣亡受傷三十餘人。此十四日克復太平並燒燬賊船之情形也。而是日金陵之賊乃復出巢竊伺，先於龍脖子地方挖築營壘，牽制我軍；旋由通濟門雨花台等處，出賊數千人，堵住七橋甕我兵進路；另出賊衆四股，於上方橋隔河一帶連築六營，使我軍堵勦難兼，又左右不敷分布。其上方橋已被該逆折斷，亟難繞攻，該逆築營之處，左接高橋門，右接七橋甕，實逼出此，旦夕竄突可虞。乃於十五日派令總兵明安泰帶兵一隊，伏於明陵之左，以防龍脖子來衝之賊。復派翼長三品頂戴福興帶領廣東兵勇一千四百名，至七橋甕，與將軍蘇布通阿會商進取。查勘賊紮營在七橋甕迤南，中隔河水數丈，水深流急，我軍屯於七橋甕北頭，須於橋南另搭浮橋，方能進攻。當派令游擊穆大本等帶領川兵捷勇，以扼通濟門雨花台之賊；並派參將張騰蛟、守備馮子材等，帶領廣東兵勇，以防賊由洪武門而出，包抄川兵營盤後

路。蘇布通阿與福興親駐七橋甕橋頭指揮策應；並於南頭沿水之處，搭立浮橋，排列抬鎗抬砲，以遏賊衝。然後派令參將長桂、都司何振標等，各帶兵勇兩路攻搗賊營。該逆左右來迎，其勢甚衆，我軍一齊施放火器，縱橫焚擊，斃賊極多，該逆棄營回奔，經我兵趕上，連燬賊營二座。突有賊黨迎面來救，數倍我軍，各兵勇奮力冲鋒，該逆且戰且却；復有另股數千沿河斜來，抄我後軍，分股迎擊，轉仗經時，冲突來回，斬馘不少。而該逆見我七橋甕之兵分調外出，知我留營人少，突於雨花台洪武門出賊兩股，直撲七橋甕營盤。蘇布通阿即督令穆大本等率兵迎敵，槍砲頻轟，黃旂紛紛倒地，該逆愈殺愈多，排檣逼近前營。蘇布通阿於將台上，福興於橋頭上，均手執鳥槍，遙見騎馬賊目當先來者，連放五六槍，每槍洞貫賊匪三四人；我軍又打放火箭火毬，紛入賊隊。正在戰守吃緊之時，忽有火彈拋入蘇布通阿懷中，頭面鬚眉均被焚燎，火彈又墮入桶中，登時烈焰上騰，蘇布通阿衣履盡燃，腿足皆傷；福興右手指亦被火彈燎傷，仍前指揮督戰愈力。忽河邊另有賊股抄來，穆大本持矛大呼，一馬刺斜冲過，該逆驚退，擠溺無數；後有黃衣賊舞刀來拒，又被穆大本矛刺落水，不料用力過猛，連馬跌陷河中，兵勇跟隨前進，失足落水者亦十餘人。參將蔡應龍、守備虎坤元、戴文英等，帶領兵勇往來冲殺，該逆恃衆仍死拒不退，適守備李定太管帶湖南廣西四川奮勇兵，馳至接應，橫衝賊隊，短兵相接，喊殺奮擊，霎時殲賊數百人，該逆猝遇我生力兵勇，勢遂不支，相率驚潰走敗，我軍爭先追擊，俘斬益多。維時已近黃昏，未及窮追，亦即撤回。統計斃賊一千有餘，賊目九人，割獲賊首耳辮一百五十四件，生擒六十三人；我軍陣亡將官一員，傷亡兵勇三十餘人。蘇布通阿所帶火藥傷較重，現在趕緊醫治，尚無大礙。此十五日七橋甕危而後安仍將賊衆擊敗之情形也。又據已革提督余萬清呈稱：鎮江逆匪，於十四日出巢窺擾，經我伏兵擊

退，擒斬數十人。續據逃出難民供稱，有瓜洲併夥內竄蘇杭之語。十五日，復探有賊船多隻，由瓜洲馳過鎮江，急宜進攻遏其旋走。當於十六日卯時進兵，分門埋伏攻勦，劉鋌英帶領潮勇先抵西門江邊，見有賊船喊吶上前轟擊，該逆紛紛撲水。突從西門出賊二千有餘，潮勇爭先迎勦，又經川兵齊起兜擊，槍砲連轟，擊倒黃衣賊一名，我軍喊殺大震，刀砍矛刺，立斃賊匪一百有餘人，逆衆潰奔逃，我軍大加追斬。其時北門亦出賊千餘，經楚黔兵與廣東勇截勦，亦斃賊七八十人，餘卽奔敗回城，繞城火砲連環，我軍不能進逼。正將收隊，該逆又由北固山甘露寺及東北兩門分賊五股衝出，余萬清與〔總兵〕劉開泰分投迎勦，復分兵繞由江邊抄往夾攻，無不以一當百，迭刺騎馬賊目數人，斃賊二百餘衆，餘逆不能抵拒，我軍乘勢追擊，又順風施放噴筒，該逆被燒大潰，追逼近城，賊砲羣子雨密，勢難得手，乃令收隊回營。統計斃賊四百有餘，割獲賊首耳記五十七件，生擒十四名，奪獲鳥槍刀矛四十餘件；我軍亦傷亡十有餘人。此十六日鎮江攻勦之情形也。伏查該逆迭被懲創，處處皆防竄逃，兵力太單，四顧實難分布，現在金陵賊匪，復於上方橋河定橋一帶連紮數營，其附近之土山各村落，焚掠可虞。且左走秣陵關，右通淳化鎮，皆可抄至我營後路，尤屬十分緊要。臣通籌全局，惟有先燬其營壘，次絕其糧食，使之外無可竄掠，內不得安居，庶可制其死命矣。張國樑捷勇現已調回大營，復令傅振邦領得勝之兵，由秣陵關至土山，潛出賊營之背，務將上方橋賊壘設法掃蕩，以便進逼西南善橋一帶，幷圖踏燬龍脖子賊營，防其竄逸之路。惟是太平府城雖已克復，而大營存兵過少，委難分撥駐守，現催令吳全美、葉常春督令師船迅速馳上太平，將高淳之鄧紹良一軍移出會合堵勦；幷飛調甯國浙省防兵出堵黃池河口，以壯聲勢，水陸聯絡，進勦無懈。倘能扼守此處，則東壩自無可虞。其丹陽縣爲蘇常門戶，已責成余萬清

就近布置籌兵堵勦矣。第念江南防勦愈力，該逆水陸受創，粮食再斷，則江北倍虞竄越。初十日，探聞該逆於浦口之九洑洲、八子溝等處，挖築土城，搭造高墩，幷用木簰架砲，聯以船隻，意圖阻我上下師船，並以窺擾江北。查該處在江浦之上八里，江浦之下十五里，與江甯下關對峙，一帆可到，北岸緊要萬分，尤宜迅往攻燬。經臣嚴札防堵浦口總兵武慶、責令就近進勦。幷檄署狼山鎮總兵李德麟將石埠橋各艇師駛上浦口，及行六合縣，派撥兵勇划船，會同水陸夾攻，務須迅掃賊巢，以清江面而杜北竄。一面咨會翁同書，由揚州大營調撥陸兵策應；而以儀徵駐泊各船撥上石埠橋扼勦，移緩就急，庶堵勦周匝無遺。臣奉命南北兼籌，此時大局吃緊，斷不敢稍分畛域，致悞事機。除俟勦辦如何再行隨時馳報以慰聖懷。所有現在克復太平焚燬賊船，幷鎮江續獲勝仗，及水陸通籌各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 堵勦上方橋獲勝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大營在江甯城之東，其東南隅爲洪武門，門稍南爲上方橋，橋稍南爲土山，迤東爲高橋門，高橋門而東即臣營後路也。賊匪現在上方橋紮營，有直趨高橋門之勢，僅有一水之隔，時虞偷渡蔓延。先經分派游兵，晝夜接替巡防。十八日辰刻，該逆從上游對岸河曲一帶，將鄉村民房拆卸，紮成木牌，放至上方橋之左，連作浮橋；又於拆斷石橋之上，搭架長板，渡過土山一帶，縱火焚擾，經游兵趕赴截勦，斃賊數人。該逆見我兵人少，旋分三大股冲過橋來，游兵覺衆寡不敵，且戰且退，遂被該逆闖入高橋門，黃旂蜂擁數里。一股直走沙子崗，欲向淳化鎮一帶竄擾；一股分撲小水關，欲抄我大營之後。經臣飛令總兵明安泰督帶黔川廣東黃潮各

兵勇，繞沙子崗賊前攔頭兜勦；以兩廣兵勇迎擊小水關，從中要截；並令七橋甕各營，嚴堵洪武門賊出窺伺。以參將張國樑撥領一軍，沿江直抄高橋門，斷賊後路；特派翼長福興往來指揮，隨時策應。我兵先馳抵小水關，整隊迎勦，該逆擁衆來拒，槍砲往還。三品頂戴已革副將巴圖、督同都司何振標、守備李鴻勳率領廣東壯勇由左面橫衝賊隊，手槍擊斃馬上黃衣一賊，逆衆驚駭，我軍乘勢壓下，立時殲斃數十餘（？）人，該逆紛紛退走，并將沙子崗賊後隊掣動，亦被我軍兜勦敗回，均潰至高橋門。適張國樑從旁抄至，縱橫肆擊，三面夾攻，鏖仗逾時，俘斬千有餘衆，立奪黃旂數十桿。該逆突圍回奔，我軍跟踪緊勦，逼近上方橋水際，該逆不敢遽渡，復拚死併力拒敵，對岸賊徒又復排列槍砲，隔水轟放，我軍吶喊冲殺，見有執旂賊渠，人皆下馬率衆以禦我師，讓令後隊過橋。適臣添派守備李定泰帶領奮勇一隊，電激星馳，直冲撲入，噴筒火箭齊發，鼓勇勦殺，該逆不能抵擋，紛紛擠溺落河。其已上浮橋之逆，正在半渡，又被我兵槍砲轟擊，亂翻落水，不計其數。何振標大呼冲上石橋追殺，突被砲子中傷，掀跌淹溺。時賊爭渡浮橋，將橋踏斷，我兵遂分扼橋邊，大加砍殺，該逆亂竄撲水，屍塞兩橋之中，河水盡赤；其過渡之賊，俱已奔潰回營。我兵因橋斷難渡，又鏖仗竟日之久，始次第撤回，仍留兵勇在彼防勦。統計斬溺賊匪不下四千人，訊之生擒賊匪，內有僞丞相賴四秀、僞國宗提督石詳貴及僞官賊目多人，皆係髮長尺餘，割獲耳記辮髮二百數十件，生擒七十七人，奪獲黃旂二百五十餘件，而抬砲抬槍刀矛不計其數；我軍陣亡都司一員，兵勇數名，受傷兵勇二十餘名。此十八日堵勦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是日該逆復於兩橋連紮木簰偷渡過河，就橋前燒燬牆屋，於隄邊築砌兩營，被游兵於五鼓時分攻燬一座，斬馘二十級。該逆併聚拒守，持至天明，對岸各營之賊，過橋救應，適我兵分投趕到，冲撲直前。該逆忽分兩路迎

來，我兵左右冲擊，並將噴筒槍砲接連施放，乘勢焚擊，立時斬擒一百餘人，逆衆紛紛倒退；逼近河隄，復背水排檣抵拒，我兵用大砲連轟，擊斃無算；復沿河包抄截殺，該逆情急撲水淹溺，不下五六百人。維時賊營亦相率潰奔，逃過橋頭，抽去木簰橋板，用槍砲扼河以守，我兵阻水不能近前，立將橋東新築賊營二座奪占紮住；凡未及過河之賊，逃向土山一帶，經我兵追殺無遺。其連日敗逃逸賊，幷經江甯府（知府）趙德輅督率團練，搜殺淨盡。統計兩句以來，水陸各路攻勦，斃賊何止二萬餘人，此皆仰賴天威，故能痛殲羣醜，人人思奮，洵足大振軍聲。所有十八、十九兩日連獲大勝情形，理合附片馳奏，伏乞聖鑒。再此次陣亡都司何振標及十五日陣亡之游擊穆大本與東壩陣亡之副將福慶，相應一併請旨，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合併陳明，謹奏。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克復太平府城，幷金陵鎮江攻勦獲勝一摺。又片稱：堵勦上方橋賊匪，連獲大勝等語。逆賊久踞金陵，沿江竄擾，自被師船迭次勦洗，進扼三山營江面，該逆水路不通，盡將擄回竄回賊衆，嘯聚太平府城，以爲巢穴。並於江甯城外築營分踞，以通太平往來之路。經向榮調派副將傅振邦、參將張國樑選帶兵勇，會合署太平府知府李三捷、署當塗縣知縣王乃晉率領團練，繞道設伏，分三隊進攻。於十四日黎明，馳近賊營，該逆擁衆迎敵，伏兵即於城下縱火延燒，逆衆驚惶不知所措，我兵直前趕殺數百人，連破賊營。突有大股自城中冲出抵拒，張國樑首先冲入賊隊，兵勇一齊擁進，將逆衆撲落濠邊。前隊千總楊萬青等率同伏兵，一鼓登城，張國樑等即督帶各勇，乘勢冲入城中，分頭截殺，立將賊首殲斃，餘逆斬殺無數；逃逸上船之賊，亦被我兵沿河追殺擒斬，並拋擲火器，將賊船延燒數里，撲水焚溺者不計其數，城廂內外搜捕肅清。統計斃賊四五千人，內有僞國宗韋得玲、石

達英、及僞檢點陳贊元、僞將軍李長菁、僞總制吳春和，此外僞官賊目不計其數，生擒三百餘衆，焚燬大小賊船八十餘隻，奪獲軍械旂幟無算。是日金陵之賊，復出巢窺伺，於上方橋隔河一帶，連紮六營，該大臣於十五日，派令明安泰、福興與將軍蘇布通阿會商進攻，並派游擊穆大本等帶領兵勇，以扼通濟門雨花台牽掣官軍之賊，及參將張國樑等，防賊抄襲川兵營盤後路，蘇布通阿、福興親駐七橋甕橋頭指揮策應，督令參將長桂、都司何振標等，分兩路攻搗賊營。該逆左右迎拒，我軍一齊施放火器，縱橫焚擊，斃賊極多。該逆棄營回奔，連燬賊營二座，賊黨迎救，數倍我軍，各兵勇奮力冲殺；復有另股數千，沿河斜來抄襲我軍分投迎拒，經時斬馘不少。該逆又於雨花台洪武門出（賊南）股直撲七橋甕營盤，穆大本等率兵迎敵，蘇布通阿福興均手執鳥槍，見騎馬賊目當先撲來，放槍洞貫賊匪，又打放火箭火毬，紛入賊隊，河邊另有賊股來抄，穆大本持矛大呼，策馬斜刺冲逼，該逆驚退，擠溺無數；後有黃衣賊舞刀來拒，又被穆大本矛刺落水，衆逆驚潰敗走，我軍爭先追擊，俘斬益多。統計斃賊一千有餘，賊目九人，割獲賊首耳辮一百五十餘件，生擒六十三人。十八日，該逆從上游對岸紮筏，放至上方橋左，連作浮橋，又於折斷石橋上搭板渡過土山。旋分三大股，闌入高橋門，欲圖分撲。經向榮飛飭明安泰擺頭兒勦，張國樑斷賊後路，福興往來指揮，已革副將巴圖，督同何振標等，橫冲賊隊，槍斃馬上黃衣一賊。我軍乘勢壓下，立時斃賊數十人，並將賊匪後隊擊動，旋敗回高橋門。張國樑從旁抄至，縱橫夾擊，斬殺千有餘衆，立奪黃旂數十桿。我軍跟踪追勦，逼近上方橋水次，該逆不敢遽渡，我兵吶喊衝殺，添派之守備李定太一隊，直衝撲入，衆逆紛紛擠溺落河；其已上浮橋之逆，亦被轟擊落水，河流盡赤。統計斬溺賊匪不下四千人，內

有僞承相賴四秀、僞國宗提督石詳貞等，割獲耳記髮辮二百數十件，生擒七十七人，奪獲旂砲刀矛無算。是夜該逆復於兩橋紮簰偷築砌兩營，當被游兵攻燬一座，斬首二十餘級。黎明時賊衆過橋救應，我兵分投趕到，冲撲直前，乘勢焚擊，立斬一百餘人。該逆倒退背水抵拒，我兵用大砲連轟，復沿河分勦截殺，逆衆撲水淹溺，不下五六百人，餘匪潰奔過橋，抽去簰板逃遁；其未及過河之賊，經我兵追殺無遺。統計兩旬以來，水陸分勦，斃賊二萬餘人。其鎮江逆匪，于十四日出巢窺擾，十五日復有賊船由瓜洲駛來，經余萬清分門埋伏攻勦，並經劉銋英於西門江邊轟擊，逆賊突由西門出二千餘人，官兵齊起兜擊，刀砍矛刺，斃匪百餘人，逆衆潰逃。同時北門亦出賊千餘，經兵勇勦斃七八十人，餘卽奔敗回城。又由北固山甘露寺及東北兩門，分賊五股衝出，余萬清與總兵劉開泰分投勦殺，復分兵由江邊抄襲夾攻，我兵以一當十，連刺騎馬賊目數人，斃賊二百餘衆，又順風施放噴筒，該逆被燒大潰。計斃賊四百餘人，割獲賊首耳記五十七件，生擒十四名，奪獲槍矛無算。此次金陵大軍連獲勝仗；鎮江賊匪亦受懲創，軍威既振，逆胆已寒，該大臣卽應督率各路官兵，並江面師船，會合陳金綬等，無分南北，水陸幷舉，速籌攻復兩城，肅清江面，以紓朕宵旰憂勤，毋再稍事遷延，致負委任。都司何振標奮勇殺賊，中砲淹溺；游擊穆大本因勦賊用力過猛，失足跌蹈河中，均堪憫惻。着與東壩陣亡之副將福賡，一併交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八月初六日到）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上諭：向榮奏克復太平府城，並金陵鎮江連次獲勝各摺片，已明降諭旨，將陣亡之都司何振標等從優議卹矣。逆匪屢次出撲，總圖窺我七橋甕營盤，以斷大營犄角之勢，復于上

方橋焚擾，希圖抄大營後路。此次連日獲勝，七橋甕危而復安，上方橋賊巢，亦經我軍奪得，固已稍塞賊胆。該逆被創愈急，竄突之計愈狡，且蘇布通阿現受重傷，上方橋西路尚未斷絕，金陵大營仍屬在在堪虞，正宜于屢勝之後，加以愼重，明攻暗襲（防？），不可稍涉大意。太平府城既經克復，則吳全美師船，即可乘勢上駛。向榮所稱將鄧紹良駐紮高淳之兵移出，並調甯國府浙江防兵出堵黃池河口，與福興前奏請調浙兵駐守蕪湖大通等處，同爲嚴防南岸起見。惟向榮之意，慮賊由東壩而入蘇常，福濟之意，慮賊由青陽而入徽浙，兩處並重，亦應熟計兼權，未可專恃浙兵，致蹈各顧一隅之失。浦口地方，極關緊要，既爲扼賊北竄要沖，又爲江面師船往來之路。前經陳金綬等迭次奏報，逆匪于九洑洲等處，築營紮筏，冀阻師船，已飭李德麟帶兵上駛，幷咨會武慶，札飭六合縣，各路進攻，與向榮本日所奏，大略相同。但據翁同書所奏，十三日武慶帶督兵勇進勦，僅只小有斬擒，並未將該處賊營掃蕩殊爲可慮。向榮欲令陳金綬等分撥陸軍，與武慶相爲合勦，而陳金綬以兵無可分爲辭。陳金綬欲調吳全美艇船回勦，而此項師船又須進扼太平，倘彼此退諉，致賊壘築成，我軍聲勢不能聯絡，武慶所帶官兵僅只二千有餘，設有疏虞，關係非小。着向榮、陳金綬、雷以誠等，飭令武慶與李德麟水陸夾擊，務使賊無立脚之地。此係緊要關鍵，與平時防堵浦口不同，武慶素有胆略，必能力遏賊鋒。現在托明阿尚未到營，向榮不得稍存畛域，專顧江南，是爲至要。浦口帶船之署副將周希濂，前經飭催，輒以紅單諉卸，現在是否隨同李德麟等進勦？如再藉詞觀望，即着據實嚴參。陳金綬等前奏飭令陳世忠水師進駐斷（段？）要口，向榮現奏責成余萬清扼堵丹陽，均着嚴飭各該員實力防勦，以杜賊踪竄伺。蘇布通阿屢次督仗，奮勇當先，朕心正深

嘉獎，茲因親自督陣，被火燒傷，甚至鬚眉皆燎，尤復悉力指揮，覽奏殊深懇念。着發去如意拔毒散十料，交該將軍祇領，務卽加意調攝，冀得速痊，共成偉績，以慰眷廑。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向榮、陳金綬、雷以誠，並傳諭武慶知之。（八月初六日到）

## 請以蔡應龍張國樑等升補各缺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雲南楚雄協副將秦如虎因傷未愈，奉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遺缺，與廣東三江協副將福賡、四川川北左營游擊穆大本、廣東高州鎮右營都司何振標各陣亡遺缺，均應選員升補，以資調遣。臣詳加遴選，查有廣西全州營參將蔡應龍堪以擬請升補雲南楚雄協副將缺。又准升湖南撫標中軍參將張國樑堪以擬請升補廣東三江協副將缺。又四川保安營都司周天受堪以擬請升補四川川北左營游擊。又升用都司廣東潮陽營守備姚爵階堪以擬請升補廣東高州右營都司缺。以上各員皆係久經仗陣，勇敢得力，以之升補各缺，實堪勝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升補以示鼓勵。如蒙俞允，臣再將各員遞遺之缺，另選人員升補。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蔡應龍等依擬升補。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二日（己丑）上諭福濟奏由浙省派兵防禦徽甯著黃宗漢向榮籌辦外援

見實錄卷一四〇之三下　又見東華二八之一二上　又見方略卷一〇三之一四下

## 請添調陳國泰紅單船助勦摺（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九日發）

奏爲水陸各營續獲勝仗，並通籌上游扼勦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克復太平，及上方橋連日獲勝，與鎮江攻勦各情形，於本月二十一日奏報在案。適副將傅振邦一軍，已由太平馳回，令即紮營上方橋東，以扼逆匪過河竄擾之路。該逆因十八、十九等日，連被官兵大爲挫折，今又見我兵扼守橋頭，堵紮緊嚴，乃於二十一日辰時，復大股分出，竄擾七橋甕一帶，先由洪武門來賊約三四千人，撲我四川營盤，經臣派去廣東兵勇會同夾擊，擒斬七十餘人，逆衆小却。忽雨花台上方橋之賊，齊撲七橋甕而來，兩路圍逼張國樑前營。即經張國樑率勇分投禦敵，大隊趕到策應，槍砲連環轟擊，該逆恃衆死拒，鏖仗逾時，黃旂賊目連倒數十人，後旂仍接續擁上，我兵復向賊中拋擲火罐噴筒，烈焰飛燒，賊始驚潰。我軍乘勢下壓，立時斃賊二百餘人。川粵兵勇又轉仗兜勦，橫冲賊隊，包抄縱擊，賊益不支，四散狂奔，趕殺無數。其沿城回竄者，城上大砲如雨，未便窮追。是午龍牌子亦有賊出窺伺，經我兵埋伏戳退，意圖牽制，時却時來，至暮始陸續撤回。伏思上方橋賊營逼邐，不特掣肘攻城，且恐滋蔓遠延，不可不速圖攻燬，而阻隔一河，經渡維艱。查上方橋沂流而南曰土山，迤西曰石桅渾，其上直接河定橋，可以抄出賊營山背，因于二十四日五鼓，出隊往襲。特派翼長福興統兵前截通濟門，令捷勇出由七橋甕前往夾攻，而即以斷雨花台救應。迨我兵由河定橋啣枚急趨，繞過山梁，齊撲山脚賊壘，火彈打入，該逆倉卒出營回拒，我兵迎擊爭先，一面施放火毬，連燒賊營三座，斬馘五百餘人。撲過後面第四座營盤，該逆並力來拒，鳴角四起。維時通濟門已出賊數千，經福興揮兵截殺；而雨花台之賊，亦蜂擁

前來救應，張國樑帶勇冲突，斬馘頗多。奈賊黨過多，又另股抄出，意圖包抄兜勦，我處各兵勇分投迎勦，鏖仗自巳至未，或以火器焚燬，或以槍砲轟擊，斃賊不少，通濟門雨花台兩股相繼奔敗回巢。餘匪仍死守營盤，大砲雨密，我兵勢難迫近，且風雨漸緊，火器難施，乃令全軍撤回。是夜該逆復將被焚營壘修築高厚，又于後山開掘長濠。次日陰雨進攻，至二十六日午後始晴，探聞河定橋各處橋道，盡被該逆拆斷，沿河添卡放哨，無從繞渡進攻。乃二十七日卯時，派兵三大隊，令翼長福興統率，由七橋甕直取賊營，該逆即出拒敵，我兵以兩翼包賊左右，以一隊直搗中間，槍砲轟擊，斃賊無數，該逆狂奔敗走，立將頭座營壘燒燬。我兵直前攻進，該逆擁衆負嵎，後營復傾巢併拒，各兵奮力冲殺，相持將及兩時，忽見雨花台通濟門數千賊黨，攻我七橋甕後路，我軍即以後路迎勦，以中隊由右手兜過攔擊，而令前隊攻打賊營，齊放槍砲噴筒，大加焚擊，該逆伏壘死守，壘外餘逆紛紛四散，我軍亦分投回勦。時七橋甕賊勢不支，惟內有黃衣禁賊數百人，率衆苦拒，勢極兇悍，我兵大呼直冲，短兵格鬥，兼用火彈打入賊中，乘勝砍斃黃衣賊匪百有餘人，並擊倒騎馬賊二三千，該逆大潰奔逃，各兵爭先兜截，斬獲益多。追至通濟門一帶，沿城大砲不絕，矢石交加，我兵冲擊逼近，前阻重濠，後顧又礙賊抄，於是嚴陣整隊而退。統計三日之仗，斃賊不下二千餘人，割獲首級耳記一百二十七件，生擒長髮八十七人，先後梟示，奪獲抬砲槍械多件；我軍間有傷亡。此金陵陸路連日攻勦之情形也。又據總兵吳全美稟稱：紅單船自初四日獲勝之後，即駐扼江甯鎮江面守風，見有上駛賊船，隨時截擊退下。嗣因太平克復，無兵駐守，雖迭次奉催上勦，奈風力較微，不能揚帆，延至二十一日，始抵太平，見塔下又有賊船千餘，泊近小河口地方，當令各船前進勦洗，該逆亦即于小河內還砲迎擊，相持多時，被我船連環轟打，擊沉賊船三十餘隻，逼近

施放火箭，火燒七八十船，逆衆撲水淹溺，不可勝計；間有鳧岸脫逃，我船開放三板攏入，各兵勇登岸追勦，砍殺之外，生擒三十餘人，並搶獲賊船二十八隻，縱火焚燬。其塔下賊砲多位，因難運動，均掀入河內，卽由小河竄入東梁山，我船重大，礙難深入追擊。忽西梁山夾江內，又有賊船百餘隻飛駛前來，欲襲我船之後，我兵勇回船勦擊，大砲排轟，頃刻擊碎數船，該逆卽相率敗竄。其船均用槳三四十隻，行走甚捷，我船非有大順風，追趕不上，時已昏黑，遂令收隊。查該處有夾江（洲？）兩道，前後遮隔，我船不便寄椗，乃仍回泊采石磯，以扼大江之面。訊明生擒各賊，束梁山有賊船千餘隻，西梁山亦七八百隻，並有多槳快船數百隻，與陸賊聯絡屯踞各等語，當將各賊就地正法。此二十一日由太平擊賊，已近東西梁山，仍泊回采石磯之情形也。惟是金陵水陸賊鋒屢挫，而太平係江皖要衝，上由夾江小河，可達兩梁山，下有陸路，可達江甯鎮，紅單船無陸兵策應，則水師仍不能於太平駐紮，而郡城仍有嘯聚之虞，卽金陵之賊援亦未能絕。臣既擬飭令鄧紹良俟浙江之兵移駐黃池鎮紮，卽將所帶之兵，由高淳就近馳往，會合師船，務須扼住太平，俾得相機進取蕪湖。但兩梁山賊船過多，下有夾江（洲？）隔護，若紅單船一經上駛，賊轉得乘隙潛出下游，竄赴金陵。查紅單船堅砲猛，扼勦賊船，是其所長，逼攻賊壘，難期得力，亦經分提上駛，江鎮賊援遂斷。賊船阻扼難下，則麕集下游，情形至爲吃重。仰蒙聖明洞察，決勝機先，上游賊船過多，師船究嫌力薄，必須添調陳國泰紅單船或十隻或十五隻前來助勦，更足以壯軍威而操勝算。臣已遵旨飛咨陳金綬、雷以誠轉飭陳國泰、迅撥師船前來，與吳全美、葉常春會合，連拖礮六隻，共有師船四十餘隻，往上攻勦；以一半分泊梁山太平一帶，一半駛至蕪湖池州等處，則南北兩岸之賊，聲氣隔絕，卽可以次第掃除矣。其浦口九洑洲賊雖無多，亟宜乘時攻勦，以固北岸。查浦口本有

派防之兵，現共調集師船六合勇練四五千人，會齊夾擊，聲勢聯絡，足可迅掃賊鋒。臣兼籌南北，不敢稍分畛域，所有應辦事宜，臣已節次咨商陳金綬、雷以誠、翁同書嚴飭總兵武慶、李德麟等，迅圖攻燬，以免金陵賊匪對渡北竄之虞。現在金陵上方橋賊營尚在固守，又該逆水路接濟艱難，必於陸路附近刼粮。察江甯省城之南五十里爲秣陵關，人烟稠密，粮食較多，秣陵迤南六十里爲溧水，可由溧陽金壇、均可竄入常郡，爲蘇省要隘之區。臣訪得該逆現已勾通秣陵附近種植山草棚民七八百人，意圖進關擄掠。茲已札飭參將蔡應龍帶領兵勇一千一百名馳往迎勦；並咨會督臣怡良趕緊督飭各該縣一體加意嚴防。仍嚴飭將士，乘此聲威，迅掃賊壘，及秣陵關棚民賊匪，不致或有滋蔓，以防內竄。臣連服藥餌，骰足均已消腫，步履尚屬吃力，惟有嚴力妥速籌辦，以冀仰慰聖廑。謹將水陸續獲勝仗、並統籌上游扼勦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八月初七日上諭：前因金陵上游紅單船較少，特允向榮所請，令於陳國泰所帶船內，分撥十隻或十五隻，赴上游協勦。原以金陵以上，江面遼闊，師船二十餘隻，不敷勦洗；下游紅單拖罾廣艇等船，共有八九十隻，又有新造多槳快船，是以准其酌調。嗣因逆匪於九洑洲地方占扎賊營，李德麟延不進勦，復諭向榮酌調吳全美帶船回駛，亦爲先其所急。現在洲地賊營，是否業已攻燬？向榮本日所奏調集師船，與浦口、六合練勇四五千人，會齊夾擊，即着陳金綬等傳知武慶迅速進攻，不可再有延緩。至此江面師船，續獲勝仗，已近東西梁山，緣該處逆船甚多，又有夾江（洲？）遮隔，未便身入重地，固因船數較少，不得不加意慎重。但此項師船上駛之後，賊援已漸斷絕，若竟以船少勢孤，坐守采石，不能泝太平而

上，進扼梁山，則江面要截之策，仍係有名無實。若因下游船隻較多，添調助勦，固足以壯聲威；而浦口地方，現在又萬分吃緊，權其輕重，自以各就各船分投進勦爲要策。前此既有准調陳國泰師船十隻或十五隻之旨，即着向榮與陳金綬等遵旨妥辦；一俟兵力稍厚，即可由太平上駛，竟達東西兩梁山，掃盡賊巢，以圖次第攻勦。至上方橋賊營，萬不可任其久踞。秣陵關通賊棚民，應迅速勦捕。該處關係蘇常要隘，怡良是否已抵常州？着向榮知會該督，於溧陽金壇一帶，加意嚴防，不准稍有疏失。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八月十二日到）

## 江甯將軍蘇布通阿因傷出缺請迅簡放摺（咸豐四年八月初九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將軍督仗受傷，旋即因傷出缺，請旨簡放以重職守，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江甯將軍蘇布通阿，昨因在七橋甕營盤督仗，力禦賊鋒，突被火藥燒傷頭面鬚髮皆燎，及兩腿足並受重傷，在營醫治，臣已恭摺奏聞，蒙恩當賜藥散在案。兩旬以來，設法診救，並將如意拔毒散敷上。無如火傷甚重，熱毒內攻，臣扶病前往看視，見其面目俱經敷藥，僵臥不能動轉，惟有伏枕流涕，口稱：『賊匪未滅，國勢艱難，憤恨填胸，死亦不能瞑目』等語。伏查該將軍居心中正，無一刻不以殺賊爲念，即負痛昏迷，所言皆係軍務，不及他事，而憤急過甚，傷處潰裂，加以氣痛不舒，熱痰上擁，竟於八月初八日戌時出缺。臣聞信之下，悲痛莫名，隨飭在營文武及總理糧台妥爲料理棺殮，即當派委弁兵，護送靈柩回旂。查蘇布通阿由鑾儀衞洊擢外任，歷升總兵，蒙恩簡任四川提督，奉旨來營，統帶四川官兵，幫臣勦賊，于咸豐二年內十月到營。該將軍秉性忠誠，才識歷練，教

養士卒，衆心咸服。自到軍營以來，殫竭血忱，晝夜勞瘁，每戰必奮勇當先，指揮如意。年餘以來，大小接仗一百數十次，斬擒無算，賊每受其懲創。臣與密商軍事，資其襄助之力居多，詎意陣前受傷，遂致傷重捐軀。該將軍臨終前一日，氣力微細，藥餌已不能進，猶談論軍情，帳下弁兵見者無不墮淚，其忠誠報國之志，洵爲至死不渝。臣痛惜之餘，念該將軍親身擊賊，致被火藥燒傷，猶復帶傷督仗，旋卽殞命，實與陣前戰歿無殊。該將軍家有三子：長子榮昌，現任刑部主事，次子榮恩，已補吏部筆帖式，三子榮麟，年甫及歲，均未隨侍在營，實堪憫惻。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准照陣亡之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遺江甯將軍員缺緊要，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遺四川官兵，臣已飭總兵明安泰暫行統領，以資調遣攻勦。至蘇布通阿昨始奉到江甯將軍新印一顆，尚未開用，臣現仍封固，代爲收存，俟新任到來再行交其開用。謹將蘇布通阿遺摺一件，理合一併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八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江甯將軍蘇布通阿，由鑾儀衞治儀正，歷升總兵，簡任四川提督，赴湖南協勦粵匪，復升任江甯將軍，統帶四川官兵，協同向榮勦賊。自抵軍營以來，每遇接仗，奮勇當先，朕心正深嘉獎。前因七橋甕督戰禦賊，身受重傷，諭令安心調理，方冀速痊，藉資倚畀。茲聞因傷溘逝，悼惜殊深。蘇布通阿着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與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榮昌、榮恩、榮麟，均着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旂帶領引見，用示朕篤念藎臣至意。（八月二十四日到）

（按實錄八月庚戌以托明阿爲江甯將軍）

## 京口副都統長安出缺請迅簡放摺（咸豐四年八月初九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京口副都統因病出缺請旨簡放，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接據余萬清呈報『據京口左右翼蒙古協領致祥、萬成等稟稱：副都統長安自上年十一月到任，即在京鎮山軍營督率旂營官兵，協同攻勦鎮江逆匪，已歷十月之久，督隊打仗，精神素稱強悍。詎因積勞過甚，於閏七月十六日染受暑濕，寒熱交作，痰喘氣驟，當即延醫診視，加緊調治。奈其病勢日漸增劇，氣力微弱，精神恍惚，服藥無效。延至閏七月二十七日卯時，因病出缺，呈請核辦』前來。查該副都統長安，自去冬到任後，即在鎮江帶兵勦賊，紀律嚴明，打仗奮勇，茲因積勞病故，殊堪憫惻。應請旨勅部照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身後事宜，均已由余萬清妥爲料理，俟後派弁扶櫬回旂。所有京口副都統員缺緊要，懇請皇上迅速簡放，以重職守。其副都統印信，現經余萬清眼同該協領等封固看護。所遺旂兵，即責令該協領等照常管帶，以資攻勦。所有京口副都統長安因病出缺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上諭：向榮奏副都統因病出缺一摺。京口副都統長安，自去年到任以來，帶兵勦賊，奮勇打仗，茲因積勞病故，殊堪憫惻。着照軍營病故例賜卹。（八月二十四日到）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四年八月初四日（庚子）上諭浦口洲地賊營築就著向榮飭吳全美從上游夾擊　見實錄卷一四一之一〇上　又見方略卷一〇四之八上

二、同日上諭福建金門鎮總兵缺員著陳國泰補受

## 攻勦上方橋營獲勝並將水陸接濟斷絕摺（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攻勦上方橋賊營，續獲勝仗，並嚴斷接濟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維金陵水陸勝仗，並通籌上游扼勦緣由，臣已於閏七月十九日恭摺奏報在案。查該逆自七月下旬以來，屢被官兵痛勦，據拿獲賊目及城內逃出難民僉稱：『陸路賊匪，四旬之中，先後殲斃已不下三萬人，先鋒館內精悍賊黨二千餘名，均於閏七月十八、十九兩日殲除殆盡。茲在館中養傷者，僅存百餘人，而韋昌輝、石達開兩首逆迭次督賊出仗，屢頻于危；復于十九日仗敗之後，泅沒上方橋河內，得逃回城。現在城內之賊，均經膽落，已往調賊渠韋俊、羅大綱聚集湖北安徽水路各賊來此，與官兵決仗，如其不勝，則圖竄之計』各等語。臣探得上方橋西各營該逆均已加高壁壘，開挖濠塹，幷不出仗，顯有固守待援之意。查上方橋形勢，東通秣陵，西達板橋，南入小丹陽鎮，而溧水金壇溧陽，處處可以內竄掠糧。今水路接濟既不能通，勢不得不取道于此，而以全力爭之。自橋東兩營被我軍奪據以後，該逆始不敢渡河而東。惟是橋西賊營，均與城近，而雨花台賊營，又可就近馳救。故必先斷其應援，而後可攻其營壘，我軍始不致腹背受敵。臣於八月初三日夜，密飭總兵明安泰帶領川兵捷勇七百名，由七橋甕營後，暗渡浮橋，沿河進攻；傅振邦帶領湖南兵與廣西義勇七百名，亦由浮橋繞紅廟子進攻；又於川東湖南廣東內挑出奮勇三百名、潮勇二百名，直攻賊營，均爲正兵；又派廣東三勝勇與潮黃兵一千一百名，伏於海子嶺之西，以要洪武門出援之賊；飭張國樑挑選該營奮勇四百名，伏於營前迤南賊營之西堵截，

以備雨花台出援之賊；又派廣西貴州兵及臣小隊親軍兵五百餘名，至海子嶺之東駐紮，爲後路接應；均於初四日五更鼓進發時，派翼長福興前往督陣。我兵既渡浮橋以後，沿河隄岸田埂甚窄，僅能魚貫而進；其紅廟子一路，時有該逆挖斷之處，行走亦極紆迴。我兵將近賊營，天已漸明，營外濠寬數丈，所插竹簽密而且遠，該逆瞭見我兵，伏匿不出，僅於穴中施放槍砲，我軍射放火箭，直入賊營，該逆總不出營對敵。相持約一時許，遙見通濟門出賊三千餘人，內有頭紮黃巾身穿黃馬褂之賊約五六百人，來勢兇悍，意欲要我歸路。明安泰督同張國樑，以兵勇一半攻營，一半回拒。我軍見黃衣各賊，料是精銳，其中定有賊渠。守備虎坤元當先冲出，橫貫賊隊，將該逆分而爲二，彼此互相包抄。正在酣仗之間，張國樑奮入賊隊，游擊王浚催兵繼進，該逆不能抵敵，擒斬賊目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餘顆。小隊親兵又由海子嶺馳出七橋甕營前接應，該逆均向通濟門敗走，我兵跟踪追勦，又獲黃衣賊七名，斬首五十餘顆，奪獲大小黃旂器械百餘件，城上槍砲甚多，不能前進。其由紅廟子進勦之各賊營，亦復一律死守，並不出仗。雨花台內之賊約千餘人，又來包抄，亦被我伏兵全數截住。始猶火槍相持，繼則刀矛相接，副將傅振邦、及千總楊萬青躍馬直前擊刺，兵勇隨之，賊衆大潰，生擒十五名，斬獲首級一百零七顆，奪獲大小黃旂五十餘件，刀矛無數。各營之賊，一意堅守，始終不敢出營接仗，我兵與賊搏仗者，均無傷損；攻營兵勇爲賊槍砲擊傷約有五十餘名。提訊生擒各賊，內有老長髮二名，一係僞將軍王武，廣西永安州人；一係僞丞相溫阿丙，廣西武宣縣東鄉人，供認金田入夥起事不諱；其餘黃衣賊目鄒啓新等十八名，亦俱供認僞檢點侍衞總制軍帥各僞官，均係廣西湖南之人，當經一併凌遲梟示；餘賊三十名，亦即正法。臣又訪得太平門外有奸民貪利，于每日黎明距城一里之地，與賊貿易。因又密派守備李定

太將錫光帶兵五百名於初六日寅刻，馳往截擊，先有肩挑及用小車載物與該逆互市者，我兵先將長毛賊拿獲二十餘名，殺斃三十餘人，餘皆向城門飛奔逃回。我兵追殺進城，忽見城門驟閉，城上砲聲連發，近處賊兵有從上馳至救援者，我兵本少，亦卽收隊。遂將該處賞賣街焚燬，幷拿獲貿易數十人，分別懲處，擇其與賊久通者，正法數人，懸首示衆。伏念臣自三年二月抵金陵後，與賊大小不下百餘仗，該逆每仗輒敗，且賊黨愈多，則其創敗愈烈。該逆自知力不能支，持其水陸可通，火藥米粮可以源源接濟，因以固守，老我之師，匱我之餉，而彼轉得分其兇黨，四出攻擾，陷一城卽守一城，陷一鎮復守一鎮，使我兵力處處爲其牽綴，而該首逆得安坐雄城，故賊之力常有餘，而我之兵轉不足。自江路斷絕以後，太平資粮又被焚燬，聞其火藥尤少，該逆大困，不得不盡力與我相抗。此閩七月望後所以悉其醜類屢次殊死仗爭也。臣愚以爲與其誘之而彼不出仗，不如斷其接濟而使之不得不仗，且必盡力以與我仗，夫然後其敗必創，而其勢日衰，其渠魁可望成擒，而澄平漸有可冀。惟是紅單水師船僅二十五隻，拖罾亦祇六隻，奉旨調撥下游陳國泰或十號或十五號，現在未能前來；而上游楚皖賊船，蟻聚蕪湖江南及兩梁山下者，不下數千，將來愈聚愈多，萬一師船上攻時，不能迅掃一空，而我砲火或有不繼，賊船順流乘風而去，一經退守，勢難再上，未免前功盡棄，實係萬分可慮。至于陸路之兵，存營本已不多，前後據浙江撫臣黃宗漢咨稱：『探得祁、黟、徽州一帶有賊匪內竄之謠，務須撥兵前往防勦』等語。臣查徽州爲浙省門戶，且可東走饒郡，西竄蘇常，實爲東南要隘；臣于兵力無可籌調之時，不得不再爲分撥，前月下旬又抽調都司周大受兵五百名，由高淳赴徽堵勦；計先後兩次，已調去四川兵一千名。茲據徽郡地方官來稟：知祁門縣境內業已平靜。臣擬將此項川兵仍行調回，與鄧紹良所帶兵勇會合一

處前往太平一帶扼勦，約會師船，再由太平進攻蕪湖，得將此路勦平，分兵駐守，則高淳、甯建等處，始可放心。臣於此次克復太平之後，即將張國樑傅振邦先後調回者，因兵力過薄，不能不先其所急，以固大營根本。今既仰仗天威，水陸大勝，兵氣甚奮，賊膽已寒，自宜乘此軍聲，迅圖克復。所有奉旨續撥江北紅單船，一時既未能上駛；而吳全美等仗船，勢孤力薄；惟盼總兵謝煜所帶紅單拖風船四十隻，趕來金陵上游，以期會合勦洗，使江路先得肅清，即可專辦陸路。其福建之兵，已准閩浙督臣王懿德咨抄奏稿，知已不能前來；惟有所帶廣東潮黃各兵，如能早到，方可得力。至於浦口一帶，迭據江浦六合縣稟稱：該逆在彼紮營，與九洑洲賊營聲息相通，必須先後將此處賊營攻燬，始可杜其北竄。署六合縣温紹原，頗能不分畛域，親自帶勇，與江浦縣協攻，惟兩次尚未得手；須得下游水師會勦，方能有濟。臣已迭次嚴飭總兵武慶、李德麟等水陸會籌，亟圖掃蕩。臣奉命通籌全局，豈敢專顧南面一岸，所慮吳全美師船已單，倘再回攻浦口，賊船乘虛而下，復與金陵陸路相通，事機一失，可惜尤爲可虞。此不得不專望於江北水陸各營也。此時已將水陸接濟斷絕，再將陸路設法嚴斷，該逆萬難久延，必將悉其逆黨，與我力戰。臣仰承廟謨，倘能再獲大勝，則辦理更有把握，而廓清有期矣。所有上方橋續獲勝仗嚴斷接濟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再自我軍連勝之後，臣密布告示，解散脅從，逃出各處難民極多，自本月初一日以來，城中婦女被賊驅令出城穫稻，乘間逃出者不下三四萬人，無不鳩形鵠面，實堪憐憫；詢知該婦女等在城，每日一粥，皆不能給。現經札飭江甯府趙德轍督同上元縣、江甯縣添設撫卹局，分別收養資遣。臣並專派誠實弁兵，沿途妥爲護送入局，頗稱安謐，俱（足？）慰宸廑。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八月十八日上諭向榮奏攻勦上方橋賊營，續獲勝仗，並上游師船不能下駛情形各摺片。金陵逆匪，自七月下旬迭被官兵痛勦，此次上方橋賊營，復經向榮派撥兵勇，攻勦獲勝，逆匪屢受懲創，其勢已蹙。現在紅單船扼駐采石磯，截斷江面水路，極爲得手。惟東西梁山賊船，陸續駛回，已有二千餘隻；皖楚大幫，又將趕回蕪湖太平現尚無兵駐守，金陵上游爲逆賊所必爭。吳全美紅單船僅二十五隻，葉常春師船尚未趕到，該大臣奏稱：若調回攻勦，不特將來上攻匪易，而賊船順流直下，又將蟻聚金陵，萬一北渡浦口，更屬可慮。所慮情形，實屬周密。以現在而論，自應多派船隻，扼駐上游，使賊船不能下駛，爲最要機宜。着托明阿等仍遵前旨，于陳國泰所帶船內，分撥十隻或十五隻，溯流而上，與吳全美師船合力堵勦。至九洑洲地方賊營，距浦口甚近，陸路有武慶營盤，水路有周希濂艇船，皆去賊營不遠，何以任其從容布置于前，又不能奮勇攻勦于後？水師本極疲玩，自歸琦善節制，稍有起色，乃未久又蹈故轍，〔因循〕積習實堪痛恨。所有浦口洲地賊壘，着即責成武慶由北岸進勦。李德麟現有船十九隻，亦足敷圍攻，着托明阿等嚴飭該員迅速攻燬。倘仍前怠玩，不知奮勉，即從嚴參辦。至下游紅單、拖罾、廣艇等船，共有八、九十隻，又有新造多槳快船；如李德麟等各船不能得力，並可就近將周士法、陳世忠之船，分撥協勦。托明阿現已馳抵軍營，着即統籌全局，與向榮和衷商辦，毋得稍分畛域。近日瓜洲勦賊情形，并着托明阿等速行具奏。昨據葉名琛等奏：廣東匪徒同時滋事，肇慶等城及高明等縣，均被賊陷，復敢攻撲省城。向榮前調之廣東官兵，能否前來，殊難預定。該大臣務就現在兵勇，水陸兼籌，迅掃賊氛，毋稍延緩。奸民接濟賊營火藥，必須嚴行禁絕，前已諭知陳金綬、雷以誠，着托明阿、向榮嚴飭各營，並地方文武明

查暗訪，一體鎖（搜？）拿，毋稍鬆懈。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八月二十五日）

## 覆奏賊占浦口洲地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正在繕摺，接淮軍機宇寄八月初四日奉上諭：『逆匪圖占浦口洲地，建築水營，李德麟既藉詞推委，飭令吳全美帶船折回。但此時江面攻勦正在得手，太平甫經收復，蕪湖吃重萬分，吳全美師船駛回後，上游太覺空虛，尤須嚴防皖楚賊踪大幫回竄，不可顧此失彼，徒令得力師船，往來行駛，轉致兩無裨益』各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聖慮周詳，廟謨宏遠，既統籌南北緩急之勢，更洞燭上下輕重之情，敬弗欽遵籌辦。惟查該逆于前月上旬，竄據九洑洲一帶，係由草鞋夾運過木竹，挖築營墊砲台，芟刈蘆葦，填平溝港，賊船朝去暮回，其地距浦口甚近，距陸路武慶營盤、與水營副將周之濂艇船，均不過數里，當時并不實力攻勦，任賊從容札營，不知是何居心？臣係（？）北岸關係緊要，已迭次嚴檄飛催，責令迅速進攻，乃陸兵則以阻水諉之師船，而船又以夾攻待之上游各船。其時葉常春適以接帶軍餉子彈折回浦口，經臣飭令就便協同助勦，師船亦不爲不多，若欲并吳全美之紅單一齊駛下，則上游賊船，豈能置之不顧，聽其下竄？臣前奉旨分提各船，原以扼勦金陵上游；今紅單既進攻得手，連破賊船不下千號，業已扼住采石磯，截斷江面，極爲得手。無如東西兩梁山，現在賊船陸續駛回，已有二千餘隻；皖楚大幫，又將趕回蕪湖，嘯聚日多；太平尚無兵駐守，賊匪時常往來于此。紅單中流砥柱，吃緊萬分，若使調回攻勦，不特將來上攻匪易，而賊船順流直下，又將蟻聚金陵，使陸路之賊，困而復甦，水路之舟，絕而復續。萬一連檣北渡，浦口勢益可虞，或下竄瓜洲，則我船更應接不暇

矣。臣愚以爲致人而不致于人賊之竄擾浦口江面者，迹雖北窺，而實欲牽制我師之後。倘一回顧，賊匪江路已通，我之前功盡棄。若紅單堵住上游，使賊船無路下駛，而我得節節布置，水陸會兵，由太平以至蕪湖，逐漸扼勦而上，賊船雖衆，亦可漸次掃除。前奉旨派調陳國泰之船，既因瓜洲攻勦至緊，不能前來；而吳全美只有二十五船，葉常春六船，尚未趕到，其勢已孤。現在上游賊船林立，師船已不免生畏；若一經調派回勦，帶兵官有詞可藉，正可趁此折回，大局一壞，實屬不堪設想。所有浦口九洑洲賊營，武慶既奪勇由北岸進勦，李德麟有船一十九隻，豈尚不足圍攻？伏查有紅單直上金陵瓜鎮，賊援早斷，彼處賊艦應不若上游之多，該逆又迭被創懲。縷計下游仗船，除陳國泰所領二十五隻之外，尚有周士法、陳世忠、分帶各項艇船，亦不下數十隻；現又造有多槳快船，以之進攻洲地賊船，較紅單尤爲便捷，誠如聖諭所云。即或李德麟各船未能得力，亦可就近將周士法、陳國泰之船，分撥協勦，不必專調吳全美紅單駛回，以致顧此失彼，掣動大局也。臣謹據實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旨同見上）

## 察看余萬清赴鎮江後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鎮江古稱鐵橋甕，謂其江水環繞，又有北固、金鷄諸山，險要可守也。賊匪竄擾以後，雖屢次出擾，均被官兵擊敗，然恃金陵瓜揚相通，遂得日久竢踞。今自紅單船上駛，金陵始與鎮江水陸隔絕，而瓜洲仍通往來，零星接濟，仍未能斷。臣屢接余萬清來稟稱：閏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該逆由北門西門三次出攻，二十六日，又由北門南門突出兩次，均被官兵擊敗，仍復竄回城中。通濟門四日之內，五次接仗，斃賊四百餘

人，而我兵受傷僅三十餘人。據稟稱：鎮城賊糧漸乏，該逆時令婦女以割草爲名，每日放出數十人或百餘人不等；余萬清均派委員弁妥爲護送，交地方官設法收養資遣。又聞該逆有欲出城割稻之說，因與本地紳董商議，開埂湮沒，使賊無所掠食。又派官紳于夾江及各渡口分段查拿奸賊，使賊糧日見缺乏，不能不出城與我接仗，庶可聚殲以圖克復。此余萬清近時辦理之大略情形也。臣自上年奏派余萬清赴鎮江後，訪得該革員到營任事，頗能激勵兵勇，弔死問病，與同甘苦，又出己資以充賞卹，是以人皆樂爲之用。鎮江之賊，當時聞我初易統兵大員，屢次悉力來攻，皆被余萬清帶兵擊回，該逆此後遂不敢輕易窺撲營盤。是該革員雖未能克復城池，然節次竄擾之賊，均被擊敗，且斬馘亦復不少，該逆亦頗畏懼，并與鎮江將弁兵勇及地方紳董，均稱協力同心，所辦軍務，尚無不合。如果訪有劣跡及不能勝任之處，臣斷不敢因保奏在前，稍存迴護。屢蒙諭旨飭臣隨時察看，據實具奏，理合附片上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迭攻賊營獲勝亟籌合圍並督催師船上駛摺（咸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攻勦賊營，迭次獲勝，亟籌設法合圍，並督催師船上駛各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查上方橋西賊營，自初三日復被我兵勦挫之後，將壁壘加高，並濠塹挖掘寬深，添布樁簽，爲久據死守之計。十三日辰刻，我軍分爲三隊前往攻打，該逆堅不出仗，第於穴內開砲環拒，我兵難以力攻，相持兩時許，有雨花台賊匪約二千餘人，前來救援。經我伏兵截勦，斬獲首級三十九顆，內有長髮黃衣馬褂老賊目一名，于其屍身內搜出僞官姓名冊、器械冊各一本，因無生擒匪黨，未能查訊該賊目姓名。維時賊衆返奔，槍砲擊斃，不可數計。我兵追

數里始還，奪獲槍械五十餘件，營中賊目始終不敢出敵，各兵勇亦陸續撤回，另圖進攻。查值秋收之時，探聞逆衆日赴附近各村刈稻接濟粮食。十六日黎明，挑兵勇以三隊攻打賊營，以二隊分伏洪武門外，以一隊往來接應，以一隊繞出賊後抄截，均由七橋甕分路進勦。前隊直逼賊營，該逆吹角聚衆，槍砲連開，我兵亦施放火器，燒賊壘外寮棚，乘勢搶撲近前，該逆仍拚死拒守。時有另股數百由雨花台右道來援，被埋伏潮勇冲出，排槍擊退回(?)，斃賊不少。該逆千餘，復繞土城之後前來，又經捷勇迎勦，斬殺一百餘人。追至土城，復有大股趕來救應，後營各賊亦出，會合土城之衆，併力迎拒，我兵分力四擊，火槍到處，黃旂倒地紛紛，該逆勢不能敵，一齊潰逃。我軍趕殺，約有二三百人，直至賊營濠外，砲子雨密，勢難撲進攻燬，至暮撤隊回營。是日統計斃賊約五六百人，斬獻首級二十六顆，生擒五人，奪獲先鋒大黃旂三桿，其餘槍砲戰鼓刀矛無數；我兵亦陣亡一人，受傷十數人。因思該逆逼處上方橋西，我軍阻水不能飛渡，即由七橋甕繞路前進，只此一面，亦礙難得手。迺于河之東岸對紮一營，架西瓜砲炸彈，對準賊營，日逐轟打，斃賊不少，該逆頗形畏懼，正可乘機搭渡攻襲，以期滅燬賊巢。二十一日，密飭各營木竹牌搭橋渡過，分三路進攻，該逆仍不出，我兵吶喊合圍，施放抬槍，遙對賊營哨樓，擊落執旂一賊。奈濠塹寬逾數丈，火罐不能擲及，惟火箭噴筒射入賊營，燒燬棚帳十餘座，硝藥上轟賊衆一面救滅，仍復據營死守，槍砲抵敵，爭持歷時不下。我兵乃佯退誘令出敵，該逆遽以數十人來躡，各兵勇回兜縱擊，立斬二十餘人，生擒十一人，割獲首級八顆，連奪督陣大旂二桿，餘即逃匿回巢；我兵追搏攻圍，仍未破入其土城。雨花台各賊，因我有伏兵截堵，惟遙作聲援，彼此牽綴不前，自辰至午，乃令次第收隊。此連日攻勦賊營獲勝之情形也。伏念該逆負嵎堅守，粮食最爲所重，現當禾稼收成，其西南各村鄉，

均有新粮可掠。探聞該逆于鐵星橋、河定橋一帶，日肆焚掠，雖經派去兵勇，節次擒斬數百人，而板橋善橋一帶，嘯聚甚衆，應趕緊設法圍勦，遏絕蔓延。幸探得蕪湖之賊，業於十一日被涇太義勇擊走，收復縣城，臣已咨商浙撫黃宗漢，幷飛調已革總兵王鵬年、前溫州府常恩等，迅帶浙江兵勇，由甯國出堵蕪湖，已于十六日齊到該處紮營；鄧紹良一軍，亦由高淳調至太平屯紮。蕪太陸路之賊，似已稍清。惟采石磯沿江以下，尚有賊黨時來擄掠。臣現檄飭鄧紹良帶領兵勇一千二百餘名，由慈湖銅津沿江直取江甯鎮，進攻板橋善橋；並由大營抽撥楚兵五百名，令副將傅振邦帶往秣陵關，與前派參將長桂所帶兵勇六百名，齊往江甯鎮會合，統歸鄧紹良調遣。攻勦如能得手，則與大營聲勢相聯，上方橋賊巢前後受敵，使之不能固守，方能一律掃蕩。由此圍攻金陵，可以迅圖克復矣。惟是吳全美所帶之紅單船，自前月泊駐采石磯後，水路接濟已斷，該逆始傾巢出仗，陸路復被大創，賊情正深恐懼，臣方催提紅單進攻東西梁山節節扼勦而上，庶水陸上游，皆爲我有，則勝算全操于我，實收復金陵一大轉機也。乃該總兵忽藉口於揚州大營札調回攻九洑洲，並不候臣檄飭，遂於十一日駛至江浦以下，實屬坐失機宜。查該總兵吳全美，以水師游擊，蒙皇上不次擢用，臣因聞其素稱勇敢，特調令所帶紅單船隻，分勦上游，幷令來營授職，宜（？）屢次督催上駛，迨前月由浦口進攻，連獲勝仗，臣方幸倚任得人，足資勦賊，當即大加獎賞，幷先發去翎頂銀牌，由該總兵擇尤保舉，以勸有功。乃該總兵自抵采石磯以後，每次稟報，總以兩梁山賊船過多爲慮；臣復婉言開導，激勵多方，再以努力上進，立邀懋賞。逮揚營單銜檄調，已由臣一面咨覆，一面行知該總兵亦不稟請示遵，遽即帶船折回浦口。經臣專弁嚴行檄斥，始以待解粮餉子藥爲詞，繼又以帆纜霉脆應須更換爲推延之計。查該紅單船，今年由粵來江，帆檣梭纜，甫經

修整，所需軍火子藥，據粵督來咨亦稱寬爲預備，何至入江數仗之後，即已用完。迨臣兩次撥解前往，并按月給足粮餉，則又種種藉詞，屢催不進。臣猶以爲水師兵勇，類多桀驁不馴之輩，訪之紅單各船，則人皆爭先恐後，而該總兵轉意存退縮，是其畏葸之心，又蹈各艇師疲玩氣習。現在上游賊船，正在麕聚，乃自放開江路，致令聯檣竄下，接濟復通，賊焰未免復熾，令人萬分焦急；而用人緊要之際，又不敢操之太蹙。茲已特派副將蔡應龍前往督催，并密爲設法駕馭，責令吳全美即將所帶紅單會同葉常春之拖罾各船，趕即駛上金陵，由江甯鎮勦洗前進，以期會合鄧紹良陸兵，扼住上游江面，然後將兩梁山一帶賊營，全行掃蕩；再由蕪湖直溯池州，則皖江以南無復賊踪，蘇杭門戶自固；然後以全力克復金陵，辦賊便有把握矣。現聞該逆已於夾江九洑洲之間，用粮船排列，復於下關南北兩岸，用鐵練中貫巨木，橫截江面；並有砲船十七隻，每船安槳數十把，砲位甚多，時於兩岸游弋，意欲阻我師船上攻之路。臣已飭斷要口艇船總兵陳世忠、挑派前在金山斷賊鐵練之閩粵兵數十名赴浦，設法斷其鐵練，不致有礙江路；並飭令吳全美等，就便協勦。但俟東北風轉，即仍督船上擊，庶可早靖妖氛而全大局。臣腿疾復發，已經兩月，雖腫脹均漸痊愈，而步履未能如常，尚難騎馬。從前出隊打仗，臣皆親自在前督陣，自七月杪疾發以來，時值該逆竄擾東壩，窺撲營盤，臣雖力疾運籌，而不能親臨戰陣。當派令翼長三品頂戴福興臨陣調度，屢次接獲勝仗，指揮策畫，辦理裕如，且自今春派充營務翼長，襄贊悉合機宜，辦事明決，任怨任勞，撫御兵勇，均稱協合。查該員精明練達，智勇沉雄，且任事實心，尤爲提鎮中出色之員。現當勦辦吃緊，將才難得，該員既於軍營得力，臣不敢壅於上聞，可否仰懇天恩量予鼓勵之處，出自皇上鴻施。所有迭次攻勦賊營獲勝，及亟籌設法合圍，并督催師船上駛各情形，理合具摺馳奏，伏乞聖鑒。

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九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攻勦賊營迭獲勝仗一摺。上方橋賊營，經我〔兵攻？〕勦之後，該逆拚力據守。八月十三日，我兵分隊進攻，賊匪堅匿不出，有雨花台賊匪約二千餘人前來救援，我兵截勦，斬獲首級三十九顆，賊衆奔潰，我兵追殺數里，擊斃無算，奪獲槍械五十餘件。十六日，選派兵勇三隊進攻，該逆拚死拒守，忽有另股賊匪數百人，由雨花台右道來援，被潮勇截擊，斃賊甚多。逆匪千餘人，復繞土城之後來撲，卽經捷勇迎勦一百餘人，後有大股賊匪趕來救應，我兵分投迎頭迎擊，賊匪敗潰，追殺二三百人。是日共斃賊五六百人，斬獲首級二十六顆，生擒五名，並奪獲槍砲刀矛多件。二十一日，我兵由東岸搭橋過渡，分三路進攻，仍拒營死守，我兵佯退，誘賊出巢，立斬二十餘人，生擒十一人，割獲首級八顆，餘匪逃匿。此次攻勦賊營，尙屬得手，著向榮督飭兵勇，奮力圍攻，務將賊匪迅速殄滅，毋再延遲。據稱三品頂戴福興，自到軍營以來，任事實心，屢次接仗獲勝，調度均合機宜，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以示鼓勵。（九月初十日到）

同日上諭：向榮奏攻勦賊營，迭次獲勝，幷督催師船上駛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賞福興二品頂戴矣。上方橋西賊營，經我兵連次攻勦，迭獲勝仗，仍未能破入土城。該大臣現飭鄧紹良帶領兵勇，由慈湖、銅津沿江直取江甯鎮，進攻板橋；並抽撥楚兵，令傅振邦帶往秣陵關，與參將長桂齊赴江甯鎮，與大營聲勢聯絡，使上方橋賊巢，前後受敵，布置甚屬周密。至吳全美所帶紅單船二十五隻，本係向榮提赴上游，屢次接仗，甚爲得力。自駐采石磯後，逆匪水路接濟已斷，故傾巢出仗，陸路復被大創。前因東西梁山賊船

較多，是以諭令托明阿等于陳國泰所帶船內撥赴上游，已據奏稱派撥十隻前往，與吳全美等合力堵勦。合計紅單船已有三十餘隻，兵力較厚，自當力扼上游，使賊船不能下竄，于勦辦機宜，最爲緊要。乃據向榮奏稱：吳全美藉口於揚州大營札調，回攻九洑洲，輒駛至浦口以下，經該大臣嚴行檄斥，復以待解餉粮子藥、及更換篷纜爲詞，種種推諉，實出情理之外。該總兵統帶師船，係歸向榮節制，各兵勇轟擊賊船，本極奮勉，若帶兵大員意存退縮，勢必又蹈艇船疲玩積習。當此攻勦吃緊之際，豈容任意顢頇？著向榮嚴催該總兵迅赴上游，並着托明阿等飭令陳國泰將所撥紅單船十隻，飛速上駛，不准片刻耽延。倘再不遵調遣，即着該大臣等從嚴參辦。據楊霈奏：武漢現已克復，湖南水師指日即可下駛至黃州九江等處。現在蕪湖業已收復，若兩路夾擊，梁山一帶賊船，自可剋期殄滅。該大臣等務當乘此機會，併力攻勦，毋再遷延。其金陵逆匪接濟，尤當設法嚴斷，毋令到處焚掠。涇太義勇收復縣城情形，着查明具奏。向榮所獲逆書，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九月初十日到）

## 封呈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會奏稿本片（前奏附片）

再前任安徽學政孫銘恩，上年到任後，見太平府城垣坍塌過甚，存（在？）城兵勇寥寥，當捐廉銀一千兩，以爲團練之資。後見賊船往來過多，守備均無可恃，即將棺木備齊，以示必死。迨四月二十八日，賊匪進城後，孫銘恩衣冠出坐大堂，厲聲詞斥，即被擁去，家丁范源亦隨之同往。府城居民僉稱見該學政一路罵賊，上船時自投於江，被賊救起，擁向金陵而去。又金陵逃出難民述其所見，據稱孫銘恩被擁進城後，該逆稱爲忠

臣，看待頗好，極意勸降，始而罵不絕口，繼而絕粒數日，該逆見其百折不回，遂併范源一同斬首，挑筦示衆，並標名妖頭孫銘恩妖价范源首級字樣，以該逆僞憲書之日計之，係五月二十四日，蓋天主教無閏月，與我不同故也。惟是難民所言情節雖實，而究無確據。茲于閏七月初四日我師船勝仗之後，忽於賊首僞燕王秦日綱船上，獲得各賊渠稟奏洪逆稿本一册。查五月二十四日稿內，有渠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三逆會奏洪逆一稿。中有一條云：據佐天侯陳承鎔又稟稱：殿左三指揮翁煥章，前經拿獲妖頭孫銘恩、妖价范源二名，屢加嚴訊，該孫銘恩俱係妖官是實，妖价范源被拿，始供愿敬拜上帝等情。第細核該犯等供詞，語多狡飾，議將孫銘恩范源二名，均行斬首不留等語，末有「旨准」二字。是孫銘恩被害之地，係在江甯城內，其日則該逆之五月二十四日，均無可疑。惟聞孫銘恩於賊匪乍進衙署之時，從容出堂，署中家丁及書役人等，均已逃散一空，惟范源寸步不離，是其主死忠，其僕死義，均屬可嘉可憫。而該僞稿內有范源願敬拜上帝之語，似亦未可盡信，如果有之，亦不應與孫銘恩同時遇害矣。至洪逆之有無向有傳聞異詞：或云洪逆久服冥誅，別立一賊以頂其名。或云係刻木偶爲之，實無其人。今觀洪逆尚有批答之語，（渠之語）則又似有其人；特一切事權，皆歸之楊逆耳。又查稿本內有覆奏夷三十條，其後載一條云，不單准上海閩廣賊黨投降，天下萬國皆要來降也等語。是奏夷通賊，並爲上海賊黨暗通消息，情節顯然；而賊中實情，于此稿中亦大略可見。茲將原稿本封呈軍機處以備御覽。惟簿面多有損破，均仍其舊，合併聲明。謹奏。（硃批：覽。）

## 勸捐兵米收有成數懇恩鼓勵摺（咸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遵旨勸捐兵米，收有成數，請歸入籌餉事例，開單懇恩鼓勵，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于本年五月間，接准戶部咨會：『奏准請飭附近軍營州縣，妥勸捐輸，不論米麵荳草等項，接濟軍需，准其特奏請獎；其大營駐札地方，或由統兵大臣，酌派隨營委員勸辦』等因，移知前來。查臣軍已抵江南，奉旨提用附近州縣倉儲，以資兵食。除江西安徽撥解漕米外，餘皆用江蘇漕糧接濟，今春業已用完，至夏季需用兵米，即係糧台動餉採買供支。當茲餉項支絀之時，籌款非易，且江面向來仰食江北，運籌繁多，惟有廣勸捐輸，庶可以接兵糈而節軍餉。當經知會糧台出示曉諭，隨營設法勸辦。嗣後委員湖南湘潭縣學訓導歐陽世洵、江蘇候補縣丞李慶琛首先倡捐報効，幷勸民人王振基等、捐輸兵米一萬石，詳請核辦前來。經臣飭令糧台總局驗收，核將所捐米石，寬爲作價，每石准照現行部章作銀二兩，並以繞道過江採買，由各捐生自行運送到局，所需蒲包繩索、以及水陸盤運腳價，加算運腳銀四錢，捐米一石，共准作銀二兩四錢，歸入籌餉新例核實彙請奏獎，以示平充；刊刻實收，臣蓋印填給，以廣招徠；于是風聞踴躍，報効爭先。續據官紳士民，復又捐米一萬餘石，由臣彭玉雯、熊我、督飭糧台委員驗收，核明具詳請獎。臣查該捐生等輸將兵米，接濟軍需，好義急公，實堪嘉獎；且皆由遠道採買，運送維艱，每石作價二兩四錢，核計所需，實無浮濫。詳查糧台擬請官階，與各捐生所捐米石折實價銀，核之籌餉章程，皆屬有盈無絀，應准歸入新例，一體獎敘。統計捐生五十四員，各先後共捐米二萬八千七百八十石，合銀六萬九千七十二兩，自應遵旨特奏請獎，以示鼓勵。其有作爲監生以及職銜者，即將現准戶部咨送部監二照，先行填給，幷各發予實收，送具年貌履歷清册，分別咨送部監查照辦理。相應開單奏懇天恩，准將捐生勅部歸入籌餉新例註册，分別選補；並即速發部照，由驛馳〔送？〕前來，俾得即時倒換

實收，以裕軍儲。嗣後源源而來，實于餉精大有裨益。所有遵旨勸捐兵米，收有成數請獎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總司粮台臣彭玉雯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現在大營官兵，自六月後已動用捐米接濟支食矣，合併陳明，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

## 請勅戶部國子監速填捐生執照來營片（前奏附片）

再查江甯軍營粮台，上年設立捐局，由粮台總司發給實收，半月咨部一次，接卯歸入部捐辦理。自咸豐三年四月二十日開局，至十月初五日奏明撤局，當將收過捐銀數目，幷未報捐官生履歷清册，隨時分次咨部。所有五月初一日起至六月十五日以前三次捐生執照，已准戶部咨送前來，發局給換。其六月十六日起，十月初五日止續報捐官生六十六員名，及奉飭銀數不符業經如數補交之李宗泌、葛鳳修、烏粒喜春、佛爾國春等應領部照，日久未接填發，節經據詳咨催戶部，迄今仍未發來。伏念各官生遵例報捐，原欲即時効用，乃經守候部照，未免選補稽時；現在軍營勸捐兵米，誠恐聞之觀望，難期踴躍輸將。茲據捐局委員稟由粮台詳請奏催前來，除備文分別咨催外，相應請旨勅下戶部國子監，查照上年咨送捐生履歷清册，迅即填發執照來營，以便分別給領，實于勸捐儲粮有裨。謹會同粮台總司彭玉雯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該部知道。）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庚申）上諭吉爾杭阿奏噴咪嘶三國夷酋駛至上海堅欲赴天津著向榮

等於關山關一帶防範毋令與賊匪勾結　見實錄卷一四三之七下

## 進勦太平采石磯一帶獲勝摺（咸豐四年九月初六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官軍進勦太平采石磯一帶，連獲勝仗，并下游水陸勦堵情形，恭摺由驛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攻勦上方橋迭獲勝仗，亟籌設法合圍，併督催師船上駛各情，已于八月二十六日具摺馳奏在案。二十七日，仍派兵二隊，由七橋甕上方橋直攻賊營，槍砲頻施，該逆負嵎抵拒，堅不出仗，攻至午後，雨勢愈大，始行撤回。二十九、三十等日，又復迭次進攻，該逆依然負固，未能得手。連日迭據江甯府趙德轍稟報：督率鄉勇團練，在鐵星橋油坊橋善橋一帶，襲破賊卡數處，擒斬賊匪多名，救出難民無數；並據傅振邦稟稱：帶兵馳赴秣陵關，會同參將長桂，進兵谷里村，勦堵焚掠匪黨，俘斬三十餘人，由彼繞出沿江，即可與鄧紹良一軍會合等因。此連日攻勦上方橋等處賊營賊卡，并分兵前赴太平之情形也。又接據鄧紹良呈稱：于二十一日，帶兵行至太平薛鎮，聞逆匪四鄉掠稻，二十二日，派隊追勦，該逆聞風竄回采石賊營，我軍即于太平府城北路屯紮。二十三日，齊集兵勇，相度地勢，分營扼堵要衝。二十四日，賊衆由采石來窺，經我兵攔頭迎勦，逼至黃山地方，斬獲數賊，餘皆逃走，該處山徑叢雜，未便輕入窮追。二十五日，有賊四、五千人，復由采石至黃山焚擾，我軍分三路迎往兜勦，槍砲擊斃多人，該逆恃衆不退，撐拒逾時，被我軍誘入伏中，左右兩路齊起，排槍迭轟，黃旂紛紛倒地，該逆遂大敗潰奔；各兵勇三面兜勦，翻山趕殺無算，賊人被追窮蹙，其滾岩跌斃者，尤復不少。鄧紹良見山勢陡峻，復揮兵繞出江岸大道攔殺，并跟追沿江逃回逆黨，刀矛所及，與撲河淹溺者，不下二三百人。采石

之四喜橋邊，因去二十餘里，兵力饑疲，只得撤隊。是日之戰，計斃賊約四五百人，割獲長髮首級四十一顆，耳級辮髮五十六付，生擒十二名，俱即梟首；奪獲抬砲二尊，抬槍五桿，藥鉛三桶，大小黃旂十五面，刀矛一百二十餘件；我軍並無損傷。二十七日，復分兵三路直攻采石，該逆聞我兵到，不敢扼敵，紛紛逃竄上船，我兵趕至，擒斬數十人，立將賊營二座拆燬。二十九日，該逆復由金柱關賊船分五股來撲，經鄧紹良指揮兵勇分道迎勦擊退，沿江追殺，除撲落港汊淹斃不計外，又殺賊二百餘人，割繳首級五十七顆，奪獲黃旂槍砲十餘件，賊馬二匹；我兵間有傷亡。三十日，逆匪復由城外扎下分四股撲來，每股約千餘人，適傅振邦、長桂各軍已於先一日晚到齊，當即分隊迎敵。鄧紹良督兵勇由正東殺上，逆匪恃衆擁拒，內有黃衣騎馬賊二人，率領牌刀手一隊，當先死力抵擋，鄧紹良馳馬上冲，立將賊目挑斃，我兵一齊大呼，槍擊矛刺，斬賊多名，賊衆鬨然敗走，我兵前追。其時正西之賊，與我兵鏖仗不退，傅振邦冲入賊隊，連砍數人，突被賊衆打穿右手腕，幷擦傷胸前，仍前督仗益力。適我兵由東路轉仗兜來，兩路併力夾擊迎勦，賊匪抵敵不住，始相率潰奔回巢；又被我軍趕殺無數，奈賊中槍砲如雨，遂于午後收隊回營。計斃賊一百四五十人，生擒活賊二人，割獲長髮首級三十一顆，並奪得大黃旂槍砲二十餘件。此鄧紹良率同傅振邦等連日在采石太平一帶勦賊獲勝之情形也。現在兩梁山與金柱關，均有賊船各數百隻，西梁山又有賊營四座，實有窺撲太平蕪湖之意。查太平兵雖不多，皆久經仗陣，尚可勉力支持，至蕪湖雖有浙江甯國兵勇約五千人，然皆未遇大敵，究不放心。查本年閏七月間，迭據浙江撫臣黃宗漢，以逆匪竄入祁門，將抵徽郡，浙省危急，乞師救援，等情飛咨前來。維時大營兵力已單，然徽州爲浙江省門戶，不能不分兵兼顧，隨即調撥四川兵一千名，分爲兩次前往救援。旋據祁門縣稟稱：該處

滋擾之股匪，已經該縣勦退，等語。臣擬即將此項川兵一千名，移發太平、蕪湖兩處同勦，庶有用之兵將，不置諸無用之地，而蕪湖有川兵以當前敵，即可以浙江甯國兵勇助勢。以屢次檄調，而徽、甯居民均苦留不令出境。查太平兵力尚單，蕪湖雖衆難恃，實屬懸念之至。連日迭據管帶浙江甯國兵勇之文武各員稟稱：賊船兩至蕪湖，匪黨尚少，均被擊敗而去。二十五日，賊復順風揚帆，水陸並進，先于卯刻在四合山陸路接仗，辰刻賊船駛至江口，午後復有賊匪從上游舍舟登陸，包抄我兵而來。已革總兵王鵬年等，因時已薄暮，賊勢尚在麕聚，恐未經戰之兵勇，難以支持，仍退至黃池駐紮，扼守要隘，以防內竄，各等語。聞報之下，焦急尤深。查蕪湖爲上游要口，該逆之所必爭，非有勁兵，斷難固守。刻下金陵大兵，實難再分，惟有仍將赴徽州兵與浙江會合一處，庶幾可仗可守，方是正辦。然大營去徽太遠，呼應不靈，不知黃宗漢能否飭令川兵，由徽折回？而鄧紹良扼紮太平之兵，先僅一千二百餘名，雖傳振邦業已趕到，又以受傷折回金陵就醫，所帶兵勇，已併歸鄧紹良統帶，亦只二千數百人，堵勦亦尚未敷。惟有俟紅單等船駛上，庶可會攻上游之賊。無如吳全美葉常春各船，經臣屢次嚴催，尚仍寄椗浦口。至前月十一、及十五、十八等日，會同李德麟各船，與賊船接仗三次，雖有擊斃，總未能痛挫賊鋒；又日久阻風，不能上駛。二十五日，江面砲聲不絕，料係戰船開仗，當有捷音。乃據探丁從紫金山瞭見，忽有木簰從夾江口順流直下，其護簰合船，均被我師艇擊散，而木簰已順流直下。隨據水營各鎮稟稱：該逆連紮極大木簰二座，寬逾畝許，上施樓楯，排列大砲，翼以江廣大粮船，並賊划船數十隻，由七里洲夾江口衝出石埠橋，該處仗船僅止三、四隻，力難堵截。葉常春吳全美遙見即回浦口督船駛過截勦，李德麟蔡應龍等亦分帶師艇紅單追躡夾擊，轟沉賊划十數隻，我船直逼大粮船圍勦，拋擲火罐，賊匪紛紛撲江，我兵

爭先躍過賊船，殺死逆匪四、五十人，生擒十二名，內有僞總制譚龍才一名，廣西人，僞先鋒詹起發、裴文才、陶有元、侯宗光四名，併餘賊陳高寶等七名，訊因我船節節堵截，瓜鎮久斷接濟，故該逆特造木簰，護送大粮船五隻，各載穀米千有餘石，意圖送下。查看賊船艙內，盡載穀米彈藥，惟均已擊損滲漏，難以運回，遂卽縱火焚燬；並奪大小銅鐵砲十九位，抬槍鳥槍二十五桿，黃旂號衣鉛藥刀矛不計其數，其餘賊船，仍逃回夾江。惟賊船一面環砲，一面順水下淌，紅單艇船業已追過段要口地方，與陳世忠艇船一齊轟擊，因天晚霧重，賊簰乘夜溜下，一靠金山，一泊鮎魚套等語。臣已檄飭余萬清，知會下游師船，迅圖設法攻燬，力斷賊援。現聞瓜洲攻勦得手，賊勢已窮，鎮江賊人亦被余萬清設法懲創。並曉諭解散逃出水陸脅從多人，內有家屬被賊殘害，願留營殺賊復仇者一百九名，已由余萬清等給口粮招充義勇，派委幹弁管帶，隨同官兵打仗。邇來禾稼成熟，該逆時于近城處肆出掠粮，節次派令兵勇遊巡，幷檄會各鄉團練防堵。自八月初七、八至十六、十九、二十等日，在西南沿江一帶，先後殺賊一百數十人，內有僞水肆正將軍沈姓、及僞旅帥黃旂賊目三人，並生擒僞司馬陳金海一名，奔獲划船五隻，烏槍刀矛等件，堵勦尚屬得手。此時賊簰竄下，其匪黨雖屬無多，而賊援復通，瓜鎮之賊，不免因而死守，南北勦辦，又費紓籌。臣已分別咨行妥囑水陸防勦，並嚴催吳全美葉常春等，督飭水勇，及調到陳世忠閻勇爬船，趕緊設法斷賊橋練，會攻九汊洲，疏通江路，俾紅單等船一遇順風，立卽上駛，會合鄧紹良陸路之兵，相應扼勦前進，直至蕪湖，庶以遏賊來援。但使上游一清，賊無接濟，下游次第籌勦，較有把握矣。至蕪湖黃池一帶，仗守情形，已檄飭王鵬年等妥爲辦理，俟續有稟報，再行馳奏，以慰聖廑。所有官軍由太平進勦獲勝，並上下游堵勦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上諭：向榮奏太平采石連日獲勝，並下游水陸堵勦情形一摺。詳閱原奏，鄧紹良傅振邦等，連日采石之仗，斬獲雖不爲少，但察看賊情，似非悍賊死黨，恐係以小勝驕我兵心；而兩梁山及金柱關等處賊船，復以大股突撲。該大臣既將傅振邦之兵，併歸鄧紹良統帶，即着飭令該員加意嚴扼，能進則進，使上游對紮各賊營，不能安穩久踞，方操勝算。吳全美葉常春所帶兵船，擅自折回，本屬可惡。該大臣既稱嚴催該總兵等，速破九洑洲賊營，立即上駛，着即嚴催趕提。若該總兵等藉詞延宕，既不速攻洲地，又不進扼太平，或于掃清賊巢之後，又托言協勦瓜洲，置上游于不顧，着即具實嚴參，連前此不聽節制之罪，一併重懲。蕪湖爲上游要口，浙江兵勇既難得力，自應以勁兵協守。該大臣所稱檄調赴徽川兵往蕪湖，而令甯國兵勇助勢，意在酌量兵勢之強弱，爲布置之先後。蕪湖甫經收復，兵力未充，果能添兵嚴扼，則徽郡之潛離自固，着將詳細情形，知會黃宗漢妥籌辦理。至所奏賊簰下駛等情，與托明阿等前奏大略相同。現在賊簰是否仍泊鎮江南岸，抑又駛往下游？雷以誠前赴焦山一帶，福建派來之總兵孫雲鴻亦在該處，能否相度情形迅將賊簰設法攻燬？並着據實奏聞。陳世忠在段要口能否得力？李德麟已回浦口，吳全美葉常春尚未上駛，師船不爲不多，洲地賊巢不過兩三處，何以不即進攻？瓜洲已屬彈丸，洲地尤爲狹小，若逆匪每占一處，即牽掣一路得力之兵，何時始能肅清江面？鐵鎖橫江之計，該逆前此即已有之，曾被我兵設法攻破，此次豈不能照辦？況師船全在江北，托明阿等即責無旁貸，着即迅速勦除，使烏江之賊，退無所據，自不敢上竄滁州等處。關山全椒，雖皆派有防兵，若水路不斷，則陸路終不能防，此係南北緊要關鍵，托明阿等豈可玩泄視之？向榮摺內有現聞瓜洲攻勦得手，賊勢已窮

之語。托明阿等如何籌攻，務當迅速進勦。倘一勝之後，輒停兵數日，或賊匪出撲，始行督兵抵禦，是賊逸我勞，雖有勝仗，終難攻克。況上游紅單船業已折回，現在金陵瓜鎮賊援復通，使不先復瓜洲，豈非前功盡棄？該大臣等萬不准再有耽延，任令負嵎死守。本日據陳啓邁奏：向榮軍營糧台，現在由彭玉雯督辦，其報銷事宜，仍歸熊我在省一手經辦等語。已諭知陳啓邁照議辦理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九月十九日到）

## 請升補遊擊周兆熊等各缺片（前奏附片）

再查參將張國樑、蔡應龍、游擊蘇崇阿、都司周天受、饒永福、守備黃朝恩、姚爵階、余允祥各升任遺缺；幷升任參將蘇崇阿因病自縊，與守備武廷英降補各遺缺，均爲軍營所出之缺，現當勦賊吃緊，各營將弁往往不敷調遣，亟應選員遞次升補，以資帶兵。臣逐加遴選，查有游擊周兆熊等，皆屬打仗奮勇，屢著戰功，或訓練得力，實爲出色之員。以之遞升參游都守各缺，洵堪勝任，而于教兵打仗，亦復各有專責。臣爲軍營緊要起見，謹將各缺遞行擬請升補，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天恩，俯准所請，實足以示激勸而資勦賊。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覽訓示，謹奏。（硃批：周兆熊等依擬升補。該部知道。單併發。）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三件

一、咸豐四年九月初八日（甲戌）上諭托明阿奏金陵賊艘下駛著向榮督飭吳全美力扼上游　見實錄卷一四四之二六下　又見方略卷一〇六之三二上

二、咸豐四年九月十二日（戊寅）上諭曾國藩賞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湖北巡撫陶恩培補授湖北巡撫雷以誠補授江蘇布政使仍留揚州軍營幫辦軍務

三、同日上諭已革直隸提督陳金綬賞給三品頂戴

## 襲破雨花台二壘直逼南門幷攻打太平門摺（咸豐四年九月二十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連日籌攻賊營，襲破雨花台二壘，燬柵三道，直逼南門焚勦獲勝，幷攻打太平門斷賊接濟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以上方橋西賊營負嵎堅守，該逆每恃通濟門、雨花台各路援應，而我軍被其牽綴，堵截不免兵分力單。自前月抄至本月之初一日，逐次環攻不下。初四、五更番出隊，查勘得雨花台迤東賊營，居中扼要，必須先圖攻燬，方可斷賊聯絡。初六日，派兵直攻逼圍，奈賊營左右阻水，惟中道一線可通，我軍擁撲爭先，連用槍砲攻打，該逆伏匿土牆不出，亦以槍砲相持，雨密霆轟，屢次不能撲進。我軍乃佯作撤退，該逆遽出衆蹤來，我軍俟其過橋，悉力回擊，力斬大旂賊目首級一顆，斃賊數人，奪獲鳥槍五桿，長矛二支，餘卽敗走回巢，我軍亦以日暮收隊。初七日，復分兵三隊，堵伏各路，以兩隊攻賊營前，以兩隊抄賊營後，四面槍砲環轟，擊斃賊匪十餘人，射入火箭噴筒，燒賊帳房火藥，該逆仍堅守撐拒。突有後路賊至救援，我兵迎勦攔頭，伏兵並起，殲斃長髮三十餘名，生擒二十二名，割取首級三十九顆，奪獲紅馬褂三件，黃旂十二面，抬槍鳥槍刀矛二十一件，該逆相率敗回；我軍追奔數里，復救出割稻男女五十餘人；惟攻營仍未得手，只得撤回。因思該逆併守前營，其後雨花台一帶賊營或當空虛，若能直進攻焚，卽可掣動賊人之衆，否則亦可就近攻城。當將各

營精銳兵勇，挑選二千人，派令副將張國樑、游擊王俊等督率，直搗雨花台賊巢。另派兵勇五隊，令署將軍福興、總兵明安泰分投督率堵擊接應。但見前面賊營一動，即乘勢合圍搶營。均于初八日卯刻出隊，一齊攻撲賊營，該逆槍砲頻施，仍前不出。我軍即以後隊分攻堵紮前隊，從槍砲中奮勇冲過賊營，徑向雨花台進勦，連破賊卡六重，斃賊數十，乘勢搶上雨花台山梁，焚其木柵三道。該逆倉卒潰亂，被我軍奮勇躍入，立將兩營攻破，殲殺不計其數，并拆燬砲台一處。分投趕殺，賊衆狂奔四散，竄入蘆荻叢中，我軍跟踪縱擊，從南門大街殺進，追逼城根，該逆退避不及，撲落濠河淹溺三四百衆，城頭砲聲不絕，已直抵城下，該逆抽去吊橋，堵住城闔，矢石槍砲並下，立時傷亡十餘名，仍舊奮勇攻打，射放火器，燒燬逆賊哨樓瞭棚。該逆情急，復由城上擲下衣包財物，以誘我軍，各兵勇力攻不顧，約又逾時，奈城高無路先（可？）登，又槍砲子密如雨，仰攻亟難得手，乃四路搜殺，焚其聖粮館數間，並將買賣街一帶焚燬。復由雨花台一路撤轉，各賊營匪黨，始終不敢出敵，我軍乃次第撤回。是日之仗，計斃賊五百有餘，斬獻首級六十三顆，生擒長髮老賊十六名，救出脅從老幼五十八人，獲繳僞木印三顆，僞檢點侍衛賊帽八頂，紅盔一頂，黃傘六柄，黃馬褂十件，號褂二十二件，黃旂一百二十二桿，刀矛槍砲多件，馬三十一匹，牛十七頭。查點我軍陣亡外委張玉升一員，兵勇二十餘名，受傷百有餘名。此連日攻勦獲勝之情形也。十一日，探聞太平門外又有奸民在彼貿易接濟，該逆每晨出城買物，正可乘機襲攻。乃于十二日五鼓，派兵二隊，一由馬羣繞路往襲，一由龍脖子接應進攻。該逆正相率出城，突見我軍旂幟，旋俱退入鳴角，大砲連開，我軍兩路撲攻，遙見城門業已閉塞，槍砲來回互擊，誠恐兵力徒傷，乃將賊買賣街焚燒，拿獲賣物奸民十一名，并放哨賊匪七名，就地梟示，收隊而回。查該逆堅城死守，賊壘未平，既須趕緊

進攻，尤必先斷接濟。現在善橋一帶賊卡，雖屢經練勇襲破，時有斬俘，而該處近接秣陵關，不特接濟可通，亦復時虞窺擾。臣現復抽派游兵五百名，遴委幹員管帶，於秣陵關、小丹陽鎮、太平一帶往來巡勦，使聲勢遙聯；鄧紹良一軍，亦無孤懸之慮。惟陸路扼勦得力，亟盼舟師上駛會籌，所有續行分提陳國泰紅單船十隻，已到石埠橋，與浦口吳全美葉常春等船，犄角屯泊堵勦。經臣迭檄督催，因浦口水勢溜急，須俟東北大風，方可併力進擊上游。一面斷賊鐵練浮橋，與浦口諸軍會勦九洑洲之賊，以期早清江面，迅掃妖氛，庶可仰副皇上綏靖江南之至意。其陣亡廣西融懷營外委張玉升，並請勅部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連日籌攻賊匪，襲破雨花台二壘，燬木柵三道，直逼南門焚勦獲勝，并攻打太平門斷賊接濟情形，理合恭摺奏報，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諭：向榮奏連日攻破雨花台賊營，直逼南門，焚勦獲勝一摺。金陵上方橋西賊營，恃通濟門雨花台爲接應，本月初六日，我兵直逼雨花台迤東賊營，該逆伏匿土牆，施放槍砲，我兵佯退，逆衆過橋，悉力回擊，立斬執旂賊目一名，斃賊數人，奪獲器械多件。初七日復分兵三隊，四面環攻，擊斃牆上賊匪十餘名，射入火箭噴筒，燒賊帳房火藥，該逆仍復緊守，又突出後路賊援，我兵迎勦，伏兵并起，殲斃長髮賊三十餘名，生擒二十二名，割取首級三十九顆，奪獲紅黃馬褂黃旂並槍矛多件，賊衆奔回。初八日，復派副將張國樑、游擊王俊等，督帶精銳兵勇二千人，直搗雨花台賊巢；另派兵勇五隊，令署將軍福興等分投接應。該逆仍前不出，頻放槍砲，我軍以後隊分攻堵札，前隊從槍砲中冲過賊營，徑向雨花台，連破賊卡六重，殺賊數十，乘勢搶上山梁，焚燬木柵，立破賊營二座，殲殺不計其數，並拆燬砲

台一處。賊衆狂奔竄入蘆荻叢中，復經我兵跟擊，從南門大街追逼城根，該逆退避不及，撲落濠河淹溺三四百名，我軍直抵城下，復四路搜殺，逆黨始終不能出敵。統計是日斃賊五百有餘，斬馘六十三顆，生擒長髮賊十六名，救出脅從老幼五十八人。此次攻破雨花台賊營，焚燬木柵，攻勦尙（？）得手。着向榮督飭水陸各軍，趁此聲威，趕緊克復金陵，毋再遲延。所有陣亡之廣西融懷營外委張玉升，着交部照例議卹。（十月初四日到）

## 截勦賊簰片（前奏附片）

再據水營各鎮先後稟稱：十四日未刻，有賊木簰二座，由下關江口冲出，該鎮將等督帶各仗船，爭先創擊，簰一面開砲環拒，一面放入中流。後有大粮船二隻，及大小砲艇十數隻，相隨鼓譟而行，勢欲合併竄下。各仗船趕緊分頭截勦，葉常春與蔡應龍先將紅單拖罾排爲兩翼，堵住賊船，槍砲頻施，打倒賊旂十數桿，斃賊頗多。逆船抵死下竄，我軍槍砲不絕，旋將大粮船一隻賊船數隻先後擊沉，賊衆紛紛淹溺。仗至酉時，餘船始敗回下關。其時吳全美李德麟率同紅單局艇二十三隻緊跟賊簰轟打，追至八卦洲下東北角淺灘，被我船漸逼漸進，將其牽繩壓斷，賊簰遽急擱淺，其一簰已先行竄下。我船一面知會葉常春等前來助勦，一面分幫趕緊下追，幷會合石埠橋、段耍口、高資港各處守口師船，節節迎兜夾擊。奈賊船前有大木數十，上包鐵尖。排列直撞而下，我船礙難擱頭，三面環攻，將簰上木城打穿多處，擊斃賊匪不少。賊簰黑夜下駛，划船亦連夜追躡，因此傷弁兵勇數名。且風力微細，各船連掉欠靈，致賊簰得以駛下鎮江，吳全美等亦卽回帆轉上。所有

擱淺賊簰一座，經紅單拖舀等各船合圍攻打，因該處水溜且淺，不能近前。當即拋椗對準迭開大砲，夜間但聞簰上土木倒塌人聲驚沸。十五日天甫黎明，即有大賊船二、三十隻，從上開砲來援，各仗船併力堵勦，槍砲連環，賊船近輒傷損，該逆仍拚死爭持，後復擊倒船上大黃旂一面，髬賊數十，餘船始相率逃駛。時因無風，不能上追，仍就該處扼泊轟洗，並知會江浦六合二縣，趕備柴船快船前來會合焚攻。無如簰旁皆有大木支撐，火船難以攏近，僅能施放噴筒火箭，而船上四圍均用棉被浸水極透，用板夾住，上口塗泥，簰中亦空虛透水，未能燃燒。十六日，又有大賊船二十餘隻，率領快划船四、五十隻，自下關冲下救應，我船亦即拔椗迎敵，該逆划船各加槳數十隻，駛近木簰，意圖牽入深水，被我師船分頭冲盪，立沉賊划八、九隻，賊衆皃岸奔潰。維時七里洲有賊數百前來接應，亦被師船大砲轟退；六合、江浦水勇當棹（？）亦飛棹登陸，追殺數十人，我兵乘勢轟打，沉溺愈多。逆船力不能支，均向上流逃竄，我船啣尾跟擊，至午風力更微，因師船笨重難駛，仍撤回圍逼賊簰，力籌攻燬。統計三日內，擊壞大小賊船三十餘隻，髬賊不計其數；我船陣亡投効武舉胡德流一名，水勇二名，受傷四人，轟裂大砲四門，打折大桅四條，扒艇一隻，各等語。查此次截勦雖能獲勝，而賊簰一則已竄下流，一則尚在擱淺，師船連日圍攻，仍以風微未能即時攻燬，聞之焦急倍深。該逆以木簰得計，難保無陸續再有下竄。臣迭次嚴催申飭該鎮將等，迅圖焚攻，以防賊船接應；並責成嚴行扼堵，不准稍涉玩延。倘再堵勦不力，定行嚴參。一面飛飭下游各船務將賊簰一律掃盪，以清江面，而斷賊援。所有截勦賊簰情形，理合附片具奏，并將九洑洲賊營地勢及賊簰二樣，謹繪圖恭呈御覽，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圖留覽。）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諭：托明阿等奏上下游江面防勦情形；並向榮奏金陵獲勝及截勦賊簰各

等語。詳覽所奏，金陵瓜洲兩處，均係陸路得勝，而水路前次下竄之賊艚，尚未燬滅。該逆遂又從下關江口續行竄出木簰二座，雖經吳全美、李德麟等追至八卦洲，並知會葉常春等各路師船，一面分幫下追，一面迎兜夾擊，而賊簰一座，業已駛至鎮江。其在八卦洲擱淺者，向榮有連日圍攻未能即燬之語；托明阿等則稱于十九日夜間焚燬殆盡；究竟是否焚燬？惟吳全美等既未能盡數追勦，葉常春及石埠橋、段要口、高資港等處守口之船，復不能實力扼截，致該逆游行無阻。現在下游十分吃緊，焦山水師以風色未順，尚難行駛；雷以誠因桂花莊爲東路緊要之所，業已折回；着即嚴催張攀龍、孫雲鴻等，趕緊行駛，將木簰極力勦除。若謂木簰寬長堅厚，師船不能攏近，火彈亦難燃燒，我兵即束手無策，安用此水營將弁爲耶？浦口洲地賊營久未殲除，陸路急攻，則由水路奔竄。向榮已提紅單船十隻到石埠橋，與吳全美等船犄角屯泊，即飭該鎮等設法斷其鐵練浮橋，先清九洑洲之賊。其段要口地面，責之陳世忠等，毋令再被竄下。鎮江賊簰，責之陳國太、孫雲鴻、周士法等，剋期攻毀。倘再任意玩忽，不知愧奮，即着嚴參懲辦。此係南北關鍵，最爲緊要，向榮托明阿等〔務當分催水軍及早肅清江面。瓜州許久未能攻克，雖疊報勝仗，於事何濟？該逆每踞一地，我兵即一路牽掣，若托明阿等〕不能迅破賊巢，向榮亦不能攔截續竄之賊綜，則統帥貽誤之罪，與各鎮將相等，朕亦必執法從事，諒該大臣等不能仍前玩泄也。至托明阿等奏兵丁口糧，每月每名照舊章支給外，酌加銀一兩四錢，謂比較近例已節省一兩有餘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兵糧給米，原以濟餉銀之不足，若各路軍營，紛紛奏請酌加，所謂節省者安在？着該將軍等再行詳覆分晰具奏，候旨籌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十月初四日到）

## 焚燬木簰並鎮江水陸獲勝摺（咸豐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攻燬木簰，及鎮江水陸獲勝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迭攻上方橋雨花台賊營，並師船堵截賊簰，連日在八卦洲打仗各情業于本月二十日具摺奏報在案。所有竄下賊簰一座，經臣檄飭下游師船作速焚攻，並知會余萬清設法會勦。續據余萬清呈稱：自八月二十五日，賊簰兩座竄泊金山，四面皆有賊划巡哨，節經咨商水師進攻，亟未得手。鎮營陸路兵勇，飛渡維艱，且恐賊簰接續而來，更增賊黨。日夜設法籌策，趕造火攻器具，挑選熟習兵勇二百名，雇募划船多隻，十四日派令千總田宗楊帶領，前赴高資港，潛夜出江往襲，並檄會勇練民團埋伏香山二擺渡等處接應。一面出隊，一面分布各門，以截該逆出援之路。一面密約周士法等艇船，乘機過江夾勦。當于十五日寅刻，田宗楊率領兵勇船隻，由高資潛渡鮎魚套，分投駛近賊簰，先將柴草引火諸物，潛置簰上，隨即施放火箭火罐，立時火起，賊划瞭見喊救，我船即槍砲幷施，該逆不知兵從何來，一面冒火還砲，一面奔避簰旁哨船，紛紛擁擠落水，我船又分頭縱火，延燒大粮船兩隻，小船三隻，焚斃賊匪幷撲江者不下一百餘人。時有瓜洲賊划二十餘隻，飛駕來援，各兵勇奮勇迎勦，旋點火筒，焚燒該逆二船，各划亦均被擊敗。正在攻勦得手之時，突見上游又有木簰一座，較停泊金山者長寬倍之，周圍木城更高，黃旂布滿，由中流放砲冲下。我軍船小兵寡，誠恐腹背受敵，且因風力微細，師船未能來助，只得收入二擺渡，撤隊而回。其時鎮城遙見木簰火起，該逆即由西門出賊一股，欲往救應。當經在彼埋伏之潮勇，迎頭攔勦，立斬六七十人，餘即敗退入城，各勇乘勢追殺。候選道劉廷鉞督勇緊近吊橋，被城上擲下火砲，燒傷臉面，該

道仍督勇與各鎮會合攻城。奈逆匪槍砲雨密，勢難近前，攻至巳時，乃令次第撤隊。統計是日襲燬賊簰水城一角、大小賊船七隻，焚燬淹溺之賊約二百餘人。奪獲槍械黃旂二十五件；我軍亦傷勇二人。十六、十七兩日，復約會江北大營同時進攻瓜鎮，以分賊勢。余萬清親督兵勇四面攻打，匪逆緊壁不出，槍砲連環，攻至日暮收隊。二十三日復出隊進攻，亦有斬擒。此鎮江水陸連日攻勦之實在情形也。又據師船各鎮將葉常春、吳全美、蔡應龍、李德麟等，及留署六合縣温紹原各稟稱：所有八卦洲擱淺木簰一座，自十五、十六等日，將賊船擊回，不敢復來援應。惟賊簰恃其四面遮蔽堅厚，且砲火甚多，逆衆死守拒仗，該處深僅六七尺，師船不能攏近，逐日圍燒轟傷斃賊匪多名，並隨時截其逃逸小船，相持數日，並商之温紹原，趕備大小火船多隻，堆積蘆柴，浸以桐油，引火硝藥等物。至十九日備齊，即由六合水勇管駕，會同師船各快艇，並該縣划船，于是夜三更之後，自北岸上流潛行駛撲賊簰，各師船亦分兩翼逼攻，施放噴筒火箭。旋見柴船火發，引燃賊簰上木城，拉雜摧卸，簰木亦即漂散，逆衆荒亂撲水，焚溺頗多；其餘亂竄逸水，奔赴南岸，各兵勇從烟焰之中躍出賊簰，趕殺數百衆，又跟踪逸過南岸，追殺無餘。並將岸邊廬葦縱火焚燒，絕其竄陸之路。統計簰内賊黨，不下三四百人，焚溺擊殺，無一得脱者。奪獲賊划三隻，銅鐵大小砲十三門，大黃旂及龍鳳旂八面，抬槍鳥槍二十餘桿，刀矛三十餘件，火藥二十四包。查看簰内所載穀稻，約二千餘石，大半皆成灰燼，木植亦多焦爛，各兵勇間有傷損。此又上游水師及六合水勇攻燬賊簰之實在情形也。查該逆連用木簰下竄，不特瓜鎮援應可慮，誠恐賊黨增加，意圖内竄。雖經余萬清設法焚勦，而賊簰尚未燬除，八卦洲木簰雖經燬去，難保該逆不逞故智，再用木簰竄下。臣已責成李德麟等師船，力圖堵截，一面乘勢速攻九洑洲，以通江路。并催飭吳全美、葉常春、牽同紅

單拖容，一遇東北順風，先斷橫江鐵練，即速進勦，扼住上游。現在鄧紹良紮住太平北路，本月接仗數次，皆有斬俘。但使師船前進會合，即可上攻梁山巢湖，扼斷逆匪來路。並飭余萬清迅籌克復鎮城，仍相機會勦賊巢。其金陵上方橋各賊營，自我兵初八日攻逼南門之後，現在衆黨愈多，防守愈密，連日出隊進攻，小有斬擒。臣因飭令七橋甕上方橋各營盤，豎立投誠免死旂招降，每日投出脅從，或數十人或十餘人不等，訊明後皆分別省釋免死，酌給衣食，并令薙髮。在營前招出餘黨甚多，僉稱賊心離散，意圖他竄。並派出巡哨兵勇，緝獲奸細，供有該逆勾通上海賊匪，意圖窺擾蘇州之語。臣已迭次飛咨本省督撫，嚴飭各地方文武，設法防範。並派出游兵一隊，往來梭巡堵截，以防該逆內竄之萌。其金山賊巢，亦恐下竄江陰通州等處，并飛咨托明阿，及責成焦山水營周士法、孫雲鴻等，嚴加攔堵，不准稍涉疎虞。臣仍督飭水陸諸軍，趕籌進攻，力圖克復，斷不敢稍有疎懈，致廑聖懷。所有鎮江水陸進勦獲勝，并焚燬木簰緣由，理合具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均悉。）

# 卷八

## 擊滅金陵援鎮之匪並鎮江連日獲勝摺（咸豐四年十月初三日自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金陵逆匪分援鎮賊，冀圖內竄，當卽派兵追勦；幷飛咨鎮營攔頭夾擊，業將全股撲滅盡淨；並鎮江連日獲勝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該逆迭被創懲，累思聚突，節據獲到奸細及逃出脅從難民，僉供有內竄之謠。經臣押派遊兵巡防，幷連飭各地方官密加防堵各在案。九月二十五日卯刻，探有逆股二千數百人，由觀音門衝出，直撲棲霞一帶而去。因觀音門距營四、五十里，馳報到營，業經午刻，計該逆已將竄抵龍潭。該處密邇句容，爲南竄常州要道，且沿江直達鎮城，難保該逆非因江路阻截，故由陸竄往援應。當經挑選精銳一千五百名，派翼長總兵德安統帶，由窖坊門馳往追勦，幷令遊兵趕赴句容防截；一面飛行知會余萬清，速由鎮營派隊分堵迎兜，萬不准放入鎮城，歸併爲患。仍飛咨督撫臣飭屬加意堵禦。是日酉刻，德安之兵馳抵龍潭地方，追及賊尾，登時斬賊八名，生擒六名。又趕至七星觀，時已昏暗難行，我兵始暫駐造飯，四更仍拔隊進追。二十六日辰刻，至橋頭地方，該逆焚掠民居，我兵喊殺連撲，立斃賊匪數十。逆衆旋分三股迎拒，德安督同守備李定太、李發榮帶領親軍奮勇及貴州兵由中路攻勦；都司蔣錫光、守備杜照瑞帶領廣西兵由左截殺。守備張克愼、鄧連科、戴文英帶領湖南兵廣東勇由右截殺。三路兜圍，槍砲連環不絕，擊斃賊人無

算，該逆紛紛敗走，復斬取首級四十七顆。追至高資汛，該逆復背水拒敵，德安揮令各兵勇併力攻勦，又殺賊五六十人，乘勢壓下，該逆驚退，落水淹溺極多，奪獲馬騾器械不少，當即整隊過河，跟踪追擊。時有停泊江干紅單船總兵陳國泰派水勇一百餘人登岸前助戰，亦多有斬擒。復聞鎮江水次砲聲不絕，該逆恐腹背受敵，乃相率拚死撐持，我兵往來衝撲，鏖戰逾時，李發榮、李定太帶領奮勇突入賊隊之中，正遇黃袍騎馬之僞天官正丞相楊正潮，率黨力拒，被藍翎兵丁張得祿放槍擊斃落馬，立時斬取首級，我兵擁上，連砍牌刀手四十餘人。蔣錫光等各帶兵勇分路抄截，又兜斬首〔級？〕數十名，該逆大敗前逃，追殺直至馬步橋地方。先是余萬清接臣八百里飛檄，已於是日卯刻，派令候選道劉廷瑛帶兵一千名，及遊擊饒永福、黃朝志、都司鄧景元帶兵五百，由洪汛舖一帶赴高資攔頭迎勦。並派千總田宗揚率領投誠義勇，與從九品卞乃諶管帶饒勇，及隨帶湖南鎮江兵丁，埋伏永豐橋截擊，兼防金山木牌之賊前來援應。並派捐職千總朱景山選帶銳勇攔截。一面飭令南門川浙各營，並植樹崗遊巡兵勇，分扼西南要隘。該革員帶同遊擊韓世禧等，督領京峴山各營隊伍，分門堵扎，以截鎮賊出城接應。及該逆由馬步橋翻山竄越，其時劉廷瑛潮勇已由二十里舖抄來迎擊，立斃執旂賊目數名，該逆遂分作二股，一沿江邊，一繞江外，拚死爭前衝突。各勇兩面力堵，復生擒賊匪七名，斬首三十餘級。適饒永福等亦由洪汛舖馳至會勦，該逆四散奔逃，我兵分路跟擊，俘斬益多。逆衆拋棄槍砲器械，騾馬而走，約有三四百人，直由江邊竄至新開河渡口。田宗楊、卞乃諶率勇迎來，擊斃黃衣賊目二名，又斬首二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朱景山銳勇亦馳至夾攻，又殲騎馬賊一名，奪獲大黃旂一面。我兵乘勢痛勦，刀砍矛刺之外，盡將逆衆撲入夾江。其時德安大兵，已將馬步橋賊匪後隊追下，會同鎮營各軍合圍勦洗。時

有黏兵旂首，突前刺倒黃袍賊首一名，餘黨全潰，我軍分頭趕殺。酉刻余萬清又添派遊擊米興朝、都司黃天偉楚兵一百名，參將周兆熊川兵三百名，把總梁成桂三勇一百名，馳到協助，幷糾合勇練鄉團四路分投追捕，俘獲甚多。二十七日，德安復督令各兵勇搜山，又擒斬一百餘人，將逆匪全股勦除盡淨。統計德安所帶追勦之兵，共斬擒溺斃賊匪八百餘名；余萬清所派迎勦之軍，並各路勇練鄉團搜斬擊斃賊匪一千五百餘名，割緻首級九十六顆，耳記髮辮二百五十三件，生擒二百四十三名，奪獲騾馬一百九十二匹，槍砲刀矛器械八百餘件，大小黃旂八十三桿，黃馬褂衣帽三百八件，僞木印五顆，僞文三捆。所有該逆鉛藥火器，當官兵追擊之時，悉被拋棄水中，故未奪獲。訊問生擒賊供，內有僞北殿兵部陸尚書李發林一名，僞土七將軍李得新一名，俱是廣西長髮老賊。又賊目何松庭、劉得義、王文堂等十九名，各供認僞指揮總制監軍軍帥師帥各僞官，俱係廣西湖南老賊，一併凌遲梟首。其餘訊係眞正賊黨，並皆正法，省釋脅從七十餘名。並據生供逆首僞丞（承）宣許茂才、僞尚書邱瑢明、僞丞相楊正潮三名，皆已先後被殺。其新開河官兵截勦之時，並見僞尚書李春發中槍落水各等語。此二十五、六兩日官兵攔頭勦除逆匪盡淨之情形也。又據余萬清呈稱，二十六日派隊之後，復飛咨水營總兵周士法、孫雲鴻撥槳船八支，到南岸接應協勦。因念兵分力單，防賊竄突，乃於近城山崗縱火以作疑兵。我兵赴東北一帶誘敵，該逆果於東南北三門，各出賊千餘撲來，經我三面伏兵並起迎勦，槍砲之中，斃賊前隊十數，見有騎馬五、六賊目指揮各逆來衝，余萬清督令各兵勇左右抄攻，立奪大黃旂三桿，擊倒馬上一賊，擒斬六名，餘皆驚走。我軍乘勢追壓，斬首十餘級，傷斃多賊。該逆又由北固山江邊抄出數百人，復與敗回之賊，併力抵拒，我軍奮勇衝撲，適槳船已駛過江邊，開砲轟打，又斃賊一百餘名，該逆勢

不能支，一併敗入城內，以大砲拒我攻城，遂卽撤兵以防賊由西抄襲。是夜聞馬步橋之捷，乃先將楚黔兵調回。二十七日卯時，金山賊簇突出千餘人，適被劉廷瑛帶勇截住，殲賊多名。周兆熊、梁成桂亦帶兵勇由七里港抄出，會合勦殺，不下五六十人，割取首級四顆，生擒長髮五名，奪獲槍砲器械多件。該逆竄竄擁擠落水，餘卽敗回金山。而辰刻鎭城東南北三門，復有賊股分出，意圖圍撲營盤，經我兵三路兜截，環放槍砲，斃賊多名，該逆恃衆極多。我軍奮勇衝撲，總兵都隆阿、劉開太、參將周兆熊等，從南北兩面包抄，擊傷賊匪無算，斬首八級，擒賊三人，該逆始敗回城。自巳至申，攻打四時之久，城上槍砲愈密，正擬收隊，金山賊簇復竄上六七百人，適義勇驍勇因搜山回隊，於香爐菴遇賊突至，當卽分頭馳勦，殲賊五十餘名。時瓜洲賊船又由鮎魚套上岸來助，勇目謝錫九衝過賊中，短刀相持，砍倒黃衣賊目一名，各勇吶喊殺上，斬馘多名，生擒四賊，該逆大夥敗竄。我軍復過河追殺數十餘匪，已逃轉金山，至暮乃次第撤隊。統計兩日斃賊又不下六七百人，生擒十八名，割繳首級十四顆，耳辮七十二件，奪獲大小黃旂十二桿，黃風帽二頂，子母砲四位，抬槍鳥槍七十二件，刀矛五十三件，火藥鉛子七桶，火砲火箭二十七件。此二十六、七兩日鎭江連獲勝仗之情形也。查該逆此次分黨應接鎭江，緣由併夥內窺蘇常，經我兵緊追兜擱，將全股繳除盡淨。鎭江及金山之賊，又經官兵連日痛勦，足使賊人膽落，勦急思竄。鎭營屏蔽蘇常，誠慮兵單不敷堵勦，臣於二十八日，復抽撥楚兵五百名，令都司陳明志帶往丹陽，擇要堵紮，以扼內竄之路。仍責令余萬淸乘勢力圖克復，以勦爲防，卽將德安一軍撤回大營調遣。日來又有賊出南路殷巷一帶焚擾，該處近接秣陵關，尤爲入蘇衝要，現已馳兵前往勦辦，以期迅遏賊鋒。伏思該逆垂涎蘇常，久圖內竄，昨余萬淸購獲僞職唐省三十名，頗投誠効力贖罪，供有楊逆於金陵挑賊四

百名，俟金陵黨羽一到，即併夥內撲蘇常。嗣又先將僞信送營，報有逆股二十六日可到鎮江，吳如孝午刻出城接應各等語。是此股金陵竄匪，不但援應鎮江，實欲竄擾蘇州，關係至爲緊要。幸賴天威遠震，該逆詭計先露，早得布置防範，力殄兇頑。余萬清督兵鎮江，大小百餘戰，殺賊實已不少，此次派兵截攔，尤爲得手。又連日連仗獲勝，兵勇併力齊心，似宜量予鼓勵。現當困獸窮極思竄之時，內犯可慮，籌畫至難，惟有量加獎勵，可期人心踴躍，益思用命。臣前將閏七月各路連獲大勝請獎水陸官兵一摺，蒙恩准予保舉；現在查獎人員，即可開單出奏。所有此次鎮江出力員弁兵勇，及德安追勦之兵，可否擇尤鼓勵，以昭激勵？又余萬清自抵鎮營統兵以後，尚屬愧奮出力，可否免其前罪之處？出自天恩。所有逆匪應援鎮江城，冀圖內竄，派兵尾追，攔頭夾勦，業將全股撲滅盡淨；並鎮江連日獲勝情形，理合具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十月初九日上諭：向榮奏追勦竄出賊匪，并鎮江連日獲勝情形一摺。九月二十五日，金陵逆匪分股二千數百人，由觀音門冲出，直撲棲霞一帶，經向榮派令德安帶兵追勦，乘夜前進。次日至橋頭地方，該逆分三股迎拒，德安督率各軍，亦分三路兜圍，擊斃賊匪無算，斬首四十七級。至高資汛，該逆背水拒敵，德安揮兵力勦，殺賊五六十人，該逆驚退，落水淹斃極多，當即過河追擊。適陳國泰撥水勇登岸助戰，守備李定太等突入賊隊，有黃袍騎馬之僞天官正丞相楊正潮，率黨力拒，被藍翎兵丁張朝祿搶刺落馬，斬獲首級，我軍連砍牌刀四十餘人。都司蔣錫光等復帶兵截抄，兜斬百數人，該逆大敗潛逃，至馬步橋翻山竄越。先經余萬清派令道員劉廷瑛帶勇赴高資迎勦，於二十里舖來抄截擊。該逆遂分二股，一由江邊，一繞山外，拚死衝突，各勇兩面力堵，生擒賊匪七名，斬首三十餘級，該逆四散奔逃，約三四

百人由江邊竄至新開河渡口，余萬清所派之田宗楊、卞乃謎、朱景山率勇馳至，擊斃黃衣賊目二名，幷騎馬一賊，斬首二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盡將餘衆撲入夾江。其時德安大兵已將馬步橋賊匪追下，會同鎮營各軍，合圍勦洗，用黔兵旗手刺倒黃衣賊首一名，餘黨奔潰。我軍分股殺出，與余萬清續派助勦之米興朝等兵勇，立即糾合團練，四路追捕。次日復令搜山，又擒斬百餘人，將此股逆匪勦除盡淨。計德安追勦之兵，斬擒溺斃八百餘人，余萬清所帶追勦之兵幷勇練鄉團，搜斬擊斃一千五百餘人，內有僞丞（承）宣許茂才、僞尚書邱昌鳴等，又生擒二百四十三名，將僞北殿兵部六尚書李發林、僞土七將軍李得新及僞官十九名即行正法梟示。當二十六日余萬清派隊之後，親督各軍分門堵扎，以截鎮賊出城接應。並令周士法、孫雲鴻撥船進岸協勦，該逆果於東南北三門各出營千餘撲來，伏兵並起，斃賊前隊十數人，余萬清督兵赴左右抄攻，立時斃倒馬上一賊，乘勢追壓，斬首十餘級。該逆又由北固山江邊抄出數百人抵拒，適槳船開砲，轟斃數百人，該逆散入城內。二十七日，金山賊酋突出千餘人，被劉廷瑛截住殲戮；周兆熊等亦由七里崗抄出會勦，殺賊五十餘人，生擒五名，餘逆奔竄落水。城內之賊，復由東南北三門分股出撲，經都隆阿等從南北兩面包抄兜擊，斬首八級，生擒三名，該逆奔散回城。賊酋復竄上六七百人，適搜山之勇回隊突過，殲勦五十餘名。瓜洲賊船由鮎魚套上岸來助，勇目謝錫九衝入賊隊，砍倒黃衣賊目一名，各勇齊上，斬馘多名，生擒四名。我兵復過河追殺數十人，餘匪逃轉金山。計兩日之間，斃賊又不下六、七百名，生擒十八名。此次逆匪分黨應援鎮江之賊，經大（兵追捕，全數勦除。鎮江及金山之賊，又經官）軍痛勦連勝，是兩城賊匪不能互相救援，計窮思竄，正當嚴密圍勦，迅圖攻克。該

大臣卽統領各軍，力籌收復金陵；責令余萬清克復鎭江，毋再遲延，致令竄逸。余萬清本係戴罪効力之員，自到鎭江督兵以來，尙知愧奮，所有原定罪名，著加恩寬免，以觀後效。兵丁張得祿，著以把總拔補。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着該大臣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十月十五日到）

同日上諭：向榮奏金陵逆匪分援鎭賊，當經追勦撲滅淨盡等情一摺。據奏獲到奸細及逃出難民，僉供該逆有內竄之謠；並據余萬清購獲僞職唐省三十名，供有楊逆函約鎭江逆匪吳如孝，並瓜洲金山賊黨，內撲蘇常之語。此股金陵分出之匪，經官兵卽時追殺，悉數掃除，不得如期與鎭江之賊會合。但該逆窺伺蘇常，蓄謀已久，雖已大加懲創，並余萬清復將鎭城與金山木牌之賊，連日攻擊，均獲大勝，該逆窮極思竄，更屬可虞。現在江路阻截，故該逆自金陵觀音門竄出，先抵龍潭，與句容密邇，可以連達常州，鎭江復與常州接壤，向榮固當乘勝併力攻取金陵，仍當嚴絕該逆分竄之路。所有趕赴句容防截之遊兵，是否足敷堵禦，不可以此次竄匪勦除殆盡，不慮該逆故智復萌也。怡良近駐常州，尤應設法嚴防。該郡所練之勇，足恃與否？界連鎭江之處，如何扼守？勦賊重任，雖專責之向榮，而該督職守封圻，尤不可令奔潰之餘匪，突入無事之境，致遭蹂躪。況上海匪徒尙未掃除，深慮該逆遣奸匪潛與勾結，更肆猖獗。蘇杭財賦重地，尤不可稍滋驚擾。向榮一面督兵剋期收復金陵；一面與怡良力籌大局，設法堵勦，俾該逆無可旁竄，毋稍大意。余萬清現已加恩免其前罪，仍著該大臣責令迅速圖功，倘不能將鎭江趕緊克復，甚至老師糜餉，貽誤事機，卽着從嚴參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同日到）

## 請仍於三江營設局抽厘片（前奏附片）

再前據余萬清呈稱：『鎮江府屬之錢家橋、薛家港兩處，有奸民王耀書、朱太臨藉口盤查，私設抽厘局滋事，議請裁私歸公，以助軍餉。當經遴委前署丹徒縣之府經歷湯維說、及紳董胡依輝等，於八月十六日，在圌山關之三江營要口設立得勝官局，照章抽厘；其私局兩處，當即裁撤，辦理業有成效。九月初三日，接准江甯藩司文煜咨開：江北業已抽厘設卡，若再在三江營收捐，誠恐商民裹足不前，兩無裨益，咨會將現設官局，改由圌山關辦理。查此項撤私歸公，不特餉需有資，而且商民兩便，錢家橋薛家港兩處私局，曾經互爭滋事，及禁撤歸公，設立官局，往來商船既便，兩局歸一，有減無增。自十六日開局以後，五日已解計三次，共收捐厘錢五千七百餘串。似此捐有成數，不特商民踴躍，且於軍餉大有裨益，其不致裹足不前，已可想見。況鎮營得此捐厘一項，非特賞卹有着，足勵軍心；而捍樹崗得有募勇經費，藉以捍衛蘇常，均係作正開銷，按月移知糧台造報。改於圌山關設立局（？），該處幷非往來要道，實於經費無補，』各等語。呈請核辦前來。臣查現在攻勦吃緊，鎮營屏蔽蘇常，兵力分布不敷，自應募勇以資堵勦。特以大餉支絀，無款可籌，前曾奉旨抽厘助餉，作正開銷。今余萬清撤私歸公，辦理實爲妥協。既稱商民踴躍，又捐有成數，若一將局改設，不特無以示信商民，且恐播弄爭執，轉致影射侵漁諸弊。所有厘捐，既係撥助軍餉，無論江南江北，均歸國帑，臣兼籌南北，幷無畛域之分。查三江營地方，江北大營本未抽厘捐局（？），今余萬清既已辦有成效，自應一手經理，當經咨商督撫，均以爲然。並經余萬清呈請督臣委員前往會同督辦，仍於三江營抽捐，毋庸改設。飭將收捐各數核實作

正支銷，分別咨會粮台彙案造報。其添募壯勇若干，與支發各營賞卹，並仿造册送呈。如有贏餘，仍可協濟師船，實於勦辦有益。臣爲撤私歸公，抽厘助餉，辦有成效起見，謹會同督臣怡良、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所擬甚是。着如所請行。）

## 勦盡竄擾秣陵關逆匪摺（咸豐四年十月初八日自紫金山發）

奏爲逆匪竄擾秣陵關，經臣派兵馳勦，殲除淨盡，幷鎮江連日勦堵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赴援鎮江，逆股立時撲滅，並鎮江連獲勝仗各情，於初三日具摺奏報在案。惟是該逆內竄蘇常之志甚堅，東路既不能入，復思取道西南。初一日，探知金陵有賊三千餘人，由南路竄擾殷巷、馬木橋一帶，擄人掠食。卽經臣派令副將張國樑、參將王浚、帶領兵勇一千五百名，馳往截勦。初二日黎明，具報我兵趕至殷巷時，該逆已由太平門連夜竄抵秣陵關焚擾，餘仍竄回南門。張國樑之兵，因繞道徑趨殷巷、轉落賊後，臣聞信之餘，不甚焦急。查秣陵關距大營六十里，右通小丹陽鎮，直接太平；左走溧水、句容，皆入蘇常；久思分派重兵在彼扼守，無如兵力太單，難已再分，平時只能派隊巡哨，以張聲勢。今該逆既已大股竄擾，必須添兵前往攔截，當經加撥勁兵一千名，星夜馳往。並飛檄鄧紹良分兵六百名，由小丹陽前來會勦，以期立殄兇鋒。一面飛檄張國樑王浚等就近由殷巷相機進攻。而是日卯刻，該副將等先已帶兵馳至秣陵關，後探聞該逆在彼擄人掠物，尚未前竄。相度地勢，卽分三路進兵，行近北關口外，該逆膽敢排隊出敵，我軍三面搶撲，用連環槍砲攻擊，立斃賊匪數十名。遙見關前有大黃旂兩桿督陣，逆衆抵死不退，槍砲紛紛還拒，我軍亟難近前。該副將等

密令後隊分兩翼抄出關前，用抬槍先將該逆大黃旂擊倒，各兵勇吶喊乘勢殺上，賊衆見我兵來勢兇猛，即敗入關內，堵住三處柵門，仍從門內開放槍砲，子密如雨，相持兩時之久。張國樑即從街頭奮勇躍上房屋，兵勇繼登，拋擲火罐噴筒，燒斃賊匪無數。該逆見我兵已入關內，前隊驚潰，相率由北關冲出。先經王浚督領兵勇在關外廟牆埋伏抄截，立時斬首一百有奇。張國樑率同五品頂戴李振甲、把總曾魁等分股追殺，復殲賊三百五六十名，生擒二百餘名。最後竄出之賊，經我軍四面圍勦，紛紛撲入塘水，擊殺甚多。餘黨正由司門口外竄，適王浚與守備胡德順帶兵破柵殺入，短兵巷戰，連砍黃〔號〕衣賊多名。張國樑又率勇兜擊，該逆乃由六家橋竄出，各兵勇跟踪追斬，又截斃一百餘名，生擒四十餘人，撲橋淹斃不計其數。其逃逸過橋之賊，均被後隊兵勇截殺，無一得脫者。並將竄伏關內房屋餘匪，搜捕淨盡，放出擄脅難民四百三十餘人，悉令還家。掠取之物，並散給認領，統計殺斃賊匪八百餘名，割獲首級耳辮三百三十四件，生擒二百六十八名，焚溺不計其數，奪獲賊目大旂七桿，小黃旂九十五桿，紅馬褂號衣二十五件，僞龍袍一件，黃傘八柄，黃紅賊帽十頂，僞印二顆，抬砲抬槍鳥槍刀矛銅鼓一百七十餘件，騾馬五匹。訊問生擒之賊，內有僞總制盧得太、僞百長黃義順、僞司馬張公惠三名，供稱此股賊首係僞國宗韋貴祥、僞提督石明開、僞承宣許茂林、僞指揮曾孟章四人，皆廣西老賊。韋貴祥首先被槍擊斃，石許曾三人均被亂兵砍死。並有欲占據秣陵關扎營，以圖窺據東南，並擄多人入城各等語。餘亦供認賊黨不諱，當即分別正法，省釋脅從二十餘人。此初二日官兵馳勦秣陵關賊股殲滅淨盡之情形也。伏思該逆此次竄擾秣陵關，心存叵測，經我兵抄後兜勦，得以迅就剪除，但其創敗愈深，其思竄亦愈急，堅城負固，逆情尤狡詐萬端。初二日半夜，該逆復環城放砲，自相驚擾，並將火砲拋擲城根，

似係防我攻襲。初三日半夜，該逆復由朝陽洪武兩門，與龍脖子及上方橋各壘，分出賊黨，窺我前敵各營，黑夜未識賊數多少，該逆見營鎮靜，亦各遁回，經放哨兵勇擒斬十餘人，城頭砲聲復起，終夜不絕。初四日黎明以後，旋探聞有賊二股，一出北路窰坊，一由土山石灰潭南竄，當派兵分往馳勦，該逆一見兵到，即由窰坊門轉入觀音門而去，追奔數里，俘斬七名。其南路石灰潭之賊，亦即竄回河定橋一帶，其意似圖牽制分我兵力。查南竄各路以秣陵關爲尤要緊，今該逆既彼從此內竄，雖兵力甚單之時，亦不能不權其緩急，分兵防守，已派都司蔣錫光帶兵五百名前往駐紮。并分飭將太平撥來兵六百名暫令協同堵截。其張國樑等仍即撤回各本營，以資攻守。至鎮江自前月二十六、七日大獲勝仗之後，初二、三等日，賊復令金山木牌之匪，及城內黨羽出巢窺擾，經余萬清派隊接戰，相機攻勦，兩日復殺賊約三百餘名，生擒十八名，斬首九顆，奪獲黃傘令箭黃旂刀矛三十餘件，呈報續獲勝仗前來。臣查該逆屢圖內竄，連被痛懲，陸路堵勦，尚能得手，似可少遏賊氛。惟水路要緊收（？）關，經臣屢次檄催紅單船，總未能迅速進攻。探聞賊復連扎木簰數座，勢必續竄下游，現已責成李德麟等師船，嚴加堵截，不准稍涉鬆懈。留署六合縣溫紹原，防勦尚稱得力，臣已檄令速籌設法攔江，趕備鐵練鐵錨，托繫划船橫截，會同艇師堵擊，以防下竄。仍催督吳全美、葉長春趕緊帶船上勦，以清江面而扼上游，庶可仰慰宵旰勤勞於萬一。所有逆匪竄擾秣陵關，經官兵馳勦殲除淨盡，並江鎮連日勦堵情形，具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俱悉。）

## 請將丁憂知縣王曾樾仍留糧台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據總司粮台詳稱：『支應總局委員江西酌補知縣王曾樾，於九月二十二日聞訃丁憂，例應請咨回籍守制。惟該員自總理行營支應，辦事頗爲得力，隨營兩年，一切熟悉；且辦理報銷，尤多經手事件，未便遽易生手，詳請附奏留台，以咨辦公』各等語。臣查粮台自歸江西接辦，將及兩年，用餉已數百萬之多，屢經部咨催辦報銷，責成原委各員支應，不准更易生手，以杜浮冒。規卸諸弊。該員王曾樾辦理支應總局出入勾稽，尚能不辭勞怨，所有現在聞訃丁憂之處，自應奏明仍留粮台，以專責成，而重報銷，實於軍務有裨。除取具該員親供備文咨明吏、戶二部外，謹會總司粮台臣彭玉雯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升補王登第爲守備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四川平番守備楊連科，現據該管具報，於十月初四日因病身故。除另文咨部開缺外，所遺守備缺，有管帶川東各營兵丁之責，卽應遴員升補，俾資差遣。臣詳加揀選，查有四川督標左營藍翎千總王登第，平日訓練勤力，打仗極爲奮勇，以之升補，洵堪勝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所請，實於攻勦有裨。是否有當，爲此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着照所請。）

## 截燬下竄賊船於儀徵附近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臣正繕摺間，接據六合縣稟稱：初五日黎明，有賊船二隻，自觀音門駛出，其船兩旁夾以竹木，如木簰形，周圍障蔽甚密，且槳櫓極多，運行極爲迅速，經駐彼艇船開砲轟擊，與六合縣划船，並斷（段）要口陳世忠

之船，先後迎擊，該匪已由中流冲下，我船亦跟追前去，并據哨探稟報情形，大略相同。又稱已被前面師船接住圍勦。臣聞信後，即揀派都司李鴻勳帶兵勇三百名，沿南岸馳赴前途，如該匪被勦緊急登岸，即可截其逃竄。茲據儀徵縣都綮森稟稱：賊船駛至該縣泗源溝對江面地方，經陳國太陳世忠督率紅單艇師各船，與該縣划船，奮力圍勦，將賊筏攻破，斃賊不少，餘賊紛紛凫水，淹死不計其數。其由南岸奔逃者，又經倉頭團練兵勇截拿無遺各等語。合將賊船下竄截擊攻燬緣由，謹附片以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日（乙卯）上諭托明阿奏攻燬九汊洲賊壘着托明阿向榮等以師船進扼上游蕪湖力奪下游金山　見實錄卷一四八之一六上　又見東華二九之一〇上　又見方略卷一一〇之四上

## 陸路迭次攻勦及水路布置情形摺（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自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陸路迭次攻勦及籌堵水路布置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維逆股竄擾秣陵關，被官兵勦洗各情，業經臣恭摺奏聞在案。查秣陵關在江甯省城之南稍東，距城約五十里，可以內竄溧水、句容、高淳等縣，實爲第一要衝。除酌留大營官兵住扎外，並飭調回太平兵勇六百五十名，一同在彼分屯要口，共計防兵一千五百餘名。旋聞蕪湖之賊有復犯東壩之謠，已分股四五千人擾入清水河、黃池一帶。查該處接壤高淳，關係蘇常門戶，雖有江蘇派往住壩兵勇數百名，其力恐不敷堵禦，當經飛檄鄧紹良全軍一千九百餘名，由太

平就近馳赴高淳，預備攔截。隨據該革員稟稱：『已於初五日拔隊漏夜兼行，初六日馳抵高淳地方，尙無賊蹤。探聞該逆因知有兵來援，不敢深入，只在淸水黃池等處搶掠，業已全股遁回蕪湖，』各等語。臣思該逆屢窺東壩，無非意在蘇杭，本擬檄飭鄧紹良會同王鵬年等，挑選浙江甯國兵勇進取蕪湖，旋又探知逆船之在太平、金柱關、江西及附近滋擾者，復有欲竄襄湖之勢。恐鄧紹良既出蕪湖，卽難回顧東壩，設或倉卒有警，未免鞭長莫及，只得仍令暫住高淳，另圖進取。十月十二、十三等日，探知城中逆匪復到殷巷、元山一帶，欲分三路來襲秣陵關，意圖竄踞以爲內犯之計。經我兵分投進勦，賊卽聞風退去。惟是該逆狡詐萬分，去來飄忽，秣陵山路叢雜，恐有埋伏，萬一輕入窮追，難免墮其奸計。現經專派副將蔡應龍前往查勘地勢，務使堵勦兼籌，斷絕延蔓。現在城中羣醜，與城外各賊壘，一律負嵎固守，匿不出戰。本月以來，迭次設法攻打，不過間有斬擒。十四日，賊又偷出窰門一帶，先經遊兵要擊，斬馘數名；次日又派隊往勦，適該逆正從觀音門出窺，意圖遠竄，我兵聞信趕去，賊見卽奔，追殺二十餘人，奪獲黃旂兩桿，斬首七級。二十一日，上方橋又出賊千餘人，經副將張國樑督率捷勇馳擊，總兵明安泰帶兵接應，戰一時許，殺賊二十餘人，賊卽奔潰，我兵追勦，逼近賊營，該逆卽於營內紛開槍砲，併力抵拒，日暮始行撤回，繳驗首級十四顆，器械二十餘件。二十二日卯刻，復派令翼長福興、德安、統帶兵勇，由七橋甕進攻上方橋賊營，該逆死守不出，我兵環開槍砲，擊倒守牆賊匪數名，隨卽拋擲火罐噴筒，燃燒棚帳。該逆一面救滅，一面用擋牌抵拒，砲子打出如雨，攻至日暮撤隊。先是二十一日，蔡應龍由秣陵關回營，稟稱：探得板橋賊匪不過二千餘人，該處離江面不遠，若能乘虛襲取，可接應水路戰船，更可抄出雨花台上方橋各賊營後路，惟距大營不下六七十里，必須先日派隊。臣思此時賊屢挫敗，正可攻其

不意，即當選挑各營奮勇一千名，交蔡應龍統帶，即刻起行，由石灰潭繞道般巷，由水閘前進。幷飛飭參將長桂、都司蔣錫光等，管帶秣陵關兵勇，由谷里村一帶直襲板橋，約於二十二日辰刻會合夾攻。是日黎明，馬永清領兵先到，俘斬放哨賊匪三名，遂由右路破卡直入。適秣陵兵勇，亦由左路繼至。查看賊營圍踞板橋鎮，外築土壘木城，環以重濠三層，引水灌滿，濠外遍布竹籤木樁，闊逾數丈。該逆見我兵至，即由西面街後衝出賊匪一股，前來拒敵，我兵齊放槍砲，擊倒數十人。正在酣戰之際，蔡應龍督兵趕到，從街前擁撲來攻，賊衆驚慌敗走，我兵追殺五十餘人，該逆退入牆內，扯去吊橋，分守拒住，開放大砲，幷用連環抬槍鳥槍紛紛打出。蔡應龍力督陣前，指揮各兵勇環濠攻撲，都司劉季三、守備李定太等，督兵兩面合圍，槍砲排轟，擊斃守牆之賊無數；並射放火箭火彈，壘內房屋數處起火，我兵乘勢砍拔樁籤，吶喊搶撲。奈濠寬水深，不能躍過，賊人伏牆堅守，從穴內砲石兼施，前敵被傷多人，勢難破入。且自卯至午，攻已四時之久，兵力不免飢乏，只得分隊撤回，繳獻首級二十四顆，大小黃旂十三桿，鳥槍刀矛三十一件，此陸軍（路？）各軍堵勦之情形也。其水路各師船，自十月初八、九日等日，協同江北陸路官兵，攻破九洑洲賊營之賊，仍在浦口守風。查洲地南岸，尚有該逆砲船護守橫江橋練，阻我上攻，臣已嚴飭吳全美、葉長春乘勝設法會同李德麟等，迅速斷賊橋練，仍復前進扼守上游，俟湖北師船一到，可以併力夾攻，肅清江面。至於金陵下游，查南岸烏龍山（周家山）之間，緊對北岸官坊地方，江面較狹，水性尚緩，其中大溜亦窄，兩旁皆有沙灘，可以安設鐵練，阻截賊艘賊船，使之一時不能溜下，我船即可夾擊。查有留署六合縣升用知府溫紹原，膽略兼全，勇於任事，前破九洑洲賊營，訪聞該署縣之力居多，經臣先後札飭相機辦理。昨據該署縣稟稱，已於十五日造具鐵練，就該處沙洲相度形勢，安設攔

江，繫住浮船，幫以大篾纜兩道，並用大木紮成三角尖式排釘狼牙，分擎纜練，以鐵錨墜沉水際，可以釣絆賊艚，不能順流衝下。仍預備柴船數十隻以作火攻，幷派有勇划船駐泊扼守，相距觀音門江口不遠。惟是該船僅有守備彭常宣艇船六隻，堵勦恐不得力，現已咨商托明阿，飭將總兵陳世忠所領師船八隻，由斷(段)要口移上觀音門，會同堵勦賊艚，防護攔練，以斷竄往瓜鎮之路。此江面布置籌堵之情形也。至於鎮江賊勢較盛，經余萬清乘勝進攻，初五、六等日，復連得勝仗，俘斬一百數十人，該逆死拒負嵎，仍恐竄出。所有臣前撥去丹陽防守湖南兵五百名，已移近鎮江要隘處所，聯絡扎堵，就近調遣協攻。復飭幹員前赴鎮營，與余萬清商度克復機宜，倘有可圖，即再抽精兵往助，庶幾先復一處，可幷力以圖金陵。臣惟有悉心籌畫，總期仰仗天威，迅殄羣醜，以毋負皇上委任矜全之至意。所有陸路迭次攻勦及水路布置情形，理合具摺恭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俱悉。）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諭：前因曾國藩等水陸官軍，自蘄州直下，逆匪敗竄廣濟、黃梅，當諭令托明阿、向榮等向上迎擊，截其分支四竄之路。並嚴飭師船，迅速上駛。乃本日向榮所奏：師船尚在浦口守風，逆匪橫江橋練，尚未攻斷。同一鐵鎖橫江伎倆，何以該逆用之田鎮，而曾國藩等一戰破之；用之九洑洲，而托明阿等屢攻不破，殊不可解？現在烏江一帶賊壘，經袁甲三等派委恩錫、張光第等督兵進勦，業已平燬無餘。惟因水路無兵接應，以致敗賊揚帆逃逸。若吳全美、葉長春能於攻破洲地賊營後，即日駛赴上游，自可水陸夾擊，不但可爲楚師接應，並可斷絕南北兩岸逆賊往來應援。乃任意遷延，水陸隔絕，殊爲可恨。着托明阿、向榮嚴飭該總兵等剋日起椗，將前次指撥各船，悉數開赴上游，沿江勦洗，直抵蕪湖，

毋許再有推諉。至曾國藩等斬斷田鎮賊練，係分船四隊，以一隊專管毀練，以一隊圍攻其護鎖之船，使之不能相救，船上之鐵碼，椎斷其承鎖，小船即時抽出，江路一開，四隊戰船即可分投焚勦。下游江面較寬，施展更易爲力，江南江北兩營師船之外，尙有多槳快船，豈不能酌量分隊，倣照辦理。總由水師將弁不思設法，以致賊練未能即破，而我師自爲鎖纜攔截上游，似此相持，將使紅單各船終無上駛之期。徒以俟湖北師船一到，合力夾攻爲詞，豈湖北一軍之外，各營水師人員，皆坐視旁觀，束手無策耶？着托明阿向榮等於接奉此旨後，將攔江鐵練迅速攻破，斷不准再有遲延。並將籌辦情形速行具奏。如水師員弁有意玩延，即着嚴行參奏。其和含等處，應如何分撥兵勇與袁甲三所派兵勇合力攻勦之處，亦着托明阿等妥速籌辦。但能洗淨一處，則少一北竄之路，並非專顧瓜洲、金陵，遂爲該大臣等職分已盡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十一月初八日到）

## 南韶連鎮遊擊蘇崇阿自縊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前據余萬清呈准統帶廣東官兵江西南贛鎮總兵劉開泰咨稱南韶連鎮左營遊擊蘇崇阿、閏七月間在營染患傷寒病症，經月未愈，乍寒乍熱，火燥心迷，於八月十三日請假，前赴丹徒鎮就醫，賃居海會寺僧樓，調治數日，服藥罔效，延至二十日酉刻，蘇崇阿病勢愈重，先令跟隨兵丁葉鴻基赴外買藥，繼又令兵丁邱連亮往覓醫生診脈，不料該員心火燥發，一時迷亂，將腰繫綢帶懸於閣樑自縊身死。兵丁等回寓看見，趕救不及，報經遊擊饒永福、黃朝恩移縣往驗屬實。余萬清復札委營務處副將占住確切查復，該員委係因病

迷亂輕身（生？），並無別故，據實呈報。並丹徒縣知縣蔡琳驗明填格具詳前來。經臣檄飭復查無異，取具該管官弁兵丁印甘切結各在案。查蘇崇阿已准部咨升補廣東雷州營參將，自由粵帶兵以來，征戰數載，屢著勞績，今忽因病迷亂，性發輕身（生？）自縊，隨侍兵丁以赴外購覓醫藥，解救不及，旋即出缺，殊堪憫惜。當經具詳分咨部旂查照議卹辦理。茲准刑部咨開，以武職自守備以上，如有自盡之案，例須專摺具奏，核覆等因。查蘇崇阿所遺雷州參將缺，業經臣選員奏請升補在案。所有該故員因病自縊緣由，應照例奏聞，其應如何議卹之處，伏乞飭部查照辦理，爲此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該部議奏。）

## 請飭廣東江西督撫速解餉項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據糧台總局詳稱：『本年軍餉短絀，日甚一日，自秋間水陸迭獲勝仗，攻勦倍緊，各兵勇調赴東壩，高淳、徽州、太平、丹陽等處及附近左右沿江一帶，或一二百里迎堵防勦，往來不休，皆須裹糧以行，不得不預支借給。並籌墊紅單拖罾各船口糧，勉強挪湊數月，幸無貽誤。惟現在廣東、江西迄久尚無餉到，僅賴浙餉每月六萬，以及江蘇零星籌撥之款，核計支發，不及十分之半。即各勇鹽糧挂欠已有一、二月及三、四月不等，糧台窘迫萬狀，誠恐譁譟。現當勦堵吃緊之時，必須趕籌接濟，所有前議三省協撥餉項，既已送咨岡應。惟有再懇奏請嚴催江西廣東江蘇等省，迅速籌解。或請勅部另爲籌撥，以救燃眉』各等語。臣查江甯糧台大餉不繼情形，曾於秋間縷晰附奏，奉旨勅下廣東江西兩省，催令撥款協濟，乃迄今仍未解到，焦灼滋深。刻下事機緊急，兵餉已兩月未放，又無款（可？）支，萬一賊復竄突，安能使枵腹兵勇，戮力戎行。臣惟有一面撫循力籌調

遣堵勦，一面仰懇皇上天恩，再行諄飭廣東江西督撫，趕緊籌協餉項，催解來營，以濟軍需，以顧大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會同總司粮台臣彭玉雯合詞據實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諭：向榮奏軍餉短絀請速行撥款籌濟等語。金陵粮台餉需缺乏，前經降旨諭令廣東、江西兩省籌款接濟。茲據向榮奏稱迄今仍未解到。現當堵勦吃緊之時，兵勇粮鹽不敷支發，情形甚爲緊要。著葉名琛、柏貴、陳啓邁，於無論何款項下，趕緊籌撥數萬兩，派委妥員，迅速解往向榮兵營，不得以無款可籌，道途梗阻爲辭，致誤要需。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十一月十九日到）

## 查明軍營出力員弁兵勇繕單保奏摺（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自金陵大營發）

奏爲遵旨查明軍營出力員弁兵勇，據實繕擬清單，恭摺保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閏七月初一、二等日水陸六獲大勝，具摺懇請獎勵，當經奉旨准將尤爲出力員弁查明保奏在案。嗣又克復高淳、太平與上方橋。痛殲羣醜，連日大獲勝仗。自八月以迄於今，先後又二十餘戰，或焚燬賊壘砲台，破柵直逼南門，或截賊秣陵關，撲滅全股，皆能以少勝衆，統計殺二萬有餘。臣因逆氛未平，五中焦急，當此相機順利，亟可趁勢克復，意欲俟破城滅賊之日，一併聲明奏請恩施。又今三月有餘，各營將士戰守備極艱辛，且以該逆勦急思竄，往來截堵，屢加懲創，各勇帶甲枕戈，俱能同心奮勉，踴躍爭先，必示以賞不逾時之意，庶期迅速藏功。茲據各營將弁打仗奮勇殺賊最多尤爲出力弁兵，開具功績，由營務翼長核實請保前來。臣逐一詳加覆核，除已升拔各缺弁員，與勞績稍次者，毋庸開列請獎外。所有水陸奮勇將弁兵勇，謹分別繕具清單，酌擬奏請獎敘。其隨營

各文員辦理文案摺奏，實能襄贊機宜，倍著勞績者，與隨營各粮台支應正佐委員，撙節辦公，辛勤日久，亦經總司粮台臣彭玉雯，擇其尤爲出力數員彙列是實。仰懇皇上一體施恩，以示鼓勵。其餘千總以下保列儘先拔補者，向係由外隨時揀拔，咨部註册，幷知照本省，遇有缺出，挨次拔補。現將出力者仍備具清單，分咨辦理，合併奏明，懇請天恩勅部查照清册所開，分行各該省，遇缺儘先拔補，以示鼓勵，而昭激勸，實於鼓舞軍營有裨。所有遵旨保舉出力員弁兵勇，繕擬清單四件，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實錄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九日（甲戌）上諭：以江南水陸勦賊出力，予總兵官明安泰優敍。賞守備李定泰、虎坤元巴圖魯名號、花翎。遊擊斯達耳吉、都司玉興、守備胡德順、馮子材、馮日坤等花翎。守備梁克勳等藍翎。餘升擢有差。

## 請免已革提督鄧紹良議罪片（前奏附片）

再已革提督鄧紹良，前因上年六月內，在鎮江失守營盤，奉旨革職，留營効力，交臣擬罪。查該員自撤回金陵，隨同帶兵攻勦，迄今一載有餘，頗知奮勉自贖前愆。每逢接仗之時，無不身先士卒。臣因其獲咎較重，是以未敢具奏。茲於本年秋間馳援東壩，轉戰太平，攻奪采石賊壘，連戰皆捷。逆匪見其札營之處，兵勢孤單，屢次悉索醜類，儘力圍攻，該革員靜鎮堅守，出奇奮擊，該逆創敗數次，始不敢復窺我營。太平江口內各屬地方，亦皆賴其保障。查該員素稱勇敢，從前屢立戰功，此次獲咎以來，實能愧奮出力，可否仰懇天恩，免其議罪，仍責令帶兵勦賊，以觀後效。如果始終勤奮，再爲籲懇恩施，若以後不能得力，仍當據實參辦，不敢稍涉狗隱。是

否有當，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按十一月初九日（甲戌）上諭鄧紹良着免其治罪。見實錄卷一五〇之一九上。

## 鎮江連勝幷金陵現籌勦辦情形摺（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自金陵大營發）

奏爲鎮江連次勦堵獲勝，幷金陵現籌勦辦情形，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查逆匪屢被懲創，總以負嵎死守爲得計，而鎮賊自援（？）全股撲滅，其勢較窮，惟是併力力（？）竄，鋌險堪虞，節經檄飭余萬清相機迅圖克復。據該革員先後呈稱鎮逆糧少情急，迭次糾合黨羽，出巢窺伺，日益加嚴。前月二十五日，探有瓜洲賊船多隻，陸續渡江來鎮，當經揀派兵勇，擇要四路埋伏堵截，並飭各營整隊待戰。二十六日辰刻，賊果由東北兩門及北固山土城出賊千餘窺撲，我兵卽出隊迎戰，伏兵一齊兜攻，該逆忽合忽分，左右冲突，經我奮力截殺，槍砲環轟，擊倒大黃旂一面，斃賊數十，斬首五級，餘卽奔敗。忽江邊多賊抄來，一同回拒，我兵一面趕殺，一面分投邀擊，適徐隊接應兵勇，已繞從沿江兜截而來，逆勢不支，各兵勇趁勢掩殺，斃賊極多。奈城上槍砲太密，追趕不能逼近，始行撤回。二十七日之夜，該逆復潛出西門，糾合金山木簰賊衆，由江邊竄擾唐崗，經委員卞乃謙帶領巡游驍勇，與汛兵鄉團，立時擊退，追擒長髮賊二名，奪獲黃馬褂及旂械十餘件。本月初六日卯刻，又有金山之賊，至西門外簰灣地方搶掠，經候選道劉廷鍠帶勇馳往截勦，槍斃多賊，斬取黃衣騎馬賊首一名呈驗。乃該逆詭詐百出，因東北門及西路沿江連次失利，料南路兵力較單，突於初十日夜，勾合瓜洲金山木簰之賊，潛至南門外運河邊之河泥山、羊角山，偷築土牆砲台，幷分踞虎頭山、崗子山南台上（山？）各

險。於十一日，分股衝撲，冀圖併死下竄，經該革員親督（？）營兵勇迎勦，道員劉廷鍠、總兵都隆阿、參將周兆熊等，分兩路抄擊，各兵勇奮不顧身，從槍中爭先搶上崗子虎頭兩山，而南台羊角河泥三山之賊，用大砲裝滿鞪子，環開拒敵。總兵劉開泰督兵由寶塔山渡河縱火燒擊後路，遊擊米興朝、都司黃天偉督兵由東抄勦，適副將占住、遊擊韓世禧、帶奮勇小隊從南水關耿家山趕至，四面會合夾攻，斃賊無數，復將南台山搶佔，該逆敗聚羊角河泥兩山。時副都統哈福那在寶塔山接應，用大砲隔河轟擊，該逆均伏於土牆之內，併力死守。緣該處濱臨運河，逼近南城，砲子雨密，我兵力攻較難，至暮撤隊。傳令各營挑派奮勇五鼓蓐食，至十二日黎明出隊。詎該逆復出大股數千，將南台虎頭崗子三山分占拒敵，各兵勇左右抄擊，黃旂紛紛倒地，見有黃衣賊數人，率領先鋒死黨，指揮冲突，我兵爭先縱擊，斬擒多人。時遊巡兵勇與旂綠官兵亦來助戰，轟打，自卯至申，復將兩處山崗全行奪回。該逆仍拒住河泥羊角山土牆之內，南門大砲連開，我兵攻難攻燬，只得撤回。因思賊逆兇狡，膽敢於近山築牆架砲，合夥死戰，非先截其歸路，不能得手。乃先選得力兵勇，由西路繞至張王廟埋伏，俟賊出巢潛往斷其歸路。仍於十三日黎明，親督各隊分路進勦，該逆正在培築土牆，一面至三山拒敵，我兵吶喊殺上，彼此對轟槍砲，戰經時許，遙見該逆後隊掣動，料係埋伏抄截得手，我兵一齊得手大呼，趁勢壓下，刀砍矛刺，斬殺不可數計，追過三山。該逆見伏兵已由張王廟抄出，恐斷歸路，不敢奔回土牆，相率抬砲敗入城中，經我兵前截後追，殲斃不少，直逼南門攻打。該逆伏匿死守，砲石亂下，我兵攻至下午，徒有死傷，乃將羊角河泥山土牆砲台全行踏燬，始撤回營。統計三日中斃賊三百餘人，生擒二十一名，割繳首級耳辮三十九件，奪獲大小黃旂抬槍抬砲鳥槍刀矛五十八件。查點我軍陣亡數名，受傷四十餘名。此鎮江連次堵

勦獲勝之情形也。至金陵賊匪，仍復負固不出，先特上方橋各賊營與東南各城互相接應，官兵分攻合搗，雖屢有斬擒，仍復不能踏破，被（？）賊聯絡板橋一帶，不時竄掠窺伺。自十月間經我兵攻襲之後，聞逆首於十一月初四、五等日，復到該處嘯聚匪黨，增築寨柵，擄脅附近人民，希圖延蔓。初八日風雪之後，經臣復派兵勇分路乘夜往襲，破其數重木柵，俘斬數十人。因該逆伏營堅守，力攻未下，乃我兵撤回之後，次日探知板橋之賊，已全股避往三山營沿江一帶，雖未稔是何詭謀？而秣陵內竄之途，似可少安。惟該逆譎詐異常，恐其以退爲進，懈我軍心，茲又屢檄該處帶兵官，仍當嚴密防守，以固要區。其鄧紹良兵紮高淳，前因十一月初一日有賊竄至南陵縣境，該處地方官均請救援，當經抽派楚兵五百名，游擊蕭知音帶往勦截，該逆知太營有兵往救，亦即飽掠遁去，未敢內窺。惟蕪湖賊船自上游來者日多一日，不時闌入清水河、百家店地方，該處關係東壩要衝，高淳堵守正在吃緊，隨將蕭知音楚兵撤回，以資協防。查現在勦賊情形，陸路尚屬得力，但須水師趕緊攻上，即可會合兜圍。所有管帶紅單等船大小員弁及兵勇人等，現已設法激勵，但逃東北順風，即可會合追勦，一經得手，再當飛速馳奏，以慰聖懷。所有鎮江連次堵勦獲勝，幷金陵現籌勦辦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遵籌上游太平蕪湖一帶水師情形片（前奏附片）

再臣淮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日奉上諭『上游太平蕪湖一帶，需船甚急，前此吳全美、葉常春等所帶各船，擅自下駛，因洲地攻勦緊急，是以未加究詰。今九洑洲賊營已除，武慶陸路官兵及李德麟等師船，足

資控扼。所有前項紅單艇船，並續撥之紅單船，自應仍前上駛，以斷金陵賊匪來路。著卽分別催提，不准仍其觀望一等因。欽此。跪誦之下，仰見聖謨高遠，指示周詳，曷勝欽佩。臣自紅單船退回浦口以後，迭經設法嚴催，所有子藥粮餉，無不隨時解足。乃日久遷延觀望，實屬焦急難安。本擬早將吳全美、葉常春遵旨嚴參，以儆玩忽。因念該鎭等前於閏七月內，俱有勦賊微勞，此時勦辦至緊，水師人材難得，不如於激勵之中量爲婉導。是以先派副將蔡應龍督催駕駛，復令留署六合縣知縣補用知府溫紹原前往開導，始知該鎭等因意見不合，互相猜疑，既防上游陸路未有接應，又慮下關江岸賊砲過多。蓋師船於江浙戡攻擊，不論賊船多寡，皆無所懼；而岸上之砲既多且大，非有順風急駛，不能一徑趨過。紅單欲拖罾上前，而拖罾又以船少，必得紅單先上，彼此交相推諉，遂至延不上前。今若仍飭一同上攻，終不免於掣肘。查紅單爲賊所畏，吳全美管帶既久，各勇與之熟習，自應仍令督駕上攻，以專責成。其葉常春所領拖罾六隻，本係今夏在鎭江招募，不妨更員管帶。查有現在防堵浦口之副將李德麟，幹練有爲，與吳全美亦相投契，堪與葉常春彼此對調。經臣咨商托明阿，復准札飭葉常春換帶局船，防堵浦口下游；卽以李德麟接帶拖罾船，並續行撥上之陳國太紅單十隻，一併委令統帶，以便隨同吳全美各船會合上勦，可期協力齊心，以收捷效。現據該鎭協等稟稱：當面議定，一遇順風，以蜈蚣旂爲號，李德麟之船首先斬斷鐵練，吳全美、葉常春、周希濂等分督各船，一同進攻，務期奮直前進。臣現復籌解餉銀子藥火箭噴筒等項前去，早爲預備。茲檄飭上游兩岸官兵，一俟戰船上進，卽當至江邊接應。聞各船已實備米粮食物，赶期同心進勦，如果日內風力助順，當不致再有推延。臣又查有已革廣東碣石鎭總兵王鵬年，臣奏奉諭旨，准令來營効力贖罪。該革員路過浙江時，經前撫臣黃宗漢派令管帶兵勇，赴甯國

防堵。惟查該員於水師情形素稱熟習，而陸路非其所長。現已撤飭來營，面受機宜，委赴紅單催趲吳全美各船。據稟各勇聞命，均甚感奮，該革員願即在彼守催上攻。其所帶浙省兵勇，大營尚乏員派往接帶，臣已撤委鄧紹良由高淳就近馳赴甯國暫行接管，妥爲佈置。並挑備精銳，俟紅單上駛時，即會合高淳之兵馳往沿江接應。以便水陸會勦，直達蕪湖以上，迎會曾國藩大軍東下，先將江面一律掃蕩，然後再清陸路，辦理（？）以靖妖氛，便有把握。至高淳之兵，現飭遊擊蕭知晉暫行管帶防堵。所有臣遵旨籌辦水師上勦情形，理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覽奏俱悉。）

## 連日進攻上方橋營及鎮江轟城摺（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自金陵案金山發）

奏爲連日進攻上方橋賊營，並戰船會籌進攻，及鎮江轟城各緣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以該逆堅壁不出，無非欲老我師。自前月兩次力攻板橋賊營，該逆自知難守，因即退從江濱，其地距大營窵遠，刻下尚難進攻。而秣陵關駐堵之兵，只能遠扼南路，防其內犯。至上方橋各賊壘，逼近東南，早夜尤虞竄突。比因風雪嚴寒，冀賊防範稍疎，可以得手。乃於初一日辰刻，派令各營隊伍，交翼長福興、德安統帶分作兩翼，直逼賊壘攻打，以一隊分左右策應，而令後隊埋伏截勦出城救應之賊；一面令上方橋東義勇與川兵營盤及油榨房三江兵營盤，開放大砲炸彈，隔河轟擊助我；待（？）兵破壘之後，及渡水併力兜抄。乃該逆並不出營，惟伏於牆內施放槍砲。我兵奮力攻撲，乘風射放火箭，燒彼帡幪；適隔河炸彈亦連環打入，賊情似頗驚慌。各兵勇趁勢吶喊搶上，槍砲交加，擊倒壘內大黃旂一桿。見該逆紛紛避匿牆根，併力撐拒。我兵躍過梅花坑數丈，復有

寬濠前阻，逆營子彈密如雨下；其時已過日中，只得退出隔河大砲炸彈，陸續打進賊營甚多，惟擊斃賊匪若干，未能知其確數。該逆雖城上開砲，然始終不敢出應，我兵亦撤隊回營。查驗我軍陣亡捷勇一名，兵勇帶傷數名。初八日巳刻，有賊七八百人，由通濟門出至上方橋賊營，經總兵明安泰與副將張國樑帶隊馳往截勦，殲斃十餘名，生擒一名，餘賊已奔竄入營，開砲迎拒。我兵直逼濠邊，該逆死守堅拒，日暮方退。訊據生擒之賊供稱：逆首韋昌輝，因初一日賊斃頗多，自往巡查營壘，欲令添掘梅花坑，寬闊二十丈，以防攻打各等語。訊係被擄未久難民，當即省釋。此金陵連日出隊之情形也。至金陵下游烏龍山江面，自臣札飭補用知府留署六合縣溫紹原辦理鎮練擊江，已於十一月內安設停妥。當將總兵陳世忠艇船八隻，移泊鐵練之上，與守備彭常宣之船六隻，分堵賊隙，該逆〔現已〕不能下竄。所有局船與紅單拖罾各戰船，皆在上游浦口賊練之下。昨經臣將訪得總兵葉常春所帶戰船，與副將李德麟互相調管，即飭會同吳全美速籌協力上攻；並檄令革任總兵王鵬年在船催督前進。初二日巳刻，北風甚大，雖係旁風，各船皆極踴躍，起椗揚帆，折戧進攻。該逆於兩岸砲堤砲台連環轟拒，我船奮力直進，左右開砲轟打，擊斃賊匪甚多。駛過砲堤，燬其砲台數處。而李德麟所帶斬練快船，與附同三板各船，將到賊練之前，不料風忽轉西，快船用力過猛，將舵拗折，以致不能前進，斬練各船，因頂風不能得力，只得順流退下。惟將賊之砲堤砲台，儘力轟擊，一面折戧收回浦口。據王鵬年等會稟，必當設法另圖進攻。現在連夜修整船舵，並挑選各船奮勇，分派前隊斬練之船，加懸重賞；其紅單拖罾各船，共有四十一船，亦已分定頭二三幫，俟有東北順風，立即會同進勦，務期斬斷賊練，直達上游。此戰船會勦之情形也。至鎮江自前次攻燬河泥羊角山賊壘之後，賊亦不敢復出。臣因檄令余萬清乘勝力攻，相機設法轟

襲。昨據該革員呈稱：鎮逆死守孤城，防範頗密。西面城脚土鬆，似可開挖地道，然必趁下弦無月之後，趕籌舉行。當於前月二十八日戌刻，專派參將周兆熊，挑選敢死奮勇兵五十名，各攜火藥，帶同砂丁，潛往流水洞之西城根，開掘地穴；一面密令各營排齊隊伍埋伏，一俟轟城有效，即可鼓勇登陴，並飭高資楂樹岡兵勇嚴截竄逃。三更之後，周兆熊與兵丁行至城西，潛越濠溝，正擬開挖城脚，因星光照見人影行動，即聞城頭聲喊，將火罐打下照看。我兵轉伏濠內，該逆未經瞭見，遂即退去。各砂丁又復前往挖掘，僅成一穴，不勝寬深，而天色漸明，只得將火藥填入約有二百餘斤，城上已有賊衆往來，因趕緊對閉洞門，燃點引線。不料藥力有限，僅將城脚磚石轟缺丈餘，垛口未能坍卸。該逆蟻聚發喊，一面將滾木磚石打擲，一面環放槍砲，漸集漸多。我兵無路登城，乃會同各陣伏兵攻打。該逆堅守不出，自卯至巳，始行陸續撤回。查點我兵受傷數人。此鎮江設法轟城之情形也。伏思江鎮負固難平，我兵非不踴躍效命，奈賊情狡獪，恃其城壁高堅，悉力進攻，徒有損傷。乃誘之不戰，襲之不破，惟有先靖江面，力爭上游，庶可以斷賊援而制其命。惟是湖北師船抵九江後，尚未一通音信，臣遣去哨探，亦未回營，不勝盼切。除嚴飭吳全美、李德麟遇順風趕緊上駛，並專弁赴船，逐日守催，務令刻日上攻。臣知識短淺，惟當殫竭心力，仰仗皇威，總期迅掃妖氛，以圖克復。所有連日攻打上方橋賊營，並會籌進勦事宜，及鎮江轟城各緣由，理合具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均悉。）

## 軍餉不支請迅飭撥摺（咸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請軍餉不支，請旨迅賜籌撥，以資接濟，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查咸豐四年，江甯、鎮江兩處軍餉，前於正

月內，經臣等會議，奏奉諭旨，飭令浙江省每月解銀六萬兩，江西省每月解銀四萬兩，廣東省每月解銀十萬兩，如廣餉路遠遲延，即令江蘇省就近接濟，並奉准部文行知在案。乃本年連閏七月十三個月，除浙江省自三月起，每月按解銀六萬兩外；江西只解過十二萬兩，尚欠四十萬未解；廣東則一百三十萬全數未解；僅江蘇陸續協濟銀二十一萬二千兩。此外則截留廣東解部餉銀二十九萬六千餘兩，及提解江蘇各府縣地丁典本捐輸各款九萬一千五百餘兩，計共收銀一百四十餘萬。逐月供支，撙節數衍，本年尚有三個月兵餉未放，欠款甚鉅。迨（目？）前萬分支絀，特商令總司粮台江西鹽道熊棨馳往江蘇趕催設籌接濟。至明年餉銀，更無指款。當此度支告匱之時，戶部無可接撥。現據浙江撫臣何桂清來函內云：『浙江協濟大營一款，仍當按月如數籌遞，接續解交，不敢□有短絀，以顧大局』各等語。但僅浙江每月六萬，尚不及大營支散之半。刻下水陸攻勦至急，一有缺乏，貽誤匪輕。惟有仰求皇上天恩，俯念軍餉緊要，勅下江西撫臣，迅將四年三月以後未解之款，作速籌撥解營。至廣東現在用兵，一時恐難兼顧，仍當責令江蘇源源接濟。臣等昨接督臣怡良、撫臣吉爾杭阿抄咨：『奏請於咸豐四年漕粮內截留米三十萬石，以資接濟而全大局。』查江蘇勦辦上海賊匪，與供支鎮江水陸軍務，墊給紅單船餉，在在均關緊要。刻下江海關旺月已過，而開倉辦漕以後，錢粮不能併征，軍餉實無所出，奏請截漕，洵屬萬不得已。如蒙俞允所請，則不特該省軍需有藉，並可兼顧江甯大營，第恐不能如廣東之款，仍不免欠缺不敷，可否並請旨飭令閩省海關及江蘇浒墅關二處，每月撥銀二萬兩，以濟要需。如此通盤計議，則咸豐五年軍餉有着，毋庸部中再籌矣。是否有當，伏乞聖明洞鑒。所有軍餉不支，請旨迅賜籌撥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 請勅山陝河南三省調撥火藥片（前奏附片）

再臣前因大營軍火緊要，不得不寬爲預籌，於本年四月初十日附片陳奏，請旨勅令廣東、江西、貴州三省，各調撥火藥十萬斤以（？）勦賊。迄今半載有餘，廣東、江西兩省毫無解到。惟貴州劃撥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各一萬斤，前後陸續解到，共只收藥三萬斤，實屬不敷應用。每月皆於江蘇軍需局附近提解，以濟急需。惟該省軍需局供支上海、鎮江兩路軍營，與下游各項戰船需用，浩費一經江甯大營提撥，每每製造不及。現在水陸攻勦，吃緊萬分，紅單拖罾各船，均係大砲需藥尤多，若不及時寬籌預備，誠恐有誤事機。現在廣東既當用兵，江西又須接濟楚師，辦理防勦，自不能兼顧江甯，彌爲調撥。貴州道途過遠，解到需時。因思山、陝、河南三省較爲近便，相應請旨勅下該三省撫臣，各提解火藥三萬斤，配足鉛子火繩，赴解來江，俾資轟勦。除由臣備文一面咨調外，仍恐緩不濟急。現今咨商南河督臣楊以增，先於河標各營暫行提借火藥一萬斤，移緩就急，解來接濟。一俟山陝等省奉旨撥解過境時，即照數扣還，庶防勦兩無貽誤。臣爲軍火緊要起見，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處片開：貴大臣具奏請飭撥解軍餉提撥火藥各摺片。本日已有寄信諭旨，交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江西巡撫陳啓邁、河南巡撫英桂、山西巡撫恆春、陝西巡撫王慶雲妥速籌解矣。爲此知會。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壬寅）上諭楊霈奏賊逆死黨半在楚皖江寧等城空虛著托明阿向榮等乘機襲取金陵鎮江瓜洲等處　見實錄卷一五三之二〇下　又見方略卷一一五之八下

## 賚到年賞謝恩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金陵大營發）

奏爲恭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處咨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內交出年終賞臣福字荷包銀錢銀錁等項，交兵部由驛馳遞，於十二月十五日賚到江甯軍營。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討賊金陵，枕戈嘗膽，惟此（？）滅此朝食，上紓君父之憂，成效未收，悚惶無似。乃以年終賞賚，載荷鴻施，寵錫所加，天顏如對。臣雖身居江表，而心戀闕廷，睹宸翰之下頒，則恐篤祜佑民之彌切，叨尚方之服物，則廑宵衣旰食之勤勞，感奮徒殷，涓埃莫報。茲值春來於日下，復蒙恩賜於師中，在聖慈鼓舞戎行，固屬有加無已；而臣自維駑鈍，跪領增慚。惟有殫竭血忱，策勵將士，殲除醜類，克復堅城，以仰副皇上綏靖區宇錫福臣民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謹奏。

## 水師續行上攻並馳堵秣陵關情形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

奏爲水師續行上攻，另籌斬練船隻，並派兵馳堵秣陵關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屢奉諭旨，飭催迅速進攻，以期迎會楚省舟師，肅清江面；節經先後行知催督各船均願踴躍直前。奈我船日久阻風，又冬令水涸江狹，惟中流一線直上，賊練前攔，逆船夾擊，接連緊與兩岸砲堤接應。紅單拖帶船身笨重，非有東北

大順風，不能直前斬練。自初二日攻勦未上。至初八日巳刻，東北風漸發，總兵吳全美與副將李德麟即會督紅單拖罾等船起椗，分作三隊。巳革總兵王鵬年督船北岸攻進，吳全美督船傍南岸攻賊砲台，李德麟督船率同奮勇三板並斬練快船，由中流直上；並知會葛常春副將周希瀛率帶局船接應助勦，以分賊勢。行近下關江面，即將兩岸堵泊賊船，開砲併力轟擊，該逆先於大粮船上還砲拒敵，後於砲堤砲台將大砲連環對放，子彈如雨，各兵勇不避兇焰，駛船直上迎勦，左右極力排轟，當經擊沉大賊船兩隻，小賊船十數隻，淹斃逆衆無算；並擊倒砲堤大黃旂數桿，斃賊多名。賊匪紛紛避至鐵練處所，拚死守護，我船鼓勇爭先。正在酣戰之際，不意前幫紅單船被砲轟損折戧，橫過中流，其時風力愈微，且又驟折西南（？）。我船纔戰三時，不能再進，只得收令退回。查點我兵，間有傷亡。紅單船打穿幾隻，拖罾打穿二隻，各槓具亦兼有擊壞，現飭趕緊修整。查我船兩次上攻，兵勇俱極感奮，時以風力太微，舟行不能迅速，以致被砲打壞。現在王鵬年商同吳全美、李德麟將快船斬練之兵，更換數船，得力水勇，並挑出願告奮勇數十人，添派三板船隻，一同上前斬練；另雇划船四隻，裝載蘆柴硝藥引火諸物，隨護快船三隻，以作火攻；另派定願告奮勇紅單三船，帶引斬練各船，作爲頭敵；其餘戰船，仍令幫（？）銜尾繼進，分別首功，明定賞額，由該鎮捐資備給，以作士氣。現在均已整齊，一遇順風，立即進攻，不致稍有遷延。此水師續行上攻並另籌布置之情形也。至於金陵陸路，我軍雖接籌速勦，力攻打進，該逆旋堅匿不戰，惟有出其不意，設法暗圖轟襲。現已審度地勢，趕備穴城各物，俟月黑風雨之夜，即可舉行。昨該逆自退出板橋之後，因我兵未能進逼，仍有星星匪黨，時出水閘元山一帶窺擾，節經遊巡兵勇隨時擊退。十九日辰巳時分，探有賊股二千餘人，又至殷巷焚擄，該處距秣陵關不過二十餘里，誠慮兵勇人少，防

堵不敷，臣又抽撥勁兵八百名，揀派副將傅振邦帶往截勦。旋據駐札秣陵關參將長桂、都司劉季三會稟：是日探有賊到殷巷擄粮，刻卽帶隊分投馳往追勦。該逆一聞兵至，刻卽率黨回奔，我等趕過四眼橋，賊已遠颺，不及；惟救出潛逃男婦數十人，遂卽收隊。除將傅振邦兵撤回外，仍責令該參將等嚴密堵守，以固要衝。伏思現在勦賊情形，陸軍之力，防勦有餘，進攻未足。如果師船上攻得手，方可制勝合圍。昨據各路探報，九江府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克復，曾國藩舟師已抵小姑山，堵齊布陸路大兵有進攻饒州之說。現在池州大通江口賊船二十餘隻，其餘亦多竄回皖江上游，徽甯一帶頗形吃緊，該處距臣軍較遠，又兵單不能分撥兼顧，已嚴飭前派管帶川兵赴徽防勦之游擊周天受、都司江長貴合力防勦。並飭鄧紹良督同游擊蕭知音，於蕪湖太平內竄之路，嚴加防堵，以固蘇浙門戶。但地面過寬，防兵不能周布，惟有相機策應，不敢稍涉疎虞。所望楚省舟師乘勢卽日東下，如能早抵安慶，乃可扼住皖江。現已交入春令，必有東風助順，使師船得揚帆斬練而至太平上游，則上下兩軍會合，不特長江指日清廓，更可保固徽甯門戶，卽賊竄逸兩岸，皆可會堵兜擒。屢奉嚴諭諄諄，臣惟有盡心盡力，以仰副皇上委任成全之至意。所有水師續行上攻，另籌斬練船隻，並派兵馳堵秣陵緣由，理合具摺奏報，伏乞聖鑒。謹奏。

咸豐五年正月初七日，兵部火票遞到原摺具硃批：覽奏均悉。若果九江克復，曾國藩之奏報在途矣。彼時令江南接應籌勦，再諭汝知之。

## 黃池堵截獲勝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賊匪竄擾黃池，意圖內犯，經官兵堵截大獲勝仗，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聞由楚敗竄之賊，尙多竊踞池州大通一帶。其餘蕪湖金柱關及西（兩？）梁山，嘯聚尤多，徽甯情形吃重。浙江撫臣何桂清屢次來函，亦深以爲慮。該處距臣營較遠，卽經飛飭前趕徽州兵合力防勦。並移檄革員鄧紹良挑選兵勇二千名，由甯國出扎黃池，深溝固壘，以遏蕪湖內犯之路。誠慮浙甯兵勇未經戰陣，於高淳抽撥湖南道標及鎭篁得力官兵五百名，就近馳往，作爲前敵之助。所餘高淳兵勇不及千人，實形單薄；復以分駐秧陵關兵壯二千五百名，調往屯扎；一面責成鄧紹良兩路兼口以扼要衝。隨據鄧紹良呈稱：『業於本月十八日帶勇出紮黃池，趕修營壘。附近村鎭多被逼脅，經出示開導，民多反正。二十日，探報蕪湖逆首石幗宗知我兵出紮，糾集梁山各處衆賊，前來攻撲。得信後嚴爲准備提防，適高淳調往楚兵五百名，亦已趕到。二十二日卯刻，賊衆萬餘人，分三隊蜂擁前來，鄧紹良以賊衆我寡，飭各營鎭靜以待；並於山溝土坎埋伏槍砲，高阜處多設旂幟以作疑兵。該逆先則圍攻台勇營盤，經儘先守備周萬遠、候選經歷仲孫懋等，率勇開放大砲，轟斃賊百餘名。守備劉嘉祥、千總陳昌達等，率兵兩路抄殺，砍斃黃衣賊首二名，賊黨約五十餘人。該逆聚集愈多，鏖戰四時之久，相持不退。經鄧紹良飭令兵勇詐退，誘至伏所，槍砲齊施，子如雨下，逆已紛紛倒地，鄧紹良揮兵從樹林內大聲吶喊，乘勢殺出，該逆不知我兵多寡，始各驚潰奔回。我兵從後掩殺，追趕二十餘里，沿途刀砍矛刺，斃賊不下四五百人，撲河淹斃者極多，生擒長髮七十四名，緞驗首級六十五顆，耳記五十九件，旂械槍砲一百餘件，查點我兵僅受傷數名』各等情呈報前來。伏查蕪湖賊衆，以甯國兵勇出扎黃池，竟敢悉衆冲撲，幸我兵踴躍用命，以少擊多，遂能大獲全勝。然上游賊船尙多，難保不復圖內犯，除飭將此次打仗尤爲出力兵勇，

分別獎勵以觀其後；一面諄飭鄧紹良加意防堵，不得因勝而驕，少涉疎懈。臣仍時卽相機策應，並力催師船進扼上游，保衛東南而顧全局。所有賊衆闌入黃池，官兵截勦大獲勝仗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焚攻上方橋營獲勝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上方橋各營壘屢次未平，祇以層濠水深，該逆得堅壁固守。月來冬乾水涸，經我兵節次攻勦，設法轟進兇圍，時有斬獲。賊衆惟伏牆不出，勢漸不支，連日排隊緊攻，尚未得手。二十九日辰刻，復令總兵明安泰、副將張國樑等，帶同□兵捷勇及各營隊伍前往攻打。一面派兵二隊，虛張聲勢，分攻朝陽洪武兩門，牽綴賊黨出城，而卽以截其救應之路。該逆見我兵至，卽嘯聚後面各壘之賊，併距前營，彼此槍砲轟發，自巳逾未，相持未下。惟時西風大作，臣密派勁兵一隊，多帶火具，潛從土山渡河，繞出上風，于乘砂塵揚起吹過，賊皆迎風站牆（？）不住，我兵（踴）躍過濠溝，施放火箭噴筒火彈，乘風射入賊壘。霎時篷帳俱燃，各兵勇一齊吶喊撲上，焚斬數百餘人，立將賊之大營焚燬，賊衆卽向後壘潰竄。我軍一面追奔，一面縱火直進，風猛火烈，旋又焚破二壘，斃賊不計其數。其餘賊營見前面各壘被焚，均各驚慌棄營逃奔，我兵分投趕殺，多撲河淹溺者。仍一面縱火，將各壘全行焚燬。惟連接雨花台山脚之二壘，賊仍死命拒守。我軍因賊肆擾，直前趕殺。該逆竄近南門石路一帶，經城內出賊二千餘人前來接應，有黃衣紅衣騎馬賊首十餘人，率衆指揮迎戰，併力拒抵。我兵奮勇縱擊，立砍騎馬賊首五名，俘斬數十餘人，並槍傷綉龍黃衣賊首落馬。賊衆驚慌搶救，我兵乘勢冲殺，賊

黨大敗，沿城潰逃。追殺直抵南門，城上大砲連開，石矢交下，我兵不能進前。且時已日暮，乃全隊撤回。此日之戰，焚賊營八座，殺斃焚溺不下千有餘人，繳驗首級耳辨二百三十七件，生擒五十四名。訊問受傷之賊，據供係逆首韋正，並稱僞官被殺多名，各認從逆不諱，均卽正法。奪獲槍砲旂幟什物極多。查點我兵陣亡捷勇二名，都司銜儘先守備胡定國左乳被賊槍傷，其餘兵勇受傷十五名。所有二十九日乘風縱火，焚攻上方橋賊壘大獲勝仗情形，理合附片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俱悉。此次獲勝尙屬得手。）

## 請將丁艱之將軍福興留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據署理江甯副都統山海關儘先補用協領順庭呈報：署理江甯將軍二品頂戴福興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金陵軍營接到家信，伊生母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京病故，應將聞訃之日呈請轉奏前來。臣查署將軍福興，既經聞訃，例應守制百日；惟該員現署將軍印務，統帶駐守官兵，隨同討賊，時有應辦旂營事件。現當勦辦吃緊之際，贊籌督陣，在軍需得大員。且臣見該員家信內，有其母遺囑，謂：『受國厚恩，今在軍營，必須盡力報效，不可顧念家事』等語。伏查該員自今春派統翼長以來，辦理軍務，實屬得力。茲雖在營聞訃，若令其循例守制，殊乏指臂之助。自應仍留軍營，以資商辦。所有江甯將軍任內應須奏報事件，可否卽由該員照常辦理之處，伏乞訓示祇遵。理合將署將軍在營聞訃日期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福興着仍留軍營署理將軍事務。）

## 與怡良吉爾杭阿會奏克復上海縣城摺（咸豐五年正月初五日自上海軍營會奏）

奏爲節次大獲勝仗，殲斃逆首，克復上海縣城，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仰慰聖懷事：竊照上海逆匪，自洋涇濱（浜）斷絕接濟移營近逼之後，勢實窮蹙，被困難民之縋城而出者，不一而足，該逆亦不能禁止。確探該逆米粮火藥，尚均稍有積儲。因思該逆所恃者槍砲，必先耗費其火藥，奪其所恃，方免困獸之鬥。因於十二月十八日起，虛張聲勢，連日進攻。至二十日卯初，水陸並進，六門齊發，豎梯爬城，該逆槍砲火包，密如雨下；並小東門之南縋下數百人，在郎家橋一帶放火焚燒民房，意欲冲我南營。另有一股，由大東門出城，抄我南營兵勇之後，經湖北督粮道金安清、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台州府知府豫祺、江蘇候補同知直隸州丁國恩會督江蘇兵勇，合力勦殺，擊斃紅布賊目四名，餘賊不計其數，始待（得）回巢。二十三日午刻，該逆又從西南縋下數百人，直望斜橋而來，意欲冲我三官堂營盤。經翰林院檢討張修府、吳淞營守備景文春督率各勇，奮力迎勦；虎嵩林卽派參將魯占鰲帶領川廣貴州等營兵勇抄襲其後；鏖戰兩時，擊殺數十人，卽行退回。二十四日午刻，該逆假扮難民作爲前隊，由大小東門分路而出，約有二千餘人，分撲南營荷花池、小九華山、王家碼頭、王家屋四處砲台；經丁國恩會同金安清等，督率功頭黃再清、李恆松、把總翁廷奎等，迎頭攔截，生擒賊目五名，殺死百餘人。該逆又在龍王廟郎家橋一帶放火焚燒民房，布政司經歷史冀久等，帶領後隊兵勇，向前近逼；該逆復於城上縋下數百人，直竄浦灘，意欲牽制我兵；丁國恩親督署守備馬清發抄出賊後，兩路夾攻，浙江釣船連環開砲，傷斃賊匪無算。奴才吉爾杭阿會同總兵虎嵩林，調派揀發道書齡、遊擊余允祥分帶兵勇，

先後馳往救應，相持竟夕。至二十五日，該逆又分頭放火，直冲浙營，我兵冲烟冒火，分頭勦殺，該逆旋拒旋退，又越一晝夜，至二十六日寅刻，始回巢。是役也，逆匪之被我傷斃者約一千計，奪獲器械不計其數。二十七日，聞有冲撲陳家木橋營盤、搶奪洋涇濱洋行之信，當飭嚴爲之備。二十八日天色微明，該逆果有數千人，由正西西北兩路繞城而下，循城直往北竄，至陳家木橋，直撲新築牆垣，江甯府知府劉存厚、主事鄭濟美、鹽大使許寶書、淮安營參將和順、署提標右營參將富安不動聲色，俟其撲近牆垣，卽開槍；適奴才吉爾杭阿帶兵馳至，目擊其將屍拖回，仍向前撲數次。該逆知不可犯，復折而西，直撲守備向奎營盤，殆欲抄襲陳家木橋之後也。虎嵩林飭調參將魯占鰲、遊擊吳世斌馳往接應，都司汪塘亦出營迎敵；向奎開放大砲，將逆匪打開血路一條，死傷無算。該逆仍抵死前撲，把總李鳳林額上，額外張順顴骨，均受槍子重傷。各兵勇奮不顧身，一齊冲殺，該逆奔回西門；我兵追至城濠，至巳刻始行收隊。是日擊斃賊匪亦以千計，擒獲著名兇惡之僞將軍林阿朋。二十九日，劉存厚督兵所挖小南門地穴告成，奴才吉爾杭阿卽傳令水陸各營六門齊攻。至三十日寅刻，地雷轟坍城垣二丈有餘，蘇州城守營把總翁廷奎、布政司理問職銜李恆松等，帶奮勇首先登城；勇目黃代清、夏寶慶等分頭緣梯上城，殺死賊匪數十人，燒燬城上木柵，奪獲砲位旂幟器械。正在得手之際，該逆由民房突出數百人，蜂擁上城，用噴筒火箭抵死抗拒。翁廷奎、李恆松、黃代清、夏寶慶等，生擒著名兇惡賊目僞稱二大王之陳阿太四名；翁廷奎胸前爲鳥槍擊傷，子從背出，仍然奮不顧身，向前冲殺，斃賊數百人。無如賊黨愈聚愈多，城頭窄狹，我兵難以施展，有自備資斧隨營効力之武舉記名外委金殿邦，手刃三賊，中槍陣亡；各勇陣亡者，亦有三十餘名，受傷一百餘名，祇得暫爲收隊；仍對準城缺架放槍砲，連環轟擊，使之不能堵塞。奴

才吉爾杭阿因該逆平時見有我兵隊伍經過，必在城上施放槍砲，卽於正月初一日，排齊隊伍，周歷各營，繞城嚴查，該逆僅只開放鳥槍，並無大砲，知其火藥已將罄盡。卽密傳號令，於初一日戌刻，各營銜枚疾走，奮勇爬城，預料該逆抵敵不住，必將突圍而走。而兵積習，每以不得入城爲恥，若不商派明幹大員，管帶精銳兵勇，扼要堵勦，恐致首逆竄出，另生枝節。因商派虎嵩林酌帶川廣貴州兵勇，劉存厚、鄭濟美、許寶書、向奎酌帶撫勝等勇，作爲游兵，視賊所向，卽行抄襲追擊；總兵泊承升統帶拖譽，截住由江入海之路；嘉定縣知縣吳煦督同從九品蔣銓酌帶兵勇，堵截小東門登舟之路；奴才吉爾杭阿親督其餘各路兵勇，以一半出隊登城，三成埋伏濠邊策應，二成堅守營盤。至亥刻，金安清、石景芬、豫祺、丁國恩督飭布政司理問銜李恆松、把總翁廷奎、六品軍功黃載清、候補把總華天祿在東南二門，或布雲梯，或由未堵城缺處一擁而入；代辦蘇松太道藍蔚雯、署提標右營參將富安先登城督飭兵勇由西門之北爬城而上；吳淞營守備景又春帶勇由西門爬城而入。同時吶喊開槍，擊散守城逆匪；一面將賊砲挪轉，望下擊轟。該逆猝不及防，情形慌亂，我兵乘勢直冲而下，槍砲齊發。該逆分路奔潰，填街堵巷，奮力勦殺，血流成渠。並生擒計誘已革知府謝繼超進城被害之巨逆謝安邦、僞副元帥陳芝、首先起衅滋事之李仙雲、僞籌防局主夏祖望、吳進、僞女將軍周立春之女周秀成、僞軍帥吳燮堂、僞先鋒譚伏生、林阿明、包得勝、僞師帥余得勝、僞太醫院蕭奎等，共計三百餘名，克復城池，收獲槍砲鐵彈僞印等不計其數。釋放被賊囚禁之千總顧清太、額外李雲龍。惟首逆劉麗川，帶領死黨二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城缺趨下而逃，經虎嵩林親督兵勇，追至虹橋地方，督同署上海縣知縣孫豐將其圍住，生擒二十餘名。劉逆抵死抗拒，經廣西城守營兵丁賀大勝，首先上前，廣西後營兵丁韋友瑤隨後繼進，力難生擒，

賀大勝遂將劉逆斬首；其餘官兵一擁上前，將餘逆一併擊殺，並獲招討大元帥及受命貴天僞印二顆回營。

飭令被困在城乘間逃出之監生余渭仁及曾被脅旋即投誠立功之李紹熙認明實係劉逆首級，並無錯誤，各具切結，傳示各營及生擒各犯，一見即知爲劉逆首級，凡屬軍民，無不同聲稱快。另有一股賊匪約二百餘人，亦由西南竄出，逕往松江一路，經虎嵩林調派都司余允祥、守備王萬壽、千總蔡其標會同劉存厚、鄭濟美、許寶書、向奎跟踪追至龍華、七寶、泗涇等處，先後擊殺一百三十餘人。松江府知府薛煥於得信後，會營管帶兵勇督飭團練各局，協力堵禦；適劉存厚等追勦餘匪至郡，分投搜捕。又有僞常勝將軍徐耀者，本係嘉定土匪，經縣拿獲，爲周立春劫回，隨同周立春連陷嘉定、寶山、青浦、南匯、川沙等廳縣；迨嘉定等縣克復後，逃入上海，管領本地土匪，守城拒敵；於官兵進城後，同其死黨一百六十餘人，由小東門竄出，經吳煦、蔣銓等督飭兵勇，全數擒獲，並無一名漏網。又有廣東東莞縣滋事逆首袁玉山，擊敗潛逃，來至上海，僞稱客帥，由大東門逃出，用大紮筏同其黨三人順流東渡，爲已革刑部郎中盧應翔督飭勇目余大等擒獲。又有小船二隻，裝載逆匪，意欲逃赴浦東，爲已革太湖協副將劉長清、署川沙營守備藍新恩帶領兵勇追拿；該逆情急投江淹斃，搴獲船隻槍砲盔甲等件。並據各營及監生郭大志並附近團練生民，擒獲著名頭目蔡三冬、周龍林、馬何泳等三百餘名，經蘇州府遺缺知府袁芳鍠督飭委員，逐一訊明，分別凌遲斬梟。奴才吉爾杭阿即進城，督飭道廳知縣，撫卹災黎，搜拿餘逆，以安民心而清伏莽。奴才等查劉逆竊踞上海，因恃有洋涇濱接濟，負嵎年餘，實爲覆載不容。幸賴升任撫臣黃宗漢，不分畛域，籌餉派兵，並訪荐翰林院庶吉士張庭學、捐納花翎候選道楊坊、會同嘉定縣知縣吳煦籌辦斷絕接濟。咈暗呫提督嗹呃嚙首先助順，唼咭唎領事呵唎嘓，經奴才吉爾杭阿

以理開導，暫讓馬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扎營。而咪唎噠有居屋七處，座落牆外，恐被賊燬，又有攔阻，奴才吉爾杭阿即將其房屋用價買回，始行定議，將盤踞陳家木橋逆匪擊退，晝夜趕籌牆垣，於十二月初八日移營住扎；洋房七處雖皆被賊燒燬，而火藥米粮無從接濟。奴才等遂得仰仗天威，督飭在事文武各官，不避艱險，轉戰半月，以藏厥功。此皆聖德汪洋，化及外邦所致，奴才等欣幸之餘，益深欽服。所有首先登城擒斬逆首之員弁兵丁人等，可否仰懇皇上天恩，先予從優鼓勵；其餘在事文武，容奴才等□核年餘以來功績，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除將應行裁撤善後等事，次第籌定，另行具奏外。謹將克復上海擒誅首逆緣由，會同臣向榮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尚有著名惡逆陳阿林、潘小鏡子二犯，據現獲之犯僉稱：業已臨陣殲斃，惟無首級辨認，未敢深信。現飭實力搜拿，跟查確據，合併陳明。謹奏。（硃批：吉爾杭阿督師上海，雖遷延於前，尚能奮發於後，鼓勇先登，資爾將士之力，全股殲除，俾勿蔓延，實吉爾杭阿之偉績也。另有旨。）

咸豐五年正月十四日上諭：吉爾杭阿奏上海勦賊節獲大勝，殲斃逆首，克復上海。逆匪自洋涇濱斷絕接濟，我軍移營近逼之後，賊勢窮蹙。吉爾杭阿督率兵勇，於十二月二十日卯刻，水陸並進，豎梯爬城，該逆縋下數百人，欲冲我南營，復另出城抄我兵勇之後，經湖北督粮道金安清等，督江浙兵勇，擊斃紅衣賊匪四名，並斃賊不知其數。二十三日，該逆又出數百人，欲冲三官堂營盤，我兵鏖戰兩時，擊殺數十人。二十四日，由大小東門出賊二千餘人，我兵迎截，生擒賊目五名，斬殺百餘人。該逆復縋城數百人，浙江兵船連放大砲，傷斃賊匪無算。二十五日，逆黨分頭放火，我兵分勦，斃賊千餘人，奪獲器械無算。二十八日，逆匪數十縋城竄至陳家木橋，兵勇迎擊，賊匪奔回西門，虎嵩林等出營迎擊，守備向奎開放大砲，將

逆匪前隊轟開，死傷無算，追至城濠，始行收隊。計斃賊千名，並擒著名兇惡偽將軍林阿朋。二十九日，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將地穴挖成，我兵水陸齊攻，地雷舉發，坍城垣二丈有餘，把總翁廷奎等帶勇首先登城，勇目黃朝清等緣梯上城，斃賊數十名，砍開木柵，生擒賊目陳阿太等四名。正月初一日，吉爾杭阿傳令各營奮勇登城，並埋伏策應，金安清、石景芬等衆勇由城缺處擁入；代辦蘇松太道藍蔚雯、署參將富安等首先登梯入城，擊散守城逆匪，乘勢冲下，該逆奔潰，填塞街巷，我兵奮殺，血流成渠。生擒巨逆謝安邦、偽副元帥陳芝及首先起衅之李仙雲、偽將軍吳進、吳燮堂等共三百餘名，即將城池克復。首逆劉麗川帶領死黨乘勢而逃，虎嵩林等追至虹橋，生擒三十餘名；廣西兵丁賀大勝首先上前，韋友瑤隨後繼進，賀大勝即將劉逆斬首，餘一併擊散。其逃往松江及由大小西門逃出各匪，均經追殺搜捕淨盡。此股逆匪，自三年秋間擾陷上海縣城，負嵎抗拒。吉爾杭阿督師攻勦，奮勉圖功，將士用命，鼓勇登城，立將堅城克復。吉爾杭阿調度有方，將逆匪全股殲除，深堪嘉尚，着賞頭品頂戴，並賞給法施善巴圖魯名號。廣西兵丁賀大勝陣斬首逆，着以守備儘先補用，賞戴花翎。兵丁韋友瑤、幫同出力，着以把總儘先補用，賞戴藍翎。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着該撫查明保奏，候旨施恩。並發去花翎十枝，荷包四十對，着吉爾杭阿祇領分別奏明獎賞。四川總督前任浙江巡撫黃宗漢，於鄰境勦賊，撥兵籌餉，不分畛域，亦屬可嘉，着交部從優議敘。吉爾杭阿即帶得勝官兵，馳往向榮軍營幫辦軍務。（正月二十六日到）

咸豐五年正月十四日上諭：吉爾杭阿奏殲斃逆首，克復上海縣城一摺。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分別獎勵，令吉爾杭阿幫辦向榮軍務矣。逆匪占踞上海，經吉爾杭阿督率兵勇，克復縣城，首逆業已就戮，全股

盡數殄除，在事員弁兵勇，洵屬奮勇可加，着該撫迅速查明保奏。其善後事宜，即應妥爲辦理。著名惡逆陳阿林、潘小鏡子雖經獲犯供稱殲斃，是否確有實據；仍應嚴密防查，毋使漏網。該處兵勇，有由向榮調派者，此時自應仍歸金陵大營，以資勦辦。吉爾杭阿現在幫辦向榮軍務，即着統帶前往。其浙江兵勇在上海防勦，頗爲得力，應否一併帶往金陵，或令歸伍，着向榮與吉爾杭阿悉心籌畫，酌量辦理。其餘兵勇，或撤或留，着該撫妥爲安置。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同日到）

同日上諭：咈囒唡提督嚟呃嚕、首先助順，噗咭唎領事呵唎嘎，亦聽憑官兵築牆扎營，情形尚屬恭順。上次咈咦並有陣亡受傷之人，此時縣城克復，應否將該二員夷官，酌加獎勵，以慰其心。着怡良、吉爾杭阿妥籌具奏，務當斟酌盡善，以示懷柔。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 金陵穴城攻勦並黃池續獲勝仗摺（咸豐五年正月初十日自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金陵穴城攻勦，並黃池續獲勝仗情形，以及現籌堵勦機宜，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黃池堵勦獲勝，並焚燬上方橋賊壘緣由，於上年十二月三十日具摺奏報在案。復查黃池在蕪湖江口之內，爲甯國廣德咽喉，即爲蘇浙兩省屏蔽，我之所必守，而賊之所必爭。現當楚師東下攻勦吃緊之時，則此路旁竄，尤爲可慮。連據密探報稱，蕪湖安慶之賊，屢至金陵乞援，此時上方橋賊營已空，誠恐其分赴上游，別圖竄擾。當經飛檄革任提督鄧紹良妥密籌防，並就近與高淳之兵聯絡策應；一面抽撥游擊楊瑞乾義勇三百名、三江協兵三（二？）百名，馳往黃池協勦。令都司劉季三帶壯勇由秣陵關移駐高淳去後，一面設法進攻金

陵，藉以牽綴賊衆。無如城高池深，仰攻不能得力，惟有開挖地道，轟陷城垣，庶有進攻之路。臣前審度地勢，查有東南（北？）崛龍脖子一帶，濠淺無水，可以開挖，而城上俯視瞭然，非黑夜不能潛往。即經趕辦穴城器物，密派都司李定太選帶精幹兵弁，潛夜往辦。適於城下掘得暗門一處，中用磚石堵塞，因令連夜挑挖，至新正初二日，始成一穴。寬廣約五六尺許，深約有二丈餘，內有積水未乾，旁皆大石砌成，其穴約容火藥五六千斤，力足轟城。乃於初三日夜間，派出各營六成奮勇隊伍，分作三路，各將領管帶，交翼長總兵明安泰分起統帶，埋伏朝陽太平兩門及明陵之內。另挑奮勇一千名，由副將張國樑、傅振邦帶領。潛藏龍脖子左右，一俟城牆轟開，即各鼓勇登陴。並令署江甯將軍福興前往督陣，務期一鼓破入。飭派護理副都協領順福，帶領駐防旂營官兵，在紫金山嶺多插旂幟，以壯聲勢。復檄地方各鄉團勇分投堵勦，以助聲威。臣仍於初四日寅刻，親出陣前催督大隊攻勦，先令李定太密帶膽勇弁兵二百人，各負火藥一包及木石土袋諸物，於三更潛赴穴垣之處，皆牽線魚貫而行；及渡過深濠，密將鹿角柵搬開，拔去竹籤，直至城根。聞城上更鼓甚緊，乘此將土木運入，填堵未乾之處，築砌結實，再將火藥逐袋裝入，約有四千餘斤，充滿穴內，將引繩安妥帶出，封固洞門。其時已近黎明，臣即傳令點放，俄聞霹靂一聲，黑烟上薄雲霄，城頭人畜震落無數，篷帳皆飛，我兵吶喊搶撲。不料外面牆磚雖轟去二丈高下，並損壞垛口數處，而城身堅厚，仍復壁立，中迸一穴，甚爲窄小，大隊不能擁進。該逆始則驚慌暫退，繼復蜂擁堵住，矢石交下，大砲連開。我軍逼近城隅，未免兩面受敵，當即退出山坡之左，會合大隊伏兵，施放抬槍，盡力攻打。該逆伏堞拒守，愈集愈多，環城槍砲不絕，子密如雨，攻至午刻，不能得手，只得撤回。查點兵勇被砲陣亡四名，受傷十有餘名。伏思此次轟城，我兵甚形踴躍，徒以城牆過於厚實，未能打

破踏平。惟擊斃賊黨頗多，足令逆首膽落，該逆現在每夜自相驚擾。經臣砲火頻施，臣仍密飭各營派兵夜伏附城諸處，虛張聲勢，使賊不能休息，俟其防守稍懈，乘隙再圖力攻。此金陵初四日穴城轟勦之情形也。又據鄧紹良呈稱，探得蕪賊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挫之後，糾聚匪黨，欲於二十四日內犯。當經檄調遊擊蕭知音帶兵由高淳起援，該逆始聞風不進。二十九日，候選遊擊楊瑞乾帶勇來到，兵聲增壯。時蕭知音已回兵高淳，前後聯絡堵紮。至正月初二日戌刻，探聞蕪湖賊首復合上下游匪黨六七千人來犯黃池，分三路乘夜大進。鄧紹良即整隊以待，幷親巡浙省各勇營盤，諭令管帶文武鎮靜堅守，密授機宜。一面分派楚兵義勇，擇要埋伏，俟賊懈怠齊出要擊。初三日辰巳時分，前隊賊匪擁至，直撲台勇廣勇二營。我兵密開槍砲轟擊，立見執旂上前之賊，紛紛倒斃。其後隊仍相率繼進，我營屹立靜守，將排槍環壘密排，間以大砲，迨該逆至槍砲所可及之處，我兵始開大砲一聲，排槍繼之，如此轟打，幾十餘次，每次斃賊百數十人，所傷無算。詎該逆恃衆拒撲，圍守不退，相持甚久。鄧紹良親督隊勇冲出，手燃鳥槍，擊中大黃旂賊渠落馬，繼以刀矛（劈？），隨獲賊黨三人。儘先千總陳昌達復生擒手執大黃旂長髮賊目一名，所帶湖南奮勇弁兵，一齊大呼冲突，連斬悍賊數十，衆逆不及（？）始大夥潰逃。我軍乘勢掩殺，儘先守備周萬遠、守備劉嘉祥伏兵齊起邀截，槍矛斃賊多名。該逆見前後夾攻，愈形慌亂，撲水淹斃者數百人，餘賊狂奔肆竄，復被楊瑞乾各勇率同台廣二勇分路抄兜，沿途殲斃益衆，所有前隊撲營之賊，無一生還。我軍追至窖山地方，計程已十八里，賊之後隊業已遁散遠颺，追勦不及，始行整隊回營。是日之戰，各兵勇鼓舞爭先，故能以寡勝衆，除斬擒淹斃不計外，共生擒賊官賊黨三十九名，訊明就地梟示。割繳首級耳記髮辮一百四十七件，奪獲大黃旂二十四桿，其餘槍砲刀矛不可數計，我

兵僅受傷數名。此正月初三日續獲大勝之情形也。臣伏查黃池南通甯國，東南達廣德，相距僅百數十里之遙，皆元明初年間道入浙之路，實爲第一要隘。此時東南惟浙省尚稱完善，該逆垂涎已久。今賊漸覺不支，是以犯浙之念較前更急，幸而仰仗天威，屢經大創，足以遏賊鋒而固門戶。惟該逆內竄之心，斷難遽息，而兵勇爭先効命，不可不獎賞以勵其後。又查鄧紹良前在鎮江革職，因上年進勦太平，著有微勞，奉旨免其前罪。該革員圖報愈力，倍形感激，臨陣仍能手戮數賊，以少勝多，其保全甯國廣德之力，似可稍贖前愆。可否仰懇皇上量予恩施，賞給三品頂戴，給還花翎，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將弁兵勇，即將臣前發去翎支，由鄧紹良擇尤給獎，仍開單酌核數員，並歸高資勝仗案內，容臣彙請保奏，以昭信賞而勸有功。頃復接鄧紹良呈稱：據探該逆敗歸蕪湖，復招聚金柱關及兩梁山夥黨。金陵竄去多賊，係僞北賊韋正帶往，因初三日黃池一占(仗？)，其僞國宗劉姓、僞檢點孫姓、僞丞相陳姓及僞將軍侍衞指揮等官多被誅戮，該逆欲圖報復，有初四日再來內犯之說。已飛調高淳兵勇五百名馳往協勦。嗣聞賊隊行至奎潭地方，又有欲進甯國與由宮斗門繞攻黃池之語。初五日卯刻，又探報僞北賊韋逆率賊已由蕪湖內竄，意欲先犯甯國，後去灣沚村，並分撥東西梁山賊股，由薛鎮抄襲黃池，以奔甯國。又有僞尚書曾雲龍領賊一股，仍由舊路來撲黃池各等語。查該逆分三股同進，無非欲我首尾不能兼顧。黃池所關至重，而甯國尤屬要區，該逆時時有犯黃池之語，誠恐明牽我師，暗圖進襲甯國。該郡防兵未經進陣，必須趕緊分援，當將浙江都司江長元所帶浙江兵二百名、及楚廣勇三百六十名、川勇三百名、調回甯郡廟埠住守，以扼水陸咽喉；並知會該郡文武嚴密防堵。但以黃池高淳兩軍僅有三千兵勇，勢尚單薄，呈請援助前來，臣接閱之下，焦急萬分。伏念甯國黃池均關緊要，而金陵兵勇只有此數，

實難再分。今於無可抽撥之中，再派撥義勇四百五十名，令千總楊萬清（青？）等帶領，星夜趕赴黃池，歸併楊瑞乾管領助勦。惟金陵現當水陸籌攻，必須增兵方能有濟，幸上海已於初一日克復，所有大營前後撥去兵勇二千餘名，應調回江鎮。其東壩高淳一路，臣已飛咨江蘇撫臣吉爾杭阿速抽得勝兵勇馳往會勦，甯國如果有警，鄧紹良即可抽兵就近赴援。並飛咨浙江撫臣何桂清，迅將上海凱撤浙江兵移調徽甯一帶，分布上游要隘，聯絡聲援。臣擬分兵進勦蕪太兩路，以扼賊人之吭，現在飭催師船上勦，官弁兵勇，均尚踴躍。無如入春以後，尚無東北順風，待可揚帆即當斬練而上，如此則水陸一齊會合，旁竄方保無虞。一俟楚師入皖，便可會圖克復矣。所有金陵穴城轟勦及黃池續獲大勝情形，並現籌堵勦機宜，理合恭摺具奏，伏乞聖鑒。再據余萬清呈稱：『迭次督兵攻城，該逆負嵎堅拒，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八等日，誘敵出城，分路擊殺，並截金山木牌之賊，連日皆有斬擒，我兵微有傷亡』各等情前來。伏查鎮營節次打仗，均只小勝，不敢冗敍上聞，合併呈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正月十七日上諭：向榮奏金陵穴城轟勦，並黃池續獲勝仗一摺。此次開挖地道，轟陷牆垣，我兵大隊既未能擁入，自應迅速進攻，牽綴賊衆，使之應接不暇，方可再圖進取。而黃池地處蕪湖江口之內，關係甯國廣德咽喉，該逆因楚師東下，圖擾浙江，自必先爭黃池，以肆其猖獗。雖鄧紹良一軍續經獲勝，賊衆尚有欲分三路再來內犯之語。該大臣所稱委千總楊萬青等帶勇馳往，併歸楊瑞乾管帶助勦；並咨吉爾杭阿抽撥得勝兵勇，往堵東壩高淳一路。均着照擬辦理。吉爾杭阿攻克上海之後，朕即諭令該撫，將向榮前次抽往各兵勇，仍歸金陵，或併帶江浙之出力兵勇，前往勦辦。原慮金陵大營無兵可撥，

而各路防勦皆應籌辦周密，着吉爾杭阿飛速統帶兵勇，馳赴金陵，以資攻勦。並着該大臣等知會何桂清，即將上海凱撤浙兵，移調徽甯一帶，分布要隘。所賸兵勇，仍着該大臣等妥商調遣。水師各船，自十二月初八日經吳全美李德麟等督帶上勦後，日久不能揚帆斬練，若似此遷延，江面逆蹤，往來自由，勦辦何時得手？現在東風司令，兵船易於上駛，着即嚴飭該鎮將激勵士氣，迅督戰船，分幫嘣尾，一律進發，務將擾江賊練，即日掃除。若再遷延，着即從重參辦，以爲貽悞者戒。至鎮江一城，余萬清督兵已久，尚無克復消息。該大臣所奏連日皆有斬擒，不過小勝，豈能藉慰朕懷？着向榮一面嚴催余萬清趕緊攻勦，毋但以籌畫布置等詞，敷衍入告。一面妥探黃池等處賊情，及鄧紹良等如何堵勦，迅速復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同日上諭：向榮奏黃池堵勦連獲大勝，並攻勦金陵逆匪一摺。金陵逆匪負嵎久踞，其由楚省敗竄之賊，復圖由蕪湖內犯徽甯，經向榮派令已革提督鄧紹良，帶兵由甯國出扎黃池。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賊衆萬餘，分股來撲，經我兵擊退，追殺二十餘里，斃賊四百名，生擒七十四名，奪獲旂幟器械百餘件。本年正月初二等日，蕪湖賊首復合匪黨六七千人來犯，直撲我營。鄧紹良督兵槍砲轟擊，立見執旂上前之賊紛紛倒地，其後隊仍相率繼進，我軍大砲排槍相繼擊打，凡十餘次，每次斃數百人，死傷無算；該逆仍恃衆拒撲，鄧紹良督勇冲出，手燃鳥槍，擊中大黃旂賊渠落馬。儘先千總陳昌達復生擒賊目一名，兵勇大呼冲突，連斬悍賊數十名，該逆大敗潰奔，我兵掩殺，斃賊數百名，餘賊狂竄；候補遊擊楊瑞乾等，帶勇分路抄殺，殲斃益衆。所有前隊撲營之賊，一無生還。我兵追殺十餘里，斬殺無數，生擒賊官賊黨三十九

名，奪獲大黃旂二十四桿，槍砲刀矛不計其數。金陵之賊，自我軍將城外上方橋賊營八座焚燬大加截殺後，防守益堅。正月初四日，向榮督飭兵勇穴城攻勦，轟坍城垣二丈及堶口數處，城頭之賊震落無數，我兵槍砲盡力攻打，該逆伏堶死守，着向榮相機迅圖克復。其黃池地方要緊，仍飭鄧紹良嚴防餘賊紛竄，攻勦兼施。已革提督鄧紹良，督兵臨陣手殲賊渠，尙知奮勉，着賞給三品頂戴，並賞還花翎，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准其彙案保奏，候旨施恩。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日（甲申）上諭托明阿奏儀徵截擊獲勝著向榮等撥兵江北　見實錄卷一五七之一〇下　又見東華三一之四上　又見方略卷一一八之九上

## 蕩平高資賊壘摺（咸豐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瓜鎮賊黨分竄高資，鎮軍追勦獲勝，並派兵馳往夾勦，立將賊壘掃平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以鎮江賊勢較衰，擬併兵先圖克復，當將上海凱撤兵勇調往，檄令余萬清趕緊籌攻。連據該革員呈報：二月初四、五、六等日，迭次鎮江西門誘賊出勦接仗，雖屢有斬獲，而該逆一挫即退出作負嵎，及我兵追逼近城，則大砲打落如雨，夜則懸登半卽（？）暗襲亦難措手，且西途寥廓空虛，尤慮賊來窺伺。經臣飛飭總兵虎嵩林將帶到上海兵勇二千名，趕緊堵扎。旋接余萬清呈稱，初八日夜間，探有瓜州大股賊匪，連綜渡江南來，將圖合夥窺竄，飛飭甘棠橋川兵及各路遊巡兵勇，會同虎嵩林之兵，豫派部伍，飭扼西面喬家門地

方；仍親帶奮勇小隊，自往調度截勦；一面商令京口副都統哈福那、南贛鎮總兵劉開太率同各將備，督令楚黔粵三省官兵及潮勇三勝勇分頭埋伏，以防鎮城賊出冲突，而令鎮江旗綠營在後策應。初九日巳刻，該逆由鮎魚套夾江兩路登岸，其衆約四、五千人，沿江直竄距鎮三十餘里之高資一帶。余萬清與虎嵩林分兵兩面迎勦，前後兜抄，該逆恃衆抵突，酣戰多時，遙見有黃衣騎馬賊目指揮駕（桀？）賊冲來，我兵奮勇圍截，擊中賊目一人落馬，並殺斃從賊八九十人；餘逆却走。我兵追殺縱擊，該逆復回身死戰，相持三時之久，又殲賊數百人，逆衆不支，始竄回鮎魚套夾江而去。因近晚未便窮追，即撤隊於喬家門屯住。初十日黎明，領隊進勦。詎該逆已在離高資二里許沿江地面，乘夜挖築土壘五座，我軍馳往攻撲，該逆遽出占（戰？）手數百人，分投前來拒敵，勢甚兇悍。我軍前隊奮勇大呼，突入賊陣，刀砍矛刺，斬馘無算。賊衆駭潰狂奔，所有前右二營，立時踏成平地，乘勢冲壓靠後土壘，該逆正在撐拒住（？）住，忽金山木牌賊黨由夾江抄到接應。我軍分隊截殺，槍砲彼此對轟，該逆紛紛倒地，勢不能支，即併入土壘死守，槍砲環開。貴州外委袁永忠越過賊濠，被槍陣亡，兵勇亦傷數人，一切難以掃蕩。且連日苦戰力乏，已破二壘，乃暫行收隊休息，以備次日再攻。而是日鎮城東北兩門，亦有賊出撲我營，經哈福那、劉開太等督兵擊退，俘斬三十餘人。此初九、初十兩日堵勦破賊之情形也。伏查該逆分竄高資，築壘抗拒，雖多殲戮，尚未全股掃除。鎮賊又出巢牽掣，兵力分佈不敷，必須趕緊添兵策應。且高資爲鎮江往來衝要，通連丹陽、句容，賊一拒守，尤虞內竄。經臣迭檄嚴催余萬清、虎嵩林迅速攻圍；并檄調上海派來之江甯府知府劉存厚所帶壯勇一千餘名，赶由丹陽馳赴高資會勦；一面移飭駐泊土橋之總兵陳國太督率紅單占（仗？）船過江，扼勦鮎魚套夾江一帶，以斷賊竄出江之路。復據句容縣趙

延飭稟報，逆蹤已擾及該縣北鄉之橋頭、下蜀街、高家邊一帶，情形吃緊，劉存厚壯勇尚未趕到。臣當於十三日，抽撥楚黔兩粵精銳兵勇一千五百名，交翼長總兵德安馳往句容攔頭堵勦。十四日，兵至句容四十里高家邊，見有賊匪數百在彼擄脅難民，搶掠牲畜糧食，德安揮兵兜勦，斬馘數十名，生擒二人，奪獲被擄民物，追殺數里。該逆翻山遁越，而四處仍有竄匿之賊，當飭各營兵勇搜捕盡淨，暫行扎營堵扼。十五日，因與余萬清往返函商，約期設法會勦。十六日，德安進兵福巷，虎嵩林亦移營西霍村，相距二里，並與余萬清三面會商連日攻打賊壘情事。定於次日，余萬清扼勦東路，堵截鎮江金山之賊，虎嵩林由香山口進攻賊巢，參將周兆熊直取高資之東上方橋，德安一軍進西路。十七日黎明，德安將兵分作三隊，令副將蔡應龍、都司蔣錫光、陳明忠等分起管領，由西面兜撲而過。該逆蜂擁來拒，我軍施放槍砲火箭燒擊賊隊。該逆見我兵來勢甚兇猛，即時敗退。忽賊營又出戰手三百餘人，內有紅衣黃帽賊首騎馬（賊）突前督戰，我兵大呼爭先，直前冲殺，斃賊數十，並將紅衣賊首砍落馬下。賊衆搶救慌亂，即時敗走，我軍乘勝追擊，直逼賊濠。該逆趕緊退入營盤，在後之賊，皆被刺落濠內。藍翎記名把總額外洪得連殺數賊，首先搶上賊壘，燃放噴筒，忽被賊砲穿腹，登時陣亡。賊壘槍砲密排，子如雨點，我軍奮不顧身，極力攻撲，邀時不破，以致多有損傷。德安揮令暫退，意欲誘賊離巢，乃該逆奸狡不出，因即撤隊息力。其虎嵩林與周兆熊由東路進攻兵至上方橋，有賊一千餘人前來拒敵，槍砲刀矛所及，傷斃賊匪多人。該逆抵死不退，適余萬清督兵從旁抄出夾擊，斃敵不少。我軍踴躍直前，隨打隨進，該逆立脚不住，賊（？）敗入營。我軍撲攻數次，皆被賊槍砲密拒，受傷多（？）勢難破入，亦即撤回。查點兩軍陣亡弁兵六名，帶傷官六員，兵勇七十六名，共斃賊五百餘名，斬獲首級十四顆，髮辮多件，生擒七名，即行

正法，奪獲槍砲旂鼓多件，會稟飛報前來。臣聞賊壘猶未踏平，不勝憤恨。當專弁馳往督催，授以機宜，並趕運炸砲前往，令其轟打賊壘，務在必破。十八日，德安、虎嵩林仍會兵兩面夾攻，該逆一戰即退，堅守壁壘，雖斬擒數十名，我軍亦有帶傷。十九日，德安先令兵勇少許誘賊出敵，暗用槍砲密排轟去，該逆退奔，又經伏兵左右要截，殲斃甚多。時虎嵩林與賊交戰，見兩陣已亂，揮兵吶喊肆擊。該逆東西潰回，自相冲踏，兩軍兜圍追殺，忽壘內突出悍賊一股，接應敗賊入營，併力死守相拒，環壘槍砲不絕，我軍圍攻未下。撤隊後適炸砲運到，與虎嵩林帶去之八百斤大砲，並令安放陣前，對準轟放，每砲皆打入壘內，傷賊極多。其所居房屋，亦多冲倒，該逆不能存扎，乃乘夜焚壘潰逃。我兵由河岸追擊，撲河淹沒者約六七百人，餘已由賊划出江，竄向金山木簰而去，當將逆賊搜殺無遺。兩日共殲賊又不下八九百人，奪獲刀槍旂械騾馬粮食無數，我軍只陣亡川兵一名，受傷數名。此十七、八、九連日夾勦將高資賊壘掃平之情形也。旋據余萬清呈稱：鎮軍分勦高資，恐賊乘虛出撲，密約總兵周士法艇師，以風力不能上馳，令快艇攻逼金山木簰，開砲注擊，將簰上賊樓擊燬。賊砲拒守甚密，各快艇多有擊損，只得退回。是夜余萬清以高資賊壘掃蕩，餘逆由夾江金山竄回鎮城，當將高資兵連夜撤回，並飭各營嚴加防勦。二十日辰刻，該逆由北面分出五股，來撲我營，並有另股由江邊抄至，我營堅壁不動，槍砲密排，待賊近齊轟冲賊隊。總兵劉開泰親督廣東及楚黔兵勇齊出縱擊，砍倒大黃旂數桿，追殺賊匪百有餘人，該逆敗退堤埂。有賊船二十餘隻，由甘露寺江邊前來接應，復分股由東南一帶包抄。適余萬清調回高資兵勇趕到，冲出兜擊，我軍合併力戰，殲賊無算，該逆奔敗回城。時南門有賊牽制，亦經兵勇擊退，環城槍砲拒敵，我兵始行收隊。約計斃賊四五百人，割繳首級耳辮四十四件，生擒六名，奪獲黃旂九面，抬

槍十二桿，刀矛火彈數十件，我兵亦有傷亡各等語飛報前來。並據總兵陳國太先後稟稱：十三、十四等日，帶船攻擊鮎魚套口內賊艚、賊划，將城外賊築土台拆燬。十七日，聞我軍接仗，復令兵勇登岸截擊，以分高貧賊勢，槍砲擊賊十餘人，並殲執旂賊目一名。十八日之夜，探得高貧港內賊划不斷，並有滿載粮食大船，撥令快艇入港截拿，並親督紅單船在下游要擊，用砲轟沉大賊船一隻，賊划六隻，溺斃賊匪無數。快船入港截勦，亦奪回賊划粮米船二隻各等語。臣思此次賊逆併竄高貧，意圖久踞窺伺，經我兵兩路圍勦，隨將賊壘掃除，又得水師會合夾攻，殺賊實爲不少，故賊不能屯住，乘夜逃入鎮城。除檄催余萬清乘勝速攻，並責成虎嵩林一軍紮堵西路會勦，以扼要衝；令德安將兵勇折回大營，各歸隊伍。至金陵賊匿如故，屢攻負固不出，惟十一、二兩日，我軍出隊攻打朝陽太平兩門，遇賊於龍脖子前次轟城之處，兩面抄攏勦洗，將修城賊黨二百餘人，大半轟斃，其防護賊隊，亦俘斬三四十人，餘皆墜（縋？）城而上，又經我兵擊落數人。正在乘勢攻城，該逆連開大砲，貴州儘先都司李發榮首先搶越城濠，忽被賊砲打穿腰肋，兵勇亦微有受傷，遂各收隊回營。伏查該逆死守堅城，屢次籌攻不戰（？），而師船又未能上駛，焦急滋深。現在江蘇撫臣吉爾杭阿業已到營，所有籌勦機宜，臣與之悉商（心？）商辦，和衷共濟，以期仰舒宵旰勤勞於萬一。至打仗陣亡之貴州平越營外委袁永忠、廣西提標額外洪得奮勇捐軀，實堪憫惜，應請旨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瓜鎮大股賊黨分駐高貧，鎮軍追截獲勝，並派兵馳往夾勦，立將賊壘蕩平情形，謹具摺由驛馳奏報，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初二日上諭：向榮奏截勦分竄高貧賊匪，蕩平賊壘一摺。瓜洲賊黨，於二月初九日，由鮎

魚套夾江竄至高資一帶，經余萬清虎嵩林兩面分勦，擊殺賊目一人，並斃賊百餘人。該逆復於初十日沿江築壘，我軍奮力殺入賊陣，斬馘無算，立將賊衆二營踏平。賊由夾江駛出木艟接應，我軍分隊截殺，勢不能支，併入土壘死守。賊匪竄至句容縣高家邊，復經向榮派總兵德安前往攔截，斬斃數十人，生擒二名。十七日，德安自福港分兵三隊，由西撲進，擊敗賊衆，並將賊營冲出之騎馬紅衣賊首，砍落馬下，餘逆慌敗，我兵直逼城濠，虎嵩林等由東路攻至上方橋，斃賊多人；適余萬清從旁抄擊，該逆敗入營盤，計斃五百餘賊，斬獲首級十四顆，生擒七名。十七日，德安誘賊設伏，傷斃甚多，虎嵩林從東截擊，該逆自相冲踏，忽有悍賊接應，敗賊入巢。我兵用炸彈大砲轟倒城房，餘匪潰至河岸，擊斃淹溺約五六百人，逸賊亦搜捕無遺。余萬清因高資賊壘掃平，該逆竄回鎮江，飭各營加緊防勦。二十日，賊分五股，由北面撲營，並從江邊另股抄出，劉開太親督兵勇，砍倒大黃旗數桿，追殺賊匪百餘人，〔埂堤接應之賊船復斃（？），高資調回各兵勇，痛殲斃賊四五百名，割取首級數十顆，〕生擒六名。其鮎魚套口賊艘，高資港內賊划，亦經我軍連日拆回（毀？），〔上營〕擊斃賊匪，並轟沉賊船七隻。着向榮飭令余萬清乘勝攻克鎮江郡城，並令虎嵩林等實力會勦，毋令他竄。打仗陣亡之貴州平越營外委袁永忠、廣西提標額外洪得均着交部從優議卹。（三月初八日到）

## 請卹因傷殞命之道員劉廷鍥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據余萬清呈稱：鎮營統帶潮勇候選道劉廷鍥前於正月十六日，在西門打仗，親放洋槍，擊綉龍黃衣

騎馬賊首，馳出砍取首級，致被賊砲打穿左腿骨折，當飭趕緊醫治；奈受傷過重，熱毒內攻，診治毫無見效。該道自知傷口潰甚，難望痊癒，囑其親姪劉守田與各勇目等齊心殺賊，雖死無恨。延至本月初六日，在鎮江軍營因傷亡故，具請奏卹前來。臣查劉廷鍠帶勇兩載，駕駛有方，打仗百數十次，屢立戰功。咸豐三年夏間，在丹徒三獲勝仗，由捐銜都司經臣保奏，奉旨以都司儘先補用。四年正月，改捐道員，由前任蘇撫臣許乃釗奏奉諭旨，著註銷都司，以道員歸籌餉新班，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花翎，欽此欽遵在案。該道因受恩深重，益加奮勉，每次帶勇勦賊，無不陷陣首（？）先。去冬在高資勦除全股竄匪，頗著微勞。此次親身擊賊，致被砲傷，左腿骨折，以致傷重捐軀，實與陣前戰歿無異。該道長子候選縣丞劉守田，前於三年九月內在鎮江隨同打仗陣亡，已奉旨准照外委例議卹。今該道又因傷殞命，父子相繼陣亡，深堪憫惻，相應據情奏請恩施，照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至其管下潮勇一千五百名，性多驁騺，雖有幫帶之副將占住暫行統帶，尚需另揀熟習潮性幹員接管，以資得力。所有道員因傷亡故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初二日上諭：向榮奏道員因傷身故請飭部擬卹等語。候選道劉廷鍠，前在高資勦匪，著有微勞，此次擊賊，因傷殞命，劉廷鍠着照陣亡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三月初八日到）

## 請勅江西照舊協濟餉需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軍營餉需，前經議奏三省協濟，當經蒙俞允勅部咨行在案。查自本年以來，廣東未解分厘，惟浙江按月照解六萬兩，江蘇先後籌協六萬餘兩，江西解過兩個月，共八萬。隨時湊補，實已十分勉強。乃昨接江西

撫臣陳啓邁抄咨，據稱備解江南三月分餉銀四萬兩，現已解撥湖南，並有此後恐難兼顧，奏請隨時酌辦，各等語。伏思各路軍營需餉，原當權其輕重以爲緩急。諸賊以楊逆爲渠魁，即以金陵爲老窟，該逆以全力固守，我軍即以全力進攻，所恃軍糈不缺，可以士飽馬騰耳。倘議定之月，一經改撥，未知何時方能補解。現在水陸攻勦正當吃緊，所有紅單拖罾各船，需餉尤鉅。粵餉未經解到，不得不預爲墊籌。查金陵軍餉，六月份尚未支放。半載以來，廣東雖報解五萬，遲久未到。江西本短解五個月，若此後再不按月協濟，糧台憑何供支，貽誤實非淺鮮。況江西之改解湖南者，原係抵除欠解湖北部撥之款，何得以江南月餉改撥，置協濟要需於不顧？即使權其輕重，江南較兩湖情形，更爲吃緊。除一面飛咨催解外，相應請旨勅下江西，按月照舊協濟。並將三月以後欠解各餉，趕解來營，俾得及時支應，以資進勦，實於軍務有裨。臣爲餉需緊要起見，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 卷九

## 南陵獲勝並馳援徽浙摺（咸豐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自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官軍在南陵勦賊獲勝，並派兵馳援徽浙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據三品頂戴前江南提督鄧紹良呈稱：前因賊竄石埭，涇太告警，派令游擊楊瑞乾帶勇五百名，與浙江在甯防堵之永嘉縣曾承禧台勇八百名，及千總邱學周楚貴川勇四百五十名，赴涇縣相機堵勦。二月初四日，探報有賊竄踞南陵之牛角井，糾合另股六里丁之賊，共四五千人，將由三里店來犯涇邑。楊瑞乾會商曾承禧，即於初五日進兵三里店，適六品軍功朱入流潘泗漳督率團練一千餘人來前助仗。初六日卯刻，分隊分置進勦，曾承禧前隊之勇，遇賊於錢村接仗，殺斃賊目僞指揮一名，從賊數名。楊瑞乾帶勇從旁冲入，將賊隊截爲兩斷，奮勇圍勦，殺賊頗多。而先派埋伏義勇已將賊踞之戴家墟焚襲，賊逆驚潰，紛紛敗回六里丁，追殺益衆，並斬綉龍黃馬褂僞尚書一名，餘賊仍拚命死拒。千總楊萬青、與外委徐剛抄出賊後夾攻。我接應台勇之後隊，亦趕到兜勦，賊匪全股大敗，乘勢掩殺數里之遙，餘逆已向銅陵繁昌地面四散逃去，我軍乃整隊而回，共計斃賊五百餘名，割繳耳記髮辮六十七件，生擒長髮悍賊三十五名，就地梟示；奪獲鎗砲旗幟刀矛一百七十一件，我兵只受傷五名，大獲全勝，涇太均已無事。楊瑞乾等兵勇仍即撤轉黃池。續於十三日，聞徽州警報，由甯國府呈請分堵甯

國縣地方，當仍令楊瑞乾督同曾承禧之勇，即日同往援應，先後呈報前來。適臣十三日，連接浙江撫臣何桂清兩函飛咨：『正月二十七日，賊由羊棧嶺竄至黟縣，我軍在漁亭堵勦，連仗兩日。初三日，賊衆大至，徽勇先潰，都司許上達、與浙省帶兵道員徐榮、力仗陣亡。安徽學臣沈祖懋退保徽州府城。該逆竄至休甯，復有分擾屯溪之信，徽郡情形危急，浙境亦震動，商請飛撥勁兵赴徽，并由威坪地方援堵，以扼入浙之路。並商調謀勇兼備得力大員，以資統領』各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憤急。該逆垂涎蘇浙，曾屢犯東壩黃池，均被我兵挫敗。今既竄擾徽州，逼近浙中，則東南全局皆震。且係大營粮台後路，尤爲緊要攸關。當即飛檄楊瑞乾、帶領兵勇七百五十名，由甯國縣繞赴浙省威坪，會同各處兵勇堵紮要衝。再由浙出勦徽境之賊。並由金陵抽撥川兵五百名，交儘先都司馬永清管帶，由蘇入浙，聽候撫臣何桂清調遣，如何路吃緊，即行馳往會勦。伏查楊瑞乾、馬永清二員，平日打仗得力，能仗能守，已飭令會同浙省兵勇，妥密相機布置，堵勦兼施。大營雖有一二得力鎮將，現皆紮營頭敵，並須隨時統兵勦辦，勢難抽派前往。因思革任巡撫許乃釗，兩載在營，於仗守事機，與臣商派熟習，頗知賊情，又係浙人，明於該省地利，且與何桂清素識，可往商籌勦堵一切機宜，業於十五日，飭令星馳赴浙矣。合併奏聞。至都司許上達赴徽防勦，一年有餘，著有勞績，茲因力仗陣亡，殊堪憫惜！相應請旨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官軍在南陵勦賊獲勝，並派兵馳援徽浙情形，謹具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初二日上諭：向榮奏南陵勦賊獲勝，並派兵馳援徽浙情形一摺。另片奏徽州失陷，令鄧紹良帶勇赴浙等語。該逆匪久欲窺伺蘇浙，現既竄擾徽州，逼近浙省，於東南大局，關係緊要。何桂清前

派石景芬等帶勇馳往，此時當已抵徽。向榮現飭楊瑞乾帶領義勇，繞赴浙省威坪，會合堵勦。並於金陵抽撥川兵，交馬永清管帶由蘇入浙。復令鄧紹良添帶楚兵由黃池赴浙，統帶各路兵勇，自可與浙省合力救援徽郡。該郡爲浙省門戶，着飭鄧紹良迅速馳往扼截，毋稍延緩。許乃釗准其前赴浙江，與何桂清會籌防勦事宜。至金陵兵勇，抽撥較多，怡良着仍駐常州，扼守蘇杭前路。徽州距蘇較遠，該督此時毋庸即行回省。仍一面嚴防金陵鎮江南竄之賊，一面多設偵探，查看情形緩急，再行酌量進止。吉爾杭阿現在向榮軍營，亦可與怡良督飭在省藩臬大員，嚴查奸細，以杜勾結，不得稍存大意。徽州賊勢，及浙省現在如何布置情形，着何桂清隨時奏報，以慰懸系。都司許上達赴徽防勦，力仗陣亡，着交部從優議卹。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三月初八日到）

## 檄令鄧紹良帶兵赴浙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正繕摺間，接浙江撫臣何桂清函稱：徽州已於十三日失陷，聞之憤懣填膺。伏查徽州不守情形，只以兵勇散漫之故。此時浙省倍加緊急，在在防堵宜周，兵勇雖多，而無得力大員統帶，誠恐不足以資防勦。大營得力鎮將原少，無可調往，不得已檄令鄧紹良添帶親信楚兵五百名，由黃池兼程赴浙；飛咨浙撫，即將各路防勦兵勇，併歸鄧紹良統帶勦辦，以一事權而專責成，保固東南大局。所有黃池一軍，亦關緊要，但無賊兩次被挫，一時不敢遽行內竄，暫令遊擊蕭知音帶回楚兵五百名，由高淳馳往統領，庶免顧此失彼。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 查獲奸匪陳榮葉道生盧定安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前於正月內訪聞有奸匪陳榮、葉道生、盧定安三名，起意糾匪，欲先搶無錫、蘇州，後搶杭州情事。適當上海克復之後，誠恐該匪糾集散勇，爲禍地方，關係至重。當經飛咨蘇浙兩省嚴密查拿，並密派廣勇之都司李鴻勳、改裝易服，帶同眼線，赴蘇踏勘。查得該匪潛往蘇州閶門外船上，該都司即知會地方官，於正月二十二日，將陳榮、葉道生設法擒獲，恐黨羽較衆，業已就地正法。惟盧定安潛逃未獲。嗣於二月十四日，復經守備馮子材帶勇在大營附近緝獲案內梁正勇一名，供認拜會不諱；並供陳榮即陳有青，及葉道生均廣東人，身邊常有多人，外間俱呼爲大哥。去歲十二月內，囑王有才到金陵各處糾邀閒雜游匪二千四百人，去蘇州一帶滋事。王有才即糾約賴升、戴二、陳得貴、馮日升與小的一共六人，議充頭目，會飲血酒，取名得勝會，已集有多人，正欲同往蘇州，即聞陳榮等被拿正法，餘人均已逃散各等語。供訊明後，即行梟示。伏思蘇州爲省會重地，當此逆氛未平，該匪等膽敢起意糾黨，潛謀不軌，關係非輕，幸首夥破案伏誅，適足以遏亂萌而安人心。李鴻勳辦理妥速，應與記功一次。其帶去廣勇眼線，分別獎賞。仍將未獲各犯，札飭徽州一帶隨時嚴緝究辦。再查蘇省五方雜處，每易藏奸，自軍興募勇過兵，甚多閒雜游匪，現在賊陷徽州，浙中戒嚴，蘇省風鶴可虞，非有封疆大員，不足以資鎮撫。現在撫臣吉爾杭阿到營幫辦軍務，奉令督勦鎮江常州一帶堵防，堪以就近兼顧，可否請旨飭督臣怡良回蘇駐扎，以重地方。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按已見前旨）

## 激勵總兵吳全美會同陸路兩軍力勦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據總兵吳全美、（副將）李德麟稟稱：正月二十九日，東風順利，當即督令紅單拖督等船，拔椗上駛，並會同總兵葉常春、副將周希濂局艇，一齊啣尾進攻，將近下關，該逆即於口內搶出砲船數隻，前來拒仗，並於兩岸砲台，連開大砲。該總兵等令船分作兩隊，以一隊迎勦賊船，一隊由北岸旁抄夾擊。該逆見我船乘風破浪，鼓勇爭先，即將讜練之船，迎面開放連環槍砲，復從北岸砲隙駛出大砲船數十隻截住拒敵。我船兩面環攻，儘力轟打，將賊船擊沉三隻，溺斃賊匪無算，餘船亦被紛紛擊損，慌亂戧駛欲退。我船乘勢攻上，即爲搶至賊練之前，吳全美督仗之紅單船，首先逼近，忽被賊大砲擊斷頭桅，其頭二三奮勇各船，亦爲賊砲擊斷頭桅，並大桅槓具，一船身兩桅砲穿，並打斷篷索槓具，受傷兵勇各一名，一轟裂五百斤大砲，傷亡水勇二名。李德麟督領斬練划船，亦被砲擊沉一隻，幸自告奮勇之山東水勇小划，奮力往救，該勇匠等（未？）經沉溺，止失小洋砲一位，斬練斧鐙數件。局艇亦損傷兩隻，各皆駕駛欠靈。其餘繼近之船，將賊船轟沉全退。奈因賊中砲台過多，與砲船（？）子如雨密，勢難攻上，只得一齊收回浦口，趕緊修整船槓，力圖後舉。嗣該總兵等，因新募之山東水勇五百名，告請奮勇，擬先攻七里洲賊營，以分賊勢。當于本月初六日寅刻，令山東水勇潛渡七里洲，攻襲賊營砲台，吳全美親督三板船三十五隻，馳過南岸接應。該逆開砲抵拒，各水勇奮力直前，斬殺多賊，當將賊卡數處、並接濟賊食之奸民買賣街，盡行縱火燒燬，焚斃賊黨數十名。惟賊營溝塹數道，砲台連接，鎗砲雨密雷轟，攻至辰時撤轉。至初八日丑刻，我哨船瞭見下關江口放下火船三排，或六七隻，或八九隻，聯作

一排，滿載蘆柴引火諸物。紅單各船，卽起椗分隊截勦，見該逆船排將近一齊火發，內施火箭噴筒，後有砲船二十餘隻，跟隨開砲駛來，幸值風微轉東，火尾向上，我船趁風轟洗，將大船冲入大溜，淌至南岸擱淺，該逆砲船被勦不敢，遂加槳飛駛退回。我船分投追擊，適六合縣所派皇廠水勇亦來助勦，盡將船排燒燬，焚溺多人。追至九洑洲前面沙嘴，見上面尙有大船十餘隻，未敢放下，恐該逆別有詭謀，乃收泊防勦。此師船節次堵勦之情形也。又據留署六合縣補用知府溫紹源稟報：大略相同。並稱近日逃出難民，僉供楊逆傳令賊夥，有能燒我師船者，每人賞銀一百兩，卽封僞指揮總制等官；城中婦女聽其選配。探聞該逆前日大船被挫，現復在下關口內，聚積大船，並爲一排，上加材枋作跳，堆集柴薪硝藥火器之內，意圖再襲我船；並有上游賊船於十一二等日，竄回三四百隻，現泊上河口外。當經先後函致各師船，一併嚴加防堵。並查禁過渡划船，不准攏泊，以免疎虞。刻下紅單修椗待攻，難保該逆不詭計百出，稟請水陸犄角接應。由浦口分撥一軍，紮於師船所泊寶塔根之後，俾得聯絡勦防。當經檄飭水師各船，並咨商托明阿轉行總兵武慶，迅速撥兵分紮，以顧大局。又據該署縣續稟：十三日巳刻，有賊船數十隻，駛出觀音門內河，意欲下竄，經總兵陳世忠督領駐臯各船迎勦，並率同六合讋練水勇划船，併力截擊，該署縣亦親帶兵勇往援，當將逆船擊退，已獲勝仗各等語。臣查五龍山江面所設攔練木擋，前經該縣稟報，現在春水漲發，汛漸增作，初三日大風作浪，將攔練冲斷兩處，漂流木擋數架，卽趕緊添造鐵猫鐵練，並將繫猫之纜，一律加長整備，擋木齊全，故十三日賊船不能下竄，似可足資抵禦。惟此後潮水日益增漲，江岸日益增寬，以此一線練擋，逐漸添長，而日沉大溜之中，風濤撞激，恐難長久支持。惟有迅催師船，早日進攻上游，方可以斷賊援而遏賊竄。無如紅單屢仗，皆未能上駛，又須待修椗楨，日

復一日臣曷勝焦急萬分。特檄吳全美來營面加詰問情形，嚴詞督催。茲據該總兵稟稱：賊逆橫江攔練之前，有大砲船排堵護，其南北岸砲堤之外，又紮木牌水砲台兩座，砲彈四及，對岸江面僅只里許。去年冬乾水涸，七里洲砲台對面又現出沙洲兩道，我船不能中流直上，必須繞道沙嘴，打戗駛去，紅單各船前到該處，戗風欠靈，而七里洲賊砲斜擊我後，不免面面受敵，船桅篷索無不損傷，兵勇亦時有傷亡，屢次不能得手。曾與李德麟等再四籌商，必得水陸會合，南北夾攻，乘師船遇風拔椗之先，以浦口一軍，督同山東水勇，進攻九洑洲之後；以六合水勇，進攻九洑洲之前；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其勢必分，其砲自少，然後可以斬練直前。並據稱吳全美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屢奉嚴諭行催，何敢不竭力報効，自取罪戾各等語。臣觀該總兵言詞質直，係屬實在情形，所請檄會六合水勇及浦口官兵助攻之處，應卽分別札飭咨行。當將該總兵優加激勵，授以機宜，飭令迅速回船，與各鎮妥籌准備。一遇順風，卽會同陸路兩軍，努力夾擊。現在水勢較漲，務期力斷賊練，攻出上游一帶；我船何時進勦，臣軍一聞江上砲聲，亦當出隊悉力攻城，以期牽綴賊勢。總冀仰仗天威，刻日肅清江面。臣仍當隨時嚴令催督，倘其再有遷延，卽行遵旨從嚴參奏，不敢稍涉狥庇。所有師船節次堵勦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克復徽州歙縣兩城摺（咸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克復徽州歙縣郡邑兩城，恭摺馳奏，仰慰聖鑒事：竊照安省黟休二縣、及徽州郡城，先後失守，業經臣兩次馳奏並將籌勦情形奏明聖鑒。嗣據石景芬稟報：徽州之首邑歙縣，另有城池，與該郡同日失守，知縣

廉驥元在署自縊。該逆裹脅各路土匪五、六萬人，分踞四城，勢甚猖獗，並有分竄績溪之信。績溪爲入甯入浙之要隘，臣飛飭題升台州同知昌化縣程鍾英在黑嶺千秋兩關實力嚴防。而浙省人心惶惑，幾於風聲鶴唳。幸向榮派撥金陵甯國兩路兵勇，拔營前進；並續派鄧紹良親帶官兵督勦。鄧紹良先行繕發兵牌，由甯國績溪一帶傳至威坪，書明隊數，分東南北三路進兵會勦，浙省人心大定。而該逆一聞大兵雲集，即有倉皇西竄之意。石景芬在霞井軍營，先經密派勇目許廷貴等混入郡城，作爲內線。二十二日該勇目親見逆匪紛紛束裝，探知賊情已（擬？）於二十三日潛師夜遁，飛報回營。石景芬即令都司銜勇目夏寶慶、五品軍功勇目黃載清、布政使理問銜勇首李恆淞三隊，由霞井移營進勦（紮？）大阜，一面飭候補縣丞龍森馳赴昱嶺關飛鎗勇五百名，並令程鍾英速備麵餅燈燭，由龍森催趲押運出徽。二十三日未刻，石景芬派令夏寶慶之隊目蘇廷榮、蕭連奎等槍勇四百名爲一隊，由署休甯縣唐寶昌、署歙縣典史申協烜押隊，直抵東門。又令夏寶慶帶領隊目林炳鑑、曆仙培、夏洪基、王積和等帶台勇烏槍手八百名，李恆淞帶領隊目嚴炳銓、張忠良、張錫麟等帶滬勇抬砲抬鎗手四百名爲第二隊，由護嘉興協副將魁齡押隊，直抵北門。又令補用通判汪勳、候選從九品胡慶、護布經歷銜候選從九品周錫布、黃載清、隊目章孟成、許守官等台勇烏鎗手六百名爲第三隊，由石景芬親自押隊，直抵南門。從紫陽橋一帶連環施放鎗砲，長驅直入，勢如破竹。該逆聞風喪膽，馬隊飛竄西門，我軍步追十餘里，生擒賊目二十餘人，土匪數十名，一併軍前正法；其餘轟斃殺死者，不計其數。查點我軍受傷五人。該逆由屯溪一路竄往休甯，是夜不及窮追，收隊入城。查勘郡邑兩城，各衙署尚存，惟廟宇均已拆燬，民房亦被焚燒，倉穀所存無幾。石景芬即將各勇分派各城門紮營嚴守。鄧紹良統帶兵勇，指日可以抵徽，

即當會商收復黟休各等情，飛稟前來。臣查該逆自青陽石埭竄入徽境以後，迭陷四城，東南半壁，幾不可問。仰蒙皇上洪福，普被羣生，並經向榮特令鄧紹良督仗軍威嚴肅，先聲奪人，浙省將士，亦勇於用命，旬日間克復郡邑兩城，實爲至幸。臣忝任封圻，愧無韜略，惟有咨行鄧紹良、石景芬迅將得勝之師，進克黟、休二城，以冀早紓聖廑。惟臣竊有請者：金華府知府石景芬經臣奏委督辦徽郡軍務，該員大兵未集以前，親督一旅之師，深入賊巢，功成一夕，實屬奮勇有爲。查該員前在上海軍營，曾蒙賞戴花翎；今年元旦滬城克復，江蘇撫臣吉爾杭阿以該員首先登城，錄功奏獎；此次克復兩城，勤勞懋著，將來黟休二縣軍務告蔵，徽郡一切善後事宜，臣即責成該員一手經理，合無仰懇天恩，俯賜先予超擢，藉以正人心而作士氣，出自逾格鴻慈。至在事出力員弁兵丁，並籲請恩施，容臣核實奏獎，以示鼓勵。所有徽州郡邑兩城業已克復緣由，謹會臣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准向榮來函：徽郡距金陵大營窵遠，一切防勦情形，由臣就近查明會銜具奏，合併陳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十一日上諭：何桂清奏克復徽州歙縣郡邑兩城一摺。逆匪攻陷徽郡，並將歙縣城池佔踞，經何桂清派知府石景芬、督飭勇首夏寶慶、李恆淞、並副將魁齡等，帶領槍勇台勇，分隊攻打東南北三門，石景芬從紫陽橋一帶連環施放鳥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逆衆聞風喪膽，逃竄西門，我軍追殺十餘里，生擒賊目二十餘名，土匪數十人，均即正法，其轟斃殺死者，不計其數，立將徽州歙縣收復。現在所派鄧紹良各軍，將次雲集，着何桂清飭令鄧紹良督率乘勝追勦，克復休甯黟縣二城，以清徽境。金華府知府石景芬深入賊巢，克復郡邑，辦理尚爲迅速，着記名以道員用，並賞加鹽運使銜。其在事出力員弁

兵勇，着何桂清酌核保奏，以示鼓勵。（三月二十二日到）

咸豐五年三月十一日上諭：何桂清奏克復徽州歙縣兩城，幷添派兵勇，進攻黟休二城各摺片，已明降諭旨將石景芬先行獎勵，並將恩禧革職示懲矣。逆匪竄入徽州歙縣，旋經石景芬督帶浙江兵勇，刻期收復，辦理尚屬迅速，惟該逆知大兵雲集，聞風逃竄，我兵追殺賊匪，並無確數，是該逆忽聚忽散，究未大受創慫。現在賊衆蟻聚休黟二城，必須乘此聲威，迅圖克復。此時鄧紹良統帶兵勇，諒已馳抵徽郡。所有各路帶兵員弁，均歸鄧紹良調遣，以專責成。該撫卽督飭該員，卽日進勦休黟賊黨；並酌留兵勇，防守徽歙，毋令乘虛回竄，再致蔓延。其徽浙各路軍務，及一切支應事宜，卽飭臬司晏端書實力督辦，毋稍貽誤。本日據沈祖懋奏：恩禧帶兵在岩鎮防勦，而何桂清奏據該學政咨稱：恩禧不知下落，究竟該員現在何處？着該撫查明具奏。其餘文武各員如何下落？着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同日到）

##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克復休寧縣城摺（咸豐五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克復休甯縣城，恭摺馳奏，仰慰聖懷事：竊照徽州府歙縣兩城，經石景芬於二月二十三日克復該逆由屯溪竄往休甯，業經臣會同臣向榮恭摺馳奏在案。茲據石景芬稟報：該員於克復郡邑兩城以後，卽紮營城外，固守嚴防。一面密飭勇首夏寶慶、黃載清、李恆淞三隊，每隊選勇三百名，聽候調撥。又密飭署休甯縣唐寶昌帶勇前往休甯，先行暗約紳董，確探賊踪，分投布置。二十四日午刻，據唐寶昌探報：賊由蔣安街退至

休城、人衆粮缺，必難久持。石景芬卽飛飭各隊進逼休城，唐寶昌已約紳士吳益文、方耀南、甯方之、旺（汪）濟孚、葉肇鵬、黃信中、葉鳴高、孫丹屏、楊成之、汪世坤等帶土勇六百名，約定初更時進勦。其時城門未閉，出其不意，一擁而入，呼聲大震，賊匪奔竄，殺死甚多。該縣縣丞張奇炳、署徽州左營守備汪連升、亦先後趕至，帶勇幫同分勦，追擊三十餘里而回。各紳士請唐寶昌在城坐鎮，以安民心，卽於是夜亥刻克復休甯縣城，飛稟前來。並據聲明唐寶昌署任甫經兩月，深得民心，休甯失守後，卽赴岩鎮軍營隨勦，恩簡退敗不前之〔際？〕該員來迎浙兵，經石景芬留營差遣，商辦進勦機宜，隨同克復郡縣兩城；及休縣失守，不逾二十日，迅卽克復。又署歙縣典史申協炳，到任甫經九日，失守後來迎浙兵，及歙縣失守，不逾十日，隨同克復，應請奏明免罪，並均留原官，仍令唐寶昌署休甯縣，申協炳署歙縣典史各等情。臣查該逆自徽郡歙縣受創以後，竄往休甯，經石景芬飭令唐寶昌等，會督紳勇進勦，克復城池，辦理尙爲得手，堪以仰慰聖懷。查該逆已竄回黟縣，臣咨行鄧紹良、石景芬、商定機宜，步步爲營，進紮漁亭以上，務期迅速攻勦出徽，免致勞師糜餉。至署休甯縣唐寶昌於縣城失守後，在岩鎮軍營隨勦，嗣後迎接浙兵，隨同石景芬克復郡邑兩城，茲又恢復休甯，並不重煩兵力，功過似足相抵。署歙縣典史申協炳，於縣城失守後，來迎浙兵，隨同克復，尙知奮勉。據石景芬來稟：該二員才（？）俱堪錄用，可否仰懇天恩免其治罪？並均留原官，仍准唐寶昌署理休甯縣知縣，申協炳署理歙縣典史，以固民心，並爲代罪立功者勸，出自逾格鴻施。至此次在事出力紳董，容臣查明核實奏獎。所有休甯縣城業已克復緣由，謹會同臣向榮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二月十一日岩鎮之仗，川營把總黃萬魁、外委彭玉貴同時陣亡，均堪憫惻。十三日歙縣失守，該縣廉驥元城亡與亡，已據石景芬確查稟報，洵

不愧守土之官。相應籲懇聖恩，俯賜勅部均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合併聲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十九日上諭：何桂清奏克復休甯縣城一摺。徽州賊匪自我軍克復郡城後，竄往休甯。二月二十四日，知府石景芬飭令勇目夏寶慶等帶隊進逼休城；署休甯縣知縣唐寶昌，密約紳士吳益文等帶領練勇，同時進攻，於初更時一擁入城，賊匪驚竄，殺斃甚多。縣丞張奇炳、署徽州左營守備汪連升，先後趕至，隨同追擊三十餘里，即將縣城克復。着何桂清即行督飭石景芬等，迅速進勦，肅清徽境，毋稍遲延。署知縣唐寶昌，署歙縣典史申協炳，均着免其治罪，並均留原官，仍准各署原缺，以爲戴罪立功者勸。其餘在事出力紳勇，着何桂清核實酌保，候朕施恩。其殉在岩鎮陣亡之把總黃萬魁、外委彭玉貴、着與縣城失守自縊之歙縣知縣廉驥元，一併交部從優議卹。該部知道。（四月初一日到）

## 請卹陣亡把總楊冠宏等員片（前奏附片）

再臣正繕摺間，據督辦威坪防勦事務前署甯波府張玉藻，會同向榮派來即補遊擊楊瑞乾稟報：二月二十五日，差探徽郡克復以後，有餘匪數百，潛竄徽屬小川地方，搶佔民房情事。當經金衢徽道劉成萬、派令署徽州同知裕英、會同楊瑞乾、帶勇馳往勦捕，該逆極爲獷悍，我軍接仗兩時之久，殲斃無數，餘匪紛紛潰竄，因山路叢雜，不及窮追，奪獲黃旂軍裝等件。查點我軍有藍翎儘先把總楊冠宏力仗陣亡，其餘各勇陣亡者十九名，受傷者三十九名，稟報前來。除將陣亡各勇彙奏咨部核辦外，所有藍翎儘先把總楊冠宏，在大營歷著仗功，今因力仗陣亡，殊堪矜惜。相應仰懇天恩，勅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謹會同臣向榮附片具奏，伏乞聖

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實錄三月辛巳上諭，予把總楊冠宏祭葬世職。

## 師船斬練攻出上游亟籌調兵由陸接應摺（咸豐五年三月十三日發）

奏爲師船乘風進勦，奮力斬練，攻出上游，大獲勝仗，亟籌調兵由陸接應，並布置各路堵勦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因師船屢次未上，檄令總兵吳全美來營催飭，授以機宜；嗣後復將已革總兵王鵬年調回，面加激勵，飭即督船迅商進攻，許令立功贖罪，先後回船去後。自二月杪連日大雨，臣料江水漲寬，我船亟宜乘潮上攻，當經飛令逐日嚴催。旋據吳全美等先後稟報：已將各水勇極力開導，均各踴躍思奮。日來水勢大溜加長，各船准備進勦，專待順風起掟。初六日夜，見下關火光達旦，料賊必因水勢衝激練橋，連夜搶修救護，正可攻其不備。當將各船分作三隊，並知會總兵葉常春等所駐浦口局艇，助攻策應；令前募山東水勇撲攻九洑洲賊營，約會六合水勇往攻七里洲，以分賊勢。初七日辰刻，大雨滂沱，東風甚勁，王鵬年督領頭隊各船，先由中流直上；吳全美率左隊各船，向南岸一帶進攻；李德麟領右隊各船及斬練快船，沿北岸相率繼進；行近七里洲沙嘴，該逆砲堤砲台一齊開砲，子彈密如雨注，我船乘風冲逼，大砲迭轟，擊倒堤內哨樓數座，黃旂數十餘桿，各船從賊砲攢擊之中，鼓勇迎敵而上，風狂雨猛，且仗且進。王鵬年所坐新興合大頭船，被砲洞穿，其餘各船亦多受傷，仍復折戗駛上下關前面。該逆由關口突出大小砲船八九十隻，攔頭抗阻，我船齊力轟擊，一面冲突直前。時吳全美左隊各船已沿南岸抄到夾擊，轟沉賊船二十餘隻。乃九洑洲賊匪砲

船又駛出七八十隻同來迎拒經右隊李德麟各船自北岸冲上兜截兩面環轟賊船紛紛擊損或側或沉逆衆慌亂撲河斃賊不知其數。餘船潰駛將六十餘隻逼入沙際擱淺我船施放火箭火罐風助火勢一齊火發燃燒。其時王鵬年頭隊各船搶撲攔練之前將護練賊船擊傷多隻餘船恃其兩岸砲台護密仍拚死開砲拒敵吳全美李德麟大幫各船連檣趕上該逆又守練不退。我船併力轟打王鵬年卽親督把總張占魁、郭定猷、盧起升、鄭吉星、黃廣泰、千總鄧應魁、外委季起高等帶領奮勇兵勇飛駕三板划船分投攏逼橋練從狂瀾密砲之中立將賊練斬爲數段砍散擋牌。賊船見勢不支揚帆敗逃我船乘勝追進該逆兩岸大砲對開連環不絕。而下關口又搶出大砲船數十隻意欲抄我後幫牽綴前隊其頭練敗去賊亦俱蟻聚二道賊練之下與上河口賊船合併拒守。又有兩岸小砲船加槳護攔鐵練一齊開砲抵擋。吳全美等一面執旂揮令各船分隊勦洗一面仍督頭隊斬練船隻破浪乘風直上。適總兵葉常春、副將周希濂、分領浦口局艇從兩岸逐次勦洗而來並會同六合勇、山東勇、由九洑洲七里洲夾攻抄出趕上接應前後圍攻共擊沉二十餘隻船火焚四隻。該逆四散敗退又經局艇追沉數隻六合勇奮獲一隻其餘已退入關口之內。賊砲力堵難前而我頭隊各船已將二道練下賊船拿獲不少。復經大隊齊到冲盪沉溺賊人無算。餘船見我師船砲猛烈棄練遠颺當經遊擊唐國棟、把總沙成祥、及六品軍功勇目蔡長春等、駕領划船乘勢將二道賊練立時斬斷。該鎮卽分率紅單十五隻拖罾六隻幷合三板快船、與山東水勇划船全幫駛出上游。葉常春等局艇及六合水勇遙見我船得手始行收隊回帆。乃二練敗竄各船又糾合上面賊船五六十隻連環開砲復來阻截我師。王鵬年正在督令迎攸不料坐船穿損多處江水湧入沉溺幸吳全美李德麟各率三板多隻駛往救起並外委季起高船戶梁正

源與各兵勇，均皆鳧水得生。仍會督飭各船兜勦賊艦，迭擊排轟，旋將賊船八十餘隻全數擊沉焚燬，一洗而空。時已申正，行抵中洲江面，當即收令駐泊。是日之仗，自辰至申，我船乘風雨冒險進攻，鏖仗五時之久，斬斷賊練二道，擊沉焚燬賊船三百數十隻，斃賊無數；查點我船，沉溺紅單一隻，其餘多有擊損，兵勇亦間有傷亡。此初七日紅單拖曳全幫駛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伏思師船既攻出上游，即可節節扼勦而進。惟聞兩梁山尚有賊設攔練，砲船林立，蕪太賊黨嘯聚甚多，必須迅籌陸路一軍，馳往沿江接應，使我船不致孤軍深入，而餉粮軍火源源解運可通，方無既進復退之虞，而水陸即可會勦直上。昨據遊擊蕭知音稟稱：探有賊船五六百隻，由楚皖竄回蕪湖，欲分水陸兩途來犯黃池甯國，該處緊要攸關，情形甚爲吃重。因查鄧紹良赴援徽州，該逆先已聞風飽颺，由婺源退去饒州一帶，徽境即已肅清。臣先檄鄧紹良督兵窮追，原期痛挫賊鋒，使其不敢復萌窺伺。今黃池既有警信，自應移緩就急，以固要衝。業經咨商浙撫臣何桂清，並飛檄鄧紹良督帶楚兵義勇兩軍，星夜趕回防勦。仍留川兵會同浙省兵勇，在彼堵勦，統歸浙省臬司晏端書督辦，可保無虞。現在紅單等船攻上，料可牽制蕪賊，不敢復乘內犯。一俟鄧紹良回抵黃池，即統率兵勇，出取蕪湖；并抽兵馳會高淳防兵，出勦太平金柱關之賊，併上蕪湖，就彼水陸屯扼，則蘇杭門戶以固，江皖賊援以斷。再分舟師陸兵上勦安慶，迎合九江楚師，下掃沿江，合圍金陵巢穴。但虞該逆情急竄突，近之上方橋，遠之秣陵，皆經（係？）東南衝要，均須重兵分紮，方可遏賊豨奔。臣軍派出各路外，現只八千有餘，分布力難周匝。現在堵勦兩皆吃緊，倍費躊躇。臣惟有通籌全局，竭力妥辦，以期無負皇上委任成全之至意。抑臣更有請者：紅單自上年退回，屢攻不能得手，迭奉嚴旨催飭，祇以江乾風阻遲延，今幸仰仗天威，全幫斬練前進，掃蕩賊船三百餘隻，大獲

全勝。該舟師船堅砲猛，實足以制賊人之命，而靖江流。所有出力員弁兵勇，不可不立加獎勵，以勸其後。臣前曾懸示賞銀，除籌款照給犒賞外，並發去頂戴功牌，銀牌，令該總兵分別給賞，合無仰懇天恩，仍准臣擇其尤為奮勇出力者，酌保數人，以示鼓勵。至吳全美前雖稍涉遷延，終能感奮勇往，極力圖功；李德麟奉調更帶各船，駕駛得法，且能每仗身先，均堪嘉獎。而總兵王鵬年自臣調令赴船督催，經今三月，與各兵勇逐加開導，故各踴躍圖功。此次督船首先上攻，親率三板斬斷賊練，雖坐船洞穿溺水，猶復督仗直前，實為奮勇得力，可否請旨免其前罪，仍賞給五品頂戴，以昭激勵，出自皇上逾格鴻施。除一面飭令該總兵等趕將受傷各船槓具篷索迅速修整，一面由臣多撥子藥口糧，繞道解往，以資接濟上攻。所有師船乘風進勦，奮力斬練，攻出上游，大獲勝仗，兩籌分兵由陸策應，並布置堵勦各情形，謹會同幫辦軍務江蘇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三月十九日上諭：托明阿等奏浦口各營獲勝，焦山水師攻燬賊艭。並向榮奏師船斬練，攻出上游各一摺。三月初七日，已革總兵王鵬年，會同吳全美、李德麟督率各船，分南北岸進至七里洲沙嘴，攻該逆砲台砲堤，我船乘風冲逼，擊倒哨樓數座，黃旂數十桿，且仗且進，闖口突出賊匪大小砲船數十隻，吳全美由南岸抄到，擊沉賊船二十餘隻。時九狀洲亦出賊船七八十隻，李德麟自北岸兜截，將該逆船隻紛紛擊損，逆衆慌亂撲河，斃賊無數，餘船逼入沙際，被我船用火箭火罐燃燒。武慶亦督帶陸路官兵，由三板掉直搗九狀洲賊船，該逆登（時）擾亂。王鵬年復將護練賊船，擊溺多隻。砲台之賊，仍拚死抗拒，吳全美李德麟等連檣直上，王鵬年即親督把總張占魁等，飛駕三板划船，攏逼艭練，立將賊練斬為

數段，砍散擋簰，賊船敗逃。我軍乘勝追進下關口，有賊匪搶出大砲船數十隻，欲抄後牽綴；敗去賊船，亦蟻聚二道賊練之下，並於兩岸出小砲船，夾護攔練，開砲抵擋。吳全美等分船勦洗，仍督頭敵斬練船隻，破浪直上。葉常春、周希濂分領浦口局艇，從兩岸前來會合各勇，由七里洲、九洑洲夾攻接應，共擊沉賊船三十餘隻，火燬四隻，該逆敗退，又追沉數隻，奪獲一隻。頭敵師船，已將二道練下賊船擊沉不少；復經大隊冲到，溺賊不計其數。餘賊棄練遠颺，遊擊唐國棟等將二道賊練斬斷，紅單拖帶各船，盪全幫駛出上游。敗竄賊船又糾合上面賊船，開砲來阻，復經我師將賊船八十餘隻，全行擊沉焚燬，計自辰至申，鏖攸五時，斬練兩道，焚擊賊船三百數十隻，斃賊無數。焦山水師總兵周士法等亦同日進攻金山賊營。時江面賊艭隱動，北固山賊堤亦從內開砲，我軍一面迎擊賊堤，一面泝流上攻賊艭，縣丞周閎等搶近連環鎗砲齊發，賊勢不支，落水淹斃者無數，奪獲戰艭四隻，並將鎮江駛出賊船擊退。着托明阿向榮等督飭各營，水陸會勦，克復瓜洲鎮江，並着將江面上下游賊船，一律勦除。已革廣東碣石鎮總兵王鵬年，前因玩視捕務，革職治罪，據向榮奏：自軍營差遣以來，頗資得力，此次帶兵斬斷賊練，尤爲奮勇，着加恩免罪，並賞給五品頂戴，賞戴花翎。隨同出力員弁兵勇，並着托明阿向榮擇尤保奏，以示鼓勵。（三月二十五日到）

同日上諭：托明阿等奏浦口水陸各營大獲勝仗一摺。並據向榮奏：師船斬練，攻出上游，亟籌調兵由陸路接應，並請調馬隊助勦各摺片。已明降諭旨，將已革總兵王鵬年賞給五品頂翎，出力各員，准其酌保矣。紅單各船，自駛入大江，總未能痛勦賊巢。此次水陸進攻，斬斷賊練兩道，焚燬賊船三百餘隻，水師初

次得手，正可乘此聲勢，南北約會，分攻瓜鎮兩城。並嚴飭水師將弁，勦除金山賊營，以孤賊勢。逆匪分踞瓜洲鎮江，全恃江面賊船，往來接應。此時師船既攻出上游，即當節節進扼，使南北兩岸之賊，不能互相勾結，則勦辦自易爲力。據向榮奏稱：兩梁山尙有賊設攔練，砲船林立，蕪湖太平逆黨甚多，必須亟籌陸路一軍，沿江接應，自係實在情形，着卽設法布置。該逆現欲窺伺黃池甯國，鄧紹良已帶兵趕回防勦，如該逆不敢內犯，鄧紹良卽可進攻蕪湖，以圖與舟師會合，勦除梁山賊匪。該逆經此懲創，尙恐另生詭計，以牽制我師。托明阿向榮仍當督飭水陸各軍，一面進勦，一面嚴密設防，杜其奔竄，不可稍涉大意。向榮請調吉林馬隊一千名來江助勦，現在馮官屯餘匪尙未殄滅，近因楚豫防勦吃緊，已由僧格林沁大營抽撥馬隊一千五百名、步兵二千五百名、交楊霈調遣，此時未便再行抽撥，須俟山東軍務告竣，自可酌量派往。如金陵大營需兵緊急，可先於托明阿所帶馬隊官兵內，商調數百名，渡江協勦。該大臣等雖分勦南北之賊，實則共辦一事，務當通籌全局，以期迅掃賊氛，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三月二十五日到）

## 請調吉林馬隊過江助勦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現在師船攻勦上游，扼截江面，該逆黨羽甚衆，必豨突狼奔，來爭各路要隘。臣軍雖每仗皆能以少擊衆，而兵力太單，分布實爲不敷；又均係步隊，追賊難期迅速，因思若得馬隊一軍，隨同遣用，賊竄可以窮追，賊衆可以冲突，揆之現在堵勦情形，實操勝算。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於高唐得勝之師，飭調吉林馬隊一千名，趕

緊來江助勦，俾得藉殄賊氛，臣不勝仰望待命之至。爲此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按已見前旨）

## 請以虎坤元等遞補都守各缺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四川川北鎮右營都司許上達，於本年二月初三日，在徽州漁亭地方打仗陣亡，業蒙天恩勅部議卹在案。所遺都司員缺，應歸軍營揀員升補，以資帶兵勦賊，由統領川兵甘肅涼州鎮總兵明安泰恭呈請核辦前來。臣於川兵各營守備，逐加遴選，查有軍標右營花翎守備虎坤元，平日打仗極爲驍勇，屢經受傷，上年奉旨賞加鼓勇巴圖魯名號，堪以擬請升補川北右營都司。所遺守備員缺，查有現在徽州勦賊之鈒馬營千總吳韋奇，打仗勇往，殺賊出力，堪以擬請升補。如蒙允准，實足以鼓舞戎行，於勦不無裨益。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奏請，伏乞聖鑒訓示祇遵，謹奏。（硃批：虎坤元等依擬升補。）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五年三月十三日（乙亥）上諭托明阿奏籌防浦口兼顧北岸上下游全局著與向榮公同設法會勦　見實錄卷一六二之三下　又見方略卷一二三之三四上（按本諭實錄方略均作三月十二日甲戌事奏稿疑誤）

##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克復婺源縣城摺（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婺源縣城，全徽已就平靖，恭摺馳奏，仰慰聖懷事：竊照屬徽州休甯縣城，於前月二十四日克復，業經臣會同臣向榮恭摺馳奏在案。該逆自休甯受創以來，由黟縣一帶，糾同逆黨，及沿途被擄共一萬餘人，於二十八日全股竄陷婺源縣。鄧紹良石景芬於本月十五日接據探報，各於初六日拔營前進。鄧紹良隨帶湖南官兵四百五十名，並統帶周天受馬永清四川官兵一千五百名，前溫州府常恩彪勇二百名，由屯溪起程，初九日抵婺源，駐紮鶴溪。臣先接鄧紹良來函：鶴溪到縣城，隔一溪河，連朝大雨，山水陡漲，該處本有橋樑，被該逆拆去，以爲我軍不能飛渡。因令常恩鳩工趕搭浮橋，一面購線入城，探賊虛實，並相度城外地勢，查明城內路徑，俟橋一造成，即知會石景芬於東南西三門，沿河撥兵誘仗，以牽賊黨。密於北門陸路督師直入，以圖克復。惟軍糧甚缺，常恩飛致甯國官紳捐輸米石，由涇太間道挽運來營，藉資接濟等情。旋據石景芬來稟：該員統帶夏寶慶、王夢彪、李恆淞台勇一千四百名，休甯縣唐寶昌、監生吳裕基帶勇二百名，由休甯裹糧而行，一路風餐露宿，十三日抵婺源。石景芬駐紮清華街，婺源縣楊裕仁亦來營中，唐寶昌駐紮恩溪，即淮鄧紹良、常恩將布置情形繪圖知照。適有文童余南桂、余馨杏赴營投効，探明該逆於各城安設砲位，意在堅守。石景芬即飭唐寶昌購覓土勇，使其投於賊營，從中固結良民，作爲內應。鄧紹良正與石景芬定期會勦間，於十四日亥刻，接准臣向榮照會：紅單各船，已斬練上駛，應即馳回黃池，統率兵勇，移出蕪湖，以期水陸夾擊。鄧紹良以此舉關係東南大局，間不容緩，隨帶楚兵彪勇立時拔營，一面知會石景芬，並令常恩、周天受、馬永清會合石景芬迅速進勦。石景芬接准知會，深恐該逆窺我虛實，連夜約會周天受、馬永清管帶川兵，進攻東門。唐寶昌、夏寶慶、王夢彪管帶各勇，由陸路前進。石景芬督同汪勳、周錫堡、胡慶護、李恆淞、夏廷榮管帶各勇，

由水路前進，直逼北門。賊匪見我初到，即大隊突出，勢甚獷悍。我勇奮力接仗，鎗砲齊施，自寅至辰，相持三時，斃賊三百餘名。正在鏖仗間，城中被擄鄉民呼聲震天，該逆知有內應，全股奔出，紛紛逃竄。石景芬督飭各官兵，一面追勦，一面入城搜捕；周天受、馬永清帶同川兵，兩道夾擊，復擒斬二百餘名，追勦十餘里，尸相枕籍，其落水淹斃者尤衆。生擒僞司馬二名，僞將使五名，僞將軍一名，軍前正法；奪獲騾馬三十五匹，鎗砲七十八件，刀矛旂幟無數，餘匪竄往江西一路，未便窮追。查點我軍陣亡十八人，受傷三十五人，遂於十五日巳刻克復婺城。知縣楊裕仁，守備賈仲良率領鄉勇同時入城，查看各衙署尚存，倉谷未動。石景芬暫在婺源安撫良民，俟該縣人心定後，再行回郡各等情，飛報前來。臣查該逆竄回婺縣以後，膽敢糾同匪黨全股竄回婺源，以致重煩兵力，實堪憤懣。幸托皇上如天之福，迅掃欃槍，洵堪上慰宸廑。惟查在事出力諸臣，有不能不先爲籲請者：三品頂戴鄧紹良自黃池移師督仗，軍令森嚴，一路秋毫無犯，徽甯之民在軍前餽送鹽菜者不絕於道，頌聲播於浙省，頗有名將之風。現在婺源軍務，均係該員預行布置，屢據石景芬來稟，折節傾心。該員雖前經獲罪，而黃池防勦，迭著功勛，且爲該逆所畏懼，可否仰懇天恩，俯念將才難得，賞還提督原銜，俾得及時報効，並以寒賊膽而振軍威。前任溫州府丁憂知府覺羅常恩，由廣德泗安防堵所調赴甯國幫辦軍務，兩載有餘，倍嘗艱苦。此次偕鄧紹良前赴婺源，於一切布置事宜，頗能襄贊；且以道僻餉艱，勸捐兵糈，轉運無悞，實爲軍營中出色之員。察聽平日官聲亦好，可否仰懇天恩，俯賜交軍機處記名，俟服闋後，以道員用，以昭激勵。四川川北左營游擊沙拉馬璘依巴圖魯周天受，自上年調赴徽郡，屢立仗功，本年岩鎮之仗，身受鎗傷，臣接閱該游擊來稟，忠憤之氣，溢於紙上。此次進勦婺源，機宜悉合。四川儘先都司馬永清，係金陵大營得力之員，調赴浙

江差遣軍行迅速，該都司與周天受同赴婺源勦捕，甚爲奮勇出力，可否仰懇天恩，俯賜將周天受以參將儘先升用。馬永清俟補缺後以游擊升用，先換頂戴。如蒙俞允，均出自逾格鴻慈。至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先後克復四城，辦理均臻妥速。而該員自以爲因人成事，毫無尺寸之功，仰報朝廷。惟統帶勇丁都司衔夏寶慶、布政司理問衔李恆淞、五品軍功王夢彪隨同該員自上海至徽郡，兩載從軍，甚爲得力。此次由休甯起程赴婺源，處處訛言四起，所帶各勇不免徘徊瞻顧，該勇首等約束嚴明，得以迅速蔵事，深堪嘉奬等情。臣查該勇等行間効力，自未便沒其微勞，除飭令彙核應奬各官紳分別等第，由臣酌量奏請恩施；並令該員俟婺源人心安定，即速回郡；與臬司晏瑞書等籌商全郡善後事宜，逐漸布置外。所有婺源縣城現經克復，全徽已就平靖緣由，謹會同臣向榮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徽州府李純已據稟報於本月十一日到任，所有臣前奏委署府篆之題升台州同知程鍾英，現在帶勇紮營河西橋，嚴防徽郡門戶，並策應各路軍務，頗著勤勞。臣現飭該員仍留徽郡，隨同石景芬辦理善後。至甯國調赴徽州之曾承禧等所帶浙勇，先飭折回灣泚。楊瑞乾所帶廣勇，亦早經回防黃池。常恩於十六日仍回甯國幫辦軍務。相應一併陳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四月初三日上諭：何桂清〔等？〕奏克復婺源縣城，徽境平靖一摺。逆匪自休甯敗潰後，由黟縣一帶糾同餘黨，擄脅多人，復竄陷婺源縣城。鄧紹良、石景芬接據探報，各督率將弁，拔營前進，齊抵婺源縣境，分頭布置。遊擊周天受等帶川兵進攻東門；已革知縣唐寶昌等帶勇由陸路前進；石景芬等由水路前進，直逼北門。該逆見我軍初到，大隊突出，我軍奮勇接仗，自寅至辰，鏖仗三時之久，城中伏有線

勇，同時內應，賊匪潰亂奔出，官兵奮勇夾擊，共擒斬五百餘名，落水淹斃者不計其數，生擒僞司馬二名，僞將使五名，僞將軍一名，均卽正法，奪獲馬匹器械多件，當將婺源縣城克復。逆匪竄擾徽境，迭陷城池，經鄧紹良等跟踪合勦，全股掃蕩，勦辦尙屬迅速。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先後克復四城，奮勇可嘉，着賞給奮勇巴圖魯名號。三品頂戴鄧紹良着賞還提督銜。前任溫州府知府覺羅常恩着交軍機處記名，俟服闋後，以道員用。四川遊擊周天受着以參將升用。儘先都司馬永清俟補缺後以遊擊升用，先換頂戴。所有出力各員，着何桂清覈實保奏。（四月十四日到）

## 師船扼勦上游三山營一帶獲勝摺（咸豐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發）

奏爲師船扼勦上游三山營一帶，迭獲勝仗，恭摺由驛奏報，仰祈聖鑒事：竊據總兵吳全美、副將李德麟先後稟稱：我船因本月初七日攻斷下關賊練，全幫上駛。初八日卽由中洲進泊老西江口。是夜亥刻，探有賊船一百餘隻，裝載粮食，停泊上游三山江面，意圖下竄，相距我船三十餘里，風色尙順，當卽會商已革總兵王鵬年，派令各船四更造飯，五更起椗上攻，行抵兎兒磯下，天已黎明。該逆見我船連檣西上，均卽挂帆回逃，我船乘風飛催，至烈山追及賊船尾隊，開砲轟擊，該逆亦卽折戗還砲拒仗，移時旋被我師擊沉賊船三十餘隻，溺賊無算，漂流穀麥滿江，撈獲帆櫓旂械多件。該逆勢甚惶懼，餘船分投亂竄，一由大江敗上，一由夾內遁逃，吳全美與王鵬年督率大幫跟勦，江面直進，李德麟分船由夾江追襲，夾內水淺風橫，大船施展不靈，惟快蟹飛駛便捷，與各三板先行追上，開砲轟斃賊匪十餘名，生擒賊匪黃文斗一名，奪獲賊船二隻。迤邐追進數里，

見江岸有船廠一座，新造大仗船二隻，李德麟指揮弁勇登岸，各賊見即遠颺，立將船廠縱火焚燬，奪獲篷帆桅檣等物。仍一面放船緊追，而賊船已全數逃入采石港內，港門甚隘，我船難以進駛，當由烈山夾上口抄出大江。適吳全美、王鵬年已在芝蘇港下，一面將賊船追擊十餘隻，餘船逃赴和州小河口，有陸路芝蘇港砲台之賊救應，濱岸沙陷縱橫，未能追逼前進，當與李德麟會合駐泊芝蘇港江面。探明北岸前砲台一座，匪黨約有五六百人，與和州之賊往來聯絡，因思我船尚無陸兵接應，未便登岸攻勦，且須接領運去子藥糧餉，乃於初十日駛回老西江，暫仍駐泊扼勦。至十七日戌刻，探報下三江又有賊船多隻，恐其乘夜竄下，惟時月明如晝，風力尚可頂溜，即刻會督各船，拔椗迎上截勦。將近下三山，風力較勁，我船開放大砲，連環轟打逼近，該逆船隻依傍江岸砲台拋泊，一齊開砲抵拒，轟擊移時，但聞人聲騰沸，夜間不知沉船多少，且我船食水過深，不能進岸痛勦，四更風色亦微，只得收令暫於江面堵扼。十八日黎明以後，風色助順，仍督船開駛攻擊，該逆亦揚帆折戧來迎，並分出砲船三十餘隻，繞出上游，欲圖抄過兜截。吳全美等揮令各船分投冲盪，迴環開砲攻打，擊沉賊船五隻，其餘即全敗退，仍游弋江面南岸，拚死還砲撐拒，我船乘風破浪，連檣攻撲南岸。李德麟督令把總盧起升、郭定甌所管紅單兩船，首先搶進，拋擲火器，立焚賊快蟹船一隻，生擒賊匪周才耀、高亞四二名。大幫各船趁勢併力轟福沅三名。同時候選外委黃大高亦焚賊快蟹船一隻，生擒賊匪陳善狗、陳萬盛、李洗，又擊沉賊逆大砲船九隻，餘船賊勢不支，紛紛竄入香爐磯港內，招呼陸路多賊，齊到港門救應。正擬乘勝追勦，不料該逆於上河口駛出大砲船十餘隻，小砲船二十餘隻，從下游呼哨抄來，已沿兔兒磯開砲冲上，吳全美、王鵬年、李德麟趕緊督駕各船回戧，攔頭截勦，該逆當頭極大砲船一隻，直撲我大幫冲來，勢凶砲猛，我

船同聲吶喊，齊開大砲攢擊，子如雨注，該逆全幫船碎，沉斃賊極多，其餘隊賊船，亦紛紛被砲傷損，全數飛搶下逃。我船合隊尾追，當經守備徐克明、外委陳良彪所管紅單一船，追擊小砲舢二隻，並獲賊砲數位。該逆已竄入上河口內，時近酉初，各船亦即收帆，即於老西江上游五里江面駐泊。查點我船傷損數隻，並轟裂大小砲位四門，跌落七百斤砲一門，把總盧起升手受砲傷，外委劉裕安砲傷左腿，並陣亡舵工二名，水勇三名，受傷兵勇十餘名。生擒賊匪黃文斗等六名，訊係從仗已久，均即就地正法。又二十四日黎明，該逆於三山營腰篷洲兩岸放出快蟹砲船數十隻，來撲我船，又于上河口駛來划船四十餘隻，欲抄我後。時風信全無，我船不能起椗迎勦，該總兵揮令各船鎮靜以待，俟逆船逼近，一齊開放連環大砲，前後擊沉十數隻，該逆均即敗退，經三板追奪划船四隻，共斃賊數十名。此師船扼勦上游迭獲勝仗之情形也。並據稟稱：三山營江面上下賊船不少，訊之生擒賊匪供稱：該逆糾合板橋一帶賊黨，在三山南北兩岸添築營壘六七處，砲台十餘處，沿江屯踞賊船千餘號，內有大拖快蟹多槳等艇百數十隻，砲船至爲堅利，聞係在上游湖口打仗得來〔者〕，故敢與我船拚死抵拒，現在併夥圍護賊大粗船，欲竄金陵，與陸路賊營犄角，日與師船對江開砲拒敵，勢甚狂獗，請飭陸路南北官兵馳往接應會勦各等語。臣查該師船，自初七日攻出上游，即經飛調鄧紹良一軍，並飛咨江北陸兵迅出沿江接應會勦，令賊船恃衆竄泊，紅單扼勦江面，情形尤爲吃緊。昨據安徽廬鳳道張光第稟稱：已於十五日帶兵移駐夾江關，督飭烏衣鎮官兵，幷沿江一帶民團，分往策應。查北岸江浦縣之石碛橋一帶，爲金陵解送軍火必由之路，昨據委解員弁回稟：有賊黨窺我軍火，在彼攔截，幸吳全美等撥勇接護，幷江浦縣文武帶兵將賊擊退。探聞該逆尚欲於石碛橋一帶竄踞，以斷我船糧運，該處至關緊要，臣已檄令張

光第就近先赴石磧橋防勦，以便水陸進扼烏江。其鄧紹良已由徽州婺源回兵，計程可到黃池。臣本擬即令直取蕪湖，而此時紅單各船，亟須陸路接應，現已飛催鄧紹良由黃池選帶兵勇，並於高淳秣陵關抽調官兵千餘名，再由大營撥兵數百名，併歸統帶，出勦江甯鎮三山營一帶，以與師船就近迎勦而上。其黃池高淳秣陵關等處，仍酌留兵勇堵守。如此則南北兩岸上下皆有策應，庶師船〔軍火〕糧餉源源接濟，不致爲賊阻截。臣仍當催令艇船乘風上勦，痛掃賊氛，所有紅單等船傷損槓具篷索，飭令趕緊修整，以便乘勝直上。惟〔有〕據該總兵面稟：紅單每年約須修艬一二次，今在江雖非斥鹵可比，而自上春由粵以來，年餘未經油艬，現在逐日打仗，船身多爲大砲震裂，雖隨時修補駕駛，誠恐日久滲漏；且爲數較少，賊船過多，兩岸俱有賊營，我師雖能極力用命，究竟僅止四十餘隻，故有四面受敵之勢，不可不早籌協力，保護師船。查上年廣東續調之拖舢船三十餘隻，紅單船二十隻，派令碣石鎮總兵謝煜統帶，早經奏報起程，迄今未到。此時江面籌勦，至爲吃緊，相應請旨勅催謝煜所帶拖舢紅單各船，趕緊來江助勦，臣不勝仰望待命之至。所有師船扼勦上游，迭獲勝仗情形，謹會同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四月初四日上諭：向榮奏師船進勦迭獲勝仗一摺。覽連日進仗情形，各師船甚爲得力。大軍沿江上勦，必須兩岸陸軍接應，該大臣已飭鄧紹良出勦江甯鎮三山營一帶，復令張光第進紮石磧橋，以圖進扼烏江，是南北兩岸官兵，均可漸逼江岸，與水軍聲勢連絡。此項師船，自回攻九洑洲後，總未遇有順風。現在正值風利，業已打過三山江口，祇宜有進無退。如果因船少無援，則兩岸調撥陸兵，或從下游併力急攻，均可分賊猖獗之勢。着向榮、吉爾杭阿妥籌接應，務使師船節節上駛，突過梁山以上，方能

逐漸進勦。但師船愈上愈遠，三山兩岸屯踞賊船，轉在我船之下，必須痛加勦洗，庶免腹背受敵。賊中所有江西遺失仗船，最爲利器，倘該逆漸諳駕駛，不特爲紅單各船後路之患，即內河亦防其衝突，總須設法掃除。其餘賊船雖多便無足慮，諒該大臣等亦所深悉也。謝煜所帶紅單各船，已屢次寄諭廣東省飭催迅赴金陵，該省因省城不靖，迄今未據奏報開行，本日又降旨嚴催，當不致再有延滯。所需火藥鐵羣子各件，亦經諭知直隸、河南、南河、山西、陝西各督撫，如數籌解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四月初十日到）

## 請勅調取火藥鐵羣子來營片（前奏附片）

再查紅單等船，自初七日攻出上游，經臣撥解火藥三萬餘斤，大小鐵子一萬餘斤。茲據吳全美稟稱：三次接仗，子藥已將用罄，呈請趕解接濟前來。伏查該紅單等船四十一隻，每船大砲十餘門，遇賊接仗，四面轟打，用火藥大小砲子至多極費。時上游賊船如林，攻勦萬分吃緊，所請子藥必須源源接解充足，以免缺乏。臣現又籌火藥二萬，鐵子一萬，委員星迅解去。所有前次奏請調三陝河南三省火藥九萬斤，並鉛子等件，陸續解來，隨時撥用，大營所存，業已無幾。現當江鎮水陸勦辦吃緊，不可不預爲籌備，除就近先由江蘇籌解接濟外，相應請旨勅下直隸、河南兩省及河南河標，各調火藥三萬斤，陝西省火藥五萬斤，山西省調鐵羣子一兩至三兩重共十萬斤，選委妥員，陸續兼程解送江甯軍營，以資接濟而利轟勦。理合附片奏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按已見前旨）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甲申）上諭宗稷辰奏大江南北設卡收捐太雜請飭通籌良策　見實錄卷一六三之九上　又見東華三二之四下（按實錄東華均作三月二十三日乙酉事奏稿疑誤）

附抄御史宗稷辰原摺

奏爲江南軍營收捐太雜，設卡太密，發餉太緩，請飭督臣通籌良策事：臣竊觀史册所載古名將如李牧、魏尚，皆藉布租以供軍糈，當時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士馬飽騰，遂決勝於千里之外者，其事皆一將軍主持之也。今江南南北兩岸，列營禦寇，而兵餉不足，主計者無可撥之款，勢不得不藉資民力之捐輸；久之以富戶捐輸爲未足，遂抽取百貨之釐捐；更推廣於設卡稽查，見船收捐，無賣稅口（？）捐輸，本應綜計於兩藩司，乃江以南尚統屬蘇藩，江以北則淮徐分歸河督防營，揚屬與通泰一帶俱歸大營。於是有文營需營之卡，兼之向營之卡，而常鎮道以揚關由閘二稅參錯其間，商民米荳雜貨經過自出小河江口，至三江口、仙女廟、沿江六百里，有六次盤查，六次過稅，食物因此昂貴，民用日益艱難，其出入之數，一俟各統軍自爲鈎稽，並無總核委員人等，以至豢養之鄉勇肯役，無不酣飽欣喜，而商與民之交病不暇卹也。其實有裨於餉者幾何，不可得而知也。尤可怪者：臣上年冬間出常州小河時，一至江口，即見有豎盤查大旌，見船收亟應錢者，頗似冒充兵役，其勢已覺難堪；及至江濱六州地方，與蜀山關相近，竟有儼然樹幟攔船，直同官卡，而舟人相戒目爲強盜。閱其盤踞之人，大抵常鎮散勇，與江面土豪，力能刼奪而改換面目以爲之，商民但求相安，何敢探問。傳聞前歲曾獻三千貫於大營，自此日見堂皇，與營卡遙遙

比列，無復辨其公私，是商民於六稅之外，又遭兩重勒索，目前雖隱忍而過，漸皆裹足不前。前此聞奉旨飭查，知已略陳大概，必不料其收捐之雜設卡之密，在此百里之間也。必不料橫斂頗多，荼民效尤無忌，而不能禁至於如此也。以臣愚見計之：江督現駐常州，餉糈本所當理，應請將江南北捐輸厘捐又卡捐之事，勅令總司稽核，以專責成。捐卡過多之處，可以歸併刪減。或于揚關之外，另設一處，酌定捐數，使之餉無缺而煩擾稍除，皆由督臣議奏。其六州一口，不若收其頭目，用爲小校，安插餘黨，使有口糈，亦可免爲橫暴之衆。若慮督臣稽查難周，在廷諸臣中，有老成廉幹能管糈台之人，亦可簡任襄贊，效收指臂，庶可靜閭閻而安商旅，肅軍政而順人心矣。至於發餉之緩，原非將帥諸臣之所願，特由調兵募勇之時，初不量入爲出，豫計徵收撥發之處，以應養士之需，亦由始見撥解易來，遽爲定額，厥後用則有增無減，餉則多撥少收，冗勇孱卒，不加裁汰，以任虛糜，閑寮廢員，不免支給，而罕撙節，以致兵糈經年掛欠，嗟怨〔繁〕興，新到之勇，現獲傭錢，久戍之徒，恨成債伍，賞犒因此而日薄，攻取因此而日難，株守困窮，習爲容忍，雖竭商民之膏血，而無補衆旅之飢寒。此尤當有理餉重臣，通盤籌畫，不可聽其悠忽因循而不爲振作也。臣約計現在各處每月軍需，金陵與鎮江東壩不過二十五、六萬，揚州不過十萬，終年得以四百萬，便以寬餘。此時上海已平，海關稅課已可指撥，浒墅揚關皆可儘收備用，浙餉恐難協濟，而淮鹺就場收課，若實心辦理，似足抵其十分之二三。此外不敷，姑就暫行市鎮厘捐及口岸貨捐，實收實捐，徵爲之補苴，當不致過形匱乏。若兵餉竟不動地丁正項，即可提出兌還兵欠一年，以鼓飢軍之氣，自必因感生奮，方可轉弱爲強，故理餉重臣得其人，可爲統兵大臣助其力而壯其膽，寇雖猖獗，不難剋日蕩平矣。臣

爲軍食全局起見，並以足迹所經，見聞所及，縷陳聖主之前，識短慮微，是否有可採擇，伏乞皇上聖裁。謹奏。

## 師船進勦三山江面賊艚獲勝摺（咸豐五年四月初四日自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師船進勦三山江面，痛掃賊艚，並奪獲大砲船多隻，大獲勝仗，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舟師初十及十七、八等日迭獲勝仗情形，於三月二十八日具摺奏報去後。伏思該師船僅四十餘隻，賊船三面圍逼，情形至爲吃重。臣嘗趕撥子藥軍火，繞道接續解往，使其得資禦敵；並飭該鎮將等激勵兵勇，懸以重賞，協力齊心，務期痛加勦洗，勉力圖功。旋據總兵吳全美、副將李德麟會同五品頂戴已革總兵王鵬年稟稱：我船自上月二十七（四？）日將賊划擊退，該逆乘夜沿江遊弋，散布燈火，並於南北夾江縱火，意圖驚擾我師，耗我子藥。二十五日，復從上下游大幫賊船內，駛出大小快船一百餘隻，圍撲我船。時風信全無，該總兵等傳令各船仍前鎮靜以待，俟其近前，轟砲擊退，連夜加意防堵。二十六日卯刻，風色順動，當經會督各船起椗，向三山江面一帶進攻。該逆即出大小砲船數百隻，及大拖快蟹砲船一齊前來拒敵。並有小（上？）河口及北岸腰篷洲所泊賊船，亦俱蜂擁撲來，賊衆十倍於我。各師船亟分幫迎勦，維時上河口大幫賊船，與下三山賊船，迤邐聯絡，大砲連開不絕；嘗先快蟹拖船一百餘隻，勢尤凶悍。吳全美督領紅單各船，首先奮勇冲進，將賊船截爲兩段，該逆首尾來包，併力撐拒。吳全美手燃大砲，擊燬大拖賊船一隻，把總郭定猷管駕梁義合紅單，爭先搶撲賊隊，躍過賊船，砍斃數賊，力奪五色旂五十槳七丈餘長大快蟹船一隻，外委李起高管

駕新榮利紅單，亦獲三色旂四十二槳七丈長大快蟹船一隻，生擒黃衣賊二名，長髮賊十四名。我大幫紅單一齊乘勢冲擊，並拋擲火罐噴筒，焚燒賊船三十餘隻，轟沉大小快蟹船四十餘隻，焚溺賊匪不計其數。外委何慶龍、范叠光、馮士元、黃萬全、鄭國樑等，管駕紅單五船，奮力奪獲四十餘槳六七丈長大快蟹船六隻。外委曾貴昌、陳燦安、何定標、黃大高、余廷高等，復爭先奪獲多槳快船十隻，斬賊多名，餘賊紛紛潰敗。又經把總盧起升、鄭士星等邀擊下游之賊，施放火器，燔賊十有餘船，轟沒賊划二十餘隻，生擒賊匪孫元等二十一名。該逆且仗且退，吳全美仍督船上下環攻。先是李德麟統帶拖罾及紅單各船，直向北岸六壩迎勦，該逆砲船一百數十隻，亦即搶風來拒。李德麟見賊隊之先，有五色旂大拖船一隻，與後面多槳快船數十隻，冲風破浪，船砲均極猛烈，傳令各船兵勇，有能奪此大拖者，立予重賞，並准格外優獎。當經該副將所坐金興發拖罾船，從砲彈對轟之內，冒險冲逼賊船。六品頂戴勇目劉蔣華持械首先躍過，力砍執旂黃衣賊目一名落水，船戶六品頂戴陳超發與各兵勇相繼躍登賊船，併力殲賊二十餘名，生擒二十二名。適有全勝合拖罾船趕到協助，餘賊均撲江淹溺，將大拖全船奪回，並奪多槳砲船一隻，各船大呼踴躍，乘勝痛加勦洗，沉賊多船，復縱火焚燬大賊船五隻，餘逆飛駛逃遁，我船奮力追勦。游擊唐國棟率同外委王耀先兩拖罾船，奪獲多槳快船三隻。新拔千總黃廣泰、候補把總吳廷光、候補外委陳廷芳、劉大彰等，管帶紅單四隻，奪獲三十槳快船三隻，快蟹船二隻，三十槳三扒艇一隻。千總鄧應魁、勇目蔡占春管駕快蟹船，亦奪獲快槳船一隻。其時王鵬年已督艇進攻三山大幫賊船，該逆復自上三山放下砲船百餘隻，蔽江齊來拒敵，彼此大船轟打，鏖仗頗久，經外委鄭榮勳、額外劉裕安奮勇領船冲上，擊碎五色旂大賊船一隻，我船鼓噪逼攏賊隊，射放火箭大砲，連環擊斃黃

包巾賊目二名，擊沉賊船二十餘隻，焚燒四十餘隻，賊匪焚溺尤衆。適吳全美、李德麟大幫追勦前來，會同三面冲擊，逆船支持不住，紛紛向香爐港敗逃。港內駛出快划二、三十隻前來接應，外委陳輝光管駕何鳳利紅單船，爭先折戗迎勦，逼近賊堤，致被大砲打穿，該船仍直前駛上，吳全美督令各船奮勇齊進，香爐港下砲台子如雨注，逆船已退入港內，外用快划堵住港門，賊營復出匪衆數千，用鎗砲伏岸迎拒，我船用砲對擊，一面射放火箭火器，將港門快划砲船一齊燃燒。何鳳利船在前逼近，一時風捲火尾，倉卒回避，致被擱淺，又爲賊砲洞穿船身多處，江水從下湧入，霎時沉溺。吳全美即令外委曾貴昌率勇飛駛往救，該船戶及弁勇等均各凫水過船。其時賊砲既密，港門淺隘，我船食水過深，勢難駛進勦洗；且風力漸微，仗已五時之久，當即收令暫泊三山對面，再圖接續扼攻。統計擊焚大小賊船二百餘隻，奪獲大拖多槳快蟹砲船划船二十五隻，奪獲二千斤大銅砲一門，其自一千斤至五六百斤大小銅砲鐵砲位共八十五門，火藥四千餘斤，大小砲彈鐵子三千餘顆，黃馬褂號衣旂幟刀牌不計其數。生擒僞先鋒陳長順一名，賊目孫元、錢永、章大中三名，及賊黨胡三等五十七名，訊明均即正法。查點我船沉溺紅單一隻，餘船桅篷楨具多有損折，炸裂砲位數門，受傷候選縣丞朱定藩一員，各兵勇亦少有傷亡。此二十六日師船進勦三山江面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聞信之下，即派都司李春寅赴江查驗，是日之仗，各船極力奮勇，所得船隻大砲，均屬相符。伏查該逆因我船扼勦江面，糾合賊黨羽于上河口、三山營、腰篷洲一帶，水陸上下屯踞，三面圍截我師，且恃有大拖快蟹砲船，漫江相敵，勢甚鴟張。今紅單等船，以少擊多，來回轟洗，一仗而破其二百餘艘，並奪其大砲船多隻，斃賊無算，力挫兇鋒，實足以快人心而寒賊膽，謂非仰仗天威，曷克臻此？伏念吳全美統帶紅單二十五船，自上年由金陵深入賊境，直

至太平金柱關一帶，每仗皆捷，先後掃蕩賊船，不下千隻，嗣因冬乾風阻，迄涉遷延，其功過本兩不相掩。今既斬練復上，媿奮可嘉，此次督船進攻，首先冲入大幫賊艦，洵爲水師第一驍勇出色之員。李德麟管駕有方，此次激勵兵勇，力奪大拖賊船，尤爲出力。可否籲懇天恩，將吳全美、李德麟先行交部從優議敍，以示鼓勵。至新舉合船戶藍翎兵丁梁正源、前次首先斬練，坐船擊沉，尤復奮勇直前。與此次首先奪獲大拖，最爲出力之六品翎頂勇目劉蔣華一名，均請先行賞戴花翎五品頂戴，以水師千總補用，用昭激勸之處，出自皇上逾格鴻施。所有各船員弁兵勇，此次尤極奮勇出力，除發給功牌銀兩先行分賞外，前摺蒙恩准予鼓勵，容臣核查彙案開單，一體酌擬保奏。至所奪獲大拖多槳快蟹等船，除損壞不堪駕駛外，尚可折備完好五六隻，飭令配足砲位，派撥弁兵水勇管駕，以資協濟助勢。現在該逆上游雖有大幫砲船多槳砲艇，並竄伏夾江快蟹不少，然經此次懲挫，似已膽落。臣仍檄飭該鎮將等，遇風乘勝迅圖攻勦，一俟鄧紹良兵出江甯鎮，即會合掃蕩賊營，務將三山江面一洗而空，上勦太平梁山一帶，水陸並進，早日肅清長江，以期仰紓宸廑。所有師船進勦三山江面一帶大獲勝仗情形，謹會同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四月十一日上諭：昨據托明阿等奏水師連次勦賊情形。本日復據向榮奏師船進勦大獲勝仗各等語。三山江面賊匪，經官軍連次攻擊，迭受懲創。三月二十六日，總兵吳全美等，復會督各船進勦，賊船迤邐聯絡，併力撐拒，吳全美首先冲進，幷親燃火砲轟擊；把總郭定猷躍過賊船，紅單各船乘勢冲突，拋擲火罐噴筒，斃賊無數；外委何慶龍等，亦俱奮力進攻，賊衆紛紛潰敗。副將李德麟帶船向北岸迎勦，該逆戲風來拒，勢極兇猛，勇目劉蔣華持械躍過，各兵勇相繼躍登，痛加轟洗，賊匪除殲擒外，均撲

江淹斃，沉燬賊船無數，駛逃各船，復被遊擊唐國棟等奪獲多隻。其已革總兵王鵬年一軍，正在蠲洗得手，適吳全美李德麟兩軍齊至，會同夾擊，逆船支持不住，悉行敗逃。統計先後焚溺大小賊船二百餘隻，奪獲大拖多槳快蟹等船二十五隻，大小銅鐵砲位八十餘尊，火藥四千餘斤，軍械火器無算，生擒僞先鋒陳長順、賊目孫先、錢永、章大中等六十餘名，其餘殲斃及焚溺賊匪不計其數。總兵吳全美、副將李德麟激勵兵勇，每仗皆捷，此次督船進攻，大獲勝仗，洵屬尤爲出力，着先行交部從優議敘。藍翎兵丁梁正源、前次首先斬練，極爲奮勇；六品翎頂勇目劉蔣華、奪獲大拖賊船，最爲勇往，均着賞給五品頂戴，並賞換花翎，以水師千總補用。其餘出力各員弁兵勇，着向榮歸入前次出力各員內，一併保奏，候朕施恩。仍着向榮等督飭該總兵吳全美等，統帶師船，乘勝上駛，以期肅清江面，毋稍延緩。（四月十六日到）

咸豐五年四月十一日上諭：向榮奏師船進勦三山江面，大獲勝仗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吳全美等從優議敘，所保兵勇，亦照議給獎矣。自上月初七日以後，師船連日獲勝，甚爲奮勇出力。昨據托明阿所奏：南岸勦賊情形，大略相同。而北岸水師葉常春等、及江浦六合各勇、焚奪賊船賊簰，亦復不少。果能似此兩岸齊心合勦，不患江面不清。惟三山砲台，阻我師船上駛之路，非得陸路勁兵，不能掃除。鄧紹良此時是否已移師至江甯鎮，卽着向榮催令由三山一帶出勦，將該逆砲台，設法攻燬，使水師不致阻礙，方能上扼東西梁山等處。至上游烏江賊船甚多，水師尚未能勦至該處，而該處逆船，轉得隨時援救下游之賊，尤須陸路官兵，牽制其勢。本日和春等奏：張光第已進紮張家集，于三月二十日得有勝仗，殺賊九百餘名。該處地方，據（距？）向榮前奏之石磧橋，遠近若何？是否已逼江岸？亦着催令迅速扼勦。二十七日續

獲勝仗，復經沉燬賊划賊艇，腰篷洲之賊，當不敢與三山江面聯絡。武慶防堵浦口之兵，亦當在陸路接應，與葉常春等共清洲地。並着咨商托明阿等妥商籌辦。此時水師連次得手，正宜鼓其銳氣，奮勇直上，不可再有停頓。而陸兵接應，尤爲緊要，着向榮等分路（飭？）各處江岸，一體進逼，水陸夾攻，不得專恃師船，致令深入無援也。鎮江近日攻勦情形，未據奏報，焦山師船，亦着吉爾杭阿催令乘時進攻金山瓜口一帶賊艇，以爲肅清江路之計。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同日到）

## 請革廣西遊擊韓世禧職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據余萬清呈稱：廣西提標左營游擊韓世禧、自到鎮幫辦營務，尚屬勤慎，打仗亦甚勇往，惟身體單弱，時常多病。自上年秋間染患瘧疾，每致暈昏，節次給假醫治，雖見稍愈，而身體更形軟弱，精神萎頓，于帶隊打仗，難期得力，呈稱核辦前來。臣查該游擊既因多病不能痊愈，當茲攻勦吃緊之際，未便稍事含容，致令戀棧貽悞。相應請旨將遊擊韓世禧革職離營。所遺廣西提標左營游擊員缺，容臣另選得力人員請補，以資帶兵打仗，實於軍務有裨。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依議。）

## 飭總兵劉開泰赴江西南贛鎮任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接准兵部咨會本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諭：『陳啓邁奏請飭總兵迅速赴任會勦等語。江西南贛鎮總兵劉開泰，前經向榮奏留鎮江軍營，管帶官兵。現在江西防勦吃緊，着該大臣即飭劉開泰速赴新任，毋稍

遲延」欽此欽遵行文前來。並准江西撫臣陳啓邁恭錄咨同前由。查總兵劉開泰前因鄧紹良調赴徽州援勦黃池，統兵乏員，經臣商之撫臣吉爾杭阿，飭調〔該〕總兵馳往統率防勦，並將該鎮原帶鎮營廣東官兵，札飭遊擊黃朝恩、鄧景元分起管帶，以資調遣攻勦在案。欽奉前因，江西既屬吃緊，臣不敢以黃池需員，再行請留。除飛飭該總兵迅即起程前赴江西新任。其黃池一軍，仍責成遊擊蕭知音統率防勦外。所有遵旨飭令劉開泰赴任緣由，理合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與吉爾杭阿會奏籌勦鎮江情形摺（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敬陳籌勦鎮江逆匪情形，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吉爾杭阿于馳抵鎮江後，察看安營接仗獲勝，當經恭摺馳奏在案。旋因近城數里之內，廟宇民房雖皆被賊焚燬，而牆垣並未推倒，錯雜星布，既阻礙我進兵轟擊之路，該逆轉可恃爲埋伏造飯之地。遂于三月二十一日辰刻，奴才吉爾杭阿會同佘萬清、虎嵩林親督隊伍，排齊車砲，督率民夫，前往拆燬牆垣。適瓜洲金山之逆，渡江南來，會合鎮城逆匪，分作三股，傾巢來撲。我兵以車砲當先，抬砲鳥槍相繼而進，護以長矛，分作五股，或擊其前，或襲其後，該逆旋退旋進，抵死抗拒，鏖仗至未申之間，擊斃賊匪不計其數，奪獲槍械無算，始各狂奔。我兵爭先追勦，北抵銀山，東至西門橋，因時已傍晚，該逆在城上施放槍砲，急如驟雨，未便輕進，遂即撤隊回營。所有近城未倒之敗壁頹垣，乘仗之際，督夫儘行推毀，自此以後，該逆竄伏不出，先則遣派奸細，假扮貿易之人，來營窺探；繼又遣人前赴江甯安徽求救，俱爲我邏者所獲，分別正法。時當二麥將次成熟，奴才等先已諭曉近城農民，趕緊刈穫，免資盜糧。而時

當陰雨連朝，長工不能迅速。至四月初九日，該逆突出南門，意欲搶割田麥，經參將周兆熊帶兵追擊，該逆即行退回，田麥未被搶失。我兵將自京覘至象山，挖濠築牆，工程漏夜趕辦完竣。將狼山鎮總兵泊承升所帶拖罾船十隻，移泊象山之下，並派鎮江參將台斐音管帶鎮營兵五百名，京口駐防旗兵二百名，壯勇一百名，附牆紮營，與泊承升互相援應，以杜其東竄之路。十一日，該逆數百人由北門而出，經由九里街，意欲一面冲我新築牆濠，一面搶割田麥。經泊承升督飭拖罾船兵勇，開放火砲，直擊至九里街。台斐音帶領旂綠（？）兵，從東路迎勦。余萬清督帶兵勇，從南路抄襲其後。臣吉爾杭阿調派兵勇，從西路要擊。該逆即行竄回。又南路自板兒橋至觀音山，亦有空隙之處，現在接續興辦挖濠築牆工程。其城之西南隅，有虎頭摩旂兩山，迤邐相連，並不甚高，距城僅止半里，奴才吉爾杭阿親督隊伍，登山瞭望，該逆在城牆施放大砲，越過山嶺，俟南路溝牆告竣，即抽撥勁兵，在虎頭摩旂兩山紮營兩座，高築砲台，用炸彈向城內轟擊，該逆雖欲憑以負嵎，勢亦有所不能。至銀山坐落西路江濱，離城約計不過數里，與金山對峙，當江甯鎮江之衝，該逆在於山北連營死守。其山南離九華山僅止三四里，擬俟虎頭摩旂二山營盤紮定，再行設法搶占。至温州鎮總兵吳全美等統帶紅單船上駛以後，浦口艇船稍形單薄，下游各口又難分撥前往，奴才等已飛飭護送之海運署狼山鎮標右營遊擊張鳳翔管帶拖罾五隻，督護海運尾幫，過山東石島洋回後，駛入長江，聽候指飭，相機堵勦。所有籌勦鎮江逆匪情形，謹合詞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師船續攻上三山並陸軍馳抵江寧鎮摺（咸豐五年四月十三日自金陵寨金山大營發）

奏爲師船攻上三山，續獲大勝，並陸軍馳抵江甯鎮，連日獲勝，水陸會合各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三月二十六日師船大獲勝仗，於本月初四日具摺由驛奏報在案。一面將舟師大加獎賞，一面催儹兩岸陸軍，飛飭沿江策應，並趕解軍火赴船接應，以期接續圖攻。隨據總兵吳全美、副將李德麟暨五品頂戴已革總兵王鵬年會同稟稱：該逆自二十六日被我船懲挫之後，將各船依傍三山營、腰篷洲賊壘砲台屯泊，我船因守風江面，業將前奪賊之快蟹拆修六船完好，配齊帆槳砲械，分撥新募山東水勇管駕，隨同助勦。本月初三日夜，探有上游竄回賊粮船二三百隻，停泊上三山一帶，傳令各船准備進攻。適初四日辰刻，東風大作，即會督各船拔椗，仍分三隊進攻。該逆即將三山圍泊砲船駛動，開砲迎拒。該總兵等亦率紅單拖罾各船，排江轟勦，其大幫賊船，一經我船冲擊，俱蟻附賊壘砲台，水陸開砲，連環不絕，我船儹對轟打，大砲有準，該船紛紛碎沉，賊多落水，岸上旂幟亂倒，賊壘轟坍多處，砲台塌卸，該逆大潰外奔。所有拒仗砲船，亦俱驚亂揚帆敗走。吳全美督外委鄭龍標王泊熊紅單首先駛近南岸，開砲攔頭堵截，揮令把總郭定猷、盧起升、外委李起高各船，逼攏圍攻，幷施放火彈火箭，將賊船焚燬二十餘隻，擊沉十餘隻，焚溺擊斃二百餘賊，生擒賊匪丁成太、朱潮桂、李洪壽、丁長春四名，並奪獲快船一隻。外委馮仕元由後抄焚，將賊船引燃二隻，身先率勇躍過，奪賊大快船一隻，快艇二隻。並經外委曾貴昌、徐炳輝擒獲賊匪黃之發、柳在中、曹春松、胡光、陳合五名。其時北岸腰篷洲賊營砲船數十隻，正與李德麟拖罾接仗，見我前隊紅單緊逼南岸攻勦，勢如破竹，乃將（？）死抵拒，向下折戗，意圖聯絡上河賊船，抄截我後，併夥接應三山賊黨。李德麟督領守備徐克明、千總鄧應魁、黃廣泰等船，奮勇勦洗，一齊大砲連開，擊沉賊船十餘隻，焚燬五隻，斃匪無數。當有把總成祥、記委楊正春、余春

波、胡煥年等，拿獲賊船四隻，生擒賊匪徐大年、郝得發、陳之春、梁升四名。其後隊大股賊綜，即驚慌相逐逃竄上游。而下游上河口各賊船，業經王鵬年督領把總鄭吉星、外委鄭榮勛、記委劉裕安等船，分幫截駛痛勦，幷帶領山東水勇快蟹拿獲賊船一隻。乘勝鼓噪轟勦，一面射放火器，先後燔沉賊船四十餘隻，生擒賊目王靜、李四二名，並長髮夥黨孫有、周元、朱才、魏中、蔣得、沈志平、鍾太等七名，其擊斃焚溺者，不計其數。餘船抵敵不住，敗奔上河口內，我船即轉篷上駛，與吳全美各紅單會合。遙見腰篷洲一帶賊綜，經李德麟各船追擊，該逆飛竄上游，與三山敗上賊船聯絡，互相救應。吳全美復督領郭定猷、李起高等船，橫冲北岸，並親督外委謝榮、鑣、陳榮升、五品頂戴梁正源點放大砲，接連擊沉賊之大小快蟹砲船三十餘隻，並擊中黃衣賊渠二人，落水淹斃多賊。候補外委余廷高、何定標爭先追擊賊船，拋擲火罐，又焚賊二十餘船，奪獲快蟹七隻，並將腰篷洲砲台二座，接連轟倒，陸賊駭散竄逸。各兵駛駕三板及新管快蟹水勇一齊登岸，追殺賊匪五六十名，將賊壘砲台立時踏燬，並將裝載蘆葦竹纜賊划數十隻，縱火焚燒，四船跟同進勦。其香爐港賊船與江口一帶砲船，見我師燔勦猛勇，皆揚帆加槳，傍南岸往上游敗逃。吳全美等仍分督各船躡擊，追近烏江，風力已激，乃於未刻收隊，在三山上南岸扼泊。統計燒沉賊船不下二百隻，奪獲賊船十六隻，穀米四十餘石，大銅砲一門，其餘小砲藥彈刀械旂幟無數，僞檢點木印一顆，攻塌砲台三座；所有生擒賊匪共二十二名，訊明均即正法。查點我師，有海口營兵丁六品頂戴陳升一名，因在北岸奪船，被砲陣亡；受傷兵勇數名。此初四日師船攻上三山續獲大勝之情形也。又據三品頂戴鄧紹良呈稱：所帶陸路兵勇，已于初三日行抵六郎橋。初四日，分派隊伍，追至距江甯鎮數里之高鼓山，踏勘地勢，瞭見師船正在江面接仗，當督隊馳赴沿江策應，多張旂鼓吶喊以

助聲勢。遙見我師擊賊奪船獲勝後，收隊住泊，陸軍始行撤回。初五日，我師冒雨移屯高鼓山，以期進勦。黎明江甯鎮前距賊壘中隔橋水二道，該逆在所必爭，密派守備胡元昌帶領兵勇數百名，夜往扼守埋伏。初六日黎明之後，該逆果率隊欲來拆橋，鄧紹良親督大隊，分三路迎勦。逆衆一見我兵，即于堤坎排開槍砲，緊扼橋道抵拒，我中路兵勇將陣脚紮定，亦以槍砲相持。遊擊楊瑞乾、都司劉季三各帶義勇壯勇，由左右鳧水抄過，從賊後兜撲夾攻，該逆恃衆上橋拚死冲突；胡元昌督率中路兵勇楚兵奮勇攔截，與楊瑞乾、劉季三前後合圍，皆以短兵相接，當殲斃賊百餘名，撲落水又數十名，砍獲首級三十八顆，耳辮二十五件，生擒長髮十二名。餘逆大潰，盡棄槍砲旂幟，紛紛亂竄，復追斬多名，直逼賊壘。該逆抽去吊橋，槍砲密如雨下，我兵礙難得手，攻至申刻撤回。是日江面無風，師船未能夾擊，鄧紹良當經親赴師船，與吳全美等面籌方略，約期水陸會攻。乃初七日天未明時，逆衆復來橋前窺伺，當被我伏兵擊退；鄧紹良復派大隊前往堵勦，適該逆又出衆數千來爭，與我迎面接仗，彼此槍砲互轟，抗拒逾時不退。鄧紹良親到陣前，揮令各隊佯退，誘該賊過橋；旁帶勇奮力冲截，立斬悍賊數名。該逆仍蜂擁撲近，我軍一齊兜回，刀矛並舉，槍砲迭開，斬拿賊匪頗多，餘賊奔散敗走，我軍追殺直前。因傳令不必奪取首級，趁勢攻打賊營，該逆伏壘堅守，大砲連開，我兵極力攻打，自辰至午，槍砲俱熱，乃令嚴陣撤回。統計兩日殺賊四百餘名，奪獲抬砲抬槍黃旂刀矛二百餘件。訊問生擒賊供，賊壘新加修築堅厚，本有匪黨數千，初四日見我陸兵到後，復糾合金陵悍賊千名，尚有大夥隨後即來，現于下三山添築巢穴五座各等語。訊畢均即正法。查點我軍傷受傷數人。此初六、七日陸軍馳抵江甯鎮接連獲勝之情形也。臣查師船自斬練攻出上游，迭獲勝仗，亟盼陸軍沿江策應，會合進攻，以資接濟而期得手。今

我船乘勝攻上三山，適鄧紹良之兵已到江甯鎮地面，連日堵勦勝利，足壯軍聲；其北岸江浦縣之石碛橋，已由廬鳳道張光第分兵出堵，初四日，亦俘斬腰篷洲竄匪多名。所有師船粮餉軍火，即可由南岸江甯鎮陸營解運接濟。惟三山賊黨嘯聚，賊船未盡掃除，必須趕緊夾攻，使賊壘賊船悉行踏平掃蕩，然後水陸進攻，乃無後顧牽綴之慮。臣已嚴飭吳全美等和衷共濟，併力圍攻，節節會扼，直進上游，肅清江面，以期無負皇上委任成全之至意。所有師船攻上三山續獲大勝，並陸軍馳抵江甯鎮接獲勝仗，水陸會籌各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具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均悉。）

## 調兵赴浙援勦片（前奏附片）

再臣於本月十六日，接准浙撫臣何桂清咨稱：『江西賊股，連陷廣信、玉山，浙江之常山、開化等處，防勦吃緊，商調精兵二千名，前往援助。』查金陵兵勇，僅六七千人，現當水陸勦堵緊要，尙屬不敷調遣，本難抽撥。惟浙江常、開一有賊警，則全省震驚，東南大局攸關，不得不勉力援應。當經揀派川北精銳官兵五百名、交新升都司鼓勇巴圖魯虎坤元管帶，起程馳往。並咨商撫臣吉爾杭阿，由鎮營選配川兵五百名，調令總兵虎嵩林統帶赴浙，以與臣前調去三起川兵，併成一隊勁旅，以資得力。旋據吉爾杭阿函稱：彼處先接浙信，已調撥駐紮丹陽縣之浙兵八百名，交總兵都隆阿督帶，回浙應援，經臣先後咨覆浙江。乃初十日復接何桂清來函告急，據咨開化已陷，賊踪逼近遂安，省城咫尺可虞，催令調足援師往救。臣聞之憤懣，倍加焦急。開化賊勢披猖，已抄出常山之後，浙省情形危急，非有勇幹（敢）大員，不足以資統帶守禦。思維再四，特檄令三品頂戴

鄧紹良統帶湖南道標兵五百名，即由江甯鎮拔隊兼程星馳赴浙。該員前在桂林長沙隨臣防守省城得力，其所帶道標兵，亦同在粵楚守城，熟悉防禦，且打仗最爲奮勇，臣已函囑該員到浙，會同何桂清、許乃釗籌商，先將城市布置周妥，即統率諸軍迎勦賊前。已據于十一日卯刻起程，由溧陽捷徑入浙。其江甯鎮諸軍，現當攻勦吃緊，臣復抽撥前敵貴州精兵五百名，交翼長德安統帶，馳往接手統領，與師船會勦三山，以免顧彼失此。嗣復接到吉爾杭阿來函：因接臣前次咨商，復調派虎嵩林川兵五百名赴浙援應。臣思浙省兵勇本已不少，現由江鎮抽調川浙湖南之兵，共已一千八百名，又有鄧紹良前往統帶，足可力遏賊鋒。而蘇州接壤浙江，風鶴可慮，昨有藩臬兩司請兵防堵，應即將虎嵩林一軍截留蘇州駐紮，以安人心；並遙爲浙江聲援，緩急仍可調用，庶于防勦大局，更爲周密。第念金陵兵分日少，設賊分股竄突，則堵勦力有難周。臣前添調馬隊，因瓜洲攻勦亦屬吃緊，咨商未能分撥。應仍仰懇皇上天恩，一俟馮官屯藏功，即勅調吉林馬隊一千名、步隊二千名，乘勝來南，俾資助勦。所有調兵赴浙援勦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知道了。）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五年四月十八日（庚戌）上諭廣信玉山開化三城失守衢郡距杭不遠着向榮等於衢嚴一帶堵勦　見實錄卷一六五之二一上　又見方略卷一二六之二二上

## 請准京口副都統哈福那開缺摺（咸豐五年四月十六日與吉爾杭阿福興會奏）

奏爲京口副都統因病未愈，咨請轉奏開缺，回旗調理，恭摺會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吉爾杭阿於四月

初九日，接准京口副都統哈福那咨會，據稱：該副都統現年五十九歲，由熱河筆帖式洊升協領，于咸豐四年八月，奉旨擢升京口副都統之任。仰蒙聖恩至優極渥，雖捐糜頂踵，難報高厚鴻慈于萬一，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京口京峴山軍營接印任事，欽遵面奉諭旨，與已革提督余萬清好生商辦。到任後會同余萬清督兵迭次打仗，獲勝情形，均由余萬清轉報奏聞在案。總期迅克鎮江城池，稍申報効。茲于本年三月十五日，鎮城逆匪出撲西路九華山營盤，余萬清帶領兵勇馳往截勦，該副都統在東南北三門帶兵紮立隊伍，扼賊冲竄。是日大霧迷漫，又兼連日陰雨，山路泥滑，于收隊時馬驚滑倒，以致栽跌，昏迷時許方甦，抬回營盤，左臂右髀不能轉動，胸膈疼痛，痰氣上壅，延醫診治，連服和血化痰宣絡之劑，至今二十餘日，醫藥未效。據醫云：素本思慮過甚，兼之落馬跌傷，胸中痰血凝滯，已成半身不遂之意，氣血漸衰，非〔經〕鍼灸一時不能速痊。伏思哈福那福薄災生，致成痰疾，左臂右腿不能轉動，晝夜焦急。現在軍務吃緊之時，責任非輕，豈敢以病軀戀棧，致有貽誤？獲罪益甚。惟有仰懇天恩俯准開缺回旂，趕緊鍼灸，如賴聖主鴻施，醫治稍痊，即當泥首宮門，叩賞差使，再効犬馬之忱。其京口副都統印信，可否飭委印務協領致祥暫行護理，以重職守之處，咨請轉奏前來。查該副都統哈福那，自到鎮營以來，迭次會同攻勦打仗，甚爲得力。三月十三日，因督兵堵勦，於收隊時馬驚滑跌，當即昏迷，抬回營盤，左臂右腿不能轉動，胸膈疼痛，痰氣上升，當經奴才吉爾杭阿親往看視，囑其安心調理。該副都統因病不能臨陣殺賊，憂心如焚，以致不能速癒。茲病已兩旬，尚未痊可，咨請轉奏開缺調理前來。覆查京口副都統係屬掌印之員，本應自行具奏，現當辦理軍務之際，與平時不同，咨由奴才等會同據情奏請開缺，幷請簡放，以符體制。所有副都統印務，除由奴才福興飭委協領致祥暫行護理外，相應據情會同轉奏，可

否仰懇皇上天恩，准令哈福那開缺回旂調理之處，伏候聖裁。如蒙俞允，其京口副都統員缺緊要，應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副都統因病咨請轉奏開缺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諭：向榮等奏京口副都統哈福那因病懇請轉奏開缺一摺。副都統哈福那既左膀不能轉動，着准其開缺調理。所遺京口副都統員缺，着都興阿補授。（五月初二日到清文譯漢）

## 保奏高資黃池打仗出力人員摺（咸豐五年四月十六日發）

奏爲遵旨查明高資黃池打仗出力人員，開具清單，恭摺彙案保奏，仰祈聖鑒事：竊查前次逆股分援鎮賊，總兵德安帶兵追至高資，會合余萬清督兵來迎夾勦，撲滅全股盡淨，並鎮江連仗獲勝情形，經臣于上年十月初三日具摺奏請鼓勵。是月十五日，恭奉上諭：『向榮奏追勦竄出賊匪，並鎮江連日獲勝一摺。九月二十五日，金陵逆匪分股二千數百人，由觀（音）門沖出，直撲棲霞一帶，經向榮派令德安帶兵追勦，乘夜前進；幷余萬清派鎮營兵勇，赴高資迎勦，將此股逆匪勦除淨盡。計德安所帶追勦之兵，斬擒溺斃賊匪八百餘名；余萬清所派迎勦之兵，並團練鄉勇，搜斬擊斃一千五百餘名，生擒二百四十三名。此次逆匪分竄各黨，應援鎮江之賊，經大軍痛勦連勝，是兩城賊匪不能互相救援，計窮思竄，正當嚴密圍勦，迅圖攻克。余萬清本係戴罪効力之員，自到鎮江督兵以來，尚知愧奮，所有原定罪名，着加恩寬免，以觀後效。兵丁張得祿着以把總拔

補。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着該大臣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等因。欽此。又蕪湖賊匪竄擾黃池，鄧紹良統兵堵勦，大獲勝仗，經臣於二月三十日續行奏報，並於摺內聲明此次打仗出力兵勇，懇恩分別獎勵，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奉到上諭：『向榮奏黃池堵勦連獲大勝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賊衆萬餘分股來撲，經我軍擊退，追殺二十里，斃賊數百名，生擒七十四名。本年正月初二日，蕪湖逆首復合匪黨六七千人來犯，直犯我營，鄧紹良督兵槍砲轟擊，凡十餘次，每次斃賊數十人，鄧紹良手燃鳥槍，擊中賊渠落馬，兵勇大呼冲突，連斬悍賊數十，該逆大敗潰奔，我軍分路抄殺，前隊之賊無一生還，我軍追殺十餘里，生擒賊官賊黨十九名。已革提督鄧紹良着賞給三品頂戴，並賞還花翎。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准其彙案保奏』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當經先後恭錄行知，並嚴飭該帶兵官核實保送，不准稍涉冒濫。隨據余萬清等于各隊中將出力文武員弁兵勇開單呈送前來。臣核其爲數未免稍多，復經駁飭擇尤保送。茲余萬清與德安兩軍，又於本年二月內，復敗賊高資，掃平賊壘，鎮營亦堵勦連捷。鄧紹良復帶兵赴援徽州，今又轉仗江甯，接應舟師，各兵勇奮力殺賊，均各屢著勞績。現當用人之際，不得不量加信賞，以鼓其勇往之心。臣逐一嚴加核實，擇其分外出力之人，繕具清單四件，恭呈御覽，伏乞皇上天恩，准予獎勵，以昭激勸。除將記名外委千總儘先拔補之弁兵，分別造册咨部，並分咨各該省註册遇缺即行拔補外。所有查明高資黃池出力文武員弁兵勇，理合具摺遵旨彙案保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實錄四月丙辰上諭：以勦辦安徽高資黃池賊匪出力，賞都司黃天偉巴圖魯名號花翎。總兵官都隆阿、副將王懋、佐領伊精阿、都司劉瀛、王凱、張威邦、守備陳萬景等花翎。都司杜照瑞等藍翎。餘加銜升敍

有差。

## 擇保接辦糧台出力人員片（前奏附片）

再據總司粮台按察司銜前長蘆鹽運使彭玉雯、江西鹽法道熊我詳稱：『大營粮台自江南接辦以來，已閱兩載，所有各台正佐委員，隨營支應，採辦軍需，並于節次派兵各路堵勦，解送軍火粮餉，不避艱險，往來奔馳，倍著辛勤，開單呈請鼓勵』前來。臣查粮台各員，隨營既久，支應事繁，凡遇派兵轉仗，所有粮餉軍火，皆由各台解運接濟，辦理均無貽誤，實屬著有勞績。現當用人之際，似應量加賞勵。謹擇其在事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開具事實清單，附片恭呈御覽，可否准予鼓勵之處，出自皇上逾格鴻施。理合會同臣彭玉雯附片奏懇天恩，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實錄四月丙辰上諭：以辦理江南粮台出力，賞知州銘岳花翎。餘升補有差。

## 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賊船摺（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發）

奏爲官軍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賊船，大獲全勝，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因浙江省告警，派令鄧紹良前往商辦守城事宜，並令翼長總兵德安由大營馳赴江甯鎮，接統鄧紹良所帶陸路兵勇，授以機宜，速圖移營沿江，與師船會勦三山之賊。該總兵於十一日到彼。十二日踏勘地勢。十三日，正當出隊挪營，適探有賊匪數百至江甯鎮附近一帶窺伺。該鎮總兵馳往迎勦，鎗砲斃賊多名，並用火箭射入賊隊，逆衆奔

退，我兵跟勦，砍斃多賊，餘皆擁落橋下溺斃。其隊後大股之賊，紛紛退竄入壘，排牆槍砲齊開，我兵追至攻打，不能近前，乃收隊趕築營盤。十四日，將全軍移屯，逼緊與江面師船聯絡更近，函商總兵吳全美等，遇有順風，水陸會同攻勦各等因，稟報前來。經臣批飭激勵，並分別檄催去後。旋據德安、吳全美、李德麟等先後稟稱：十六日卯刻，風色正順，水陸知會進攻德安將兵分作三隊，派令義勇與廣東三江兵由左路沿江隨同師船進擊，而以潮黃兵與兩廣各勇由右路山梁抄襲賊尾，親督貴州兵與北勇忠勇由中路直搗賊巢。吳全美、李德麟、王鵬年亦將船分作三隊，各督令赴椗揚帆，齊向三山賊寨攻勦。該逆遙見我軍水陸並進，即將砲船戧風拒敵，並連開賊堤砲子如雨注。我船從賊砲之前吶喊飛駛冲擊，吳全美揮令紅單各船兵勇，對準護營賊船，儹放連環大砲轟打，立沉賊快蟹二十餘隻，並奪獲粮船四隻，大小快船八隻，生擒匪黨齊可貞等九名，焚溺無數。餘船分投奔竄，各紅單搶追賊堤，擊倒大小黃旂多桿，又施放噴筒火箭，將賊壘哨樓延燒。維時陸路兵勇，乘師船轟勦之際，俱各爭先擁撲，搶上山梁，賊皆伏牆死拒，槍砲連開。其壁壘高逾八九尺，極其堅厚，槍砲均由缺口紛紛打出，我兵搶撲數次，多有受傷。德安督令各將備帶隊破卡殺入，突越濠溝兩重，緊逼牆根，使賊槍砲不能低放，一齊鼓譟圍撲，將火器火彈拋擲入營。遊擊楊瑞乾不避鋒鏑，首先躍登賊壘，兵勇亦相率由缺口扒越，賊砲開放不及，經楊瑞乾力砍黨賊數名，各兵勇乘勢擁入，縱火燃燒寮棚，刀矛並舉，大加焚斬。時紅單把總李起高見賊營前後火起，飛駕三板登岸，帶同兵勇，趕至營前，砍殺點砲之賊數名，立奪銅砲二位，致被賊戳傷右腿。吳全美揮令各船弁兵，復由山右登岸，冲入賊營。把總盧起升奮勇直前，殺斃黃衣賊目二名。六品軍功船戶吳大堯擒斬廣西黃衣賊目竇文發一名；並令官弁兵勇截殺多名，復生擒長髮鍾之洪

等十二名，奪獲砲位旂械，會同陸軍兜勦，將壘內之賊，燒殺殆盡。惟餘十數人，由後冒火脫逃，竄入山脚大賊營內，併夥開砲拒守。德安親督各兵勇，乘勝追逼圍攻，該逆鎗砲打放愈緊，我軍勇氣百倍，爭先直撲濠牆。先是李德麟督領紅單拖罾各船，在江面指定各船賊轟洗，沉碎多隻，先後奪船九隻。乘勢攻近山脚，用鐵火箭紛紛射進賊營，延及火藥轟發，壘內篷帳俱燃，逆衆驚亂，棄壘外竄，我軍吶喊冲突，並施放抬槍抬砲縱擊，連斃悍賊數十餘人，黃旂紛紛倒地，自相踐踏。各兵勇乘勢掩殺，俘斬極多。追過迤東賊營，該逆傾巢出禦，正相持間，李德麟已催船駛過三山之東，截賊營後路，復親督兵勇上岸來助陸軍夾勦，斬馘數十人，並生擒賊匪魯志強等七名。轉仗兜至，德安指揮兵勇奮力迎擊，該逆前後受敵，不敢敗歸賊壘，乃沿岸繞江潰逃，我軍分投兜圍，截斬不計其數。該逆被追情急，其奔竄各崖與跌溺撲江者尤衆，間有免脫逃出之賊，皆遠竄大勝關而去。我兵一面搜山追捕，一面將賊營賊卡砲台砲堤盡行焚燬踏平。其王鵬年督領快蟹水勇，在江面往來轟勦，亦擊沉逆船十有餘隻，奪船一隻，將餘船追擊遠颺。瞭見蘆洲有賊造札木簰，督令兵勇快蟹駛過洲地，將木簰及裝載蘆柴小划，縱火焚燒盡淨，搜斬竄伏匪夥二十一名。所有三山江面，一律掃蕩無遺，水陸軍知會一齊收隊。統計是日之仗，焚破賊壘三座，毀平砲台七座，賊卡十餘處，燔沉賊船七八十隻，焚溺擊殺之賊，不下二三千人。德安陸路一軍，生擒賊匪二十四名，割繳首級四十二顆，奪獲銅砲二門，其餘抬槍抬砲刀矛旂幟二百七十餘件；兵勇陣亡二名，受傷十數名。吳全美水師各船，生擒賊匪二十七名，割繳賊首耳辮三十六件，奪獲賊船二十二隻，銅鐵大小砲三十五門，其餘鉛子火藥抬鎗鳥鎗籐牌旂械火器號衣穀米甚多，陣亡水勇一名，受傷把總一員，水勇數名，生擒之賊，均卽訊供正法。此十六日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營賊船

大獲全勝之情形也。又據德安續稟該逆自敗竄大勝關後，二十日復糾黨來窺我營，當經兵勇出隊奮擊，該逆即時敗退，追至前面溪橋折回。乃該逆敗而復來，時恃其勢衆擁撲，我軍復槍砲連開，又分兵左右抄勦，斃賊多名，斬取首級十四顆，生擒賊黨江大順等五名，奪獲大砲一門，鎗械數十餘件。逆衆敗退過橋，經我兵追擊，撲溺無數。正欲直前攻勦，該逆已將橋板拖開，有賊大股伏阻溪口，不能前進，彼此槍砲對轟，相持至未刻，始撤回營。訊問生擒之賊，供認打仗不諱，隨即正法。先後稟報前來。臣思十六日水陸會勦，該逆已大受懲創，退竄大勝關，乃敢復出窺伺，自應乘銳痛加撻伐，然後水陸進攻，當無庶無後顧牽綴之慮。惟查大勝關尚有賊營五座，砲台多處，僅只單墟路一線可進，兩傍皆溪澗水田，又有小河二道阻隔，近連板橋一帶，重濠引水，嘯聚拒守，攻取未免較難；且師船因下三山大溜旋轉，不能寄椗，仍泊上三山南岸磯頭，扼截大江之面。現德安陸軍已逼近大勝關板橋一帶扼要紮營，須俟風順利，會合舟師，相機攻打大勝關賊營砲台，即步步水陸進扼，攻赴上游，以圖太平。至于金陵巢穴，迭次設法進攻，賊皆負嵎不仗。十八日夜半，該逆忽率衆數千人，由龍脖子潛出窺撲前敵湖南營盤，經副將傅振邦督兵堅壁靜待，俟該逆撲近，始將大砲連開，轟斃多賊。臣復派令署將軍福興帶隊馳往，分投截勦，迭開槍砲轟擊，賊即奔敗山梁，我兵追殺數十餘人，直逼龍脖子攻打，城上大砲雨密，我兵受傷六名，只得撤隊。十九日五鼓之際，賊復至七橋甕窺伺，被副將張國樑督率提勇埋伏奮擊，殲殺二十餘人，賊即繞城奔逃，似欲誘敵，城上亦連開槍砲，未便追趕力攻。二十三日天未明時，逆匪二千餘人，潛由觀音門出擾仙鶴門一帶，經臣派隊往擊，賊即遁回。逆情狡詐萬分，師船扼住上游江面，知我兵調出已多，出窺我營盤虛實，意圖竄突。臣已嚴飭各營密加勦堵，並派令游兵四出梭巡，以防賊走。現據水

陸各鎮來稟，報得楊逆令羅大綱糾集上游兩岸之賊，希圖夾攻我營，並多備柴草船簰，意圖襲我舟師。臣已批德安、吳全美等，嚴加防備，切勿因勝而驕，稍涉疎虞。又探有賊蟻聚芝麻河一帶，屢有賊船攔入江浦，雖經該縣兵勇連次擊退，誠恐其聚衆復窺；且浦口艇師較單，北岸情形吃重，前經咨商托明阿，已分撥陳國泰紅單六船，并添調泊承升拖罾四隻，駛上浦口一帶，協同扼堵，力保江北要衝，以期仰紓聖廑。所有官兵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賊船，大獲全勝情形，謹會同臣吉爾杭阿合詞具摺奏報，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五月初六日上諭：向榮奏官軍水陸會勦，盡掃三山賊壘，大獲全勝一摺。逆匪佔踞三山，阻遏舟師上駛。四月十三日，竄至江甯鎮窺伺，被擊敗退。十六日，總兵吳全美、德安等，水陸官軍，各分三路進勦，賊匪開砲抗拒，吳全美揮令紅單各船，奮勇冲殺，搶進賊堤，施放噴筒火箭，將賊壘哨樓延燒；陸軍乘勢搶上山梁，遊擊楊瑞乾首先躍登賊壘，兵勇一齊擁入；水路弁兵，亦由山右登岸，將壘內賊匪焚斬殆盡。其山脚賊營，尙拚死拒守，德安督兵進逼；適李德麟水師攻近山脚，火箭射入賊營，火藥轟發，逆衆驚亂，陸軍吶喊掩殺，水師亦上岸助仗，賊匪大敗奔逃。山脚賊卡，亦悉被官軍踏平。王鵬年復帶兵將蘆洲賊簰，縱火焚燒盡淨。三山江面，一律肅清。統計擊斬焚溺之賊，不下二三千人，生擒齊可貞、竇文發、鍾之洪、魯志強等五十餘名，焚破賊壘三座，賊卡十餘處，燔沉賊船七八十隻，毀平砲台七座，奪獲賊船二十餘隻，砲位旂械等無算。賊匪于二十日（復來陸營）窺探，德安督兵追擊，斃賊多名，生擒江大順等五名。其金陵逆匪，亦于十八、九等日，竄撲龍脖子等處，均經官軍擊敗。該逆三山營壘，既被官軍掃蕩，水陸各

軍正可乘勝上勦，着向榮督飭在事各員弁，相機設法，步步進攻，俾江面早就肅清，毋稍延緩。（五月十二日到）

## 撤回援浙各兵片（前奏附片）

再臣前因賊匪在常開一帶，浙省告警，先由金陵派撥川兵五百名，交都司虎坤元帶往，嗣又抽調江甯鎮楚兵五百名，即檄令鄧紹良統帶馳援。並將撫臣吉爾杭阿派援之總兵虎嵩林川兵五百名，暫留蘇省彈壓，俾資鎮定人心去後。旋接撫臣何桂清函稱：常山賊皆退去，有回婺源之說，浙境業已無事。臣即將楚兵先行截回江甯鎮，仍令鄧紹良赴浙布置城守一切，確探賊情進止。嗣聞婺源賊亦俱遠竄建德東流一帶，何桂清即將都司虎坤元川兵撤回金陵。計赴援之兵，尚有總兵都隆阿所帶浙兵八百名，同節次調派赴徽赴浙之川兵一千五百名，均留浙省聽候調遣。現在鄧紹良已到浙省會商籌防事宜，一時未能旋營；其總兵虎嵩林所帶川兵五百名，亦經臣咨商督臣怡良，由常州撤回鎮營，以資助勦。理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鎮江南路牆溝工竣移營逼近城垣摺（咸豐五年五月十六日與吉爾杭阿在鎮江九華山軍營會稿）

奏爲鎮江南路挑築牆溝工竣，移營逼近城垣，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前將籌勦鎮江逆匪情形，恭摺馳奏後。適當麥秋告成，會督各營兵勇，保護居民晝夜刈穫完竣，免資盜糧。至近城田畝，一經播

種禾苗，即赶步皆水，于進兵殊多未便。且該農民等耕作於賊匪出沒之地，其中亦難保不別具肺腸，因嚴行申禁，近城官兵交錯之所，不准灌水插蒔。該農民等深知大義，各願棄鋤荷戈，隨同參將周兆熊，趕將南路自板兒橋至觀音山挖濠築牆工程辦理完竣。奴才吉爾杭阿會同余萬清、虎嵩林等，復登虎頭山查看形勢，該山較摩旂山紮營，即可顧及，毋庸另築營盤。摩旂山以西有鴻鵠山一座，離城亦不及一里，高與城齊，最爲得力，督飭劉存厚規定砲台營壘基址。四月二十日夜，奴才吉爾杭阿會同余萬清、虎嵩林督同劉存厚暨副將慶文、參將魯占鰲、遊擊吳世斌等，帶領兵勇八夫，囊土運砲，喘枚疾走，逕赴摩旂鴻鵠兩山之巔，各築砲台營壘。一面調派兵勇分路埋伏，俟其出爭，或瓜洲金山之賊，聞信來援，即痛加勦殺。並飛函知會臣托明阿，乘機近取瓜洲，爲一鼓殲擒之計。攻至天明，該逆始行知覺，在西南兩門城上，連開大砲，而我已將靠城一面營牆築起，兵勇藏身有地，即用車砲對準城上砲台連環轟擊。該逆站立不穩，旋由南門突出，意欲抄襲摩旂山之後，經我伏兵截住勦殺，該逆即狂奔而回，仍在城上開放大砲，高則超越營牆而過，低僅及於山腰，城中狼烟屢發，並時有小船十二隻來往江北，而瓜洲金山之賊，未敢渡江援應，摩旂鴻鵠兩山砲台營壘，遂得建築完固，移兵駐紮。惟運上砲位，僅止車輪小砲，力難致遠破堅，其萬斤大砲，業已運上三尊，兩次試放，高則擊入城中，低即擊毀女牆，甚爲得勢。尚有一尊，已運至丹徒，現飭趕運赴山，安置妥洽，再將前在上海鑄就之炸彈裝入開放。仍飭虎嵩林督同參將魯占鰲等，管帶四川兵，移營摩旂鴻鵠兩山之後，爲中路援應。奴才等竊思鎮江情形，大江環繞北面，其西南兩面，即以京口運河爲濠，東面之濠河，係從北固山下引江水而入，至東南與運河匯，交春以後，江水漲發，潮汐奔騰，水勢極爲寬深溜急。囊土填河，既非頃刻能成，駕搭浮橋，亦勢有所不

能，非由東西南三門大橋而過，不能及其城根。而該逆于城樓連築砲台，大砲林立，見有人影，即對準橋座放如飛蝗，屢經派撥兵勇，掩旂息鼓，潛至橋畔，不能飛越，計惟有絕其長江之接濟，庶可得手。奴才吉爾杭阿于四月十七日，親督隊伍，馳抵江濱，與銀山毗連之寶蓋山下，有見哨樓之賊，竊踞瞭望，即督飭兵丁，出其不意，直趨而上，該逆不及施放槍砲，鼠竄而去。奴才吉爾杭阿即策馬登山，詳加審視，該逆於南岸之北固山起至京口止，北岸之瓜洲及江中之金山，俱築有砲堤，安放大砲，不計其數，勢非先取金山，不能阻絕其接濟應援之路。而金山屹立中流，石骨嶙峋，水勢湍激，凡有可以登岸之處，無不堅築土牆，安放槍砲，聚衆死守。下游兵船一經上駛，即三面受敵，殊難着手。適於四月二十七日，探知金山逆匪有二十八日黎明渡江來撲我營之信。奴才吉爾杭阿會同余萬清，即飭劉存厚管帶精銳，於二十七日五更，由僻道繞出銀山之前，靜候金山之賊渡江南來，即奪其船，逕襲金山，仍四路派兵埋伏接應，孰知該逆遲至辰刻，仍不敢出巢，劉存厚無船可渡，即大張旂鼓，繞銀山一周，直至西門橋，擬即進攻西門，因城上砲彈密如驟雨，始行撤隊回營。是役也，雖未殺賊取山，而該處兩年以來官兵所不到之地（？），遙望金山鎮城逆匪情形驚惶，足褫其魄。該逆又于四月十三、五月初一、二日，由東南北三門出巢，又經余萬清會同泊承升，督飭水陸兵勇，當時擊退，小有斬獲。所有籌辦情形，又移營逼近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布置情形，均屬妥協。）

## 進攻大勝關並師船扼勒江面摺（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發）

奏爲陸軍進攻大勝關賊營及師船扼勒江面，奪燬賊艘，並金陵連日擊截窺竄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

鑒事：竊自前月掃蕩三山賊巢後，臣卽嚴催水陸各鎮將，迅圖乘機進勦。旋據德安稟稱：逆匪自被我軍懲創後，邀集各路黨羽數千，於迤西十里之大勝關屯踞。必須乘勢勦滅淨盡，以免該逆乘隙又于三山築巢嘯聚，方無牽綴我軍之慮。隨卽踏地移營於附近賊巢之張家山一帶；並知會紅單各船，互相聯絡，設法攻勦。並據總兵吳全美等稟報：聞上游銅井有賊紮造木簰，堆積蘆柴，引火之物，因連日江面風阻，師船未能上攻，當飭令把總張占魁、外委馬喜等，帶領水勇，配駕划船四十餘隻，於二十五日卯刻前往勦捕。駛近烏江，遇賊快船二十餘隻前來迎拒，該把總督勇直前攻勦，齊放槍砲，該逆抵敵不住，卽駕船回竄，經各勇划船搶上，斃賊十餘名，立奪篷拖快船七隻，刀矛黃旂十三件，餘船紛紛潰逃。我船追駛而□瞭見銅井夾內有賊木簰，卽催船逼過南岸，該匪百數十名一見我船，不敢拒敵，棄簰逃竄，當將賊簰七架，並堆積蘆柴，盡行焚燬。本月初四日，大勝關之賊至附近之烏龜山，焚燒村落，經候選遊擊楊瑞乾帶勇巡哨擊退，獲賊埋伏銅鐵砲三位。是夜德安將兵勇派分兩隊，一由右路攻三叉河，一由左路沙埂墟直取大勝關，均于初五日黎明出隊。該總兵親由中路前往督仗策應，遙見賊壘兩處，均隔繞小河，我兵不能攻撲近前，火器槍砲亦難打入，因麾令前敵奮勇，設法鳧水逼攻，該逆拒守不出，壘中打放槍砲甚密，相持不下，巳刻撤隊回營。初六日東北風順，接准吳全美商令水陸夾攻，仍派隊兩路進勦，我兵飛撲大勝關賊壘，見舟師已抵新洲之外，對準賊壘，迭轟大砲，奈因隔洲不能攏近，雖賊壘中土木旂幟被轟紛飛，而賊仍伏匿堅守。各兵勇請告奮勇，泅水過河誘敵，該逆終匿不出。迨將兵勇撤回，忽于壘後抄出二三百人，欲圖乘我之後，被我軍呼噪回攻，勇氣百倍，槍砲連開，立斃四五十人，餘卽紛奔回壘，排垛開放大砲，鞋子如雨，勢難攻入。其右隊攻打三叉河賊壘，遇有賊股由善橋冲來，經

楚粵兵橫截迎仗，擊斬多名敗去。而賊壘均磚築高厚，槍砲相持許久，亦難攻克，乃先後下令撤回。是日吳全美因風色尚利，商會王鵬年督帶拖罾紅單各船，分攻江北烏江芝蔴河一帶，親領本幫紅單二十五船，上河口江面遇賊砲船，被我擊沉三隻，餘卽加槳收遁夾江，三板船追駛不及，乃將江邊賊卡焚燬。其王鵬年各船駛近烏江，將賊船隨打隨退，該逆卽全數逃入小河，水口淺隘，我船不能前進，乃排對江岸砲台轟勦，擊斃守護賊黨甚多，旋因風雨大作，砲火難施，收船扼泊江面。初七日，復駛逼砲台攻打，令水勇設法登岸夾擊，不料逆船于內河打出大砲，將舊勇快蟹船大桅擊折，記委陳振鵬被傷右脾，各船篷桅槓具亦間有損傷，勢難攻燬。惟砲台下有賊木簰圍護，經把總張占魁等，督勇躍上賊簰，連殺數十人，餘賊紛紛撲水，當將木簰五架焚燬。因江北尚無陸兵接應，賊船竄伏河內，礙難勦洗，只得收隊仍回同泊三山。又於十四日夜間，哨探有賊糧船，由江北芝蔴河一帶潛偷下竄，時當江面無風，大船不能開駛，吳全美等卽派令各船舢板及水勇快蟹划船飛駕前往截勦，該逆開砲迎拒，我船爭先攔頭冲進，槍砲排轟，立時擊沉賊船三隻，幷用火箭火包擲燒三船，前往截勦，該逆開砲迎拒，我船爭先攔頭冲進，槍砲排轟，立時擊沉賊船三隻，幷用火箭火包擲燒三船，飛駕前往截勦，該逆開砲迎拒，我船爭先攔頭冲進，槍砲排轟，立時擊沉賊船三隻，幷用火箭火包擲燒三船，由江北芝蔴河一帶潛偷下竄，時當江面無風，大船不能開駛，吳全美等卽派令各船舢板及水勇快蟹划船，飛駕前往截勦，該逆開砲迎拒，我船爭先攔頭冲進，槍砲排轟，立時擊沉賊船三隻，幷用火箭火包擲燒三船，因江北尚無陸兵接應，賊船竄伏河內，礙難勦洗，只得收隊仍回同泊三山。又於十四日夜間，哨探有賊糧船，由江北芝蔴河一帶潛偷下竄，時當江面無風，大船不能開駛，吳全美等卽派令各船舢板及水勇快蟹划船，飛駕前往截勦，該逆開砲迎拒，我船爭先攔頭冲進，槍砲排轟，立時擊沉賊船三隻，幷用火箭火包擲燒三船，桅大粮船二隻，追獲一隻，奪取大砲鎗刀鐵猫多件，其船已洞穿側覆，當卽用火焚燬；又追逼灘際，燒船一隻，共燔溺擊斃賊人無數。時德安已派撥陸兵在岸江邊接應，與紅單拖罾各船，開放大砲助勢，該逆紛紛驚竄，餘船盡向上游駛逃，我船整隊撤回。查點受傷兵勇十名，先後由德安、吳全美、王鵬年等稟報前來。此連日水陸兩路攻勦之情形也。至于金陵之賊，自月前迭出窺竄，經臣密飭前敵各營整隊嚴加防勦。初七日巳刻，朝陽門忽出賊匪五六百人，欲來冲突乾鎮河楚兵營盤，當經都司陳明志帶領舊勇弁兵，直出迎勦。該逆見我人少撐來，我兵奮勇異常，爭先擊刺，立斬長髮十餘人，殺傷二十餘人，奪獲黃綾大旂兩桿。該逆見我兵勢猛

勇，合行分竄敗回，我兵迫逼賊濠，復斬取首級九顆，城上連開槍砲，各兵受傷數人，姑行回營。又自四月麥熟之後，時有賊至鳳台門鐵星橋殷巷一帶掠粮竄擾，經藍翎外委李桂芳帶領喬勇堵勦，先後殺賊五十餘名，繳驗首級旂械多件。初四日，該外委復于新定橋卡外率勇與賊接仗，斬獲首級四顆，將賊殺敗竄回。查賊踪四出窺擾，難保非因江面截斷，意圖竄突，南路勇練無多，臣已添派游兵巡堵，密固要衝；一面催飭德安仍與舟師統籌全局，節節會扼進勦，水陸幷力上攻，勿徒爲賊所牽綴，稍形拘泥，延悞事機。並責成吳全美等船遇風即上，將烏江芝蔴河賊踪掃蕩，直逼太平蕪湖，肅清長江，迎會楚師東下，庶以仰副迭次諭旨諄諄催飭指授機宜之至意。所有陸軍進攻大勝關及師船扼勦江面兩次奪燬賊簰，並金陵連日截擊竄各情形，謹會同臣吉爾杭阿合詞具摺奏報，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調派黃池楚兵赴徽並撥兵接替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接淮浙江撫臣何桂清飛咨，據稱：江西景德鎮賊股復竄入徽州祁黟一帶，于四月二十二日突陷休甯縣城，徽郡萬分危急，商令鄧紹良統兵由浙馳勦，囑臣將其原帶湖南兵調派一起前往，以資得力；並連函仿調前來。聞信曷勝焦憤。查逆踪去來飄忽，浙徽西堵東竄，且徽州前甫克復，每聞有土匪潰勇，紛紛滋事，若不急加痛勦，誠恐勾結蔓延，大局所關，自應抽調趕往接應。惟金陵堵勦倍緊，臣軍愈分愈單，躊躇（？），已檄調駐防黃池之遊擊蕭知音管帶湖南鎮篁頭二起兵五百名，由甯國就近馳往徽州，聽候鄧紹良統領勦賊。至於黃池當蕪湖內犯之衝，地方緊要，臣復于大營抽出都司虎坤元所帶川兵五百名，調往接替，協同原

派兵勇扼防；並派令副將西林前往統率，以資堵勦。所有調派楚兵赴徽，及大營撥兵赴黃池接替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已悉。）

## 請以陳明志等遞補遊擊各缺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廣西提標右營遊擊韓世禧革職回旂，所遺遊擊一缺，應即選員升補，以資帶兵。臣詳加遴選，查有湖南永順協都司陳明志，謀勇兼備，敎兵打仗，俱極得力，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帶兵赴浙奉旨補缺後以遊擊升用之儘先都司四川川北中營守備馬永清，屢立仗功，打仗勇敢，堪以擬請升補。其所遺守備缺，查有現帶四川兵丁之儘先都司貴州銅仁協左軍守備張玉良，係由四川行伍出身，堪以擬請調補。所遺貴州銅仁協守備缺，查有奉旨以守備卽行補用之廣西左江鎮標右營把總羅熙賢，驍勇敢仗，曾經受傷，堪以擬請升補。又貴州安義鎮右營守備張金燦病故遺缺，查有儘先守備貴州台拱營藍翎千總游應龍，久經仗陣，殺賊出力，堪以擬請升補。又總兵吳全美所遺廣東水師提標左營游擊，係屬軍營所出之缺，亦應揀員升補；惟據吳全美稟稱：水師現無實缺都司守備人員可升，請以廣東陸路人員升補，遺出守備缺，留于水師揀員請升，以示鼓勵。臣查有廣東惠州協都司李鴻勳，膽識俱優，現帶廣東壯勇，打仗甚爲奮勇，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廣東潮陽營守備色爾固楞巴圖魯戴文英，勇敢前敵（？），堪以擬請升補。其戴文英遞遺守備以下各缺，應仍歸水營升拔，如蒙俞允，再行飭知水營揀員升補。除行取各該員履歷送部外，相應恳請天恩，准將陳明志等遞行升補，以示鼓勵而資帶兵。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奏。（硃批：陳明志等依議升補，該部知道。）

## 請卹病故候補知府陳在文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江蘇候補知府陳在文，前由札委來營，派管糧台總局事務，嗣因上年九月內，大營軍餉缺乏，臣欽遵前奉諭旨，提用江省地丁錢糧，飭令前赴淮安一帶查催提解，以資接濟。旋於十一月十八日，接據泰州詳報：該府陳在文，因值天寒，在途感冒寒嗽不止，尤復冒雪力疾奔馳，于十月二十七日行抵泰州，病勢沉重，醫藥罔效，延至十一月初四日因病身故，詳請核辦前來。臣查該故員老成練達，謹慎有爲，前署鎮江府事，辦理堵防團練，及兼管水營糧台，極資得力。嗣因委辦江甯糧台總局，已歷一年之久，核實勾稽，勞怨弗辭，尤屬著有勞績。茲因提餉奔馳，旋於差事病故，殊堪憫惜。查軍營立功後病故人員，例得議卹，相應請旨勅部，將江蘇候補知府陳在文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以示觀感。除備文咨部辦理外，謹會同督臣怡良、撫臣吉爾杭阿並總司糧台臣彭玉雯，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陳在文着照所請議卹，該部知道。）

## 與浙撫何桂清會奏再克休寧縣城摺（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爲江西浮梁景德鎮各路賊匪，併股竄擾徽境，佔踞休甯，迭經官兵攻勦獲勝，克復縣城，現已攻城出嶺追勦緣由，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婺源賊匪竄往江西景德鎮，前經臣奏報在案。嗣羅澤南由廣信移師克復德興，其饒州郡城，亦經該省官兵克復。所有浮梁景德鎮賊匪，窮蹙無歸，于四月十八日，併竄婺源縣

境之清華街。石景芬帶領各勇千餘名，出城迎擊，連勝二陣，斬獲范姓大賊目一名，逆黨二百餘名。無如賊來愈衆，各勇竭力抵敵，陣亡四十餘人，受傷潰敗者更復不少。該逆隨竄過浙嶺，于二十二日佔踞休甯縣城。並有祁門嶺外各路竄匪，越嶺入徽，向祁門黟縣一帶竄擾，土匪潰勇，謠言四起，郡城震動。程鍾英將粮台撤回昱嶺關，防勇盡散。晏端書馳赴威坪，選調兵勇七百餘名，星夜回徽，委候補知縣顧焜管帶，駐紮南源口，周天受川兵勇一千三百名，由嚴州先抵徽城七里頭駐紮，扼其內竄之路。沈祖懋督率府縣暨東山營參將文芳、川營守備陳擇協力防守，該郡人心稍定。臣接據晏端書等來稟：即將前奏派往徽州之浙兵八百名，催令都隆阿等，自昱嶺關馳往；並調衢防馬永清川兵勇八百餘名，由威坪馳往，從兩路策應。其時鄧紹良尚在浙省布置防務，臣即飛商向榮，令其赴徽督仗。並准向榮已調防黃池之遊擊蕭知音帶鎮篁兵五百名，由甯國入徽，交鄧紹良統帶進勦。張芾先經奏明赴徽辦理團練捐輸；臣因軍務緊急，令協同鄧紹良等相機勦辦；並委前任浙江粮道胡元博前往辦理粮台。嗣都隆阿于四月二十九日到徽。石景芬在婺源招集各勇，于五月初一日，由屯溪回郡。初六日，與周天受等拔營前進，均駐紮離休甯二十里之陀山嶺。初八日，周天受進攻東門，都隆阿、王懋、石景芬督率兵勇在左右夾攻，該逆大股迎出，我兵奮力接仗；徽州府同知關從龍帶勇會勦。並奏留在徽之肇慶府知府程葆紃合歙縣鄉民萬餘助陣。喊聲震地，自辰至未，交鋒數十次，殺斃黃衣賊目一名，逆黨百餘名；見樹林中有賊兵埋伏，恐墮詭計，遂即撤隊回營。我軍陣亡十餘人，受傷十餘人。是日黟縣股匪，經該縣九都十都義民擊敗。十九日，併竄休甯。該逆增高城垣三尺，並於城內外排釘木樁竹籤，復搆脊棚民二千餘人，並有悍賊二千自安慶而來，其勢更爲猖獗。我軍初十日移營於離休城之五里漲山嶺。十一日，

該逆大股來撲周天受、都隆阿兩營，該員等督率兵勇，槍砲齊施，自卯至午，轟斃逆匪一百餘名，割取長髮老賊首級十六顆，賊敗退入城。我兵跟追，適值大雨，隨卽收隊。我軍陣亡三人，受傷十餘人。十二日，該逆分股先撲周天受營盤，卽被轟退；復合股齊撲都隆阿營盤，周天受率兵飛往前救，與浙兵併力迭擊，至卯至午，共斃賊三百餘人；並將該逆黃輿中所供天父逆像奪獲燒燬。石景芬、程葆各率衆助仗，賊鋒大挫，立卽敗潰，各兵勇追擊數里，以天晚收隊。我軍陣亡一人，受傷三十餘人。張芾先于十一日抵徽，蕭知音楚兵亦到。十二日，鄧紹良抵徽，馬永清川兵亦到。鄧紹良卽督帶兩軍，馳赴漲山嶺，一面與張芾聯銜給發告示，遍貼鄉鎮，諭以脅從罔治，並獎勵助仗鄉民，羣情愈奮，願由程葆帶領協助者，以二萬計。鄧紹良部署各營文武將弁，約定十五日丑刻出隊，黎明齊抵城下。該提督親自督仗，各將士踴躍爭先，拔毀樁籤，飛縱而進，城上矢石如雨，湖南靖州協千總陳宗富首先登城，中鎗殞命。蕭知音馬永清均受矛傷，裹創力仗。鄧紹良見城上守堅砲密，未易得手，暫令退伏深林，誘賊出城痛勦。賊果分股冲出，鄧紹良飛調守營兵勇迎敵，林內伏兵亦出合仗，殺賊甚多，奪獲旂幟器械無數。其時石景芬帶領各勇，在東南二門鏖仗，賊抄出後路，彼此互有殺傷。周天受趕往接應，首斃長髮賊目一名，賊始驚退入城，堅閉不出，我軍亦卽回營。是夜亥刻，有人入城探□，回稱該逆因迭次受創，死者共七八百人，其僞檢點黃姓陳姓及賊目多人，亦均殲斃，且知百姓齊心，脅從逃散，難以久踞，有西竄之意。鄧紹良得信，卽派川楚浙兵連夜進攻，賊勢不支，隨於五更時分，潛出西門，由黟縣一路奔竄。鄧紹良一面入城收復，一面拔營追勦，該縣唐寶昌隨同收復，留其安撫難民，搜捕餘匪。此前後四次接仗獲勝克復休甯縣城之大概情形也。十七日，我軍沿途斬獲逆匪二百餘名，退入黟城之賊，亦聞風逃逸。是晚川楚兵前隊

追至去羊棧嶺五里駐紮。十八日，鄧紹良帶兵出嶺，從石埭一路跟踪勦捕，石景芬帶兵前往祁門，以防回勦各等情，由鄧紹良、張芾、石景芬、晏端書等先後飛報前來。臣查上次克復徽郡各屬後，賊卽竄至廣信，浙省常開二縣相繼告警，周天受、馬永清調往常開防堵，鄧紹良又先調回黃池，徽郡各要隘未及布置，該逆由華埠回竄婺源，僅有石景芬之勇前往勦辦，賊匪雖退去，此次仍由清華街進踞休甯。且各路股匪同時入嶺竄擾，益以安慶悍賊，及裹脅土匪棚民，不下二三萬人，逆勢極爲兇悍。石景芬旣困婺源，與郡城不通聲息，其餘各兵勇撥調一空，急切無可抵禦，且有賊由績溪趨浙之謠。較之二月間情形，尤爲危急。臣不動聲色，飛調各路官兵赴徽援應，且與鄧紹良力籌攻勦之策，該提督痛心切齒，誓滅此賊以保徽浙兩路。臣因兵勇未齊，先將省城內外一切仗守事宜，連日會同布置。該提督熟諳水性，並于錢江東西兩岸，排紮水營，以壯聲威而資捍衛，人心始爲安定。而徽郡當鄧紹良張芾未到以前，經沈祖懋晏端書竭力保守，並礮動該郡倉穀，以濟軍需。周天受、石景芬等復步步爲營，先經三次攻勦，逆焰稍衰。迨鄧紹良張芾到徽以後，能以鼓勵鄉民解散脅從爲先務；而各路大兵，又一時雲集，軍威愈壯，賊勢愈孤。十五日之仗，蕭知音、馬永清奮不顧身，周天受首斃賊目，乃得轉敗爲勝，該逆始知畏懼，夤夜潛逃，休城立卽收復。並經鄧紹良沿途追勦，所殺數口百計，屍橫山谷，徽浙人心爲之一快。查賊情詭詐萬狀，兵去賊逃，兵歸賊至，已成習慣，臣恨不能痛加勦洗。此次官兵誅其僞檢點二名，及該黨千餘人，亦足以示懲創。現該逆竄出石埭，勢必歸併青陽，臣已飛咨該提督查探逆踪，力圖攻勦，不使稍留餘孽。倘已從青陽竄出大江，卽屯兵於青陽石埭之間，以力保徽甯門戶，兼爲蕪湖大通之策應。臣以鄧紹良威聲素著，賊頗畏之，必得久駐徽甯，賊始不敢窺伺。其江甯鎮攻勦事宜，接手之總兵德安，甚

爲得力；且徽甯與金陵大營軍務，原屬一體相關，無分畛域，並飛咨向榮轉飭該提督遵照。臣等惟期迅掃賊氛，以仰副聖主眷顧東南之至意。除此次在事出力官紳員弁兵勇，俟鄧紹良等錄功咨報到日，另行籲請恩施；並傷亡弁兵人等，查明分別奏咨外。其陣亡之湖南靖州協千總陳宗富一員，相應先行請旨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賊踞休甯，官兵迭獲勝仗，克復城池，並追勦出嶺各緣由，謹會同臣向榮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上聖鑒。再徽境此次重被蹂躪，其善後事宜，更形棘手，臣已知照張芾督率各官紳妥爲辦理，容當次第奏報，合併陳明。謹奏。

咸豐五年六月初六日上諭：何桂清奏官兵勦賊獲勝，克復休甯縣城一摺。安徽休寧縣城於四月二十二日，復被逆匪佔踞，經周天受、石景芬等於五月初八等日，三次攻勦，先後斃賊四百餘名，賊勢稍卻。十五日，鄧紹良等督兵齊抵城下，誘賊出城痛勦，殺賊甚多，僞檢點黃姓陳姓及賊目多人，亦均殲斃。鄧紹良隨派川楚浙兵，連夜進攻，賊勢不支，於五更時潛出西門，由黟縣一路奔竄，當時縣城收復。此次收復休寧，尚爲迅速，仍著鄧紹良等盡力攻剿，務將徽寧之賊，悉數殲除，毋留餘孽。所有在事出力官紳弁兵，着查明保奏。（據實錄補）

# 卷十

## 勦除蕪湖外援賊壘獲勝摺

奏爲勦除蕪湖外援賊壘十八座，迭獲大勝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蕪湖上下賊援麕至，持久未能蔵功，經臣檄令鄧紹良統領全軍與師船迅籌併力會勦；並派令副將蔡應龍前往督催，毋稍延誤事機。旋據鄧紹良呈稱：該逆上下牽制我軍，屢攻不能得手。上月二十三日，賊復於弋磯修濬濠牆，左右添築二壘，我兵乘夜往襲，賊砲三面攢住，其陡門丁橋賊股同出抄綴我後，各兵勇見弋磯賊壘亟難搶上，即折趨沿港截勦，焚燒丁橋前賊卡一座，斬獲三十餘人。該逆因我兵勢勇猛，全股敗退，抽去浮橋，隔港鎗砲如雨，我兵傷亡數名，只得折隊。查看地勢，必須設法繞從後路攻取，而兵力不敷分布，惟有先圖併力勦洗山西湖之賊。當將各營精銳兵勇，挑選一千八百人，於二十六日繞赴老鴉山之左山西湖後之白馬山扼紮營盤四座，約會總兵吳全美水師，於二十九日五鼓，水陸一同進勦。先經白馬山隊伍抄近賊壘，射放火箭噴筒，霎時火起，我兵奮勇攻入，擊殺數十餘人。該逆恃衆連營，乃復抵死撐拒，適老鴉山隊伍已由前面渡水攻進，正遇水師快蟹划船開砲對壘轟打，水勇亦登岸助勦，斃賊無數。該逆三面受敵不支，驚慌潰亂，撲河淹斃者千有餘人。復經我軍併力殲焚，乘勢冲破賊壘七座，羣逆拚死冲出，向鵝橋一帶竄逃。水陸兩軍追至高崗鋪河岸，又

擊殺淹斃多賊，餘已遠颺。除派令千總邱學周帶勇折回南陵，以堵內竄；並飛檄附近各營縣嚴加防勦外，所有山西湖俱已肅清，即可併力以圖蕪湖西北，當將老鴉山白馬山各營抽撤，設法圍勦弋磯。又據吳全美及副將李德麟稟稱：師船上下游協勦，節次斷賊接濟，先後擊沉賊船二十餘隻，溺賊無數，奪獲賊船十一隻，均係裝載米豆鉛藥火器等物，生擒僞軍師王畢、僞旅帥黃阿蘇、僞百長曹維道、僞司馬馮高及賊黨徐步高等十名，訊明正法。幷二十九日獲勝各情，陸續稟報到臣。伏思上游既無賊牽綴，自當乘勝亟圖掃蕩下游。查該逆外援各壘，以廣福磯弋磯最爲扼要居中，左顧范羅山，右通丁橋陡門一帶，賊勢聯成一氣，首尾互應；惟有先從丁橋陡門攻進，方易得手。當飭鄧紹良相機籌辦，並令將各營兵勇，先派隊伍，各責成專攻一處，約同齊進，使賊各壘不能相顧。並札飭舟師會同夾勦，務（？）水陸聯絡，盡掃賊匪外援，以爲搗穴之計。續接該提鎮等呈報，據稱：山西湖退去之賊，僅餘數百人，已渡江上竄安慶。並探聞首逆韋昌輝到蕪救應，復於旂羅山修築壁壘，言欲竄高資黃池，以抄我兵後路。尤當乘勝進勦，力遏蔓延。當將各營奮勇挑派隊伍十二路，約會水師，同於初四日五鼓分投攻襲，小河南及范羅山弋磯之賊，均各負固不戰。惟丁橋經我軍暗渡攻進，有賊大股出拒，後隊兵勇分左右抄入冲勦，斬殺數百餘人，撲港淹溺紛紛，逆衆敗潰，我兵乘勢搶踏賊壘，大加砍殺，餘逆沿港竄逃，又經水勇登岸兜斬無遺。時有裕溪口賊船駛出，被紅單截獲賊划三隻，賊粮二船，擊沉賊匪無數。其陸路各壘，久攻未破，只得次第撤回。因查丁橋接連陡門之外，尚有周家山宋家嶺等處賊壘，必須將此處奪佔，即可與舟師接近，則勦辦更有把握。然必由丁橋移營逼近，方可力扼賊吭。當即抽派湖南道標乾鎮河兩營官兵，並仁義忠壯四勇，移屯丁橋港外，趕築營盤。適初六日前浙江粮道胡元博及新任皖鎮總兵

瑛祺先後到營，會商乘勝進攻，激勵將士，懸以重賞；一面知會水師，定於初七日卯刻出隊，攻搶周家山賊壘。該逆分股來拒，各兵勇奮力兜勦。鏖戰多時，經守備楊萬春首先冲入賊隊，手刃僞尚書一名，逆衆即時敗走。遊擊楊瑞乾等督率兵勇，鼓噪疾進，該逆退於巢內，伏牆死拒，我兵極力環攻，槍砲火器頻施，相持兩時，未破。遊擊李春寅指揮兵勇，從南繞道北面，併力攻打。都司劉季三復趕到，火罐噴筒，督勇一齊施放，壘內火起，楚兵義勇爭爲先登，大隊一鼓破入。有黃馬褂賊首率黨抗拒，經楊瑞乾手鎗擊斃，又被把總曹魁立斬僞總制一名，我軍刀砍矛刺斃賊極多。餘逆越濠潰竄，追殺三百餘人，戳撲溺港者又六七百衆。師船兵勇亦由江岸兜至，將逃逸過港之賊，悉行殲斬。時後隊之楚勇與川廣威勝晉勝等勇，又來接應，副將蔡應龍等復揮令合攻宋家嶺賊壘，我兵勇氣百倍，鎗砲環轟，逆勢不敵，復連破大小賊壘二座，擊殺無算，追斬二百有餘。間有逸出之賊，已向旂羅山竄去。統計生擒賊匪二十四名，殺斃僞丞相張潦、僞尚書李長松（青？）、僞總制張廷桂，割繳首級耳辮三百七十五件，奪獲槍砲旂械不計其數。當於周家山及龍村陡門港邊移兵屯紮三營，以聯紅單江面聲勢。初八日黎明以後，大霧迷漫，因復派令副將蔡應龍、參將陳明志、遊擊蕭知音、候補同知鄭濟美等，督率各路兵勇，往攻廣福磯賊壘。知會吳全美暗襲弋磯，我兵撲近廣福磯前，從霧中吶喊搶至，該逆倉卒不能拒敵，經儘先千總陳昌達率同兵勇首先躍登，連奪前面二壘，痛加殲斬。都司張玉良等乘勢攻搶後營，該逆即率黨出壘抵拒，鎗砲來回，我軍奮力衝鋒，擊殺賊匪百數十名。都司衛陶茂森衝入賊隊，生擒僞總制曹芝程一名，賊衆潰散，我兵一股壓進，又破賊壘一座，斃賊無數，餘即狂奔弋磯。適吳全美親督各船弁兵水勇，已分兩路攻上弋磯，冒砲撲近賊濠，打入噴筒火罐，引燃賊壘火藥，轟燬土牆數丈，燔斃多賊。適守備陳

超宗、劉加祥、羅熙賢等陸兵追到合攻，該逆見廣福磯已失，勢不能支，即紛紛冒火冲竄，經水陸兵勇併力勦殺，立燬山北二壘。時有石壘賊救援，被我兵即時擊退，跟追直逼山南賊壘，該逆望風驚潰。我兵一面搶營，一面分投截擊，退至范羅山下菱塘，逆衆撲水淹斃尤多。其餘已逸入賊卡，賊中鎗砲密如雨注，時已正午，我兵戰經四時之久，乃即下令撤回。所有弋磯廣福磯賊營七座，悉數蕩平。統計陸路生擒僞總制一名，長髮賊十五名，水師擒賊五名，殺死僞木四副將軍一名，僞先鋒七名，割繳首級耳辮五百九十二件，奪獲銅鐵大小砲四十五位，抬鎗鳥鎗黃旂刀矛軍裝七百餘件，鉛藥二十餘筒，大獲勝仗。我兵即移紮弋磯一帶，聯絡紅單扼勦，水陸合圍，阻斷下游旂羅山梁山之路。其范羅山內賊壘，僅餘五座。此旬日以來，盡掃蕪湖上下外援賊壘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蕪湖負固石壘，外援賊焰鴟張，今幸仰仗天威，旬日掃蕩賊壘十八座，雖探聞旂羅山梁山之賊，尚復招集潰餘，併力拒守，而我兵既已扼紮弋磯，賊之聲氣已斷，石壘即成孤注，不難次第勦平。鄧紹良統領全軍，辦理尚爲得手；臣已於抽釐項下，提銀三千兩，發交該提督，分別獎賞，使各兵勇激勵圖攻；仍檄飭迅籌會勦，勿使賊援再通，俟日將石壘餘賊掃除，肅清蕪境，以期仰慰聖懷。所有旬日掃蕩蕪湖外援賊壘，迭獲大勝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奏報，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諭：向榮奏勦除蕪湖外援賊壘，疊獲大勝一摺。蕪湖上下游賊匪，屢次牽制我軍，八月二十三日，賊復於弋磯修濬濠牆，添築營壘，我兵乘夜截勦，焚燒丁橋前賊卡一座，殺賊三十餘名。鄧紹良復挑選兵勇，於二十六日紮營山西湖之白馬山，約吳全美水師，於二十九日全勦賊壘，射放火箭，斃賊數十餘名。又經水師快蟹划船，開砲對壘轟打，水勇亦登岸助勦，斃賊無數，該逆潰亂撲河，

淹溺千餘名。我軍併力殲焚，衝破賊壘七座，追至高崗鋪河岸，又斃多賊。山西湖之賊，俱已肅清。吳全美等師船又節次斷賊接濟，擊沉賊船二十餘隻，奪獲米豆火藥等船十一隻，生擒僞軍帥王畢、僞旅帥董（黃）阿蘇、僞百長曹維道、僞司馬馮高及賊黨徐步高等十名正法。向榮復飭鄧紹良等，挑派隊伍十二路，約同水師，於本月初四日分投攻襲，將丁橋大股之賊，斬殺數百餘人，乘勢搶踏賊壘。逆衆沿港竄逃，經水勇登岸兜勦無遺。時裕溪口賊船亦被紅單船截獲三隻，賊糧二船，擊沉逆匪無數。其周家山賊壘，經守備楊萬春等先後殺斃僞尚書僞總制各一名，並擊斃黃馬褂賊首，殲賊極多。又將潰竄餘匪追殺三百餘人，溺港六、七百人。副將蔡應龍等，又與楚兵川廣等勇合攻宋家嶺賊壘，連破大小賊壘六座，擊殺無算，復斃僞丞相張潦、僞尚書李長青、僞總制張廷桂，割繳首級多件，奪獲槍砲旂幟無數。初八日，蔡應龍等復攻廣福磯賊壘，千總陳昌達等連奪前面二壘，斃賊百數十名，生擒僞總制曹芝程一名，又破賊壘一座，斃賊無數。吳全美又督兵勇分兩路追攻弋磯，冒砲撲入，立燬山北二壘，直逼山南，該逆驚潰。我兵一面搶營，一面分股進勦，所有廣福磯弋磯賊營七座，悉數蕩平。計陸路生擒僞總制一名，長髮賊十五名；水師擒賊五名，殺死僞木四副將軍一名，僞先鋒七名，奪獲大砲等件。此次旬日以來，蕪湖上下外援賊壘業經盡行掃蕩，大獲勝仗，勦辦尚屬認眞。仍着向榮等督飭將弁，將范羅山等之賊，趕緊兜勦；並將石壘餘賊一律掃除淨盡，無稍遲延。

## 請飭廣東嚴禁潮勇出境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查軍營潮勇一項，如管帶得人，打仗尚屬勇往，惟性多獷悍，往往滋事擾民；且每月口糧較他尤多糜費。臣前在廣西湖南，深知其弊，故於到九江後，奏明撤遣六千餘名，僅挑留廣西仁義壯三勇捷勇及廣東常勝制勝得勝三勇五千餘名，該勇均係軍興之始，由粵招募，每月只口糧六兩。自隨征以來，節次調派堵勦，最爲奮勇得力，亦皆恪遵約束。嗣因官兵分調各路，遣用不敷，募添新勇，每月口糧，悉遵部例四兩五錢，均係川黔楚粵之人，並無潮勇。惟鎮江有職捐道員劉廷鍥，潮勇一起，本係蘇省潮館董事招募防堵。嗣因鎮江吃緊，派來助勦，因其節次打仗尚好，增募漸多，此端既開，去年以來，潮勇遂紛紛來營投募。臣等雖皆拒而不收，無如接踵而至者，仍復不少，曾經分咨廣東督撫，飭令該管地方官，嚴禁潮民出境，並於蘇浙沿海一帶，隨時稽查截回。乃本年五六月間，潮勇之由乍浦上海來者，益千累百，幸今蘇省督撫札令經過地方官，逐處妥爲資遣，分起截回；並由上海紳董捐給錢文，押令搭坐海船回籍，尚無滋事。惟查潮人趨利若鶩，現當軍務未竣，難保不去而復來，資遣徒費，留募無益。且蘇省五方雜處，往往驚擾滋擾；更恐將來大兵凱撤，潮勇太多，遣除不易。除分咨江浙於海船入境地方，嚴加申禁截回外，合無仰懇皇上勅下廣東督撫，責令該管地方遍行曉諭，軍營不收潮勇，設法嚴禁毋任出境。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同日承准軍機處片開『貴大臣具奏請飭廣東嚴禁潮勇出境一片，九月二十四日奉旨寄諭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辦理矣。』

## 請令革員張集馨前往金陵軍營遣用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革任直隸布政使張集馨歷任府道兩司多年，才識練達，且曾在北路軍營効用，著有勞績，奉旨賞給五品頂戴，於軍務亦多熟練。現在臣營分兵四路出攻〔勦〕，軍務較繁，在在需員差遣，藉資指臂。可否請旨勅令該革員張集馨前往金陵軍營遣用，出自皇上施恩。爲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諭：向榮奏請飭革員來營差遣等語。五品頂戴已革直隸布政使司張集馨，着發往江南軍營，交向榮差遣委用。（十月初一日到）

## 附和春等請旨催解餉銀片（前奏附片之三咸豐五年九月十六日江南提臣和春安徽撫臣福濟附奏）

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和春福濟奏請山西山東按月解餉等語。前據崇恩奏：京餉等項無款可籌，奏明十月間再行補解。山西應解京餉楚餉甘餉，爲數甚鉅，亦不能按月籌解。已諭知怡良設法籌銀數萬先行解赴廬州』等因。欽此。伏思皖餉緊急，既蒙聖恩諭飭怡良設法自必迅籌解皖，無悞要需。但皖省兵勇三萬有餘，專恃他省協餉，藉以敷衍，茲山東山西不能按月撥解，所請江西撥銀十萬兩，已准黃宗漢陸元烺來咨該處動用無存。四川欠解及陝西應解各銀，本同畫餅，即使偶一報解，當此豫境戒嚴，亦難剋期而至，是各省均無指望。僅有浙省二三萬兩、鹽課一萬餘兩，可冀解廬。怡良縱籌撥數萬，合計不敷十日，此後

來源已絕，半菽難資，實屬不堪設想。查金陵鎮江各營兵數不多於皖，而蘇餉月給三十萬兩，常處有餘；皖餉月止十七萬兩，久同虛設，哀多益寡，當有權衡。況蘇省被擾之區，祇此二郡，皖省賊蹤遍地，滿目烽煙，則輕重異矣。蘇省長江阻隔，北竄無虞，皖省北路潛雝，中原關鍵，則安危異矣。蘇省財賦甲天下，以江南五府計之，漕米丁粮以及捐輸抽釐並濟墅上海兩關稅，每年不下四五百萬，儘足征收。皖省凋蔽著名，復迭遭蹂躪，搜括無方，則肥瘠異矣。乃蘇省猶需浙江月撥六萬兩，皖省轉不能望其一二。前據何桂清函稱：該省因協貼金陵，故難兼籌皖餉，顧此失彼，未免甘苦不均。臣等躬膺重寄，所當全局通籌。上年淮北鹽課，奉旨先儘安徽，臣等請揚廬並解，從不敢各分畛域，專顧一隅。苟其稍可支持，何敢以苦口危詞，瀆煩聖聽。無如粮台支放，並無隔宿之粮，一旦潰散全軍，變將何底？即如香泉之役，勇將捐軀，亦因營乏存儲，衆難固守。嗷嗷數萬，拚命於戰鬬，斷不能忍死於飢寒。已兆端倪，非過爲思患預防之計。論者或謂迅速藏事，必能撙節錢粮，不知南北情形不同，辦理迥殊難易。高唐連鎮，賊本孤軍深入，掃除後即可撤防。安徽半陷賊中，就令丕振軍威，克復數處，而追奔逐北，必須裹粮，非徒難節餉糈，轉恐別生費用。籌維再四，中夜徬徨，只得仰懇天恩，飭令浙江撫臣將應解金陵餉銀，按月六萬，移解廬州，以拯飢軍而全大局。再查鹽課向有經費盈餘，約計在十萬兩以內，應請旨飭令怡良楊以增嚴飭運司，一併解皖充餉，毋得藉詞延宕。臣等捨此別無良策，三軍捨此別無生途，不勝激切悚惶之至。謹合詞附片籲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諭：前因皖省軍需喫緊，諭令怡良先籌撥銀數萬兩，解赴廬州軍營，尚未據該督奏復。茲據和春福濟奏稱：皖省兵勇衆多，餉需專恃協濟，各省報解者寥寥，粮台支放已竭，兵勇潰

散堪虞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怡良節制兩江，皖省係其兼轄，設使餉缺兵飢，大局掣肘，亦豈能置身事外？目前無論是何款項，可以移緩就急。着怡良迅速籌商，於現在三、四個月內，按月撥銀二、三萬兩，派員解赴廬州軍營，交和春等分撥應用。並着楊以增於鹽課經費盈餘、及淮北協貼淮南項下，就現在兩、三個月內，按月撥銀二、三萬兩，解赴廬州，以資接濟。務各按期如數，無悞餉糈。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 附何桂清奏總兵豫祺才不勝任請另簡放摺（咸豐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爲皖南地方軍務緊要，總兵才不勝任，遵旨據實覆奏，籲懇天恩俯賜另簡將才以重職守，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八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何桂清奏遵議皖南添改鎮道事宜一摺。詳閱所奏，係爲各專責成起見。此時徽甯兩府，甫就肅清，池太各屬，尙未悉數收復，地方公事與軍務交涉者多，原不能過爲區別。惟據奏稱石景芬所帶兵勇，現已陸續裁汰，是以責令專任地方；而以防勦事宜，仍責現辦文武，亦屬因時制宜，卽着照所議辦理。徽池防勦善後，既係張芾一手經理，該員現無職守，自可專心籌辦。若甯太兵勇，雖歸鄧紹良調度，而該員四出征勦，並非專顧皖省之人，皖南既新設總兵，卽應令其專司防勦，豈可以本境軍務概委客兵。現在簡放之豫祺，本係浙江副將，何桂清必能深悉其人，着詳加體察。該員〔如設重鎮〕能否勝任？如果明白勇往，則皖南軍務，儘可責令督辦，倘不能勝任，亦卽據實具奏，不可稍存成見。總之既特設鎮道，卽不得專以隣省爲依傍。惟事屬草創，如該鎮道駐紮之處，待兩江總督等酌定，此時需兵則不能不仰給

於金陵，需餉則仍賴浙江爲協濟。惟在不分畛域，互相聯絡，使可戰可守，則地方日有起色，仍當隨時奏聞。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伏查皖南四府一州，地方公事與軍務並重，皖浙兩省均有未能兼顧之處，必當特設重臣，以資撫馭。前經軍機王大臣奏奉諭旨，添改皖南鎮道，仰見宸謨廣運，聖慮周詳，不勝欣佩之至。臣前准部文，均以徽甯二府已全境肅清，所有目前軍務，重在池太，鄧紹良張芾督飭文武等辦防勦均有成効。臣惟恐在文武因有新任鎮道，稍存諉卸之心，是以奏請責成照前認眞辦理，而以地方公事營務，責成鎮道。維時徽甯池太廣道已奉旨以石景芬調補。其皖南鎮總兵，奉旨簡放豫祺。浙省尚未接准部文。嗣准江南提臣和春、安徽撫臣福濟知會欽奉寄諭：豫祺能否勝任？着和春福濟察看具奏等因欽遵函詢到臣。當查該員本係台州協副將，經前撫臣調往上海軍營，本年凱撤後，臣飭赴衢州防堵。旋於六月間回省，委赴青陽崇覺寺，隨同雲南開化鎮都隆阿管帶浙兵。該員雖曾經身歷戎行，而於皖省地方軍務情形，究未熟習。正在咨復間，欽奉前因。查石景芬甫於本月二十日在徽郡接應，除飭令查照臣前奏事宜，周歷各府州，於地方一切公事，實力整頓外。所有皖南鎮一缺，管轄徽州、甯國、池州、蕪采、廣德五營，任大責重。現在蕪湖軍情緊急，雖經臣向榮專飭鄧紹良統帥督勦，該總兵亦不能特有客兵，置身事外。且日後南岸賊氛稍靖，鄧紹良即須四出征勦，不能專顧皖省。所有皖南地方軍務，應即遵旨責成總兵督辦。第以現在時勢而論，必須其人威望素著，兼能熟習形勢，方足以資控馭。豫祺於皖南人地生疎，輿論亦未見稱許，且該員素有肺疾，斷難勝此重任。相應籲懇天恩，俯賜另簡將才，以重職守。至於皖南營制事宜，尚未議有定章，並請勅下兩江督臣、安徽撫臣、迅速斟酌奏辦，俾新任總兵有所遵循。其鎮道駐紮之所，或甯或太，亦宜迅速酌定，以資辦公。臣仰承聖諭肫切，

凡管見所及，惟當據實直陳，不敢稍存成見。至於添兵籌餉，臣與向榮均當隨時接濟，亦斷不敢稍分畛域。仍咨行鄧紹良張芾會商該鎮道，於地方軍務，妥爲辦理，務使可戰可守，以冀長治久安，仰副聖主眷念戎行撫惜生靈之至意。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五年九月初十日上諭：何桂清奏要缺總兵才不勝任，請旨另簡，並保舉堪勝各員等語。新授安徽皖南鎮總兵豫祺，於該處人地生疎，難勝重任，着即開缺，交兵部帶領引見。四川阜和營都司儘先遊擊江長貴，著賞給三品頂帶，署理皖南鎮總兵。所有該鎮應行駐劄何處，並一切營制事宜，尚未據該督撫議定，着派何桂清會同怡良福濟妥議章程，迅速具奏。（九月二十二日到）

## 與吉爾杭阿會奏請卹病故候補知府丁國恩等五員片（咸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鎮江小九華山軍營發）

再江蘇候補知府丁國恩於知縣任內，帶勇勦退太倉逆匪，克復嘉定，奉旨賞戴花翎，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於克復上海案內，蒙恩以知府留蘇補用。移師鎮江，屢次打仗著績，因積勞成疾，於咸豐五年九月初十日在軍營病故。又四川候選通判盧寶勦帶勇在廣西勦賊打仗，隨營來江，派赴鎮江管帶雙勇，殺賊著績，奉旨賞戴藍翎。因積勞過甚，於咸豐五年八月初七日在軍營病故。又江蘇候補府經歷縣丞蔣銓帶勇在上海勦賊著績，蒙恩賞戴藍翎。移師鎮江，遇仗爭先，亦因積勞成疾，於咸豐五年九月初七日在軍營病故。又儘先把總貴州平越營外委熊兆源，由兵丁出師廣東湖南而至上海，打仗出力，奉旨賞戴藍翎，以把總儘先拔補。移師鎮江，攻勦得力，積勞致病，於咸豐五年九月初八日在軍營病故。又江蘇升用知府候補直隸州知州張

應雲於咸豐三年二月，經前署督臣楊文定委辦京口粮台，因事係創始，釐定章程，勾稽支放，晝夜辛勤不辭勞瘁，以致成病，於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軍營病故。據營伍處委員及藩司查明，詳請奏卹前來。臣伏查丁國恩、盧寶勤、蔣銓、熊兆源四員弁，均係身經百仗，管帶得力之員，今因積勞身故，殊屬可惜。相應請旨將丁國恩等四員弁照立功後在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其張應雲一員，亦請議卹，以爲竭力從公者勸。謹會同臣向榮、臣怡良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丁國恩等五員，均着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咸豐六年二月初十日，兵部謹奏，爲遵旨議卹具奏事：內閣抄出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江蘇巡撫吉奏：江蘇候補知府丁國恩屢次打仗著績，因積勞成疾，在軍營病故。又四川候選通判盧寶勤帶勇在廣西勦賊打仗，隨營來江，因積勞過甚，在軍營病故。又江蘇候補府經歷縣丞蔣銓帶勇在上海勦賊，遇仗爭先，亦因積勞成疾，在軍營病故。又儘先把總貴州平越營外委熊兆源打仗出力，積勞致病，在軍營身故。又江蘇升用知府候補直隸州知州張慶雲經委辦京口粮台，晝夜辛勤，不辭勞瘁，以致成疾，在軍營病故。一併議卹等因一摺。奉硃批：丁國恩五員，均着照軍營病故例議卹。欽此欽遵到部。今安徽等處逆匪竄擾，在事文武員弁，或打仗陣亡，或臨陣捐軀，或積勞身故，自應分別給予卹典，應請將奉旨照軍營病故例議卹之貴州平越營外委熊兆源，照七品以下官例議給卹典銀三十兩，並給予伊子八品監生，遇有外委把總缺出，該督撫揀選拔補，如未仕而故者，准其補給一次，情願應試者，准其應試，情願隨營食粮者，准隨營食粮。至文職奉旨照軍營病故議卹之江蘇候補知府丁國恩，照三四品官例議給卹銀五十兩。江蘇升用知府直隸州知州張慶雲、四川候選通判盧寶勤，均照五六品官例議給卹銀四十兩。江

蘇府經歷縣丞蔣銓、照七品以下官例議給卹銀三十兩。以上文職各員，應得蔭監，由吏部辦理。所有議卹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奉旨依議。

## 連日水陸圍攻蕪湖賊壘及現籌截勦情形摺（咸豐五年十月初三日自金陵大營發）

奏爲蕪湖賊壘，迭經水陸圍攻，現在南北兩岸賊援續至，敬陳勦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初七、八等日，所有蕪湖外援賊壘，均經我兵掃盡，隨卽移紮丁橋弋磯一帶，與師船合圍扼勦。鄧紹良復於是夜派撥兵勇，潛往范羅山右縱火焚襲賊卡。逆衆驚竄，斬殺數十人，將卡牆悉行犂燬，以便由江邊三面夾攻。初九日，風色助順，吳全美督領紅單各船，進攻砲堤石壘，砲子紛紛打入壘中，斃賊不少，並擊倒堤上黃旂十餘桿，該逆伏堤撐拒，鎗砲來回攻勦，午刻風微收船。所有陸軍，亦連日乘勝力攻，奈賊壘均用磚石厚砌，高堅與城相似，濠塹重重繞護，外釘木竹樁籤，闊逾十丈，該逆死守不出，惟以鎗砲於壘中連擊，我兵徒有損傷，頑難得手。二十二三日，探有江北之賊數千，由西梁山竄至東梁山，分屯嘯聚；並有另股，欲由裕溪口渡江應援。鄧紹良一面密飭各營派隊迎勦，一面函致吳全美分撥守備盧起升、李起高等，帶領紅單船十三隻、快蟹船三隻及山東水勇划船十一隻，駛下該處堵勦。十四日，各兵勇到北岸查探，見河口內有賊船隻，當經外委馬喜率同水勇搶獲賊船二隻，刀矛黃旂號衣二十餘件，砍斃賊匪十五名，將餘船儘數燒燬，乃收泊於江北扼要防堵。是日復探聞東梁山賊黨已至松園、四合山、馬廠等處築壘。查該逆堅守石壘，以待外援，我兵必先奪占范羅山要衝，使之內外隔絕，則破賊自易。鄧紹良乃商同吳全美，於十五日水陸並舉，夾攻范羅山寶塔根之賊，並分

攻小河南賊壘，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該逆不敢出戰，惟伏牆內開砲堅拒。我兵於范羅山對面，一鼓作氣，搶過前道濠溝，砍去樁欄，撲進內濠，將火罐噴筒打入賊營，適中火藥筒內，轟斃賊人無算。我兵鼓噪直前，連環開放槍砲，擊倒守垛砲台多賊。時師船已駛至寶塔根前，分兩翼環開大砲，擊倒哨樓兩座。但聞賊壘人聲鼎沸，砲子密如雨注，仰攻兩時之官弁兵勇，受傷幾二百，只得撤隊。十六日巳刻，復報東梁山來賊五六千人，直竄丁橋一帶，並於旂羅山、錢家山、十里牌、陶陽鋪、袤延築壘，副將蔡應龍帶領各營隊伍，馳往分股截勦，行過丁橋數里，該逆見我兵兩路兜至，即大股冲來抵敵，各兵勇將鎗砲左右轟勦，上前之賊，即紛紛倒斃，而後面賊黨，仍恃衆蜂擁不退。鏖戰多時，蔡應龍見該處四面塘港，中僅小路一條，兵力不得施展，乃揮令各隊且戰且退，將賊誘過港，一齊吶喊撲回，奮力抄殺，勦斃執旂目多名。該逆霎時驚竄，我軍爭先縱擊，追殺百十餘名，擠撲落水者尤衆，餘逆狂奔十里牌地面。時已酉初，該處塘港路窄，未便窮追，收隊回營。查點我兵間有受傷。是日丑刻，復有江北雍家鎮賊黨，突來三四千人，欲於蟛磯廟築壘，吳全美聞信，飭令千總何慶龍帶領紅單六隻，駛往防勦，及至午刻，遙見沿江數里之楊家壩地方，有黃旗多桿行至江邊堤埂，我船即開砲轟擊。賊俱伏匿堤內，還砲拒戰，吳全美即由弋磯移船北駛，折戧轟洗。未及一時，風力頓息，乃飭令各船拋椗，仍對堤內排轟。該逆逃避壩內民房，距船較遠，砲力有所不及，乃飛函鄧紹良商撥陸兵渡江協同攻勦。而十七日早，瞭見該匪已就壩內連續二壘，我船仍遙對轟打，一面飛催盧起升各船，由裕溪口駛上夾攻擊，無風不能前進，且逆壘遠立壩內，我船砲子多爲堤埂所阻。十八日辰刻，風力較順，各船折戧排擊，倒賊中望樓兩座，黃旂板木紛飛。吳全美復指揮兵勇登岸，將堤埂賊卡三重縱火攻燬，奪獲旗械甚多。惟堤內菱塘阻水，不能前進，逆壘

鎗砲又紛紛打來，傷亡兵勇十餘名，進攻未能得手，申刻收隊回船。其李德麟等船前赴雙港堵賊上游，亦於十三日在荻港打仗，將神灘河對渡賊船，擊沉大小十數隻，溺斃甚衆，追獲逆船四隻，其中砲位鳥鎗鉛藥頗多，生擒僞指揮黃心田、僞師帥劉雅平、僞卒長吳春林並長髮賊夥汪百康等十名，訊供正法。十六日復於泥汊河江面見有賊船多隻，經遊擊唐國棟等率同各戰船追擊，燒沉十四隻，奪獲三隻，生擒賊匪王四保等五名，並拏獲代賊科斂之僞師帥龐元吉一名，及起獲僞監軍木印一顆，各僞文等件，訊明就地梟示。先後稟報前來。伏思范羅山各壘餘賊，經我軍水陸合圍，接濟已斷，其勢實因窮蹙。乃該逆復於對江竄踞，意圖通聯援應，阻綴舟師；又於東梁山糾合南北夥黨，自四合山以至陶陽舖，蔓延結壘，欲漸竄犯武陶一帶，意欲抄我後路，伺隙內援，聞之曷勝焦憤。查逆黨一由江北桐城鬧至西梁山過江，一由運漕水路出牛頭河至東梁山，均在裕溪口下游二三十里，舟師遠難兼顧，而雍家鎮、蜞磯廟兩處，緊與巢湖石壘遠峙咫尺一江。若不趕緊攻燬，使沿堤逆壘頻添，不但偷渡接濟，而水師更慮兩面受敵。當經嚴飭吳全美作速圖攻，萬勿使賊南北通氣；幷檄令鄧紹良分撥陸兵，設法渡江協勦。其巢湖後路，即移營扼紮要衝，一面相機兼施外截賊援，內圖掃蕩，專弁督催去後。旋據該提鎮等呈報：十九、二十兩日，風色順利，吳全美督領各船起椗，折戗轟勦賊壘，並由鄧紹良派兵五百名，由弋磯紅單船渡過江北，率同山東勇登岸夾攻，無不踴躍爭先，斬取長髮首級十四顆，耳記三件，奪獲旗械多件，戳倒溺斃賊匪數十人。惟賊將菱塘引作濠溝，我兵追至堤埂挖斷處所，不能深入。其壩內更有一大堤，該逆復連續一壘，槍砲接連打放，故傷亡兵勇二十餘人；而師船大砲，高則擊落田內，低即爲堤埂所隔，該逆終堅守不出。而范羅山營中之賊，見我軍出江分勦，意欲乘虛冲竄，先於十九日併股出撲

小河南營盤，經彪勇排牆開放鎗砲，擊倒多賊。鄧紹良調派川楚官兵，廣台黔楚各勇，前往接應，分投迎戰包抄，殲斬百數十衆，賊卽回竄。又經小河台勇鎗砲遙對截擊，賊衆愈加驚潰，我兵尾追衝殺，撲進賊壘。其寶塔根各壘之賊，已由浮橋前來救應，併夥死命抵拒，鎗砲密如雨點，我兵攻搶數次，未能得手，撤隊回營。而二十日旂羅山外援之賊人，由丁橋一帶來犯，意圖牽制內應。經湖南乾鎮河各營及忠勇迎頭截擊，該逆恃衆擁撲，拒戰頗久。適我大隊分路夾攻，刀砍矛刺，黃旂紛紛倒地，殺斃當先悍賊三十餘人，羣逆大敗奔逃，我軍上前追勦，直抵旂羅山賊壘，該逆伏堮密開槍砲，至日暮撤回。伏思外援之賊，南北分踞，亟應掃除石壘，則外賊不攻自潰。密令各營準備火攻，並飭當塗縣知縣王乃晉及粮台委員，趕辦柴草硝磺，引火諸物，卽於是夜三更之後，先令小河南各營潛往賊營濠外，將火彈火箭射入，吶喊焚襲，該逆驚擾，自相砍殺，鎗砲亂開，我軍伏濠以待，俟賊砲稍停，又將火器拋擲，間以鎗砲排轟，如此數次，該逆伏匿不出。我兵至黎明始回。二十一日巳刻，賊復由旂羅山至武陶村窺伺，鄧紹良卽分隊三路往勦。該逆一見回奔，經都司劉季三、懂先守備陶茂森、守備楊萬春等，率勇追殺，適守備劉加祥、胡得順等，由丁橋抄出賊後，兩面合攻，斬獲長髮首級三十餘顆，該逆敗入巢穴。我兵從槍砲中極力攻撲，逾時未得，遂卽撤回。是夜二更，復派隊至賊壘外濠施放火器，直開槍砲，使賊驚擾，三鼓卽回。料賊必形疲困，乃將所備引火諸物，散給各營兵勇，分四路齊攻，副將蔡應龍、參將陳明志、遊擊李春寅、楊瑞乾、蕭知音等，督催進勦，所有高石壘、寶塔根、小河南三處賊營，我軍直撲濠牆，將火箭等物紛紛打入，該逆一面救滅，一面伏牆死守，鎗砲回環，相持不下；而范羅山賊壘，尤爲險固，梅花樁繞濠密釘，高與人齊，胡德順帶領奮勇，由南面一氣擁過頭道濠溝，卽縱火焚燒樁籬，復於火烟焰中躍過上道濠溝，

直逼牆壘，拋擲噴筒火罐，奈無風不能延燒，卽率兵連開鎗砲，與賊砲爭持。千總楊國正、吳再升帶勇趕來助戰，有楚黔勇雷大貴奮力爬越賊牆，突被賊砲中腹腸出，仍大聲呼衆繼上，旋又被戳，跌落牆根，登時殞命，並傷亡兵勇數名。卽得順憤恨大呼，今日不破賊壘，誓不還營。各兵勇聞聲爭先擁撲，鎗砲愈緊，將守牆賊紛紛擊死。遙見哨樓有黃衣賊首搖旂指揮，胡得順躍近一箭，賊卽應弦射斃，我兵復對哨樓攢轟，倒壓多賊。該逆仍死守拒戰，同知鄭濟美、守備陳超宗帶勇接應衝上，合力併攻，胡得順復繞過壘門，飛身撲上，不料被賊鎗中頭額，登時陣亡，蔡應龍等揮兵將屍身搶回。一面奮力衝撲，無如賊砲愈密，我兵復多傷亡，至二十二日已刻，勢難得手，收令撤回。是日也，丁橋陡門武陶一帶，亦均有賊先後來犯，經堵紮各營兵勇力轟擊退。及大隊撤後，而旂羅山大股賊匪，復來牽掣，直犯西路乾鎮河營，我兵開砲轟勦，賊仍擁撲而來。鄧紹良復飛派道標等處兵，由江邊馳往抄截，乾鎮河亦出衝殺，將賊擊走，奪獲抬鎗旂幟多件，斬獲首級十一顆，追奔數里。石壘之賊，遙見外援復率黨出巢接應，被弋磯各營鎗砲要擊，該逆返奔，各兵勇追至高哨樓下，又斃多賊，始各整隊回營。此又連日水陸攻勦之情形也。臣思范羅山等賊壘，被我軍圍攻緊急，望救應倍殷，現在南北兩岸外援續至，分窺牽掣，至爲所慮。查雍家山鎮蠔磯廟緊對石壘，該逆於壩內續築，鎗砲不能轟擊，若令蔓延堤埂，或築砲台，則與石壘對江互擊，師船扼泊甚難。惟有抽調陸路一軍過江堵紮，與水師聯絡戰守，使賊不能於石壘對江屯紮，方可斷其接濟。卽蕪湖各營，亦可專力圍勦，直絕梁山一帶應援，制賊死命。現經催飭鄧紹良內外妥籌，嚴防衝突。一面激勵兵勇，設法進攻。並抽調得力兵勇一千名，飛渡江北，協同水師堵勦。責成吳全美、李德麟斷賊江面，以期早靖蕪湖。至貴州郎洞營守備胡得順，由行伍出師，數年身歷百仗，打仗最爲勇猛，

曾受重傷二十餘次，屢立仗功，此次隨勦蕪湖，尤爲超衆出力，正思出格保升，今以奮勇攻賊，被砲陣亡，實屬忠勇絕倫，深堪憫惜。可否請旨飭部照遊擊陣亡例從優議卹之處，出自皇上逾格鴻施。所有連日水陸圍攻、及現籌截勦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奏報，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均悉。着嚴飭鄧紹良、吳全美等兩岸迅圖掃蕩，勿令該逆南北聲氣相通，致師船進退兩難。胡德順着照遊擊例議卹。該部知道。）

## 副都統德崇額已抵金陵並令許乃釗赴鎮江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前月奏請飭派大員赴營統帶馬隊，奉旨已諭知托明阿，即飭副都統德崇額剋日渡江赴該大臣軍營調遣等因。欽此。茲該副都統德崇額，業於本月十九日由六合縣渡江，馳抵金陵軍營。接見之下，該副都統隨征有年，營務熟練，人亦甚明白勇敢，當將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一千名，派歸都統帶，即日入營接管。其總兵德安，即仍調回大營，辦理營務翼長事件，及隨時調遣帶兵，以資攻勦。又臣前因浙省告警，奏令革任江蘇巡撫許乃釗赴浙，商辦防堵事宜。茲准浙江撫臣何桂清咨稱：該革撫在浙半載，徧歷水陸各要隘，相地設法，籌辦極爲周密，深資相助，現已事竣，奏明仍回金陵軍營，抄摺咨會到臣。今許乃釗已於月之十九日回抵金陵，旋接撫臣吉爾杭阿函商：鎮城攻勦吃緊，一切克復機宜，需人贊畫，囑令許乃釗前往鎮江，共圖勦辦。伏思江鎮同辦一事，臣與撫臣合衷共濟，凡事籌商，許乃釗從征三載，熟悉軍情，兩地均爲倚重，當飭令前赴鎮江，以後來往兩處軍營，實於彼此有裨，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硃批：覽。）

## 籌撥餉銀解赴廬州趕資接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昨准托明阿來咨：九月初七日奉上諭：『和春福濟奏，請調山東兵一千名，並請山東山西按月解餉各等語。前據崇恩奏：山東現無可撥之兵，即京餉等項，亦以無款可籌，奏明十月間再行補解。山西應解京餉楚餉甘餉爲數甚鉅，亦不能按月籌解，已諭知怡良設法籌銀數萬兩，先行解赴廬州』等因。欽此欽遵，恭錄咨會前來。跪誦之下，仰見聖慮焦勞，軫念軍營缺乏，展轉籌撥兵餉，臣不勝寢饋難安。伏思廬州攻勦正緊，探聞該處兵勇口糧，欠缺較久，待餉倍殷。查金陵各營軍餉，自上年奏明三省按月協濟銀二十萬兩，嗣因江西廣東兩省無餉報解，惟賴浙江按月解銀六萬、及上海江蘇兩（處？）按月籌撥銀四五萬兩不等，每月共止十五六萬兩，勻攤敷衍。各兵口糧，有欠發兩月或三月者，均屬勉強支持。茲廬軍尤覺待哺嗷嗷，南北兩岸，共辦一事，亟當通籌以顧全局；與總司粮台臣彭玉雯再四籌商，奈粮台亦無絲毫存款，無可籌撥。惟查有現辦抽厘項下，自春至今，除支發水師兵勇新加口粮、及添募兩粵山東水勇、並提作打仗犒賞等用外，約有餘款，即飭儘數提撥。據管厘委員查呈存有洋銀三萬四千元，紋銀一萬九千餘兩，折色勻湊，共成五萬之數。惟尚有水勇口粮兩月未發，可以移緩就急，儘數撥解廬州，趕資接濟。當於九月十九日飛函知會和春福濟，迅急專弁前往迎提，仍一面飭令粮台將厘銀撥出五萬兩，彈兌裝鞘，遴委文武幹員，即於二十六日領解起程。並派兵勇護送，由石埠橋渡江運赴廬州大營，俾得及時支放，早濟兵勇而作士氣，以期稍慰聖懷。爲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卹陣亡馬兵翁欽等二名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查鎮營廣東惠來營記委馬兵翁欽、潮陽營六品軍功兵丁洪朝和、隨征有年，打仗至爲勇敢，上年勦滅高賚全股竄匪，尤爲出力。據該管官將翁欽請保外委、洪朝和請保藍翎、閱單具稟，經臣核准。正在彙案奏咨尚未發遞之際，適本年二月初十日，該二兵復赴高賚打仗，首先衝入賊營，身受鎗傷，登時陣亡，實堪憫惜。當由余萬清據情呈報，懇照前保請卹到臣。伏查該故兵立功在前，卽已請保有案。若仍照兵丁陣亡例議卹，似不足昭激勸。合無仰懇天恩，准將翁欽照外委例，洪朝和照藍翎例，勅部議卹，以慰忠魂，實於軍營觀感有裨。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着照所議請卹。）

## 附福濟和春會請將浙款解皖皖餉轉解金陵片（咸豐五年十月十六日）

再前奉上諭：『金陵軍餉專賴浙江接濟，斷難分撥，前已諭令怡良酌籌銀數萬兩，以濟皖餉。茲復諭知該督，於此數月內，每月籌銀二三萬兩；並諭楊以增在鹽課經費、及協貼淮南鹽課項下，亦於此數月內，每月籌銀二、三萬兩解赴廬州。』等因。仰見皇上軫念飢軍力圖拯救之至意。乃臣等疊次咨催籌撥，尙無覆音，初次且然，此後豈能爲繼？兵勇飢寒交迫，坐待餉需。現已克復廬州，亟圖進勦他處，而纍纍債負，百不一償，又何顏以對百姓？況移營之後，廬桐無巢等處，陸則山村錯雜，水則港汊紛歧，凡堵勦進止機宜，間不容髮。若待餉而動，恐悞軍情。皖省滿目瘡痍，無從羅掘，倘外省協濟之銀，俱成畫餅，使驍勇善戰之士，半委溝渠，將何從而

滅賊？而喘息甫定之餘，重罹鋒鏑，又將何術以安民？查金陵餉銀，雖賴浙江接濟，而該省關稅厘捐，與夫地丁正雜實（難？）以足敷。故向榮深念皖餉久虛，能以抽厘動用餘銀，分撥五萬，是以軍糈不乏，已可概見。即浙省暫停撥解，必無枵腹之虞。就使稍有未敷，視皖營之積欠八九月者，亦當有間。國家軍務，何有異同？豈皖省可以久逋，而金陵獨不可略欠數月？不揣冒昧，仍懇天恩，准令浙江月撥金陵之款，移解皖營。其怡良應撥皖餉，即令就近解赴金陵，一轉移間，實屬兩便。而皖省月有准餉，足定軍心，于攻勦亦可得力矣。謹合詞附片瀝陳，伏乞聖鑒，俯允施行，不勝惶悚迫切之至。謹奏。

咸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諭：和春福濟奏廬州軍餉匱乏，請將浙江每月解金陵之餉，改解廬州。其金陵餉銀，改由怡良籌解等語。金陵廬州兩處，需餉緊急情形，正復相似，若必令浙餉改解廬州，而金陵餉銀，改由怡良支撥，事設更張，轉恐貽誤。現已諭令怡良每月籌銀數萬兩，解皖接濟。所請改撥浙餉，着毋庸議。自八月以來，疊據陝西、山東、浙江、江蘇各省，及向榮奏報，均有解廬餉銀，福濟等總當急圖進勦，迅奏膚功，毋再遲延，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十月二十四日到）

## 與吉爾杭阿會奏誘勦鎮江金山逆匪並移營高資堵截金陵賊援摺

（咸豐五年十月十六日在鎮江小九華山軍營發）

奏爲水陸誘勦鎮江金山逆匪，并移營高資，堵截金陵賊援，恭摺由驛奏祈聖鑒事：竊鎮江逆匪，於八月三十日，被我轟塌城牆，墊毀金鷄嶺賊壘之後，即負固不出。爾時禾稼遍野，將次成熟，誠恐該逆心生覬覦，突

出搶掠，當即嚴諭鄉民，趕緊收割。一面由奴才吉爾杭阿在西路各營內，每日二營派四成隊伍，在西南一帶。再由余萬清在東路各營內，每日二營派四成隊伍，在東路一帶，轉流巡護。節次拿獲潛往金陵請救之奸細，搜得逆書內稱：『鎮江官兵攔阻要路，出入不便，接仗不暇；瓜洲官兵又在上橋起至三汊河，築造土埂，至所存糧草，前已稟明，務必早日救援』等語。九月十三日，探有竄往瓜洲之信。奴才恐其聲東擊西，搶掠糧食，當飭東南二路，各嚴警備，仍於十四日五更，派令副將慶文、參將周兆熊、魯占鰲、遊擊李若珠、知府劉存厚等，統領大隊，自西路分道截勦。該逆甫經出城，見官兵勢大，仍復竄回；我兵直抵寶蓋山下及西門外一帶地方，連環轟擊，傷斃賊匪極多，午後始行收隊。奴才等竊思該逆雖未突圍北渡，而金山兀峙中流，爲其所踞，南北之往來，總難斷絕。即密派千總李玉林、吳天爵預備火船，帶領水勇，於二十三日子刻，從上游高資港放船出口，潛襲金山。適遇賊匪哨船，我船開槍擊沉數隻，餘皆逃回金山，吹號集衆，開砲拒敵。我之火船順流縱火而下，因風忽頂阻，未能將賊船延燒淨盡。先是約會在江北土橋管帶紅單船之金門鎮總兵陳國泰同時進攻，陳國泰如約駛近金山，開砲轟擊，賊營亦開砲抵拒，傷斃兵丁數名。遊擊陳世章奮勇前進，擊沉賊船數隻，其餘賊船立即星散，亦因風色不順收回。奴才吉爾杭阿親督各路兵勇，至烟墩山一帶瞭望接應。余萬清派出隊伍，在摩旂山一帶爲後路聲援，並堵城中逆匪出救之路。迨聞江中槍砲聲起，慶文、周兆熊、劉存厚分路由金鷄嶺烟墩山進攻寶蓋山，時已天色黎明，該逆憑高施放槍砲拒敵，我兵奮勇轟擊，望見賊壘中旂幟倒亂，人聲鼎沸，而槍砲仍密如雨下。我兵乘其慌亂，屢次上冲，無如路陡山高，溝深濠闊，勢難深入。其城中賊匪，亦環牆而守，不敢出仗。奴才吉爾杭阿因相持已越兩時，不能得手，恐致徒傷兵卒。該逆善用追襲退兵之計，當令

各營徐徐撤隊。仍飭劉存厚挑留精銳，埋伏山坳要路。賊見我兵撤回，即蜂擁來追，劉存厚伏兵突起，賊出不意，經我兵截殺無算，餘俱竄回。二十七日卯刻，奴才吉爾杭阿於照舊派撥隊伍巡護收穫之外，傳令各營將弁預備，隨即會同虎嵩林督飭慶文、魯占鰲、李若珠、劉存厚、張翊國各帶小隊，前赴南門外虎頭山查看地勢，瞭望城中情形，以誘之。該逆鼠伏不出，我兵復由虎頭山而至摩旂鴻鵠等山，循運河西岸，由南而北。將近寶蓋山，見有飛雉，即令兵勇開砲打圍。該逆見我人數不多，形同遊戲，即突出數百人前來衝犯，當經在烟墩山南紮營之周兆熊、王夢熊、遵令預備前來接應，與慶文等合力夾擊，將此股逆匪殲勦殆盡。二十八日，復往誘敵，該逆未敢出巢，旋接探報：金陵逆匪挑備馬步數千，分三路由陸來鎮，又有砲船多隻，停泊觀音門，候風南下，救援鎮逆甚確切，奴才向榮即抽撥兵丁，移駐附近龍潭之東陽鎮地方。奴才吉爾杭阿亦派虎嵩林、慶文帶兵勇二千一百名，在於高資鎮紮營五座，以扼其衝。現在各處田稻均已收穫完竣，據城中逃出難民供稱：『該逆因南岸無粮可掠，瓜洲圍勦甚急，金陵又信息不通，欲赴江北土橋及儀徵新城一帶擄人掠粮』等語。當即密函知會托明阿等，嚴行戒備。據覆先有所聞，業經預防。奴才等惟有激勵將士，設法進攻，出奇克復，以冀仰慰聖懷。所有水陸勦辦情形，謹合詞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按方略載奏入報聞）

## 附吉爾杭阿怡良會奏請卹革職巡撫鄒鳴鶴摺（咸豐五年十月十七日在鎮江小九華山發）

奏爲已奉賜卹之革職巡撫，應否欽遵續奉諭旨，開復原官，從優核給，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已革廣東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奉旨協同辦理江甯省防堵事宜，因省城失陷，與賊巷戰，遂被支解。先經臣等查明具

奏，於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欽奉上諭：已革廣西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協同防守金陵，於儀鳳門失陷後，馳往救援，被賊戕害，實堪憫惻。鄒鳴鶴着加恩追賞道銜，即照道員陣亡例議卹，以表忠悃等因。欽此。續經臣等查出署江甯布政司涂文鈞、在籍副將湯貽汾等同時殉難，於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金陵失陷，在城文武紳民，同心禦賊，城破捐軀，經該省督撫陸續奏到，業經分別加恩，優予賜卹。茲據怡良吉爾杭阿查明江甯殉難文武官紳，開單請卹。覽奏實堪憫惻，均着交部從優議卹。內有因案降革者，即着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因。欽此。當經先後恭錄，轉行欽遵。茲據江蘇藩臬二司詳稱：據常州府無錫縣轉據前吏部左侍郎臣侯相等，以鄒鳴鶴與湯貽汾等，係屬同時同地被難，應否欽遵續奉諭旨，將已革廣西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一體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鄒鳴鶴協同防守金陵，於失陷時殺賊陣亡，業經蒙恩優予卹典，何敢復生希冀。惟續奉諭旨，因案降革者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因欽此。鄒鳴鶴應否欽遵續奉諭旨辦理？臣等未敢擅擬。理合據情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該部查議具奏。）

## 附吏部奏（咸豐六年正月初五日部咨兩江總督怡良于五年十月二十日吏部奏）

奏爲遵旨查議具奏事：內閣抄出兩江總督怡良等奏：爲已奉賜卹之革職巡撫，應否欽遵續奉諭旨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竊照已革廣西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辦理江甯省城防堵，因省城失陷，與賊巷戰，遂被支解，先經臣等查明具奏。欽奉上諭：已革廣西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着加恩追賞道銜，即照道員陣亡例議卹，以表忠悃等因。欽此。續經臣等查出署江甯布政使涂文鈞、在籍副將湯貽汾同時殉難，奉上諭：怡良吉爾杭

阿查明殉難文武官紳，開單請卹，覽奏實堪憫惻，均着交部從優議卹。內有因案降革者，卽着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因。欽此。當經先後恭錄欽遵。茲據江蘇藩臬兩司詳據常州府無錫縣轉據前吏部左侍郎臣侯相等，以鄒鳴鶴與湯貽汾等同地被害，應否欽遵續奉諭旨，將已革廣西巡撫六品頂戴鄒鳴鶴一體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因。于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開奉硃批，該部查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查臣部辦理議卹人員，均係隨時欽遵諭旨，分別核辦。先經兩江總督怡良等，查明已革廣西巡撫鄒鳴鶴，協同防守金陵，被賊戕害等情具奏，于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鄒鳴鶴着加恩賞加道銜，卽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議卹，以表忠悃等因。欽此。當經臣部遵旨將鄒鳴鶴照道員陣亡例議卹，奏旨依議。欽此。又據兩江總督怡良等續行查出江甯殉難文武官紳開單請卹，于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着交部從優議卹，內有因案降革者，卽着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因。欽此。嗣經臣部將金陵續行查出各員，遵旨依議從優議卹，並將開單已革江都縣知縣陳第誦一員，開復原官，從優核議。至湯貽汾係前任浙江樂清協副將，降補參將，休致在籍，亦經兵部照副將開復例議給卹賞世職，據兵部知照臣部各在案。今兩江總督怡良等奏稱：鄒鳴鶴與湯貽汾等係屬同地被害，應否欽遵續奉諭旨，將已革廣西巡撫鄒鳴鶴，一體開復原官，從優核給等情具奏，欽奉硃批，交臣部查議具奏。臣等查鄒鳴鶴革職回籍後，係奉特旨前往江甯省城籌辦防堵，因城失陷巷戰，被賊支解遇害甚慘，與湯貽汾等情節實屬相同。惟業經先奉諭旨照道員例給與議卹，茲該督等復請應否照續行查出之同地被害各員一體開復原官，從優核給。該故員係已革巡撫大員，相應奏明請旨，可否遵照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之旨，將鄒鳴鶴開復巡撫原官，從優核給之處，恭候欽定。謹將臣等議奏緣由，繕摺具奏，

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該督等所請不准行。）

## 馳堵金陵賊匪並攻打蕪湖摺（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在江甯大營發）

奏爲金陵逆匪大股出巢冲撲，經我軍擊勦獲勝，并迭籌堵勦窺竄緣由，及蕪湖水陸圍攻情形，恭摺彙奏，仰祈聖鑒事：竊照金陵逆匪負固深藏，百計誘攻，堅不出仗。自聞我軍克復蕪湖之後，該逆防守愈嚴，城上大砲晝夜不時開放，並有排鎗之聲時達城外。探係該逆習練馬隊，意圖乘隙窺突。叠經臣添派兵勇，至秣陵關勦堵，並調總兵明安泰統領屯紮，以固要衝。九月二十八、九等日，連據城內密探報稱：該逆亟欲援應鎮江，已挑選騎馬賊二千名，率同大股賊衆，分作三路，一出觀音門直走沿江；一開通金川門由螞蟻窩一路斜竄句容丹陽，以圖內犯；並於太平門外填平溝塹，以馬隊出撲，拒阻我兵追擊之路。臣思鎮江賊勢日蹙，其竄擾本在意中。今該逆分三路出巢，是欲牽綴我軍首尾不能兩顧，亟應堵勦籌畫，嚴爲防範。當經飛函撫臣吉爾杭阿趕調精兵數千，由高資至龍潭迎勦。臣一面抽撥得力兵勇，密往北路更番遊巡，扼要屯紮。一面密令各營挑備馬步隊伍，相機截勦。十月初一日黎明，該逆果於朝陽門龍脖子各出賊匪數千，窺我前敵川東（湖南）營盤，分投來撲。經副將西林、參將張騰蛟、都司蔣錫光各分兵迎勦，并開大砲向賊轟擊，立斃逆衆二三十名。該逆合併撲近明陵左側，適張騰蛟伏兵齊起，鎗砲連環，擊斃甚多，賊勢稍却。遙見後有騎馬賊千餘，已由太平門沿城直出接應；又有大股分作兩翼，由鍾山脚下馳突抄來。副都統德崇額，督領吉林黑龍江馬隊，同副將王浚，自靈谷寺山前分隊迎敵。其時署江甯將軍福興已抄至湖南營前督仗，卽令遊擊李定太率同

親軍奮勇從旁衝過要擊；並令川東貴州官兵、與兩廣各勇、分抄夾擊，吶喊向前，鎗箭齊施，刀矛並舉，該逆驚悸返奔，自相踐踏，擊殺馬步賊黨無算。又生擒黃風帽賊首僞檢點胡高發、石達平二名，及從賊韋亞毛等十五名，奪獲賊馬二十餘匹，該逆大敗潰奔，追殺至明陵前面，城上大砲連開，兵勇受傷數名，該逆均向龍脖子逃去。因其地多溝坎，我兵馬隊不能馳突，只得收隊回營。計割繳首級三十五顆，奪獲黃旂刀矛多件，將生擒賊目等訊供正法。所有金川門觀音門兩處，亦經臣派隊馳堵，逆衆卽(望)見，均卽遁回城中。查該逆久不出巢，今忽以騎馬賊衆大股來犯，經我軍力加懲挫，足徵兇鋒。伏思逆衆雖習馬隊，而不諳馳騁，亦不善施用鎗箭火器，一見我軍擺頭迎擊，卽倉皇失措，多有翻跌馬下者，其技量尙不足慮。惟逆情險詐萬端，久思內竄，鎮賊既屢來乞援，難保不復出窺伺。查金川門與觀音門距營較遠，誠慮逆蹤一出派隊已成尾追，乃復調潮黃兵五百名，移紮東陽鎮要隘，並加派游兵聯絡聲勢，密固內竄衝途。並准吉爾杭阿函復：已分調兵勇二千餘名，交總兵虎嵩林帶赴高資屯紮。又放探至龍潭一帶，與潮黃兵會哨設防。並親至東陽履勘，嚴爲布置堵勦。鎮營復拿獲奸細，供稱：陸路賊信不通，欲由水路至金陵請援。已飛飭下游師船，一體嚴加堵截，斷賊接應，以漸設法圍攻，克復江鎮兩城，上紓宸廑。其蕪湖各壘餘賊，自前月二十一、二等日，經鄧紹良火攻之後，復乘勢晝夜攻擾，該逆皆堅守負嵎，未能得手。惟節次截勦旂羅山一帶援賊，屢有斬擒。祇因內外圍勦兼籌，兵力不敷分布，現於蕪湖西南二街口趕築砲台三座，移營屯扼；並將二三千斤大砲運往轟打，該處緊對寶塔根之前，兼可旁擊大石壘及小河南之賊。幸自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日，陰雨六晝夜，小河泛漲，我兵乘勢將該逆浮橋擊斷，賊壘兩面不通，可期漸次掃蕩。惟江北雍家鎮柳林各賊壘，環水爲營，經我師船連轟未破，而鄧紹良

陸軍亦未能分撥過江。適吳全美換帮泊堵上游，探有安慶賊分水陸來應蕪湖，經紅單船赴泥汊河迎勦，燔沉賊船十餘隻，並奪獲大木簰一架，大粮船一隻，稻穀二百餘石，鎗砲等二十餘件，生擒賊匪陳榮實、賴桂英、朱彩和等三名，餘匪已向上游遠逃，我船仍向魯港與副將李德麟各船上下扼泊，會同轟打北岸賊壘，並撥勇登岸夾擊。無如逆壘紮在壩內，卽以堤埂爲其外郭，船上砲力竟不能及。經吳全美派令把總張占魁帶水勇划船，及守備盧起陞紅船十隻，分泊蝦磯廟一帶，節次扼勦，斃賊甚多，尚無偸渡接濟。臣復檄令吳全美妥速籌辦，設法攔江，將各船分扼弋磯裕溪蝦磯廟三處。並撥調拖罾船六隻，併歸調遣，以資兼顧南北兩岸。仍令李德麟管領十隻，專堵魯港上游。幷催飭鄧紹良水陸會籌，趕緊圍攻石壘，以期先靖皖南賊氛。現在廬州業已克復，開和春大軍卽日進攻巢縣，若能乘勝追勦東來，與裕溪師船相接，則兩岸軍聲遙應，不特北岸滋擾易圖，更可上下相機會勦，大局便有把握矣。所有金陵勦賊獲勝、幷籌堵截竄竄緣由，及蕪湖水陸攻打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籌堵金陵竄賊獲勝並蕪湖斷賊接濟情形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在金陵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籌堵金陵賊出窺竄，攻勦獲勝，及蕪湖斷賊接濟情形，恭摺彙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金陵逆股出撲擊勦獲勝，並蕪湖水陸圍攻各情，於十月十九日具摺馳奏在案。伏查該逆自初一日出巢被挫之後，卽仍伏匿負嵎，兩旬以來，惟聞城內大砲排鎗之聲不絕，探知該逆仍在操練馬隊，聚集黨羽甚衆。臣料其窺竄之心未死，必須誘令出巢，大加懲創，然後可以杜其窺竄，庶無他虞。一面密派兵勇遊巡更番北路，一面挑派

奮勇隊伍赴太平朝陽洪武各門逐日誘攻，使賊牽綴不敢內犯。二十二日辰刻，我兵至龍脖子哨探誘敵，該逆遙見人少，隨於太平門外出黨千餘，我兵直前迎戰，擊殺數賊。旋有大股騎馬賊衆，由太平潮陽兩城根分股抄出，各兵勇且戰且退，誘賊撲過明陵。將近潮陽營前面山溝，伏兵吶喊齊起，遊擊李定太統領各省親軍，由明陵橋南兜去。都司蔣錫光以鎮篁兵從山溝右手衝突。參將張騰蛟指揮潮兵將營中槍砲排轟，沿溝齊出迎勦，擊殺馬步賊匪多名。該逆擁衆抵敵鏖戰，把總謝萬年短兵相持，被賊矛傷三處，仍奮勇斬賊三名。又經千總蔡致貴衝入賊隊，連殺騎馬兩賊，有黃衣鴛賊數人持矛迎拒，將蔡致貴左乳戳入二寸，噴血滿身，該千總奮勇回矛直刺，立斃賊目一名，適李定太縱馬橫擊，督兵殺上，連砍數十餘人，立奪賊馬十餘匹，逆衆稍却。經總兵德安揮令守備鄧連科帶兵由明陵西牆角兜勦，潮黃兵由東牆角一齊抄出要擊，臣復派令署將軍福興統領廣西台勇馳至，督同副都統德崇額及護理副都統順庭各率馬步官兵，分投策應。槍砲迎轟擊斃賊人無算，賊股大敗返奔，我兵追近龍脖子，城上大砲打來，賊亦回身用排槍迎拒，李定太被砲子打穿左腿，兵勇受傷三十餘名，勢難進攻，始行下令收隊。統計是日之戰，殺賊約計三百餘人，割繳首級耳辮二十二件，生擒僞檢點元勳張廣明一名，湖南道州人，及長髮老賊楊亞倡、莫四、黎老士、曾廣連、潘正三名，訊明正法，奪獲賊馬三十六匹，槍刀衣帽火器五十餘件，我兵陣亡一名。此二十二日誘攻獲勝之情形也。臣思該逆連用馬隊出撲，皆被痛懲，惟其創敗愈深，其思竄亦愈急。連日復探有賊衆至三汊河江甯鎮嘯聚，聲言欲犯秣陵關，該處爲內犯要衝，逆賊竄伺最久，但恐其狡詐百出，見我兵攻截連番嚴堵北路，故爲聲西竄東之計，以圖接應鎮江。惟有加意防堵，首尾兼顧，一面密飭總兵明安泰嚴守秣陵，並將守備長桂所帶潮黃兵五

百名，由東陽調回，協同防勦。一面添派得力兵勇，赴北路晝夜巡防，興高資遙作聲援，密加堵遏。臣仍督飭各營將士，相機攻守，使該逆不能衝竄，以期迅殄妖氛。至蕪湖水陸圍勦，各賊壘仍負固相持，節次我營大砲環轟，斃賊不少，擊壞哨樓垛口，賊皆拚命搶拒，以木石隨倒隨修，未能得手。所有旂羅山外援各賊，或後窺神山，前伺陡門，中出丁橋一帶，逐日前來抵突，意圖分擊我兵，通彼援救。而范羅山內壘之賊，亦不時乘虛出撲，並以大砲遠擊我營。鄧紹良親督兵勇，防勦兼施，分截合抄，先後殺賊頗多，生擒長髮賊韋三友等七名，並拿送信之劉景美等四名，訊供江北賊黨，亟欲偷渡過江送物，接應石壘，並有各路潰敗賊匪數千到來等語，訊明均卽梟示。趕卽函會水師，加意堵截江面。先是吳全美各船分扼裕溪蜞磯廟一帶，乘十五日東風順利，起椗折戧進攻，瞥見柳林賊巢前設砲台，後有新築小壘茅屋，料係該逆屯儲米粮火藥之所，吳全美指揮把總郭定猷等船，駛逼柳林，用砲極力轟打。一面施放火箭，射落茅屋，燃燒火藥轟發，風猛火烈，烟焰噴騰數次，將小壘霎時焚燬，燔斃賊人無數。該逆死拒砲台，並伏堤排開槍砲，攻戰頗久，我船槓具大砲，多有傷損，只得收隊扼泊。連日設法攻勦，夜則上下哨巡，將各船三板及快蟹划船分派備弁兵勇，更番巡攔江面，斷賊接濟。於月黑夜深之際，截擊偷渡賊船，焚溺多隻。並連次奪獲小划七隻，起獲火藥二百餘斤，及鎗刀旂幟棉衣食物，斬取賊首耳記五件，生擒僞總制廖述祖一名，長髮賊趙德勝等十二名，又拿獲大竹牌一架，奸細王年山一名，俱供從逆打仗，欲來接濟石壘等語，均卽就地正法。又副將李德麟管帶紅單十隻，堵截上游，於繁昌舊縣江面，見有賊船，經我船迎擊，沉十餘隻，奪獲二隻，賊俱撲水淹斃，起獲米粮旂鎗火藥等件，先後稟報前來。並據鄧紹良呈稱：外賊疊受懲挫，內圍益嚴，自用砲轟打以來，賊甚畏懼，逃出多人，並有曾受僞職者，亦來投誠，僉

供大砲斃賊極多，其賊首僞丞相陳姓、僞檢點曾姓、均已轟死，惟有一賴姓頭目，以蕪湖爲南北咽喉，率同楚粵老賊，拚死抗守。昨又探有逆黨二千餘名，由東西梁山前來，欲至百家店抄襲我後，經兵勇隨卽擊退各等語。伏思蕪賊南北增聚，未免牽掣我軍，今水陸圍勦尙嚴，賊已無從接濟，內壘既形窮蹙，亟可乘勢蕩平。惟南岸兵力不敷，未能分撥過江，臣特咨商和春趕派一軍，馳至江北會勦。並飛催鄧紹良迅圖進攻，晝夜極力轟打，一面堵截外援之賊，以張撻伐而防內犯。仍責成吳全美扼勦江面，另將綜纜數百丈，連繫大小戰船，攔堵中流，使賊人不能偸渡接濟，卽以密遏竄逃，爲掃穴擒渠之舉；而又以仰副皇上宵旰憂勞於萬一。所有籌堵金陵竄賊獲勝，並蕪湖斷賊接濟情形，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彙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卹病故黃巖縣知縣劉江片（前奏附片）

再前任浙江黃巖縣知縣劉江，于本年五月奉委管帶台勇，由浙來江，約束有方，沿途各勇安靜無擾，得以尅日抵營。到營後，查看該員，老成諳練，辦事結實，當經改委審案及驗傷差事；數月以來，審訊賊供，無枉無縱。並隨營驗列受傷兵勇，倍著辛勤。嗣該員忽患痰嗽吐血之症，猶復勉強當差，不料醫藥罔效，延至九月二十九日因病身故。當由營翼長呈報，並據情懇請前來。臣查該故員奉委帶勇來江，曾經浙省奏明留營差遣，今在軍營病故，自宜照例請卹，可否請旨飭部，准將現任浙江黃巖縣知縣劉江，照軍營病故例議卹之處，出自天恩。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劉江着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 三次續捐兵米比照原案開單請獎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在金陵紫金山發）

奏爲三次續捐兵米，收有成數，比照原案請獎，開具清單，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八月內，將江甯勸捐兵米折銀，酌核獎敘，開單專摺具奏。欽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嗣准戶部抄摺咨覆：江甯勸捐兵米，該官紳士民，踴躍輸將，收米二萬八千七百八十石，核其所請議敘，與部例案相符，除監生職銜，准將前頒部監上照先行填給造册，咨送備案。此外各捐生准歸籌餉事例註册，分別選用；並行知吏兵等部，繕具執照，迅發軍營轉給，用廣招徠等因覆奏。奉旨依議。欽此。恭錄知照前來。轉行糧台遵照辦理。旋於十二月內，續將二次收捐兵米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名，捐生五十四員名，援案具奏請獎，當奉部文覆准在案。茲又據捐局委員詳稱：接續廣爲招徠，自上年十二月至本年九月止，又復勸諭捐生高壽祺等一百六十一員名，共報効兵米五萬八千一百石，由局驗收，每石仍照章連運作銀二兩四錢，合銀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兩正，分別填給實收，造具清册，經總司粮台臣彭玉雯、熊莪援案具詳請獎到臣。伏查此次續捐米石，核其請官職議敘，均與前案相符，合之銀數，皆應有盈無絀，自應比照奏請賞敘，繕列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恩施，仍准將此次報捐官照，併歸籌餉事例，一併註册選補、並勅下吏兵二部，迅將官照填發軍營，俾得倒換實收，用資獎勵。其有報捐職銜監生，仍將前存部監各照，先行填給，一面造具各捐生年貌履歷，分咨部監辦理。所有三次續捐兵米開單請獎緣由，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總司粮台臣彭玉雯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再自上年勸捐以來，先後三次，共收米十一萬一千二百石，合銀二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兩，情形頗爲踴躍，且隨收隨

放，按月支應大營各項兵勇口粮，迄今一載有餘，均無貽誤，收捐實有成效，合併陳明。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

## 請撥廬州官軍會勦蕪湖北岸摺（咸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江寧紫金山發）

奏爲蕪湖北岸賊情緊要，南岸兵丁未能兼顧，請旨飭撥廬州得勝官軍，馳往會勦，統籌緣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蕪湖居江皖之中，實爲南北關鍵。自我軍克復縣城以後，餘逆負固江濱，援賊創敗，復來南北兩岸嘯聚，其所以併力援救牽綴者，實要與我爭此要衝。所有我軍水陸圍勦，並迭次斷賊接濟情形，均經隨時具摺奏報在案。茲據總兵吳全美稟稱：我船分泊扼勦，屢截賊船，自月前添設棕纜攔江，晝夜嚴防偷渡接濟。探聞江北之賊，日來日衆。紅單各船，因無風不能起椗，惟日令划船快蟹往來堵擊，沿江遇有賊出堤邊，即派水勇登岸抄截。該逆乃先將堤埂挖斷，阻我進攻，復乘夜以堤爲濠，就廟地突截賊壘。時值風信全無，吳全美督同勇船攻擊，並將各紅船用纜牽橫排對，極力轟打。無如賊踞高岸，船砲仰擊不能盡準，雖經轟斃多賊，並打倒堤面黃旂，該逆皆死命伏壘還轟，沿途槍砲不絕，攻勦數時之久，我船大砲桅槓多被賊砲損傷，只得收隊趕緊修整；仍一面扼泊勦防。連日復有賊划在柳林江邊游弋，我船一動，賊即蕩回，石壘亦造有小划數隻，在南岸出沒接引，意圖乘間接濟。本月初一日午刻，南北賊划膽敢飛駛對渡，經水勇分投冲勦，擊沉賊划二隻，餘即各自退回。我船奮力跟追，致被賊砲擊壞一隻，陣亡水勇王長桂一名。酉刻復有賊划一隻，由北岸駛出，經儘先守備把總郭定猷登時奪獲，生擒賊匪一名，餘俱撲江淹斃。初二日申刻，北岸又有賊划一隻，欲

行偷渡過江，郭定猷飛駕划船攔勦。適藍翎六品軍功林新和快蟹由弋磯駛上，要截攔近賊划，該逆將火罐火包拋擲拒敵，郭定猷已由前面駛進，立將賊划撐沉，生擒僞師帥一名，賊匪二名，殺獲賊首級二顆，並斬傷溺江三名，搜獲僞承宣木印，僞師帥木印各一顆，僞文三件。訊問生擒賊供：其僞承宣邱廣升一名被斬落水。僉稱楊逆令北岸趕緊接應，送信蕪賊死守要衝各等供，當卽正法，將僞印僞文錄供呈送前來。並稱現在江涸岸寬，前月二十六日，賊於南岸沙灘撬穴安砲轟出，與弋磯分泊紅船對轟，斃賊數人，我船亦被賊砲打穿一隻，彈中火藥，延燒後艙一空，陣亡六品藍翎儘先把總馬兵謝榮鑣一名，受傷兵勇九名。現在兩岸賊巢對江開砲，我船扼泊中流，不免兩面受敵。惟有加意截勦，嚴防接濟渡江。但北岸尙無陸軍，賊勢吃重，有非水師獨力〔所〕能支，懇調兵會勦各等語。臣思該逆蟻聚蜂屯南北，已成犄角之勢，紅單雖船堅砲利，但宜於江而不宜於陸，且非風順不行；又以兩岸賊砲抵敵，該船攔繫棕纜，亦只得夜放明收，必須設法妥籌，方足以資堵勦。查蕪湖江口有關門洲一區，水落現露，可以相機圍扎木簰，將戰船圍護扼泊，設立木城，築以土石，安砲對攻石壘。遇有偷渡賊划，放船駛出截攔，於斷賊接濟，更爲周妥。臣已密飭鄧紹良吳全美等迅速辦理，俾得力扼江流。惟北岸賊勢鴟張，亟須陸軍會勦。鄧紹良南岸一軍，節次攻打范羅山寶塔根及神山陶陽鋪之賊，連日斬擒不少。而所統兵勇不過萬人，紮營二十餘座，坐圍逆壘，外勦賊援。該逆又時有內犯之謠，前後冲竄牽擊，晝夜苦戰，亟切無兵可分。而金陵兵亦太單，堵勦兼施，不能再行調撥。此時北岸賊氛滋蔓，徒切焦愁。臣昨聞廬州克復，和春有移師巢縣之說，亟盼其追勦東下，卽可絡繹聲援。乃日久未聞消息，復飛咨商調一軍，趕赴雍家鎮夾勦，迄今亦未據咨復，竟不識能否分兵前來？伏查蕪湖屏蔽蘇杭，上連皖楚，而北岸裕溪口一帶，

8 術

又爲上游水陸總匯，仍可直達金陵，屢獲賊匪供詞，僉稱逆匪有廬州可失蕪湖必不可失之語。現在所獲僞文，楊逆亦以蕪湖爲咽喉要地，屬賊黨悉力救援，是賊之以全力來爭者，我固不可不以全力攻勦。如使蕪湖兩岸掃蕩，不特北路竄突無虞，而吳楚賊勢中斷，勦辦皆有把握矣。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勅下和春，由廬分調得力官兵，馳往江北裕溪口扼紮會勦，與水師聯絡聲勢，南北合圍，外賊一清，則內壘不攻自破。一經得手，即由臣分撥水師戰船，隨同北軍沿江掃上，自安慶直至九江湖北，以清上游。再將師船一半與蕪湖各軍由梁山太平攻下，圍搗金陵老巢。庶使江皖之間，克一城即肅清一處，賊既無從裹脅，官兵亦無四顧牽掣之虞；如此節節圍攻，不難次第克復。臣爲統籌全局起見，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訓示祇遵。所有蕪湖北岸吃重，陸軍未能兼顧，請旨勅撥廬州官軍會勦緣由，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向榮奏蕪湖北岸吃重，陸軍未能兼顧，請飭撥廬州官軍會勦一摺。蕪湖爲南北咽喉，關繫吳楚全局，經官兵收復後，該逆復以死力來爭。吳全美所帶紅單師船，祇得掃蕩江心。鄧紹良陸路官兵，祇能顧及南岸。江北無兵會勦，即難扼守蕪湖，於大局實有關繫。現據向榮奏已咨商和春調兵赴雍家鎮夾擊，日久未據咨覆，此係緊要機宜，豈容視同隔膜？着和春福濟即於廬州得勝兵內，選派得力將弁，管帶陸兵數千名，剋日馳赴裕溪口一帶，與蕪湖南岸官兵聯絡夾擊。現在廬州兵勇，爲數倍於金陵，即分出數千，兵力亦不爲單薄，毋得藉詞推諉，致南軍或有疎虞。所有派往兵數及何員統帶，即着迅速具奏。並着向榮於撥到後，妥爲布置，以資攻勦。至廬州克復後，巢縣、廬江自應次第收復，舒城一路，有秦定三督勦，該提督等即應進圖安慶，不得坐擁重兵，虛糜糧餉。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

諭知之

## 金陵續勦情形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金陵賊逆自前月兩受懲創，兼旬伏匿城中，我兵日赴東陽及北路遊巡，密防賊蹤出竄。本月初八日亥刻，探有賊股在城北附近擄脅民人，臣即密飭遊擊李鴻勳、都司馮子材、戴文英率同廣東三勝勇，連夜馳往截勦。初九日黎明，該逆正在邁皐橋一帶擾掠，李鴻勳等率勇趕到，分投吶喊兜圍。該逆驚惶四散，殲斬七八十人，各勇追殺，直至神策門外，該逆於壘內開放大砲拒敵，前阻重濠，當即收隊回營。是役長髮首級二十八顆，生擒五名，救出被脅之人多名。初十日卯刻，霧大迷漫，復派隊至龍脖子誘敵，該逆亦即出黨千餘，在西北山溝排牆拒住。我軍乃亦阻溝列陣，彼此用槍砲對轟，鏖戰之間，忽有騎馬賊隊千餘人，揮動黃旂，刺斜來抄我後，各兵勇且戰且退，突從西南角迎擊直前，鳥槍連環打放，立將執旂賊擊斃落馬，該逆馬隊大驚返奔，自相衝踏。總兵德安即揮令廣西兵與潮黃兵乘勢分投壓追，刀砍矛刺，斃賊一百數十名，追殺直至龍脖子山腳，城上砲如雨注，我軍不免受敵，該逆即翻身逃入太平門，我軍始行收隊。是日辰刻雨花台山外賊營亦有匪黨出窺紅廟子一帶，經總兵張國樑出隊迎勦。該逆即退回賊營，開放槍砲，意圖牽綴，我兵堵扎，遛時撤回。乃該逆因馬隊連被挫敗，復於十一日盡用大股步隊出巢撲至明陵，分作數路，欲犯我楚粵兩營。都司蔣錫光即領鎮篁官兵出營，分兩翼迎戰，川兵亦由左路抄截而來，參將張騰蛟麾令潮黃兵堵擊右手山溝，並將兩營大砲一齊對營轟放，該逆少却。我軍分股衝殺，殲斃數十餘人，該逆擁衆抵敵，適千總孔朝彪、儘先守

備董洪升、朱得隆帶領台勇趕到，用槍橫擊賊隊，立見黃旂倒地。該逆將死賊紛紛拉回，我軍乘勢壓過明陵，痛加斬殺。維時黑龍江吉林協領托克通阿等，已由後山率領馬隊馳至。署將軍福興督同副將王浚指揮廣東兵勇，齊力縱擊直前。副將秦如虎復帶同廣西兵勇，鼓噪馳出，該逆大敗奔回。董洪升執旂率勇首先追勦，鳥槍連環不絕，斃賊極多，追至龍脖子外小山，賊多滾跌溝坎，餘卽沿山脚飛逃，兵勇緊跟不捨，城上賊砲與山邊接應賊黨，槍砲雨密雷轟，我軍無路進攻，至午刻始行撤回隊伍。統計兩日以來，擊殺之賊，不下六七百衆，生擒長髮十七名，訊明正法，奪獲抬槍抬砲刀矛旂幟火器甚多。我兵亦以追逼近城，受傷兵勇六十餘名，陣亡數名。此連日誘敵截勦獲勝之情形也。查該逆雖迭經懲創，而情僞究不可測。臣惟有隨時設法堵勦兼籌，以期聚而殲旃。所有金陵節續勦賊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所奏俱悉。）

## 請以陶茂森升補守備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貴州長寨營守備胡得順，在蕪湖攻打范羅山賊壘，被砲陣亡，所遺守備員缺，現當勦賊吃緊亟應揀員升補，以資帶兵，由營務翼長請辦前來。臣於各營逐加遴選，查有奉旨以守備儘先升用之都司銜陶茂森，打仗勇敢，屢立戰功，此次克復蕪湖，首先登城，並連月攻勦內外之賊，節次打仗受傷，紮營前敵，以之升補守備，實堪勝任。合無仰懇天恩，准將陶茂森升補貴州長寨營守備，以示鼓勵而資調遣。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陶茂森依議升補。）

## 請以額勒精額等遞補各遺缺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據統帶馬隊官兵副都統德崇額呈據吉林營總保廉報稱該頭起札蘭吉林滿洲鑲黃旂防禦委參領全興、前在連鎮高唐州及馮官屯等處，節次勦賊立功，積勞過甚，身受潮濕，自到金陵後，病勢益增，醫藥罔效，至十月二十日在營身故，呈請奏卹核辦前來。查軍營立功後病故人員，例得議卹。今防禦委參領全興、在軍營立功後病故，懇請勅部照例議卹，以示觀感。其所遺防禦一缺，有帶兵打仗之責，應即揀員升補。並據副都統德崇額將應選尤爲出力人員開單呈請揀補。臣逐加遴選，查有二扎蘭烏拉鑲白旂驍騎校委參領額勒精額、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驍騎校遺缺，查有二扎蘭烏拉廂白旂催委防禦阿爾綳阿、堪以擬請升補。相應仰懇天恩，俯准額勒精額、阿爾綳阿遞升防禦驍騎校各缺，以資帶隊打仗，實於軍營攻勦有裨。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額勒精額等依議升補。全興着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 請以蔡應龍秦如虎接管貴州廣西官兵片（前奏附片之四）

再貴州定廣協副將傅振邦、上年奉旨署理徐州鎮總兵，臣因其所帶官兵，紮營頭敵，一時乏員接管，奏請暫留江甯軍營。茲准南河督臣楊以增函稱：皖省捻匪滋事，勢甚鴟張，奉旨三省會勦，若令該署鎮速赴署鎮，必可有爲各等語。臣思徐州爲北路要衝，防勦至爲緊要，傅振邦久經戰陣，打仗勇敢，臣不敢以金陵之員，一再留營，當經札飭該署鎮即日由江甯起程，星馳前赴徐州署任，以便籌辦防勦。所有原帶之貴州官兵，查

有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馭兵得法，堪以更調接帶。又總兵銜前任楚雄協副將秦如虎、叠著戰功，上年在上海攻城，奮勇先登，被賊砲傷折骨，奉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茲該副將於十一月初五日由粵回抵軍營，查看傷已痊愈，步騎仍能照常，即將原帶之廣西官兵飭令仍行管帶，以資調遣攻勦。所有飭令總兵前赴署任及副將銷假到營分別接管官兵緣由，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請以馬永清等遞補遊擊都守各缺片（前奏附片之五）

再查廣東陸路提標前營遊擊張騰蛟升任遺缺，經臣以候選遊擊楊瑞乾奏請升補，欽奉硃批准其升補在案。嗣准兵部咨開：候選遊擊楊瑞乾，先經由部選補廣東潮州鎮標遊擊。其張騰蛟所遺之遊擊一缺，應仍歸軍營另行揀員升補。咨覆前來，自應遵照辦理。臣於各營詳加遴選，查有奉旨以遊擊儘先升用之湖南永順協都司揚勇巴圖魯馬永清，帶兵有方，打仗驍勇，曾經受傷，堪以擬請升補廣東陸路提標前營遊擊。所遺都司員缺，查有奉旨以都司儘先升用之四川城守右營守備陳澤，歷練有為，現在徽州辦理防勦事宜，尤為得力，堪以升補。所遺守備員缺，查有湖南提標前營領哨千總陳大富，打仗勇往，訓兵得力，堪以升補。現當勦賊吃緊，調遣需人，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准以馬永清、陳澤、陳大富遞行升補遊擊都守各缺，以示鼓勵而資帶兵。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馬永清等依擬升補。）

## 請勒令余允祥休致片（前奏附片之六）

再查鎮營管帶征兵之貴州大定協都司余允祥前於九月患病，引動昔年面門傷疾，兩目生翳，看視不明，醫治急切未愈，懇請開缺，由該統帶官湖北宜昌鎮總兵虎嵩林驗明屬實，取具切結，呈請核辦，由撫臣咨會前來。臣查都司有帶兵之責，今余允祥因目疾不能看視，自未便任其戀棧。惟念該都司入伍三十年，出師十一次，打仗受傷，著有勞績，歷在上游鎮江勦賊，每戰身先士卒，勇往可嘉。若遽以目疾斥革，未免沒其微勞，相應請旨將貴州大定協都司余允祥勒令原品休致，以示體卹而整戎行。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余允祥着原品休致。）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等四件

一、咸豐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乙未）上諭向榮奏攻勦觀音門賊巢獲勝一摺高淳東壩一帶緊要着向榮與吉爾杭阿隨時援應　見實錄卷一八五之一二上　又見東華三六之九上　又見方略卷一四二之二〇下

二、咸豐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奏逆匪大股內竄，官兵分投遏勦，殲除淨盡一摺。金陵匪黨，因鎮江瓜洲疊受懲創，意圖竄出救援。十一月十六日，龍脖子等處賊出窺伺，向榮派令總兵張國樑帶領兵勇，由仙鶴門進攻至甘家巷一帶，該逆大股衝來，不下二三千衆。張國樑大兵從後路兜至，將賊隊縱橫肆擊，斃賊無算。守備李日昇連砍執旂二賊，官兵大呼掩殺，逆衆大敗。經黑龍江馬隊四面抄襲，各兵勇追殺十餘里，斬馘一千數百名，沿江撲水淹溺者七八百名，生擒二百餘名，此股賊匪已無遺類。惟時分竄東陽一股賊匪，在棲霞街焚掠，德安整隊追勦，槍砲連環，斃賊一百數十名。十七日，張國樑繞至

排頭庵，會合各路兵勇，分隊進攻，行至東陽前面，揮令馬隊越澗抄攻，圍殺賊匪八百名。副都統順庭督帶旗兵趕至，斬殺數十人，餘匪向棲霞潰回。德安由上游涉水進攻，衝入棲霞街，突出賊匪一千餘衆，經遊擊李鴻勳等各率兵勇殲斃四百餘名。又有兇悍騎馬賊三人在前指揮，協領武精阿帶馬隊橫截，立將悍賊殲斃，生擒賊首一名。張國樑由東陽追殺前來，該逆敗走石埠橋江邊，我軍沿江追截，俘斬不計其數，餘俱撲溺大江，無一得脫者，計殲斃僞丞相周少魁等四十餘名。十九日，有賊數十在觀音門築壘挖濠，該大臣知會吉爾杭阿派隊堵勦，仍飭張國樑及副將秦如虎統帶馬步各隊，分投進勦。二十日，齊至觀音門，張國樑由東路殺入，四面圍裹，把總朱永才手劈僞丞相徐雲高一名，我軍乘勝痛勦，斃賊三四名。秦如虎由西路進攻，督兵趕殺，斃賊數百餘名。又有執旂悍賊率死黨前來援應，亦經秦如虎揮令千總董洪升馳馬迎勦，擊斃悍賊不計其數，餘匪紛紛撲江淹斃，一帶賊巢，盡行焚燬，共計斃賊二千餘名。又另片奏：蕪湖賊匪盤踞神山後村，鄧紹良親督將備勦賊，殲斃多名。該逆復出弋磯江窺伺，經水師登岸迎勦，陸軍攔頭截擊，殲殺一百數十餘名。藍翎儘先千總黃綉帶勇撲入賊隊，連斃賊匪五六十名，賊目一名，身受矛傷陣亡。我軍奮勇齊進，斬馘甚多，該逆大股潰逃。此次金陵賊匪大股麕至蕪湖窺伺，均經向榮督派將弁奮勇進擊，大獲勝仗，辦理甚爲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即着擇尤保奏。陣亡千總黃繡，着與前在弋磯打仗陣亡之六品藍翎儘先把總謝榮鑣，一併交部從優議卹。

（按此諭未經實錄等書載入故全抄）

三、咸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丁丑）上諭崇恩奏參在籍總兵谷韞璨延不啓程着即革職仍勒令赴向

榮營効力　見實錄卷一八三之一五上

附山東巡撫崇恩奏

奏爲在籍總兵調赴軍營，延不起程，據實恭摺奏參，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間，接准部文，欽奉上諭：向榮奏請調總兵各員差委等語。丁憂在籍廣西右江鎮總兵谷韞璨、山西太原城守營參將諾木歡、均着發往軍營，交向榮差遣；即着山東山西各巡撫飭令該員等迅速起程。欽此。當經欽遵行司轉飭起程，並節次飭催。乃該總兵遷延日久，忽據函稱：前在楚粵軍營，感受瘴氣，集有腿疾，回籍調治漸愈，因本籍菏澤縣猝遭黃水，搶築堤埝，幫護城工，日在水中，濕氣觸動舊疾，初時尚可支持，奉旨後請領俸裝銀兩，即擬帶兵就道，因值水阻，未能起程。九月間復因焦急，腿疾大發，步履竭蹙，且目力昏花，一時難以全愈。已投縣驗明，請爲代奏暫緩起程等情。臣以該總兵始稱爲水所阻，繼稱舊疾重發，情詞支飾，顯有規避情事。當復檄飭兗沂曹濟道達鏞、督飭署曹州府知府王德寬就近查驗，該總兵腿足廢木屬實，惟年力富強，病痊尚堪起用，是該總兵祇是舊有宿病一時偶發，並非沉疴不起。當此軍務吃緊之際，該總兵曾任專閫大員，受恩深重，自應力疾從容勉圖報稱，即因病軀不堪驅策，江南相距甚近，亦應俟抵營後聽候欽差大臣向榮查驗，分別去留。乃敢一再藉詞逗遛，延不起程，實屬有心規避。相應據實參奏，請旨將前任廣西右江鎮總兵谷韞璨革職，仍勒令前赴江南軍營効力贖罪，以爲軍務規避者戒。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四、

補鈔咸豐五年九月十八日上諭：王　奏參將患病呈請開缺一摺。山西太原營參將諾木歡、前經降旨

發往江南軍營交向榮差遣，茲據該撫奏稱該員患病，呈請開缺，雖委驗屬實，究屬情形規避，諾木歡着即勒令休致。

## 附浙撫何桂清奏措解軍餉並籌撥軍需防費及防堵摺

奏爲遵旨措解江西軍餉，並縷陳浙省籌撥軍需防費，及衢州防堵情形，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前因曾國藩奏請飭浙江補解餉銀，曾諭知陸元烺浙省無款可籌，着於江西漕項內，每月撥銀三萬兩，就近接濟數月。茲據陸元烺奏稱：曾國藩水陸餉糈，去冬至今，均係江西支應，兼以地方被賊處多，分投防勦，需餉益繁，計截至年底，尚需銀六十餘萬兩，司道庫現存銀十三四萬，不敷一月之用。浙省應解江西軍餉，每月二萬外，尚有鹽課及酌提養廉等項，共銀十二萬五千兩，皆係戶部指撥解濟楚軍之款，請飭浙江迅解江西等語。現在浙省庫儲，固亦支絀，惟目前江西籌餉尤屬不易，着何桂清設法措置，將部撥鹽課等款陸續如數籌撥趕解，以濟急需，是爲至要。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查陸元烺所奏浙省應解江西餉銀每月二萬兩，即係曾國藩軍營餉需，業經奏明以鹽課作抵，應毋庸議外。其戶部初次指撥兩浙鹽課銀五萬兩，查運庫本年春撥存銀二十七萬二千餘兩，秋撥存銀二萬三千餘兩，內撥皖餉六萬兩，曾國藩軍餉五千兩，本省防費五萬六千四百兩，又本年二月至十一月金陵餉二十萬，核計存不敷解。其二次指撥浙江清查銀六萬五千兩，職員鈕升元捐輸軍餉銀一萬兩，查藩庫清查案內，各員完繳追款既補款項下，每年節省書飯，存留役食，皆係照案提存，其酌提養廉銀兩，自奉文停給六成以後，業已

奏明停止。統計追補兩項銀款，除歷年買運五限漕米脚價及撥解雲南銅本外，僅存銀十萬餘兩：內部撥癸丑年雲南銅本三萬四千兩，又今冬買運第六限清查漕米脚價九萬餘千兩，存不敷支。其鈕升元捐輸之款，前撫臣隨摺聲明提濟防費，以上戶部撥兩款，均無銀可解。竊思浙省庫儲支絀，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本年江皖省軍需奏請浙餉接濟，均蒙聖主垂念浙省籌撥艱難，優加體卹。臣具有天良，但有一款可籌，無不竭力措解，以冀稍舒宵旰憂勞。無如金陵、蕪湖、甯國、徽池各路軍取給於浙省者，月不可緩。又加以本省防費需用浩繁，臣於八月初間，奏第七次酌提藩庫銀十萬兩，係動支五年地丁。其時預計年前用款尚得籌銀百萬，乃自蕪湖告警，兵勇倍增，餉需益鉅。蘇省協濟徽甯之款，准蘇撫臣先後撥解銀六萬兩，尚不足以供蕪湖兩月之用。十月間據籌防局司道請再於藩運粮關各庫湊濟十萬，曾將無可支撥緣由，附片陳奏。而統計年前支應，斷非十萬所能敷衍，月餘以來，咨查關庫無款可動。臣督飭司道，陸續在於藩庫籌撥五年地丁一十四萬六千兩，又清查項下應解癸丑年雲南銅本一萬四千兩，並於運庫籌銀二萬兩，粮庫籌銀二萬兩，合成二十萬，聊以應年前之急。其餘悉以通省續辦捐輸及恭捐厘捐，暨張芾勸辦徽郡捐輸，隨時接濟，委實萬分支絀。而江西目前情形，誠如聖諭籌款尤屬不易，正在設法措置間，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准陸元烺來咨：該省瑞州臨江兩郡城，先後失陷，請浙省籌銀協濟。惟時新任浙江撫臣文　于初一日道經浙江，尚未知該省軍情，臣即飛函知會，一面查明藩庫清查項下癸丑年雲南銅本餉，除經籌撥本省防費一萬四千兩外，尚存二萬兩，因道路梗阻，未曾起解，猶可移緩救急，飭令委員星夜領解起程，以應急需。此後如果續展一籌，再當設法措解。惟瑞臨兩郡賊氛逼進撫州廣信，浙省衢州之防又形吃重，駐紮常山開化之閩兵一千名，前經奏明由貴

州安義鎮總兵饒廷選管帶五百名前往蕪湖協助，嗣因鄧紹良已在蕪湖募勇數百，仍令折回衢州，以重防守。今臣飛咨該鎮就地速募壯勇，與閩兵合隊。並咨衢州鎮總兵富勒奭阿督率鎮標官兵與饒廷選分防各路要隘；並飭道府會同辦理。並於徽甯一帶各防飭行在事文武嚴密提防，以冀疆圉鞏固，仰慰慈懷。所有遵旨設法措解江西軍餉，並浙省籌撥軍需防費，及衢州防堵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與吉爾杭阿會奏紮營虎頭山進逼鎮江城摺（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鎮江小九華山發）

奏爲紮營虎頭山，進逼鎮江府城，並節次勦逆獲勝，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鎮江逆匪自連次痛勦之後，勢漸窮蹙，有由陸路南竄丹陽，水路占踞焦山、東竄江陰、冀延殘喘之謠。奴才吉爾杭阿當查該逆南竄丹陽之路，必由東南北三門而出。其東北二門，自沿江迤邐築牆至京峴山，有余萬清紮營堵勦，無虞竄逸。惟南門外地大兵單，尚有空隙處所，查有離城不及半里之虎頭山，地當衝要，逼近南門，較之摩旂山稍低而近，一經紮營，可通大砲，直擊城牆。既堵該逆南竄之路，即爲我兵登城之計，第其中要害，勢必力爭。且城上槍砲均能直至山巔，必得步步爲營，逐漸進逼。因飭已革鹽知事張翊國先行紮營虎頭山下，充當頭敵。一面商知余萬清，將潮勇營盤移紮都天廟爲後應。並飭署京口副都統致祥、遊擊姚麟、都司劉瀛將前住茶亭四營，移近駐紮，與東西各路營盤互相聯絡，以備衝突。十月二十六日，正在修築營盤之際，該逆數千人由南門衝突而出，一經我兵出隊迎勦，該逆即潛身於南門街頹垣敗壁之中，施放槍砲，我兵不能進攻，該逆亦不敢出

戰，相持至晚，始行收隊。是夜密商虎嵩林、督同參將魯占鰲、吳世斌、帶領兵夫，將該處頽垣敗壁全行拆毀。二十七日辰刻，該逆復由南門而出，我兵奮勇直前，痛加勦洗，該逆藏身無地，退敗回城。是夜該逆於虎頭山迤東之羊角山，修築砲台，對我新築各營，開砲轟擊。因羊角山離城過近，黑夜未便進攻，隨卽約會余萬清，于二十八日黎明，余萬清帶領隊伍，運砲數尊，排列於都天廟之前，向羊角山橫擊。奴才吉爾杭阿督同知府劉存厚、副將慶文、帶隊至摩旂山開砲，向羊角山斜擊。虎嵩林督同京口協領常志及姚麟、劉瀛由正面攻搶羊角山。該逆憑城護山，抵死抗拒，槍砲密如雨下，虎嵩林等屢次上衝，不能得手。攻擊至申刻，摩旂山開放大砲，擊斃身穿黃褂賊目一名，餘賊數十名，城上人聲慌亂，羊角山之賊，亦漸不能支持。遊擊姚麟乘勢直搶而上，余萬清亦派隊伍橫衝上山，該逆將砲位推滾下山，敗竄入城，姚麟將賊築砲台全行平毀；余萬清所派隊伍，亦將其護砲土埂犁平，是夜鏖戰至六時之久，擊斃逆匪約有千人。其穿黃馬褂賊目，訊據逃出難民供稱，係僞總制蕭姓，我之兵勇，亦有受傷者數名。十一月初一日辰刻，城中狼烟四起，卽有江北賊船聯檣而來，蟻聚於南門城外，我兵嚴陣以待，至午刻始散去。旋據逃出難民供稱：該逆本擬大股衝撲，因見我兵勢盛，不敢出巢等語。遂將虎頭山營盤趕緊興築完整。於十二日，飭令張國翔會同千總銜張朝光移住山巔，與摩旂等山營盤聲勢聯絡，該逆在城牆施放大砲，俱越我虎頭山營盤而過，其抬砲鳥槍，及我營牆而止，該逆已技無所施。此在虎頭山力仗紮營進逼之情形也。十一月初五日亥刻，該逆千餘人沿江而上，竟欲衝犯我高資營盤。奴才吉爾杭阿當卽飛飭高資帶兵遊擊李若珠等迎頭截擊，一面商令虎嵩林督同魯占鰲、吳世斌帶領川貴廣西兵勇尾抄其後，該逆行至九擺渡地方，天色漸明，見我兵前後追襲，由濱江沙灘狂奔而遁；我兵因江濱

沙灘汶多，亦卽收隊。奴才吉爾杭阿當查該逆南竄之路已絕，必將西竄，所有高資營盤及沿江沙洲防勦，尤爲吃緊。因函商托明阿，在金門鎭總兵陳國太所帶紅單船內抽撥五隻，移住南岸高資港口，仍歸陳國太統帶，與高資營盤互相聯絡。又於十二日派令副將慶文，由便民河濱沿路查探，直至高資。十三日，會同遊擊李若珠、張汝琳、守備楊大興帶領高資隊伍巡查至四擺渡地方，瞭見該逆數百名，潛藏於隔河之永固洲樹林中，慶文等卽督隊向前，因河水阻隔，未能痛勦。十五日卯刻，奴才吉爾杭阿會同虎嵩林督飭慶文及都司王夢熊、田宗揚、守備陳安邦帶領各營一成隊伍，並調高資各營隊伍渡河，前赴永固等洲，將洲上樹木砍伐，以破該逆藏身取材之計。該逆亦由金鷄嶺一帶出巢，意欲阻我砍伐洲樹，奴才吉爾杭阿當卽派調周兆熊、守備翁廷奎、千總朱景山、李雄科迎頭攔勦。並令劉存厚、魯占鰲、吳世斌、金連元、玉興、湯廷槐、李譜、松壽由東嶽廟一帶分抄賊後，兩路夾擊，斃賊不計其數，奪獲刀矛器械多件，紛紛敗退。我砍伐洲樹兵勇，遂將所伐樹木運回。此肅清沙洲堵截逆匪西竄金陵之情形也。該逆因陸路無從竄逸，而佔踞焦山東竄江陰之念更切。奴才吉爾杭阿查總兵周士法、泊承升所帶艇師各船，雖寄椗於焦山上游，而船身重笨，非風不動，該匪若由瓜洲乘西風順流而下，頃刻可至焦山，迨我師船瞭見起程攻擊，業已大費周章。因卽會同前撫臣許乃釗及余萬清、周士法、泊承升等，前赴焦山查看形勢。函商托明阿等，於南北兩岸兵勇內，抽撥二百名，紮營焦山，安設砲位，與艇師各船互相犄角，該逆東竄之路亦絕。十四、十六、十七等日，該逆用木紮筏兩架，上築砲城，輔以江船數十號，乘東風上竄。奴才吉爾杭阿登高瞭望，目擊陳國太排列水陣，於十七日搴獲木筏一架，焚燬一架，並獲江船多隻。奴才吉爾杭阿自抵鎭江以來，屈計水師勦賊，從未有此仗之得力如法者，當備賞銀四百兩，

交陳國太分賞出力弁兵，以作其氣。一切詳細情形，應由托明阿查明具奏。又十六日，金陵逆匪數千，分作兩股，由棲霞一帶直竄而下，援應鎮逆，勢甚猖獗。奴才向榮一面調派總兵德安、張國樑分投追勦，一面飛函知會奴才吉爾杭阿；適奴才吉爾杭阿亦接有探報，即飛函余萬清、虎嵩林督同副將占住、參將魯占鰲帶領兵勇一千六百名，星夜馳赴高資，督飭李若珠等，挑帶高資兵丁，迎往龍潭。而此兩股逆匪，已爲德安、張國樑等勦洗殆盡，甫經撤兵回營。十九日，金陵逆首韋昌輝復聚黨數千，由觀音門一帶來援鎮江，奴才吉爾杭阿仍飭虎嵩林、占住管帶兵勇一千二百名，馳赴龍潭，迎頭攔勦，並杜其旁竄句容之路。旋接探報：此股逆匪，亦經張國樑等擊敗回巢。所有追勦情形，由奴才向榮另行會奏。當該逆等水陸幷竄之時，奴才吉爾杭阿嚴飭各營分路埋伏，預防鎮逆另有詭計。十六日，該逆於南門迤西修築木架砲台，奴才吉爾杭阿會同余萬清親赴摩旂山，督飭將大砲對準燃放，當將賊築砲台轟倒，擊斃賊匪數名。是夜余萬清馳赴龍潭時，亦預飭遊擊米興朝等在王家灣等處設伏以待。十七日，該逆東北二門出賊數千人，直撲王家灣，欲燒民房，經我埋伏楚兵奮勇出擊，傷賊數名，該逆勢衆抵拒，我軍吶喊直前，黔兵三勇並出夾擊，又傷賊匪數十名。參將台裴音、遊擊黃朝恩等，督飭千總徐嶸等，憑牆施放大砲，擊入賊隊。一面由江邊抄襲，逆勢不支，敗竄回城。是役傷斃賊匪百餘人，奪獲槍械多件，我兵亦受傷二名。奴才等竊思該逆於數日之間，水陸幷竄，金陵之逆，又大隊下援，其窮蹙情形，已可概見。現在水陸大獲勝仗，逆膽更寒，而我兵業已南北合圍，水陸幷堵，該逆仍逐日在北固山下大敎場操練鳥槍抬槍，探厥情形，不爲困獸之鬥，必將併力衝竄。奴才等惟有勵兵秣馬，設法環攻，以冀聚而殲之。所有移營進逼及節次獲勝情形，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按方略：奏入報聞。）

## 與怡良吉爾杭阿福濟會奏請另簡署理副都統摺（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鎮江小九華山發）

奏爲署理副都統因病請假，請旨揀員另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署京口副都統事協領致祥、雖已年逾七旬，而精力尚強，人亦正派。自奉命簡署以來，感激天恩，力圖報稱，每逢接仗，必親自督隊，奮勇向前，暇卽訓練約束，衆心悅服，數月以來，頗得其力。十一月初二日，致祥前來奴才吉爾杭阿營盤，面議軍情，毫無病容，正在談論之際，因天氣驟寒，忽然痰喘不語，當卽抬送回營，延醫診治，據稱因操勞過度，猝然中寒，請假調治。數月以來，奴才吉爾杭阿屢次親往看視，見其起坐言語，均已照常，而氣體尚弱。現當勦辦吃緊之際，督隊打仗，既關緊要，而京口副都統，係屬掌印之員，一切旂務，責任亦重，必得另行委員接署，方免貽誤。當與奴才向榮、奴才福興、奴才怡良、往返札商，遍數各處營盤三品以上旂員，非不諳旂務，卽有帶兵打仗之責，一時無可酌委。惟查有京口協領萬成，雖亦年逾七旬，尚堪暫行護理京口副都統印務。其督隊打仗事宜，責成署協領事佐領常志管理，仍由奴才吉爾杭阿親自督率照料，以期無誤。惟查京口駐防中官員馬甲閑散，不乏可用之材，而體察情形，承平之時，似係按照家口之多寡，年分之久暫，循資按格，層遞推轉，是以陞至協領，俱已年力漸衰。現當用兵之際，禦侮需才，若以京口協領署理京口副都統，勢難破除情面，爲缺擇人，鎮江克復以後，一切善後，更關緊要，新任京口副都統都興阿，現在湖北軍營，到任需時，相應請旨另行簡員署理京口副都統事，以專責成。其致祥暫回協領本任，安心調理；仍容奴才等詳加察看，能否就痊，另行照例辦理。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致祥着原品休致。餘依議。）（按實錄十二月辛卯以綳闊署京口副都

統，萬成暫署。）

## 請飭沿海各省嚴禁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片（前奏附片）

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潮勇性多獷悍，招募太多，恐滋擾累，去年往投向榮軍營，雖皆拒而不收，而接踵而來，爲數不少。本年五六月，又有盈千累百至乍浦上海等處，雖經地方官隨時資遣，惟潮人趨利若鶩，誠恐去而復來，雖有資遣之名，而無其實。除諭令廣東督撫設法禁止出境外，所有蘇省未曾遣散之廣勇，愈集愈多，恐貽後患。着該督撫設法令其由海回籍，或分配各營，使歸武員管束，不令滋事。並於沿海要口嚴密稽查，杜其入境。使現在者其勢漸分，後來者無從混跡』等因。欽此。十月初七日，又奉上諭：『據侍郎羅惇衍奏稱：蘇州閶門外嶺南會館左右，潮勇盤踞把持，居民行旅受其魚肉，惠潮無賴之徒，由海至蘇日聚日多，人心震動，賴已革閩浙總督，顏伯燾善爲勸導，請飭鎮撫等語，已明降諭旨，將顏伯燾交怡良差遣委用矣。該革督隸籍廣東，現在流寓蘇州，如果能勸導潮勇，使不爲匪，着即飭令會同地方官妥爲約束，設法辦理，能令其由海道回籍，勿使日久盤據，方爲妥善』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再三申誡消患未萌之至意。臣等伏查廣東潮州等府人民繁庶，地方斥鹵，故皆不惜身命，輕去其鄉。從前或當洋船水手，或仰給於粵海關，藉資餬口；間有失業水手，流落上海等處，爲數尚不甚多；然刼竊生事，彈壓查逐，已非易易。迨五口通商以後，一切洋貨，無須華商轉運，洋船歇業者多，粵海關裁私歸公，該遊民等無從覓食，遂以護送鴉片爲事。自上海以至蘇州，動輒聚至盈千累百，向皆責成會館董事稽查約束，分別遣散，而此去彼來，

有增無減。訖於軍興，更藉口充當潮勇，紛然而至。屢經臣等嚴飭守口員弁，幷咨行廣東浙江等省，諭以江蘇軍營，不收潮勇，概行截回。無如廣東地方官，於此等並無恆業之遊民，既不能人人而濟之，卽不能禁其外出謀食。該遊民等，或搭糖船，或附夷舶，源源而至，又于上海善後案內，明定章程，咨會廣東等省，設法禁止，試行無效。臣等查船隻出洋，例應將在船人年貌籍貫註明照內，如有人照不符，及照外夾帶，卽應查拏治罪。乃近年以來，內地商漁船隻，照同虛設，又有夷船之搭載，不能清其來源，以至五六月間，忽有潮州人千餘名航海而來，有由浙江之乍浦登岸，有由上海登岸，散之上海蘇州鎮江等處。當經各該地方官及管帶潮勇之副將占住等，收繳軍械，分起截留。並將在蘇州閶門外搶奪行旅之馬詠風、劉來合、林阿豆等拿獲，就地正法梟示。一面捐資口食，由蘇松太道雇備返棹糖船，將其由海送回，俾知江蘇實不招雇潮勇，以免後來之望。其未曾遣散之廣勇一千五百六十名，現由副將占住、遊擊饒永福管帶，在鎮江隨營勦賊，應請俟克復鎮江，酌量情形，分別辦理。尚有在蘇州，皆係雇工貿易之人，由會館董事於防堵案內捐給口食，督令巡查，並非官雇壯勇，責成地方印委各官督同董事，逐一清理，核給腰牌，將不安本分之人，嚴行驅逐，現在尚稱安靜。惟潮人嗜利尚氣，不能安貧，誠如訓諭。誠恐去而復來，相應請旨申明，違禁下海定例，嚴飭沿海各省，不准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守口員弁，務須實力掛號驗照，如敢虛應故事，致有私船出海，渡載無照人民，成羣結黨，散之各省。除將偷渡人船照例辦理外，失查私造船隻之地方官，查驗不力之守口員弁，嚴行參處。倘有得賄故縱情弊，從重治罪。其附搭夷船而來，責令各國領事查明，報官點驗遣放。如此來源可清，未去者係屬有數之人，無難逐漸解散矣。至已革閩浙總督顏伯燾，業據長洲縣申報病故，附片奏明在案。合併陳明。臣等謹附片覆奏，伏

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與吉爾杭阿會奏鎮江獲勝情形摺（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在金陵九華山發）

奏爲陳明堵勦鎮江逆匪，並獲勝仗情形，恭摺由驛覆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於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諭：托明阿等奏瓜洲逆匪圖竄截勦獲勝一摺。據所奏情形，該逆窮極思竄，亦在意中；若不設法破其巢穴，則下游焦山、上游土橋各處，幾於防不勝防。況此時四面兜圍，既已嚴密，即使賊匪不出，亦不難於設法進攻。鎮江府城，早聞可以攻克，吉爾杭阿大營，又力佔勝勢，何以遲遲未見捷音？總因南北兩岸，不能同時並舉，南岸得勝，則恐瓜洲之賊下援，北岸得手，又恐鎮江之賊上救，以致兩相牽掣，日久無功。着托明阿吉爾杭阿等乘此賊勢窘蹙之際，趕緊籌攻，總以搗其巢穴爲要，不可徒以防竄爲詞。金陵逆首，半載未出，近復屢遣騎馬賊隊出撲，其奸詭之謀，總在援應鎮江瓜洲，如能先將二處克復，則金陵自成孤立之勢，萬勿以長圍爲可恃，任賊從容自竄，歸併金陵，復踏揚州故轍也。欽此。奴才督勦鎮江逆匪，日久未能克復，乃蒙皇上天恩，不加嚴譴，周詳指示，踧誦之餘，惶悚益深。奴才竊思該逆每當窮蹙之時，即潰圍而出，另佔一地，踞爲巢穴，自廣西而至江南，無不皆然。惟僧格林沁之在連鎮馮官屯，係四面合圍，聚而殲之。即奴才之在上海，亦先防其竄逸，始免蔓延。是以會商托明阿向榮步步爲營，絕其應援，斷其接濟，耗其火藥子彈，一面設法誘擊，擒斬一匪，即少一拒抗旁竄之賊，冀免困獸之賊，並踏揚州故轍，所有辦理情形，均經隨時奏明在案。至金陵逆匪，於十一月十六、十九等日，兩次下竄，經向榮派兵痛加勦洗之後，又於二十

三日出巢下竄，奴才商調虎嵩林馳往龍潭迎勦，並經向榮派兵擊回。現在會商在於金陵鎮江高資三處，抽撥兵勇二千名，紮營於龍潭迤上五里之東陽鎮地方，與高資營盤互相聯絡，力扼要衝，則金陵下竄之賊，與鎮江上竄之匪，均不能飛越而過，可免歸俜金陵及旁擾句容窺伺完善地方之慮。我兵亦不致聞警即往，疲於奔命。惟高資營盤本止兵勇一千二百名，一經抽調，即行單薄，現飭都司湯廷槐等添募川貴廣西餘勇五百名，分紮龍潭高資，以期得力。十一月二十四日，奴才接准托明阿密函知會，定於二十五日卯刻，南北合力大舉，奴才當即會商余萬清，密派遊擊黃朝恩等攻打北門，遊擊米興朝攻打東門，遊擊姚林等攻打南門，遊擊饒永福攻打西南隅一帶，仍各攜帶雲梯，相機爬城，副將占住帶勇相機接應。其西門與寶蓋山通連，若能先取寶蓋山，則西門不攻而自破，另派知府劉存厚、吳世斌等，由寶蓋山東路進攻，參將周兆熊等，由寶蓋山西路進攻，都司鄧景元帶兵至大會館地方，堵截西門出援寶蓋山之賊，余萬清紮隊摩旂山各路援應，奴才則登高督戰。俟寶蓋山得手，即乘其慌亂，四面登城。又派都司田宗揚挑選精銳，身穿各處所獲賊衣賊帽，手持所獲賊旂，於二十五日寅刻，啣枚疾走，至寶蓋山下守候慶文、劉存厚、周兆熊等兩路進攻，該逆出敵之時，遙向官兵虛放槍砲，偽爲城中出援賊兵者然，直趨山上，至賊壘之後門，該逆爲(派)賊二百餘名，又接應上山，已越濠溝一道，將近第二道濠溝，時已天明，正欲乘勢掩襲，不意有僞總制蔡顯德，與我軍中引路之投誠義勇張興來認識，當被叫破姓名，大呼中計，即將第二道濠上橋板撤去，一面用矛戳傷張興來左腿，張興來即將該逆蔡顯德砍倒，割取首級。田宗揚因身入險地，計已識破，即揮令各兵勇併力衝殺，逆衆慌亂，莫辨眞僞，自相格鬥；壘中之逆，亦不暇分別是兵是賊，即在壘牆施放槍砲，子彈密如雨下，田宗揚被賊砲傷右臂，仍

督飭守備鍾惶千總田宗興、梁成桂等往來衝殺，將接應田宗揚上山之二百餘誅戮殆盡，砍獲首級十五顆，奪獲賊旂槍械共四十餘件。我兵因有口號，僅止受傷十二名。奴才因田宗揚等酣戰多時，不能得手，遂飭撤隊歸伍。其圍攻城垣兵勇，屢次緣梯而上，俱被槍砲擊下。虎頭山大砲，雖將南門城垛擊倒，轟斃守城賊匪多名，而該逆在蘆坍處所，用槍砲兩頭施放，以致不克登城。因寶蓋山業已撤隊，亦即傳令停攻。至北岸攻勦如何情形，應由托明阿等查明具奏，此係未奉諭旨以前南北兩岸同時並舉得獲勝仗之情形也。奴才惟有欽遵訓示，會商托明阿，乘其窮蹙潰禍之際，亟籌攻勦，搗其巢穴，速蔵厥功，以期仰慰宸廑。所有堵勦情形，謹會同臣向榮恭摺由驛馳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與吉爾杭阿會奏痛勦鎮江逆匪摺（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在鎮江小九華山發）

奏爲連日痛勦鎮江逆匪，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鎮江逆匪自九月二十七日痛加勦洗之後，負隅如昨，雖百計誘之，不敢出巢。而據城中逃出難民供稱該逆探聞我兵分營高資，知有金陵之賊前來救援，逐日在城預備，一俟我營接續發兵前赴高資，即來牽綴我東路各營，仍用全力衝犯我烟墩山營盤，接引金陵賊援，使我首尾不能相顧，以圖一逞。奴才吉即將計就計，與余萬清、劉存厚密商布置妥洽。於十月十四日卯刻，帶同候補道喬松年大張旂鼓，趨赴高資；余萬清帶領小隊，由京峴山而至九華山，一若高資有警先後馳救者然。至辰刻該逆果由西門而出，分三路來撲烟墩山營盤，另有一股約五六百人，潛伏東嶽廟前草田之內，其意若俟我兵往援烟墩山，彼即乘虛衝突而來也。余萬清督飭遊擊饒永福帶領潮勇，駐紮貴州營

之前，爲中路援應；參將吳世斌、遊擊張汝琳、都司王興、王萬壽、湯廷槐在貴州營盤之北，斜趨進攻。劉存厚先派守備翁廷奎、千總朱景山帶勇馳赴烟墩山，隨同參將周兆熊等攔頭迎勦。劉存厚疾趨東嶽廟草田，將潛伏之賊奮力勦殺，該逆奔上山梁，開槍抗拒，我兵奮勇搶上，賊勢不支，奔潰回城。其侵犯烟墩山營盤，亦爲周兆熊等砲轟槍擊，殲斃無算，紛紛敗退，我兵乘勢追至金鷄嶺而還。時已午刻，該逆於回城後，又從北門出賊二百餘人，至王家灣戴家灣一帶窺探，爲余萬清預先派赴埋伏之遊擊黃朝恩、都司鄧景元、千總梁成桂、周朝安、把總黃英彪突起截擊，傷斃甚多。該逆復由東門及甘露寺一帶出賊數千，冀圖抄我後路，爾時余萬清業已折回東路，即飭副將占住、遊擊饒永福、米興朝、都司田宗揚、守備朱德勝將東門之賊分路衝殺，斬馘頗多。又飭參將台斐音、千總徐嶸、把總彭文斗將甘露寺之賊迎頭截勦。狼山鎮總兵泊承升督拖罾船駛近北固山，開砲轟擊，斃賊亦屬不少。該逆抵敵不住，敗竄回城。時已旁晚，當即收隊。十五日丑刻，有賊百餘人在銀山迤西便民河畔四擺渡地方，砍樹架橋，意欲與金山之賊由陸往來。經參將周兆熊所派遊兵查見，開槍轟擊，即時逃散，奪獲刀矛竹盔多件。至巳刻，又有小船二隻，在四擺渡放火，劉存厚即派旂兵松勇各出二成隊伍，前往兜拿，亦即逃去。旋又由東北二門及甘露寺出巢窺伺，經副將占住帶勇迎擊；該逆復由南水關分股擁出，經遊擊米興朝、王紹奎飛飭楚黔粵官兵並三勝勇、忠義勇及東馬頭守牆兵勇分路截勦。該逆旋進旋退，適余萬清由九華山撤回，併力環攻，擊斃黃衣騎馬賊一名，賊始奔潰回巢。十六日辰刻，城中四面烟起，先有逆匪一二百人，在南門堤埂執旂窺探，經米興朝等飭令千總梁成桂等帶勇兩路夾擊，傷斃逆匪數十人。旋由西門出賊三四千人，分三股直撲烟墩山營盤，參將周兆熊、都司王夢熊亦分三路迎勦，劉存厚當派守

備翁廷奎、千總朱景山由後路援應。正在夾攻之時，該逆復分三股，由金鷄嶺一帶衝突而來，翁廷奎即分隊迎擊，劉存厚及候選知縣松壽帶領撫勇松勇，由黃山之北；參將吳世斌帶領貴州兵，由黃山之東，併趨金鷄嶺，向前勦擊，將該逆追至寶蓋山脚。不意西門另出賊匪一股，逕抵東嶽廟一帶，撲我貴州營盤，余萬清即督同遊擊張汝琳在貴州營前嚴陣以待；並派都司湯廷槐、王萬壽、陳一銘、李譜帶領川廣兵勇，由東嶽廟迤北迎勦。劉存厚亦派令撫慶勇由金鷄嶺之東，從旁抄出。該逆勢已不支，復有賊船由瓜洲渡江而來，與各股賊匪併力衝突，復肆猖獗，適奴才吉爾杭阿先接劉存厚稟報：該逆有在四擺渡地方架橋放火之事；於是日卯刻，會同虎嵩林督飭副將慶文等，挑帶隊伍，前赴四擺渡察看情形，中途聽見砲聲，即疾趨而回。虎嵩林督同參將魯占鰲、遊擊李若珠、守備楊大興各帶兵勇由烟燉山之北，直抄賊後；慶文馳赴金鷄嶺助勦。余萬清、劉存厚等正在督同各將士酣戰之際，望見奴才吉爾杭阿與虎嵩林等旂幟，勇氣百倍，爭先恐後，經貴州兵林大春等槍斃騎馬賊一名，奪獲黃旂一桿，黃風帽一頂，賊始披靡敗北，鼠竄回城。被我兵砲擊矛戳，與滾崖落水而斃者，難以數計。惟撫勇藍翎儘先把總李元順、徐宏喜首先衝入賊隊，砍斃賊匪多名，李元順被賊砲子打穿左腿陣亡，徐宏喜受矛戳重傷，各營弁兵壯勇亦間有受傷。十七日黎明，先有賊匪數十人，在北門挖築土埂，當經余萬清派令千總梁成桂等，帶勇馳擊，殲斃多名。該逆復由東北兩門突出數千人，分作三股，意欲窺撲京峴山營盤，並由甘露寺出賊數百，牽綴我東馬頭守牆兵勇。余萬清飭令京峴山營盤鎮靜以待，一面派令占住田宗揚由左路截勦，黃朝恩、鄧景元由右路抄擊，斃騎馬賊二名，生擒一名，傷死夥賊不計其數。我兵追至濠邊，因城上槍砲子如雨下，不能前進，遂即收隊。總計自十四至十七，殲斃賊匪約有一千數百人，現

擬在於離南門半里許之虎頭山紮營進逼，爲一鼓克城之計。所有陣亡儘先把總李元順，相應請旨照把總陣亡例賜卹，以慰忠魂。至高資鎮離九華山大營，約計三十餘里；上至龍潭，約五十餘里。高資之北爲便民河，係京口至棲霞之內河，便民河北岸，爲永固黃泥定業等洲地，永固黃泥兩洲之間爲高資港，直達大江。永固洲與金山止隔一港，時有逆匪至洲滋擾，稍有身家者，早已棄地遠徙，現在僅止力不能遷之窮民數戶，奴才吉爾杭阿已酌給遷費，飭令盡行遷避內地；並將自京口至高資港擺渡船九處，全行撤汰，以免奸細混跡，藉口接濟，又將便民河築壩堵斷，高資港密釘木樁，杜絕該逆用小船偷渡接濟之路。仍由鎮江派撥兵勇，輪流循行便民河濱前赴高資營盤。並由高資營盤中派撥兵勇，前赴龍潭哨聽情形，此來彼往，互相援應。奴才吉爾杭阿前於十四日行抵高資布置後。即於十五日會同虎嵩林督飭喬松年、魯占鰲、李若珠馳赴龍潭以上之東陽鎮，面見由金陵派往堵勦之降補守備長桂、察看聲勢，極爲聯絡，仍撤回高資。因思前此派赴高資兵勇二千一百名，未免太多，遂即調回九百名，於十六日早由虎嵩林統帶，行至四擺渡，聽聞砲聲，趕回鎮將該逆痛加勦洗，仍留高資兵勇一千二百名，另派遊擊李若珠、張汝琳前往管帶。其虎嵩林、慶文仍回鎮江籌勦。再泊承升原帶拖罟船十隻住泊焦山南岸，前因浦口情形緊急，經奴才托明阿會商酌調四隻前赴上游，而焦山南岸水師殊形單薄，現已飭令蘇松太道另雇四隻前來抵數，合併陳明。理合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蕪湖水師截勦獲勝情形摺（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蕪湖水師截勦上游賊船，迭獲勝仗，並陸路外援之賊，焚壘敗竄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蕪湖賊壘負固，我軍水陸圍攻，所有副將李德麟管帶紅單十船，分泊於上游扼堵。十一日，探聞江北神塘河口內，嘯聚賊匪數十，並有小船百餘隻，並安慶竄下賊船，在泥汊河荻港一帶出沒窺伺，李德麟帶領七船於十九日上勦，駛至荻港，捕獲代賊苛斂認充僞卒長之武生陳澍堂一名，起獲僞印僞札，就地梟示。時因風轉，不能北渡，二十三日，乃由泥汊北江折下神塘河進勦，賊船蜂擁拒戰，紅船冲盪排轟，燔沉三十餘隻，焚溺賊匪百數十名，生擒僞檢點趙元發、僞師帥熊凱元、僞司馬永之等三名，並從賊劉金存等五名，獲賊船八隻，鐵砲三門，僞印黃旂鎗刀藥彈米粮等物。羣逆駛船回竄，又經快蟹抄截，擊破六船，餘俱遁入河口，我船不能進攻，且江岸接應賊多，鎗砲密爲拒守，紅船相持，乃收隊仍回白馬嘴三山扼泊，以遏上流。其總兵吳全美各船，在下游截勦，亦於二十六日，將裕溪口接濟賊船擊沉二隻，米麥漂流。嗣後連次截勦南北偷渡賊划，時有斬獲。本月初九日，探有江北無爲州之賊竄應神塘河匪股，糾合上游賊船數百隻，直逼荻港，意圖內犯甯國，下援石壘。經李德麟知會鄧紹良，飛調陸路兵勇，分紮老鴉山魯港，以遏南面。並函會吳全美分撥多槳快蟹三隻，赴往上游助勦，將魯港紅單五船，移上三山接應。李德麟即於初十日，督領紅船八隻，揚帆進勦，駛近荻港，該逆一見，即開砲迎拒，經紅船併力轟擊，各快划鼓勇分抄，立沉賊船數十隻，斃賊無算。又用火罐焚賊三船，奪獲五隻，生擒僞木將軍王紀興一名，僞卒長魯長齡一名，俱湖南人，從賊伍吉、寶得勝二名，並奪獲紅袍黃馬褂各一件，旗幟鎗械鉛藥甚多，餘船不敢抵敵，即紛紛竄入神塘河，礙難進追，當即收隊扼泊。奈連日風力微細，紅船不能起椗，當派令儘先把總劉裕安、儘先外委陳秀管解快划，會同吳全美撥來接應快蟹二

隻，迎探上游跟勦。十二日午刻，駛至距蕪湖三十里之無爲州屬劉家渡江面，泊有賊船一百餘隻，見我船僅數隻，乃敢恃其賊衆船多，一齊排開抄扼，中有三色旗砲船一隻，上立黃衣賊目，搖旂指揮，勢極兇悍。僅先外委劉得清督架新造快蟹，首先衝入賊隊，被賊鎗傷左肩，仍奮勇點放大砲，對準三色旂轟打，立將賊目擊倒落水，餘俱撲溺江流，將船一併奪獲。會同各船連環圍勦，並施放火罐噴筒，擊沉賊船四隻，燔燒十餘隻，斃賊不計其數，餘船紛紛潰駛。把總鄭吉星飛駕抄攔，被賊鎗傷左膝，仍督勇奮力截擊，斃賊目一名，奪獲大座船一隻，小划二隻，起出黃馬褂黃帽砲械等件。劉裕安、陳秀亦奪獲賊船五隻，砍獲首級三顆。外委鄭龍彪、縣丞林士志復追獲大賊船一隻，划船六隻。劉得清又督勇目吳玉文等，獲賊糧船二隻，划船七隻，斬擊淹斃之賊無數，餘逆逃竄遠颺。收隊至泥汊河口，復見該逆砲船一隻，帶同八槳船十隻，經各快蟹痛加勦洗，悉數轟沉，奪獲大小四隻，始各收隊回棹。計共奪船三十隻，米穀彈藥衣物軍器二百餘件，除斬溺不計外，生擒賊匪喻如江等五名，連前獲賊一併訊供正法。此水師上游迭獲勝仗之情形也。其鄧紹良陸路大軍，自前月杪連日截擊石壘內外之賊，雖迭次獲勝，亦不過小有斬擒，盡夜籌攻，仍未得手。〔而陶陽鋪旂羅山各賊，因聞神山營盤撤動，悉衆來犯，經各兵勇擊退。賊忽於十六日夜，焚壘竄回東梁山，分踞戴橋龍山橋一帶，該處接近青山，乃內犯黃池衝要，當將魯港老鴉山兵勇撤回，分紮黃池，以顧後路。〕臣查蕪湖外援之賊，既經棄壘竄逃，雖未稔作何詭謀，而石壘應援已絕，上游賊復被懲，亟宜乘此聲威，迅圖掃蕩。除檄催該提督等趕緊併力攻勦毋懈事機；一面督飭各路嚴加防堵，以固旁竄內犯要隘，仰副聖主宵旰焦勞於萬一。所有蕪湖上游截勦賊船迭獲勝仗，及陸路外援之賊敗竄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恭摺具奏，伏乞聖鑒。再現在金陵逆賊，

糾合上游各路黨羽，分屯各門，仍圖竄援鎮江，臣已揀派兵勇，嚴密妥籌；並飛函吉爾杭阿乘賊出巢，會師痛勦，以靖妖氛。理合先將布置大略，一併上聞。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正月初三日上諭：向榮奏蕪湖水陸截勦叠獲勝仗一摺。逆賊負固蕪湖，節經我軍圍蹙，副將李德麟探聞江北神塘河口內賊匪數千，夥併安慶竄下賊船，在泥汊河荻港一帶窺伺接應。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德麟帶領紅單船，折赴神塘河進勦，賊衆蜂擁拒敵，經紅船往來冲盪，轟沉賊船三十餘隻，生擒僞檢點趙元發等八名，餘賊遁入河口。總兵吳全美各船在下游，同時將裕溪口接濟賊船擊沉，並截勦偸渡賊划。十二月初九日，賊復自無爲州糾合上游賊船數百隻，竄至神塘河，直逼荻港，李德麟函會〔鄧紹良〕吳全美，分派兵船，合力助勦；李德麟督船先到，奮勇攻擊，立燬大小賊船數十隻，焚溺賊匪無算，生擒僞將軍王紀興等，奪獲鎗砲多件，乘勝攻勦。十二日，駛至劉家渡江面，外委劉得清乘駕快蟹船，首先衝入賊隊，把總鄭吉星、劉裕安等，均各併力攻擊，計共奪船三十隻，軍器二百餘件，賊衆拚命潰逃。其應援石壘之賊，自陶陽鋪等處來犯，均被鄧紹良督勇擊回，復將范羅山守堶賊匪擊倒，該逆見勢不支，自將陶陽鋪等處賊壘焚棄而竄。此次擊敗賊援，蕪湖已成孤立，着向榮即飭各路將弁，乘此聲威，迅速掃蕩，以清江面。

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上諭：向榮奏蕪湖水陸獲勝情形一摺。據稱旂羅山等處賊匪，焚壘回竄東梁山，已調魯港老鴉山兵勇協紮黃池，杜其內竄之路，該處直接高淳、東壩，久爲逆匪窺伺，稍有鬆懈，內犯堪虞，向榮所派兵勇，是否足敷堵截？此時蕪湖陸賊雖棄壘潛竄，鄧紹良一軍仍應嚴扼上游，恐不能分兵

返顧。向榮前奏揀派精銳一軍，以備緩急，如黃池有警，即令總兵明安泰統帶，由高淳一帶攔勦，布置尙屬周妥。仍當確探賊蹤，盡力堵截，不可令其竄入腹地，亦不可因該逆回竄，遽撤上游精銳兵勇，致墮該逆牽綴之計。至金陵逆匪，糾合上游各路黨羽，分屯各門，意圖援應鎭江，據向榮前奏，已飭德安帶江鎭得力兵勇，駐紮東陽鎭，斷其往來。誠恐賊衆我寡，專事扼截，未能得力，着與吉爾杭阿妥爲籌商，總以誘賊出巢，就地勦殺，使之不敢旁竄，方能杜其窺伺詭謀。前據托明阿奏探聞金陵首逆，定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後，二十五日以前，水陸齊進，下援瓜鎭。雖其日期不可憑信，而急圖下竄之意，則與向榮現奏情形符合。向榮吉爾杭阿務當加意防範，能乘該逆出援，痛加勦洗，不特可免內竄之患，亦於克復城池事機，更有裨益。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按此諭據實錄與前諭同爲咸豐六年正月辛酉日事，奏稿作正月十二日誤）

# 卷十一

## 與吉爾杭阿會奏南北會勦獲勝摺（咸豐六年正月初八日在鎮江九華山大營發）

奏爲南北會勦獲勝，並上游大股逆匪竄踞鎮江，現在設法堵勦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吉爾杭阿于上年十二月初七日，接托明阿等密函知會：定于初九日丑刻，南北並舉，合力進攻。當查寶蓋山賊壘，與鎮江西門連通，呼吸相應，克城而不得寶蓋山，該逆尚可踞山自守。若先將寶蓋山之賊壘掃蕩，城中之逆即不能自存，遂會商余萬清、虎嵩林，派令參將周兆熊、都司王夢熊帶領奮勇兵勇埋伏寶蓋山之前。虎嵩林督飭參將魯占鰲、守備翁廷奎、千總李維科在後接應。又派知府劉存厚、參將吳世斌帶領奮勇隊伍，埋伏寶蓋山之東。副將慶文、知縣松壽、遊擊金連元，都司玉興、博勒莊武等在後接應。佐領順喜鹿鳴、府經歷余兆祥、把總白玉龍等，撥住中路。協領萬成、佐領常志、遊擊姚麟、都司劉瀛等，攜帶雲梯，埋伏城之西南。余萬清督率副將占住、遊擊米興朝、黃朝恩、都司田宗揚、鄧景元等，攜帶雲梯，埋伏城之東北。均以火箭爲號，同時進攻。奴才吉爾杭阿帶領小隊在黃山頂督陣。至丑正，四面火箭齊發，槍砲並施，直搶而上。該逆出于不意，陡然驚覺，在壘牆城垛開放槍砲，四面死拒。我兵不避火砲，直逼牆根，施放噴筒火箭，拋擲火罐。摩旂鴻鵠虎頭等山營盤，亦開放連環火砲，擊入城中。自寅至巳，鏖戰四時之久，將賊壘外之卡柵梅花樁焚燬殆盡。城內及

賊壘人聲鼎沸、情甚驚慌，而守牆之賊屹立不動。我軍槍砲所及，無不應聲而倒，轉眼之間，即已有賊抵補，開放槍砲，子密如雨。我兵因城濠深闊，不能超越而登，時已過午，兵皆飢疲，祇得撤隊歸伍。奴才吉爾杭阿登高瞭望，見北岸托明阿等同時進攻，烟焰蔽天，砲火絡繹，亦至午後始息。初九日，盤獲僞文前赴楊逆處乞援之僧源濤，訊據供稱：鎮逆因我兵攻勦甚急，遣而（？）前往金陵求救等語。奴才吉爾杭阿即將計就計，設法誘擊，該逆疑信參半。于十五、十七等日，金山一帶出賊千餘，在沿江河洲瞭望探看，經我埋伏兵勇，分投截殺，僅止小有斬獲。旋據諜報：金陵首逆調集上游賊衆，將由南岸擾竄鎮江，倘被官兵要擊，即渡過江北，由六合儀徵而至瓜洲，再行渡江南來，以圖一逞。管帶紅單船之金門鎮總兵陳國泰，以儀徵縣之沙漫洲，徑對南岸龍潭渡口，必得于沙漫洲停泊師船，方杜賊北犯儀徵之路。稟經托明阿，飭將住守高資港口之紅單船五隻，調赴沙漫洲；另調護送海運由山東折回現在焦山口之拖罾船五隻，及近造廣快等船四隻，駛赴高資口港一帶，交陳國太調遣，咨商前來。奴才吉爾杭阿即于二十日帶同知府劉存厚、袁芳鍈、親赴高資港口渡江而至土橋紅單船，會同陳國泰循江而上，至儀徵沙漫洲一帶察看形勢，意見相同，遂即分別調遣。部署甫定，上游大股逆匪，蜂屯蟻聚，直竄棲霞石埠橋一帶。奴才吉爾杭阿接准奴才向榮飛函知會：當即商令余萬清帶領兵勇一千二百名，于二十三日拔隊起程，馳赴東陽，會同奴才向榮派出之總兵德安等扼要堵勦。奴才吉爾杭阿復商派總兵虎嵩林帶領兵勇七百名，馳赴高資，督飭高資原有防兵八百名，以爲後路援應。二十五日晚，探知鎮逆意欲潰圍而出，接應上游之賊，遂定以攻爲堵之計。密派副將慶文、知府劉存厚、鹽運判許寶書、同遊擊金連元、都司博勒莊武自寶蓋山前面進攻。知縣松壽、千總安太、府經歷余兆祥、從九田玉梅、守備

陳安邦、馬平春隨後繼至。又派參將周兆熊、都司王夢熊自烟墩山進攻寶蓋山西面，信勇勁勇相隨繼進。另派都司玉興、守備張長庚、佐領順喜鹿鳴管帶車砲爲後路援應。二十六日卯刻，該逆自鎮江西門迤邐而至寶蓋山，出賊約四五千人。始見我兵嚴陣進攻，相待不動，繼卽槍砲齊施，從高壓下。我兵奮勇直前，分投勦殺。該逆或分或合，忽進忽退，變詭百出。我兵將隊開分，見賊卽擊，自辰至午，斃賊無數。該逆仍抵死衝突，撫慶勇目藍翎儘先外委劉萬春、奮不顧身，首先撲入賊隊，殺賊數人，逆焰始覺稍衰。劉萬春亦受槍矛傷數十處，登時陣亡。我兵復用車砲連環轟擊，每砲必斃數賊。該逆勢難抵敵，始紛紛敗退回巢。是日殺賊數以千計。參將周兆熊、千總安太、從九田玉梅皆受有槍子傷。查點我兵受傷者，亦有數十人。所有陣亡之藍翎儘先外委劉萬春，相應請旨飭部照例議卹。現在余萬清虎嵩林已在下蜀街紮定營盤，奴才吉爾杭阿又添派楚黔兵勇，將余萬清等帶去兵勇，酌量加（抽？）換。余萬清、等營盤，共有兵勇二千三百餘名，車砲千尊，連前調赴東陽高資兵勇一千六百餘名，統計鎮江營盤，調赴上游兵勇四千名，與奴才向榮派出官兵，合力勦堵上游竄擾之賊。而該逆多而且悍，日事仗爭，尚未擊退，一切詳細情形，應由奴才向榮另行核實具奏。奴才等伏查該逆此舉，係以全力回救鎮江，足（並？）有窺伺蘇常完善地方之意。奴才等惟有竭盡心力，堵其旁竄，遏其下援，庶幾堅城可圖，蘇常可保無虞也。所有連日勦辦情形，謹合詞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上諭：本日據吉爾杭阿奏南北會勦獲勝，並上游大股逆匪，圖援鎮江，現在堵勦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陣亡之劉萬春交部議卹矣。吉爾杭阿督兵進攻寶蓋山賊壘，獲勝，瞭見北岸

砲火絡繹，知托明阿等亦同時進勦。惟據奏金陵首逆調集上游賊衆，將由南岸竄擾鎮江，如被官兵要擊，卽由北岸至瓜洲渡江以圖一逞。必須于江面扼要截勦，不可令其南北兩岸往來自如。着托明阿向榮嚴飭陳國泰調集師船，于沙漫洲一帶嚴飭防勦，杜其北竄之路。至金陵賊黨，竄撲棲霞石埠橋等處，鎮江之賊，又欲潰圍而出。是該逆以全力回救鎮江，且有旁竄內犯之虞。此次殺賊雖以千計，而賊援未退，勢甚猖狂。余萬清馳赴東陽，虎嵩林馳赴高資，所帶兵勇，是否足資堵勦，着向榮吉爾杭阿飭令帶兵各員，迅將棲霞等處之賊，併力勦擊。毋令下援鎮城，並竄往他處，致勦辦又形棘手。托明阿仍當約會吉爾杭阿，于南北兩岸同時進攻，使逆匪不暇兼顧。倘能先克鎮江，則水師紮營金山，攔截江面，瓜洲接應，必可斷絕。而金陵賊勢亦孤，攻勦自易爲力。該大臣等務須南北通籌，水陸並舉，毋得日事玩延，致有貽誤。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會勦獲勝，並堵勦上游援匪一摺。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托明阿約會吉爾杭阿南北合攻，當經余萬清、虎嵩林等，分派兵勇，在寶蓋山前後埋伏策應，並分攻鎮江。吉爾杭阿在黃山督仗，施放火箭槍砲。該逆在壘牆城垣內放砲死拒，我兵直逼城根，開放火器，摩旂、鴻鵠、虎頭各山營盤，亦開連環大砲，轟入城中。鏖戰四時之久，將賊卡棚梅花樁毀盡，賊聲鼎沸，我軍槍砲所及，守城之賊，應聲而倒。望見北岸托明阿等，督帶勦賊，亦烟焰蔽天，砲火絡繹。現在金陵集調上游賊黨，將由北岸圖援鎮江；吉爾杭阿由高資港渡過土橋，賊竄棲霞石埠橋一帶，吉爾杭阿會同向榮派出之總兵德安等，扼要堵勦，復派虎嵩林等，以攻爲堵。二十六日，該逆自鎮江西門至寶蓋山出賊四五千

人，我兵分投勦殺，見賊卽擊，自辰至午，殲斃無算。復用車砲連環轟擊，該逆敗退回巢，殺賊約以千計。藍翎懍先外委劉萬春首先撲入賊隊，受傷陣亡，着交部照例議卹。吉爾杭阿務卽乘勝攻克鎮江，並着會同向榮等派出水陸各路兵勇，立將援賊盡數殲除，毋令分竄。（正月二十六日到）

## 堵勦上游援匪片（前奏附片）

再臣等接據徐州鎮道先後稟報：安徽捻匪張落行等，聚衆刼掠，橫行于皖豫之間，已非一日。于上年七八月間，侵犯蒙城夏邑。八月二十五二十八日，該匪兩次竄至河南虞城縣，與江蘇碭山縣交界之楊家集地方，肆行焚掠，當經前代理徐州總兵興慶，統領兵勇團練，將其擊退。距亳州之雉河集老巢，四出搶掠粮食，相離徐州府屬之銅山碭山蕭縣，均止數十里及數里不等。該鎮道等約會皖豫二省，合力會勦。十一月初二日，興慶帶領兵勇馳赴永城亳州交界之麻種集地方。適侍衞容照帶領馬隊趕到，安營未定，賊已湧至，約有五六千人，來撲我軍。容照、興慶督飭兵勇，分投迎擊，得獲勝仗，追殺五六里，始行收隊。不意我兵喘息未定，該逆大股萬餘蜂擁而至，將我軍層層圍裹，爾時孤軍無援，賊數逾我數倍，頗形危急。經容照、興慶激勵將士，鏖戰四時，始得衝圍而出，傷亡兵勇一百餘名，該匪亦向西北竄去。至十四日，興慶接奉提督伍隆額札調帶領兵勇一千五百名，馳赴永城。徐州道王夢林卽馳赴蕭縣瓦子口地方，調集各路團練，堵截由蕭至徐門戶。十八日戌刻，該匪萬餘由永城縣竄入蕭縣青里集，由洪河集一帶沿途焚掠，直撲瓦子口營盤。該道堅壁不動，俟其將近壘牆，卽槍砲齊施，磚石並下，竭力堵禦。該匪數次衝突不動，至十九日寅刻，始回宿州之睢溪口退去。

興處旋卽帶兵折回。而統計兵勇，不足四千名，分防銅、蕭、碭山三縣，餉需短絀，情形十分危急，稟請調兵籌餉，先固藩籬，再籌會勦。奴才等當卽籌撥銀二萬，業經奏明委員解往。至托軍營已奉旨兩次抽撥馬隊一千名，前赴河南，向榮軍兼顧蕪湖東陽，本有兵單之慮，必不得已，擬于鎮江軍營無可抽撥之中，酌量調遣，久歷仗陣之壯勇五百名，隨後進發，聊壯聲威。適值上游大股竄援鎮江，已抽調四千名前赴下蜀街等處紮營堵勦，鎮逆又日圖衝竄，在營兵勇不敷調援，是以尙未拔隊起程。現在署徐州鎮總兵傅振邦業已到任，向榮恐其差遣無人，又派揀發都司常瑞、前廣西桂林守備胡元昌馳往，聽候差遣。奴才等又諄飭辦理堅壁清野，以免焚掠。惟聞該匪仍在皖豫交界，大肆猖獗，一經大兵勦洗，勢必下竄，徐州爲淮揚門戶，兵力單薄，實深惴惴。除俟南河河道總督簡放有人，再行咨商就近督辦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金陵逆匪糾合上游各路黨羽外竄勦截獲勝摺（咸豐六年正月初九日在金陵紮金山發）

奏爲金陵逆匪糾合上游各路黨羽，分股外竄，迭經勦截獲勝，並籌布置堵勦情形，恭摺彙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金陵逆賊，自上年十一月連次大創，而其竄擾鎮江之心不死，復糾集黨羽，紛紛竄回。十二月十九日，探有賊衆在神策門外紅土山築壘嘯踞，經臣派令副將王浚統兵馳往襲攻。二十日黎明，我軍一鼓攻上賊壘，鎗砲火器齊施，逆衆驚潰，斬馘多名，生擒八名，立將賊壘焚燬。有太平門賊黨抄來，又經伏兵齊起夾擊，吶喊衝殺，追奔至太平門而還。旋接各路探報：有賊數萬由上游陸續竄至，聞係蕪湖兩岸外援，及兩梁山金柱關和合（含？）一帶，並廬州三河之賊，節續歸併金陵，分布各城，尅日大股出巢衝竄。一由神策門至仙鶴門

抄拒我兵；一由觀音門沿江至棲霞一帶竄走鎮江；一由南路撲殷巷秣陵以圖內犯；並埋伏太平各門附近，俟我兵分股各路，卽來圍撲大營；又有大小賊船在夾江窺伺下竄。臣思該逆節經創敗，今復糾黨至數萬之多，分路奔衝，勢甚兇悍。若非面面布置周密，誠恐有顧此失彼之虞。當與署江甯將軍福興妥爲籌商，揀派馬步隊伍二千餘名，交總兵張國樑、副將秦如虎、分起馳往仙鶴門迎勦。並令遊擊李鴻勳帶勇八百名隨後接應。飛檄秣陵東陽兩軍嚴加堵勦。一面飛咨督臣怡良、撫臣吉爾杭阿、飭屬一體防堵，調兵丹陽，固守要衝。並由鎮營選派一軍，馳赴東陽一帶，攔頭會勦；分飭堵泊觀音門師艇、及六合縣水勇截擊下竄賊船。臣仍督飭各營官兵嚴陣待仗。二十二日寅刻，該逆先由板橋竄擾殷巷，經總兵明安泰由秣陵關派隊馳勦，殺斃三十餘人，將賊擊走。而是日午刻，張國樑、秦如虎兩軍馳至仙鶴門，適遇該逆大股竄來，我軍左右迎仗，槍砲連環，轟斃數十餘名，賊仍蜂擁撐拒，都司張玉良及守備李日昇、杜熙瑞等，奮勇衝入賊隊，連次斬殺賊目數名；馬隊復從兩面包抄，各兵勇爭先砍殺，俘斬數百人，該逆大股奔回。李鴻勳接應兵到，會同跟勦直前，沿途大加殲殺，並紛紛截撲溺水無算。追至觀音門，聞有賊兩大股，已沿江竄赴棲霞石埠橋一帶，卽回軍馳往截勦，遇賊于棲霞橋頭，槍砲對開，鏖戰至夜，撤隊仙鶴門堵紮，飛報回營。臣思出竄仙鶴門之賊，雖經我軍大挫其鋒，而逆匪已至棲霞，其勢甚衆，必圖併力前〔犯〕，卽飛令秦如虎分兵繞往東陽會同總兵德安攔頭兜勦；仍約會張國樑于二十三日三隊一齊進攻。乃該逆于棲霞石埠橋之間築壘踞守，張國樑奮勇督兵衝進，極力勦洗，斃賊數百，追至橋頭，該逆槍砲排開，我軍搶撲難進。其時德安秦如虎兩軍已至石埠橋之東，與賊接仗，槍砲來回互擊；忽有逆衆左右抄來，經我軍分頭奮擊，斃賊不計其數，羣逆敗退回巢，砲如雨注。該處左山右

水，中僅一線道路，打仗極未得手，至午撤隊。而本日卯刻，城中復出賊數千，由龍脖子來窺我楚粵兩營，直撲濠外。經臣派令副將王浚及參將張騰蛟分兵兩路衝勦，並飭遊擊李定太率領親軍奮勇由湖南營前抄截賊後。該逆首尾不敢，即時退敗；我兵將賊逼入明陵，斬殺極多，割取首級耳記六十五件。巳刻，逆股復至南路元山第竿村一帶焚擾，明安泰親督兵勇分股迎勦，將賊擊回板橋，斃賊無數，斬取黃馬褂賊目首級一顆，並耳記三件，生擒賊匪五名，就地梟示，先後稟報到臣。伏查該逆四出衝竄，無非欲牽制我兵。至竄踞棲霞石埠橋之賊，勦辦亟未得手，而賊黨由上游源源竄回，又已陸續踵至，是不特併竄鎮江爲虞，而密邇句容丹陽一帶，肉犯尤極可虞。東南大局攸關，堵勦至爲吃重。東陽兵不滿四千，仙鶴門亦止一千餘衆，大營存兵有限，分撥不敷。因查蕪湖外援賊已竄回，餘賊無多，可以移緩就急。當飛飭鄧紹良由蕪湖抽調兵勇二千六百名，星夜前來助勦，即飭乘此機會，協同舟師迅圖攻克石壘，掃蕩逆氛；並就近在秣陵關撥勇數百名，先行馳往東陽，責令德安、秦如虎迅籌攻勦。一面咨會吉爾杭阿，催調大兵接應。所有鎮營派來兵勇一千六百餘名，已由余萬清統帶于二十四日馳抵龍潭，會商三路並進；仍約同張國樑由後夾攻。于二十五日辰刻出隊，該逆分股出拒，秦如虎由中路攻進，德安由左面包抄，槍砲齊轟，斃賊不少。余萬清督兵截擊賊右，該逆勢已不支，忽江面有騎馬賊股衝來，潮勇少却。該逆即併夥由右竄突，賊黨滿山蓋地而來，余萬清寡衆不敵，且仗且退。德安、秦如虎見右隊吃緊，恐賊長驅前走，亟合兵飛奔接應，繞截攔頭，將賊匪全股兜回。會合余萬清一軍鏖仗，自巳至酉，該逆始行敗退，追殺數里，共殲斬賊匪數百餘人，我軍亦少有損傷。至張國樑一軍進勦棲霞西面，該逆抵橋拒仗，雖頗斬擒，仍未得手。臣聞之不勝焦急。旋復接據探報：是夜有賊數千，由沿江洲下竄，經秦如

虎會同余萬清統帶兵勇，由龍潭趕赴下蜀街攔頭，該逆卽潛遁回巢，有欲步步爲壘直逼鎭江之語。我軍亟宜擇要紮營，扼斷賊竄之路。查龍潭上距東陽五里，內通句容丹陽，其下十餘里爲下蜀街，乃洲地前竄要隘，今于兩處屯紮連營，卽與東陽一氣連絡，既可堵鎭江走路，並可截其旁竄內犯之路。仍飭秦如虎龍潭紮營四座，催趲無湖調來兵勇，趕往屯紮。移檄余萬清一軍，紮營下蜀街。並就近將虎嵩林之兵，由高資移併堵守。仍知會吉爾杭阿調兵添駐高資，以顧後路。一面專弁前赴東陽龍潭催督進勦。二十六、七、八等日，我軍將龍潭三汊河南兩營趕築，該逆時來窺擾，均經兵勇擊退。二十九日，秦如虎復派隊渡河北，欲于洲地築營三座，逆衆恐斷其前路，分五股蜂擁撲來，我兵分股迎仗，槍砲連環，斃賊頗多，而逆黨愈來愈衆，沿水繞越過河，直抄我後，秦如虎督兵渡過河南，極力迎仗。適德安派兵趕來接應，合力衝殺，苦仗爭持，該逆復將後隊大股分兩路直趨東陽，一由十三渡衝來窺擾營盤，一由西溝抄至保橋。德安飛派兵勇馳抵橋口，將槍砲密排堵住，復親督兵勇鎭靜以待，俟賊逼近外濠，始將排槍大砲一齊轟放。如此數次，黃旂紛紛倒地，斃賊約五六百人。該逆敗走龍潭，又經都司張玉良、千總黃金友率兵要截，與秦如虎大隊會合痛勦，將該逆追撲過河，亥刻始各收隊。本年正月初一日，逆衆復至三汊河窺伺，秦如虎督令各軍迎勦，適臣派去遊擊李定太管帶親軍奮勇四百名趕到，當卽出隊助仗，槍砲對轟，斃賊數十名。該逆敗退河北，因隔水未能進追，收隊後見賊已于洲地民房圍築二壘。初二日，我軍取路進攻，未能得手。初三日辰刻，探有賊匪數千，由龍潭山後下竄，秦如虎率同遊擊楊瑞乾等，帶領兵勇，馳往東路兜勦，見逆衆沿河竄走，我兵吶喊追攔，將槍連環轟擊。一面督令後隊兵勇渡河衝殺，將賊股悉力截回。奪獲僞丞相大旂及賊目大小黃旂二十餘桿，殲斬賊匪百餘名，該逆退奔，

復追撲(?)淹無數，因該處溝港分歧，未便深入，只得收隊回營。查該逆嘯聚洲地一帶，前竄吃緊萬分，即經飛撥楊瑞乾等勇壯二千三百餘名，前赴下蜀街會合攔紮；一面趕扼龍潭要口，嚴密防勦。初五日黎明，見有賊大股竄下，秦如虎即與李定太會兵渡河截勦，直撲賊壘，射放火箭噴筒，焚破賊壘三座，逆衆大潰奔逃，我軍痛加勦殺，擒斬一百數十名，餘俱敗入三汊河賊壘，刺滅溺水甚多。至前股下竄之賊，經余萬清、虎嵩林會合堵勦，並令楊瑞乾等勇攔頭將賊力擊敗回，追殺十有餘里。該逆退踞李家橋地面，秦如虎復令李定太及守備李有榮勁兵五百，馳赴下蜀街協堵，一面乘勝攻勦三汊河。于初六日五更出隊，搭橋三路，並該逆傾巢出拒，經我軍槍擊砲轟，一鼓壓進，賊即奔敗入壘，槍砲排牆打出。千總黃金友奮勇撲過外濠，致被賊壘砲轟斷左手中指；把總陸開元亦被槍傷陣亡。我軍併力攻搶，該逆拚死拒守，攻至未刻，收隊回營。本日李家橋賊股復出馬隊二百餘騎，于巳刻由趙家橋直前衝竄，經余萬清派兵迎勦，並先于定家橋埋伏地雷，將賊誘近，轟斃賊匪人馬甚多，我軍乘勢衝勦，該逆大驚潰敗，該逆自相擁擠落河。余萬清會同虎嵩林、蔡應龍、李定太，復令大隊分路追勦，斬擊不計其數，餘賊敗回李家橋而去，我軍亦即收隊，另圖再舉。此半月以來連次堵勦之實在情形也。因思此股竄匪，勢衆且悍，我兵經旬截勦，雖未能大挫賊鋒，而自東陽以至龍潭下蜀街，連營三十餘里，節節堵扼周嚴。該逆雖于洲地往來衝竄，既不能飛越內犯，亦無從竄擾鎮江。所有河汊沿江，已由吉爾杭阿調撥下游仗船，分泊高資鮎魚套一帶，攔堵金山賊划，截住賊人出江之路。臣並責成余萬清、虎嵩林兩軍攔頭，催飭德安、秦如虎兩軍攻勦，復派令副將蔡應龍前往督仗，妥籌堵勦機宜。一面酌量犒勞，加懸重賞，激勵各營兵勇迅掃羣醜。一面檄飭張國樑設法截賊後路，令明安泰嚴堵秣陵，密防南面；咨商督撫添

兵住守丹陽，以扼內犯而顧全局。臣復思賊衆竄東路，其黨援皆自上游陸續竄回，現在蕪湖情形較緩，特飛檄總兵吳全美抽帶紅單船二十隻，由梁山金柱關節節掃蕩，直逼江甯鎮大勝關一帶，乘風上下，往來撻伐，以清江面而分賊勢。其餘蕪湖各船，即交令副將李德麟統帶，分扼上游，會勦石壘。一俟蕪湖得手，並下流合圍金陵，勦辦更有把握。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明訓示祇遵。至貴州把總陸開元奮勇陣亡，應請旨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金陵逆匪賊黨糾合黨羽分股外竄節次截勦獲勝，並現籌布置堵勦一切情形，謹會同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正月十七日上諭：向榮奏金陵逆匪糾合上游黨羽分股外竄，迭獲勝仗一摺。逆匪糾衆數萬，由上游陸續竄至，歸併金陵，以圖傾巢衝突，當經派出馬步各隊，分起迎勦，向仙鶴門、觀音門、棲霞橋等處奮力截擊，于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俘斬無數。其城中衝出之賊，復由龍脖子直撲濠外，亦經分兵抄截，該逆首尾不顧，即時敗退。復由南路元山第竿村一帶肆擾，又被兵勇擊回，殲斃多人。鎮江派來之兵勇，于二十四日馳抵龍潭，連日接仗，至正月初五、六等日，先後斃賊千餘人。此次堵勦聲勢已振，着向榮即飭各路兵勇實力堵勦，毋任糾連。貴州把總陸開元奮勇陣亡，深堪憫惻，着交部從優議卹。

同日上諭：昨據吉爾杭阿奏上游賊黨圖援鎮江。當經諭令向榮托明阿等將棲霞等處之賊，速籌會勦，杜其下援，並毋令旁竄內犯。本日據向榮奏：勦截竄賊獲勝，併布置情形一摺。金陵逆賊，糾合上游黨羽，聚至數萬，分路竄擾，經向榮截勦獲勝；隨咨商怡良、吉爾杭阿於丹陽地方添兵防堵。並令余萬清扼守下蜀街，調派鄧紹良移兵至棲霞一帶，吳全美紅單船赴大勝關分投勦擊。東陽高資等處，俱已添撥兵

勇堵截，布置均合機宜。該逆圍扼鎮江，糾衆肆擾，非大加懲創，不足以杜其奸謀。現在金陵東路，兵勇雲集，除旁竄內犯各要隘，必應嚴堵外，仍應亟籌進勦，以殲羣醜。着向榮督飭余萬清、鄧紹良等，將洲地往來賊匪，併力攻勦，悉數殲除。吳全美師船亦准其調赴大勝關協力攻擊。其沿河港汊，並咨會吉爾杭阿復撥派（戰船）分投堵禦。務令水陸各軍，聲勢聯絡，毋令竄越。其蕪湖賊壘，並着飭令李德麟等就現有師船，迅速攻勦。該大臣前請續調紅單船，已據彙名琛奏報：雇得二十七隻，派令李新明管帶，於年前十二月初一日自粵開行。一俟進江後，即着向榮妥爲調遣，以資助勦。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 下蜀街迎仗獲勝片（前奏附片）

再臣正繕摺間，續據差弁馳報：初八日辰刻，逆衆分三股直撲下蜀街營盤，經余萬清、虎嵩林派令遊擊李定太率帶親軍，及守備李發榮等兵勇，由左面大路迎仗；令遊擊楊瑞乾、都司劉季三、守備陶茂森等，率帶廣勇由右面江邊截擊；余萬清、蔡應龍等分股大隊，由中路一帶衝勦。該逆恃衆抵拒，槍砲對轟，鏖戰四時之久，李定太督令兵勇奮力直衝賊陣，將賊擊過小河，跟踪追殺前進。楊瑞乾亦督勇將江面一股擊退，追逐而來；中路大隊即乘勢一股壓進，掩殺直前，斃賊無數。立將李家村等處賊壘三座一齊踏燬，追擊十有餘里，斬擒數百餘人，淹斃極多，奪獲槍砲旂械，不計其數。是日副將秦如虎亦督兵進攻三汊河賊壘，斬擊多人。因該逆伏匿死拒，致未得手，攻至申刻撤隊，各等語。查該逆既經痛挫，即宜乘勢大張撻伐，以期盡殲醜類。除飭催該提鎮等迅速進勦，並抽提厘金飛解犒賞外，合將獲勝大勝情形，先行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謹奏。

## 堵勦鎮江竄出接應上游之賊匪獲勝摺（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在鎮江九華山大營發）

奏爲鎮江逆匪屢次衝竄，接應上游之賊，堵勦獲勝，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上游大股逆匪，竄擾鎮江，勢甚猖獗，業經奴才等先後馳奏在案。查自鎮江至棲霞，有便民河一道，便民河北岸，俱係濱江洲地，由洲地至金山，隔有橫河三道，春水未生，皆可徒涉而過。該逆由棲霞循便民河南岸，步步爲營，衝竄而下。奴才等在于江鎮兩營，抽撥兵勇，上自高資，下至仙鶴門，節節堵勦，截其下竄，防其內犯。該逆即分股渡江（過）便民河北岸，嘯聚于帶子洲等處，與我南岸下蜀街營盤遙遙相對，雖經我兵屢次痛加勦洗，而上游之賊，接踵而來，凶而且悍，以致尚未芟夷淨盡，一切勦辦情由，奴才向榮另行恭摺具奏。正月十一日夜，有僞總制熊步云（芸？）及夥黨二人，從便民河北岸洲地潛渡高資，經我哨巡兵勇擒獲，搜出僞文，內稱：鎮江爲金陵之咽喉，必應堅守，囑令鎮逆竊踞高資，接應來援之賊，當將該逆等凌遲。奴才吉爾杭阿督飭各營嚴行戒備，以攻爲堵。一面遴派游擊伊經阿、佐領鹿鳴、守備周天培、千總朱景山、把總李寬富、簡練精銳兵勇八百名，備齊槍砲，裹帶餱糧，埋伏于六（七？）里店要隘。並飭高資帶兵游擊張汝琳等預備隊伍，以爲前後夾擊之計。該逆自正月初十日以後，或在寶蓋山，或在金山，每日有賊數百人出巢瞭望，亦經我兵勇追擊，即行折回。十五日卯刻，有賊二千餘人，潛出西門，散布于銀山寶蓋山溪谷之間。其意明知我抽調兵勇而上堵勦，前來窺我虛實，伺隙上竄。奴才吉爾杭阿親督派定兵勇，馳往截擊，該逆踞守谷口，拚命抵拒，我兵屢次突擊，俱爲該逆槍砲所阻。副將慶文、都司玉興、王夢熊推運車砲，向山谷連環迭擊，該逆不能抵敵，始行敗退。我兵乘勢追殺，斃賊

約有二百人，因山深谷環，未便深入，即行撤隊。十六日黎明，該逆千餘人由江邊潛向西行，將至七里店地方，伊經阿（等）伏兵突起，奴才吉爾杭阿派令守備周天培，帶領兵勇二百名，策馬冲入賊陣，指揮勦殺，如入無人之境，該逆驚惶失措，竄踞山梁。復有瓜洲金山賊黨約三千人，並自西門出賊約二千人，分股西竄。時有知府劉存厚、參將吳世斌、運判許寶書、知縣松壽、副將占住，各帶兵勇列陣寶蓋山之東；副將慶文、游擊王凱金、連元、都司王夢熊、博勒莊武、儘先守備翁廷奎、馬平春、陳安邦、府經歷余兆祥、把總白玉龍，各帶兵勇布陣寶蓋山之西；副都統綳闊統帶駐防官兵，佐領順喜管帶車砲，由中路策應。都司玉興管帶車砲，排列兵勇大隊之間。伊經阿等由七里店追勦而來，正值該逆分股來犯，各兵勇分股（投？）進攻，並用車砲連環轟擊，該逆抵死拒抗，退而復前數次，旋即麕聚於金鷄嶺，意欲從上壓下。劉存厚、占住督率撫潮各勇飛搶而來，撫勇頭目六品頂翎儘先把總侯連科、藍翎撫勇李啓秀、旋中砲陣亡。守備王瑞圖、千總華天祿、把總羅應遠、陳永升、毛茂成、徐洪喜、樊得勝，相繼而進，亦被該逆槍傷。王瑞圖等負傷力仗，我兵鼓勇而上，奮力衝殺，賊勢不支，始行潰散。我兵乘勝尾追，直至城根，因城上槍砲如雨，未能斬關而入。是日自辰至申，鏖仗五時之久，我兵斬級搴旂，斃賊約有四、五百人，因兵力業已飢疲，當飭收隊。十七日黎明，有賊約三千人，佔踞金鷄嶺山梁，揚旂誘仗，並運砲位多具，密藏賊隊之後。另有一股伏于山坳，欲候我兵進攻，以砲擊我，希圖一逞。奴才吉爾杭阿察看情形，知其必有詭計，當飭劉存厚、慶文等，查見山坳之賊，先行擊散，並以劈山砲向金鷄嶺接續施放，都司玉興又連施車砲，金鷄嶺之賊不能存身，紛紛運砲由山後遁回。我兵正在追勦之際，另有一股賊匪從山右衝出，包抄我兵之後，劉存厚、慶文、吳世斌揮令兵勇分投迎勦。貴州千總儘先守備王炳周奮不顧身，手斬逆

匪多名，正在得手，猝中賊槍陣亡。千總朱景山、蔣占魁亦各受傷，力仗始行擊退。該逆又散匿于坟墩岩石之間，忽隱忽現，開放槍砲，阻我尾進之兵。我兵奮力搜勦，至未刻全行敗退，仗至四時，我軍亦暫收隊。是日斬馘約有二、三百名。〔十八日〕辰刻，先有賊匪數百人，潛由寶蓋山下望西面而竄，爲伊經阿等伏兵要截。城中賊匪二千餘人，蜂屯蟻聚而來，併力衝竄。劉存厚、慶文等早經出隊迎頭攔截。奴才吉爾杭阿在黃山頂視賊所指揮圍勦，殺賊亦有數百，至申刻鼠竄而回，我兵亦卽收隊。奴才等伏查上游之賊，用全力下竄，鎮城之逆，亦拚命衝突，已有困獸之鬥。而我沿江自棲霞以至鎮江一百數十里間，處處皆可內犯，處處皆可下竄，不免有地大兵單之虞。奴才等飛咨督臣，抽調京口右營兵一百四十名，松江兵二百名，以江陰營遊擊恩澍爲統帶，住紮丹陽。會同粮台委員高長紳及署知縣陸保，督率壯勇民團，協力防堵。又調福山鎮標兵三百名，駐紮句容，以固心腹重地。又因六合縣水陸各勇，素稱得力，函商托明阿等，酌調該縣水勇五百名，陸勇三百名。奴才吉爾杭阿又飛飭該縣另調陸勇一千二百名，迅速渡江南來，籌給鑼鍋帳房口粮，歸併下蜀街營盤，爲一鼓截擒之計。倘能仰邀皇上洪福，扼住上游，無下竄內犯之虞，則以鎮營兵勇圍勦鎮逆，足以制其死命。所有陣亡貴州下江營千總懂先守備王炳周，應請照守備例議卹。撫勇頭目侯連科，于克復上海案內，奉旨賞戴六品頂翎，以把總補用，應請照把總例議卹。撫勇李啓秀，于克復上海案內，奉旨賞戴藍翎，應請從優照外委例議卹，以慰忠魂，而作士氣。受傷及出力各弁兵，由奴才存記請奬。謹合詞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逆匪接應上游援賊，接獲勝仗一摺。逆匪困踞，屢圖衝

竄、本月十一日，官軍擒獲賊探，知賊欲竄踞高資，吉爾杭阿即飭各營嚴備，派遊擊伊經阿等伏兵要隘，並飭高資帶兵遊擊張汝琳等整隊夾擊。十五日有賊二千餘人由鎮江城潛出，分布于銀山等處，官軍馳往截擊，副將慶文等用車砲轟斃賊約二百人。次日該逆千餘人由江面潛行至七里店地方，伏兵齊起。守備周天培橫衝賊隊，賊衆紛竄。復見瓜洲賊黨數千分股而出，知府劉存厚等分路堵截，適伊經阿等自七里店追至，並用車砲環擊，賊遂麕聚金雞嶺。劉存厚等率勇搶上，殺斃黃衣賊目二名，官兵鼓勇齊登，賊衆大潰。是日鏖戰五時，斃賊約四五百名。十七、十八等日，賊復在山梁誘仗。吉爾杭阿即飭劉存厚等，先將山坳伏賊擊散，繼以大砲向頂上轟擊，該逆另股由山右抄出，均被兵勇截勦，斬馘二三百名。賊之由寶蓋山合竄者，早經各路官兵攔殺數百，餘賊鼠竄。此次鎮江逆黨，鋌險困鬥，經我兵截勦，賊技已窮。着向榮、吉爾杭阿乘賊勢窮蹙，迅復城池，毋稍延緩。所有力仗陣亡之貴州下江營千總儘先守備王炳周，着照守備例議卹。候補把總勇目侯連科，着照把總例議卹。藍翎勇目李啓秀，着從優照外委例議卹。該部知道。

## 請卹陣亡把總謝都正等片（副奏附片）

再候補把總謝都正，充當捷勇，屢立戰功，于克上海案內，奉旨賞戴六品翎頂，以把總儘先補用。咸豐五年十月十六日，在鎮江金雞嶺打仗陣亡。又江蘇候補守備楊大興，由撫勇頭目，于克復青浦上海案內，奉旨賞戴花翎，以守備于江蘇補用。管帶撫威勇，隨同余萬清赴上游堵勦，十二月二十五日石埠橋打仗陣亡。相

應請旨將楊大興照守備例議卹，謝都正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合查明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同日內閣奉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請將陣亡把總守備議卹等語。候補把總謝都正，在鎮江金雞嶺打仗陣亡。候補守備楊大興，在石埠橋打仗陣亡，均堪憫惻，謝都正着照把總例議卹，楊大興着照守備例議卹。該部知道。

## 請留吳健彰在營効力片（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在紫金山大營發）

再臣接閱邸抄欽奉上諭：已革蘇松太道吳健彰，着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等因。欽此。臣查吳健彰前在蘇松太道任內，倡義雇募紅單拖舢夾板等船，入江助勦，頗得其力。該革員尚屬有用之才，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即函詢撫臣吉爾杭阿。覆稱：吳健彰新被人參奏通夷養賊，業已嚴審確查，證以卷據，均無其事。又所參將關稅銀兩，由上海運回原籍。經兩廣督臣葉名琛、升任浙江撫臣黃宗漢及江蘇督臣怡良，先後飭查，毫無影響，並請摯用報効軍需銀十九萬三千餘兩。因其在任時，與夷行商夥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匪攻陷上海，該革員捏報公出，規避處分，奏請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並無別項重情，等因前來。臣查吳健彰前在上海，雖經失事于前，而帶船打仗，尚知愧奮出力，今因事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投閒置散，該革員轉得藉圖安逸。現值軍務用人之際，即臣營亦乏員差遣，可否請旨將吳健彰暫留臣營効力贖罪，俾令設法添辦戈船，量材器使，于勦賊不無裨益。倘再不能得力，臣自當據實奏明，仍令遵前旨發往新疆，不敢稍涉迴護。理合附片奏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按實錄二月甲午上諭：已革江蘇蘇松太道吳健彰，着暫留向

榮軍營効力贖罪，）

一、按奏稿本摺下有上諭二件

咸豐六年二月初六日（甲午）上諭：向榮奏官軍節次勦賊獲勝，並分投堵勦一摺。金陵逆匪，分竄楊家壩陳莊一帶，築壘嘯聚，意圖闌入倉頭。經余萬清會同虎嵩林、副將蔡應龍等，於正月十二日分路進勦，該逆出拒，我軍槍砲連環，斃賊無算。突有大股賊匪，由上游繞出倉頭大路，分撲營盤，余萬清分路抄殺，奮力鏖戰，擊殺執旂悍賊數十名，賊衆敗退。正月十四日，總兵張國樑、秦如虎督兵至丁家邊地方，余萬清亦由下蜀街會同虎嵩林、蔡應龍等，亦先後督兵踵至，爭先砍殺，將賊冲爲兩斷，俘斬無數，該逆敗奔回巢。張國樑復會同秦如虎于倉頭街後兩面縱擊，斃賊一百餘名。其汊河之賊，于正月十五日，經總兵德安商同各軍，直搗賊壘，斃賊一百數十名。張國樑、秦如虎復督兵分隊衝勦，燒燬賊壘附近房屋，連斬騎馬賊十餘名，賊陣大潰。正月十六日，倉頭石埠橋賊匪窺伺龍潭，並分股撲營，我軍四面攻勦，槍砲轟擊，斃賊三四百人。余萬清同時將韓家村賊壘焚破。十八日，遊擊李定太等兵與賊在施家村接仗，連斬僞賊多名，殲斃賊匪無數，該逆紛紛敗退，追奔數里，始行撤隊。賊匪屢出窺撲，意圖內犯，經官兵節節痛勦，尚未能悉數殲除。着向榮嚴飭領兵各員，迅速分提進攻，務將沿江賊壘掃除盡淨，毋稍玩延。湖南把總儘先千總高啓雲、京口駐防防禦魁慶、貴州千總伍元發、把總雷萬年、廣東外委陳玉恩，身先士卒，力仗陣亡，殊堪憫惻，均着交部從優議卹。（本諭實錄未載，故補抄於此。又按向榮此摺，見於方略卷一四六之九頁上，前載請留吳健彰在營効力，即爲此摺附片，奏稿疑有缺漏。）

二、同日上諭向榮奏逆黨意圖下竄現派官軍分投堵勦一摺着向榮吉爾杭阿等務將三汊河倉頭嚴巷等處賊壘掃除。見實錄卷一九〇之一三上　又見東華三七之六下　又見方略卷一四六之一三下

## 瓜鎮賊匪衝竄高資堵勦獲勝摺（咸豐六年二月十二日在鎮江九華山發）

奏爲瓜鎮逆匪，併力衝竄高資，接應上游援應之賊，堵勦獲勝。現在添調兵勇，分別勦辦，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鎮江逆匪，自正月十八日痛加勦洗之後，鼠伏不出，節次拏獲奸細、及乘間逃出被擄之人，僉稱城中及銀山、寶蓋山、北固山等處賊壘，共計賊匪約有萬人，因圍攻嚴密，接濟斷絕，所存米粮，僅敷月餘食用，硝斤可用頽垣敗壁煎煮而得，硫磺亦將罄盡，情形甚爲窮蹙，屢遣奸細前赴金陵求救，未得回信，城中惶急萬分，等語。奴才等督飭兵勇逐日進攻，該逆惟在城垣壁壘開砲拒敵，不敢出仗。而潛在金山西面夾江蘆葦叢中，築壩一道，作爲路徑，直通便民河北岸之鋪業等洲，其意窮極思竄也。奴才等當飭巡哨官兵，由三四擺渡過便民河，在各洲地方分段埋伏，見賊卽擊，每日皆有小斬獲。數日之後，該逆卽不敢復出窺伺。惟連夜遙見上游賊營火光連天，探係在江邊焚燬蘆洲。至二月初一、二等日，瓜洲賊船連檣來鎮，其爲上游逆匪點放號火，瓜鎮之逆于得信後，併力衝竄，已無疑矣，當飭嚴爲之備。惟高資地當扼要，僅止遊擊張汝琳、都司湯廷槐、陳一銘、把總李寬富，管帶兵勇九百名在彼堵勦，實形單薄。適有廬州凱撤守備譚金常帶勇過境，前來投効，察看人甚可用，前赴高資協力守禦。初四日，瞭見金山西北夾江燈光隱約，似有船行。奴才吉爾杭阿誠

恐高資有警，即派知府劉存厚、知縣松壽、遊擊伊經阿、佐領鹿鳴、都司博勒莊武、守備周天培、潘龍蛟、顧維正、千總吳廷燦管帶兵勇一千七百餘名。於初五日卯刻由鎮江拔隊起行，前赴高資。查金山西面鋪業洲之北，有夾江一道，名爲鮎魚套夾江之北有八旂官洲，緜亘二十里，並無人烟，東即金山西面之夾江，西係高資港口，四面皆係泥灘，師船不能抵岸，陸兵亦無從駐守，僅能在高資港口停泊拖罾船，堵其竄越。孰知該逆鋌而走險，于初四夜由金山渡過鮎魚套至八旂官洲東頭登岸，潛行蘆葦之中，由西頭用木簰木板架搭浮橋，渡過黃泥洲江濱，偷築賊壘二座。初五日早，張汝琳等瞭見出隊往攻，該逆三四千人分作數股，由便民河涉水而過，直撲營盤，張汝琳見賊勢甚衆，即回營固守。正在相持之際，適劉存厚援應兵到，張汝琳望見旂幟，勇氣倍增，大呼出營，與劉存厚等前後夾擊，斬賊搴旂，大獲勝仗，該逆敗回黃泥洲。劉存厚、張汝琳等亦即渡河追勦，該逆抵死抗拒。其由八旂官洲來援之賊，愈集愈多，高資港口之拖罾船，開砲轟擊，該逆力不能支，即派水勇登岸，從後抄襲，守備銜劉襄帶領撫威勇，儘先千總蔣國材帶領撫勇，奮不顧身，衝入賊陣，往來勦賊，殺斃數百人，賊始披靡敗退。劉襄、蔣國材亦被槍傷陣亡。劉存厚等復跟踪追勦，因洲地港汊紛歧，不能深入，時已傍晚，兵力飢疲，只得撤回高資。初六日早，劉存厚因黃泥洲賊壘未燬，必得在高資添紮營盤，遂即預備隊伍，先行勘定紮營基地，再往攻勦。詎該逆四、五千人，狼奔豕突，涉水而來，將張汝琳、湯廷槐、陳一銘、譚金常營盤三座環繞圍住。幸張汝琳等正擬出隊，槍砲皆已齊備，各自占牆抵禦。劉存厚、伊經阿、博勒莊武等，督率守備周天培分投援應。正在互相攻擊之際，該逆另有一股，正于便民河濱放火焚燒民房，搖惑軍心。劉存厚傳令各軍祇顧殺賊，如敢旁視者斬以狥，鏖仗至申刻，該逆抵死不退，奴才吉爾杭阿又派王夢熊等帶領兵勇，由

四五擺渡抄襲賊後，適與首逆吳如孝同其死黨數十人前來接應，我軍即突前迎擊，斬馘首級三顆，吳逆出于不意，懼爲我兵所擒，策馬渡河，踉蹌而逃，有賊目一名被追落河淹斃。據生擒逆匪供：係僞總制何在祥，我兵齊聲歡呼，踴躍向前，其圍營之賊，亦即聞聲鼠竄。是役也，劉存厚、張汝琳以二千七百餘名兵勇，擊退逆匪四五千人，兵勇雖不免傷亡，而以少勝多，轉危爲安，實已筋疲力盡。奴才吉爾杭阿聞報後，不勝憤懣。當將鎮營守禦事宜，諭令副將慶文會同常鎮道喬松年隨同前撫臣許乃釗協力辦理。一面會同署京口副都統綳闊、挑派佐領興福、遊擊米興朝、金連元、都司王夢熊、玉興、守備尹霈霖、千總朱景山、把總劉登高、運判許寶書等，挑帶兵勇一千六百名，于初七日寅刻，親督馳赴高資，路通烟墩山，登高瞭望黃泥洲賊營在便民河北岸夾江之濱，賊營之外，支河汊港，縱橫不一，離高資鎮僅止二里，我兵營盤紮于高資鎮西南山梁，離高資亦有二里，高資鎮民房節次被賊焚擾，所存無幾，居民遷徙一空。正在督飭劉存厚等籌議進攻賊壘之法，該逆五六千人，分作三股，渡便民河而來，一股由高資鎮中路撲我營盤，一股由高資鎮東路，一股由高資鎮西路，分投抄襲。奴才吉爾杭阿察看情形，西路之賊多而且悍，遂同綳闊督飭劉存厚、許寶書、松壽、金連元、博勒莊武、周天培、劉登高親往迎勦。並派米興朝、張汝琳、鹿鳴、興福、尹霈霖、吳廷燦前往中路迎勦。又派伊經阿、王夢熊、湯廷槐、陳一銘、玉興、譚金常、顧維正、朱景山、李寬富前往東路迎勦。正在酣戰之際，奴才吉爾杭阿望見伊經阿坐馬被賊槍斃，譚金常被賊石塊打傷，勢將不支，即同綳闊帶領小隊，馳赴東路，督飭奮力進攻。守備顧維正首先衝入賊隊，手斬數賊，逆焰始衰，顧維正亦被賊槍子打入小腹陣亡。中路之賊，經米興朝等擊敗，退入高資鎮民房。米興朝等跟踪追勦，該逆又退至洲地。迨米興朝等折回接應，東西兩路該逆又潛踪

而至，米興朝等追勦直前，又即退去，如是者三次，適東西兩路，俱爲我軍擊敗，始各逃回，時已酉刻，遂即收隊。是日之仗，斃賊數百名，奪獲槍砲旂幟多件。米興朝右手腕、周天培左腿、劉登高左膀、俱受槍子傷。奴才吉爾杭阿因鎮江大營緊要，遂飭劉存厚連夜趕築營盤，仍與綳閪帶同米興朝回營。奴才等伏思高資營盤，離鎮大營三十里，離下蜀街營盤亦三十里，高資山後即係句容縣之白土鎮，西至句容，東至丹陽，均止四十五里，平坦大道，無險可扼，高資上下六十里之間，處處皆有小路，可通句容、丹陽，而高資地方，僅有劉存厚統帶兵勇二千七百餘在彼堵勦。該處居民俱已遷避，無可買食，一切薪粮鹽菜，俱須由鎮江軍營轉運前往。設使該逆再於鎮江高資之間，另生詭計，斷絕我聲氣，阻我運道，則更難措手。而金陵鎮江兵勇，陸續抽調分布于沿江二百里間，已逾萬人，實已無可調撥。不得已在于鎮營每日輪流挑選兵勇一千名，五更造飯，黎明飽餐，攜帶乾粮，前赴高資，傍晚再行折回，作爲遊兵，俾該逆技無所施。惟自高資至下蜀街，並無遊巡兵勇，其間如炭渚橋頭等處，皆通丹陽，深爲可慮。奴才惟有嚴飭余萬清、劉存厚多派偵探，往來巡儆，一有賊踪，即就近馳往堵勦，先顧內犯，以保蘇常完善之地。至黃泥洲賊壘，離上游之張揚村倉頭賊壘祇三十餘里，雖有高資港三汊河阻隔，而春水未生，亦可徒涉而過。倘上游之賊，由沿江豕突下竄，下游之賊，亦由沿江挾命接引，則我下蜀街兵勇，離江數里，實有攔截不及之勢。如竟被其通連，則鎮已困復甦，不獨功虧一簣，且無處不可內竄，防不勝防，勦不勝勦。奴才焦急之餘，擬欲添調官兵，協力堵勦，商之督臣怡良，查明江蘇各營可調之兵，僅止一千四百名，浙江則辦理徽甯江西防堵，無兵可調。撫臣何桂清于無可抽撥之中，酌派已革參將師長鑣帶勇九百名前來協助，其餘各省，無論能否征調，亦恐緩不濟急。因查安徽自廬州舒城克復以後，賊往下竄，從前

所募之川貴等省壯勇，業已陸續裁汰。奴才吉爾杭阿派弁在蕪湖等處，陸續招募來歷清楚確有保家會經見仗誠實勇敢之散勇，以補兵力之不足。惟是添兵募勇，即須添餉。廣東續雇之紅單等船，亦計日可到，雇價口粮，所費不貲，屈計司道各庫，不敷支應，而該逆大股既已下竄，嚴防內犯，不得不爲急則治標之計，時勢如此，不得不爾也。奴才吉爾杭阿現仍會商托明阿，乘虛合力進攻，以冀克復瓜鎮。且使黃泥洲之賊，仍須返顧，不敢更萌他竄之念。所有陣亡之劉襄，係由撫勇出身，于克復上海案內奉旨賞戴藍翎，旋捐守備職銜。又陣亡之蔣國材，亦由撫勇出身，于克復上海案內奉旨賞戴藍翎，以千總儘先補用，並加五品銜。又陣亡之顧維正，係貴州平越營千總，于克復上海案內奉旨賞換花翎，以守備儘先補用。該員等節次打仗，素稱得力，合無仰懇天恩，將劉襄、顧維正照守備例議卹。蔣國材照千總例議卹，以作士氣。其餘傷亡兵勇及受傷出力各員，弁，另行分別存記辦理。謹合詞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二月十八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瓜鎮賊匪衝竄高資堵勦獲勝一摺。瓜鎮逆賊自正月十八日挫敗之後，圖竄愈急，二月初一至初五等日，上游賊營暗舉號火，瓜洲鎮江之賊，由金山渡過鮎魚套，偷搭浮橋，至黃泥洲江濱紮營二座，經遊擊張汝琳等瞭見，整隊出攻。該逆三四千人分股由便民河徒涉而過，適劉存厚等援兵齊至，前後夾擊，賊衆敗退，官軍渡河追勦，援賊繼至，愈聚愈多，被高資水勇登岸抄攻，守備銜劉襄等衝入賊隊，兵勇合力截殺，共斃賊數百人。初六日，賊復涉水撲來，將張汝琳等營盤圍繞，又在便民河濱放火助勢，劉存厚嚴督各軍，奮力鏖仗，吉爾杭阿復派王夢熊等帶兵從後抄擊，立斬首級三顆，追溺僞總制一名，我兵勇氣百倍，撲營之賊望風而遁。初七日，吉爾杭阿會同綳闊親

督佐領興福等，馳赴高資進勦，該逆五六千分股來撲，各軍齊出截殺，守備顧維正當先手斬數賊，逆勢怯退，官軍尾追，計共斃賊數百名。東西兩路之賊，俱被擊潰，奪獲砲械無算。該逆圖踞高資，經此次痛勦，已截其內犯之路，着向榮、吉爾杭阿嚴督各路，合力殲勦，毋任窺伺。力仗陣亡之守備銜劉襄、儘先守備顧維正，均着照守備議卹。儘先千總蔣國材，着照千總例議卹，該部知道。（二月二十六日到）

同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瓜鎮逆匪冲竄高資勦擊獲勝一摺。已降諭旨並將陣亡各員弁議卹矣。前因金陵逆賊圖援鎮江，竄至倉頭鎮等處，諭令向榮等迅速攻勦，毋任洲地各匪日久佔踞。茲閱該大臣等所奏：鎮江逆匪於金山西面夾江中築壩，直通便民河北岸洲地，遂由金山渡鮎魚套至黃泥洲，偷築賊壘竄撲高資。吉爾杭阿等派兵接仗，雖有斬獲，而黃泥洲之賊，尚未驅除，傷亡弁兵，亦復不少，未操勝算。該洲去倉頭鎮三十餘里，若使上下游賊匪聯絡，則該逆內犯之志愈堅。沿江一帶，地方遼闊，節節設防，徒費兵力。惟有扼要衝擊，使賊匪不能連爲一氣，以挫兇鋒，而圖制勝。著向榮、吉爾杭阿簡派精銳，將上下游洲地各賊壘次第勦除，並遏句容等處內竄之路。仍嚴絕鎮江接濟，勿稍鬆動。至兵力既無可添調，而招募散勇，總須來歷清楚者，方可收錄，勿令奸徒溷跡，致有貽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 請遴選帶兵得力人員來營片（前奏附片）

再鎮江軍營前提督余萬清、總兵虎嵩林、現均調赴下蜀街堵勦上游下竄之匪。又京口副都統綳闊、統帶駐防八旂官兵，紮營南門外，兼辦副都統銜門事務。此外並無專閫大員。其偏裨中勇往出色堪以獨當一

面者，參將周兆熊紮營烟燉山要隘，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寶蓋山打仗，腿受槍傷甚重，至今尚未全愈。又遊擊米興朝紮營鎮江東路京峴山，自余萬清調赴下蜀街以後，東路各營俱責成該遊擊約束調度，今又于本年二月初七日在高資打仗，右手腕受槍子傷。其帶勇之得力文員知府劉存厚現已調赴高資。僅存副將慶文一員，可以督隊出仗，而該員又有兼辦營務處事宜。餘皆能爲人用，每逢出隊，實屬調派之員。即金陵軍營內，提督鄧紹良已調赴六里店，總兵張國樑調赴仙鶴門，德安調赴東陽，明安泰調赴句容，副將秦如虎調赴龍潭，僅存署將軍福興一員，在營料理一切，兼辦將軍衙門事件。其出色偏裨，亦皆調赴鄧紹良等軍前，無從通融調遣。奴才等伏查兵無強弱，視將爲轉移，況鎮江各營勇多於兵，帶勇之難，勝于帶兵數倍。就鎮江軍營而論，惟劉存厚管帶撫勇七百名，所向有功，而陣亡受傷者，亦惟該營居多。其餘各營之勇，動撤（輒）離營生事，一經撥歸劉存厚統帶，兩三月後，亦皆可用。其故蓋因劉存厚操守廉潔，信賞必罰，分帶之員，不敢稍涉偏私，勇遂樂爲之用也。然勇數既多，勢不能不責成一人統帶，況劉存厚又已調赴高資，更形掣肘。因思前隨僧格林沁在連鎮馮官屯打仗出力之員，應不乏人，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江鎮軍營乏員差遣，在于連鎮出力打仗人員內，遴選清廉勇敢才能服衆者四五員，迅速馳驛來營，以備委用而免掣肘。謹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二月十八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請遴選帶兵得力人員赴營差委等語。着兵部傳知僧格林沁，在連鎮等處打仗出力人員內，擇其曉暢營務，堪以帶兵者，酌保四五員，奏明請旨發往。

## 圍攻鎮江並上游逆匪焚巢下竄摺（咸豐六年二月十八日在鎮江大營發）

奏爲圍攻鎮逆獲勝，並上游逆匪焚巢下竄，現在合力夾擊，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奴才等前將瓜鎮逆匪併力衝竄高資，于二月初七等日堵勦獲勝情形，恭摺馳奏。即據知府劉存厚稟報：黃泥洲逆匪于初十日黎明，渡過便民河南岸，在高資以上八里之蔡家窰地方，四出擄掠。劉存厚即商派游擊伊經阿督同守備周天培、姜廷富等，帶領兵勇六百名馳往，探知該處有高坡一道，該逆千餘屬聚于坡下村落之間，有在村外指畫口講，似欲即村築壘爲巢者；有已竊踞村內遷空民房者；伊經阿等即由高坡疾馳而下，奮勇截殺，該逆不虞官兵驟至，且不知我兵數多寡，村外之賊，紛紛逃竄。周天培即將村莊圍住，縱火焚燒，風大火烈，村內之賊約有二百餘名，不能逃竄，盡行燒死。伊經阿、姜廷富追勦逃竄之賊，斬殺數十名，斬馘首級十餘顆，獲旂幟器械多件，解送來營，經奴才吉爾杭阿查驗屬實。奴才等因高資兵力甚單，且無武職大員，誠恐劉存厚呼應不靈，當飭虎嵩林帶領四川兵四百名，折回高資，會同劉存厚協力堵勦。十一日，奴才吉爾杭阿意欲乘虛襲取鎮城。若能得手，固可傾其巢穴，否則黃泥洲之賊，必將反顧根本，不致有他竄之虞。而鎮江城垣，惟南門有虎頭摩旂鴻鵠等山大砲轟擊，該逆不能憑牆而守。當即密派已革參將師長鑣、已革鹽知事張翊國、知縣松壽挑選兵勇充當頭敵，在南門豎梯爬城。副都統綳闓督同游擊朱興朝、佐領長至、都司劉瀛隨後繼進；並派副將慶文、參將吳世斌、佐領順喜、都司王夢熊、玉興、守備翁廷奎、馬平春、千總朱景山、運判許寶書、府經歷余兆祥各帶隊伍，約于我兵爬城時，圍攻寶蓋山賊營，牽制城外之賊。又派副將占住、游擊饒永福帶領潮勇

住紮摩旂鴻鵠兩山之間，相機策應。其餘各營兵勇，嚴裝以待，聽令進勦。十二日子刻，奴才吉爾杭阿親督小隊至虎頭山派令冰勇搶搭浮橋二座，綳閘、米與朝、長至、劉瀛扼守浮橋；師長鑣、張翊國、松壽各帶奮勇負梯過橋，拔去賊釘竹簽木樁，越過濠溝，直抵城下。松壽帶領粮勇首先緣梯而上，拋擲火包，將城上賊棚焚燬。師長鑣、張翊國正在督勇豎梯繼進之時，不意賊匪驚覺，槍砲齊施，磚石並下，松壽爲槍子中傷右太陽穴，登時墜下陣亡。各勇亦受傷數人，未登者不能繼上，已登者祇可退下，過河撤橋，未能得手。處文、吳世斌、王夢熊等分兵三路，同時搶上寶蓋山，將賊卡焚燬，該逆不敢出巢，僅于壘內施放槍砲抵拒，圍攻兩時，天已大明，始各收隊。是日午刻，接劉存厚稟報：高資以上十里便民河北岸洲地，有逆匪麕聚，該洲徑對南岸之炭渚，情形甚爲緊要。奴才吉爾杭阿即刻督帶隊伍，馳赴高資，時已戌刻，連夜分派隊伍，定于十三日黎明進攻。正在造飯之際，接據探報：嚴巷等處之賊，因提督鄧紹良紮營六里店，不能內犯句容，忽于十二日夜自焚其壘，竄至江濱，與鎮逆併而爲一。奴才吉爾杭阿登高瞭望，黃泥洲賊壘中，增添逆匪，不計其數。其由江濱渡過八旂官洲望東下竄者，絡繹不絕。並據鎮江軍飛報：瞭見該逆竄回金山者，已復不少；並有瓜洲逆匪七船，渡至金山。奴才等因黃泥洲既有便民河之隔，八旂官洲更在夾江之外，勢難要擊，而鎮營精銳，業已調赴東陽下蜀街高資者最多，其存營兵勇，僅敷守牆，不能出仗，設竄回金陵之逆，乘我空虛前來衝突，殊多可慮。遂飭虎嵩林統帶兵勇二千七百餘名，住紮高資。一面飛函知會鄧紹良、余萬清會同虎嵩林上下夾擊。奴才吉爾杭阿帶同劉存厚折回鎮江軍營，以備衝突。現在余萬清已帶兵折回高資，鄧紹良移營下蜀街，兩面合勦。惟有高資至下蜀街三十里之間，如橋頭炭渚等處，皆有賊踪，越山而過，仍係通句容丹陽大路。爲今之計，惟有激勵將士，

將便民河南岸賊匪，逐節勦洗盡淨。再于便民河北岸洲地，橫亘築營，直至江濱，與水師聯爲一氣，庶可無虞內犯，俾上下賊勢，仍不通連，勦辦方有把握。自下蜀以上連日勦洗，及嚴巷等處賊匪焚巢下竄情形，由奴才向榮另行詳細具奏。所有陣亡之松壽，查由同知銜候選知縣，招撫粮勇，在蘇州防堵，經奴才吉爾杭阿于截拿上海餘匪案內，會同督臣怡良具奏，請旨賞戴花翎，以知州留江蘇補用，尚未奉到諭旨；上年三月調赴鎮江帶勇勦賊，仗功屢著，今因首先爬城，中槍子陣亡，殊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將松壽照同知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謹合詞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圍勦鎮江逆匪獲勝一摺。鎮江等處逆匪，竄游高資地方，于本月初七日堵勦獲勝後，該逆復于高資附近之蔡家窰，四出擄掠，經吉爾杭阿飭派署遊擊伊經阿等帶領兵勇，馳往奮力勦殺，村外之賊紛紛逃竄，守備周天培將村莊圍住，當時焚燬村內賊匪全行燒死，其逃竄者復經兵勇追殺數十名，斬首十餘顆。十二日，吉爾杭阿分派各路兵勇，圍攻鎮江城，革員師長鑣、張翊國等各帶勇越過城濠，直抵城下，知縣松壽首先帶勇豎梯登城，將賊棚焚燒，被賊槍子中傷陣亡。副將慶文等同時帶兵搶至寶蓋山，將賊上下焚燬，該逆不敢出巢，現仍設法圍攻。着向榮、吉爾杭阿督飭各軍迅即合力勦擊，以圖克復。同知銜候補知縣松壽，着照同知陣亡例議卹。該部知道。

## 請斥革千總侯啓賢片（前奏附片）

再署江南提標守備該營千總侯啓賢，前經奴才吉爾杭阿派帶松江官兵，練習車砲，隨營進勦，該千總

性情懶惰，不堪驅策，未便姑容。查該千總先經奴才吉爾杭阿會同怡良于截拿上海餘匪案內，奏請以守備補用在案。未敢以保舉在前，稍有迴護。相應請旨將署提標中營守備該營千總侯啓賢即行斥革，以肅軍令。謹會同兩江總督怡良、江南提督和春、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更換張國樑爲統兵大員連克顧家壩一帶賊壘卡摺（咸豐六年三月初三日在金陵緊金山發）

奏爲更換統兵大員，通籌扼勦，節次將顧家壩下蜀街橋頭炭渚一帶賊壘賊卡掃除盡淨，連日大獲勝仗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官軍分投堵勦，添兵馳往助仗各緣由于二月十九日具摺奏報在案。伏思此次大股逆匪接踵分竄，經臣檄令陝西提督鄧紹良統領諸軍，會同余萬清，通籌大局，設法攻勦。乃因意見偏執，調度不合軍心，又不能力圖截擊，致賊兩面通連，蔓延炭渚橋頭，內犯下竄，情形吃緊，臣等復將總兵張國樑等陸續調往助勦。十五日，賊撲下蜀街營盤，張國樑帶勇由東壩馳往救援，始將賊匪擊退。十七日黎明，余萬清、虎嵩林等兵由高資往攻炭渚，將賊踞村落五處焚燬，俘斬頗多。該逆于是日申刻及十八日，糾衆至下蜀街對山、及三思莊高廟山梁一帶，連延築壘，分股直撲我營。雖經兵勇極力敵禦，頗有斬擒，而鄧紹良惟以兵單賊衆爲言，更無布置，連閱稟報情形，不甚憤恨焦急。臣營駐扼金陵城外，既不能分身親往督辦，而撫臣吉爾杭阿營盤亦相距下蜀街甚遙，臨敵易將，更費躊躇。因與署將軍福興再四籌商。查張國樑勇敢有爲，素爲各營兵勇悅服，昨經派往助仗，若令就近接統諸軍，較能得力，當與臣吉爾杭阿往返函商，彼此意見相同，即于二十日檄令張國樑總統各軍，飭鄧紹良抽帶楚兵凱勇撤回龍潭。更換副將秦如虎帶

領廣西兵勇及川兵台勇一千三百名，馳往下蜀街，併歸張國樑調遣。復經吉爾杭阿派令虎嵩林帶兵一千六百餘名，由高資前來會勦。並賫給大令，假以事權，懸示重賞，使其激勵士氣，迅圖討賊。是日酉刻，鄧紹良即將六里店下蜀街東西堰各路兵勇，交帶張國樑統領，抽帶湖南乾鎮河道標官兵及凱勇一千三百餘名，先後馳回龍潭，更換秦如虎帶兵前往。查該逆蜂屯倉頭，共壘六座，下蜀街對面山梁有賊四壘，高廟大小兩壘，顧家壩二壘，勢極鴟張，堵勦處處吃緊。張國樑審度地勢情形，將各兵勇分別儹營逼近，以捷勇屯紮姚崗居中調度，明定功過賞罰，布置一新。及秦如虎所帶兵勇由龍潭到來，即商令于二十三日前赴東西堰崗，會同蔡應龍扼紮堵勦，仿派遊擊楊瑞乾分撥義勇五百名，移出東堰山，添紮一營。該逆見我營逼近，連日出黨來撲，均經副將等分兵迎勦，左右抄攻，殲斬多名，將賊擊敗回壘，追殺益衆。惟逆壘槍砲甚密，亟攻未破，因收隊趕築營盤。適吉爾杭阿于二十四日由鎮營馳抵高資。二十五日，親至東西堰履勘形勢，復令秦如虎等屯兵兩峽橫山之上，聯絡高資下蜀街聲勢；並分紮山下左右，阻絕內犯之衝。旋因探報：有賊二千餘人，沿江下竄，即于二十六日，督隊馳回鎮江，當將各兵勇分別犒勞，臣亦委員抽提厘項，隨營獎賞，並添兵勇前往，軍聲大壯，各兵勇無不踴躍思奮。張國樑即將各營布置周妥，即密派兵勇夜襲顧家壩賊壘，將溝外椿籤焚燬一空，該逆驚亂，于二十六日五更焚壘竄逃，經守備陶茂森帶勇追擊，殺賊多名。旋聞該逆因內犯堵紮周嚴，欲圖分股下竄，趕即函致余萬清由高資會兵協勦，令秦如虎、蔡應龍分帶東西堰兵勇攻打橋頭；張國樑會同虎嵩林分兵三路，進攻下蜀街對山各壘；並知會鄧紹良由龍潭進兵以分賊勢；均約于二十七日黎明出隊。該逆由下蜀街對山出黨千餘來拒，遊擊李定太督領親軍奮勇從右抄兜賊後大隊，兵勇併力衝突直前，並斬

督隊黃衣賊首二名，及從賊數十名，該逆敗退賊壘，槍砲環開，攻至兩時之久，兵勇不免受傷，張國樑手砍退縮兵勇，督攻愈力，並諭令有能先入賊巢者，破格獎勵。各軍聞令憤激，一齊極力撲攻，直從槍砲林中撲進賊壘，拋擲噴筒火罐，該逆拚死守拒，被我軍連砍數賊，破壘直入，俘斬數百餘衆，將越牆逸出者，一併兜殺無遺。乘勝攻至第二座賊壘，先用槍砲密轟，繼即射放火箭，將賊壘房屋燃燒，逆衆驚懼潰逃，我軍乘勝破入，刀矛並火，（舉？）焚斬不計其數。後壘各賊，即相率出巢抵拒，麾仗逾時，有執藍旂賊目往來指揮，甚爲兇悍，經千總張朝光率領撫捷勇衝勦砍斃，奪獲大方藍旂，各軍大呼，四面痛加截擊，餘賊不能抵敵，紛紛敗回；仍伏壘排開槍砲，把總黃靖、朱德隆、馮觀勝帶同兵勇數人，首先撲入賊壘，衆軍相繼壓進，斃賊尤多。計連破賊壘三座，共殺賊一千五六百名，斬取長髮首級耳辮三百八十四件，奪獲槍砲旂械甚多。我兵自卯至未，仗經五時，人馬不免飢乏，收隊造飯，擬食後再取進攻。其東西堰各兵勇，亦于是日卯刻，由秦如虎、蔡應龍分督攻抵橋頭，焚破賊壘三（二？）座，殺賊數百名，奪獲鉛藥米糧旂械多件。其時下蜀街砲聲不絕，秦如虎分兵馳回夾攻，蔡應龍即督兵由沿江追勦，並將洲上賊卡十餘處，悉行焚燬。追至高資一帶，適余萬清領兵由烟墩山一路進攻，已將陳崗、紅旂橋兩壘及賊卡多處盡行攻燬，斬殺賊人無算。有黃泥洲賊，黨前來救應，接仗逾時，守備徐鎮海帶領伊經六合勇目徐汝璜奮不顧身，衝入賊隊，砍殺桀賊數人，先後被賊槍砲陣亡。經蔡應龍兵到會合夾勦，該逆披靡奔敗，各兵勇分投縱擊，殺斃賊匪及追撲落水極多。惟以港汊分歧，未能深入，乃商同下令收隊，先後稟報前來。臣思逆勢披猖，今日燔破賊壘多處，勦辦頗有頭緒，當經分別獎勵。並催飭張國樑等一鼓作氣，務將下蜀街賊壘趕緊掃蕩，盡殄賊踪。二十八日，張國樑仍與虎嵩林分投進攻，知會秦如虎前

來助勦，該逆伏壘不出，惟以槍砲死守撐住，力攻甚久，突有上下賊黨二千餘人竄來救應，與我兵爭持苦仗，經秦如虎督兵馳來夾擊，兩面包抄。殲賊甚衆，其餘敗逃遠潰。我兵卽會合攻打，賊壘槍砲如雨，弁兵多有受傷，申刻始行撤隊。是夜探有桀賊一千餘人，由黃泥洲沿江上竄，併入賊壘援應。二十九日，張國樑等調派各軍，會同虎嵩林等，均于卯刻出隊，一齊併力進攻。見下蜀街平田有賊咋來黨衆新築二壘，其賊目黃帽黃衣，遙見我兵，卽率黨前來拒仗，槍砲來回，該逆死仗不退。張國樑揮千總程翔蛟等，挑領奮勇，鳧水繞擊賊後，該逆首尾受敵，卽紛紛退入賊壘。經我兵兜撲圍攻，打入噴筒火罐，延燒棚帳，奮力一鼓破入，斬其賊首，勦洗一空，乘勝燔破第二壘，生擒賊匪十餘名，焚斬又數百餘衆，奪獲旂幟砲械甚多。張國樑等卽督軍進攻山梁舊壘，槍砲連環，圍攻一時之久，有請告奮勇兵數十名，爭先撲上賊壘，立斬守門之賊，大隊一齊衝進，將該逆悉數斬殺。其高廟各賊前來應援，又經遊擊李鴻勳、都司馮子材、虎坤元、陶茂森等，各督兵勇截擊退回，近逼賊壘攻打。虎嵩林會同秦如虎督催大隊齊進，該逆抵死守拒，張國樑復令射放火箭，燃轟壘內火藥，燔斃賊匪百餘，我軍鼓噪搶入，砍斃黃馬褂賊首二名，並長髮黨羽數百人。又連破太平橋大小兩壘，縱火焚燬，賊屍遍地，餘匪潰逆狂奔，皆向三思莊賊巢竄去。秦如虎督同李鴻勳等兵勇追殺直前，張國樑復齊集大隊乘勢攻撲三思莊賊巢。該逆見我軍連踏六壘，勢如破竹，相率伏匿壘牆，將槍砲紛紛打出，子如驟雨，兵勇多有受傷，我軍仍前擁撲，步步逼近，槍砲接迭轟放，火箭並施。適撫臣吉爾杭阿先日馳至高資，親督大軍，由東西堰帶同蔡應龍、楊瑞乾、及都司劉季三、向奎等勇壯前來會勦，吶喊合攻，殺聲振山谷，壘內霎時火起。該逆紛紛越濠奔竄，我軍大加截殺，追奔十餘里，直至帶子洲，沿途斃賊無算，其撲溺便民河者尤衆。惟逸出餘賊二百餘

人，已由江邊竄回三汊河遠去，我軍始行收隊。統計破賊七壘，焚斬溺斃之賊四千有餘，斬獻首級耳記辮髮一千八百餘件，獲賊槍砲騾馬軍械數千，生擒二百餘人，訊供殺斃賊首偽丞相尙書將軍指揮檢點及賊目數十餘名，錄供均卽正法，由該總兵稟報到臣。並准吉爾杭阿函稱：是日之仗，勢如摧枯，涇橋殺賊至多，皆其親身目睹，實屬大快人心。現在下蜀街、橋頭、炭渚均已一律肅清；惟黃泥洲有賊壘三座，逼近高資，若將該處賊壘掃除，卽可斷其沿江竄踞。商令張國樑抽帶得勝兵勇三千五百名，于初一日前赴高資會勦各等語。臣思該逆經此大創，正可乘勝合力勦除，所有東陽龍潭兩路，自調回鄧紹良督勦，逐日進攻三汊河張揚村賊壘，雖未得手，互有斬擒。其仙鶴門、東陽、排頭庵各軍，亦屢次截擊竄投獲勝。現復籌添兵勇，分派協堵，且離大營較近，可以就近兼顧。吉爾杭阿既親到下蜀街會勦，以高資情形較爲緊要，自應先其所急。張國樑兵已調往，若能迅將黃泥洲掃蕩，不特內犯無虞，更可壯鎭營聲勢，斷其沿江往來，牽綴賊匪北渡。所有下蜀街東西堰各兵，卽暫交虎嵩林帶領聯絡高資，截斷上下賊踪，搜勦竄逆。除將連日打仗出力官弁兵勇分別查存彙獎，並提銀先行犒賞，以期鼓舞衆心，益加踴躍。臣惟有與吉爾杭阿和衷商辦，總以盡殲醜類，以慰聖懷。所有更換統兵大員，通籌拒勦，節次將顧家壩、下蜀街、橋頭、炭渚賊壘掃除盡淨，連日大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三月十一日上諭：向榮奏節次掃除顧家壩下蜀街等處賊壘盡淨，連獲大勝一摺。金陵逆匪大股分竄，蔓延炭渚橋頭一帶，經向榮飭令總兵張國樑等帶兵會勦，賊撲下蜀街營盤，當時擊退，並將炭渚賊踞村落五處焚破。該逆復敢糾衆至下蜀街對山一帶築壘，分股直撲我營，復經向榮飭令張國

楳總統各軍，設法攻勦；並令副將秦如虎等帶兵前赴東西堰崗扼紮，該逆來撲，均經擊退。二月二十六等日，張國楳派兵夜襲顧家壩賊壘兩座，焚燬一空，自領各軍分路進攻下蜀對山各壘。次日連破賊壘三座，殺賊一千五六百名。其東西堰崗等處，亦經秦如虎、蔡應龍分投進攻，直抵橋頭，焚破賊壘二座，殺賊數百名，並馳回下蜀街，沿江攻勦，將洲上賊卡十餘處，悉行焚燬。二十九日，又將下蜀街平田新築賊壘二處，乘勝燔燬；其另股賊匪欲來應援，復經兵勇截回，乘勝連破太平橋大小兩壘，賊屍遍野，餘匪奔回三思莊賊巢。我軍仍前進逼，吉爾杭阿由東西堰馳至，督兵會勦，我軍合力奮攻，賊壘霎時火起，逆衆紛竄，兵勇追殺十餘里，斃溺無算。統計連日破賊七壘，焚斬溺斃賊衆共四千餘名，斬獲首級耳辮一千八百餘件；生擒二百餘人，獲械數千，現在下蜀街橋頭炭渚一帶肅清。又總兵吳全美、江長貴等合攻蕪湖賊壘，連日均有斬獲；副將李德麟帶領師船，上勦大通之賊，連仗焚燬賊船數十餘隻，擊沉溺斃賊匪無算，沿江一帶賊黨掃除，現已駛回蕪湖扼勦。仍着向榮督飭張國楳等乘勝速將黃泥洲餘賊巢壘掃蕩，會勦高資一帶，務須扼斷該逆內竄各路。並飭吳全美等水陸各軍，迅將蕪湖賊股殄除，毋再遲延。四川儘先把總虎振崗攻打賊壘被傷殞命，管帶水勇守備徐鎮海、六品軍功徐汝璜在炭渚打仗陣亡，均堪憫惻，虎振崗、徐鎮海、徐汝璜，均着交部從優議卹。

## 大通沿江一帶漸清足遏賊援下竄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據吳全美、江長貴稟稱：合圍蕪湖賊壘，二月十一日，有賊出撲楚黔兵勇營盤，經江長貴派隊迎勦，殺

賊十餘名，斬首五級，奪賊黃旂二桿，追抵賊濠攻搶壘內，槍砲密開。時吳全美亦督帶水勇快蟹划船在江中截勦賊船接濟，沉賊二船，餘逆南北駛逃，分投追逼岸壘，致被賊砲傷亡水勇數名，會攻未能得手。十三日夜，巡截江面，奪獲賊船二隻，生擒賊匪胡亞連、崔亞中等二名，即時正法。十四日辰刻，范羅山賊大股出撲，江長貴親督兵勇分三路馳往迎勦，抄入賊卡，焚擊斃賊三四千名，割繳首級耳辮十二件，生擒長髮五名，就地梟示，該逆大敗奔回，伏壘開砲密拒，受傷把總虎振崗一員，兵勇十餘名，攻至午刻撤隊。江長貴復紮造竹筏三架，多備引火之物，于十七日丑刻，由小河南順流縱火下攻，焚賊浮橋，派隊進攻小河南及范羅山各賊壘，會約吳全美督船逼轟石壘，令水勇登岸助攻，水陸槍砲連環開放，噴筒火罐紛紛擊射，壘內斃賊甚多，該逆伏壘死拒，槍砲密如雨注，兵勇多有受傷。所有駛過之快蟹各船，亦間被砲傷損，水陸先後收隊。其副將李德麟所領各船上勦大通之賊，先于十五日駛至土橋江面，遇賊船五六十隻，開砲拒仗，經我船直前衝勦，立破五船，斃賊數十人。適吳全美派來紅單船五隻，快蟹三隻，乘風趕上接應，兩幫會合夾擊，大砲齊施，燔沉賊船二十餘隻，奪獲九隻，生擒賊匪十五人，擊斃淹溺無算。追至大通江面，又奪獲賊船四隻，擒賊三名，餘船均遠竄上游。時有江岸賊黨百餘，吶喊開放槍砲，李德麟揮令兵勇登岸，抄斬三十餘名，生擒二名。並經署銅陵縣典史張頒瑞帶勇助勦，斬獲賊首二顆，奪獲黃旂三桿，餘匪狂奔回竄。其署銅陵縣知縣陳元益，亦帶勇前來接應，追殺數里，乃各收隊。將生擒賊訊供正法，焚燬賊卡，諭令居民薙髮反正，整隊回船，駛下蕪湖勦，先後稟報前來。臣查大通沿江一帶，久陷賊中，今經師船直上勦洗，掃除賊黨賊船，上游漸清，足遏賊援下竄。惟有催飭江長貴等迅圖掃蕩蕪湖賊壘，盡殄餘氛。其四川綿州額外儘先把總虎振崗，素稱驍勇，昨于十四日攻打

賊壘，被砲打斷腿骨，旋于十八日因傷殞命。又于十七日在炭渚打仗陣亡之管帶六合水勇守備徐鎮海，及六品軍功徐汝璜，均堪憫卹，合無仰懇天恩，併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同見前旨）

## 請將提督鄧紹良各員分別議處革職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鄧紹良此次調度乖方，致賊踪合併上下，若非更換張國樑勦辦迅速，則內犯下竄，其患有不勝言。該提督勇敢善仗，從前屢著勞績，是以檄令總統諸軍，責無旁貸；今既不能得力，雖已撤回龍潭，未便遽置不議；相應請旨將鄧紹良交部議處。又管帶道標兵凱勇之湖南守備劉加祥，當鄧紹良調回龍潭之時，任聽兵勇夤夜四更撤退，並不稟明張國樑派兵替守營盤，致賊乘隙竄踞，砲械兼有遺失，雖經張國樑、虎嵩林督兵即時奪回，而該守備不遵令，罪有應得，本應按以軍法，惟現當攻勦吃緊，楚兵打仗得力而駕馭較難，劉加祥管帶日久，姑暫寬其一死，責令戴罪勦賊，勒以限期，如不能愧奮出力，再行從重治罪。應請旨將劉加祥先行革職，以儆戎行。是否有當，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附片據實參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三月十一日上諭：向榮等奏請將提督各員分別議處革職等語。前因金陵賊匪分竄，經向榮派令陝西提督鄧紹良總統諸軍，會同余萬清通籌勦辦。乃該提督偏執己見，調度乖方，復不能力圖截擊，以致賊踪上下合併。迨該逆爭壘撲營，輒以兵單為詞，毫無布置。鄧紹良着拔去花翎，並交部議處。湖南守備劉加祥，于鄧紹良調回龍潭時，任聽兵勇夤夜撤退，營盤被賊竄踞，雖經張國樑、虎嵩林督兵即

時奪回，而該守備不遵調度，罪有應得。劉加祥着先行革職，責令戴罪勦賊，如再不知奮勉，即着嚴參治罪。

## 瓜洲失利派兵馳援江北摺（咸豐六年三月初四日在金陵緊金山大營發）

奏爲派兵馳援江北，並江南現籌勦辦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接撫臣吉爾杭阿函稱：二月二十八、九日瓜洲營盤失利，托明阿退兵秦家橋，揚州危急，囑籌兵北渡援勦；並抄寄雷以誠覆許乃釗原信，內言各兵不戰自潰，陳金綬獨力難支，亦已退駐沙頭各等語。臣讀之五內焦灼，不勝憤懣。伏查瓜洲咫尺揚城，上連淮徐一帶，一旦官兵失挫，遠邇震驚，北路大局攸關，情形最爲緊要。且下而泰州各屬擄掠，上而儀六隔水勾連，豕突狼奔，在在可慮。亟應趕緊會兵往援，以固全局。惟臣軍兵力本單，江南在在勦辦吃緊，雖總兵張國樑等昨將下蜀街一帶掃蕩，並于初一日隨同吉爾杭阿會勦黃泥洲賊壘，業經焚燬高資，上下幸已肅清。而三汊河、張揚村、棲霞、石埠橋各處賊尚擁衆負嵎，若不乘勢亟籌勦除，現在上游賊黨源源踵至，內犯仍屬可虞；更恐沿江竄下北渡，其患尤鉅。然江北情形，萬分吃緊，大局所關，不能不先其所急。彼間賊正猖獗，非有威名素著之提鎮大員，不足以振兵氣而寒賊膽。查鄧紹良前在廣西、湖南力保危城，上年援勦徽州，克復蕪湖，尤爲賊所深憚；昨由六里店撤回龍潭，只因意見之模，現經臣參奏議處，自當愧奮出力，且其所帶湖南兵勇，能戰能守，若令統領往援，足可制賊。當即函商吉爾杭阿，並囑由鎮營揀派得力勁兵一軍，會同往援。寄信去後，旋接吉爾杭阿來函，據稱：已派廣西兵八百名，虎勇三百名，先往扼守揚州，商調鄧紹良渡江統領，與

臣不謀而合，意見相同。並商令留署六合縣知府温紹原帶勇隨同鄧紹良勦辦。臣查温紹原久辦防堵，熟習地利賊情，且與鄧紹良兩湖同鄉，可期和衷共濟。臣卽一面函復吉爾杭阿，飭知温紹原派員接署六合縣事；一面飛飭鄧紹良帶湖南乾鎮河兵七百五十名，凱勇五百名，于初四日由龍潭拔隊，取道高資渡江，會合温紹原之勇，由儀徵一帶前進。仍隨同托明阿大軍，保固揚州，以扼北路門戶。現在張國樑已帶兵回抵龍潭，所有東陽排頭菴各軍，併歸調遣，飭卽乘勢勦辦，務期迅圖掃除。再將我兵移扼石埠橋逼近觀音門，沿江聯絡舟師，以通北岸聲勢。臣惟有統籌大局，不敢稍分畛域，以期共殄妖氛，仰副聖主委任之至意。所有派兵馳援江北，並江南現籌勦辦情形，謹會同撫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 附吉爾杭阿江北軍營失利派兵馳守揚州摺（咸豐六年三月初四日在鎮江軍營發）

奏爲江北軍營失利，先派兵勇馳守揚州，再行商調兵勇，續往援勦，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于二月二十七日，望見金山有賊船二三十隻，渡過瓜洲，誠恐該逆因南岸堵勦嚴密，竄赴北岸，作困獸之鬥。當卽密函知會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加意防範，嚴陣以待。一面調派隊伍，于二十八日親督前赴高資，圍攻黃泥洲賊壘，冀其返顧，以緩江（北）之勢。二十九日，奴才會督張國樑等，將下蜀街等處賊壘蕩平，商定于初一日會攻黃泥洲賊壘，復折回高資，時已亥刻。至初一日寅刻，接到鎮營飛報：知托明阿已退守副將毛三元營盤，西路各營，均已失守。其東路陳金綬、雷以誠各營，均尚無慮。業經前撫臣許乃釗飛致雷以誠，囑其堅守營盤，伺隙而進。奴才聞信之餘，焦急萬分。適值張國樑等已督帶兵勇，先後到

營，會攻黃泥洲賊壘，勢難中止。當卽一面督隊進攻，一面函商向榮派兵往援。至酉刻正在攻隊之際，又接鎭營飛報：並送到雷以誠復許乃釗信云：二十七日酉刻，接到奴才囑令嚴防之信，當卽會托明阿、陳金綬，傳知各營，同時出隊。是夜甫交四更，卽聞西路土橋一帶砲聲不絕。至黎明探報：土橋已失營盤四座，雷以誠卽趕至八里堡，見陳金綬、翁同書先在砲台，詢知托明阿在龔家橋截勦，追至晚間，忽聞托明阿營盤亦失，始知係由土橋各營兵皆不戰而自潰。至二十八日夜三更，該逆大股欲撲東岸各營，陳金綬帶兵五百名扼住八里堡，奮力攻勦，自丑至卯三時之久，並無一兵前來接應。雷以誠于辰刻趕至，查知東路各營，亦有相率效尤，紛紛逃走。經雷以誠逐營剴切開導，而管帶各官，惟有跪地流涕而已。其時陳金綬仍帶兵攻勦，意在堵賊不使東渡。不意雷以誠甫至鞠殿華營盤，卽報該逆由三汊河偷渡，已將桂花莊營盤焚燬，蕭莊各營亦接連起火，祇得暫行退住沙頭。陳金綬、鞠殿華亦先後退至該處，此皆大概實情，不敢諱飾一字。聞托明阿已回秦家橋老營，遍地皆賊，消息難通。惟求奴才據實代奏，請旨將其從重治罪等語。並據揚州府世焜于二十九日專丁請救，據稟：托明阿尙在三汊河，調浦口沙頭儀徵六合兵勇會勦。奴才閱信之餘，不禁眥裂髮指。伏查秦家橋老營，尙得地勢，儀徵六合水勇，亦屬可用，托明阿若能守住秦家橋老營，揚州尙可無虞。城內僅止鄉勇二百名，此大兵失挫之後，鄉勇團練，俱係傷弓之鳥，世焜雖得民心，殊不足恃。鎭江軍營，勇多于兵，其新募之勇，僅能隨勁旅助勢打仗，若令自成一隊，亦不可靠。然揚州爲江北門戶，設有挫失，則淮安、淸江全行震動。下河各州縣爲產米之區，仙女廟係各路米粮聚集之所，江浙兩省民食兵糈，咸賴於此。揚州不守，該逆必先取下河之粮，長驅北上，所關

于全局甚大。不敢因江南正在勦辦吃緊之際，稍有遲疑，遂卽星夜折回，調派素稱得力之廣東兵八百名，責令原帶遊擊黃朝恩、都司鄧景元管帶；並派虎勇三百名，責令已革鹽知事張翊國管帶，均由焦山渡江，探明路徑，疾趨揚州。並將已報起程尙未渡江之六合四起壯勇五百名，截留江北。一併改道前赴揚州，統歸世焜調度，爲登陴守禦之計。至向榮遠住金陵，得信較遲，奴才已將雷以誠來信照錄飛商向榮，另派威名素著之得力大員，于無可抽撥之中，再行抽撥一二千名，星夜馳往，隨同托明阿等設法勦辦。倘揚州萬不能守，卽扼住灣頭要隘，以杜北竄。淸淮東竄下河之路。一切布置，仍聽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等調度。所有先行調度赴援揚州情形，一併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按此摺係吉爾杭阿所奏參見方略卷一四九之六頁）

## 肅淸高資至倉頭等地摺（咸豐六年三月初四日在鎭江軍營發）

奏爲高資至倉頭一帶便民河南岸，一律肅淸，黃泥洲賊壘亦已蕩平，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上游下竄之逆，與鎭逆通連後，卽在下蜀街及橋頭炭渚分紮營壘多處，不獨我下蜀街營盤四面受敵，殊形危險，且隨處皆可內犯，防不勝防。臣等實深憤急，而鄧紹良勦辦不能得手，臣等權衡緩急，和衷商定，卽調鄧紹良前赴東陽防勦，面令張國樑督辦下蜀街一帶攻勦事宜。又飭虎嵩林馳赴下蜀街隨同防勦。並查明橋頭炭渚山後，西南直達句容之白土鎭，爲赴丹陽孔道。正南則至句容之寶堰鎭，爲赴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荊溪之間道。中惟東堰崗、西堰崗二處，爲各路要隘。卽經張國樑帶兵將盤踞東堰崗之逆匪擊退，趕築營盤四

座派令副將蔡應龍、遊擊楊瑞乾、都司劉季三、守備張揚保帶勇二千駐紮防守。適值下蜀街情形緊急，張國樑當即折回，一面飛致奴才吉爾杭阿派兵防守西堰崗。奴才吉爾杭阿因西堰崗有東西兩路，一通句容，一通白土寶堰，爲該逆必爭之地，奴才吉爾杭阿若不親身前往督率兵勇，趕築營盤，該逆又將踞爲巢穴。不敢因鎮營刻不可離，稍事遲疑，遂將鎮營事宜妥爲布置，即調派三勝勇四百名，六合頭起水勇五百名，撫祿勇五百名，先赴東堰崗聽候蔡應龍調度。一面將鎮江營務事宜，暫委常鎮道喬松年、副將慶文隨同前撫臣許乃釗代爲照料。所有巡撫衙門例辦事件，由喬松年代拆代行。其緊要事機，仍專送奴才吉爾杭阿行營核辦。即于二十四日黎明，帶同知府劉存厚等，挑派隊伍二千五百名，沿途搜勦而上。甫至高資，即有騎馬賊數十名前來窺探，我兵向前迎擊，該逆鼠竄而回。又見高資東面有賊匪放火搶掠，當又嚴行搜勦，均止小有斬獲。是夜馳抵東堰崗，適張國樑派令副將秦如虎、都司虎坤元帶兵來會。二十五日黎明，奴才吉爾杭阿帶同蔡應龍、秦如虎、劉存厚等，嚴整隊伍，馳抵西堰崗。查看崗前有橫山一座，登高觀望，高資下蜀街俱在目前，與東堰聲勢亦相聯絡。酌定于橫山之東西兩面分築四營。該逆因見我兵嚴陣以待，聲勢甚盛，僅在賊巢窺探，不敢出犯。延至未刻，忽見有賊匪約二千人，沿江東下，明知其必有詭計，當飭兵夫將營盤趕緊築定，飭令秦如虎帶領虎坤元等廣西四川兵勇七百名、及三勝勇六合頭起水勇撫祿勇一千四百名，進營住紮。奴才吉爾杭阿于酉刻帶同蔡應龍劉存厚等馳回東堰崗。二十六卯刻，接余萬清飛報：有上游下竄逆匪約二千人，在高資以下四擺渡向家窰一帶放火搶掠，勢甚猖獗，已知會鎮江各營，挑派隊伍，合力攻勦。奴才吉爾杭阿當即拔隊馳回。該逆一見我兵由鎮江高資兩路截擊，隨後又有東堰崗大兵星馳而至，不敢抗拒，竄至金山。

奴才吉爾杭阿因鎮營空虛，順道回營，以備冲突。二十七日，望見金山有賊船二三十隻，駛赴瓜洲，即飛函知會托明阿等嚴爲之備。是日張國樑會同虎嵩林、督飭蔡應龍、秦如虎、會合余萬清四路進攻，將下蜀街、橋頭、炭渚賊壘五處先後平燬。奴才吉爾杭阿于是夜親督知府劉存厚、都司玉興、王夢熊、博勒莊武並管帶馬隊之協領托克通阿等，帶領馬步兵勇二千五百名，于二十八日卯初，馳赴高資，督飭水陸兵勇，乘勝攻勦黃泥洲賊壘，以冀渡赴瓜洲之賊回顧返救。張國樑亦同進攻下蜀街未燬賊壘，苦仗竟日，皆未得手。奴才吉爾杭阿因思與其分兵兩處，徒勞士卒，莫若併攻一處，較爲得力。知會張國樑，二十九日卯刻，奴才吉爾杭阿督帶全隊兵勇二千五百名，自高資馳赴下蜀街，張國樑已督率諸將平毀賊壘六座。正攻梁山賊壘之時，奴才吉爾杭阿接應之兵長驅而前，該逆驚惶無措，跳牆竄奔，張國樑帶領將士三路追殺，直至帶子洲，賊屍遍野，勦殺殆盡。統計是日攻燬賊壘七座，焚斬四千餘人。訊據生擒賊匪供稱：內有僞丞相涂姓曾姓二名、僞尚書周姓等三名、僞指揮陳姓等三名、僞檢點温姓等四名、割取首級耳記纍如山積，並奪獲騾馬黃袍黃馬褂旂幟砲械等件，自高資至倉頭一帶便民河南岸，一律肅清。惟沿江洲地，該逆亦步步爲營，內惟黃泥洲賊營三座，外恃八旂官洲爲趨避之所，內以金山爲藏身之固，最得地勢。若不首先掃除，則便民河南岸雖已肅清，而無如許兵勇環而守之，設被乘間復竄過河，更屬不成事體。遂約會張國樑，督同蔡應龍、秦如虎、李定太、楊瑞乾、虎坤元、劉季三、楊萬青、張揚保、在（再？）于下蜀街六里店挑撥兵勇一千五百名，並調東西堰崗兵勇二千名，于初一日黎明，馳赴高資，會同奴才吉爾杭阿原帶兵勇二千五百名，並水師總兵陳國泰調派紅單艇師各船，將黃泥洲賊壘水陸圍攻，至六時之久，雖未得手，而賊情業已慌張。適奴才吉爾杭阿接得江北軍失事

之信，又探報瓜洲逆船渡回金山，誠恐鎮營空虛，調度無人，祇得撤隊。當將攻勦黃泥洲事宜，專交張國樑會同余萬清協力辦理。奴才吉爾杭阿即帶同劉存厚等馳回鎮營，調派兵勇赴援江北。初二日黎明，張國樑、余萬清知會水師進攻。一面挑選奮勇，先期鳧水，潛越賊營，左右埋伏，拔去竹簽梅花樁，一俟天色微明，即向賊營拋擲火包。我軍見賊營火起，秦如虎、李定太、李發榮、李洪興、馮子材、陳承高、張朝光、朱得勝等一軍由東路進攻。蔡應龍、楊瑞乾、張汝琳、劉季三、湯廷槐、田宗揚、張揚、譚金常、黎敬復、俞承恩、林慶瑞、田宗興、徐太平、卞長松，彭明欽等一軍由西路進攻。張國樑、余萬清居中策應。該逆正在驚慌救火之際，忽見我軍槍砲齊施，搶登濠牆，該逆不能抵拒，紛紛向夾江逃竄，又爲我艇師開砲轟擊，當將黃泥洲賊營三座同時撲毀，並焚燬粮草輜重，不計其數。金山之賊，望見火光，飛駛槳船前來援應，亦被艇師擊回。我兵復分投進勦，統計焚斬溺斃餘匪亦有千餘名。現在東堰崗已可無須堵勦。擬即移紮黃泥洲，斷絕該逆上下通連之路。而我與紅單艇師聲氣仍可相通。奴才等伏查張國樑等于五日之間，連燬賊營十五座，殺賊七八千人，張國樑調度有方，將備兵勇踴躍用命，洵有微勞足錄，所有詳細緣由，容臣向榮確核功績另行具奏。謹將大略情形先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覽奏已悉。）

## 師船會攻黃泥洲賊營片（前奏附片）

再據金門鎮總兵陳國泰稟稱：二月二十七日，管帶拖罾艇船守備賴鎮海、許錦堂，探知炭渚、橋頭賊壘已爲官兵攻破，有敗殘之賊沿江下竄，因西風微弱，大船不能行駛，督飭千總李逢春、梁富揚，各帶兵勇，駕坐

舢板，登岸迎頭攔勦，斃賊數十名。二十八日辰刻，風轉東南，卽起椗駛至鮎魚套口攻擊賊艟。該逆負嵎抗拒，洲岸之賊亦開砲相迎，我船輪流開放大砲，將該逆新造茅屋土台擊倒。李逢春又帶領兵勇登岸，會同陸路兵勇，兩路夾擊，斃賊無算。至酉刻始行收隊。三月初一日，陳國泰聞黃泥洲砲聲絡繹，賴正海所帶紅單拖罾等船起篷進勦，陳國太卽督飭土橋全幫紅單船，駛赴高資，行抵鮎魚套之北小鶯洲江面，見有賊衆紛紛上竄。當卽開砲轟斃數十名，遙見黃泥洲賊壘已爲陸路兵勇四面圍攻，卽分撥兵勇，由小鶯洲登岸，橫衝賊壘。不意該逆在蘆葦叢中設有小砲台一座，見我兵勇登岸，卽槍砲齊施，我兵奮勇向前，擊殺數人，該逆卽棄砲而逃，當獲小砲一尊，火藥二箱，鐵彈二百餘粒，黃旂一桿，兵勇間有受傷。賴正海等接仗情形，另行查報等情。奴才吉爾杭阿于是日會督兵勇，在黃泥洲圍攻賊巢時，目擊陳國太、賴正海、許錦堂等師船往來攻勦，甚爲勇往出力，容俟查明詳細情形，另行具奏，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六年三月十九日（丙子）上諭向榮奏官軍攻毀賊壘南岸肅清一摺張國樑親督大隊將沿江賊壘盡行燒毀南岸一律肅清奮勇可嘉　見實錄卷一九三之二七上　又見方略卷一四九之三七上（按原摺奏稿漏載）

## 揚州江浦失守派兵六合堵勦摺（咸豐六年三月十四日在鎮江九華山軍營發）

奏爲揚州江浦先後失守，派勇前赴六合堵勦，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江北大營失利，業經奴

才向榮吉爾杭阿在于金陵鎮江抽調遊擊黃朝恩、管帶廣東潮黃兵勇二千三百五十名，以陝西提督鄧紹良統帶，分兩路渡江，力保揚州府城；並調署六合縣知縣溫紹原帶勇隨同鄧紹良相機勦辦，先後馳奏在案。旋據探報揚州府城已於初一日失守，奴才等當查揚州府城在運河西岸，城北三十五里，即係邵伯湖，汪洋一片，並非北岸要道。其東南之灣頭地方，爲北犯清淮東窵下河之總徑，必得先行扼守，再圖進勦。揚州既失，儀徵六合均甚危急，溫紹原未便調離本任，托明阿又不知退守何處。鄧紹良一軍若由高資渡江，則在運河西岸，設爲賊匪所阻，不能渡過東岸與黃朝恩等會合，則西路皆形危薄。當飭鄧紹良統帶湖南兵勇，亦由焦山渡江。並查有現在常州幫辦防堵之前任江蘇臬司查文經勇往明幹，熟悉地利，即飭招募素所親信之勇五百名，隨同鄧紹良前往，和衷商辦，以期戰守皆有把握。部署甫定，接據溫紹原飛稟：托明阿退守蔣王廟舊營，已將江浦、浦口、六合官兵紛紛調去，探聞該逆有乘虛侵犯浦口之信，情形危急。並據署江浦縣知縣曾勉禮稟請托明阿撥兵援應前來。奴才吉爾杭阿當查前調守備夏定邦所帶六合縣頭起水勇五百名，現在填紮京峴山調赴江北之廣東兵，飭令迅速折回六合。十一日申刻，又據六合縣稟：初十日辰刻，有賊船由金陵上河口渡江，至北岸新江口登陸，直撲江浦縣西門，官兵奮勇堵勦。該逆另分一股，直至東門放火，彼衆我寡，恐難抵禦。並聞有逕撲六合浦口之信，情形危急。奴才吉爾杭阿又查前飭該縣新募之二起勇五百名，勇敢善戰，甚屬可用，現在紮營黃泥洲，當飭千總藍新恩管帶渡江。至戌刻，又據六合縣飛稟探聞江浦縣業已失守。奴才等憤懣之餘，當即差弁傳令沿途趕催夏定邦、藍新恩星夜由下蜀街渡江，限十二日辰刻到縣。統計由南岸撥去頭二起勇一千，又先由截留在縣四起勇五百名，奴才向榮又派總兵張國樑、副將蔡應龍管帶

兵勇二千四百名，由石埠橋渡過六合，直至浦口，相機進勦，以固北路要衝。六合之東，即係儀徵縣，與揚州毗連，有總兵李志和帶步隊三百七十名，副都統穆克登額帶馬隊五百名，在儀徵縣東門外三里紮營，該縣城內，當有署騎兵營游擊王德管帶存城兵三百數十名，並所雇壯勇。前據署儀徵縣范鑲飛稟告急，請領銀兩火藥，當經奴才吉爾杭阿嚴札王德，並函囑李志和、穆克登額協辦堵勦，力保危城；並籌撥銀五百兩，及火藥火繩火箭鉛丸等項，星夜解交。並據水師總兵陳國太將南岸拖罾艇師一併調赴該縣，沿江防勦，民心始行固結。惟該縣與天長交界地方，有土匪朱大等乘間焚搶，即經范鑲親帶壯勇馳往擊散，拿獲二十一犯，始稍斂跡。查儀徵在天長、六合之北，爲揚州至安徽間道，倘與揚州逆匪互相勾結，則更難措手矣。奴才伏查此次江北大營失利之由，雖傳聞不一，而兵勇自行潰散，並非接仗失利，已有雷以誠信函可據。詢知從揚州逃出難民據稱：惟參將毛三元三汶河營盤未潰，曾經與賊接仗，因衆寡不敵，以致營盤被焚。托明阿現在揚州西南蔣王廟舊營，收集潰兵，地處下游，不能得勢。陳金綬、雷以誠始則退守沙頭，繼又渡江至焦山水營，旋因南岸援兵業已渡江，即赴萬福磯文煜營盤，同其姪雷鳳翥招集潰勇，在彼住紮，則更地處腹裏，戰守皆不足恃。文煜、翁同書俱在邵伯鎮，祇能招集潰兵使之歸隊，而與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等相去各數十里，聲氣不相聯絡。鄧紹良雖已抄出賊前馳抵灣頭，而孤軍無助；且揚州北門外之小茅山一帶，及東門外之五台山一帶，並無一兵，仍甚可慮。今江浦又已失守，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又若各不相顧然，奴才等焦急之餘，惟有嚴飭鄧紹良、查文經鼓勵兵勇，力扼灣頭，進取小茅山一帶，進可當進，以固大局。至揚州失守之時，據逃出難民稱係雷以誠之潰勇引領長毛而入，並無多人，或因雷以誠尚不能保守揚州，挾恨造言，亦未可定，奴才等不敢

遽信爲實。知府世焜人皆謂已陣亡。且據署江藩司何俊稟稱：有府歷劉光煦，亦被賊劈去腮耳一半，尚能言語；並有世焜之家丁向探弁段必魁面述。而雷以誠致奴才吉爾杭阿信內，有該守現在確有人見之語；奴才吉爾杭阿已諄詢其現在何處？何人見過？俟覆到再行查辦。江都縣知縣李輝德、江浦縣知縣曾勉禮現在浦口。其餘同城文武各員下落，及江浦縣失守情形，因江路來往全憑風色，各路探報，又不畫一，是以尚未查明確情。再沿江水師艇船，奴才吉爾杭阿因恐托明阿無暇照料，已就近飛飭各營嚴守江面口岸，並親赴焦山，面囑總兵周士法、泊承陞，如下游有警，卽分船追擊，不准合幫擊動，爲賊所乘，合併陳明。所有揚州江浦失守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按方略：奏入報聞）

## 浙江衢州府告警抽調兵勇馳往堵勦片（前奏附片）

再奴才等連接浙江撫臣何桂清函咨：江西撫州府及進賢、安仁等縣，先後失守，省城危急，逆匪已通信廣信，其玉山縣又有土匪竊發，浙江之衢州府等處風鶴時傳，請兵救援等情。當經奴才吉爾杭阿將由浙江調來鎮江填營調赴高資等處營盤之前南河參將師長鑣所帶虎勇九百名，又在丹陽防堵之待衛胡鳳鳴、都司夏保慶所帶健勇五百名，飛飭星夜拔隊折回浙江。惟該勇等雖皆可用，究竟未曾經歷大敵，浙江現有兵勇，亦多未經戎行，江浙唇齒相依，若不扼住常山要隘，致被闌入，則江浙兩省全行震動，錢漕關稅，催輸不前，天下之全局攸關，不敢因鎮江兩營兵勇無多，現在揚州大潰，江浦又失，紛紛調兵援勦，卽置浙江後路於不問。因於無可抽撥之中，由奴才向榮抽派都司虎坤元、劉季三管帶精銳兵勇一千名，由奴才吉爾杭阿抽

調千總張朝光管帶撫捷勇三百八十五名，以副將秦如虎爲統帶，馳赴浙江，相機堵勦，以固根本。至鎮江逆匪負嵎如故，我兵屢次攻擊，僅止小有斬獲，不能得手。現在黃泥洲及便民河南岸，連紮營盤六座，商派總兵虎嵩林統帶兵勇二千五百名，住紮該處，嚴截江鎮逆匪通連之路。一面鼓勵兵勇填紮鎮江府城，以冀牽綴逆匪，不敢北犯。並可藉圖克復，拔其根株，以慰宸廑。惟自江北失利之後，有由仙女廟竄至沿江渡過南岸侵犯蘇常之謠，以致民情震驚，甚至杭、嘉、湖一帶，亦草木皆兵。連日以來，奴才等調兵籌餉，親赴沿江督飭水師，嚴行防堵，始稍安靜。廣東續調之紅單船，已有十二隻于三月十五日駛抵吳淞，奴才等已飛調入江，先行堵住下游；俟揚州辦有頭緒，再飭上駛。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收復浦口江浦二城摺（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金陵大營發）

奏爲官軍渡江援勦，旬日克復浦口、江浦二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蕭清南岸，馳援江北六合緣由，于本月十四日恭摺具奏在案。旋據總兵張國樑稟稱：十二日會同副將蔡應龍督帶各起兵勇，由石埠橋陸續渡江，探聞是日辰刻，該逆由江浦竄撲浦口，總兵武慶營盤失守，全軍潰回六合，賊已陷踞浦口城，相距六合縣僅六十里，居民紛紛遷避，情形危急，該署縣知府溫紹原稟請移兵援防，張國樑即于十三日馳抵六合縣，擇於近城十二里之龍池地面，冒雨築營住扼，一面趕圖進勦。臣思江北全局緊要，六合下連瓜儀，一有蔓延，勦辦更難收拾。張國樑所帶兵勇不滿三千，誠恐不敷堵勦。當復抽派台勇四百名馳往助勦，檄令張國樑設法紮營前進。並飭溫紹原挑選六合勇壯，責成武慶收集潰兵，並歸張國樑調遣，相機進攻。十四日

已刻，該逆悉衆來犯，六合先有分股三千餘人，竄至距營之數里毛許墩，張國樑與蔡應龍督同遊擊楊瑞乾、李鴻勳、都司馮子材、楊萬青、張威邦、守備陶茂森等，帶領兩廣勇壯，分三路馳往迎勦；有黃袍黃帽賊首馳令各匪分投拒敵，槍砲來回，我軍奮力爭先，直前衝仗。藍翎勇目朱得勝衝入賊隊，刀劈賊首倒斃，奪獲黃衣黃帽，羣賊駭潰。我軍大隊壓進，刀砍矛刺，擒斬數百餘人，救出擄脅民人三百有奇，餘拋擲旂幟器械，相率退奔。張國樑親督諸軍追至水家灣後之黑龍王廟，遇賊後隊三四千人，正在焚廟，我乘勝掩擊，並分左右包抄。適温紹原督同防守官兵，帶領六合勇一千名，趕來助仗，一齊併力衝勦，鎗砲環轟，斃賊無數。逆衆四散逃竄，我兵分投跟擊，又斬賊六百餘人，擠溺仆河尤衆，追殺二十餘里；楊萬青力擒僞指揮毛洪太一名，奪獲槍刀旂械多件。惟時武慶及總兵多隆武、副都統穆克登額，督帶馬步官兵，亦先後馳到接應，餘賊飛奔遁回浦口，始各收隊而回。訊問生擒賊供，本日僞國宗楊姓率黨四千餘人，欲來攻撲六合，希圖竄連瓜洲，經我兵立時砍斃，並有亳州捻匪三千在內各等供，訊明正法。其餘擄脅百姓，一律省釋，並將割繳首級耳記二百餘件稟報解營前來。臣思江北賊勢頗熾，今張國樑一仗而斬其賊首，痛加撻伐，六合尚可無虞。現聞揚州已經克復；所有三汊河之賊，亦俱遁回瓜洲，分投竄擾儀徵一帶，是賊勢通連可慮。而張國樑扼勦六合，又恐有前後受敵之虞。經臣函致撫臣吉爾杭阿，再由鎮營抽調一軍，馳赴儀徵防截。一面飭令張國樑兼顧後路，仍乘勝進攻浦口所有住泊浦口艇師之總兵葉常春、副將周希濂等，前經臣協撥火藥，責令堵勦。自初四初十等日，連次擊退賊船，晝夜嚴防江面。當于十二日浦口失守之後，有衆賊竄至寶塔根江邊，被我船環岸轟擊，並令兵勇登岸截勦，賊即退去。十三日卯刻，有賊船一百餘隻，由下關駛來撲犯，我船起椗迎勦，該逆復于南岸七里洲、

北岸寶塔根，各出黨一二千人，用槍砲排列江濱，水陸拒敵。葉常春與周希濂率同游擊王之敬等，各督船四面轟洗，自卯至午，賊船紛紛敗回下關。其兩岸賊亦俱被大砲先後擊走；並經各勇鳧過岸邊，追斬長髮首級二顆，奪獲黃旂，力扼原泊處所。該艇師截斷江流，甚爲得力，經臣酌賞銀牌五百面，以示鼓勵。並派撥火藥前往，餘仍嚴堵江面，知會張國樑，約同水陸會勦。十五、六等日，張國樑與蔡應龍會籌進兵，相地移營追逼，該逆嘯聚葛塘集大路，左右築壘二座，排列砲台五座，以扼我兵。十七日之夜，賊出焚掠民居，經我兵分抄擊退。商定十八日黎明出隊，先于寅刻，武慶及穆克登額率同馬步官兵來會，張國樑卽商會蔡應龍，督領楊瑞乾、楊萬青、千總程翔蛟、曾魁、把總黃靖、馮觀勝、朱永才等，管帶義勇捷勇從左進攻；令李鴻勳、馮子材、張威邦、陶茂森督令千總李德祿、李愼、佟慶祿、張永清、姚子陵、唐元明等，帶智常仁勇台勇由右兜勦；張國樑與武慶親督副將王巨孝、游擊黃志配、都司文哲輝、守備劉長青、夏定邦、千總藍新恩等，率同各營官兵及六合勇從中直搗賊壘。而穆克登額率同營總都隆阿、台斐音阿、參領法凌阿等，帶領馬隊，分兩翼抄殺接應。該逆三千餘人分股出巢迎拒，鏖仗兩時，始則槍砲相持，繼則刀矛衝突，擊斬黃馬褂賊目數名，及匪黨數十衆，把總曾華復斬悍賊一名，力奪大方藍旂一桿，我軍大呼縱擊，逆衆大敗入巢，各兵勇乘勢壓下，立將賊巢砲台五座一鼓踏毀，直衝左右路逆壘，連砍守門之賊，大隊吶喊撲入，併斬賊匪二百數十名，餘俱越牆奔潰。適李鴻勳等由後兜至，三面截殺，殲斬四五百名，生擒六十餘名，乘勝合圍右壘。該逆驚懼欲逃，經王巨孝、李鴻勳等率領奮勇兵勇數十人，砍壘爭先殺入，李鴻勳與賊短兵相接，被匪刀劃眼角，仍奮力連砍數賊，大隊相繼衝進，斃賊數百餘名，餘賊拚命竄出，復經馬隊兩面抄截，槍箭齊施，又共斃賊三百有餘，生擒四十餘名，追奔三十餘里，

沿途刺殺溺淹不少，申刻始行收隊，即于盤城集住紮。囑令穆克登額馬隊移屯葛塘集策應，商同乘銳進取浦口知會葉常春等水陸夾攻，均于十九日五更出隊。蔡應龍督領仁義勇一千五百名攻賊東門，武慶督領山東各兵及千總孔朝彪、李愼台勇一千四百名攻賊西門，穆克登額督帶馬隊及六合勇一千三百名攻賊北門，張國樑親督捷勇及制常勝勇一千名攻賊南門，四路並進，喊殺直撲城下，槍砲雷轟，該逆料難扼守，即時棄城逃竄。我軍四路兜攔，痛加勦洗，俘斬八百餘名，該逆潰散沿江，又經葉常春等艇船大砲連環轟洗，並派令水勇登岸合同勦殺，各兵勇奮力追勦，餘逆紛紛狂竄，或逸出九洑洲，或逃赴江浦，其撲水淹溺及沿途斬馘者不可數計。我軍分隊追抵江邊，又趕至九里山一帶，至午始行收隊，當將浦口克復，紮營城外。統計十八、九兩日，斃賊不下三千，生擒長髮一百三十餘人，訊供賊首僞尙書雷天祐、僞將軍王四、陳日宣、僞檢點許應求、毛繼太、白元應、周四、僞指揮吳六、陶景新、僞總制吳永興、周先應及軍帥旅帥數十名，先後均被官軍擒斬，並各供從逆不諱，當即一併正法。共割繳長髮首級耳記一千八百三十一件，奪獲抬槍鳥槍一百九十七桿，綉龍黃帽黃袍各一件，其餘黃旂刀矛僞印號衣數百餘件，稟報前來。臣思該逆經此大創，浦口一復，則江北不難肅清，各兵勇踴躍用命，實堪加獎。查驗解繳首級耳記軍械清單，惟兩廣各勇殺賊獨多，經臣抽提厘金，飛解軍前，分別賞給。仍飭張國樑乘此聲威，趕將江浦克復，盡殄羣醜。二十日，張國樑先令蔡應龍、楊瑞乾等進攻江浦，一面踏看營地勢，查浦口緊扼九洑洲不遠，商留武慶督率原防官兵住紮，即夜統帶大隊，馳赴江浦，會商蔡應龍分兵四路，一面圍攻縣城，一面攻打城外高崗賊壘，均于二十一日黎明出隊。夏定邦、藍新恩督領六合勇壯八百名，直撲賊壘，槍砲往來，急切未能撲進。張國樑復商令蔡應龍先破賊壘，斷賊犄角，

將分攻各門隊伍，抽選捷勇義勇制常勇五百名，直突賊濠轟打。該逆恃其牆高濠闊，死命將槍密拒，攻經兩時，我兵從槍砲叢中射入噴筒火箭，燃燒壘內哨棚居屋，乘賊衆驚慌救火之際，越濠砍破壘門，鼓噪攻入，殺賊一百餘名，焚斃無算，奪獲大砲二位及槍旂多件，立將賊壘踏平。餘逆突火奔入城中，我兵跟踪追殺，乘勢攻搶城門，楊萬春、程翔蛟及把總徐剛等，越濠踴至城下，爭爲先登。該逆城上雖無大砲，而抬槍巨石如雨點打落，無隙登陴，惟以槍砲四面環攻，打倒守垛賊不少，仰攻兩時未破，只得撤隊，趕緊築營圍逼，晝夜槍砲環攻。該逆困守孤城，紛紛墜城逃逸，經我軍截斬多名，延至二十二日夜間，逆衆大夥棄城潰竄。張國樑與蔡應龍分兵追勦，直至通江集新江口一帶，俘斬五百餘名。一面督兵入城，搜捕餘匪淨盡，安撫被難人民，即將縣城克復，差弁飛報金陵，臣聞之不勝欣慰。伏查此次賊竄江北，連陷江浦浦口，勢頗猖獗，張國樑由六合渡江馳援，四仗四捷，旬日之內，收復二城，殺賊不下五千，使北岸一律肅清，洵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其營總武慶住防浦口三年，既不能力援江浦，十二日賊撲浦口軍潰失守，雖隨同張國樑即時克復，功過未足相抵。所有失守營(?)之處，及葉常春帶艇師力扼江流，節次截勦獲勝情形，應江北(?)奏，仍由德興阿查核辦理。惟是江北賊已肅清，而徽甯連日告警，急須派兵往援，臣軍分撥四出，無可抽調；所有張國樑全軍，應即趕緊調回，以資分遣接應，保固大局。其江浦縣城，即飭將六合勇暫留住守，仍責成武慶等就近兼顧。一面知會德興阿，將原住江浦浦口官兵飛速調回防勦，以重地方；並將已到下游之廣東續來紅單戰船，催令駛上浦口，以資扼勦。所有官兵渡江援勦，克復浦口江浦情形，謹會同臣福興、臣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 圍攻蕪湖並馳援寧國片（前奏附片）

再查蕪湖餘賊負固，經總兵吳全美江長貴水陸圍攻，斷其接濟，二月二十二六日之夜，復有賊划十餘隻，由柳林駛去偷渡，經把總李起高、郭定猷等，督駕快蟹划船巡見攔勦，燔沉賊船二隻，餘逆退駛江北，我船飛追奪獲一隻，刺溺賊匪十餘名。其分扼裕溪口賊船，亦于二十八日擊退堤埂之賊。至三月初一日二更時，突有賊船多隻，由裕溪河內乘夜駛出，守備盧起升督領舢板快蟹迎勦，砲火連施，燔沉大小賊船五隻，焚溺賊匪多名，生擒偽將軍陳玉金一名，及賊黨李家林、陳金林、曹春德、胡元瑞等四名，就地梟首，割取長髮首級六顆。餘賊逃匿內河，我船不能深入，仍前扼泊蕪湖。各壘之賊，自二月二十三日以來，逐日于范羅山小河南出黨一二百人或數十人，早夜前來窺竄，江長貴督飭各兵勇隨時分頭截擊，日有斬擒。初一日之夜，該逆忽出黨五六百人，來撲小河南楚黔勇營，我勇俟其近濠，排開槍砲，江長貴復派隊由營後馳出抄勦，吳全美亦督駕快蟹前來接應，攏逼江岸，轟擊斃賊頗多，該逆奔退回巢，因黑夜未便追勦。嗣此賊仍負固死守，經我兵明攻暗襲，皆未得手。突于十七日黎明，賊黨千餘人出巢，埋伏范羅山下，分股前來誘敵，江長貴派隊三路迎勦，槍砲斃賊十餘名。該逆退至伏黨處所，齊起撐拒衝突，適都司王夢林由范羅山下抄至，外委榮升率領奮勇兵丁直衝賊隊，連斬悍賊數十名。我軍併力合擊，羣逆飛敗回巢，伏牆死拒，各兵勇撲濠攻搶，壘內槍砲火彈紛紛打出，我兵受傷十餘名，至午收隊。是日之仗，共計殺賊一百有餘，斬獻長髮首級五十顆，生擒二名，訊供正法。並據江長貴節次稟報：江西賊匪蔓延，徽州吃緊，先後奉調勇壯一千餘名分往應援去後。蕪湖兵力

愈單，探聞東梁山賊匪嘯聚滋多，復來窺伺陶揚鋪二十里鋪一帶，黃池儘有壯勇三百人，後路空虛可慮。並據皖南道鄧瀛稟報稱：婺源之賊竄及休甯，並有另股攻陷祁門，進擾黟縣。十六日，賊復踰羊棧嶺竄至甯國之太平縣境，連稟請分兵應援蕪湖、甯國各等語前來，臣聞之不勝焦急。查江西賊勢鴟張，前因浙江告警，經臣派令副將秦如虎統帶兵勇一千名赴浙援應。旋聞賊由景德鎮分竄入徽，復陷婺源、祁門，徽州府城危急，當即飛函浙江撫臣何桂清，復飭秦如虎一軍移住徽州援勦。今賊踪又闌入太平縣境，逼近甯國，自應飛撥勁兵以顧全局。而臣軍只有此數，實已無可再分。幸張國樑一軍，已將浦口縣城克復，北岸肅清，乃飛令該總兵即日拔隊星夜調回江南，抽派游擊楊瑞乾義勇一千名、守備張揚保全鎮勇五百名、札飭副將蔡應龍統帶，于二十六日起程馳赴甯國，由太平一帶迎勦，以斷蕪湖援應，保固甯國。一面知會秦如虎爲會勦徽賊之計，並飛檄副將李德麟統帶紅單拖罾仗船，駛上大通一帶，扼勦截賊沿江竄路，以爲陸軍聲援。臣惟有統籌全局，以期盡掃賊踪，仰慰皇上宵旰焦勞於萬一。所有蕪湖水陸圍攻情形，及派兵馳援甯國緣由，謹會同臣福興、奴才吉爾杭阿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 紮營烟墩山進逼鎮江城垣摺（咸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在鎮江九華山大營發）

奏爲紮營烟墩山，進逼賊巢，並派撥兵勇馳赴江北甯國援勦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鎮江逆匪本已援盡粮絕，克復之期，屈指可計。雖有上游黨夥裹脅土匪難民，由南岸衝入城（內），而粮食更形缺少，鋌險困鬥，早在意計之中，仍無足慮。乃自竄揚州搶掠米粮槍砲藥鉛運回接濟之後，遂憑城抗拒，鼠伏不

出。奴才等于憤懣之餘，即飭知府劉存厚密派善挖地洞之人，許以重賞，並明告以城中所有俱係賊物，並非民財，克城之日再爲查明均勻分賞。各兵勇踴躍用命，分投挖洞數處，將次告竣，滿冀同時裝藥點放，使其措手不及，聚而殲之。乃該逆詭譎多端，巡視伏聽之人，晝夜不斷，凡有挖洞之處，皆被窺破，兵夫轉多受傷。而拿獲賊目蔣幹（臣）供出該逆內犯蘇杭之意，總不能息一俟粮食擄足，即出鎮江北門，由九里街沿江一帶，直竄丹陽等語。該處在京峴山之東，僻處江濱，恐有疎虞。三月二十四日，奴才吉爾杭阿親往京峴山，會同余萬清察看地勢，商定添紮營盤以備衝突。忽報該逆大股由西門而出，奴才吉爾杭阿一面傳令出隊，一面飛馬馳赴黃山；余萬清亦帶隊馳赴摩旂山，督飭堵勦。惟時參將周兆熊等已出隊迎頭攔勦，參將吳世斌、佐領鹿鳴自東面進攻，知府劉存厚、副將慶文、遊擊張金榜、都司玉興、博勒莊武、向奎自西面進攻，各兵勇養銳日久，無不踴躍爭先，直奔賊隊，逆勢不支，披靡回遁。我兵乘勢分投進勦，將近城濠及寶蓋山賊巢，其槍砲之密倍于從前，時已日暮，遂即收隊。奴才等當查鎮逆所恃爲犄角者，銀山、寶蓋山賊巢也。而銀山、寶蓋山與烟墩山、金雞嶺迤邐相連，直達高資，我兵于上年夏秋之間，屢次痛勦，在烟墩山之南紮營三座，安設大砲，該逆始不得占踞烟墩山。今該逆人數既多，砲亦加添，設彼在烟墩山接築賊壘，居高臨下，開砲轟擊，則我山南營盤三座，斷難保守，與高資營盤聲勢即不能聯絡。高資爲該逆必爭之地，設因救援不及，致有失守，則句容、丹陽，無路不通，所關實非淺鮮。因即會督帶兵各官，和衷商定，于烟墩山之巔趕築營盤一座，免致被賊佔踞。而該山緊對寶蓋山賊壘，相離不及半里，開放大砲，彼此皆可轟擊，非勁兵不能住守。有儘先守備陳錫林、外委趙昌第自告奮勇，情願紮營山上，充當頭敵，劉存厚即撥給強勇五百名，于四月初二日夜，密派隊伍埋伏于烟墩

山左右；劉存厚、慶文、周兆熊及都司王夢熊各帶隊伍，督押民夫，不張燈火，嘶枚疾上烟墩山，竭一夜之力，挖溝取土，以築營牆。至初三日天明，寶蓋山之賊窺見開放槍砲，而我營牆已固，兵夫藏身有地，施工不輟。奴才吉爾杭阿又預期調派吳世斌、佐領鹿鳴帶隊堵住西門外東嶽廟一帶，遊擊伊經阿、王凱帶隊堵住金雞嶺一帶，以防城內及銀山衝突之賊。虎嵩林自高資帶兵至四擺渡，備勦金山渡江之賊。劉存厚、慶文、周兆熊、玉夢熊則大張旂鼓，督夫趕築，又窮一日之力，將砲台牆濠均築完固，陳錫林即帶勇進營紮定。該逆僅能在寶蓋山賊壘內施放槍砲，不敢出爭。惟一營孤立山巔，形勢較單。初五日又在西南山麓添紮一營，飭令守備周天培管帶兵勇二百七十名，移住其間，與山南原有營盤三座，連爲一氣。是日未刻，賊由寶蓋山直衝而下，阻我在西南築營之舉，因我兵早經出隊嚴陣以待，見賊即擊，仍竄而回。現擬將大砲運上烟墩山新營，向寶蓋山賊壘開放炸彈，焚其輜重，再行設法進攻。此連日以來移營回勦鎮逆之情形也。至江北之揚州江浦失守，派兵援勦，業經奴才等奏明在案。旋據稟報：揚州府城于三月十三日收復，而浦口城即於是日失守，六合情形危急，儀徵亦警報迭聞，士民之渡江請救，紛紛不絕。奴才吉爾杭阿因張國樑兵力尚單，恐其腹背受敵，遂派游擊張汝林管帶兵勇一千三百名，由高資渡江，取道儀徵，前赴六合，聽候張國樑調遣。乃因船少風逆，張汝林所帶五百名，先行渡江守候，後起千總俞承恩等所帶七百名，至二十四日始抵儀徵江口，而張國樑已於十九日克復浦口，二十三日克復江浦。適值寧國告警，即於二十四凱撤渡江，儀徵縣城亦于是日失守，九洲洲之逆又將蠢動，六合遂成四面受敵之地。奴才向榮又派總兵明安泰帶兵馳赴六合，所有張汝林等一千二百名，即歸明安泰統帶調度。迨儀徵縣于四月初一日收復後，方謂江北情形稍定，即可南北設法合力

會勦，而江西之逆又自浮梁縣竄入婺源等縣，侵犯甯國府城，于三月二十八日失守，該府四通八達，從來由上江窺伺蘇杭，無不取道於此，相離浙江之長興、江蘇之高資、溧陽、荊溪等縣及東壩，均不過一百餘里，頭頭是道，隨處皆可竄入。其浦口敗殘餘孽，又渡江而南來，意欲直撲秣陵關，接應甯國之賊，南岸賊勢復熾。除由奴才向榮將明安泰調回，飭赴高淳一帶；又飭副將蔡應龍赴溧陽一帶；並由浙江撫臣何桂清飛飭副將秦如虎等，從廣德一帶三路進攻甯國。而明安泰一軍，尚嫌單薄，由奴才吉爾杭阿調派都司李譜、守備黎敬復、州判劉加淑等，帶勇千名，星夜馳往。惟東壩實爲內犯之總徑，僅止知縣齊在鎔帶勇三百名及福建兵一百名，督同本地團練在彼防堵，尚不足恃。而屈計江鎮兩營，已無可調之兵，因德興阿前已奏明如江南軍情緊急，所有游擊黃朝恩等管帶廣東兵八百名、已革鹽知事張翊國管帶虎勇三百名、亦可調回。奴才等以江北諸事未定，續調山東等省官兵亦未到齊，未敢輕調。現在江南情形萬分緊急，咨商德興阿，允將廣東兵虎勇先後一併撤回。奴才吉爾杭阿當飭游擊黃朝恩、都司鄧景元管帶廣東兵八百名，刻日馳赴東壩，聽候明安泰調遣。此兼旬以來調派兵勇前赴浙江甯國兩路援勦之情形也。統計由鎮江調赴高淳東壩一路，都司李譜等所帶勇一千名、游擊黃朝恩所帶廣東兵八百名、又派赴浙江堵勦都司張朝光勇五百名、都司銜申明照勇四百名、又留防六合守備夏定邦勇五百名、千總俞承恩勇七百名、留防江浦千總蓋新恩勇五百名、總共四千四百名。又江北失事後，糧餉軍械，倉卒無措，奴才吉爾杭阿在于鎮江軍餉內，先行措撥銀兩萬兩，應請即作爲江海關撥解江北糧台軍餉。又湊撥大小砲位八尊，抬槍二百桿，鳥槍四百桿，以應急需。至廣東綽雇之紅單船二十七隻，派委游擊李新明、都司黃彬分幫管帶，于三月二十四日、初二等日，先後駛抵焦山適

值江北東路尚無官兵營盤，該逆屢赴施家橋一帶拆開掘壩，意欲由三江口奪船渡江，侵犯蘇杭，爾時江北士民之渡江求救者，既踵相接，江南居民，亦聞風疑懼。奴才吉爾杭阿遂飭李新明、黃彬共撥船六隻，委派隨船之已革游擊張翰管帶，馳赴三河（江？）口，會同京口水師，暫行寄泊防勦。俟江北于東路紮定營盤，再飭上駛歸幫，民情始定。餘船二十一隻，于初五日乘風駛過金山。又奴才前此奏委前任江蘇臬司查文經招募親信勇五百名，隨同鄧紹良前往揚州，和衷商辦，旋經德興阿以揚州業經收復，奏明撤回。該前臬司查文經所募之勇，本未招集，當即停止。查文經係前河臣楊以增奏委督辦豐北乾壩，現在捻匪滋事，豐北尚未興工，而奴才吉爾杭阿之營務處，數月以來，調兵籌餉，稽查收放，督隊打仗，諸務紛繁，如原辦委員常鎮道喬松年等昕夕還（？）遑，必須添員辦理，業已咨明河臣庚長，添委查文經會同喬松年商辦一切，俟豐北興工有期，再飭前往。收復揚州情形，德興阿與陳金綬、雷以誠奏報兩歧，與由奴才等派往之鄧紹良咨報及各屬稟報不相同，函詢翁同書，亦必能辨其是非，當飭查文經就近確查。旋准德興阿咨會，業已奉旨飭查，應聽德興阿查明覆奏，合併陳明。謹會同署江甯將軍奴才福興恭報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按方略：奏入報聞。）

## 上游逆衆下竄及秣陵關連獲勝仗摺（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金陵大營發）

奏爲上游逆黨率衆下竄，內犯緊要，統籌分佈堵勦，及秣陵關連獲勝仗情形，恭報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派援甯國鎈灣失利，及探聞蕪湖退軍大略情形，于本月十一日具摺奏報在案。旋據署皖南鎮總兵

江長貴稟稱：蕪湖賊援大至，兵力萬(太)單，自聞甯國被陷，窖灣又復失利，居民遷避驚慌，兵心亦因而不固。初八日黎明，探報繁昌石埂鎮之賊，分三股來小河南岸，我兵出隊迎勦，而東梁山賊又已大股由弋磯窟近我營，江長貴親督各將弁兵勇奮力分投迎勦，殺賊頗多，該逆南北抄來，愈集愈多，范羅山石壘各賊，復傾巢肆出衝撲，賊勢十倍，我軍四面受敵。愈(接)仗數時，突見小河南及川兵台勇各營霎時火起，各兵立脚不住，紛紛潰散。江長貴身受石傷十餘處，右腿復受槍傷，都司王夢林被賊槍傷，其餘將弁兵勇，亦多傷損。只得且仗且却，由百家店退扼黃池，以固內犯之路。其日兩岸賊划，亦紛紛駛出江面，與我師船接仗，擊截敗回。總兵吳全美因見陸賊鴟張，揮令各船移逼小河南轟勦，並派撥兵勇登岸馳救楚黔勇營，截殺賊匪數十名，砍取長髮首級二十餘顆，耳記十一件，生擒賊匪魏秀喜等四名。轉仗直前，奈陸營均已潰退，只得收隊回船。亦(?)時賊股撲出江邊，用大砲對船轟打，吳美全復派快蟹駛近勦洗，擊斃賊匪多人，餘卽紛紛竄回石壘。經水勇登岸追殺，奪回楚黔勇營盤大砲三位，搬運入船。初九日，該逆大股撲至雙港，以大砲伏于堤埂，挑擊我船，並有兩岸賊划小砲船駛出江邊誘敵，吳全美揮令各營大小砲船，一齊開砲轟擊，水陸斃賊多人，船划避逃，堤埂之賊，亦均奔潰，各兵勇鼓噪登陸，追斬長髮首級五顆，生擒六名。該逆見我兵勇較多，仍復拒抵，又經划船從旁橫擊，始各潰回，我兵砍殺爭先，力擒僞將軍萬如松、僞旅帥何坤及賊黨三名，又斬取首級十八顆，收隊回船。初十日，賊衆竄上橙港，經我船沿江轟截，並橙港各船兵勇登岸攔截，生擒騎馬賊目僞檢點那來成、僞將軍楊如友及匪黨劉四季等二十四名，斬取首級三十四顆，並刺溺菱塘及船砲擊斃者，不計其數，餘匪四散遠颺。我船一齊收隊。統計三日之仗，各船兵勇，亦間有損傷，擊壞損俱(?)不少，現仍扼泊雙港江面，

由吳全美稟報前來，此蕪湖邇日之情形也。臣查蕪軍既退，紅單船雖力扼江流，惟孤立無援，粮餉子藥不能解往接濟，臣已飛檄吳全美知會副將李德麟，將紅單施晷各船，沿江掃下，直抵江甯鎮老江西一帶暫泊，既扼上游針魚嘴下竄，並可爲江浦聲援，斷賊北渡。其江長貴兵退黃池，雖寡不〔敵〕衆，而蕪城復失，咎無可辭，該署總兵係本任地方官，除〔咨〕明江浙督撫查核辦理，所有潰散兵勇，仍責令趕緊收集，並由臣發給鍋帳等件，俾使紮營。惟黃池四面受敵，堵勦難周，現復退至高淳，與總兵明安泰會兵一處。臣查甯國水陽一路，可以直逼東壩，一自窯灣兵潰，風鶴多驚，亟須分兵控扼，先使內犯無虞，而後相機進勦甯蕪，方無牽掣之虞。乃正在布置之際，探聞逆首石達開率黨三萬餘人，已由上游竄回金陵，分股在小丹陽鎮、陶吳、元山、朱門一帶盤踞，聲言欲來攻搶秣陵，內竄溧水，並由東北竄撲大營，四出衝竄各等語。伏查秣陵、小丹陽鎮，皆相距溧水不及百里〔由〕此直走東壩，已繞出高淳之前，甯國賊勢方張，萬一兩路進趨東壩，則內犯岌岌可危，全局更難收拾。臣軍分調四出，既已無可再分，輾轉思維，惟有儘現在兵力，先其所急，當于無可調撥之中，勉抽兵勇一千二百名，馳往秣陵關，協同堵禦原防各兵勇堵守。飛檄總兵明安泰管帶兵勇一千七百餘名，移紮東壩；並催贛鎮江調去潮黃兵八百名，及住壩兵勇六百名，嚴加防範。一面由高淳抽調兵勇二千，並馬隊二百名，派令總兵張國樑馳往統領，由溧水赴丹陽秣陵一帶迎勦，力扼賊衝；札飭副將秦如虎催調浙省各軍，嚴堵廣德要隘，由洪林橋步步爲營，進攻甯國。一面函商撫臣吉爾杭阿，再由鎮營調撥兵勇，以備東壩之防，固我門戶。十五日，賊由陶吳來犯秣陵關，經游擊馬永清、都司戴文英、守備鄧連科等，分三路迎勦，該逆敗走張山之後，把總李桂芳由殷巷帶勇前來助仗，我兵追至夾擊，殲斬多名，餘逆潰回，我軍亦各收隊。陣亡藍翎勇目

儘先把總段四一名，馬永清亦手受矛傷，飛報到臣。查是日之仗，雖獲小勝，而探聞石逆已至陶吳，賊黨愈來愈衆，亟宜併力防勦，固我要衝。不得已復抽撥親軍奮勇三百名，令游擊張玉良帶往秣陵關協助，並飭催張國樑統兵迅速前進。十六日，張國樑由溧水馳至孫家店，遇賊竄股擊走，頗有斬擒，當夜進抵祿口紮營。定于十七日進勦東荊一帶。而是日辰刻，賊已大股來犯秣陵，逆衆巨萬，四面合圍擁撲，並由駱家橋涉水過河。我兵分段扼守，俟賊撲近之際，槍砲接迭，排開轟擊，斃騎馬賊目數人，並賊黨數十名。該逆仍持衆圍撲，槍砲來往相持。適張國樑大軍馳至，商令副將王浚、督同馮子材、張威邦、守備陶茂森、黃金友等，帶隊由秣陵旁抄而入。副都統德崇額統同營總保廉、色爾固善等，參領陵保、烏哩伸、木克德恩、佛勒、郭春等，管帶馬隊，左右抄截。張國樑親督遊擊李定太、守備李日升、馬廷爵、都司衛韋明堂等，管領粵楚兵勇，直搗秣陵中路，長驅殺進。該逆恃衆分投迎拒，馬永清、鄧連科等亦帶隊出營衝勦，張玉良、戴文英、李日升各督率奮勇兵勇衝突入賊隊，力砍悍賊數十名，大隊吶喊齊進，殲殺四五百人，奪獲大砲黃旂。又經馬隊飛馳抄擊，槍箭並施，賊衆霎時奔潰，撲水淹斃尤多，餘俱由張山敗向陶吳竄走。適江甯府勇練及各鄉民團先後趕來助勦，亦有斬獲，追殺十有餘里，焚燬賊卡數重，至四家步始行收隊。斃賊無算，割級首級耳記三百三十一件，生擒長髮五十八名，訊供正法。十八日，張國樑復會同德崇額、王浚、分四路進攻，均于黎明出隊，直搗東荊，守備李日升首先搶進賊卡，大隊相繼衝入，槍砲環開，斃賊七八十名，該逆分奔郭善村賊壘，我軍四路掩殺，追斬數百餘級，撲水淹溺紛紛，奪獲槍砲騾馬甚多。攻進郭善村，賊分兩股撲出，山崗黃旂林立，內有黃衣黃帽騎馬賊目多名指揮抗拒，張國樑親督李定太、張玉良、馮子材、戴文英、陶茂森等，催同各路備弁兵勇，分投衝勦，參領色爾固善等，以

馬隊左右馳突，極其得力，卽時槍斃賊目數名，我軍併力壓下，力砍矛戮，斃賊不下千餘，生擒四十五名，餘逆大敗回竄，被我軍四圍追撲，施放噴筒火罐，燃燒壘內房屋，一鼓踏破。該逆越牆潰逃，竄回陶吳一帶，衆軍跟踪截殺，賊屍遍野。正乘勝追攻直進，忽大雨如注，槍砲火器難施，且仗已四時，下令撤隊回營，割繳賊首耳記四百二十餘件。訊問生擒之賊，據供：賊三萬餘人，兩仗被誅不少，其賊目僞指揮方亞二、萬姓、駱姓、僞檢點曾連春、魏亞華、僞將軍陳姓、駱姓，先後被我兵殲斃，及師帥旅帥多名，並各供從逆不諱，當卽正法。此連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此次竄回，勢極慓悍，且沿途裹脅至衆，分據小丹陽、陶吳等處，連日竄撲秣陵，內犯極爲可虞，今經張國樑連仗斬其梟桀，實足以挫兇焰而壯軍威。惟探聞賊匪陸續麕至，日聚日多，惟經臣復由高淳東壩移調兵勇一千，併歸張國樑調遣，飭令乘勝勦洗，務將小丹陽一帶之賊掃蕩，窮其所往，遏絕蔓延；並籌撥兵勇千名，住防溧水之中，以爲前後策應。其東壩一路，又經吉爾杭阿調來撫勇四百名，在彼住紮。現在提督鄧紹良已于十三日渡江，由丹陽水路赴浙，復經臣與吉爾杭阿彼此函商，囑令取道東壩，就近直趨廣德。現聞秦如虎一軍，已于十三、十五等日連獲勝仗，並調集各路官兵，一切情形，仍歸浙江奏報。探聞甯國賊黨嘯聚，而上游沿江之賊，源源踵至。臣現咨催鄧紹良馳赴紅林橋，督同秦如虎進兵甯國，相機迅圖克復。其高淳各軍，現已由江長貴整頓紮營嚴防，一俟甯國得手，仍可出扼黃池，會勦沿江上下賊壘。並催令吳全美各船，卽日攻下老西江住泊，以固北岸江防。其參將李新明紅單二十一隻，現尚住扼浦口，奉旨分撥十隻，併歸下游。查有前軍調赴上游之陳國泰紅單十隻，現由李德麟管帶，卽日駛下，可以更換歸併，一轉移間，則李新明各船可無分幫掣肘之虞，而陳國泰原（仍）歸原幫，調遣尤爲得力，臣仍飛咨德興阿協衷商辦。是

否有當，伏祈聖明訓示祇遵。所有上游逆衆率黨下竄，內犯緊要，統籌分布堵勦，及秣陵關連獲勝仗情形，謹會同臣福興、奴才吉爾杭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一件

咸豐六年五月初七日（癸亥）上諭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在煙墩山中槍殉難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尋予謚勇烈　見實錄卷一九七之一四上（按同日以江蘇按察使趙德轍署巡撫）

## 派兵赴高資嚴防內犯並請派兵助勦摺（咸豐六年五月初五日在金陵紫金山大營發）

奏爲派兵馳赴高資進勦，嚴防內犯，並籌全局，籲請派兵助勦緣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昨將金山賊衆出竄，連陷營盤，撫臣殉難大略情形，于本月初一日具摺奏報在案。余萬清、虎嵩林先後稟稱：自四月二十四日，該逆自金山出撲黃泥洲，瓜鎮賊黨踵至，衆逾數萬，蔓延便民河南北，挖築賊壘，砲台十餘座，勢極鴟張，我兵戰五晝夜之久，賊衆愈來愈多，既陷黃泥洲，卽大夥將烟墩山三營圍撲結巢以困我軍，槍砲日夕相持，衝勦不能得手。二十九日，撫臣吉爾杭阿親立營牆督戰，不料被賊槍中傷胸膛，登時陣亡。綳闊與虎嵩林督同各將弁兵勇死守，至三十日卯刻，余萬清先日聞報，于五鼓督領副將占住、都司王夢熊、田宗揚大隊由九華山馳來救應，分路衝突賊圍，綳闊、虎嵩林卽率同記名道知府劉存厚、營總薩齡布、參將周兆熊、遊擊米興朝等，帶領馬步兵勇，由營衝出，逆衆抵死阻拒，鏖戰愈時，劉存厚力竭陣亡，綳闊衝散，被馬掀跌落河，不知下落。撫臣遺骸馱出，復被賊砲擊倒馱馬，搶護無及，不能奪回，並傷亡弁兵多名，虎嵩林與薩齡布皆帶重

傷，仍奮勇衝仗而出，會合余萬清兩面夾攻，殲斃賊匪不少。該逆始相率奔避，我軍亦卽撤回九華山營盤。無如人心不固，紛紛潰散。五月初一日，該逆圍撲九華山四面縱火，各營兵勇潰散，虎嵩林復受傷退守丹陽。余萬清僅有親隨十數人，馳抵京峴山各營，督同都司米興朝、守備朱得勝、千總梁成桂、侯再榮率領楚黔兵勇，分投迎勦。忽撫祿勇營潰走，被賊搶拒，都司田宗揚帶勇奮力衝擊，將營盤卽時奪回，砍殺賊匪數十名，餘逆敗走丁卯橋一帶。余萬清分撥健勇小隊，填紮撫祿勇營，固守東路，並分兵屯扼丹徒鎮，相機勦堵。惟西路周兆熊川兵及都司周景山銳勇三營，被賊圍困兩晝夜之久，堅守待援，呈請派兵馳往援救等情前來。臣聞之倍深憂憤。伏思賊勢披猖已極，今九華山又復不守，兵勇潰退丹陽則蘇常更形震動。雖京峴山各營立住，余萬清兵僅三千，前由江甯各路派援之楚黔兵勇二千二百餘名，因九華山兵勇潰散，皆分駐句容、丹陽，扼賊內犯。今西路周兆熊三營，又復被賊久困，東路一軍，愈形危迫，未知能否保存，大局攸關，令人五中焦急。經臣飛催張國樑趕回大營，選派最爲得力兵勇三千名，交臣福興督同統領往援，于初三日寅刻拔隊，由龍潭直超高資。令遊擊李定太帶楚兵七百五十名，自句容六里店馳出迎會。札飭張國樑統赴鎮江西路，先援周兆熊各營，以挫賊鋒，力保鎮營全局。現准德興阿來咨：已調陝甘固原河州兵七百名、練勇一千名，交總兵李志和、參將毛三元管帶，渡江援勦。臣已飛囑福興會合各軍，與余萬清、張國樑妥籌攻勦，但能相機痛加勦洗，力挫兇鋒，卽可振作士氣，使無暇〔顧〕及內犯回竄，方可保固大局。所有丹陽縣城，特派翼長前廣西右江鎮總兵谷韞璨馳往丹陽布置，鎮撫民心，收集潰回兵勇。責成虎嵩林及副將慶文、占住分起管帶，均令紮營練湖，犄角縣城，嚴固門戶。其句容一路，卽飛催副將秦如虎由甯國營盤抽帶兵勇二千名，趕回住守，聯絡聲援。

惟日來探報小丹陽之賊，嘯聚更多。逆首石達開，現在上河大勝關一帶，因聞張國樑撤回，聲言即來衝突內竄。橫水橋一軍，雖有總兵明安泰接統扼紮，而兵力太單；秣陵關亦僅兵勇一千數百名，均恐不敷堵勦。臣軍精銳，盡已調出，存營不滿五千，除去疲病守營，出隊僅一千餘人，而探聞上游賊黨絡繹竄回，現又分屯太平神策門外，有日內分股來犯石埠橋及圍撲大營之語。四顧應接不暇，焦灼殆不可名狀。查鎮江逆焰方張，金陵賊又衝至，蔓延蟻聚蜂屯，四出窺伺，萬一上下兩路竄併石埠橋，扼截甚難，而由仙鶴門一帶橫衝，更可抄斷大營後路，小丹陽咫尺溧水，直趨東壩高淳，現當甯蕪未平，更慮賊乘隙分擾，東南全局情形，實屬不堪設想。臣惟有殫竭血忱，勉力撐持，而時勢多艱，實有顧此失彼之慮。通盤籌算，總由兵力只有此數，過形單薄，東堵西奔，左支右絀，當此賊情萬緊，有不得不據實上陳，暫爲移緩就急之舉。查自石逆歸竄金陵，帶回江西楚粵匪黨數萬，現在上游賊仍源源踵至，江西賊已無多，彼間援兵四集，勦辦之力有餘。前准浙撫來咨：福建調有漳泉兵勇三千名，係副將張從龍統帶，在閩浙交界一帶防勦。此時江西賊勢既緩，若能就近移調，由浙江取道前來，可期助勦迅速，並可處處兼顧。若以江省尚未肅清，一俟江鎮勦辦稍定，仍可撤回。是否可行，伏乞聖裁訓示。如其前項閩兵斷難暫緩調援，可否請旨飭下直隸陝甘兩省，酌調官兵三四千名，馳來江南攻勦，俾資調遣之處，出自皇上逾格鴻施。至撫臣吉爾杭阿忠誠果勇，謀略過人，自幫辦軍務以來，事事與臣和衷共濟，善撫士卒，兵將多樂爲效命，督師鎮江年餘，迭次出奇制勝，屢挫賊焰，倍著勤勞。今以援救烟墩山營盤，陷圍殉節，遺骸復失，令人悼惜尤深，相應請旨從優議卹，以慰藎臣忠魂。其記名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隨征三載，歷著戰功，曾蒙賞給勇號，爲文職中不可多得之員，今以力戕陣亡，殊堪憫惜。其副都統綳闊落水之後，

經拖曳船守備許錦堂，令勇救起得生。綳閣泣稱身受國恩，不能殲除逆醜，臨陣損軀，實深愧恨，言罷涕泣不止。至初一日黎明，許錦堂用船渡送回營，不料綳閣正在過船之際，忽自投江，倉猝救護無及，時值潮漲溜急，打撈無獲，報由總兵陳國太轉稟前來，並將遺下頂帽及綳閣親筆書寫清字官名一紙呈驗前來。臣查該副都統忠實勇敢，屢經帶領馬隊打仗，迭着戰功，今因失利慚憤，情急捐軀，與臨陣戰歿無異。相應請旨勅部將劉存厚、綳閣一並從優議卹，其餘傷亡潰退各員弁，容臣查明，再爲分別核辦。所有派兵馳赴高資進勦嚴防內犯，並統籌全局，籲請派兵助勦緣由，謹會同臣福興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五月十一日上諭：向榮奏添兵馳赴高資嚴防內犯，並請派兵助勦一摺。已諭知王懋德、何桂清、將張從龍所帶之漳泉營兵勇三千名，馳赴金陵；並諭知桂良撥馬五百匹解往備用。惟所需直隸陝甘官兵，該二省現實無可調撥，已諭知英桂於歸德勦匪兵內抽撥陝西綠營兵一千名，飭令迅速前往矣。此次逆匪併力內犯，披猖已極，余萬清既能力扼京峴山，尚不致全行潰裂。本日已命幫辦江南軍務，着與福興、張國樑等力挫兇鋒，保全大局。谷韞璨紮營丹陽，虎嵩林紮營練湖，因爲保守蘇常門戶，然必能勦而後能守，如有機可乘，仍當督兵迎出，與余萬清等合力夾擊，不可株守內地。秦如虎甯國營中，既抽兵二千名前赴句容，鄧紹良已赴浙江，小丹陽一帶，直達高淳東壩，尤爲常州緊要鎖鑰。明安泰兵僅千餘，是否足資扼截？現聞該逆又有欲撲大營之說，該大臣布置固屬周妥，終覺兵單可慮。此時惟有將鎮江一軍，立定營壘，牽制逆匪，使不敢南北肆擾，則我軍聲復振；然後分投勦辦，次等廓清，庶可挽回大局；諒該大臣等必能籌畫萬全，以慰朕念也。怡良總督全省，近在常州，昨已諭令妥爲調度，嚴防內犯。趙

德輸熟悉金陵一帶民情，此時大營兵單，如能激勵鄉團，齊心助勦，於大勢亦屬有益。至該處兵餉，着該督撫等力籌接濟，萬不可使有缺乏，以固軍心。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四件

一、咸豐六年五月十一日（丁卯）上諭予吉爾杭阿於殉難地方建立專祠綳闊劉存厚附祀

二、同日上諭予綳闊劉存厚祭葬世職加等

三、同日上諭江甯府知府員缺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虞家泰補授

四、同日上諭以余萬清幫辦江南軍務

## 請趕調戰馬來營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查上年調到吉林黑龍江馬隊兵共一千名，因沿途馬匹多有倒斃，到營後經臣飭糧台就近買補數百匹，敷衍分撥，以資攻勦。去冬以來，迭次調赴棲霞、東陽、下蜀街、鎮江、秣陵關，打仗衝勦，頗爲得力，而返往奔馳轉仗，陸續損傷倒斃，現又不敷乘騎。當此攻勦吃緊，賊勢蔓延，馬隊馳突衝鋒，調遣不能應手，且江南採買之馬匹多率土駒，往往不能勞累，非比口外滋生馬匹，堪以馳驅長征。相應請旨勅部，就近於察哈爾等處，或直隸陝甘，督提兩標，趕調鑲壯戰馬五百匹，派員解送來南，以資遣用，實于軍營有裨。謹會同臣福興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按實錄五月十一日丁卯上諭着桂良於直隸南路各營挑選馬五百匹解赴江南）

## 奪回都天廟營盤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正在繕摺間，續據余萬清稟報：該逆竄踞丁卯橋五峯口一帶，時出窺伺，連日因兵力太單，特派游兵巡防。至初三日，參將吳世斌黔兵、及副將占住潮勇、千總李雄科雙勇、先後收集到來，當于申刻，會合各營奮勇，分兩隊沿運河西岸進勦，該逆出衆擁拒，我兵奮力夾擊，槍砲環開，立將丁卯橋奪回，斬馘數十，跟踪追擊，直前，連將都天廟一帶潮勇三營奪回，踏燬斃賊尤多。餘逆奔入五峯口，以槍砲密拒，我軍兵勇間有受傷，因時已酉刻，撤隊回營各等語。臣思余萬清力扼京峴山各營，保住東路，今由南路進攻獲勝，士氣復振，福興張國樑大軍，現已由句容之蒲塘橋上壇前進，計本日可至鎮營。臣已飛催乘此夾攻，迅解西路之圍，共摧逆焰，以期仰慰宸廑。理合附片馳奏以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卷十二

## 馳援鎮江獲勝全股逆衆遁回金陵摺（咸豐六年五月十五日自江寧軍營發）

奏爲官軍馳援鎮江，痛挫賊鋒，連獲勝仗，逆衆全股宵遁，跟勦竄回金陵情形，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賊陷九華山派兵馳往援勦緣由，于本月初五日具摺奏報在案。旋據余萬清呈稱：自初一日九華山各營不守，西路川兵銳勇三營，被圍三晝夜之久，我軍雖于初三日在于丁卯橋獲勝，而京峴山兵勇僅止三千有餘，力扼東路，亟難分調以解西路之圍。該逆用大砲四面環轟，是夜銳勇營盤支持不住，被賊攻陷，惟存四川兩營，參將周兆熊死力守禦。持至初四日晚刻，該逆由銳勇營穴地轟撲，川兵兩營愈難支持，均欲破圍衝出。周兆熊因川兵數百人自烟墩山打仗以來，營中傷亡枕藉，義不獨生，一面揮兵出戰，一面將存營火藥燃發自焚，以死殉營，甚爲慘烈。余萬清遙見西路火起，趕抽隊伍馳援，救出三百餘人，大半受傷，餘俱衝散不知下落。西路既失，東路倍形危急，初五日有賊六七千人，復竄至丁卯橋一帶，適江北派援之總兵李志和、參將毛三元帶領陝甘兵練勇渡江趕到，正在紮營之際，該逆忽于申刻分出三股，由寶塔山丁卯橋來撲京峴山，並由運河西岸直趨丹徒鎮抄圍。余萬清會同李志和、毛三元督領副將占住、參將吳世斌、遊擊米興朝、都司田宗揚、劉瀛、王紹奎、守備朱得勝、千總梁成柱、李雄科等分投擊勦，殲斬多人，並擊斃執綠旂賊目一

名，生擒數名，割取首級五顆，奪獲槍旂刀矛二十餘件。該逆却退，我軍併力追擊，賊衆阻踞丁卯橋潮勇舊營，環開槍砲，至晚收隊。兵勇間有傷亡，呈催援救前來。查金陵派去援兵，由臣福興督同總兵張國樑統領，從龍潭間道由東昌街已于是日馳至上塘，遇賊股正在焚擄，各將弁兵勇爭先抄殺，斬獲賊首三十六顆，生擒十五名，餘逆四散潰竄，我軍進抵距丹陽十五里之河陽地方駐紮，扼防內犯。臣福興連接余萬清來函：即商令張國樑約會夾勦，由丹徒鎮一帶進兵。于初六日黎明，飭派遊擊李鴻勳、都司戴文英、馮子材帶領廣東三勇，由新豐取道先進；張國樑親督參將張騰蛟、遊擊李定太、都司張威邦、守備李日昇、馬廷得、營總保廉、色爾固善統率綠旂馬隊各兵勇，馳赴丹徒鎮；剛至上下區地面，有賊萬餘，分爲八股來拒，張國樑揮軍從左衝勦，斬擒數十餘人。該逆大股擁來，適李鴻勳等由丹徒鎮兜至，兩面併力夾攻，環開槍砲，有賊目綉帽黃衣，手執大黃方旂，上書殿右五檢點字樣，揮黨往來衝突，勢極兇狠。經戴文英、李日昇及守備馮日坤、把總黃靖、馮觀勝等當先馳入賊陣，槍斃賊目，並連砍悍賊多人。衆軍一股壓進，色爾固善以馬隊奮勇前抄，槍箭如蝗，飛雨密，殲賊數百有餘。時余萬清亦已會同李志和、督領京山各軍，由蓮河搭橋渡過，馳至右路攻擊，該逆恃衆分股撐拒，鏖戰逾時，經福興與副都統德崇額、護理江寧副都統順庭、大隊趕來策應。德崇額親帶馬隊刺斜抄攻，賊後，各軍喊殺直衝，斬馘紛紛，該逆大敗，向九華山狂奔退竄，又追斬二百數十名，割繳賊首耳記三百五十餘件，生擒長髮十八名，奪獲旂幟砲械甚多，我軍亦微有傷亡，乃收隊丹徒鎮紮營扼勦。初七日黎明，有賊窺撲京幌山營盤，經余萬清派隊擊退。而其時丁卯橋、寶蓋山及猪婆灘西岸，共有賊營七座，與我軍前後相持。福興諭令張國樑挑選奮勇四成隊伍，多帶火器，乘夜往襲賊營，揀派戴文英、李日昇、黃靖、馮觀勝等，潛至丁

卯橋，襲殺守卡之賊，直抵賊濠，拋擲火罐噴筒，接連施放槍砲，喊殺環攻。該逆驚懼無措，伏壘守至初八日五更，紛紛越牆竄出，經我軍四面截殺，立將丁卯橋三壘焚燬。適余萬清與李志和亦帶隊由京峴山分投趕來會勦，寶塔山猪婆灘之賊，卽自將賊壘四座焚棄潰逃，我軍兩路追擊，斬擒甚衆。張國樑復會同順庭率領李鴻勳、李定太、馮子材、色爾固善等，由紅山凹迎頭截擊；福興、德崇額亦親督大隊，從禺山旁抄兜，該逆敗至紅山，被我兵三路追至圍攻，斃賊不計其數，割繳耳記一百七十餘件，生擒長髮賊十五名，內有僞國宗楊世宗及僞侍衞檢點陳大本、譚如松（和？）等三名，均係廣東西老賊，訊供梟示。奪獲槍砲軍械數百件，餘逆敗赴小茅山一帶，我軍始各收隊。旋據探報：該逆分作兩股，竄往楊港，意圖內犯，福興卽派令李定太、馮子材、色爾固善帶領馬步隊伍一千餘名，星夜趕至馬陵，以扼內竄之衝。該逆果已竄至距馬陵五里之楊巷，遙見我兵趕到，卽由楊巷竄至附馬莊盤踞。福興乃會同張國樑，卽日移兵馬陵，以扼丹陽之前；並擬趨營楊巷，力圖進勦。各等情，前後飛報前來。伏思賊自陷踞九華山以來，勢頗猖獗，今經張國樑、福興援兵趕到，連日痛加截勦，將丁卯橋一帶之賊廓清，京峴山重圍立解，我兵進扼楊巷，則丹陽一路毋慮。惟查小茅山附馬莊一帶，逼近句容縣境，該縣防兵較少，設賊旁竄蔓延，則內犯仍有可虞。當經臣檄令谷韜璨由丹陽抽帶兵勇六百名，馳往防勦。並以小丹陽賊尚負固，前調江長貴至橫水橋協勦一軍，就近移至句容，會同駐守。所有先後咨商浙江撫臣何桂清及提督鄧紹良、陸續由寧國派來兵勇，除飭副將秦如虎抽出一千餘名，留駐東壩防堵；及分撥江長貴、明安泰、德安等調遣外，特將都司虎坤元兵勇五百名、及義勇六百名，均令飭赴鎮江助勦。咨催福興等迅卽乘勝進攻，將小茅山卽日掃蕩，以期進殄妖氛，保固大局。初九日，我軍移屯楊巷，趕緊築定營盤，福

興卽派兵三隊，以張國樑統領進攻，囑德崇額親督馬隊，分左右策應包抄，均于初十日五更出隊。馳近小茅山，有賊分股來拒，經我軍奮勇衝勦，槍砲連環進步，賊衆不支，忽山左賊壘出黨一股，蜂擁前來抵敵。有廂紅旂防禦鍾祿、正紅旂驍騎校富貴、正藍旂驍騎校慶明，衝入賊隊，連殺數賊，突被槍傷殞命。兵勇大呼奮擊，馬隊亦馳突分抄，槍砲雨密霆轟，斃賊人無算，該逆敗奔回壘。我軍追撲賊濠，將火器紛紛打入，正將得手，忽山右村落伏賊衝出四五千人，吶喊抄我後路，張國樑與德崇額、順庭等，親督馬步官軍，分投抄路迎勦。廣東把總楊大得首先陷陣力戰，不料中槍陣亡。大隊併力衝盪，直搗中路，擊斬數百餘人，該逆相率敗回巢穴，排壘密開槍砲，亟難撲進，我兵亦間有傷亡，因戰經五時之久，只得收隊撤回。十一日黎明，正在出隊之際，探報該逆全股宵遁，盡棄小茅山、九華、烟燉山、黃泥洲各壘，沿江竄赴高資、下蜀街一帶。賊情狡詐萬端，難保非因我兵赴援來鎮，意圖回犯金陵大營，或旁竄句容一帶。福興乃商令張國樑，挑帶精銳二千人並馬隊二百名，先由上塘湯水跟踪緊追，仍酌留兵勇扼屯；知會余萬清妥爲兼顧。會同德崇額、順庭將全軍拔隊繼進。是日未申時分，臣先接德安馳報：探聞鎮逆全股遁回，已由東陽繞越石埠橋，翻山竄至甘家巷等處。經臣飛派兵勇一千餘名，交遊擊張玉良帶往，會同仙鶴門、栖霞、石埠橋防兵併力截勦。在傅家橋遇賊要擊，擒斬二百餘人，生擒僞正疏付謝白鳳一名，及長髮死黨十餘名，就地正法，救出揚州裹脅百姓一百餘人。該逆已分兩路沿江竄入觀音門，我兵追奔十有餘里，至十二日辰刻撤隊而回。其時張國樑一軍，亦已追抵湯水（溧陽、溧水）至申刻隨福興同回大營。臣查此次援勦鎮江，雖未能盡殲醜類，而連戰皆勝，痛挫兇鋒，遂使逆衆驚懼遁逃，丹陽句容保固。惟逆股全歸金陵，難保無（不？）別生詭計，而大局情形既定，兵力亦調遣難紓，所有鎮江西

南各路，仍飭令余萬清妥籌佈置，卽將虎嵩林收集各起兵勇，由丹陽次第調出，逐加簡閱裁汰，務使一兵一勇皆歸實用，力爲整頓，以期戰守有資。所有署京口副都統綳閻昨經殉節，現由臣福興飭委協領順喜暫時護理。惟員缺緊要，懇皇上迅賜簡員接署，以重職守而資得力。至此次鎭賊鴟張，九華山兵潰，余萬清力扼京峴山東路，將士樂爲効死，苦戰經旬，卒能保全大局，實有微勞，可否請旨給三品頂戴，出自聖主逾格鴻施。其副都統德崇額馭兵得法，每戰皆身先士卒，所向有功，此次隨同援勦鎭江，親督馬隊官兵，衝勦調度，甚合機宜。其參領色爾固善、遊擊李鴻勳、防禦委佐領穆克德恩，亦最爲驍勇得力，可否請旨均先行賞加勇號，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出力弁兵，容臣查明併案彙奬，再爲奏懇天恩。至湖南撫標中軍參將儘先升用副將周兆熊，勇謀兼全，在鎭江歷著戰功，爲將中不可多得之員，今以孤營挖扼西路，堅守至四晝夜之久，慷慨捐軀，尤堪憫惻，應請旨照總兵例議卹，以慰忠魂。其廂紅旂防禦鍾祿、正紅旂驍騎校富貴、正藍旂驍騎校慶明、廣東把總楊大得，並前月二十八日賊陷黃泥洲營盤陣亡之儘先升用都司廣西提標千總湯廷槐，皆臨陣捐軀，均堪憫惻，應請勅部一併從優議卹，以昭激勵。所有官軍赴援鎭江，痛挫賊鋒，連獲勝仗，逆衆全股宵遁，跟勦竄回金陵情形，謹會同臣福興合詞恭摺馳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官軍馳援鎭江連獲大勝一摺。該逆自丁卯橋擊敗後，於五月初五日來撲京峴山大營，將軍福興督同總兵張國樑，已於是日馳至上塘，與賊接仗，斬獲賊首三十六顆，生擒十五名，餘逆潰竄。福興商令張國樑帶兵由丹徒鎭夾勦，行至上下區地面，賊分股來拒，適遊擊李鴻勛由丹徒兜至，兩面夾攻。都司戴文英等馳入賊陣，槍斃賊目，連殺悍黨多人。余萬清會同總兵李志

和，督率京幌山各軍，由運河搭橋渡過，馳至右路攻擊。福興親督大隊趕來策應。副都統德崇額帶馬隊抄攻賊後，該逆大敗，向九華山退竄，追斬二百數十名，生擒長髮賊十八名，奪獲旂幟砲械多件。初七日，張國樑乘夜往襲賊營，直抵賊濠，拋擲火罐噴筒，連放槍砲，該逆守至初八日越牆竄出，經我軍四面截殺，立將丁卯橋三壘焚燬。寶塔山等處之賊，亦自將壘焚棄潰逃，敗至紅山，被我兵三路追至圍攻，斃賊不計其數，生擒長髮十五名，該逆分兩股竄往楊巷。初十日我軍馳近小茅山，山左之賊抵敵，經兵勇奮擊，馬隊馳突分抄，斃賊無算；其山右衝出伏賊，亦經我軍分投攻勦，擊斬數百人。十一日，該逆東陽竄至甘家巷等處，向榮派遊擊張玉良帶兵截勦，在傅家橋遇賊，斬殺三百餘人，生擒僞官一名，長髮賊十餘名。此次援勦鎮江，雖未能盡殲醜類，而連獲大勝，痛挫兇鋒，餘匪驚懼，逃回金陵，勦辦尚屬得手。余萬清業經簡放鶴麗鎮總兵，着卽實力防勦，力遏賊鋒。其餘在事出力弁兵，着向榮查明併案彙獎。參將儘先升用副將周兆熊、竭力守禦，慷慨捐軀，着照總兵例議卹。陣亡防禦鍾祿、驍騎校富貴、慶明、把總楊大得、儘先升用都司湯廷槐、著一併從優議卹。另片奏：本月十一日，溧水縣地方有賊分股滋擾，經該縣知縣周硯銘帶勇查拿，該匪迎拒，鄉勇潰散，該縣入城守禦，又有另股賊匪，由西關闌入縣城，該縣退守小東門外地方，現在由營撥兵援勦。着卽嚴飭該帶兵將弁，亟圖克復，幷力遏內竄蔓延。溧水縣知縣周硯銘有無退避各情，着怡良等查明參辦。

同日上諭：向榮奏援勦鎮江出力各員，請賞加勇號等語。副都統德崇額，着賞給喀勒崇依巴圖魯名號。參領色爾固善、着賞給維拉台巴圖魯名號，遊擊李鴻勳、着賞給驤勇巴圖魯名號。防禦委佐領穆克德

恩、着賞給綽克台巴圖魯名號。

## 溧水失守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臣正繕摺間，接據溧水縣知縣周砚銘稟報：十一日午刻，探聞紅藍埠有行跡可疑多人，帶勇趕往查拏，見賊展動黃旂，鄉勇均卽潰散，該縣正入城守禦，不料又有另股黃旂，已由西門闌入，只得退守小東門外，飛請派兵援勦等語。聞之不勝駭異。查溧水咫尺東壩，接連溧陽，均係入蘇常要道，該逆垂涎內犯，已非一日。臣昨探有賊黨置造五色旂幟，官兵號帽，欲圖直竄東壩之說。曾經通飭各營地方一體嚴防，今鎮江甫經得手，而溧水忽又爲賊竄陷，該縣全無覺察，令人憤恨塡膺。大局攸關，亟需派兵援勦，當經飛檄江長貴將所統兵勇一千四百名，刻卽起程，由句容捷徑抄出賊前，先遏內犯之路；飭令明安泰橫水橋一軍，星夜拔隊由湖熟趕往援勦；並由大營抽派親軍奮勇台勇英勝勇共一千名，移調義勇五百名，于十二日先往助仗。仍令張國樑選帶勁兵，於十三日馳往統領督勦，務期併力痛掃賊踪，迅圖克復。一面札飭秦如虎嚴防東壩，聯絡高淳，以截衝竄。一面飛咨督臣怡良，嚴飭溧陽荆宜各縣，密加堵防。並通飭蘇常各屬查拿奸細，以固全局。現在攻勦緊要，賊衆蔓延，馬隊分馳迅速，抄賊得力，臣軍僅有吉林黑龍江馬隊八百餘人，昨經咨商德興阿，由江北借撥二百五十名到來助勦，仍屬不敷調派。懇請皇上飭調馬隊官兵一千名，前來江南遣用，實于軍務大有裨益。所有該縣周砚銘失陷城池之處，應由督臣參辦。謹將派兵溧水情形，會同臣福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鎮江援軍連獲大勝，全股逆衆遁回金陵，並溧水失陷請調馬隊各情。逆賊窺伺蘇常，蓄謀已久，丁卯橋一帶之賊，雖經福興、張國樑趕到痛勦，廓清京峴山，重圍立解，官軍進紮楊巷，丹陽暫可無虞，進勦小茅山，亦獲勝仗；而溧水城池被陷，該縣咫尺東壩，接界溧陽，均爲蘇常要道。該大臣已檄江長貴由句容抄出賊前，秦如虎嚴防東壩，聯絡高淳；並抽派親軍，令張國樑督勦，布置均尚周妥。而內地尤須防範，怡良身任封疆，責無旁貸，著嚴飭溧陽荆宜各處地方官，實力堵遏；並通飭蘇常各屬，查拿奸細，毋令勾結貽患。不得以防範之事，專委之向榮，致有疏失。至向榮存營兵丁，（力？）本甚單薄，現在逆衆又全股遁回金陵，該大臣親軍並各勇又復調出千餘名，當此攻勦緊要，賊勢蔓延，急應添調馬隊，協助抄截。著德興阿將現在營中馬隊五百名，迅速調往江南，歸向榮調遣。本日已諭英桂將黑龍江餘丁五百名，撥交德興阿軍營，（以補調撥金陵之數；並諭和春、福濟酌抽馬隊四五百名，即赴向榮軍營，）以資抄辦。至余萬清業經簡授鶴麗鎮總兵，並令幫辦軍務，在鎮江督兵勦賊。此次向榮奏報稱其力扼京峴山東路，著有勞績，惟鎮江一軍，關係重大，有人奏該總兵難當一面，恐將士呼應不靈，致多掣肘等語。着向榮無存成見，察看該總兵能否統率各軍，勝此重任，迅速奏聞。如須另易大員接管，即着於各營提鎮中，擇其堪資統率者，奏明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 請卹陣亡副將蔡應龍等員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前于四月十一日附奏：我軍馳援甯國，在窖灣打仗失利之副將蔡應龍、遊擊楊瑞乾、都司楊萬青、

守備張揚保等，不知下落，當飭營務翼長確查去後。茲據收集潰回義勇五百數十名、及全鎮勝勇二百七十餘名，並把總楊冠孫、盧應元、外委曾庚福、查詢失利情形，僉稱：我軍在窯灣紮營二座，先于四月初五日得獲勝仗。至初七日卯刻，有賊五股來撲我營，衆逾數萬，經統帶官副將蔡應龍督領管帶義勇之遊擊楊瑞乾、都司楊萬青、管帶全鎮勝勇之守備張揚保、並在營各員弁分隊迎勦，我軍無不以一當百，殺賊頗多。奈全軍僅止一千三百餘人，賊勢百倍于我，該逆特衆圍撲，分股抄陷我營，蔡應龍揮軍疾戰，楊瑞乾等往來衝盪，連砍悍賊數百人。不料賊黨愈殺愈多，重重圍裹，我軍自卯至未，鎗砲俱熱，隨帶藥鉛用盡，後無援應，衆寡不敵，蔡應龍、楊瑞乾、楊萬青、張揚保、及千總曾魁、徐剛、把總阮執中、李毓發、外委曾華、李昌益、額外儘先外委韋玉雄、陳仁發等，或受槍砲重傷，或被刀矛鑽刺，皆先後力竭殞命，並陣亡兵勇多名，及隨營帶勇之藍翎從九品王祥瑞、從九銜徐駿遹，亦均同時戰歿。其餘潰出弁兵，大半身帶數傷，由營務翼長呈報前來。臣查蔡應龍隨營最久，深得民心，勇略兼優，屢著勞績，本年率同楊瑞乾諸人勦除下蜀街一帶賊股，並赴江北援勦，克復浦口江浦二縣，奉旨准予查明保奬。所有義勇一軍，自廣西隨臣勦賊以來，打仗得力，其中千把旂目，皆係數年選拔，最爲勁旅。今以孤軍深入，爲賊覆沒，該將弁等同時力戰陣亡，實堪憫惜，相應請旨將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廣東潮州鎮遊擊楊瑞乾、貴州大定協都司楊萬青、貴州台拱營守備張揚保、雲南順雲協千總徐剛、把總阮執中、貴州提標把總李毓發、雲南騰越營外委曾華、雲南順雲協藍翎外委李益昌、藍翎額外儘先外委韋玉雄、貴州提標額外儘先外委陳仁發、勅部各照應保升階，一併從優議卹。其祥瑞、徐駿遹、并請照例從優議卹，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所有查明陣亡請卹緣由，謹會同臣福興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諭：向榮奏遵查陣亡將弁懇請優卹等語。本年四月間，我軍馳援甯國，在窰灣打仗，副將蔡應龍督同遊擊楊瑞乾等分隊攻勦，殺賊甚多。嗣因賊援大至，衆寡不敵，該副將等同時力戰陣亡，實堪憫惻。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廣東潮州鎮遊擊楊瑞乾、貴州大定協都司楊萬青、台拱營守備張揚保、雲南順雲協千總曾魁、福建維源營千總徐剛、把總阮執中、貴州提標把總李毓發、雲南騰越鎮外委曾華、順雲協外委李益昌、廣西額外儘先外委韋玉雄、貴州提標額外儘先外委陳仁發、着各照應保升階一併從優議卹。其隨營帶勇之從九品王祥瑞、從九銜徐駿通、均着照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 請准遞補副將遊都守各缺摺

奏爲查明軍營現出副將遊都守各缺，請將打仗出力人員，懇恩分別升補，以資帶兵，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查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湖南撫標中軍參將周兆熊、廣東潮州鎮遊擊楊瑞乾、貴州都司楊萬青貴州守備張揚保、先後陣亡遺缺；並四川保安營都司張玉良、貴州清江協都司蔣錫光升任遺缺；皆係軍營所出。現在攻勦吃緊，帶兵乏員，亟應揀員分別遞行升補，以資調遣。臣謹將打仗出力人員，詳加遴選，擇其勞績最著，膽識兼優，與曾受帶兵有方各員，分別層次請補，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遞行升補，以資帶兵遣用，實于軍務有裨。如蒙俞允，所遺千總以下各缺，容再行揀補，照例咨部辦理，謹會同臣福興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金陵大營失陷退守丹陽摺（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丹陽軍營發）

奏爲上下游大股賊援踵至，糾合金陵逆衆數萬，于神策、太平門外屯踞，圍撲我營，官軍竭力死戰，因衆寡莫敵，力難支撐，營盤相繼失陷。現在趕集各軍，扼守丹陽，遏賊內犯情形，並請旨將臣等從重治罪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昨將鎮賊大股回竄金陵，及上游逆匪闌入溧水，縣城失守，分兵馳往援勦情形，恭摺奏報在案。嗣接探報：溧水之賊頻添，該處爲內犯要路，總兵明安泰所帶一軍，僅三千餘，誠恐不敷堵勦，復由江甯大營先後抽拔馬步兵勇一千六百名，交總兵張國樑統帶，馳赴溧水，會同明安泰勦辦。並調署總兵江長貴帶勇馳往溧陽扼要駐紮，力扼內犯。其時鎮江竄回大股之賊，于太平、神策各門分股屯踞。聞我大營分兵他出，于五月十五日黎明，先由龍脖子出賊數千，窺伺前敵各營，經臣派兵牽制，圍練出擊，斬殺數十人，該逆旋即退出。是晚探報有賊七八千衆，由神策等門出竄大小水關馮家邊一帶，離仙鶴門數里築壘，當派副將王浚統帶馬步官兵二千餘名，前赴仙鶴門；並抽調栖霞石埠橋及仙鶴橋原防兵勇，合力攻勦。十六日黎明，王浚督同參將張騰蛟、游擊李定太、李若珠等，分三路進攻，該逆即分股迎出，我軍逼近燃放槍砲，該逆亦用槍砲還擊，互有損傷。王浚見賊倍于我兵，即飭馬隊兩翼包抄，該逆即時敗退，我兵直逼賊壘攻打，該逆即由大水關馮家邊出賊二三千，合退回之賊，並力撐拒，我兵極力攻打，未能得手，日暮撤隊。是日龍脖子亦出賊三四千人，搖旂吶喊，牽綴我兵，當于各營抽派兵勇一千餘名，分投截勦，斃賊數十，該賊即退上山鎮，我軍申刻撤隊。節據探報：上游有賊三股，衆約二萬，從蕪湖金柱關一帶陸續竄回金陵，屯踞北鄉，大肆焚掠，在于姚

坊門仙鶴觀一帶築壘數十處，與馮家邊大水關之賊聯絡。並于黃馬羣路口添築二壘，該處爲大營赴仙鶴門石埠橋必由之路，情形實關緊要，臣軍精銳，早經分調外出，存營兵勇，不足五千，目覩賊焰甚張，人數十倍于我，何以禦此狂寇？而溧水、東壩、甯國各路，均有賊衆牽綴，一經移動，賊恐該逆乘隙內犯，卽江鎮、高資一帶賊匪，時圖伺擾，丹陽爲江鎮內竄要路，句容現紮防兵無幾，均屬萬難抽拔，臣等同深焦急。籌思至再，只得密飭張國樑抽帶兵勇一千餘名，由溧水星夜趕回大營；一面札飭總兵虎嵩林由丹陽抽調遊擊虎坤元所帶兵勇五百名，游擊張玉良親軍小隊五百名，並由秣陵抽調水勇三百名，均飭趕回大營策應。一面飭知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並密飭都司馮子材帶廣勇五百名，多帶火彈，夤夜潛赴黃馬羣，必將該逆新壘焚燬，方可與仙鶴門之營通氣。是夜四更時分，馮子材帶勇潛至賊營，出其不意，將火器紛紛拋入，該賊猝不及備，驚惶亂竄，馮子材督勇乘勢搶入，斬殺二百餘人，立將賊壘二處同時焚燬。十七日天未明時，逆匪四五千人，直撲仙鶴門營盤，王浚、李定太、李若珠整隊迎勦，槍砲密施，斃賊多名，戰至巳刻，該逆復竄出數千，分七八股包抄我軍，衆寡懸殊，只得旋戰旋退。該匪卽乘勢撲攻仙鶴門營盤，經參將張騰蛟管帶潮黃官兵三百餘名，幫同副將巴圖，據營開放槍砲轟擊，該逆衆遂將我營四面圍困，王浚兵力過單，難資抵禦，飛請救援。其時龍脖子亦有賊匪二三千人，排立山脚，窺伺撲擾，萬不得已，復於大營抽撥兵勇六百名，交遊擊李鴻勳帶往援勦，相持至晚，該逆始行退去。是日張國樑帶同廣勇一千名，馬隊二百名，帶回大營會商勦辦，以賊勢猖獗，我兵惟有于青馬羣一帶扼要先行趕築營盤，堵其內竄，再圖進勦；並令協同副都統德崇額帶馬隊官兵二百名同往堵勦。臣福興以賊勢過重，親往青馬羣地方，督飭張國樑連夜集夫趕修營盤三〔座〕，北鄉一帶居民，早經

遷徙，無夫可雇，只得令兵勇自行負土，運石築砌，至五更時分，已將營盤三座牆圍草創壘就，而濠溝樁籬，一時趕辦不及。正在督催間，適該逆分十數股來撲我營，勢甚兇狠，臣福興飭令我軍據營以戰，張國樑督率各起兵勇，開放槍砲奮擊，逆衆擁撲數次，每次擊斃數十人。戰至巳時，斃賊不下數百人。該逆以恃人衆，並分四股翻山抄截我軍之後，臣福興等督同德崇額指揮馬隊分路兜抄，槍箭到處，斃賊極多。奈該逆愈來愈衆，其勢不下二萬，正在相持之際，適紫金山有賊兩股，每股約千餘人，撲犯山脚潮黃營盤。臣向榮即于各營盤抽出兵勇五百名，趕往攻勦，正在逆匪逐退，不意南門通濟門出賊數千，黃旂遍地，直撲七橋甕捷勇營盤，該勇早經張國樑帶出，存營不及三百名，其勢甚危，不能不分兵往救。復于各營無可抽撥之中，再行調集兵勇一千二百名，因營中鎮將俱已帶兵分投攻勦，乏人統率，經臣向榮親統前項官兵策應，併力截殺，遍諭士卒，許以重賞，如能斬殺逆匪首級，加等優保，無論弁兵勇練夫役，一律照獎，各軍聞令鼓舞，疾馳衝勦，短兵相接，我兵無不以一當百，斃賊實已不少。戰至午時，張國樑一軍各營火藥鉛彈俱已打完，該逆抵死不退，張國樑匹馬當先，往來衝殺，立砍黃旂（衣）賊首三人；副都統德崇額用槍擊斃榮賊多名。適有另股四五千人，由靈谷寺後翻山圍撲馬隊營盤，時值馬隊俱已接仗，營盤空虛，被該逆拋擲火彈，燒燃棚帳，營盤四座同時火起，繼而台勇蘇兵二營亦被焚陷；同時洪武、朝陽等門均有賊股竄出，分撲前敵湖南、廣東、四川、貴州官兵及廣勇營盤，每座兵勇，均不過百數十人，該逆蜂擁撲攻，經我兵齊開槍砲，斃賊不少，戰經三時，勢難支持，相繼失陷。逆衆數萬，即圍撲（大營，其時偏地皆賊，我軍於賊隊之中，往來鏖戰，斃賊不下數千人。張國樑直衝賊隊，左脚被槍子打傷，仍復拚命力戰。參將陳明志、都司戴文英、李振甲、劉秀珠等均不知下落。兵勇傷亡，亦不下千

餘人。該逆復分股至小水關、高橋門一帶。查高橋門爲大營後路，萬一被賊佔踞，則我兵腹背受敵，營盤既失，祇得將全軍退至淳化鎮，整隊扼守。臣軍兵力本單，今因連日苦戰，死傷不少，必須整頓休息，調集兵力，方可再圖」進剿。惟該逆人數既衆，久已垂涎蘇常，刻下我軍失利，蘇常震驚，溧水既被賊踞，設再竄至句丹，乘勢內犯，則大局不堪設想。臣向榮與臣福興、臣彭玉雯、張國樑、德崇額，籌思至再，咸以目下保全大局，莫先于丹陽扼要嚴防，該縣爲內竄要道，情形至爲吃重，令即拔隊分起馳赴丹陽，將城守一切布置設防，並于城外擇要趕築營盤，俾資戰守。一面將秣陵關一軍調至溧陽，歸總兵明安泰調遣，併力防堵，以扼內犯之路。並將石埠橋、棲霞、仙鶴門各軍，即令總兵德安帶赴白土一帶防守。其句容原設兵勇一千一百名，今于丹陽抽撥勇壯一千五百名，前往協同防守，以期保固東南大局。惟臣等奉命勦賊，日久無功，蒙皇上寬容逾格，不加嚴譴，令因賊衆兵單，營盤失利，捫心自問，又何以仰對君父？臣等受恩既深，負罪尤重，惟有仰懇天恩，將臣等從重治罪，以儆戎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將營盤失利扼守丹陽，再圖進勦緣由，謹恭摺由驛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向榮久歷戎行，素諳機宜，雖賊數過多而悍，何至如此大挫，一再而退，展布全無，殊屬辜恩之至。着奮勉以補前愆，趁此梟獍萃集，未必不轉好機會。爾若預存拿問發遣以逐脫離之心，是眞喪良也。料爾或不出此。）

咸豐六年六月初一日上諭：向榮等奏逆匪糾衆圍撲，營盤失陷，現籌扼守堵勦，並自請治罪一摺。覽奏曷勝憤懣。逆匪自攻陷溧水之後，經向榮先後抽撥兵勇，馳往策應。距鎮江竄回大股之賊，於太平神策各門分股屯踞，於五月十五日，由龍脖子出賊數千，窺伺各營，並在大小水關馮家邊一帶築壘，當經副

將王浚等分路進攻，勦馬隊兩翼包抄，該逆卽時敗退。復有上游賊匪，從蕪湖金柱關一帶竄回金陵，屯踞北鄉，與馮家邊大水關之賊聯絡，並於黃馬羣路口添築二壘。經向榮密飭都司馮子材帶勇潛至賊營，將火具紛紛拋入，該逆驚惶亂竄，馮子材乘勢搶入，立將賊壘二處焚燬。十七日，該逆直撲仙鶴門營盤，王浚等整隊迎勦，斃賊多名，因衆寡懸殊，旋戰旋退，該逆遂將我營四面圍困，經向榮飭遊擊李鴻勳帶兵往勦，該逆始行退去。將軍福興因賊勢過衆，親往青馬羣地方，連夜趕修營盤，堵其內竄。詎該逆分十數股來撲，總兵張國樑督帶兵勇奮擊，斃賊甚多。適紫金山賊股撲犯山巔營盤，南門及通濟門又出賊數千直撲七橋甕營盤，向榮親督官兵策應，併力殺戮，斃賊無算。忽有另股賊四五千人翻山圍撲馬隊營盤，縱火焚燒，以致各營相繼失陷。逆衆卽圍撲向榮大營，張國樑、德昌帶傷力戰，斃匪數千人，全軍由淳化鎮退扼丹陽，以防內犯。此次逆匪糾衆圍撲，向榮一軍，雖因屢經抽撥兵力過單，究屬調度乖方，辜恩溺職。湖北提督向榮着卽革職拔去花翎，仍留欽差大臣督辦軍務。西安將軍福興着革職留任，拔去花翎，仍幫同向榮奮勉力攻，以贖前愆。其不知下落各員弁，並着查明具奏。

同日上諭：本日據向榮奏逆衆撲陷營盤，官軍退守丹陽一摺。覽奏實深憤懣，已於摺內批示，並明降諭旨，將向榮福興分別示懲矣。上下游援賊，糾合金陵逆衆數萬，於太平、神策門外屯踞，圍撲我軍營盤，因衆寡不敵，以致失陷，退保丹陽，此時賊勢猖獗已極，向榮等遏其內犯，固爲保全大局起見，尤應重整兵威，力圖進勦，藉以牽制賊勢。若僅株守丹陽，一蹶不能復振，則該逆愈無顧忌。況甯國、溧水尙爲賊踞，內犯之路，不止一處，更恐顧此失彼。已有旨令怡良、趙德轍激勵鄉團，協同堵勦；並設法接濟軍餉。該大臣

等營壘已定，務當奮力出勦，以冀轉敗爲功，庶可稍贖前罪。現在江南大兵已撤，逆賊無所顧忌，江北情形亦極吃重，前調河南防勦之陝西綠營官兵一千名，本赴向榮軍營，今已諭令英桂調赴揚州，交德興阿等相機布置。如江北兵力足敷攻勦，而江南尙在需兵，再行調往向榮軍營。其黑龍江餘丁五百名到揚後，卽交德興阿等調遣。向榮現駐丹陽，距大江已在百里以外，所有紅單各船，恐難兼顧，着德興阿、翁同書、余萬清分飭上游各船，攻勦觀音門一帶賊船；下游各船，攻打瓜洲、金山等處，以分賊勢，使不得全力內犯，亦不敢分股北竄。俟向榮統兵前進，重整軍威，仍卽南北聯絡，再籌勦辦之方。今當官兵新挫，逆焰方張，該大臣務須同心協力，謀勇兼施，冀早挽回大局，以慰朕懷。所有紅單船餉糈，已諭令怡良等力籌接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奏稿及上諭三件

## 一、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兩江總督怡良摺

奏爲溧水縣城失守，逆匪全力圍撲紫金山營，官軍接仗四日，衆寡不敵，營盤被陷，退保丹陽，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據署江甯府知府存葆，轉據署溧水縣知縣周硯銘稟稱：五月十一日有形跡可疑多人，假扮官兵，由紅藍埠而來。該縣會營（？）督同典史帶勇至南門外查拿。忽有另股賊匪由西門而入，衆寡不敵，各勇潰敗，以致城池被陷，請兵援勦等情。奴才接閱之下，實深憤懣。查溧水爲金陵大營後路，與句容、高淳、東壩、溧陽，處處可通。高淳、東壩兵勇單薄，溧陽更屬空虛，本省之兵，實已無可抽調。奴才於溧水未失以前，已委候選道緪彬赴溧陽整頓團練，募勇設防。而民團未經戰陣，募勇又因經費無出，

時有裁撤。今溧水既陷，則內犯更屬可虞，倘被闌入溧陽、東壩，即可由內河直犯蘇常，並可由太湖直達浙省。奴才當即飛飭毓彬扼守溧陽，並飭派防高淳之參將和順、派防東壩之正任靖江縣知縣齊在鎔等，實力防守。其時參將秦如虎，經向榮從寧國調回，暫往東壩。奴才即令該副將調度高淳東壩防務。向榮復派明安泰、張國樑帶兵直抵溧水攻勦；又派谷韞燦帶兵駐守句容，並派江長貴督帶兵勇抄出賊前，在溧水陸扼要之上與埠、南渡等處相機堵截。余萬清亦派都司富翠等，管帶兵勇，由宜興荊溪內河迎至溧陽以前會合進攻，正期指日克復。逆匪自九華被陷之後，我軍虛實盡爲所窺；又知向榮營中將士調派四出，糾集上下游匪黨四萬餘人，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全力圍撲紫金山大營。向榮分調諸軍，轉戰四晝夜之久，因賊衆我寡，將士飢疲，以致營盤相繼失陷。福興、張國樑等與向榮再四籌劃，惟有且戰且退，扼守丹陽，藉以維繫人心，顧全大局，再圖進取。伏思向榮勦賊七年，身經百戰，素爲逆匪所畏。自到江南以來，雖未能克復堅城，然自江北徽寧以及浙江、上海，無不視同一體，彼此兼籌，警報朝聞，援師夕至，江浙士民倚爲長城。該逆之未敢長驅南下者，盧向榮之躡其後也。今該逆圖竄蘇杭，非先去向榮不可；此次糾集悍賊，特其人衆，力撲大營，逆情詭譎非常，實堪痛恨。現在錢糧征收不易，江海關稅不及上年，又經別省紛紛指撥，向榮營中兵餉欠發甚多。當此銳氣新挫，必令士馬飽騰，方足以資振作。奴才督飭蘇州藩司、蘇松太道，于藩關兩庫移緩就急，先行湊集銀二萬兩解往接濟。一面飛飭蘇州軍需局，星夜趕造帳房等件，解赴丹陽應用。至前奉諭旨飭調張從龍所帶漳泉兵勇三千名，據何桂清咨商：已由閩徑赴江西，未知現駐何處？奴才已咨閩浙江西督撫臣，遵旨飭令張從龍管帶兵勇，迅速前來

助勦。近日蘇常之人，因向榮住守丹陽，張國樑受傷後，仍能往來布置，似覺有恃無恐，尙稱安靜奴才惟有持其鎭靜，固結民心，一切盡力爲之，以冀稍副聖主軫念東南之至意。所有溧水失守，及紫金山營盤失陷緣由，謹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覽奏俱悉。）

二、咸豐六年六月十五日（庚子）上諭何桂清奏紫金山大營失利賊窺建平請籌添兵將　見實錄卷二〇一之八上　又見方略卷一五六之四一下

三、咸豐六年六月初五日浙江巡撫何桂清摺

奏爲紫金山大營兵單失利，退保丹陽，亟宜添籌大將精兵，以振軍威而固大局，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五月二十一、二等日，迭據各路探稟：金陵逆匪糾合上下游逆黨數萬，圍攻紫金山官軍，轉戰數晝夜，衆寡不敵，營盤連陷，向榮督同兵將，且戰且退，保固丹陽內犯門戶各等情。開信之餘，倍深憤急。隨准向榮怡良先後咨同前因，並悉失利退守情形，均經據實陳奏在案。伏思向榮在江南勦賊，已歷四年，雖未能克堅城，而紫金山營盤，屹難動搖，賊有顧忌之心，不敢內犯。且事事統籌全局，無論何處〔緊〕急，援師立至，逆匪屢竄徽甯，亦畏大營援勦之兵，不敢深入蘇浙，財賦重地，均有磐石之安，故能供億京儲，接濟粮餉，撐住（柱）至今，皆向榮力也。然將愈調而愈寡，兵愈分而愈單，臣聞向榮初到時，兵幾二萬，近則不過數千。賊自北路受創後，遂一意圖竄蘇浙，本年正二月間，直入下蜀街六里店等處，已極披猖。其時江鎭兩營兵力尙厚，張國樑得以奮勇擊退。詎意江北江西同時告警，徽屬甯郡以次被陷，而且我方擊小丹陽，賊已來撲高資，我方攻丁卯橋，賊又突陷溧水，無不以牽綴我軍爲事。該逆明知鎭

江挫鋭，金陵孤單，膽敢糾合數萬悍賊，圍我大營。卒以衆寡不敵，遂被詭計。臣伏讀向榮前奉寄諭，布置固屬周妥，終覺兵單可虞。仰見聖明洞燭幾先，早爲顧慮，曷勝欣佩。臣謂向榮非不能預料逆謀，祇以顧全各路爲心，轉致兵單失利。假令當時死守勿去，援絕矢志，勢必全軍盡歿，賊已長驅南下矣。今且戰且退，扼守丹陽，將士猶有統帥，人心猶有所維繫，蘇常一帶安堵如故，是未嘗不仍倚向榮爲長城也。惟新挫之餘，門戶卽能保固，進取實未易言。況甯國尙爲賊踞，溧水又未克復，溧陽東壩，隨在堪虞。雖已分軍堵禦，並有浙勇到彼協防，而終未敢恃爲無恐。臣以蘇浙脣齒相依，四顧傍惶，亟籌策應，除前已派撥兵勇千名馳赴金陵外，兵力止此，無可如何。鄧紹良圍攻甯國，正當吃緊，未便舍此前去；其兵勇分撥已多，亦難再爲抽調。縱甯郡卽時克復，而蕪湖、南陵、青陽處處皆賊，徽之婺祁兩路，又盡空虛，皖南所恃，只鄧紹良一人，若遽調他往，必致逆焰復張，重煩兵力，顧彼失此，臣竊以爲非計。至前奉諭旨催提漳泉兵勇三千名，馳赴金陵，業經欽遵轉行，並復奏在案。近接督臣王懿德五月十三日函稱：援江之師，節次嚴飭趲行，而由省前往者，尙止三百餘名。又准江西學臣廉兆綸咨稱：轉據建昌府稟：探聞閩兵九百已入江境，未抵建昌，餘尙不知消息各等語。蓋閩省久形疲弊，行裝軍火，實籌措爲難，遂致不能迅速。卽使刻日到防，而此次鎭江兩營兵勇，傷亡潰散，幾有萬餘，藉此三千遠勞之師，又非久經戰陣，軍氣難期振作。現在大營精兵健將，遠不如前，僅恃一張國樑四路奔馳，安能兼顧？且聞向榮日夜焦勞，舊疾時常舉發，而在左右贊襄軍務者，並無多人，臣尤爲之鰓鰓過慮。伏查前此營中得力大將，如和春、秦定三、傅振邦、鄭魁士等，均先後派赴廬州徐州等處勦辦。上年廬州克復，皖北賊勢已窮，且聞捻匪近亦漸就肅清，能否

移緩就急，臣原未敢冒昧瀆請。第聞該處兵多餉絀，日有裁遣，不如分軍南渡，會勦逆氛。諸將雖分防各路，一時礙難遽撤，而皖北軍務，已責成福濟督統，即可酌派一人前來。和春老成持重，素得軍心，前在廣西軍營，已能與向榮和衷共事。況本係江南提督大員，營伍更資整飭，若令幫同向榮分路籌勦，定易奏功；而蘇浙財賦重地，更不致有意外之虞矣。臣前次恭讀上諭：秋高氣爽，簡派重臣統師南下，殄除羣醜等因，尤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綏靖南疆之至意。現值狂寇鴟張，蘇浙安危所繫，如蒙飭速南下，則一鼓蕩平，尤可期諸旦夕。臣慮浙省兵無可分，而所調閩兵又未能迅速得力，五中焦灼，寢饋俱忘。用敢瀝陳顓愚，天恩俯念逆勢猖狂，難資勦洗，迅賜簡放大將一二員，勁旅數千名前來，會同向榮，重振聲威，大張撻伐，以固東南大局，則天下幸甚。謹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請調廣東官兵助勦摺（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丹陽大營與福興會稿）

奏爲連日籌妥布置，扼要內竄，並調糧餉軍火，收集兵勇，擇要紮營防堵，懇請添調官兵前來協勦，暨陣亡各員，懇邀優卹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昨將上下游大股賊黨，合併金陵之賊，分股出撲，我兵連日苦戰，兵單失利，扼紮丹陽各情形，于本月二十二日，由驛馳奏在案。伏查丹陽地方，一走辛（新）豐至丹徒鎮，一走馬陵至甘棠橋，一通楂樹崗，均係通鎮之路；一由白兔，一由句容，均可直達金陵；此外尚有小道可通金陵鎮江者，實爲蘇杭緊要門戶。臣等已飭總兵張國樑、虎嵩林等，連日於城之內外布置設防，凡屬扼要，均已傳集鄉夫，挖築營盤。並咨督撫臣轉飭軍需局，趕籌餉糈軍火鍋帳，委解來營。一面責成各管帶

官，收集潰散兵勇，迅速紮營，以資戰守。緣該兵勇與賊鏖戰四晝夜，傷亡較多，兼之奔走疲乏，新挫之餘，亟宜撫循激勵。日來軍心稍定，辦理已有端倪。惟句容地勢散漫，非多設兵力，難期固守。該縣原有候補都司李譜、管帶兵勇一千三百名；臣復于丹陽調撥遊擊張汝林、都司玉興、先後帶兵二千名，令副將西林馳往統帶防堵。其溧水之賊，仍相持如故，總兵明安泰于十七日進攻，頗有斬獲，追抵城下，該逆槍砲石矢雨密，未能得手。副聞金陵大營被圍，明安泰統兵赴援，行至句容時，臣已飭令管帶兵勇馳赴溧陽，會同署總兵江長貴妥爲布置，將溧陽金壇東壩內犯之路，扼要堵截，仍相機進勦溧水之賊。並由丹陽抽兵勇前往，合計明安泰一軍，不下五千餘名，與東壩副將秦如虎一軍，聲勢聯絡，足資堵勦。其白兔寶堰地方，亦爲內犯之路，臣已酌派兵勇前往住紮巡防哨探，並將寶堰船隻一律驅逐，不准停泊。第此逆焰甚熾，官軍力單，惟有先將內犯諸路扼堵，藉以撫循休息，以作士氣，此連日布置堵勦之情形也。至石埠橋棲霞一軍，經統兵德安，于五月十六、七、八等日出隊救援仙鶴門營盤，與候補副將巴圖督兵禦敵，鏖戰三晝夜，傷斃賊匪不下數百人，因該逆愈來愈多，我兵持至十九日早，衝圍而出。副將巴圖、千總朱德隆、奮勇殺賊，力竭陣亡。都司姚爵階身受多傷，兵勇傷亡不少。德安收集潰兵，均已陸續來丹，勉爲休息。連日探得金陵逆衆，將附城一帶大肆焚掠，在于仙鶴麒麟高橋門等處築壘，並將內通丹陽、句容之馬鞍山、淳化鎮、土橋一帶，亦築賊壘，分股逼近句容一帶焚掠，該縣民聞警早經遷徙一空，派去官兵，無可買食，更無民夫爲之挖築濠壘。且兵勇新挫之餘，膽氣未充，誠恐難資守禦，茲復加派前任總兵李志和，統帶台勇四百名、超廣勇一百二十名，馳往督同副將西林，查看地勢情形，相機堵勦。現在丹陽兵勇陸續到來，已令總兵張國樑統帶諸軍，逐一認眞揀閱，挑選精銳，汰除疲弱。惟鍋帳

一時趕辦不及，解到多寡，隨時紮營歸隊，並催調軍械，以資戰守。伏念臣自三年春東下之時，兵勇原有一萬六七千衆，戰守均資得力。自抵金陵以來，分調鎮江，調江北、廬州、舒城、徽寧各處，已不下萬餘，故存營不及五千，所有兵勇情形，早蒙聖鑒。現雖奉旨添調福建漳泉兵勇三千名、及歸德軍營陝甘兵一千名前來，當茲賊勢鴟張，官軍挫衄，加以轉戰頻年，其間疲病傷亡，亦復不少，核之兵力賊情，勦堵尙甚不敷。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上，俯念江南防勦萬緊，兵力過單，飭令廣東督撫臣于標營挑選得力精兵四千名，多配抬槍鳥槍，令提鎮大員統帶，兼程前來助勦。或由海船前來，更爲迅速，以期掃蕩妖氛，早蘇民困。至廣東陸路提臣崑壽、總兵通安、參將梁顯揚、衞佐邦，聞皆久經戰陣，熟悉賊情，可否仰懇天恩，酌派統兵前來，更資臂助。緣附近各省並無可調之兵，廣東省現已平靜，且兵力強勁，粮餉易于籌備，迅調來營，于攻勦大有裨益，曷勝待命之至。臣等惟就現在之軍，殫竭血忱，力圖勦堵，斷不敢因兵單賊衆，稍有延誤。至前在金陵打仗官軍失利，所有不知下落各員，茲據查實：廣東雷州營參將陳明志、貴州古州鎮都司李發榮、普安營（永安協）都司劉秀珠、于十九日出仙鶴門突圍殺賊陣亡之候補副將巴圖、廣西提標千總儘先守備朱得隆、並巴圖之子馬甲恩明、隨營書識山東棲霞縣俗生郝聯薰、四川川北都司李振甲、均與賊（遇）血戰，力竭陣亡。該員等打仗素稱勇敢得力，前在下蜀街觀音門龍潭等處掃蕩羣賊，迭著戰功，均應優保之員，茲已臨陣捐軀，均堪憫惜。相應請旨，將副將巴圖、參將陳明志，都司李發榮，劉秀珠、李振甲，並續經查出打仗陣亡之候補守備張得祿、千總朱得隆、馬甲恩明、俗生郝聯薰、均飭部照應得升階，加等議卹，以慰忠魂，而示觀感。至都司戴文英先于十六日在仙鶴門地方打仗受傷，至十八日，賊衆撲營，情形緊急，該都司仍復忍痛督戰，被賊圍困，查無下落。經臣于本月

二十二日奏明在案。昨據該都司戴文英來營面稱：十八日被賊圍困至晚，當手刃殺賊數人，督勇奮力衝出，身復帶傷，徒步到營，該員打仗素稱驍勇，臣已將好言勉慰令其上緊醫治，以資勦賊。其餘陣亡弁兵，暨不知下落各員弁，俟查明另行具奏報部。所有連日安營布置，扼賊內竄，趕調糧餉軍火鍋帳紮營防堵，懇請添兵協勦，暨陣亡各員邀懇優卹各緣由，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具奏，仰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初八日上諭：向榮奏連日布置情形，並請調廣東官兵助勦一摺。已有旨諭令葉名琛等挑選精兵四千名，由海道駛赴江南。其所請提督崑壽等統兵之處，並諭該督撫等斟酌辦理矣。至福建兵三千名，已由邵武至撫州，雖距江南較遠，然較之廣東兵到尚爲迅速，着該大臣即行催提，以資攻勦。至丹陽地方，爲蘇杭緊要門戶，我兵業已挖築營盤，收集兵勇。惟甯國、溧水尚未克復，而句容又被賊陷，內犯之路，幾不勝防。該大臣於丹陽一帶，布置既定，仍當激勵弁兵，以勦爲防，毋得株守一隅，以致鞭長莫及，難資控馭，更有意外之虞。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同日上諭：向榮奏查明打仗不知下落各員請卹等語。候補副將巴圖、廣西提標儘先守備朱得隆、並巴圖之子馬甲恩明、隨營書識山東棲霞縣佾生郝聯薰、在仙鶴門殺賊陣亡之廣東雷州營參將陳明志、貴州古州鎮都司李發榮、永安協都司劉秀珠、四川川北都司李振甲、及候補守備張得祿，查明均係與賊血戰陣亡，着一併交部照該員等應得升階加等議卹，以慰忠魂。

## 句容失守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正繕摺間，接據探報：逆匪千餘由土橋竄近句容，都司李譜等帶勇迎勦，甫經交戰，即被賊包抄失利，該都司退至白兔地方，惟時西林、張汝林、玉興、統軍尙在途中，逗遛不進，縣城被賊佔踞。臣聞信後，即派守備梁克勤帶勇四百名，藍翎把總李桂芳帶勇二百名前往，併歸李志和率帶調遣堵勦。茲據李志和稟稱：十七日卯刻，賊匪千餘人，膽敢搖旂吶喊，直撲白兔〔營盤〕，經把總李桂芳等帶隊迎勦，該逆見我軍，即開放槍砲，蜂擁前來，李桂芳揮令各勇施放火器噴筒，傷斃多賊。鏖戰多時，許李桂芳策馬前驅，直衝賊隊，手刃執旂賊目數名，賊遂不支，我軍乘勢壓下，賊衆奔潰，我兵刀砍矛刺，追殺六七里，斃賊百餘名，餘已遠颺，當即撤隊，探聞句容陸續添賊甚多，該逆雖經退敗，仍恐大股復至，必須厚集兵力，杜其突竄。旋據張國樑稟報：已派捷勇及常勝勇六百名，交都司馮子材、千總陳翔蛟帶往策應，協同各軍相機進勦。惟查四川藍翎把總李桂芳、前經帶勇防守殷巷，屢立戰功。此次於官軍新挫之餘，乃能奮不顧身，首先衝殺，挫賊兇鋒，實屬超衆出力，可否仰懇皇上天恩，准將李桂芳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以示鼓勵而昭激勸。至帶兵逗遛不前之四川懋功協副將西林、浙江處州遊擊張汝林、候補都司玉興、與遇賊即潰之候補都司李譜、均屬恇怯無能，應請旨將西林降爲守備，張汝林、玉興、李譜均請革職留任，責令立功贖罪，以觀後效而示懲儆。除飭照外，謹會同臣福興、臣佘萬清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初八日上諭：向榮奏逆匪竄入句容，請將帶兵逗遛各員懲處等語。逆匪由土橋竄進句

容，候補都司李譜等迎勦失利。副將西林等或逗遛不前，或遇賊潰敗，以致縣城被賊佔踞。副將西林着以守備降補。遊擊張汝林、候補都司玉興、李譜、均着革職留營，以觀後效。至官軍退守白兎地方，逆衆蜂擁來撲，經把總李桂芳直衝賊隊，手刃執旂賊目數名，賊衆奔潰，我軍進殺，斃匪百餘名，賊遂遠遁。李桂芳着以守備儘先補用，賞換花翎。

## 攻燬鎮江南門賊營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臣接准余萬清函稱：鎮江逆匪自回竄金陵之後，仍有大股屯踞南門五峯口、及摩旂、磨盤、虎頭等山營盤。迭據生擒長髮及逃出難民供稱：逆衆回竄江寧，俟我分兵他往，仍欲合夥下竄，乘虛撲營等語。當經飭令各營預爲防範；並令副將占住、在于猪婆灘西岸紮營三座。另派兵勇兩起于潮勇營盤之前添紮兩營，聯絡聲勢，設法將南門外賊壘次第攻除。旋據占住等帶同各勇目，告請奮勇攻襲賊營，經余萬清勉勵諸軍，各挑奮勇，分爲三路齊進。十五夜四鼓蓐食，五鼓出隊，占住督勇由丁卯橋啣枚前進，先令奮勇十餘人偷近賊濠，乘間放火。未及黎明，五峯口前面賊營火起，占住卽督飭各勇齊出吶喊，該逆正在撲救，我軍衝入，逆衆紛紛越牆奔竄，立將賊壘踏燬。後面兩營之賊，見前營已破，遂亦棄壘潰奔，各勇追殺，斃賊極多。參將吳世斌、遊擊米興朝、守備朱得勝、李雄科一軍由左路趕至；都司田宗揚、王紹奎、千總梁成桂、周朝安等一軍由右路趕殺；余萬清與已革總兵李志和督帶一軍，由中路策應。各軍會同兜勦，刀砍矛刺，斃賊無算，餘逆亂竄狂奔。時磨旂等山賊壘，各出接應，官軍分隊截擊，槍砲環施，復斃多賊，逆勢不支，遂紛紛奔回山壘死拒，槍砲密排，子

如雨注。南門城上之賊，亦開放大砲負嵎固守，遂傳令撤隊。是日之仗，襲燬賊壘三座，生擒長髮賊四人，傷斃賊匪約五六百名，奪獲槍砲旂幟刀矛百數十件，兵勇亦間有受傷等情。臣查鎮營自九華山挫衄之後，我兵總有斬擒，究未大加懲創，以致逆焰益張，今鎮營有此一勝，亦足稍振軍聲，臣已添派兵勇一千二百名，前往扼紮丹徒鎮，爲京峴山後路聲援，以作士氣而資攻勦。所有襲燬鎮江南門外賊營緣由，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初八日上諭：向榮奏官軍攻毀鎮江南門外賊營獲勝等語。逆匪大股回竄金陵後，仍欲合竄下撲鎮江營，經余萬清飭令各營防範，並令副將占住等督率兵勇，攻勦南門外賊營。五月十五日，由丁卯橋前進，乘間放火，將五峯口前賊營焚燒，逆衆紛紛逃竄，我軍乘勢衝入，立將賊壘踏燬。後面營盤賊亦潰奔，各勇追殺極多。余萬清親督各軍趕到，會同追勦，斃賊無算。時摩旂山賊出接應，官軍分隊截擊，復斃多名。是日共燬賊營三座，生擒長髮賊數名，斃賊五六百名，奪獲軍械多件。鎮江逆匪，勢甚鴟張，此次加之懲創，我軍聲勢漸能振作，仍着向榮、余萬清等督飭官兵，乘勝進勦，以遏兇鋒。

## 金陵隨營糧台被燬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據江甯行營總局委員江西候補知府王會樾等稟稱：隨營糧台總局，設于大營之後，其餘支應各省官兵分局，亦俱設附近營盤之孝陵衞街。賊衆于五月十五六七等日撲營，均經官兵擊退。不料十八日該逆四門齊出賊衆數萬，分撲各營，官軍進勦失利，存營兵勇無多被圍，遂將衞街民房焚燒，糧台總局分局亦經

被焚，護台兵勇僅五百人，蕩救截勦，不能抵禦，當即潰敗，委員均冒火衝出。查月餉尚多掛欠，所到之銀，隨收隨放，局中並無存留。惟有寄存代發上游紅單船之餉銀五千兩，因道路阻隔，不能前往，致被焚。又備支雜項錢文，尚有五百餘千，並存局中文册鈐領，攻城器具，亦被焚失。惟三年奏發通行之銀票五萬兩，除行用外，其餘存者連空白部照，幸俱搶出未損。此外尚有相距滄波門地方所設米局新奉撥到漕米千餘石，亦被賊匪放火焚燒。其緊要文案，除用存之空白部照救護未失，餘多被燬各等情前來。臣伏查屬實，除飭各員迅速清查辦理外，謹會同臣彭玉雯合詞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初八日上諭：向榮奏隨營粮台被燬等語。五月十八日，賊衆分撲各營，焚燬民房，粮台總局分局，亦經被燬，並將米石燒燬，該營員弁等救護不及，實難辭咎。所有管理粮台之前任鹽運使彭玉雯及委員江西候補知府王曾樾，均着交部議處。

## 迎勦撲犯丹陽賊衆獲勝摺（咸豐六年六月十一日在丹陽軍營發）

奏爲金陵大股賊衆，逼近丹陽築壘，我兵迎勦獲勝，現仍嚴密籌防堵禦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于五月二十九日，曾將連日布置防賊內竄，懇請添派官兵前來協勦，並將逆匪蔓延句容白兔、分兵堵截各情形，具奏在案。竊查逆匪自前月二十七日，竄往白兔，被我兵擊敗後，于本月初一日，復糾衆七八千人，分股來撲我營，總兵虎嵩林、李志和督隊進勦，擊斃多賊。無如逆衆我寡，且該處居民走空，營盤無夫，未能築成，難以紮堵，只得退回丹陽，幷力堵守。初二日早，探報賊衆數千已至丹陽五里鋪一帶屯踞，勢必撲犯

我營，臣與臣福興及總兵張國樑等，密爲籌商，查探該逆勢衆且悍，未可冒然輕敵，當曉諭各營鎮靜以待；並激勵兵勇，許以立功優奬，臨期聽令出隊。直至申初時分，該逆分五路蜂擁而來，黃旂遍野，勢甚猖獗，先有騎馬賊六七千人，由中路前來，距頭敵捷勇營盤不遠，往來馳驟窺伺。千總陳（程？）翔皎見該逆猝至，即行撥隊迎擊；一面飛報大營。經臣飭令張國樑將派定之守備李日昇帶捷勇六百名，率合奮勇旗手，由中路馳往迎勦；遊擊虎坤元、都司劉季三帶領鼓勇、廣勇、壯勇、揚勇、川兵共千餘名，由右路迎擊；以副將王浚帶領強勇、忠成信勇五百名策應。令遊擊李鴻勳、都司馮子材、姚爵階、守備長貴、帶領廣東制勝、常勝二勇及潮黃官兵共八百名，由左路兜擊；參將張騰蛟、守備馮日坤帶領忠勇潮兵策應。張國樑即督小隊，帶同都司戴文英得勝勇閩兵往來督攻；並派馬隊官兵分別包抄。適守備李日升帶隊馳至，見千總陳翔皎與賊正在鏖戰之時，即督軍大呼直前，我軍勇氣倍加，賊之馬隊即時驚奔敗走，我軍乘勢砍殺二十餘人。賊之後隊突出身穿黃衣騎馬賊目數人，揮衆抵拒，把總馮觀勝見賊兇悍，督同勇目李善華驟馬直衝，均被槍傷甚重，我軍齊出槍砲迭施，該逆拚命不退。維時右路虎坤元、劉季三督率兵勇與賊互開槍砲轟擊，王浚催軍策應，李鴻勳、馮子材、姚爵階、長貴等督軍由右路分投衝殺，槍砲火器齊施，鏖戰時許，黃旂紛紛倒地，斃賊極多。張國樑見中路賊勢較衆，即調後隊分路抄出兜擊，自領一軍直衝；隊，連砍悍賊多名，我軍齊聲吶喊，噴筒火器齊施，擊斃賊匪數千人，逆勢不支，即時潰奔。左右兩路之賊，見中路敗走，亦即紛紛潰散。我前後六隊官軍，乘勢壓下追殺；臣福興指揮馬步各隊兵勇，分投掩殺，刀砍矛刺，斃賊無算；其有撲溝跳塘者，均被我軍戳傷，追殺十餘里，直至金（全）州鋪賊壘，日暮始各收隊。統計是日之戰，斃賊四五百名，斬取長髮首級五十二顆，長髮耳記一

百二十餘隻，奪獲黃旂一百四十餘桿，槍砲刀矛一百二十餘件，我軍陣亡七名，受傷官軍五十八名，由張國樑查明具稟前來。查該逆自去冬爲我軍屢敗以後，糾集上下游之賊數萬，併力衝突，臣軍分調已單，援軍不至，我軍轉戰數晝夜，衆寡不敵，只得暫作退守之計，以固蘇浙門戶。該逆自官軍退後，兇燄益熾，明知我軍孤單，膽敢擁衆直逼丹陽築壘，意圖內犯。臣軍銳氣新挫，後扼本難，惟有撫循激勵，挑選奮勇，汰除疲玩，許以立功優獎，尤見軍心尚屬強躍。初三日一仗，兵勇極其用命，將其擊敗，該逆經此一挫，兇燄稍息。惟陸續來黨甚多，在于丹陽西南鄉、金州鋪、丁莊鋪、松柏村一帶就近連立多壘；並探報鎮逆于初四夜分黨二三千人，由七里店、楂樹崗、薛村已到丹陽之白兔鎮地方，聯絡築壘。且白兔離寶堰較近，該處有小河一道，內通常州，所有停泊船隻，早經派委弁兵前往驅逐。臣復派令總兵虎嵩林統帶兵勇二千八百餘名，馳赴距寶堰之三十里之珥陵營（鎮）地方紮營，防賊內犯常州之路。又接總兵明安泰由溧陽來稟：探得溧水之賊，糾合小丹陽、當塗逆匪數千，由溧水之毛公鋪太邨，于本月初二日分竄東壩之定埠，有三路撲犯之謠。該處爲蘇浙門戶，僅有副將秦如虎一軍，爲數不及二千，情形至爲吃緊，已由明安泰就近撥兵會勦。臣復派令署總兵江長貴由金壇統帶兵勇一千四百名，兼程趕往，會同秦如虎攔頭迎擊；一面飛咨提督鄧紹良就近策應，以期保固東南大局。惟逆匪久已垂涎蘇浙，今復擁萬餘之衆，直逼丹陽附近築壘，意在衝突我軍，乘隙內犯。現在連日窺伺各營，均經派隊擊退，並將城外各營妥爲布置，視賊所向，相機堵截。因已遏其由丹內犯，然賊勢疾剽奔突，至爲可虞，臣軍精兵健將，早已分調四出，如副將蔡應龍、巴圖魯將陳明志、遊擊楊瑞乾、都司楊萄青、李發榮、李振甲等，皆驍勇善戰者，均因血戰陣亡，此時鎮將中力爲可靠者，僅有張國樑數人而已。刻下調援各路之

兵，又以堵勦吃緊，一時遽難撤回，傍徨四顧，寢饋難安。前蒙皇上顧慮江南賊衆兵單，勅調赴援江西之福建漳泉兵勇三千名，幷在歸德之陝甘綠營官兵一千名前來會勦。經臣籌商至再，此次江鎮兩營兵勇，傷亡潰散不少，而狂寇鴟張，非添調大將勁旅，大張撻伐，未易迅速奏功。前摺曾經冒昧懇請天恩，飭調廣東官兵四千名前來，以期迅殄妖氛，保全大局。現在河南撫臣英桂來咨：陝西官兵一千，已飭起程南來。其閩省兵勇，經浙江撫臣何桂清來函：前項官兵，尚在本省，多因行裝未就，一時未能起程，現已代爲齊催，誠恐緩難濟急等語，聞之實深焦灼。至奉調揚州軍營馬隊五百名，現准德興阿抄送咨會：除前令派協領德昌所帶馬隊官兵二百五十名前來調遣，餘實無可抽撥，具摺覆奏。現在江南賊勢披猖，攻勦萬緊，惟有瀝情籲懇天恩，飭催閩粵官兵迅速起程前來，以期重振軍威，痛加掃蕩，則東南大局幸甚。臣待罪行間，具有天良，惟當殫竭血忱，激勵兵勇，誓滅醜類，以期稍贖前愆，仰報高厚于萬一。所有逆衆竄逼丹陽，我軍迎勦獲勝，及現籌布置各情形，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上諭：向榮奏賊衆撲犯丹陽營盤，迎勦獲勝一摺。前據怡良奏到，已明降諭旨矣。此次逆賊糾衆來撲，雖經擊退，而全州鋪及白兔鎮等處，均有賊壘分布，即就丹陽一路而論，已屬防不勝防。況此外內通蘇常之路，不只一處，即如溧水一股，由毛公鋪竄至定埠，已在東壩東南。昨據何桂清奏報：又有建平北門外二十里，已有賊蹤之語。向榮此次摺內，尚稱派江長貴會同秦如虎攔截東壩之賊，不知秦如虎同浙江委員仲孫懋已雖東壩，前往建平。可見專駐丹陽，於各路聲息轉形稽滯，必須進扼金陵，重整舊時壁壘，方能統馭兼籌。此時暫住東路，原爲休養銳氣，仍圖進攻。若僅能專顧一隅，而於

各路布置，未能周密，恐中該逆聲東擊西之計。總以四路控馭，絕其內犯，爲最要關鍵。俟軍威稍振，仍當逼近金陵，不可被賊牽制，致成鞭長莫及之勢。所請閩廣官兵，已疊降諭旨飭催，而調到需時，尙久本日復諭和春、福濟再行撥兵一千六百名，連前撥馬步四百餘名，凑足二千之數，前赴丹陽，較之閩廣，更爲近便。其火輪船入江一節，前令向榮等酌調助勦，卽着咨商怡良、趙德轍、何桂清催趲入口，並將應備口粮子藥寬爲籌備，與紅單等船一併接濟。其前次諭令添購輪船，亦着會商各該督撫迅速籌辦。至總辦粮台彭玉雯聞其年力已邁，此次餉銀被搶，雖係倉猝失事，究難保無疎於照料之處，着向榮查明該員是否精力不繼，其平日支應一切，有無浮濫。如果不能得力，卽將該員撤回，另行委員接辦；倘尙無貽誤，亦着據實奏覆。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 水師在銅陵攻勦獲勝片（前奏附片之一）

再據副將李德麟稟稱：五月初九日，探報賊在銅陵、大通以上，遍收米粮，封擄民船百餘隻，卽欲裝送金陵；並有小砲船十餘隻護解。時值風微，大船頂溜難上，卽派儘先把總劉裕安、外委鄭汝鳴等，帶領兵勇百餘名，坐駕長龍扒艇數隻；並派鹽知事胡恩（思）植、儘先外委胡煥年、李長華等，管帶豫勇快蟹三隻，新募水勇划船十隻，連夜盪槳而上。次晨行至土橋江面，遙見賊船蔽江而下，我師佯退，伏于鮎魚套蘆葦叢密之處，見賊前船將近，一齊撲出開砲轟勦，該逆亦放槍砲環拒，我師直衝逆隊，分船包抄，賊船驚慌欲遁，當卽奪獲小砲船二隻，生擒長髮賊五名，幷燒燬賊船三隻，斃賊二十餘名。其時後幫賊船見前船有失，均卽加槳回竄，又

經水勇划船飛棹攔截其前，快蟹各船緊緊追勦于後，兩相夾攻，砲火交施，該逆知不能敵，遂各紛紛投水，死者無算。我兵勇乘勢上前，復擒賊四名，奪獲米粮船三十餘隻，餘船亡命奔竄。正在跟追，忽見銅陵南岸黃旂遍野，知係城內之賊前來接應，我師剋掉轟擊，該逆排列吶喊，齊放槍砲抵拒，互鬥移時，我砲較準轟打，見賊紛紛倒地，勢漸不支，兵勇乘勝登陸抄襲，賊匪大潰，斬殺三十餘名，生擒四名，割取首級七顆，奪獲大砲一尊，抬砲旂幟槍械二十餘件，該逆不敢回城。斯時城內餘賊，亦開東門逃竄，我師不便窮追，旋卽收隊入城，安撫百姓，並將賊館一切違禁之物，全行焚燬，搜獲火藥三百餘斤，大小彈子二百餘斤，抬砲四桿。所惜兵勇無多，未能守城，只得回船東下，仍舊抵鎮合幫。查點此次統共擒賊十三名，小砲二隻，載粮三十四隻，米三百二十餘石，五百斤大砲一位，抬砲五桿，火藥三百餘斤，鐵彈三百餘斤，刀矛旂幟四十餘件。查訊所護賊匪胡坤元、王有富、郝萬順、趙得貴、宣慶仁、鄧學義、郁爾康、姚國柱、路有才、秦福、賈瑞徵、仰世希、魏寶懷，均從逆已久。並稱此次係奉僞東王令銅陵池州各處土軍帥等人，限繳米粮八百餘石，解赴金陵接濟，不意被奪等供，當卽就地正法。其米粮等件，分賞各軍資食。我軍受傷浦勇一名，廣勇一名，陣亡廣勇新勇各一名等情，據報前來。臣查水師各船，孤泊上游，該士卒猶能迭挫兇鋒，奪獲賊船砲火粮米等件，斷賊上下江面接濟，實屬最爲得力，臣已批令吳全美、李德麟將尤爲出力員弁兵勇存記彙獎。一面飛咨鄧紹良，于浙省籌備軍餉子藥，就近設法護解赴船接濟。並因江面攻勦吃緊，所有上海寧波紳商所購火輪二船，現值海運事竣，可以撥借入江助勦，兼以運送紅單子藥，庶得源源接濟，于攻勦更有裨益。臣現已咨商蘇浙督撫臣核飭遵辦。況此項輪船，係商富所購，不借夷力，亦不致另有別情。所有上游水師獲勝，幷籌商濟運粮餉軍火緣由，謹會同臣福興、臣余

萬清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上諭：向榮等奏上游水師攻勦銅陵賊匪獲勝等語。金陵逆匪在銅陵大通以上，逼收米糧，擄船裝載，經副將李德麟派令把總劉裕安等，分帶兵勇，坐駕長龍快蟹各船，行至土橋，見賊船蔽江而下，我軍伏於鮎魚套蘆葦叢中，俟賊船將近，一齊擁出，開砲轟勦，該逆槍砲環拒，官軍直衝賊隊，前後賊船回竄，我軍併力夾攻，逆匪投水死者無數。維時銅陵城內之賊，前來接應，我師轉棹轟擊，逆衆紛紛倒地，勢已不支，兵勇乘虛登陸抄襲，賊匪大潰，不敢回城，餘亦開東門逃逸，官兵收隊入城，安撫百姓，搜獲火藥三百餘斤，彈子二百餘斤，奪獲船隻米船砲械無算，立將生擒賊匪胡坤元等十三名正法。此次水師各船，停泊上游，尚能屢挫兇鋒，斷賊接濟，頗資得力。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着向榮擇尤保奏，候朕施恩，以示鼓勵。

## 請卹陣亡遊擊札拉芬等員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本年五月十八日，在江寧紫金山仙鶴門等處打仗陣亡之將備，已于五月二十九日附摺奏請優卹在案。茲據總兵張國樑呈據各營查出五月十八日金陵賊衆圍撲大營，管帶江南官兵江南提標揀發遊擊札拉芬，帶兵迎勦逆匪，斃賊數十人，該匪敗退，該遊擊因兵丁鏖戰飢疲，飭令回營造飯之際，逆衆忽從營後撲來，札拉芬即帶兵迎出，突受槍傷墜馬。左營千總宋玉帶兵上前救護，被賊所傷，立時陣亡。衝出兵丁盛文彪稟報：該遊擊札拉芬于受傷墜馬後，見賊撲近，尤持刀連砍二賊，力竭被害等情。並查得十九日在紫金山

朝陽門等處地方打仗陣亡廣東惠來千總黃武略廣東三江協右營左哨千總劉鎮揚廣東潮陽千總郭銘勳、貴州歸化營千總白天眷、貴州清江協千總龍騰高、把總楊再松、高遇春、廣東潮州中營把總張屏藩、廣東黃崗協右營把總馬成勳、潮陽營把總許文輝、惠來營把總林奮揚、廣東興寧營把總黃鷹揚、潮州鎮標中營外委蕭高翔、潮州城守營外委鍾清亮、黃崗協右營外委鄭宣科、貴州天柱營外委羅洪順、貴州永安協外委彭永和、湖南鎮箪中營外委楊國恩，又患病休致在營候咨協同督兵打仗力竭陣亡之廣東南雄協把總廖學漢、廣東陸路提標左營右哨外委儘先把總阮導，十九日在江寧仙鶴門地方打仗陣亡廣東潮州鎮標中營把總謝恩光、廣東黃崗協右營左哨二司把總許金榜、潮州鎮左營右哨二司把總張英傑、黃崗協右營右哨頭司把總陳世俊，本年五月初十日在鎮江楊家巷地方進勦逆匪陣亡廣東平鎮營把總楊大得，並續經查出本年四月初七日在甯國府窯灣地方打仗陣亡之廣東歸善縣藍翎捐納雙月選用從九品李馨蕊、廣東潮州武生蕭加賓，一併請卹前來。相應請旨勅部，將先後打仗陣亡之遊擊札拉芬等，一併從優賜卹，以慰忠魂，而示觀感。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上諭：向榮奏查明打仗陣亡各員弁，懇請優卹等語。江南提標揀發遊擊札拉芬等，著一併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 把總李桂芳正法協領德昌革職片（前奏附片之三）

再前二十七日賊竄白兔，四川川北右營藍翎把總李桂芳帶隊迎勦，將賊擊敗，經臣以該弁超衆出力，

前摺附片奏懇天恩，請以守備用，並請賞換花翎，原期鼓勵人材，激勵衆志，以期賞不逾時之意。嗣聞該把總有殺良冒功，侵食勇粮情事，當即委員密往訪察屬實。緣是日賊在白兔敗後，李桂芳即將該處百姓殺斃七人，捏以獻功；而點驗該弁所帶練勇二百名，則缺少六十餘名之多。似此衷心殘忍，殺良冒功，實屬罪大惡極。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臣未敢以保奏在先，稍涉迴護，當將李桂芳拿到面斥其罪，該弁俯首無辭，即于本月初五日，將該弁軍前正法示衆，曉諭各營，以爲妄殺無辜者戒。又營馬隊協領德昌，前在金陵與賊接仗，面門被賊石傷，抵丹陽後，該員面稟欲渡江北醫治。臣等以該員現帶有馬隊，需人照料，諭令隨營診治，不必離遠營盤。乃該協領並不遵令，竟帶領馬隊多人，潛行渡江而去。似此進退自由，不遵號令，殊屬不成事體。相應請旨勅部，將協領德昌嚴加議處，以肅功令。除咨臣德興阿勒令該員速回南岸，毋任藉延外，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另有旨。）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上諭：向榮奏請將不遵號令之帶兵官嚴議等語。帶領馬隊協領德昌、在江南勦賊，面受石傷，經該大臣諭令隨營調治，輒敢不遵令，帶同馬隊多人，潛渡江北，實屬膽玩。德昌着即革職留營効力。並着德興阿飭令該員帶回馬隊，迅速渡江，如再藉詞稽延，即着從嚴參辦。

## 請卹病故遊擊王凱片（前奏附片之四）

再臣接准署江蘇撫臣趙德轍來咨：查接管卷內，據鎮江營務處詳稱：管帶四川阜和四營官兵福建銅山營遊擊王凱、由四川茂州營都司署黎雄營遊擊任內，于咸豐三年奉調出師湖南，轉戰追賊至湖北洪山

九江而至金陵，調赴鎮江勦賊，鼓奉行，知推升福建銅山營游擊，數載以來，帶兵打仗，著有勞績。今春因歷受積勞暑濕，疝氣舉發，轉染痰證，調治不愈，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在鎮江軍營病故，由營務處轉詳前撫臣吉爾杭阿，未及核辦，移交轉咨請卹前來。臣查遊擊王凱，從征數年，帶兵打仗，均極得力，茲因積勞成病，在營身故，相應請旨勅部，將福建銅山營遊擊王凱，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以示觀感。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王凱着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該部知道。）

## 請准遞補軍營所出副將參遊都守各缺摺（咸豐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丹陽軍營發）

奏爲軍營現出副將參遊都守各缺，揀員遞請升補，開具清單，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四川懋功協副將西林降爲守備，並陣亡之廣東雷州營參將陳明志、四川川北右營都司李振甲、貴州古州右營都司李發榮、貴州永安協都司劉秀珠、四川廣元營守備姜廷富、四川督標右營守備王登元、四川疊溪營守備王道泰、江蘇撫標右營守備潘龍蛟，與前在鎮江病故之銅山營遊擊王凱所出各缺，均應由軍營揀員升補，以資帶兵打仗。臣等將各營將弁逐加遴選，查有參將魯占鰲、遊擊米興朝、馬永清、都司陳澤、馮子材、王夢熊、守備鄧連科、杜兆瑞、王瑞圖、張朝剛、龍正耀、馬廷爵、千總蔡致貴、馬占葵、馬得昭、吳朝清、譚金魁、梁成柱、陳翔蛟、況文榜、孔朝彪、把總周朝安等，均係屢著戰功，奮勇出力，或帶兵有方，或受傷多次，以之遞請升補副參遊都守各缺，均堪勝任。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相應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攻勦吃緊需員差遣之際，賞准遞予升補，以示激勵而資攻勦，實于軍務有裨。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

謹將軍營所出副參遊都守各缺，選有屢次打仗奮勇出力曾經受傷各員，擬請遞行升補，以資帶兵。理合開繕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四川懋功協副將西林降爲守備遺缺，查有廣西全州營參將魯占鰲堪以擬請升補。所遺參將缺，查有湖南鎮篁中營遊擊米興朝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遊擊缺，查有湖南永順協中軍都司陳澤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湖南綏靖右營守備鄧連科堪以擬請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湖南常德協千總蔡致貴堪以擬請升補。

廣東雷州營參將陳明志陣亡遺缺，查有廣東陸路提標前營遊擊揚勇巴圖魯馬永清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遊擊缺，查有廣西梧州協中軍都司馮子材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廣西左江鎮右營守備儘先升用都司杜照瑞堪以擬請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廣西平樂協右營千總馬占葵堪以擬請升補。

福建銅山營遊擊王凱病故遺缺，查有四川茂州營都司王夢熊堪以擬請升補。所遺都司缺，查有四川督標左營守備王瑞圖堪以擬請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四川慶甯營千總馬得昭堪以擬請升補。

四川川北右營都司李振甲陣亡遺缺，查有四川城守右營守備張朝剛堪以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四川綏馬營千總吳朝清堪以升補。

貴州古州右營都司李發榮陣亡遺缺，查有湖南桂陽營守備龍正耀堪以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貴州

歸化營千總黃金友堪以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貴州安義營千總譚金魁堪以升補。貴州永安協都司劉秀珠陣亡遺缺，查有廣東羅定協右營守備馬廷爵堪以升補。所遺守備缺，查有廣西潮陽營千總孔朝彪堪以升補。

四川廣元營守備姜廷富陣亡遺缺，查有廣東韶中營千總陳翔蛟堪以升補。四川督標右營守備王登元陣亡遺缺，查有朗洞營千總況文榜堪以升補。

四川疊溪營守備王道泰陣亡遺缺，查有廣東高州鎮右營把總周朝安堪以升補。江蘇撫標右營守備潘龍蛟陣亡遺缺，查有福建雲霄營千總梁成柱堪以升補。

硃批：兵部查議具奏。單並發。

## 請卹陣亡千總吳廷燦各員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前次鎮江失守營盤，所有陣亡員弁，經臣分飭查辦。茲據該管官呈報：四月二十六日高資打仗陣亡之五品翎頂江蘇撫標右營千總吳廷燦、江南提標前營藍翎千總戴天保、外委王春泰、松江城守營額外王兆熊。又同日四擺渡打仗陣亡之鎮江營經制外委孫藝，二十八日高資打仗陣亡管帶粮勇之衛千總安泰，二十九日高資打仗陣亡之花翎儘先守備譚金常、貴州平越營額外陸紹科、江南京口水師營額外記名外委葛廷傑，三十日高資打仗陣亡之京口駐防鑲藍旂防禦毓秀，江蘇撫標右營守備潘龍蛟、湖南鎮篁右營藍翎額外滕傳興、四川督標左營藍翎外委儘先把總郭安邦，五月初一日在丹徒縣南壇山地方打仗陣

亡之京口駐防鑲黃旂防禦魁永、京口駐防鑲藍旂驍騎校長庚，初四日在鎮江南路破崗子地方陣亡之署四川督標右營遊擊山海關佐領伊經阿、四川廣元營守備姜廷富、四川督標右營守備王登元、四川署建昌中營守備懋功千總馬殿元、四川漳臘營把總江應魁、四川懷遠營把總劉敬端、四川潼川營把總王榮棟、四川松潘中營外委劉慶喜、季長貴、四川南坪營外委張從貴、四川建昌中營把總雍仁寬、左營外委岳松林、四川越嶲營外委李連級、四川綏營外委儘先把總唐坤、四川太平營外委賀安邦、四川阜和左營外委張君傑、額外閱龍、管帶巡勇從九品銜徐霖、幫帶銳勇藍翎從九品銜王奉辰。又據統帶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副都統德崇額呈報：查明本年十八日在江寧紫金山打仗陣亡之吉林三起阿勒楚喀佐領委參領凌保、吉林頭起寧古塔佐領委參領胡興阿、吉林頭起寧古塔驍騎校委參領林春、吉林五起寧古塔驍騎校委參領吉凌阿、黑龍江頭起齊齊哈爾城驍騎校委防禦薩薩布，又五月十八日在江甯紫金山打仗陣亡之浙江黃巖鎮標行營外委張瑞高、太湖行營外委蔡玉章，並十九日陣亡之四川疊溪營守備王道泰、六月十三日在丹陽縣南鄉攻撲溫塘村賊壘陣亡之藍翎四川綏寧協左營千總陳剛，各請卹前來。臣查該員弁等，均屬血戰陣亡，實堪憫惻；相應請旨勅部將吳廷燦等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示觀感。所有查明鎮江等營打仗陣亡之員弁請卹緣由，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吳廷燦等均着從優議卹。）

## 請准升補慶喜等員片（前奏附片之二）

再查吉林佐領凌保等五員，于本年五月十八日，在江甯紫金山地方打仗陣亡，現經臣等另片奏請恩

施勅部議卹。所遺各缺，現當勦賊吃緊帶兵乏員之際，亟應揀員升補。茲據統帶馬隊副都統德崇額將各起出力人員挑選呈請升補前來。所有吉林三起阿勒楚喀佐領委參領凌保陣亡一缺，查有應升續調吉林頭營總三姓防禦慶喜，堪以升補。所遺三姓防禦員缺，查有吉林三起伯都訥驍騎校委參領達春升補。達春遺缺，查有吉林三起拉林前鋒委防禦永山升補。吉林寧古塔佐領委參領胡興阿陣亡一缺，查有吉林防禦委參領盛恩升補。盛恩一缺，以吉林五起三姓驍騎校委參領春山升補。所遺驍騎校員缺，以吉林頭起三姓前鋒委防禦德謙升補。吉林頭起寧古塔驍騎校委參領林春陣亡二缺，以吉林頭起寧古塔前鋒委參領多絡倫升補。吉林五起寧古塔委參領吉凌阿陣亡一缺，以吉林寧古塔領防禦阿昌阿升補。黑龍江頭起齊齊哈爾城委防禦薩薩布陣亡一缺，以防禦西林保升補。臣等復查該員等，均屬迭經戰陣，打仗奮勇，以之遞請升補各缺，實堪勝任。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准以防禦慶喜等遞行升補佐領各缺，以資帶兵實于勦賊有裨。謹會同臣福興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慶喜等依擬升補。）

按奏稿本摺下附有上諭二件

一、咸豐六年七月初一日（丙辰）何桂清奏請將克復涇縣城之遊擊周天受懇恩鼓勵周天受着以副將補用　見實錄卷二〇三之二下　又見東華四〇之一上

二、咸豐六年七月十二日（丁卯）向榮怡良奏請將不遵調遣之參將和順革職留營和順着革職留營效力不准逗遛溧陽　見實錄卷二〇三之二〇下

## 奪燬五里牌黃莊橋等處賊壘摺（咸豐六年七月初三日自丹陽軍營發）

奏爲連日緊籌攻勦，奪燬賊壘，大獲勝仗情形；並通籌大局，請旨添派得力大員，催調各路援兵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連攻獲勝，踏燬鳳凰崗賊壘情形，于六月二十四日具摺奏報在案。伏查官軍自十七日在瓦窰擊敗賊匪，旋探聞有逆首傷斃，各兵勇益踴躍奮發，正可乘勢攻取賊巢。奈旬日之間，屢次明攻暗襲，賊均伏匿不戰，惟在壘內密施槍砲，多方拒守，並隔河搬運大砲，與我營互相攻打，晝夜苦持。二十七日，探報江鎮又來賊萬餘，由楂樹崗丁角寶堰分股竄至，窺伺延陵一帶，經臣飛飭游擊虎坤元嚴防珥陵要隘，並密飭各營整隊以待。督令張國樑相度機宜，設法密籌勦堵。是晚賊果有窺我前敵營盤，立經擊退，該逆乃由松柏村蔓延黃土橋河西，連夜偷築賊壘，經總兵虎嵩林出隊攻勦，飛報前來。臣一面飭張國樑進攻五里牌，一面帶領親軍小隊，于二十八日黎明，親赴黃土橋河東督戰。令虎嵩林沿水趕挖營盤，控扼堵勦，將樹林一帶砍伐，架砲轟擊河西賊巢，傷斃不少。該逆繞從上游，涉淺越過簡瀆河，意圖包抄我後，經臣挑派奮勇數百人，分路馳往要截，賊即退去，與我隔河槍砲相擊。時張國樑因攻打五里牌賊壘，殲斬數十名，至午未能得手，經臣調至黃土橋併力攻勦，奈賊黨愈集愈衆，蟻聚蜂屯，我軍儘力前攻，修築營壘不定，至晚兵勇飢疲，只得次第撤隊。亟擬次日往攻，乃該逆復乘黑夜潛搭浮橋，渡過簡瀆河東黃莊橋，偷築五壘，嘯聚出隊。連夜往攻，該逆拚死撐拒，未能得手，殊深焦急。該逆源源踵至，我軍調遣不敷，徒嘆奈何。因思賊勢既趨重黃莊橋，則〔其後路〕松柏村五里牌之賊必少，不如乘隙併力攻取，截其後路，使該逆牽綴不前，密飭張國樑挑派隊

伍，分路力攻，而以虎嵩林一軍牽掣黃莊橋之賊。均于二十九日卯刻進戰，張國樑親督大隊兵勇，由五里牌上游搭渡進攻，擊散沿河匪黨，逼近城卡砲台，子彈雨密之中，督同將弁兵勇，首先衝進，殲斬逆匪數十名，立將砲台踏燬。乘勢攻撲賊壘，該逆伏牆密開槍砲，我軍受傷頗多，張國樑力督各兵勇，奮勇搶撲，躍過濠溝，拋擲火罐噴筒，燃燒賊人棚柵，一聲吶喊，破我軍破壘砍入，斃賊無算，斬獲首級一百餘顆，奪獲槍砲器械驢馬甚多，將賊壘縱火焚燒。餘逆飛奔後壘，各兵勇乘勝追攻，彼此槍砲來回，相持頗久。張國樑督前催戰，不料被抬槍子中傷右脅，猶復奮力前衝。守備李日升及千總程翔蛟、黃靖、王永春，把總馮觀勝、梁世能、何章富等，督率兵勇四面搶撲，均先後受傷，只得下令收隊。虎嵩林亦督同協領輯順、參將魯占鰲、遊擊米興朝、李定太等，將黃莊橋賊壘攻打竟日，至暮撤回。臣聞之倍深焦灼。查賊鋒逼紮簡瀆河東，已由南抄近東面，距大道不過數里，係丹陽入常後路。該逆以全力來爭，若不迅速掃除，爲患非淺。奈張國樑復受槍子重傷，臣又以疾不能親出督勦，展轉思維，惟有責成各營將官，懸以重賞，爲背城借一之舉。趕將遊擊虎坤元由珥陵調回，即于是晚挑選奮勇，派令副將王浚、張騰蛟、參將魯占鰲、遊擊米興朝、李定太、張玉良、虎坤元、都司劉季三、馮子材、戴文英各率所部，分作十隊，檄令虎嵩林指揮督隊；而副都統德崇額率領馬隊策應。特派協領輯順會同步隊作爲頭敵，均于三十日丑刻出隊，乘天色未明之際，直趨簡瀆河東黃莊橋會齊。張騰蛟、魯占鰲、米興朝、張玉良等，分督四隊攻打賊前，王浚、李定太、虎坤元、劉季三、馮子材等，分督六隊從左手橫溝兜攻壘後。遇賊大股由河西馳來迎拒，經遊擊雷丙陽率領抬槍鳥槍從橫溝截擊，我軍一股壓過，衝勦直前，槍砲來回，逼入後面。劉季三、戴文英、馮子材分隊攻撲賊壘，李定太、虎坤元衝勦賊股。該逆持衆擁拒，都司朱景山突入賊陣，砍斃

桀賊數名，疊被矛傷；都司魯廷英左太陽亦被槍傷，各兵勇奮力衝鋒，斬馘無數。李定太馳馬直取黃衣賊首，該逆驚駭，又經輯順、色爾古善馬隊砲隊截擊，賊卽紛紛潰逃。我兵一面追奔，一面緊攻壘後。時張騰蛟等業已由前面進賊巢兩面悉力搶撲，該逆拚死拒守，排壘大砲，抬槍子彈，密如驟雨，各兵勇不避兇險，爭先躍上壘牆，前者傷亡，後者繼進，施放噴筒火罐，燃燒逆壘板木，該逆搶護，與我軍短兵相接，矢石交加。適臣分差弁兵賫令前往，趕到催督，立斬退後兵勇數人。各將官皆身率奮勇，撲進環攻，我軍努力搶登壘上，砍斃柵門悍賊，大隊一齊擁入，刀矛並刺，殲斬不計其數。餘逆紛紛潰竄，經我兵大加兜殺，乘勝攻至二壘，賊砲較前壘尤密，奮勇多有傷亡，王浚等督軍奮勇環攻，火器並施，燃發壘中火藥，焚斃多賊，我軍乘勢鼓噪破入，該逆潰走。德崇額督同輯順馬隊，左右抄兜殲斬，無一脫者。後面逆壘之賊，皆驚慌越壘欲逃。我軍馬步一齊壓下，勢如破竹，將賊壘橫衝肆擊，槍箭火矛，大加誅戮，餘賊紛紛撲河，淹溺尤衆，遂將後面三壘縱火焚平，並燃燒附村賊卡數處，將河東黃莊橋一律蕩平。乘勢攻撲河西，該逆阻水，密開槍砲，與我軍死力拒抵，亟切勢難過河，且攻打五時之久，槍砲俱熱，人馬均飢渴困乏，經張國樑添派生力軍一支趕往策應，一面就賊壘修築三營，控扼戰守，安放大砲，對河西賊壘轟放，傷斃賊匪不少。該逆站脚不住，于半夜焚壘自遁，當將河西三壘一律平燬。統計是日踏破賊壘五座，轟壞三座，斃賊不下二千餘衆，斬獻賊首耳記八百七十一件，生擒七十一名，正法，奪獲砲械旂幟衣物馬匹不計其數。我兵亦陣亡九名，受傷二百餘名。此連日攻勦獲勝之實在情形也。

〔伏思該逆此次蔓延黃莊橋河東，勢甚猖獗，今一戰而掃入壘，實足以挫兇燄。惟是該逆偪犯丹陽，於松柏村鳳凰岡等處，築壘數十座，我軍截勦經月，雖屢有斬擒，而賊黨踵至，延陵寶堰一帶，皆已有賊往來，該處可

以直走常州，倘有疏虞，則首尾不能兼顧。惟有儘力攻勦，或可杜賊兇鋒，臣營精銳，惟恃張國樑一軍，今該總兵腿受傷雖不甚重，而醫治取子需時，令人萬分焦灼。臣自四年秋間，腿疾舉發後，雖醫治全愈，年來仍不免時作腫痛，今年自聞九華山兵潰以來，眠食俱廢，以致兩腿舊疾大發，腫痛麻木，寸步維艱，及五月十八日力疾督陣，退師丹陽，愧憤焦愁，竟由腿腫至小腹以上，病勢頗危。徒以負疾在躬，未敢瀆陳君父，月來趕緊醫治，未見輕減，昨以賊竄黃土橋，力疾前往督陣，復感暑熱，氣喘加劇。臣受國厚恩，雖死不足以塞責，第慮江南賊勢蔓延，甯國建平溧水內犯處處可虞。臣軍扼勦丹陽，紮營二十餘里，該逆因我兵截其東竄，乃復糾集黨羽，四出窺伺，似此賊衆兵單，如何支柱，大局萬分緊要，臣一息尚存，斷不敢置身事外。自顧年近七十，氣血已衰，病軀至此，朝不保夕，若仍隱默不言，設有貽誤，不特重負倚任，其如此東南大局何？可否籲懇皇上天恩，添派得力大員，前來協同勦辦，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所有前蒙勅調各路官軍，現惟有廬州撥來協領輯順所帶馬步官軍四百名，業已到來，打仗頗能得力；其廣東、陝西、河南及續調傅振邦之兵，仍請旨嚴加催趲，迅速來營助勦。所有連日緊籌攻勦奪毀賊壘情形，並通籌大局請旨添派得力統兵大員，催調各兵緣由，謹會同臣福興、臣余萬清合詞恭摺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硃批：知道了。仍另有旨。）（按旨見實錄卷二〇三之二一上）

## 都司富羣因瘋自戕片（前奏附片）

再據甘肅巴里坤鎮總兵明安泰呈稱：本年六月十三日，管帶陝西固原提屬征兵之直隸正定鎮龍泉

關都司富鞏，因瘋自戕身故，當飭署溧水縣知縣范炳中驗明：該員屍身右手拳曲，肚腹刀戳傷透腸出。訊據跟丁李士玉等供稱：該都司先由江北軍營奉欽差大臣德興阿派赴鎮江搜勦，旋調撥溧陽防堵，在途受暑患痢，轉患瘋痰，本月十三日忽因痰迷，自行用刀戳傷肚腹，該跟丁搶救不及，登時氣絕身故。呈出自戕腰刀，比對屍傷情形，均屬相符，取具該丁切結附卷。並將屍身妥爲棺殮，詳請轉報前來。臣查直隸正定鎮龍泉關都司富鞏，係滿洲鑲黃旗人，隨征日久，着有勞績，今因染患瘋痰，以致自戕殞命，殊堪憫惻。蒙據該鎮轉行該營揀派兵丁，護送扶柩回旂。除將所遺都司員缺揀員另補外，所有都司富鞏因瘋自戕緣由，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 遺摺

奏爲天恩未報，臣病垂危，恭摺瀝陳下情，仰祈聖鑒事：竊臣一介武夫，起身行伍，隨前督臣楊遇春勦匪滑縣，平逆回疆，由備弁洊升專閫；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超擢提督，于道光二十九年，自四川調赴湖南勦除楚匪李沅發一案，即接辦廣西各股盜匪。旋因金田逆起，竄入永安，節奉皇上諭旨統兵，隨同勦辦。其間屢獲重譴，而聖主不即加誅，俾臣待罪行間，以圖自効。嗣于桂林長沙兩省解圍之後，一路趕殺追勦，直抵武昌，自問未建盡寸之功，乃荷皇上逾格鴻慈，賞還原職，旋補湖北提督，後蒙恩簡授欽差大臣。臣既身受殊恩，即以誓滅此賊爲己任。自三年正初克復粵省，旋即星夜追賊東下，趕赴金陵。不期四載以來，頓兵堅城，妖氛未靖；而上游賊黨，麕集大江南北，肆行突竄，營中精銳，分赴應援，轉戰奔馳，自春迄夏。五月間，邊因兵單賊衆，力

不能支。急切退守丹陽，嚴扼內犯。方冀各路援兵齊集，力圖轉敗爲攻，詎意福薄災生，重嬰篤疾，呼號轉側，不復瞻天，臣罪深矣，臣力竭矣。竊維方今軍事，賊合而我分，潰敗一至于此，斷非朝夕所能蕆事。應請皇上慎簡素有聲望而能知兵之親信重臣，予以大權，俾得便宜從事，使各路統兵大臣，皆歸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庶得漸次掃蕩，肅清宇內，是尤臣所耿耿于懷，不能自已者。以東南全局而論，武漢以至江鎮，該逆據長江爲巢穴，此時仍當以先清江面爲第一要着。但非上下夾攻，不能聯我聲勢；且非南北合擊，不能截其往來。其沿江陸路之賊，近復蔓延滋甚，分竄旁竄，在在堪虞。而蘇杭財賦之區，尤爲該逆所窺伺，設有疎失，于大局更不堪設想。臣與將軍臣福興、前鹽運使臣彭玉雯、就近籌商，惟有四路扼堵，該逆無隙內竄，實爲今日至急之務。一面激勵各軍，重整聲威，節節迎勦而上；並飛咨鎮臣余萬清妥籌兼顧。所有鎮臣張國樑統帶各軍，及籌辦一切攻勦緊要機宜，悉由幫辦軍務臣福興督同辦理。欽差大臣關防，即交臣福興祇領，暫爲接辦。臣言念及此，淚隨語落，上無以報君父，下無以對生靈，死且不能瞑目，伏枕哀鳴，無任瞻念嗚咽之至。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硃批：另有旨。本日據德興阿奏：該大臣因病出缺，實深痛惜。茲閱向榮遺摺，並無一語計及家事，尤堪墮淚。）

咸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上諭：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由行伍迭次出師滑縣、喀什噶爾等處，以備弁洊升專閫，蒙皇考宣宗成皇帝超擢提督，久歷戎行，戰功屢着。茲（前）因粵匪肆擾，統兵督勦，力保桂林、長沙等省（城），經朕授爲欽差大臣，由湖北追賊，直抵金陵，雖未能克復堅城，而忠勇樸誠，士卒用命，數年來保障蘇浙，並分援皖南江北等處，均能盡心竭力，懋著勤勞。本年五月，因賊衆兵單，扼守丹陽，猶復力

疾督陣，誓殄賊氛。方冀其會集援兵，軍威重振，遽聞溘逝，痛惜實深。披閱遺章，無一語計及家事，尤見忠忱義憤，公而忘私。向榮着加恩開復提督，賞還花翎，即照提督軍營病故例賜卹；並着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任內一切處分，悉爲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孫〔向恩〕等三人，着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其靈柩回籍時，着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用示褒嘉忠藎至意。

同日上諭：怡良着暫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咸豐六年七月十七日上諭：本日據德興阿等奏：接張國樑密稟：向榮於七月初九日在營病故等語，覽奏實深痛惜。怡良近在常州，想已奏報在途，俟該督奏到後，該大臣應得卹典，再降諭旨。此時丹陽大營，統率無人，所有欽差大臣關防，着怡良暫行署理，俟揀員（派）有人，再行交卸。江鎮逆匪，雖經張國樑督兵攻毀賊壘，迭獲勝仗，而逆匪披猖，一聞向榮病故，必將併力攻撲丹陽大營，設有疎虞，大局何堪設想。怡良身任總督，於該省防勦事宜，本屬責無旁貸。現署欽差大臣軍營一切布置，必應悉心籌畫，力遏賊衝。張國樑咋已降旨，令其幫辦軍務。所有丹陽戰守事宜，即責成該員督帶弁兵，相機勦辦，毋稍鬆懈。浙江護運火輪船，已駛入大江，滬商護運之船，是否已入江合勦？上海添購輪船，現在如何籌辦？所有水陸進勦機宜，均着迅速妥籌，隨時奏報，以慰廑念。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同日奉上諭：本日據德興阿等奏：據張國樑稟報：向榮患病，於本月初九日在營病故，覽奏深堪憫惻。已諭知怡良暫署欽差大臣關防。向榮應得卹典，俟怡良奏報到日再降諭旨。至所奏近日樸樹灣三汊河攻勦情形，幾賊祇數十名，仍未得手。此時丹陽大營自向榮故後，甚恐逆匪乘隙窺伺，四出紛竄，雖經先

派張國樑幫辦軍務，當必與福興隨同怡良實力防勦。德興阿等亦應加意籌防，與江南聯絡聲勢，使賊匪無間可乘；並着督飭將士，將江浦、瓜洲賊衆，趕緊殲除，毋再延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一、

按奏稿本摺前附有福興彭玉雯會摺一件

咸豐六年七月初十日福興彭玉雯在丹陽發

奏爲欽差大臣因病出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軍務，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欽差大臣向榮，前因金陵退師丹陽，憂憤焦勞，舊疾舉發，復於上月二十八日力疾督陣，感受暑熱，疾益加劇，當隨奏在案。連日趕緊延醫調治，無如年近七十，氣血就衰，且因軍營吃緊，憂勞過度，輾轉床蓆。臣等朝夕往視，勸令爲國愛身，毋過焦急。而向榮以賊勢披猖，東南大局緊要，督催各路官軍攻勦，力疾籌辦，未能靜心調攝；即夢寐間亦無不以軍務爲言，精神日益委頓。延至七月初九日，臣等見其氣促聲微，病勢萬分可慮，向榮亦自知不起，執臣等手，囑以竭力勦賊，妥籌全局，並以受國恩厚重，未能掃除醜類，死有餘恨，淚隨聲墮，伏枕叩頭，交出遺摺一件，囑爲代奏，恭謝天恩，即於是日未刻出缺。所有身後事宜，臣等督同在營文武、及向榮之長孫向恩，妥爲照料。伏查該大臣行伍出身，迭次出師滑縣、喀什噶爾等處，自將備洊升提督。前以粵匪滋事，統兵督勦，力保桂林、長沙等省，功績超卓。咸豐三年，蒙恩簡重放欽差大臣，由湖北追勦，直抵金陵，四載以來，屹然爲蘇浙保障。復迭分撥皖南江北等處，力顧全局，遠近之民，同聲感戴。該大臣聲威素著，最爲賊所畏憚；又善撫士卒，軍中皆樂爲効命。凡與各路軍營及督撫大吏，亦無不推誠見心，和衷商辦，督勇公忠，實屬一時傑士。乃以積勞成疾，遽爾溘逝，深堪悼惜。查該大臣之子向

繼雄，由一品蔭生以軍功蒙恩賞戴花翎，以同知用，加捐鹽運同銜，現未在營。孫三人。長孫向恩、由附生捐職中書科中書，甫從原籍來營省視。該大臣久任軍營，隨身服用，俱從儉樸，所得廉俸，悉行充助軍賞；垂危之際，並無一語計及家事，一旦身故，軍民無不隕涕。應如何優卹之處，出自皇上天恩。至現在攻勦一切事宜，臣福興督同總兵張國樑等，照常辦理，不敢稍涉疎懈。所有欽差大臣關防，即公同封固，由臣福興發交營務翼長守護。其籌辦軍務，及奏報咨行等件，均皆用江甯將軍印信。現當籌勦吃緊之際，應請旨迅賜簡放大臣，前來接辦，以重軍務。所有欽差大臣向榮因病出缺，並代遞遺摺緣由，謹合詞恭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附錄

## 向榮本傳（清史稿列傳一百八十八）

向榮，字欣然，四川大甯人，寄籍甘肅固原。以行伍隸提標，爲提督楊遇春所識拔，從征滑縣、青海、回疆，常爲選鋒，積功擢至甘肅鎮羌營游擊。道光十三年，直隸總督琦善知其才，調司教練，累遷開州協副將。海疆戒嚴，率兵駐防山海關，擢正定鎮總兵，調通永鎮。二十七年，擢四川提督。三十年，調湖南平李沅發之亂，調固原。

廣西匪起，巡撫鄭祖琛不能制。榮於舊將中最負時望，文宗特調爲廣西提督，倚以辦賊。是秋至軍，由柳州、慶遠進勦，以達宜山、象州，連破賊於索潭墟、八旺、陶鄧墟、猶山等處，賊氛稍輯。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狡悍爲諸賊冠，榮移兵往勦，賊以大黃江、牛排嶺爲犄角。咸豐元年春，攻大黃江，賊分出誘戰，率總兵李能臣、周鳳岐合擊，大破之，殲千數百人，賜號霍欽巴圖魯。水陸合攻牛排嶺，擣其巢，又追擊於新墟紫金山，賊乃竄踞武宣東鄉。時周天爵爲巡撫，與榮同勦賊，議不合，數戰未得利。廣州副都統烏蘭泰率兵來會。四月，賊突圍竄象州，榮被譴，褫花翎，降三級留任，天爵亦罷軍事。大學士賽尚阿代李星沅督師，命榮與烏蘭泰節制鎮將以下，迭詔戒榮同心協力以贖前愆。賊踞象州中坪，其要路東曰桐木，西曰羅秀，榮與烏蘭泰分扼之。六月，榮由桐木進兵，偕烏蘭泰合勦，迭敗賊於馬鞍山及架村、黃瓜嶺、西安村，遂回竄桂平新墟紫金山，恃險負嵎。榮偕

烏蘭泰等迭奪豬仔峽雙髻山要隘，進破鳳門坳。八月，賊冒雨竄逸，官軍失利於官村，遂陷永安州，坐褫職留營。十一月，合攻永安獲勝，復原官。

初，榮所部湖南兵，因榮子繼雄用事，軍心不服，故武宣、象州之役，戰不力，皆歸咎之。文宗排衆議，仍加倚任，而調四川兵以易湖南兵。賽尙阿不知兵，專倚榮，與烏蘭泰二人復不協。圍永安久不下，榮建議缺北隅勿攻，伺賊逸擊之。二年二月，大雨，賊由北突出，巡犯桂林，榮由間道馳援，先賊至，賊冒榮旗幟襲城，擊走之。偕巡撫鄒鳴鶴急治守具。屢出奇兵擊賊城下，俘斬甚衆，經月餘援軍集，賊乃解圍北竄。詔嘉其保城功，已奪職復之，予議敘。

賊由興安、全州入湖南，榮頓兵桂林，爲總督徐廣縉論劾，褫職戍新疆，賽尙阿疏請暫緩發遣，令援湖南。九月至長沙，破賊瀏陽門外，又破之於見家河、漁網洲、嶽麓山，至冬圍乃解。賊北竄陷岳州，入湖北，進犯漢陽、武昌，官軍遙尾之，莫敢擊。賽尙阿、徐廣縉先後罷黜，諸將無一能軍。詔以榮屢保危城，緩急尙欲恃之，予提督銜，幫辦軍務，責援武昌。尋復授廣西提督。榮至數奏捷，而武昌尋陷，褫職，仍留軍，調署湖北提督。未幾，實授命爲欽差大臣，專辦軍務。

賊既踞武昌，勢益熾，不可復制矣。三年正月，大舉東犯，連舟蔽江，棄城而去，榮以克復聞。詔促躡追，榮所部兵多疲弱，遣撤六千餘名，料簡精銳，率總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玉山、福興，沿江躡賊。令提督蘇布通阿率川兵，總兵音德布率滇兵來會。至九江無舟，留半月，賊已掠安慶，陷江甯，爲久踞計。榮至江甯，屯孝陵衞。

時鎭江、揚州皆爲賊踞，詔琦善勦江北，榮勦江南，分任軍事。榮所部一萬七千餘人，攻通濟門外及七橋

甕賊壘，連破之，進屯紫金山，結營十八座。賜黃馬褂。江甯城內士民謀結合內應，屢爽期迄無成功。賊已分股由安徽北擾河南，而鎮江、揚州南北互應，大江上下游賊勢相首尾。榮遣提督鄧紹良率兵八千規鎮江，總兵和春以舟師伺便夾擊，屢戰進壁城下。六月，紹良軍爲賊所襲，退守丹徒鎮。榮令和春往援，遂代領其軍。賊注意蘇、常諸郡，以和春軍相持不得進，乃欲取道東壩。十月，賊船入蕪湖，陷高淳，遣兵擊走之，令鄧紹良駐防。既而皖北賊熾，和春赴援，榮請以提督余萬清代督鎮江軍。四年七月，賊犯東壩，遣副將傅振邦等協勦，賊退高淳，進復其城。賊乘江甯大營空虛，大舉來撲，率諸軍拒之，擒僞丞相譚應桂，俘斬三千餘。總兵葉長春、吳全美以水師克下關水柵礮臺，殪僞燕王秦日綱，進扼三山營江路。上游賊聚太平府，與江甯相應，張國樑連克賊壘，乘勝復太平，殲賊首韋得眞等。江甯賊出營於上方橋三路來撲，又撲七橋甕，分擊敗之，三戰殪賊二萬餘。八月，燬上方橋賊壘，進逼雨花台，擣其巢，追奔至城下。賊復由觀音門出趨棲霞，令總兵德安追擊，敗之於高資汛，又與余萬清合擊於夾江，擒斬殆盡；萬清亦屢敗賊於鎮江。五年春，湖北竄賊入蕪湖，鄧紹良禦之於黃池。瓜洲賊出鮎魚套，犯高資，擊走之。五月，賊由蕪湖犯灣沚，却之。吳全美率水師破賊於東梁山。德安、明安泰率陸師進攻蕪湖。會鄧紹良大破安慶援賊，遂復蕪湖。餘賊猶濱江結壘，以廣福磯、弋磯爲犄角。數路死力來援，紹良全美等水陸苦戰，迭敗之而不能克也。

時巡撫吉爾杭阿既克上海，詔幫辦軍務，專任鎮江一路，督攻甚急，江甯賊百計赴援。十一月，榮督總兵德安、張國樑、秦如虎等迭擊之於燕子磯、觀音門、甘家港、棲霞街、石埠橋等處，賊竄回江甯。令德安駐軍東陽鎮扼之。十二月，上游蕪湖兩梁山、金柱關及江北瓜洲、金山、廬州、三河諸賊同趨江甯，約城中悍賊衝出，一由

神策門至仙鶴門抄綴大營，一由觀音門沿江至棲霞直趨鎮江，一由南路秣陵關來犯。榮令張國樑、秦如虎迎擊於仙鶴門大捷。回擊石埠橋，賊亦退，又敗之於龍脖子及元山、板橋等處。檄鄧紹良自蕪湖回援，余萬清自鎮江移駐龍潭下蜀街。六年春，賊踞倉頭爲往來要道，余萬清、張國樑迭擊不退。鄧紹良至，令統前敵諸軍，屢戰不利，賊日增多，蔓延炭渚橋頭，改以張國樑爲總統。國樑力戰，連破橋頭、下蜀街、三汊河、張揚村諸壘，賊始竄走。復合鎮江賊入瓜洲，將軍托明阿軍潰，江北大震。榮令紹良援揚州，偕德興阿復其城，國樑援六合，進克江浦、浦口，江北稍定。

四月，甯國告陷，蘇浙戒嚴，令紹良馳禦之，江長貴亦退守黃池，而鎮江軍事復急。國樑進攻小丹陽未下，吉爾杭阿戰歿於烟墩山，鎮江京峴山營壘皆失。榮令余萬清代領其軍，明安泰扼小丹陽，福興、張國樑率兵防勦，以固蘇常門戶。國樑破賊於丹徒鎮，進扼馬陵，而賊已陷溧水，由高資下蜀街趨江甯，分屯太平神策門外。五月，上游賊麕至，屯城北。榮大營兵僅數千，急促國樑回援，賊分十餘路來撲，營壘盡失，退守淳化鎮，再退丹陽。自請治罪，詔原之，褫職，仍留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丹陽當鎮江、江甯兩路要衝，榮率張國樑、虎嵩林扼守，令西林防句容，明安泰攻溧水，江長貴扼溧陽，張國樑仍總統諸軍。賊更番至，恃國樑力禦却之。疏請增兵未至，榮憂憤成病，七月卒於軍。遺疏上，文宗震悼，詔嘉其忠勤，雖未恢復堅城，數年保障蘇常，盡心竭力，復原官，依例賜卹，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謚忠武；命建專祠，又入祀江蘇名宦祠。克復江甯後，賜祭一壇，入昭忠祠，子繼雄，候選道襲世職。

# 烏蘭泰函牘

據北平研究院考古
研究所藏原函重編

# 烏蘭泰函牘

## 卷上　向榮致烏蘭泰函牘

### 一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日來兩奉惠書，領悉一切，仰見智協機宜，無任佩感。弟昨抵林村，距賊僅十餘里，即擬由彼處進兵攻勦，因兵壯較少，飛請閣下派兵援應。經五兄大人飭派重鎮帶黔兵千名及貴勇二千餘名前來，弟守候一日，兵尚無到來信息。因得該處附近輿圖，知桐木爲總要之路，亟宜堵守，其大樂、六排亦係緊要之區，若桐木、大樂、六排三處有備，則七排、九排、石牆均可無虞。所有重鎮及貴勇未到，迫不急待，是以弟於二十一日二更後密令兵壯連夜拔營，由三里圩連過小河二道，即於二十二日申刻馳抵桐木，擇要紮營，嚴加堵守，一俟大兵齊集，再行約期進勦。惟大樂地方離該匪屯聚之中平甚近，現在無兵堵截，該處舉人韋任元等雖募猺勇六百人防守，究屬單弱。該舉人昨來營請兵協助，奈敝處無兵可撥；當已函請周敬翁酌派官兵千名漏夜趕往大樂，協同堵守，以免該匪竄越。現接敬翁來咨，派令重鎮及東勇馳往大樂防守，未識曾否到彼？現聞大樂甚危，而六排急關緊要，尚望閣下催令兵壯漏夜兼程速往六排，倘再稍遲，則貽誤非淺矣。其續調楚兵千名，聞其尚在桂林省城，不知何以遲延至此？益深焦灼。弟現已飛催該統兵官星夜趕來，以資勦捕，又

未識何日始行到耳？承示重鎮軍差官來報：『兵行各路有賣粥食糖水一切，我兵買食輒中其毒』等語，聞之不勝詫異！該匪如此詭譎，深堪髮指；飭知各兵壯留心謹防，勿墜其邪，以副雅囑。謹此奉覆，即請勛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二十四日午刻。

## 二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晦日未刻接奉手書，知台旌移駐羅秀，黔兵得閣下指揮調遣，自必增其氣象也。軍中嚮導最爲要着，飭令劉孟三等擇其熟識道路者留存八名，以備驅使，聞知深爲忭慰。貴州三處營盤，業經指示扼要駐紮，自須妥協，然必深溝高壘以防衝突耳。象州夫役遲誤，武官辦理軍械，一無所備，州縣玩視軍務，必當嚴于參辦，以儆積習也。弟處時有探報，賊匪尚在中平、百丈、新寨等處分黨四出，焚村燬廟，聞有欲動之勢，此刻故宜速爲攻勦。桐木原有楚兵二千、提標四百、義寧兵一百三項，壯勇千餘名；昨胡元昌帶提標兵三百五十名過桐木，係經敬翁令往六排防守。查六排緊要，先經弟處派許炳東所帶壯勇四百名往守，昨加以楚全勇四百馳往協助。六排離桐木甚近，可以策應，故將胡元昌所帶之兵留於桐木，歸併提標兵一處，幷調在省之義寧兵二百名前來，又將參將成安管帶之兵調來，歸併一處，以成一隊。復將提標之兵疲軟者挑去二百，於提標另挑熟習抬槍生力兵二百，前來更換。今日楚兵一千已到，若日內齊集，即有五千餘名，挑剔能出敵者，可有三千餘人，連尊處兵壯五千，可以一戰；俟日內兵齊，即移營逼近賊巢，約期進勦。目下前途有備，而後路之東鄉大樟一帶無兵防堵，深恐該匪回竄，昨已兩次函請周敬翁酌派兵壯，馳往嚴加把守，幷令副將

王錦繡帶黔兵由鵬化移近中平堵勦，以免乘虛竄越。但未識高明以爲何如？率泐奉復，即請勛安。餘容續布。愚弟向榮頓首。三十日亥刻。

再弟擬於初二日移營逼近賊巢，到時再行約期相機進勦也。又及。

## 三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初二日酉刻接奉翰言，知昨具寸楮，已登青覽。羅秀別有路徑，不走桐木石牆，由大山岔可通永福縣屬之寨沙鹿寨朝慶及馬平之白沙等處各情節，均已領悉。查各路官兵駐紮之處，扼其要道，出此之外，分岐小路，處處可通，無處不有路徑，無一處不有人行；若按路派兵防守，每處非一二千人不可，似此處處需兵，再調萬人亦不敷分佈，即如桐木所通之路，亦屬不少，弟督兵紮此，周圍亦不過兼顧十餘里，若二三十里外之小徑岔路，即難防範。若言堵住賊匪不能逃竄者，除非是萬里長城不可，所謂防不勝防，故必急欲勦捕，以免逃竄防堵之繁。昨於二十九日後起楚兵千名到來，約計楚兵三千，本省官兵數百，連壯勇千餘，兵力稍壯，加以羅秀有黔兵四千，東勇一千，兵壯合計萬人，且有閣下指揮，定可一戰。已於初一日專差將官前往離中平十餘里可紮營之處，相度地勢，定於初二日拔營逼進，以便訂期約會吾兄兩路齊進，相機會勦。惟昨接周敬翁來函云：『後路兵力不足，匪勢未衰，似宜嚴加巡守，俟由南甯、懷遠調到滇兵，再行會合圍攻』等語。因思此夥賊匪，官兵一進，勢必奔竄，而後路東鄉大樟一帶，本屬空虛，雖有滇兵二千，只能防守一隅，難免不由後路逃竄。敬翁之意如此，弟只得仍於桐木嚴守，俟定於何日進兵，再行約期夾攻。至閣下查有

羅秀北五里之大山岔地方，既屬緊要之地，卽請衡奪移營前往，犄角屯紮，嚴守以防逃竄。如探有賊匪情形，仍望隨時賜示爲禱。專此佈復，祇請勳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

## 四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初三日泐復一函，諒入英照。初七日接准周制軍公函，以『續調滇兵千名已到象州，業經檄飭會同署右江道張守帶東勇前往寺村，平南倪令帶練勇二千赴鵬化，桂平李令帶壯勇千名往廟旺，此時大兵到齊，令弟拔營步步前進，逼近賊巢十數里，擇要紮營，以便會勦，幷知會閣下一體拔營前進』等語。茲弟定於初八日黎明統帶楚粵官兵幷劉孟三壯勇移營，由大樂前進，距中平十餘里之屯上，扼要紮營，相機約期進勦。尙望吾兄卽行拔隊前進，逼近賊匪十餘里之處紮營，以便訂期會勦。飛此佈達，祇請勛安，佇望回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初八日卯刻。

## 五

密啓者：頃據差丁回報，探得寺村逃出民人聲稱：『中平賊匪於本月初二日殺猪宰牛，放砲祭旂，有欲於初四日來撲營盤之說，』等情。但是否屬實，必當嚴加防備。除飭楚粵各帶兵官知照外，尙祈遠芳五兄大人密飭黔省官兵各營盤，差兵四路，留心偵探，晝夜巡防，以備不虞，禱切望切。飛此布達，祇請勳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

## 六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初九日午刻捷足致，接展環翰，敬悉台旆於今日拔營，由羅秀圩西路進赴獨鰲、梁山之間，擇要駐紮，以便相機會勦，聞之不勝忻忭。今日早遙見馬鞍山後苦瓜嶺上有賊匪二三百餘人，窺伺營盤，旋即遁去。當即分派壯勇數百人往追，旋據探報，今早有賊匪二千餘人到自歇村，監生覃天驥及歐村貢生覃廣信家挑運穀米等情。弟查由屯上進兵有數道溪河之隔，行走不便，擬明日拔營再進，離屯上數里之界嶺扼要紮營，以備訂期四面齊進夾攻，仍可堵截六排桐木去路，俟有情形，續當奉聞。差旋，即此復請捷安，諸維丙照不一。愚弟向榮頓首。初九日申刻。

## 七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十二日午刻，據平石村武生覃裕誠到營報稱：有鄧村廩生羅恩保因賊至鄧村，該生躲避，只留工人看守家屋，茲據該工人出來聲說，羅恩保家住有賊匪三百餘人，聽聞賊匪去新寨百仗等處，調取碼子前來助戰，限今晚到齊，幷令中平鄧村附近居民避開往下去躲，不准往窖口上走等語。查該匪等既令居民避開，又調碼子前來，其意准與官兵抗拒；但令居民往下走係羅秀之路，上走係大樂之路，該匪詭譎叵測，必當加意嚴防。弟准於明日再行督兵進勦。惟四面皆是水田，又有溪河之隔，行走殊覺不便。現令各項壯勇由中路進勦，此處水深，聞有橋梁，不知確否？現令探實前進，弟親督楚兵由左邊包嶺涉水而進，李鎮成

署參將帶兵由營盤前直衝過河，惟尙少官兵一枝，攻賊後路。尙望五兄大人於點兵內挑選素有膽力者千餘人，卽由貴營之前抄賊之後，使該匪首尾受敵，而李鎭亦可乘勢涉水過河夾攻。所有閣下挑得精兵若干，望祈速爲賜覆，以便明日會勦，禱切拜切。專此飛佈，祇請捷安，立候回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十二日酉刻。

## 八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十二日亥刻，濛江途次曾復一緘，擬將各路官兵調集合爲一路，俾得全力合攻，緣由奉陳，未識得登籤記否？十六日，蒼梧舟次，接奉惠函，敬悉大旆於十一日督兵進勦，力戰數時之久，大獲全勝。仰見龍韜懋展，虎幄深籌，欽聽之餘，倍深欣躍。承示弟處官兵由昭平前進，則正東一路可以無虞。惟東南一路水竇古眉峽等處，設有賊舡，留賊防守，囑將巴大人所帶之兵，令長鎭帶往古眉峽外之嶺坪明角一帶，扼要防守，庶免竄越；益見謀畫得宜，曷勝佩服。昨因東北一帶吃緊，是以囑令長李二鎭督兵由旱道先行，弟因病不能乘騎，卽由舟前進，在梧小住二日，卽於望日解纜，從昭平逆流而上；灘高水淺，逆風阻滯，現在催趲趕行，大約一二日內可至昭平。昨得長李二鎭來信，由太平圩拔營翻山前進，道路崎嶇，溪河雜出，山中無圩場買賣粮食，缺乏粮台，趕赴不上，兵食山芋，勉力行走。於十五日巳刻已抵昭平東城外三里山上紮營，以待弟到時再行酌商前進。承示分撥官兵赴東南古眉峽外防堵，自應如命辦理。因思會匪自叛逆以來，歷踞東鄉、中平、新圩等處，我兵分路堵勦，防備不爲不周，而卒不能堵守，致賊屢次逃竄者，皆由兵分則勢單，致堵守圍攻之局難成。今賊勢未衰，我兵仍欲分路防守，固爲正算，但永安道路紛歧，揣度兵勢，倘仍蹈前轍，誠恐再經貽

誤，更成不了之勢。故鄙意欲將各路官兵概行調集永安迤北一帶，聯絡紮營，則兵威大壯，自無徘徊觀望之意。然後從二萬兵勇中，挑選膽大勇敢之士數千人圍勦，則我軍全力齊攻，蠢茲醜類，諒不難於殄滅；即或賊匪逃竄，我兵追勦，亦易得力。故前函奉商閣下將諸軍調集合爲一路，以便合力謀攻，尚未接奉示復。想五兄大人學富韜鈐，知己知彼，算無遺策，諒必以區區之意爲然，尚望衡裁賜教，不勝感禱之至。專此奉復，即請勛安，諸望回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

## 九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日來接奉初七及二十二日惠書，知十二日奉復之函，已登掌記，復叨綺注銘感奚如。並悉閣下於初六二十等日督兵進攻，連獲勝仗，先後殺斃賊匪二千餘人，奪獲砲位、旗幟、抬鎗、鳥鎗數百餘件，足徵老謀神算，出奇制勝，逖聽捷音，曷勝欣忭。承示兵力不敷圍攻，囑弟會同巴統戎督兵前往，以便會勦；但弟昨於二十日趕至昭平，即傳令拔營，遵照中堂照會，由仙回里進攻，以堵竄平樂之路。因據帶兵各官稟云，各兵現在日食未經支領，粮台經費未到，官兵既枵腹之食，而鍋帳軍械雖由省委員解來，亦未到營。查大兵進勦，軍食爲先，今軍士乏食，豈能使之枵腹從事，而衝鋒禦侮，亦不能使其徒手拒敵，自不能不暫候一二日，以待齊備，當即分別飛催。茲幸委員王均及陳守等先後將鍋帳鎗砲陸續解到，分別發營補給各兵支領；惟粮台經費係由梧州逆流而上，聞明日可到。但弟急切進兵，勢難再候，已與巴統戎商定，准於二十四日黎明督兵由昭平向仙迴里進發，前至永安與閣下會商攻勦，並知照署古州李鎮軍挑撥黔兵七百名，撤回昭平，

協同該縣壯練，嚴行防守。寄來中堂照會一件，展閱之下，與弟處所接中堂照會情形相同，似可毋庸收存。是以仍將來文送回，希爲歸案備查是禱。晤教匪遙容當面罄。差旋先此布復，祇頌捷喜，卽請勳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

## 十

遠芳五兄大人閣下：念七日午刻，大洞村行營接奉二十五日戌刻惠書，知念四日泐布之函已入英照復叨注飾，銘感奚如。弟昨於二十四日寅刻會同巴統戎由昭平拔營督兵前進，沿途山高路窄，陡險難行，至二十六日酉刻始抵大洞。查此地距永安六十里，離古蘇口四十五里，正擬由黃茅龍寮一帶前進。緣弟甫至仙迴里，經古州李署鎮來見。該鎮昨由仙迴拔營進至龍寮，直出古蘇山口紮營，踞賊駐紮之古帶僅五里。於二十五日黎明，約有賊匪千餘人，由古帶而出，攻撲該鎮營盤，開放槍砲，相持半日，彼此皆有損傷；因黔兵尚未到齊，營盤亦未紮定，未能抵禦，以致失利，軍械鍋帳，多有損失。現在該鎮帶兵回轉仙迴里，查點官兵，添補器械。并云：『我兵如由仙迴進紮古蘇，不但山路陡壁，實在難行，且無處紮營，卽經過之龍寮嶺左右，俱係高山峻嶺，中間山巢，僅容一人行走，設或該匪於此山左右設備，則我兵斷難前進』等語。弟聞之深爲焦急。現與巴統戎會商，暫紮大洞，一面差兵馳往偵探，俟探明路徑從何處進兵，方能拔營前進，以免誤虞。知在蓋系，先此奉聞，祇請勛安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二十七日申刻。巴統戎囑筆致意。

十一

（上缺）會商巴統戎督兵由平樂荔浦進至新圩古排，接應劉李二鎮之兵，以遏北竄之路。現於月之三日馳抵平樂。本應督兵同赴新圩一帶會商吾兄大人勦捕。緣因弟前攻雙髻山後，染患泄痢之症，氣血虧極，迄今數月來，深入不毛之地，感受山嵐瘴癘，以致轉成瘧疾，近復兩足浮腫，蹣跚數步，即覺力不能支，而胸前發一毒瘡，墳起寸許，腫疼異常，晝夜不能眠食。當經延醫調治，據云勞累過甚，非盡心調理，一時斷難速痊，聞之不（中缺）兄大人老謀深算，近日籌勦，自必得手，如有捷音，即冀賜示為禱。專此奉達，祇請勳安，諸希雅照不一。

愚弟向榮頓首。

# 卷下 姚瑩致烏蘭泰函牘

## 一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五日接奉初四日戌刻手書，知前去兩函並抄件，俱已呈覽，知已因時度勢，謹遵節相來諭而行，不勝感佩。是日巴都統、長鎮軍已到荔浦，晤談之下，知向提台果已稱病晉省就醫，竟置賊事于度外矣。所有各省官兵，均交巴都統統領。弟出節相手諭，與二位閱看，均即遵奉同兄熟商。兄以閣下寄來地圖出示，以賊近時情事詳細告知，請巴長二位將兵分統，使知各有所屬，呼應方靈。當即議定以湖南兵二千、潮勇六百人，歸長鎮軍作爲前隊，以四川、廣西兵二千五百四十人，歸巴都統作爲督後策應。長言湖南兵深恨向賞罰不公，是以不爲出力，若歸長鎮軍，必盡力報効，故以爲前隊。巴都統爲人盛德，事多手下人主意，且病後腰腿甚軟，不能騎馬，故請其在後策應也。又議定巴長劉李四位，雖節相來信責以攻城之事；而古排與佛子村之兵，中爲賊人阻隔，彼此未能通氣，究是一病。無論攻城攻水窪兩處，大兵必須合爲一處，聲勢既壯，可以增我軍之氣；且四位必與閣下會面熟商一切機宜。今議定四位先進兵攻奪其龍眼塘、六廟村、西河村至圖嶺一路賊砲台，四位進紮營盤，然後攻城，方爲得手。或吾弟自攻水窪，遣秦鎮軍分攻莫家村兩處之兵先出，使兩處賊皆爲我兵堵住，然後四位出兵襲攻其城。未審尊意以爲何如？倘別有主見，不妨同四位面商，四位必遵奉也。古人云『師克在和』，今向既去，而四位同心與吾弟辦事，意者成功在此一時矣。昨來砲子式

二個，此間無有，亦不能造，尙須寄省局趕緊製造也。先辦之蔴布口袋，明後日可齊，當卽遣人送到軍前備用。又有蒲包三千個，可以裝土、砌砲台、塡坑塹、過河，用處甚多，蔴布袋則爲登城之用。兄意我兵城下堆土，賊必以砲石下打，不容近前，似宜相度地勢，何處可以登城，先在對城用蒲包砌一砲台，從上架砲，向城攻打，使賊不敢當砲，必兩面走避，我乘此勢近城下，堆布土袋而登，蔑不濟矣。請吾弟酌之，望並以告四位也。四位今日啓行，初七八日先到古排紮營，然後知會閣下辦事。卽問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外公文一角。蒲包三千五百個，布口袋四千個，擬分送各營備用。尊處大約蒲包二千個，布口袋一千五百個。頃奉節相密札寄呈，辰時到城下，則當丑時啓行，攻砲台也。千萬祕祕勿洩。

## 二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前日得書，幷抄示稟稿，具徵精心籌運，愜當之至，不勝欽佩。當往古排告知劉李長三位，皆深歎服，皆已預備停當，尊處訂期同進矣。惟懸賞一節，吾弟以兵可無須此，在貴營則可，北路諸軍不能議以賞兵之數，減賞勇一半。兄意貴營之兵若果破水竇，破莫村，破城，獨重賞勇，而置兵向隅，雖衆人不敢言爭，而揆之人情，似非平允。吾弟尙宜施寬大之恩，人心更爲悅服，踴躍用命矣。頃中堂以懸賞一事，極費權衡，手書奉致，使哉什哈賫投，想已閱悉？望尊處酌定賞數，示知北路及兄處爲禱。又南路現有張許二道，東勇四千人，又有翼勇三千在濛江一帶攻勦，又有潮勇二千，則黃鶴飛之勇似可無須。北路壬山以東一面空虛，必須一枝兵勇，往彼進攻，此時無兵勇可分，尙望黃鶴飛之勇前來。中堂前日令其到北路，兄已札飭貴縣，令其由

象州、修仁一路前來新墟矣。昨日中堂委員施燕辰前往迎提，囑其謁見吾弟，告以此意。但委員不同跑没，新墟到貴營須行兩日，遇雨則須三日，請示之後，再往貴縣，旱路則往返耽延，水路則上水更遲。兄令該委員即由此往修仁一路迎提，許以中堂之言，信致閣下，想不以爲怪也。今日天氣晴和，必能有功，佇聽捷音，恭請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嚴覩察致江令一書，望付之。委員施燕辰稟一扣，乞收閱。

## 三

飛啓者：前此吾弟欲于三十日不待潮勇，進攻莫村，約北路同進；比因北路兵不得力，惟湖南兵及潮勇可用，而長小泉病不能起坐，故商請且緩。頃長小泉病已略好，其弟老三已到，可以帶兵。巴都統去位，其兵悉交劉三兄統帶。中堂明加賞罰，軍氣鼓舞一新，可以用矣。請吾弟即訂於明日約會大舉，不可遲延。中堂頗以前日之阻緩爲不然也。除已致北路外，爲此飛佈閣下，即日行事，不可再遲。其頭起潮勇，從昭平至平樂，尚須過荔浦而赴貴營，計期尚遲數日不可，待防賊逸也。即請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四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昨日專差一函，因二嶺不能行走，由中良一路前去，不能迅速，計今日辰巳間可達覽矣。兄細思進攻之策，似以先破水窖爲善，我兵可以踞守；其莫村距城太近，又有水窖在外，我若踞守，未免兩路

受夾，自以先得水竇爲宜。但其地形甚險，非內外夾攻不可。頃見劉繼祖來稟言：有藤縣翼勇三千人，係委員候選兵馬司吏目陸應祥白石巡檢雷葆初管帶，在永安州屬之摩天坪紮營堵截，署右江道張守已于二十六日赴六黎營盤督率防堵，何不札飭張敬修帶此翼勇到山門坳進攻水竇，賊必分人出拒，我卽從內攻出，使彼兩路兼顧，必易得手。若慮其將路挖斷，則兄前解去蘇袋，原爲囊土填塹之用，我兵卽可乘之而過。屢次獲賊訊問，皆稱其中幷無埋地雷之事，（卽有之已有蘇袋埋之不能傷人）不過虛言恐嚇而已。爲此飛飭奉商，祈閣下細審行之，兄言或非謬耳。卽候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劉丞來稟，抄寄閱之。

## 五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二十二日接奉來書及稟稿，敬已聆悉。新潮勇日來挑選訓練，尙可用否？如能得半，亦卽不枉此一舉也。許張二道連日有無舉動，聞賊甚畏閣下，又自城中添往多人，以守水竇矣。北路諸軍旣軟，新潮勇如此失望，使人短氣。吾弟言北路且勿深入，如約期進攻，只須早到擇地站住，遙爲聲張，牽綴賊匪，使不敢盡往南邊，可謂善籌矣。中堂來諭亦深以爲然。頃聞黃鶴飛之勇一千九百人已到，聞李孟羣之二千人不日卽到；又有邵鎭帶楚兵五百名，今日可過新墟到古排。中堂信云使邵帶四川兵，更以向欣然總統北路諸軍，聽其調撥。向于二十五日自陽朔啓行，二十七日可到，二人到時必有一番佈置，且靜聽之。大約李黃之勇從壬山東出，攻賊之東面也；東面之東平村有賊營，若攻破此營，則莫村更易攻矣。城內近有被擄難民，欲約

人爲內應，焚賊火藥，或投毒井中者，已許其開報名姓予以免罪憑據，使乘便行事，未知果能行否？賊在尖山開路之事，已挑取壯勇往堵矣。手此佈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六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昨日一函，告知向提台邵鎮軍到古排，想入覽矣。昨日邵松亭鎮軍過新墟晤談，人甚沉毅，果然名下無虛，年紀亦壯，今來統帶湖北四川兵，當可有功。向欣然昨日駐馬嶺，二十七日可到古排，此來當有一番振作，企予望之。此間現募有獞勇五百名，邵松亭囑交向欣然用，想無不愿也。黃鶴飛之勇已到，帳棚三百架已在新墟，惟羅鍋三百口前已解到貴營，局中再備，尚需時日，今專弁走商，祈弟台大人將此鍋三百口借回應用，俟局中辦得，再以奉還，伏乞允許是禱。即頌捷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二十六日巳刻。

## 七

向邵初到，整頓數日方可進攻，大約出月初三四五間事也。

陶委員回，知湖南所辦火藥不可用，未知現在尚有可用者否？軍日操演，必不可少，而北路未聞，宜其兵不得力也。豈兵之過歟？可一歎也。節相已納鄙言，由壬山一路出兵，攻其東面矣。然總須先移我營逼近賊城乃妙。

遠芳二弟大人閣下：二十八日酉刻得本日巳刻手書，水窶難破，兄深知之，故力主夾攻之議。前者向不肯來，今張許二道來而不能進攻，僅及古眉而止；此與新潮勇同一失望，徒喚奈何！吾弟籌之已熟，未得良策，兄更何能置喙乎？欲向欣然或李孟羣進攻東面，新來兵將攻其西面，則城內莫村之賊不能南援水窶，庶南路兵力可以厚集水窶，此兄之私計也。然向邵初到，必須整頓數日，方能出隊；吾弟何不稍緩三數日，約期進攻耶？南北聲氣相應，卽不應手，猶勝于無聲氣之應也。鑼鍋明日不到，後日必到，吾弟克已待人，使兄心抱不安矣。向欣然昨日過此，棄瑕重用，其意尙不衰退。兄告以吾弟來書，甚相契重，盼望甚切。向頗遜謝，幷無不洽之言，當可共事也。願吾弟作一書予之，推誠相與，無不可感之人也。古人云：『師克在和，』果能彼此一心，焉有不克者哉？蘭相如之事，吾弟優爲之，觀前此待達厚庵知之矣。粮台委員蕭暄老而姦猾，告退甚好，諸令不知何如？兄卽札委姚近泰、梁瑞麟幫同辦理矣。黃鶴飛過尊處假銀五百兩，今附梁委員之便，如數寄還，祈查收見覆爲禱。恭請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賊於二十五夜攻仙迴嶺，爲守口兵勇擊退，想吾弟當亦有所聞矣。

## 八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廿八日來弁，及廿九日梁委員回營兩次覆函，並奉還尊處前假付黃鶴飛之五百金去後，廿九日午後差弁解到鑼鍋一百三十口，及遣去哉什哈又解回鑼鍋一百口，兩得手書，除黃鶴飛之勇足付外，尙多三十口，可爲他處新添兵勇之用，感謝無既。進兵之事，前信已再言之，不贅。昨日至古排晤向欣然，

瘡疾尚未截止，大作寒熱。伊言廿七晚到營，廿八、九連日見官諭話問話，查看兵册、做告示尚未完畢，現在各營操演，其各處鄉勇名數册尚未到齊，兩三日後須到每次進兵地方形勢，親自察看，各樣料理整頓，非十日八日不可。中堂欲初三、四日進兵，斷來不及，必須初七、八間方可。請吾弟酌同商訂，宜同進不宜獨進也。欣然又言北軍不振，必先得一二次勝仗以挫賊鋒，壯我銳氣，乃可移營逼近，此亦一定之理。特此佈聞，即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附上綿羊二隻，備行廚之用。

## 九

李孟羣有稟來言：其二千人已齊，十九日啓行，不知何故未到，豈有改期耶？然亦不過一二日間也。中堂急于進兵，兄豈不急，況省局經費所存無多，僅十餘萬矣。各省軍餉不知尚有到否？續請之京餉二百萬，聞已奉俞允，但須十一月底方能到也，焦灼何可言狀。但兵事不可倉卒，忙則有誤，故不得不詳愼耳。此時總以向欣然初到，北軍必須整頓數日爲詞，則無病矣。又及。

按：此篇應爲某一函之附函。

## 十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一日佈去一函，想入覽矣。許觀察請東面紮營之策，頃得中堂覆諭，用其中策，使許道以二千人前往百合村安營，而令都司王紹奎及李子廉世兄帶新來之博白勇五百人赴麾下聽用，此勇會

屢次打仗，似尙可用也。本是李子廉告知巴都統往召者，此次兩起來八百餘人，今以五百人往南路，尙有三百餘人，似向營需用也。李子廉之事，中堂甚明，因近甫奉硃諭勿博寬厚之名，用法宜嚴宜當，今向稟李違令，不得不從嚴耳。兄再三言之，今用其子，可知憲意矣。荔浦縣盤獲賊頭目一名陳亞啓，其手下管賊八百人，有小頭目十餘人，所供似較前此犯供明晰，並供各大頭子姓名年貌甚詳。言前日投書竄傷馮雲山之右膀未死，前日張敬修獲韋正之侄，亦必有切供，何以尙未見？吾弟已得否？賊之詳細，惟其親近之人乃知，屢次所獲小賊，不得知也。今亦囑張敬修詳訊之，並以此間犯供寄往，令其推詳問之矣。聞今日尊處出隊攻莫家村，定必大勝。北路向亦出隊，賊一出卽跑回，其賊營緊閉不出，小有斬獲，現已收兵矣。並以附聞，卽候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十一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七日戌刻甫有詳信一函奉致，計今日當呈覽矣。酉刻接到本日巳刻手書及稟稿僞示三件，具悉一切。首逆之爲洪秀全，衆供久矣；陳亞啓獨供係韋正，兄頗疑之，故抄寄張道，囑其詳訊韋正之侄，及昨得示，以該道所言恐有不實，則難矣。中堂見北軍屢有起色，南軍未見大勝，甚以爲念。恐吾弟之兵將或不得力，反讓向一人見功，囑兄致書，其意蓋愛弟之深，急望功出南軍耳。兄昨已覆請毋憂，今抄原稟寄閱。初九日大舉，約許張二人揚攻水窰而痛勦莫家村，好極，佇望捷音也。中堂到荔浦之言尙未定，嚴方伯來信云，定于十八日啓節，倘州城已破，則不來矣。吾弟請到佛子村，焉能往乎？南軍大砲不知何日可到黃村？兄札

令藤縣多雇人夫抬運到營，並札糧台熊倅姚令諸令各派夫百人前往接運到營，已有公牘致吾弟矣。此時進兵，非重賞不可，務望弟酌之，今亦致信向處勸之。向之瘧疾尚未全愈，昨見其猶大作寒熱也。不得力之潮勇，兄始議遣回。長小泉言賊出三兩一月召人，恐其從賊，昨告向欣然，以爲不妨。兄意俟再打一仗，如不得力，仍交帶來之委員帶回，或酌給盤費，俟商定再以奉聞。省局經費已竭，所請之餉未到，甚艱，不能不節也。許張二道有勇一萬，豈並濛江、梧州、平樂防堵之勇言之耶？在黃村濛江之勇，實有若干？望詳詢之，見覆爲禱。此間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外演禽數一紙，頃聞許張二道有殺賊多人之說，果否？並希示及。前書未封，候向欣然回信，今將來信寄閱，尊處如有可乘之機，即約會許張二道先進可也。原信希仍擲還，又及。

十一月初一壬子日演禽

遇星 翼火蛇　亢金龍　斗木獬　奎木狼

主星 參水猿

向

天兵爲參伐之星，冬水得令，能尅翼火賊星，且是日干支皆水，助我天兵尅賊，初十日軫水，值日干支辛酉，出兵大利，切忌丙辰丁巳日，初三甲寅，八日參宿，用事尤佳。

## 十二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八日奉致一函，頃當入覽矣。初十日，委員沈錫昌交到初七日來翰，具聆一是。貴州營

兵餉已飭支應局發給銀二萬兩矣。尊處潮勇一千名已到，後起想亦在三兩日間矣。北路潮勇一千名聞昨日到荔浦，一兩日亦可到古排。惟每月每名口糧銀向係四兩五錢，從前向提台之潮勇卽是如此，繼因天氣酷暑，又屢次打仗出力，向提台加至七兩五錢，現在長鎮營中潮勇卽是如此，所以出力也。新勇只四兩五錢，恐以爲口實。昨接中堂信，要許以厚賞；今日嚴觀察信來囑以新舊似宜一律。兄思開口不可太易，將來需索無所底止。擬諭新勇以舊勇初來原只四兩五錢，嗣因出力加給，此次新勇自當照辦；如果打兩仗下來，果然奮勇出力，再准照樣加給，如七五之數。特此知會，祈吾弟照此諭之，使其出力也。中堂來示亦云：『新勇初到，自須稍息兩日。』尊處後起及北路一千到營之日，想先後不過一二日間，卽可訂期辦事。但此次主意，必先拏定，不破賊營不可耳。破營則當移營逼近，望信致北軍，必須一體進挪，不可仍存回舊處之見，方爲妙耳。尊處潮勇鍋帳已齊否？如無，可示知解去也。王委員解去餉銀三萬兩，周守備解去砲位、弓箭，想可收到矣？恭請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 附函

連日獲犯訊供，有賊新添數百人之說，前日打仗人數果較往日爲多，是其言有驗也。連日陰雨，賊竟敢過圍嶺至秀才村，又至嶺北，皆爲我兵擊退，其情殊爲可惡。今日已晴，潮勇一兩日到齊，將息三日，卽可大舉，不破賊不可歇手也。委員候補府陳瑞芝來言，已遣人往前途告知，前此新潮勇以舊潮勇本亦是四兩五錢，到一兩月打仗出力之後，先賞加至六兩，後方加到七兩五錢，汝等初到不能卽加，該勇有求賞六兩之語，兄許以

俟打一兩仗下來，果然出力勇往，再賞以六兩，不必七兩五錢矣。

## 十三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頃得初九日覆書，知兄昨函已達，狂直之言，不以爲罪，並蒙采納，曷勝佩服。昨日北路進兵，賊亦如南路，堅閉不出。聞洪逆係初十日生辰，西河村中方演劇慶賀，其可惡如此。北路運到省砲，用擊紅廟賊營洞，穿其壘而未能破，今日再攻，不知何如？聞南路所運潯州大砲，早到濛江，但旱路到大營尙百餘里，山路崎嶇，如何抬運？甚爲記念。承示葉煌東來之勇，留其首而散其衆，甚善。葉煌俟到新墟，兄擬陽許投効，令其往見中堂扣留，以解東省；其衆應如何賞給盤費，悉由閣下酌之，未審曾與許張二人商之否？中堂諭兄處商酌委員，兄思現有甯丞在平樂辦報銷册，伊恐中堂參奏，甚不得意，擬札飭該員帶領衆人回東，想必肯行，但往返尙須數日，不知東衆能待否？多留一日，口糧出于何處乎？頃抄得十一月廿五日上諭，寄覽一切，諸望吾弟留神勉力爲之，以副聖意是禱。中堂來諭云：近日頗有人不滿于吾弟，以爲不能寬洪也。肅覆，佇望撻音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再本日據黃鶴飛稟，賊匪與貴勇打仗兩次，打鄉談話：「你等手足莫要兇，我等兩頭燈擲矣。」此賊匪隱語，兩頭燈、十五夜也，擲去也，云十五夜走也，或云十三。又求放鬆壬山口路云云。幷祈留意。

## 附鈔諭旨

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據賽尚阿奏，兩次進勦獲勝情形各摺片，披覽均悉。所稱十月十八日永安以南官兵進攻及東南古眉一路均有勝仗，而北路兵勇未能得力，新到潮勇屢戰屢退，是大局軍情並未得手，諸逆且坐據州城從容布置，而我兵曠日持久，尚無制勝之謀，細察各路分布兵勇形勢，尚未能層層逼近，前勦後應，且屢爲該匪鐵釘蒺藜梅花坑所阻，是我兵既難立脚，何以賊匪出拒時，仍復坦行無礙？殊不可解。其深溝固壘，被攻兩月有餘，何至如前完整？得非乘我之懈時修復，營中散漫情形，已可概見。卽烏蘭太督兵在州南攻勦，雖屬有小勝，未經大加懲創，亦恐布局設間，未臻嚴密。官兵勢難再籌添調軍餉，亦艱於多方轉運，該大臣豈不知之，本日已明降諭旨，將向榮賞給三品頂帶，責令統帶將弁兵勇，合力籌勦。該員素有膽略，身受重恩，今復棄瑕錄用，宜如何奮勉爭先，出兵決勝？卽烏蘭太亦須檢齊軍實，激勵兵心，身先士卒，毋徒持愼重之名，轉踏因循之習。其從前疲蔽之兵勇，隨時酌量裁撤，潮勇屢經揀調，新添者豈皆精銳，若不愼加選擇，致有挫失，或恐反受其累。北路退縮之兵，係何人管帶？何人首先退走？若不大加懲辦，何以申紀律而振軍威。卽如趙如勝之不用命，徐大醇之擅離營盤，該大臣均當確實查明，懲一警百，勿再姑息養奸。其鎭協中素有謀略奮勇出力者，該大臣亦當量才任使，各盡其長，俾令迅速圖功，毋相推諉。前奏斷賊接濟，是行軍要策，該逆既困守一城，我兵又四圍周匝，何以數月以來，未見賊勢窮蹙？必有奸民接濟，兼恐窺伺我軍餉道，如貴縣刦餉等事，更屬不成事體。現在如何防護接遞？如何嚴斷接濟？如何分派攻勦？如何購線內應？種種機宜，有無把握？賊營所設魚網暗溝，令我兵俯仰均無所措，而我兵所購毒草鑊水，效驗毫無，恐不免爲人所欺。該大臣駐紮陽朔，離永

安一百餘里，歷次稟報軍情，是否確實？應如何就近稽查調度之處，朕亦不能遙制。至賊情詭詐，倘竄而思竄，爲聲東擊西之計，尤不可不預爲準備。前據奏賊目分踞城內城外各處，近日是否仍前分踞，抑已蟻聚一方？于擒獲賊犯奸細時，必應隨時訊明，相機攻取，不得再任竄逸，更費周章。該大臣于兵餉全局，均應統籌併計，固不可孟浪從事，亦不可迂延失時也。凜之愼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巳刻奉到。

## 十四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十一日接手示，知葉煌事，吾弟託辭令其前來新墟，一面善遣其衆。查葉煌二八，于十一日巳刻巳到新墟來見，詢其帶勇投効是實，並無他意。兄卽如囑善言，許爲稟請中堂回示，令其住此守候，並告以經費維艱，賊事不久卽平，無需多人。伊等情愿遣散若干，忻然在墟覓寓住下。至未刻李千總報言葉煌已回文墟，急遣人往追，並叫葉逢春來，問其到文墟何事？伊言往發五天口糧，兄問其若干？伊言：每名日給六分，日共銀二百一十兩，兄言：此事尙易，我可作信，囑烏大人且爲發給，令其作信追回，答允而去。兄所遣哉什哈亦尙未來，晚間問之，云已寫信往追，明早可到。葉逢春跪求發遣衆人，求賞盤費，兄告以人數太多，不敢稟求公項，只可我同許張二道台，酌幫十日可也。伊求賞船，答以俟同許張二道台商之云云。東省之事，並未告知，不知尊處事如何？中堂來信亦云：只作許張二道以同鄉幫助可也。特此飛佈，卽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十五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十三日佈去一函後，昨得中堂函覆言：河北兵只三百人，已付向營，不便更改，云已有信奉覆矣。又言：新潮勇不得力，與其留之糜費，不如令甯丞帶回東省，囑兄札飭沿途州縣給予口糧，以免滋事想吾弟已知之矣。兄思吾弟前信言：遣一千二百人往守昭平，似只可遣此一千二百人。不知前日糧台已發口糧至何日止？若定遣回，須令糧台委員再備一月口糧，賞作路費，交帶回之甯丞陸續散給，兄仍札藤縣及梧州府沿途給予船隻可也。是否如斯？望速示知照辦。胡賊自盡之事，前日莫吾芋之言似確。頃得示，知吾弟再作予胡賊書，使莫吾芋往投，兄思彼前日既可假胡賊與其弟之信，此次寧不可再作假書乎？莫吾芋焉肯自反前日之言，恐仍不得確實耳。兄所遣往之人，亦未有信回，恐賊祕此事，不令人知也。連日天氣大晴，正好辦事。昨日向欣然移營過河，距城漸近。有數百賊來撲營，向設兵三路待之，將賊擊退，斃賊數十人，獲其大旂一面，陣斬紅衣賊首一人，割其首級，北軍之氣，從此可振矣。欣然令雲南營由一嶺一路漸進，若果能過二嶺紮營，當可與吾弟通氣。兄意水窶難攻，不如舍之北圖，先攻其進城賊營。若將西河村以南賊砲台攻破，則與北軍會合攻城；其水窶之賊，有許張二道牽綴其後，必不敢傾巢北來也，請熟籌其可否？水窶數攻不成，當思變計耳。亦須與向欣然會商其事，更爲妥洽。手此佈覆，即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知須火藥，已往省局催解矣。

## 十六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十一日丑刻，戔什哈過新墟，奉手書，知莫吾羊投封函一事，不勝盼望。當覓人往城探信，戌刻始得其人，候至今日未得回信，惟取牙牌數云：『不進則退，君子善變，』心疑『不進』二字，恐未能投進，今晨接來書，言莫吾羊已回，其事不成，則此數驗矣。自古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成，誠爲可惜，然吾弟不可以此灰心也。盡一分心，是一分道理，可以對天地神明也。前知潮勇不得力，欲求中堂添予河南兵，兄前日即加稟代請，而未接回信，頃知欲使潮勇往守平樂，未知節相之意何如？當以來書呈送陽朔也。向欣然連日移營，大有勇往之意，但古牌舊地空虛是一病，恐賊知我後空，從間道抄我之後，欲圖北窴，即不北窴，我兵亦有腹背受敵之形，咋以書勸欣然，留兵古牌防後，不知以爲然否？連日陰雨愁悶之極，覆問勛安不一。愚兄姚瑩頓首。

## 十七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二十六日未刻，中堂過新墟，赴大營度歲，面諭開年初四五日仍回駐荔浦，今委高吏目解送賞需銀一萬五千兩，帳棚一百架之便，附寄汾酒一罈，年糕二圍，年粑一百六十個，棉羊一隻，金腿四肘，金橘一百個，龍井茶兩瓶，薄荷糕兩瓶，聊供歲盤，可以一粲也。即問勛安，恭賀年禧不具。愚兄姚瑩頓首。

# 十八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昨夜亥刻奉初六日來翰，並公牘，知初四日進攻水窨，僅小勝而未能得手。此事兄深爲籌慮，中堂來諭亦深憂之。兄思賊之堅守，誠不易下，似非用大砲轟之不可。省運二千斤大砲兩尊，係前月二十四日出省，由水路運至昭平，轉運瀧江而到黃村，初一二日可過昭平，轉由上水到瀧江，不知藤縣有無多用縴夫，其黃村以上起旱過古屑峽，上山比上水更難，徒用扛抬，恐尙難前，似宜用大樹剖開，包砲于中，外加鐵箍數道，使人牽拉而上，此運大砲之法也。頃已飛札藤縣張令矣。（地在藤縣永安州交界，永安州爲賊隔斷，不能到南路辦事，故札藤縣。）賊營外梅花坑中插竹籤鐵釘，兄九月初間解送蔴袋蒲包時，卽嘗言可用蒲包裝土填其坑塹，不知吾弟何故意似不以爲然？昨又送上布口袋七千個，何不試用之乎？屢承來示，言用勇不如用兵，得力之勇可用，亦不可多于兵數。此中深思遠慮，兄深知之，然亦不可過于拘泥，總須活看方妙。甯丞帶往昭平之勇一千人，今到向欣然處，大爲得力，何其怯于南而勇于北乎？抑或前者初次見仗，生疎不敢上前，吾弟及長小泉皆急于見效，遂以爲不可用乎？兄竊常論之，吾弟治軍紀律精嚴，士卒用命，此李臨淮之兵也。向欣然用兵紀律不甚精嚴，而不惜重賞，故亦能得人之力，從前有失兵心，是以中蹶，此次復起，知自反所爲，申嚴法令，以重法行事，仍予重賞，故其軍威頗振，可謂善于補過矣。尊處兵媚于戰，進退有法，而壯勇不能得力，或者管帶之人不甚得法乎？現在北軍賞重，南軍未有重賞，或者人情觀望乎？吾弟前月信來，欲得金到營備賞，兄立卽飭局備解，乃局中無銀，委員守候旬日之久，昨日方過新墟，計初八九日可以到營。吾

弟似宜懸立重賞，以鼓勵兵勇，當可有效也。又常思之，南營前此有金川兵，甚勇敢，後因病死者多，所存無幾，遣去，此亦少助之一端也。吾弟用兵以紀律，而壯勇多不嫻于軍律，人多散漫，不就拘束，營中不慣見之，故壯勇短氣，是亦必有之事也。愚見望吾弟嚴于兵而寬于勇，重其賞而輕其罰，則可用者多矣，高明想不以鄙見爲荒謬也。昨奉中堂諭令許道以二千人往駐百合村，而令都司王紹奎、河南固始縣令章節文、雲南候選主簿李世芳帶博白壯勇到麾下聽用，李世芳卽李廉子之世兄也。廉子與向不睦，向稟其違令，不得不行嚴辦，已奏請拏問矣。念其前有救鬱林之功，故用其子以慰其心。兄以博白勇有八百三十人在此，兄請使之助許道往駐百合村，此稟未到，中堂已札飭到貴營矣。今更爲文移知尊處，及許觀察，俟其到營謁見後，望吾弟給札令其前往黃村隨同前進爲禱。其口糧每名月給三兩六錢或四兩二錢，兄已付以十日，到此十五日止矣。卽問勛安，統惟亮察不具。　愚兄姚瑩頓首。

## 〔附〕姚瑩致賽尚阿稟稿

十四日辰刻稟覆稿

敬稟者：十三日戌刻具稟，與烏遠芳商酌，潮勇既到，可以先破水窶，並須張敬修帶翼勇從山門均攻入，烏兵從內夾攻，乃可以破。抄錄彼此會商之信呈閱，求中堂札飭張敬修遵辦去後。十四日寅刻哦什哈來，奉手示，知洪秀全之祖父墳塚已爲東省掘平，及馮雲山之妻已獲，大快人心，是賊之氣已盡矣。誠如憲諭，卽當刻日破城獲首，不可失時；但事勢實有未可急促者。賊之精銳皆在城外紮營，擊此而彼應，擊

彼而此應，是以每次進兵皆必分路迎拒，然僅能小勝，不能大創。今潮勇來，始可圖大創耳。若非先破其城外之營，安得近其城而攻之。譬如未入人家大門，即思先入其堂室，其能之乎？此一定之理也。蓋我兵攻城，必須先移營逼近，又必破其城外之營，乃可移營。而諸將猶以賊營未能盡破，不敢移營逼近，此次潮勇來，方思令其先破賊營而踞之，其無潮勇之營，乃敢移營繼進耳。若欲舍其城外之賊營而進攻其城，豈城外之賊竟坐視不前聽我之攻乎？前阻堅城，後躡強寇，是自困之道也，自古兵家戒之。今議者不察，先言攻城，非不善也。但目中此路諸將，實非楊羅之比，潮勇雖好，但能打仗，非果皆賣育之流也。與其誤事，無寧計出萬全，中堂明智，豈見不及此？徒以旨意嚴切之故，又誤信城內空虛之說耳。竊以城內非空虛也（胡以洸賊之黨也，欲爲內應，猶以防備甚嚴，不能立功。）觀其每次打仗，城內尚出賊千人助戰，何謂無人？又昨移城內之砲往莫家村，不過稍分用之耳，非遂無砲也。賊智非常，惟烏遠芳可以勝之耳，餘人未可言智矣。伏願中堂勿過事着急，過急則恐刀法亂矣。本司不避鈇鉞，爲此逆耳之言，實不敢欺謾也。重賞之事，誠如尊諭，謹當遵奉，與遠芳商之。再潮勇到後所與長小泉之信，尚未見覆，恐其尚有做不到之意。此以勇往稱者，猶且如此，其無潮勇者，更可知矣。尚思中堂予一切札督催之，以鼓其銳氣也。十四日辰刻稟覆稿。

## 十九

東勇紛紛而來，可惡已極，吾弟却之是也。但人多而懷怨，回去恐其途中滋事，似宜酌賞千金或數百金盤費，

容稟請中堂示下。梧州湯守不行阻止，將來卽罰其賠補可也。每人酌賞二錢，三千人當六百兩，三錢則九百兩矣，寃哉。此項盤費乞暫借予，兄隨後解還。前日張道與弟信，但言燒古帶賊屯聚，及獲韋正之侄，而未言到東門之事，豈許道之言耶？吾弟前來公牘中亦有望見古帶火烟之事，則其言似尙非虛。若謂到東門，則恐虛耳。然非張道之言，當分別觀之，過信不可，過疑亦不可也。軍中報事，只論勝負，小情節難以細考矣，安能盡如吾弟之字字必實哉！賢者之事不能以望衆人也。向欣然用心誠不及吾弟之細。卽如李子廉之事，向同衆將皆聯貫而前，每移營一次，賊必來擾，幸兵衆皆擊退，而營能立，獨李以旣寡且弱之孤軍，令其遠繞二嶺，翻險窄之山數重，出營山外，卽緊接圍冠嶺之賊砲台所在。兄以書勸向云：「地利人事兩皆不宜，只可在山口內地方紮營，訂期進攻，隨同出隊可也。」向覆書以爲不可，兄知其別有成見矣。及兩日後，竟以李不遵移營之令爲罪，渾營都守以下皆褫衣重責，而稟李之違令不前。李旣拏問，將官不敢不往築營壘，乃方將成，卽爲賊毀成平地，至今王錦繡仍不能紮營，向亦無如之何。爲大將者，不知地利可乎？李孟羣之營亦在壬山口內二祿村，每次出口外打仗皆勝，向不以爲違令也。嗣後北軍之事，兄亦不便饒舌矣，但願早成功耳。衡青不敗，李廣無功，只可付之命數而已。又及。

東來之勇三千餘人，又有後到一起，殊屬可疑。不但可惡而已，必善遣之以免耑口滋事。兩起不下五千人，豈千金能遣行乎？或須二千餘金，亦可允之，望與許張二人熟商妥辦，遣過梧州，則無慮矣，其費兄當籌畫，尊處儘管墊付也。

按：此篇似爲某函之附函。

# 二十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二十三日辰刻得二十二日亥刻手書，及公牘稟稿口供等件，讀之欣悉連日出隊接應北軍。二十二日，不待向之來約，聞砲卽行，恐許張之勇靠不住，不敢捨水竇而北軍之動輒卽應之。復深防西路夏宜古眉兩路，用心如此，識量深遠，豈欣然所能及哉？兄爲中堂言向猶止于立功，弟台則古大將之風，洵不妄矣。二十一、二十二連日之捷，與北路同功，賊膽其能不落乎？觀莫吾芊及聞莫氏二供，則天王已死之言未嘗無因，而初九夜弟復自南進兵，賊眞應接不暇，我軍勝算全操，安有不速成功之理？不禁爲之起舞，中堂來信，亦同此情也。聞又新收東勇八百餘人，則猶勇不往亦可，其費過大，擬過半月卽遣之矣。甯丞在昭平，奉撤回東之札，又稟稱：潮勇情愿殺賊立功，中堂復許其防守昭平，聽之可也，兄惟請飭其勿索重費耳。昨見省局來文，通省打仗，及各路防堵之壯勇八萬數千人，經費何以支持！南太官兵本少，梧州爲東西二省要衝，凌十八未滅，不可輕撤，外近省平樂、及荔浦以北、距賊遠處，已請中丞酌量減撤，吾弟以爲何如？省中有川米萬石，可以濟兵勇之食；壯勇雖例不給米，亦可以米代銀，每人日給八合三勺，折銀一分四厘，在口糧內扣除，免買民間貴米，想無不樂從也。欣然昨要布口袋五萬個，已辦送去，只收四萬個云已足用。中堂又命辦一萬個送尊處，未知需用否？兄前曾解送四千個，尚在否？倘攻城需用，望示知，卽解送也。此覆，卽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二十一

(上缺)東邊賊尙書館之響，震死二人，抬棺出入，則雖死非洪逆而其爲大頭子明矣。羅逆先云：『胡賊病重』繼云：『前已言過，何必窮追？』則前此自盡之事，益爲可信，此非妄供也。兄請中堂卽不便入奏，亦當告知軍機，以抒聖廑矣。向營已在龍眼塘外紮定，李孟羣黃鶴飛之勇，亦紮洞口北東兩路，每次一同出隊，而吾留意王都司等帶博白勇到營，望卽札飭前往黃村，幷須知會許道，卽日帶勇往駐百合村，是爲至要。若張自黃村進攻，許自古帶進攻，吾弟再以大兵自獨松嶺進攻，三面夾擊，似易得手也。誠如尊慮，水竇不破不能攻城，且賊之精銳，皆在水竇、莫家村二處，此二處破，則其精銳俱喪，何能守城？則破之必矣，稟稿可謂透澈明白之至，想中堂當可瞭然矣。肅復，卽問捷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二十二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二十三日覆具詳函，想已入覽。昨奉中堂諭云：已令南北兩軍，逐日進攻，直至復城擒渠，方可歇手。向欣然二十四日又經出隊矣，雖仍得勝仗，而我兵亦有傷亡，未知尊處如何？南路較遠，似不同北軍，宜間日一次養我兵力也。中堂又令甯丞帶潮勇從仙迴出口攻賊之東面，果爾自妙，賊可無東竄之虞；但恐決意西竄矣。前得演禽數，遇星危月燕，主星氐土貉，土能蝕月，是我尅賊之象，且冬至後日盛月衰，又在下弦之時，其月已殘，恰合賊匪現在情事；惟冬盡春來，乃乳燕歸巢之日，而燕乃飛禽，賊必逃走無疑，想其必歸

舊巢，細想大黃江、金田、大黎、及東省之狗頭山，皆其舊巢也。狗頭山太遠，未必敢去，即投凌十八。彼知東省兵正在堵拏，亦未必去。金田大黃江，則量我必搜擒，亦未必敢往。惟大黎里，乃向日賊匪藏聚之所，羅阿旺（？）此次之匪，皆大黎黨也，恐其逃入此處，望吾弟留意。昨知已于夏宜古眉兩路設防，但必須多派兵勇千餘人乃可，賊必死命衝突也。前月有人扶乩云：洪逆不死，逃往西方，來年夏間授首，吾（中缺數字）截，不得洪逆，亦必大有所獲耳。特此飛佈，即問（下缺）　愚兄姚瑩頓首。二十五日。

賊於二十五夜攻仙迴嶺，爲守口兵勇擊退，想吾弟當亦有所聞矣。

## 二十三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廿八日接來示并抄稟稿，當有覆函，欲以緩三四日爲妙，請裁酌行之，未知如何？今晨中堂未接吾弟此稟，已專戝什哈持信到各營催令進兵，亦信囑兄處，因此不便阻撓吾弟之舉，其北路各營，已得尊處約會，又得中堂來信，相必出隊相助也，兄所言姑存之可耳。今將中堂來信加封遞呈，乞察閱爲禱。佇望捷音，即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二十四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兄于二十二日自荔浦回，接來示二件，並抄各件讀之，不勝太息！從古君子小人共事，小人每多忌嫉，則必造言以陷之；雖有明主不能不爲之惑，此堯舜所以爲聖也。揆帥于吾弟愛之極深，而一二

小人數進荒唐之言，始雖不信；迨浸潤之後，不能不以爲疑，曾母所以投杼也；因愛吾弟，聞人不滿之言，不能斷其必無，故以相告，且囑以善遇其人，非親愛之極，安能如是？吾弟當感之諒之，不可誤疑揆帥有他意也。十五日之仗，古眉不出一人。十七日彼處大敗，弟頭往救之，此等事軍中日擊者多，而何由入揆帥之耳乎？今日蕩浦啓節到北營，有勸在大營住者，兄昨進言軍中惟一將軍令，向欣然在軍號令方行，今中堂前往，恐人情又有觀望，且遠則養威而人有懼心，近則狎習而人有玩心，皆不相宜。說者又謂恐都中有人以不親往大營督戰爲言，兄謂到大營一行，觀其打仗一次，回住新墟爲妥，當蒙採納，但恐彼中堅留，以爲卸肩之地，未知果回新墟否耳？知大砲未到，深爲着急，需用砲子，已將來式寄省鑄造矣，俟造得即以馳送。昨交梁委員□去備償八千金，已收到否？容再籌解三千金，以副萬一之囑也。此布即問勛安不一。　愚兄姚瑩頓首。

## 二十五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連日我兵出隊，賊自十二日一出之後，即堅閉不出。聞其砲子已盡，惟俟我兵退後，出拾鎗砲子，並取河中石子用之，北路情形亦同。似此光景，其走必矣。但賊情詭詐，必不肯作一路走，或分兩路三路，其賊首夾在其中，不定何路，我兵必須分路堵擒追勦。其前後必皆精銳，賊首及婦女輜重在其中段，我兵宜俟前隊走過，截其中段，當可擒其賊首。前獲陳亞啓犯供：賊目管五百人以上者，皆准薙髮，並非長髮，可傳諭衆兵知之，想吾弟必盡已籌定矣。更有啓者，賊既走，則城內及近城村莊，皆空無一賊，所有存者，不過被捉不能走出之良民而已。誠恐兵勇紛紛爭入搶掠，務求閣下于賊走後，下令一切壯勇，不准入城，只在城外候

令，其近城村莊，亦不許藉搜擊賊匪爲名，肆行搶掠，其應入城官兵，亦毋庸多派，只數百名足矣。應派何營官兵，亦望派定，其未派者，亦不許妄入州城及近城村莊滋擾，兄及中堂，皆已豫辦安民及禁止搶掠告示矣。一俟賊走，兄卽同永安州前往入城安民，祈仁弟大人傳令各營知之，是所至禱！恭請勛安不具，恐兄姚瑩頓首。

# 〔附錄〕姚瑩致烏蘭泰函牘

## 一

久仰英名，未聆大教。頃以粵西小醜不靖，聖明特簡虎帳西移。前者伏讀奏章，陳論兵事，敬佩良深。頃知新墟進勦，一日七捷，喜音忭慶之餘，更加欽佩。具徵大人碩畫豐功，不讓淮西節度，洵足以佐晉公偉略，上抒九重之殷望，下慰四海之人心，百寇殄平，凱歌即奏，麟閣圖勛，頌揚不罄。日者，達二弟帶領川兵前詣，原約與閣下一路合力進攻，詎爲沿途夫船所誤，遲至二十九日始抵潯州，聞大旆業已前進，現駐大敎場，俟探明路徑，以圖攻勦。竊意新墟即去潯州不遠，地勢最宜，似不宜別探山頭而進；且閣下新勝之兵，勇氣十倍，正宜乘此合力痛勦，滅除新墟一股，則紫金山內餘賊，即成釜底之魚，然後再商同向提軍四路並進，可以一舉蕩平，誠難得之機宜也。惟達二弟素性未能如閣下之虛衷，且地勢賊情，容有不深悉者；倘大賢以機不可失，稍棄小節，屈意就商，達二弟必忻然從事，而兩賢同心合力，翦此小醜，定如摧朽拉枯矣。諺云：『交淺不可言深，』弟敬愛雖同，而未及共事，自知狂僭之愆所不能免，然亦鶴汀節相之意也。節相深契閣下，謂弟齒長，特命致書，即以待達二弟者相待，此則萬萬不敢耳。

## 〔附〕烏蘭泰致賽尚阿稟

敬稟者：十七日丑刻具稟後，辰刻差弁李澤濃持令到營，酋到中堂照會，并清字手諭章京詳看，仰見中堂焦憂至甚，章京雖庸愚糊塗，每仰體聖心懸廑，莫不時刻焦急，心如火焚。然事至於此，雖自捨命，與事無補；而於萬分焦切之中，又不能不通盧全局，愼重將事。兵單勢孤，深入險地，久在洞鑒之中；若非仰賴中堂威福，連獲勝仗，挫損賊鋒，尙難支持。賊之兇悍詭詐，久歷戎行者，不獨未見，并所未聞。外火器營每次俱有出兵之人，常聞講論川楚金川，未似如此。大概章京初二日至永安，初四、初六兩次攻殺到城圍燒莫家村，俱能得手者。賊係初一日破永安，其時地勢亦尙不熟，木寨土壘破臺尙未修；初六夜起，該匪日夜趕修，至十一日雖誘殺甚多，大獲勝仗，卽未能至城下。二十日攻破水窨，出其不意，其時賊營牆壘雖高，濠溝一道不深；二十一日該匪卽在我兵站立之嶺頂，又築一營，各營添挖深溝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設地雷，竝將我兵近路挖斷，故初十日極力攻之，一營未下，此先易後難之實在情形也。刻下南路之兵不容稍有小挫，務須嚴守愼戰，方能顧全大局。擬俟兵力稍厚，以全力攻一處，佔一處，水窨一破，則莫家村、州城，可冀有破竹之勢。否則輕戰，攻此慮彼，除留守外，所剩正兵無多，縱激勵士卒奮勇血戰，得地不能分守，而賊之狡猾，懼南路而深恨南路，時時窺伺，心懷報復，倘有小失，全局震動。每思攻可必勝，莫有孤注之心，再思勝而後仍須撤回，則又不能不愼慮，且以人與土木相打，得失自然分明。我以重兵遠路跋涉，千防百備，以明擊暗，賊以數百人坐地嚴防，遠以礮轟，近以鎗打，以暗擊明，不得利則死守不

出，稍有隙則乘空撲襲，我兵進之十分涉險，撤之尤切嚴防，勞逸之勢，又不得不計較者也。況每戰鎗礮對打，我兵不無傷亡；自到永安大小七戰，雖皆獲勝，我兵陣亡已至七八十，受傷已至百餘。章京親督攻戰，目擊情形，心實難忍；即士卒之情，未嘗不觸目寒心，然以大義激勸，自可拚命血戰。須要攻一處，得一處，則衆希立功，縱有傷亡者，究得其地，人心尚自鼓勵，即亡者之魂亦尚可慰。若屢次徒獲勝，不能奪佔其地，反增賊匪守禦，久則士心恐懈。故以每前每戰，必與官兵先言，攻城則誓欲破城，攻水窵則誓欲破水窵，則士卒心堅，一鼓作氣，後於二十日攻破水窵。次日目視該匪復修復立，忿恨已極，自知兵力不及，無可如何，而士卒亦未嘗不同此情也。是以二旬未戰，每日練兵，藉以激勸。常以武穆以五百兵破金十萬比喻，並以大義諸方激勸。以章京之苦心，又蒙中堂俯准逾格獎賞，刻下士卒歡騰，皆有敢死之心，及技藝較前熟習。即如初十日攻水窵東南山頭，大股三四百賊，兇猛撲來，田學韜帶二伍兵，僅一百四十四名，加夫子數十名，奮勇直前，即時擊敗，攻至營盤，該匪撲攻數十次，營盤內外鎗子礮子如雨，我兵屢有傷亡，跬步未離；撤兵時全玉貴等復以二三十兵擊敗七八十賊，短刃殺斃十餘人。章京於焦急中，竊爲默喜。然將術必知士情必察，雖然敢進，於機變尚有不足；地方遼闊，道路分岐，不能不分路攻進。章京所在，雖似無虞，他處殊爲懸心。且賊之狡猾，一有空隙，即被所乘。故章京每於咨報打仗情形，必據實詳細縷陳，并將原稿發抄各營，使將官兵丁一體得知，所爲使將士各知其宜，及某隊喫重，某隊奮勇，某隊在前，某隊在後，衆見稟報在前者心尤鼓舞，在後者亦知愧奮，所以諸方激勵。章京愚意欲固結全鋭，俟兵力稍厚，一鼓分撥，即與將士開誠誓義，言定某日攻水窵，誓在必得，攻破即留某兵駐守，即再攻莫家

村，州城亦照(然)，如此則人心必堅，士氣必果，衆志成城，一鼓作氣，必克成功。今中堂來諭，連日更番疊戰，實爲善策。惟南北之兵情形地勢有所不同，其應虛虛實實，章京遵諭見機行事，務使官兵勞而不疲，勇氣不懈，不在克城之早晚，惟在平賊之遲速，總期迅速擒獲賊首，蕩平醜類爲要。謹此覆稟。

## 二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連日陰雨未能出隊，尊處想亦同之。昨聞揆帥有札，調吾弟及許張二位攻西礮臺，果否，豈欲開南路縱逃乎？二千斤大礮，許張分用固可，但既北來攻西礮臺，則南路勢單，恐爲賊所得，則大不可，想明見必與許張深籌之矣。兄前信欲以族弟相托，其人年甫逾三十，尚無大謬，字畫端楷，若使在糧台幫辦公事，或可勝任，今予一函叩謁台端，惟吾弟器使而成全之，感甚。

## 三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十六七日連奉手書，知兩次進攻，賊皆堅守不出，與北路賊情無異，豈將有詭謀耶？以兄觀之，是數經吾弟破敗，十二日又爲我北路之兵擊敗，不敢出拒，惟死守本營以疲我耳。頃者揆帥又奉嚴旨，促以復城擒渠，極其嚴切，是以督催諸軍愈急。北路諸君謂十二日之事，南路未肯出力，恐吾弟以期由南訂，有見懷(？)之意，而議者妄意吾弟爲脾氣，兄則深知其不然也。我輩矢此一心，惟知君父爲重，吾力有一分未盡，即是此心有一分不忠，豈如世俗鄙夫與同輩角勝負爭短長哉？國家自夷務以來，費數千萬計，中外財

力竭矣；加以各省水旱偏災，無歲無之，司農告匱，宵旰憂勞，兵事甫靖六七年，又遭大憂，山陵之工未畢，楚粵之溢羣起，元惡巨憝，乘間謀逆，作爲邪說，矯誣上帝，惑亂人心，死黨益萬。皇上仁孝英明，復竭內帑及各直省之力，籌數百萬金，集數省之兵，討一方之寇，又賴先後大臣及諸君智勇行師，忠臣戮力，賊徒敗困，誅斬以數千計，咸以爲指日大平矣。詎懦將疎防，任賊再竄，復有土寇附之，而向巴諸軍又倉卒失力，遂使賊勢復張，永安失守，變局出于意外，省城一路戒嚴。若非閣下晝夜涉險，迅速窮追，賊甫入州城之次日，王師已及于近郊，七戰皆捷，大挫賊鋒，其勢將不可問矣。夫功敗于垂成，病加于小愈，前者武宣之事，賊已將就擒，徒以狃于大捷之後，計慮稍疎，遂使困禽脫網，轉令大將喪師，賊反踞守城邑，前此覆轍之由，其故可知矣。今幸兵威再振，賊勢又窮，然我師愈久愈疲，以病亡告者十已四五，更非前日全盛之比矣。而賊日夜懷奔逸之謀，無論勞師糜餉，不能久持，萬一再有疎虞，復蹈前轍，不但無以上對聖明，且使天下後世謂弟爲何如人哉？知耿耿丹忱，其展轉于終夜者，憧惕憂思，不止咨嗟太息矣，誠不可使後人更爲吾輩痛哭也。兄以垂老之年，恨不能介胄馳驅，搴旗斬將，然受命從戎，不敢不竭其心力，僅以三百小隊，營于新圩，密邇寇讎，監護諸路，覘我軍容，而揆帥輒畀以重任，同此運籌，憂惶徒深，未能小助諸公于萬一。乃重以賢弟之愛，手書勤懇，謂營帳之中，晝夜嚴霜厲日，甚非所宜，勸勞再三，讀之使人悱惻，何閣下愛我之深乎？夫君子之用心，與烈男子之志氣，無非行其所安，所異于世俗鄙夫者，惟不避艱難，不貪榮利耳。兄以將就木之年，復何所貪，惟念主憂臣辱之義，恐無以報國家，只此蔬食惡處，下共士卒之辛勞，上對九重之宵旰耳。幸數十年貧賤憂患，本無甯居，今日寢處，一如我素，是以尚能耐此日霜，未有疾病，可慰知己，毋以爲念。而所不能刻安者，則賊事兵情也。日者揆帥之命，慮

賊謀竄逸，發令諸君，日夜分班進攻，不使賊有一暇之息，然我軍之營，去賊皆十餘里，或二十里，不惟疲于戰攻，抑且疲于往返，賊乃踞守本營，以逸待勞，我能分班進攻，賊豈不能分班坐守乎。所恃者我之火器利而鉛藥多耳。聞賊近日拒守皆間時而開砲，不肯耗其藥鉛也，彼甚惜之，而我耗之，雖多不盡乎？昨致巴劉諸公書，囑其鎗礮不可亂施，間時一發，發必有中，未知以爲然否？願吾弟善體揆帥之意行之，愼勿一時疎懈，使賊乘間而逸，此所關甚鉅，不可言也。又請古排塘諸軍移營龍眼塘，其地距賊營數里，我兵往返稍易，而諸軍又以近賊爲疑，何其怯也。未審南路亦有距賊稍近，可以安營之地否？來書謂可用之兵不及三千人，水竇及莫村皆賊精銳所在，必分兵以拒其一，乃可以破其一，而兵少難分，欲得潮勇二千人，始能濟事，此誠至善之謀也。兵多，則得水竇後可分兵守之，更以一軍守佛子村，一軍近攻莫村，破之必矣。賊存一孤城，何足破哉！必爲言之揆帥。然北路諸軍亦無不延望潮勇者，即分二千人予彼，每軍僅五百人，吾弟獨得二千，恐有萬難之勢，亦不可不熟思之也。無已，或者于揆帥從行兵勇之中稍撥千人，以代潮勇乎？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揆帥從行兵勇不過三千耳，左右諸人必不以爲可，未知果能分撥否？然揆帥愛惜吾弟者深，其所期望者大，必有以籌之矣。昨者以我南北兩軍皆在西偏，而東路空虛，欲以一軍從東北出壬山，躡賊莫村之後，與吾弟夾攻之，而無軍可分，徒作空言而已。今送帳棚一百架，又備乾糧一千袋，爲兵丁久戰飢疲之用。

## 四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七日接初六日惠函，知初一二三日進攻，及追賊入其西礮臺之營，而向軍但作壁上

觀，致我兵亡十名于營內，傷者復多，士文山見而大哭，爲不平之言，此天使吾弟忠誠表具于北軍也。及見中堂，言不能入而我輩之心已盡；次日上書，慷慨直言，恐亦未能有濟耳。中堂此來，親隨兵勇各一千人，盡以交向，向于次日即將桂林勇千人裁撤歸農。兄年內二十八日見之大駭，此大帥護衛也，撤之自上且不可，豈有撤之自下之理。特作一書請中堂勿准，乃一日往見，則諭以此乃我意，假向爲之，用人之際，不能不權宜辦理。自此後，兄不敢復言事矣。初七日再見，惟催取火藥鉛子等事，諭以連日陰雨，宜且休息，以養士卒。然初七日頗聞南路礮聲，或吾弟未知此令耶？前要礮子，今省局造就三十枚，先以送上，未審合用否？後來者自可陸續寄送應用也。賊勢已竭，月半邊必去矣，聞現在城中人已多病死，計其食盡力竭，不死何爲乎？

## 五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昨奉二十一日鹿車村來函，聆悉一切。連日陰雨，不能進攻，北軍製造攻具，亦尚未畢，未審南路如何也？營中積水，一榻外容足之地無幾，想彼此同一焦悶之至。承詢北軍兵勇大數，通共萬二三千之間，容俟查明細數，再以開寄也。舍弟書來，極承推愛，感何可言。聞尚有陸費中丞之世兄亦在軍中，舍弟寒士與貴介不同，不審營中投効人員，向來有無薪水，尚望示知；倘無薪水，兄當措寄也。

## 六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十日接到初九日來書，具聆一切，爲之深歎。吾弟忠勇有謀，而不蒙揆帥深知，致爲小

人惑惟有盡心公事而已。口說無憑，實事有據，揆帥必能自悟。昨初一日到大營，詢見揆帥，甚贊南路大有起色，是亦漸知之矣。又語以此次幸是親來，乃見諸事之實，又深怪邵鎮之不得力，是亦已漸有明白矣。兄與吾弟只有一心爲公，久之眞金自見，僞金自退也。向之爲人揆帥本知，翩爲蚕緣左右，每次具稟盛自誇張，漸覺其好。惟兄與王少鶴深知之，其勇全無紀律，勇于私鬥，許張無如之何，然張似優于許，尚可共事也。江岷樵昨來荔浦，兄適往仙舫處見之。吾弟之事，岷樵以見告，深相惋歎。伊今回籍就醫矣，其家去桂林只四五日耳，此人君子，宜吾弟之繾綣不已也。去年賊破永安，非吾弟兵行甚速，屯戰皆捷，賊鋒幾不可問。乃有功將士置之不保，直待向許張之事同保，未免不倫矣。然揆帥以永安失守，深自兢兢，非有他意，尚請原諒之。大抵老翁辦事，不甚辨黑白，是知之不明，無如何也。日來趕造攻具，初十之期，固改於十二日，今日出隊大舉，但願有成功也，吾弟今日想必亦赴命矣。營中缺少火藥，昨省中已解四千斤，兄亦解三千斤，今日省中又來三千斤，因雨大不能過河所阻，大約明日可行也。一切忍耐，只辦公事爲囑。兄未搬荔浦，仍在新墟，仙舫回省，兄每月當往荔浦二次耳。

## 七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本月初八日庾把總回，奉手書，具悉進兵受傷等情，讀之下淚，豈天不欲迅滅逆賊而使吾弟受此阨也？弟以救援省城爲急，不待兵齊而進，以致受傷，忠赤之懷，使人感泣矣。現在遇龍橋延覓醫生，拔取礮子，不知何如？聞係骨碎，礮子在內，大痛數日，當可稍減。兄以來書往呈中堂，閱之深爲歎念。奉諭礮子

倘不能取出，但須止疢（痛）且自由之，即使此腿行不便，伊必奏請皇上仍就當差，使人扶掖而行，惟于忠壯之懷，不無減力耳。至于省垣救兵，已飭王松二鎮帶兵到省，又命馬龍帶勁兵一千二百人繼進。中堂于初九日往陽朔，將使經鎮軍前往矣。省垣來信，向劉和三位先已進地分守，王松二位李孟羣皆到。因賊在將軍橋，隔絕我兵，不能前進；繞道而行，皆到北門，其地無賊，城內可通也。現又飭朱啓仁帶勇一千七百人前往，已過荔浦，大事當可無礙。惟望吾弟傷得速痊耳。兄亦已到荔浦，擬初十日往陽朔，當來遇龍橋奉看也。

按：以上七篇俱見姚瑩中復堂遺稿卷五。

## （附）姚瑩函牘　見中復堂遺稿卷四卷五

### 三鎮陣亡及增防荔浦狀　壬子二月十二日丑刻致廣西巡撫

（上略）又烏都統拏獲逆賊，自稱天德王洪大全一名，據稱非姓名，似即朱九濤。中堂取供後立即派員押解進京。（下略）

### 與嚴方伯

（上略）大兵追賊，十八日及於仙迴嶺，殺斃二千餘賊，生擒洪大全。據云并非本姓名，乃從洪秀全稱弟兄，改姓名，衆人稱其萬歲，似即朱九濤也。羅亞旺亦被殺死。又衆大頭子不願同逃，爲洪秀全均行鎖鍊，恐其逃走，

洪大全卽帶鎖者。烏都統又殺二人，屍身均帶有鎖，必是大頭子，但不知姓名耳。可謂好事。（下略）

## 後記

右向榮致烏蘭泰函牘十一篇，姚瑩致烏蘭泰函牘二十五篇，皆爲墨本原件，係北平研究院所藏。茲編爲上下兩卷，總題曰『烏蘭泰函牘』，從省稱也。鈔本向榮奏稿已收入本刊中，但未錄及函牘。姚瑩中復堂遺稿著錄與烏都統書七篇，與墨本無一重複者，並鈔附於後，以供互參。

清咸豐元年太平軍自廣西之武宣、東鄉、入象州，又經新墟、平南，擊敗清廣西提督向榮軍，遂進克永安州城（今蒙山縣。）時清廷已派大學士賽尙阿南下督師，又命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與向榮會攻永安，而姚瑩則以廣西按察使參贊大營軍事者也。向榮之函，始於象州、平南，迄於會攻永安。姚瑩之函，則以論攻永安者爲多。

是時清軍分爲南北兩路，圍攻永安，烏蘭泰爲南路主將，向榮爲北路主將，而兩人意見不和。姚瑩雖以調人自任，然往往揚烏而抑向。統於其上之賽尙阿則依向榮以破敵，而甚不喜烏蘭泰。至於賽之本人，既庸懦無能，又畏葸不前。凡此皆清軍將帥間矛盾之最大者，亦累致敗衂之主因也。姚瑩嘗言：『目中諸將，實非楊羅之比。』烏蘭泰亦言：『我軍以明擊暗，賊則以暗擊明。』所謂楊、羅，卽指太平軍之將領楊秀清、羅大綱（函中作羅亞旺）而言。是太平軍雖困處危城，而懍於危亡，有困獸力鬬之勢。凡此皆可從此四十餘篇函牘中一覽而知，則其爲重要史料，不問可知矣。

姚瑩函中又言及『聞洪逆係初十日生辰，西河村中方演劇慶賀。』按此所述日期，係清咸豐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卽爲太平天國建國之第一週年，於此得一證明，信爲可貴。又於別函中敍及天德王洪大全被烏軍俘獲事，亦爲重要史料，並附載於本書之衣。

校編既畢，附記所見如上。

# 趙惠甫先生年譜

據陳乃乾鈔本

# 陽湖趙惠甫年譜節本

陳乃乾

清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

春正月初二日，先生生於安徽懷寧縣官署。乳名來求，諱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父仁基，字厚子，號悔廬，道光六年以進士官江西宜黃縣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是歲署懷寧縣事，年四十四。

母方淑人，同邑彥聞大令履錥女弟，時年三十一。

長兄鑄，早卒。次兄熙文，字貞明，號敬甫，時年三歲。

姊三人：二姊適李子喬嶽生，四姊適同邑周弢甫騰虎，六姊適衡山陳槐亭鍾英。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三歲

悔廬府君補滁州知州，甫歷數月，即升山西平陽府知府。

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五歲

悔廬府君升任江西南贛兵備道。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十歲

英人陷定海，割香港，寇廣東省城。悔廬府君以南贛兵備道總理南安糧臺，晨夜憂勞，往往被酒泣下，或

力疾繞室旁皇。六月朔，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閱十八日而卒，年五十三。身後蕭條，藉王蓉坡太守 藩之助，方淑人始得挈先生兄弟回常州。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十一歲

春，卜居宜興。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十七歲

鄧夫人來歸，爲江寧鄧子期先生 爾普 女，先生以南陽君呼之。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二十歲

奉方淑人還居常州老宅。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二十二歲

太平軍破金陵。族兄伯厚 振祚 與江方伯 本銓 辦武陽保衞局。是歲，陳槐亭任浙江富陽縣知縣，先生及兄姊侍方淑人間歲往視。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二十三歲

表兄方幼靜 駿謨 赴汴營投效。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二十四歲

湘鄉曾滌生 國藩 督師南昌，以幣聘先生往。比至，曾遇先生甚厚，同事與國陳秋門 光亨 湘潭羅伯宜 萱及九江守沈幼丹 葆楨 皆與先生交善。與龔孝拱定交，當亦在此年。

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十二日，滌師來久譚。言胡文忠做事有氣魄，往時頗規吾，以爲軍中保官不優，用財不泰，不足以鼓舞人才。吾甚服其言，故後來一切較寬於前。余言師本來第自繩耳！於人未嘗不寬。嘗憶烈之初得聞名於左右，僅以弢甫之一言，即走弁齎二百金下訪，此等舉動不可謂無氣魄。師言此在吾處亦僅有之事，以弢甫繩足下，且聞足下往日之議論故耳，不常有也。方怡趙府君墓志：其始謁文正公也，使觀樟樹鎮諸軍。歸爲公言，周鳳山軍營制懈，未足恃。不十日，果潰。

是歲，江本銓卒。武陽保衛局遂歸伯厚獨力主持。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二十五歲

在南昌營中。嘗與龔孝拱諸人遊廬山開先寺。秋七月，方淑人病卒。先生奔喪回常州。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二十六歲

丁憂家居。時先生四姊歸周弢甫者家木瀆，六姊歸陳槐亭者家蘇州，故先生嘗往來蘇、滬間。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二十七歲

始寫居行日記，後更名能靜居日記。秋七月，隨槐亭調任湖州安吉縣知縣，將攜眷赴任，先生往蘇州送之。冬十一，以常州住屋賃與英曉峯觀察祿，擬挈姊孥移住木瀆，與四姊相依。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二十八歲

春正月，移蘇州之木瀆鎮，爲樓三楹，後可望山。樓前天井明敞，花木蓊鬱，綠梅一枝，正對坐臥處。

冬十一月赴安吉省視六姊，槐亭導遊獨松關。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二十九歲

春二月方幼靜自汴營歸，來訪，旋別去。

初三日太平軍破廣德。初八日破安吉，縣令陳槐亭步逃至吳興。

能靜居日記：正月十九，聞六姊舉一子。四姊往浙省視。二月初九，六姊忽偕四姊自安吉逃來。始知賊於初三破廣德，安吉與之鄰壤，初四家眷即行，轎夫不可得，至以監犯充役。出城十五里，地名徐村灣，稍避。過一夕，初五，冒大雨以小舟運至竹橋港地方換船，適戕甫往迎四姊，行至竹橋港聞警，停舟遣探，遂相持而歸。初六，至吳興。槐亭在彼，虔甥留伴之。彼處居民本不敵一鎮市，家眷行時，城中已去一半。城破壞逼小，萬無可守之理。初八午刻，安吉失守。槐亭、虔甥步逃出城，至吳興，住周瀛士家。戕甫父子皆在一處。十一日，吳興城中訛言安吉賊並未至，來者不過數十逃兵土匪，旋已散去。李定泰帥兵已進紮梅溪。槐亭同僚爭促其返，且言大兵至城，無縣官供頓，上游聞之，禍且不測。槐亭遑遽，偕戕甫返縣，募勇二十名，偵探而行。是日至西倉橋，見兵紛紛潰下，急詢，知李鎮軍已大敗，主兵不知下落。遂亦急歸。三鼓到吳興，告府縣，猶以爲惑衆，欲拘執之。少頃而警信疊至，府縣皆率兵勇巡城，又少頃而城門大開，婦女隊出，大燈照路而行，皆官眷也。旋又傳賊已至南門。槐亭齎印至杭。戕甫則遄返木瀆。

十四日，偕周戕甫命舟至蘇州，探問消息。

能靜居日記：午刻，偕戕甫到城。戕甫至撫軍處問訊。歸云：吳興尚未失守，李鎮潰兵千餘在城中。金陵

大營調兵五千往援，明日可過蘇州。提督鄭魁士防守宜興之張渚鎮，扼東壩來路。總兵張玉良紮常州以防宜興有變。又聞捻匪於初一日破清江，屠殺殆盡。漕帥聯英，河帥庚長退至淮安。

十五日，有大營兵過蘇，氣甚囂，同泊皆移避之。先生遂解維急返。十六日午刻，抵木瀆。

能靜居日記：十五夜二鼓登舟。大營兵二千人至，氣甚囂，同泊者皆移避之。十六日，聞鄰舟言：兵勇索餉不得，相約不行，四出索舟。吾觀其意不善，遂急行。未三里，數兵至，沿岸狂追怒喊，握巨石遙擊篷背，欲穿。河中小舟，櫓聲塞耳。追可數里，一港攔路，始跳擲罵詈而去。吾舟由僻路行，途間新柳將梯，境地閒寂可愛。

又：金陵援兵過常，無舟，阻行。總督何桂清下令「五日舟不具足，兩縣令參革，十日不足，以軍法從事」，並有「沿途不論何項船隻，遇即擊拿」之通札。此令一下，兵益橫暴如虎傅翼矣。

時太平軍迫吳興，旋退，由南路攻陷武康、德清。

能靜居日記：二十日，得弢甫城中來書，言「十六日賊至吳興。李定泰兵出城迎擊，大敗歸。賊乘勝逼城，已將不支。水師砲船適至，自子刻開仗，至十七申刻，大獲勝仗，擒數十人。賊退紮二十里。水師統領江陰游擊曾秉忠，四川人，新克九洑州，得保總兵。」又言「安吉廩生蔣錫華率士團收復縣城，到省請救。」蔣爲遞鋪人，余去冬游獨松關時曾識之，一交結官府之士豪耳。聞賊退，即收空城邀賞。上游飭槐亭回任，其時賊三面俱有，槐亭若往，可危之至。槐亭之姪，昨自浙至，言「賊自梅溪虜民船到吳興，故我砲船甚得手。吳興城外鄉團，齊心之至，有兵勇滋事，鑼聲一鳴，頃刻至者千人，斃滋事者二十

餘人而後已。南潯募賭場鎗船防守，賊繞出吳興南境，攻陷武康，浙省危急。」

二十二日，候陳繡華、王樸臣商辦本鄉團練事。以弢甫在蘇撫軍及王雪軒方伯屬司沿湖圍防事。故先生訪居人議之。是日得槐亭自浙來信。

能靜居日記：槐亭來信言伊到杭，泊舟武林門外。十八日突有賊騎數十衝武林門。門者急掩扉，不得入，遂縱火焚民居。河下停舟千艘，一時逃向塘棲。伊夜泊新市，見杭州火光燭天云。

二十四日，赴常州南鄉相宅，竟無可居之屋，廢然而返。

能靜居日記：二十三日，擬赴常之南鄉潘家橋。余曾至其地，今賊從浙至，木瀆勢不可居。此地亦沿湖，自瀆往，僅隔湖面百餘里，故欲往謀一退步。二十四日早行到胥口，午間舟行出口。晡至銅坑口，晚抵蛟嘴。二十五日抵潘家橋。訪段省余紹曩，伯厚兄門生。其地董事余向熟識，留余晚飯。二十六日，省余同相宅，苦無可居之屋。本鄉既無緣，姑樂湖山之美，亦爲不虛此行，非必於此責武陵桃源也。二十七日歸舟阻雨，行至薛堰橋，二十八日逆風，仍不能行，泊新村口。二十九日酉刻到瀆寓。

三月朔，周弢甫募勇八十名，赴胥口守隘。

初三日，擬避居崇明。

能靜居日記：初三日早起於神主龕前卜避難居此與他往孰吉？筮之，得山風蠱。彖曰『利涉大川。』易林繇曰『魴生江、淮，一轉爲百。周遍四海，可無憂患。』三卜多符，信木瀆之不可居矣。向聞崇明地方淳樸，介在海陬，其足當渡江吉地耶！商之兩姊，擬同往一覘。

初四日，至蘇，訪鄧子楚先生 爾晉，商行止，二鼓返棹。

能靜居日記：上城訪鄧子楚四丈於其舟中，時偕大營援兵壽春鎮熊舜俞總兵 天禧 在此，遂留晚飯，與商崇明暫避之策，意見相合。其親家鄭君子喬，名鏡清，爲彼學博，遂作書介紹。二鼓返棹，三鼓到鎮。有土匪方刼一尼菴，見火光，聞傳鑼，天黑不辨方向，於弢甫家登岸，少坐歸。

太平軍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杭州，越七日總兵張玉良馳援，復之，陳槐亭間道回木瀆。

能靜居日記：初五日，聞張玉良已入杭城。初十日，槐亭來自杭州，言張玉良初至杭，前隊攻艮山門，門閉，躍而登。賊聞張至，潰不可止，城遂復。賊退回餘杭山中。杭城居民十死六七，血流街衢盡赤，屋廬多成焦土，橫骸塞途，市棺價至數十倍。賊至三日，即下令完守，出兵窺吳中。使張遲數日至，城不可得矣。

閏三月初三日，赴常州省墓。

能靜居日記：二月三十日，賊犯宜、溧，連及常境，引領以望，心如火灼。大亂將至，先墓在常、宜者，無從守護，意欲旋里省視，思維良法，冀免斯厄。而道路幾不通行，進退維谷，如何如何！閏三月朔日，伯厚兄與弢甫信，言『巢湖鹽匪勾通建平等處之賊，焚掠宜屬之冠村豐義諸村。常之東安棲鶯鄉亦有零匪至，均被擒獲，郡城設守尚嚴』云云。初三決計赴常省墓，午後成行。初四泊錫山驛。是日張軍門 玉良 統援浙軍回援常州，過境，澀關啟開，舟行不問。水道惟有水師，民間片艇不行。吾舟亦張旗幟，與之相同，故得免。初五泊白家橋。宜興小路及運河分岐處，已夾岸紮營。初六早至常州。十一，省墓於茶山路三堡橋。十四解纜至宜興省墓，到西門，舟爲兵掠，遂仍回。十六赴宜興，申過寨橋，登岸遇里老，訴兵勇

騷擾之苦，淚承睫欲下。總兵熊天簪、協鎮羅齊賢向以紀律聞，熊在省垣，一兵掠舟立斬之以徇。其過此乃搜索無所遺，羅兵亦然，他更無論矣。十七早過和橋，市肆皆閉，有巢湖人在此募勇。停午到宜興，城外各門均有兵營駐守，東南兩門開放，餘門及水竇盡閉，居民十去八九，景狀悽惻。將晡，至東山展謁先塋，悲涕橫溢。酉刻訪徐伯宏。伯宏言『賊破溧陽後，於前月廿六日前鋒至紅塔頂，距西門十里，總兵劉季山迎戰三敗，去城三里，幸砲船沿西塘擊之，三砲斃賊數十，逆鋒始挫，我兵追北，復馘數十人，城以保全。城民先徙居西鄉，賊至，受害慘酷特甚』云。十八解維，夜至常西門，不得入。

時常州重整武陽保衛局務，而趙朗甫庶常（會向）與伯厚相忤，遂告制府，更設一局曰團練，自常守平翰以下皆赴新局辦事，有識者皆爲伯厚不平。先生歎曰：『此邑危在目睫，司局者進無尺寸之柄，退則家族不保，訾議叢生，積毀銷骨，無益桑梓，而大害切身。是從井救人之類，仁者所不爲。伯厚兄以此而去，天之厚儒者至矣。人方爲之嘆惜，我則爲之欣快。』

十五日，江南大營潰，先生兄敬甫脫歸，與先生會於常州。

能靜居日記：十九日登岸，遇幼靜，聞大營敗退，文案諸人無下落。吾兄在營五年，未有進步，遇此大變，吉凶未卜。廿一飯後至西門，道遇一陶姓，得吾兄現在北岸方宅之信，狂喜，奔躍而往，相見悲喜交集，談大營潰敗事竟日。

太平軍攻宜興，先生欲赴江北，舟不可行，乃先往新橋鄉，投方幼靜家。

能靜居日記：廿七日，聞欽差和春復自鎮江退至丹陽。廿九日，聞宜興被攻，欲赴江北，舟不可行。午後

趁張振遠舟至新橋鄉，遂擬由鄉雇舟北渡。時兄欲息力於常州，強之同行，不可。亂離之際，臨歧爲之黯然。下午，舟抵郭浪橋。登岸，道逢難民扶攜而下，云賊已至奔牛。急行到新橋投方寓。幼靜、耕亭聞信惶急，遂同至市中問信。或云丹陽已失，奔牛尚無事。初鼓潰勇紛紛而來，徹夜不絕，村民大擾。和春自丹陽退常州，新橋附近爲潰勇縱掠，居民遷徙一空，先生與方氏家族出奔，敬甫亦自常州來會。中途分散，先生以四月初六日申刻抵木濱。伯厚在石燕爲鄉民所害。

能靜居日記：三十日，傳聞丹陽昨晡被陷，和春已退至常州，潰勇千百爲羣，由新橋赴常州附近諸處皆被掠，合村居民寓客有舟車者盡徙，方處以無車不得行。下午，遣奴到郭浪橋覓車，又專人到西小湖放舟，均約明日來。四月朔五鼓，村人推門，言賊至，相去僅數里，一時大亂。村中止有車一輛，強之來，先載方處女眷，老稚扶挈而奔。出村，望火光騰起，鑼聲亂擊。余手攬幼靜三子髮辮，向東北走。尋家眷車不見，黎明抵張家村，見車在前，遂借村民家暫息，遍覷村民雇車不可得。信息益警，訛言賊已至，村民東西馳走，頃刻散盡。但聞鎗聲轟轟震耳。辰刻，幼靜返新橋料理行李及車，午後尚未至。兩奴同往，亦杳然。或言村外有一舟停泊，急往雇，已不可得。申刻，幼靜自離此七八里之李家村雇車三輛來，遂挈衆且往。坐甫定，余一奴來言，昨日雇西小湖舟車已至，幼靜急往，約行李先下舟，再放車來接眷。一去抵晚尚不至，望眼欲穿，而吾兄忽自城中來，幼靜亦至，心中大慰。急詢車何往？當何處下舟？幼靜言舟過兵過，已不知何往，車已爲耕亭下人運伊家行李他徙矣。吾兄言在城獲一舟，泊東北鄉之會頭，但須雇車前往。是夜與村人約定，駕車四輛，明日一早行。且抵會頭下舟，聞振遠舟亦在彼相候，耕亭

家眷在振舟，而自來此取行李。初二日，余與二奴護行李，辰刻至史墅，見難民東西交走，啼哭滿路。晡至西小湖，望常城煙火熾騰，寬十餘里。心中慘結，目不忍睹。申後到會頭而舟不見，耕亭覓一小舟來，遂以行李入舟。吾兄同方處女眷登車，先到烏墩尋坐船。是夜借烏墩姚宅宿。初三辰，移舟到河口李處，皆分避各鄉，獨炳甥尚在。使隨吾行，另雇一小舟，約送至木瀆。聞振遠在石燕，又云在雙廟。擬見之後，分遣方處一舟同伴向常熟，吾舟返寓鄉，挈眷往，同渡江。議既定，巳刻解維，午到石燕。鄉民方圍殺潰勇，駢尸十餘，積草焚之，擲頭河中，纍纍相屬。晡到雙廟，徧覓張舟不見。同行有陳氏昆季，吾友彥修之子，與張至親，其家尚在新橋，無力他徙，遠來覓張不遇，遇丁光庸舟，言張在北渚，或又言在年岱，去此皆數十里，不能再往。吾遣奴子送之返新橋，分耕亭昨所雇舟與之。既行，吾舟復進二十餘里，泊一小村，復晤丁光庸。吾舟窄不能臥，移宿其舟。初四大雨，辰刻冒雨行，抵北渚而振遠舟仍不在。幼靜與吾兄弟計，張踪跡不可知，信息既日警，前路難行，不能復往返相覓。吾小舟行捷，遂分與耕亭，俾至年岱覓振舟，接其內人。大舟逕路前進，約相候三十里外之新塘橋。午刻舟行，薄暮到期處，杳無一舟。居民寥落，留泊甚孤。聞無錫已被潰兵焚掠，初五日加巳，候小舟仍不來，不得已，書榜黏橋下，告以木瀆相會。吾行李及方處物皆在小舟，大舟反盡載耕亭行李。今既相左，有無遂不可必矣。酉刻，到潘墅，去蘇六十里。居民言，蘇州昨日已被潰勇焚燬，舟不可進。吾家與兩姊在瀆，驚惶可想，念之五內如焚。傍晚，別趁一舢送至距城二十二里之黃土橋，而約吾兄及幼靜俟吾常熟。初六辰刻至黃土橋，登岸步行。前日雨後，泥濘猶甚，舉步欲跌，賙路人草履著之。七八里至金黃橋，難民來者紛紛不絕。又數里至

虎丘山後，繞道渡山塘河。夾岸市肆十去其九，斷磚摧棟，縱橫滿道，尙吐燄不息。步行六十餘里，彳亍田隴，手足盡沾塗泥，申刻始抵瀆鎭。到弢甫家，知已同吾家居舟中，停胥口候信，尙無定向。訪璞臣，覓得一舟，到胥口。六姊家已泛湖去，四姊家與吾舟並泊。初七日早，放舟返瀆，檢行李，家眷船仍留原處，吾傍晚返胥口。二鼓，弢甫返自城中，譚至三鼓。初八日返瀆，家眷亦歸家，裝檢行李。

四月初六日，太平軍陷常州。

能靜居日記：閏月廿九日賊攻丹陽。我軍出八成隊迎戰，至午大敗，城遂陷。和欽差率各軍潰退常州。三十日三鼓，總督何桂清託言赴蘇調餉，遂遁。邑紳公呈請留，不可。衆復往跪香，何揮親兵槍傷數人，乃退。賊是早已至奔牛。蘇常總統廣西提督張玉良、大名鎭總兵馬得昭禦之，復敗退，賊勢張甚。何既走，張馬諸兵亦皆潰。初一日縱火焚城外民房，火日夜不絕。幸城尙未閉，居民出者尙衆。城守兵勇夾持白刃，難民出者不得持一裹，進者不禁，故得脫者皆孑身無物。張馬兩軍之敗，死者三千餘人，血流入河如瀑，故兩將皆喪膽云。

又金瑞甫言：『初二下午賊至時，城中官紳先一日去，僅一總捕通判、一縣丞在城。老局尙餘趙純甫一人，新局闃然皆盡。城中精勇三百許人及民丁，皆結盟固守，有言降者立磔之。是日水師統領記名總兵曾秉忠以家屬在常城，令箭開小北門迎取，甫出而賊騎五十餘突入。民勇閉城截擊，盡殲之。益固守不下。賊度難攻，初三日射書城中誘降：『常城以二十萬犒師者，當越城不攻，東往無錫。若不願降，可開東門出走，誓不相殺。』城中獲書，置不答。時連日大雨，民兵擁城固拒，晝夜立雨中不退。先是，

逃將張玉良、馬德昭建議燒民房，盡擇市肆焚掠，附城者反不及。賊得潛身其內，開牆成砲眼，坐而攻擊，我兵鎗砲皆不能害之。我勢漸危，日夜望救不至。城中婦女投環溺井者，三日夜無慮數萬人。初六，賊急攻，彈丸如雨，陴者皆不能出頭瞭望。賊遂縛梯登城，南北門一時皆陷。大隊入城，居民猶巷戰不已。賊縱戮一日，凡在街巷者皆死。餘闔室自盡，不計其數。

又常州人朱某言：『賊初二薄城，官吏盡走，獨民團尚攖城不下。初六日午後，攻小南門急，統帶團練五品銜曹禾督民兵放砲拒敵，砲炸傷數十人，城遂陷。賊怨吾常殺其人多，大肆屠戮，嬰孺不免，皆曳至北門外弔橋，受刃死者不可以數計。血凝橋面厚幾尺，周城數十里內，焚燬殆盡。曹君素忠義，與余交厚，官紳既盡，獨効死不去。城陷之日，賊恨之，剮剔而死。公私塗炭，慘不忍聞。

潰勇數萬人至蘇。周弢甫言於蘇撫徐有壬，願往招撫之，不果。又欲募勇千餘馳救故里，約先生同事。先生謂先安家屬遠處，再來與之馳驅。

能靜居日記：初七日，弢甫返自城中，言「初三日，常州潰勇數萬人抵滸關，蘇撫徐有壬以下皆惶遽無策。弢甫自願往招撫之，輕舟至關，徧覓各頭目與約。既定，俟明日發餉安插。初四日，弢復偕長洲縣李翰文以令箭四支、銀二萬往。行至半道，遇難民來者塞途，李怯不敢進，遁返城，攜銀而走。弢持空令無所用，遂亦返。比至城，城門已盡閉，則署藩司蔡映斗所爲也。潰勇既久候撫不至，始縱掠，事遂大壞。下午逃將大名鎮總兵馬德昭至，告徐撫，欲守城者必盡焚城外民房而後可。徐撫遂出三令箭與之，首令民裝裹，次令移徙，三令縱火。馬部兵以三令同時出，頃刻火光燭天。徐率僚屬登城坐觀，署臬司

蘇府朱鈞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亂，廣、潮諸人盡起，潰勇亦大至，縱橫刼掠，號哭之聲震天，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燼。先二日，總督何桂清逃至蘇州，蘇州不納，遂率其親兵至常熟，故常熟亦驚惶遷徙。欽差和春自常逃至滸關而死，昨日尸至蘇，蘇撫以二百金爲贖，殮以柳棺，理其事者爲巡捕徐厚軒云。

又初九日，戕甫欲募勇馳救故里，約吾共事，吾以『家屬定居卽來』復之。時蘇州各鄉皆結鄉團，自初四日廣勇焚掠之後，齊心見廣東人卽殺，甚有本省道員顏培嶸避難至東山爲土民所戕之事。其風始起於橫塘。初有一廣勇方肆掠，土民獲其人，得金約指二十餘，由是四方聞風起者日數千，鄉團不勸而集，轉爲行旅之害。吾函告戕甫，當出告示，潰勇上岸滋事，居民格殺勿論，仍許給獎。該匪所有衣物各團首存記充公，如敢掠取尺寸，事平之後，照土匪查辦，決不寬貸。如此絕其利心，庶團有實效，否則掠兵勇不足，漸卽及於難民，又不足，且涎及住戶，人衆聚而不可散，彼時雖欲弭其禍，不可得矣。

十一日，先生雇船攜眷出避，中途與四姊六姊會合，同往湖州。

能靜居日記：初十，接幼靜信，知吾兄及振遠因常熟被何督兵焚燬，已改計先至太倉暫居。十一，信息大警，城中潰勇到者又數千人。吾決計挈眷到太倉，與吾兄相見，再定他往之計。戕甫全眷擬住木瀆左近，四姊來吾家送行，相向失聲。雇舟二隻，書橱廿餘藏一舟，衣物一舟，上下人口十六人。婦翁及婦弟叔度俱同行，留李甥助四妹料理。十二解維，由橫涇出吳江塘，聞前有兵，返橫涇暫避。路見蘇州煙焰蔽空，難民充塞而至。有被擄得脫者，與一姥泣道旁，言父與弟及妻皆陷賊，賊已到城下，紮營觀音山。十三，舟復出花涇港，又折回橫涇，難民益衆，或云木瀆有賊。四姊住天宮寺前，擬往一見，再定所往。

行未到岸，民言木濱已被焚掠，舟子不肯前進，彊之不可。吾轉計賊鋒既逼，天宮寺決難居。六姊在湖大錢口四姊亦必往。得至彼手足一晤，死亦不恨，遂決計南渡，傍晚，舟到東山大水橋泊。十四，早發東山三十餘里，到三山，避浪山隩中，居人吳爽樓浩延至家，煮茗待客。吾喜是地淳厚，欲居之，又念兩姊不可不往晤，遂留家眷一舟，自乘次舟到大錢口。忽見李甥在岸上，乃知四姊一家於十三日泛至西山，欲登岸卜居，彼處鄉團不容，現尚在舟中，而遣李甥來此約會六姊，遂成巧遇。方欲進覓六姊舟，又遇其下人，知已移泊湖州北門外潘公橋。相將急往，傍晚到船，與六姊相見，槐亭亦在。十五，再入湖，午後遣眷先赴湖州，余復乘次舟到西山接四姊。十六夜二鼓，到湖州北門，與六姊舟並泊。

十三日，太平軍陷蘇州，周弢甫脫歸，與先生會於湖州。

能靜居日記：十七日凌晨，聞有呼者，聲似弢甫，急出，弢已至舟，知蘇州確於十三日陷。弢甫言：『伊奉蘇撫徐札，招義勇二千人，分常武、武定，與前募胥定共三軍，尚未點名發兵械，而賊已於初六日破常州，初八日到無錫。蘇常總統張玉良一戰即潰，至蘇州，和春、張國樑已先死。幫辦許乃釗方遁居蘇州，力言於徐撫，納張兵助守。商之於弢，弢堅執不可，備言張之不足恃。徐惶惑無定見，署蘇州知府吳雲與許意合，力慫恿納之。遂不聽弢言。十二日，張率其勇二萬人進城，分紮閶、胥、盤各門，其勢洶洶，情不可測。徐覺其異，大慮之。時在城親兵尚四千人，弢請於徐，率是勇及民團上城彈壓，吳雲復沮其議。是日晡，賊由澄關焚掠而東，前鋒及城。城中猶恃張不恐，不知是夜張已扁舟獨遁。十三日黎明，其下三江兵勇開閶門納賊，白布裹頭，先賊焚掠。蘇撫徐有壬自刎，家人死者七人。藩司蔡映斗縋城遁。辰刻，

賊帥忠王李秀成疑城中有伏，調其兵出城，張之兵勇亟遮留之，遂又入城。城中紅頭白頭交織於路，挨戶搜搶，雖窮巷小家無一或免。白頭者，賊今歲初有是令，凡降人以白爲號，三江子弟率江寧人爲多，處處爲賊先驅云。既是日被擄至一賊館，賊中向之言：『十一日過無錫時，張玉良卽納降，先至蘇獻城。十二日忠王下令攻城，其衆見濠河寬廣，相顧失色。十三日方飽食傅城，城已大開，遂令紮筏渡河，唾手而得。衆皆踴躍，頌天王福大。』又言：『汝家老張已死，僅一小張，復爲我用，尙誰敵我？』氣燄張甚。張三月中收杭城，功震江浙，故民無不尸祝之。不圖一敗再敗，不死尙可，竟喪心通賊，今又扁舟到杭。東南半壁，不盡不止，眞非人類中所宜有。既甫從賊中一夕冒險奔逃得脫，餘得脫者，惟姚彥嘉一人。子呂與彥嘉同一賊館而未得脫，已約明賫銀往贖，日內可返。

又謝介鶴云：合省大僚，惟巡撫徐公有壬、署臬司朱鈞死難。餘總督何桂淸、署藩司蔡映斗、糧臺總司查文經、巡撫衙江寧藩司薛煥、大營文案按察使衙廬鳳道蕭盛遠、道衙蘇州府吳雲皆奔逃至滬，居沙船爲航海計。何督於前月三十日賊未至常時，行署懸牌欲赴蘇督餉，夜三鼓，開城去。吾常紳民公呈籲留，環跪其公館前，被其親兵斫傷數人，衆皆散去。既行，到澀關，蘇撫遣人拒之。何遂至常熟福山，將渡江到通州。會薛煥、查文經到滬，遣夷艘迎之，具摺具常州賊急，臣恐糧臺有失，故督率總司爲退守計。復拜疏劾徐撫失守之罪，知者皆不平之。浙撫王有齡與何最昵，聞有書勸其自盡，以謝天下，置不答。在滬白夷酋乞兵恢復。酋股掌玩弄之，卒未成約，而何禮之不少怠。先是有謠曰：「江南若逢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門關。」妖讖徵應如此，亦可異矣。

又顧君菊舫從蘇來言賊於蘇州城外渡僧橋以北築一外城，包北濠，凡三門，號卡子門。賊初至時，木濱結團與抗。賊大隊往，民團破敗，縱火焚民居，靈巖梵刹俱盡。賊首忠王怒以爲不當毀名勝，駢斬往者四十餘人云。

十八日，先生眷屬泊周氏四姊、陳氏六姊等全家由湖州往嘉興之西塘，轉往上海。鄧夫人舉一女於舟次，名之曰苕生。陳槐亭欲間道赴杭，六姊與先生臨別依依，爲其今歲所生子三奇聘苕生作媳。

能靜居日記：十八日，四姊、六姊與吾家儀先至嘉興之西塘，再謀東走。僉議既同，遂齊發。時同行凡十餘姓，鄧二叔攜內弟叔度爲一家，弢甫及其二兄公執爲一家，槐亭爲一家，程子良之太夫人挈一孫一母家姪爲一家，李甥炳照及其姊妹爲一家，與吾全眷共六家。外隨從者，常州陳某一家，弢僕周慶一家，餘單身附舟者尙四五家。上下大小男婦百餘人，凡舟十艘，是日齊泊大錢。十九，聞賊陷長興，湖州大警。余與槐亭僕馬升坐脚踏船輪流探路而行，申刻至擔頭。二十泊馬窰。廿一泊烏龍浜。廿二辰刻渡王江涇，酉刻抵西塘鎭，槐亭之尊人挈全眷在此，遂同泊。後知是日晡後賊即至王江涇，亦險矣。廿三，聞上海兵勇縱掠，不可行，弢擬先往探之，家衆留泊西塘候信。廿五，槐亭全眷欲赴浙，迨行至嘉善而嘉興已爲平望敗兵焚掠，遂折回西塘，與我偕行。廿七，舟行十餘里，風逆潮亦至，舟不得行，夜望西南兩處火光燭天，舟人告余，此嘉興火也。廿九早至西坡口，有洋船守卡。訛言見外方船即開砲，各舟復不敢行。余見中流停一中國船，插旗，知必有委員在此。經往拜，則熟識藍君也。余與款曲良久告以眷船過此。藍問幾舟？時從余行者凡七姓三十餘舟，藍頗爲難，強丐之而後可。遣人告夷弁，舟乃行。

午至德勝口候潮。安慶謝介鶴主簿炳帶勇百名，駐守德勝，向與余善，至其舟久譚。夜泊閔行。五月朔至周浦塘泊，地距上海三十六里。擬住此，到上海探信，再定行止。忽幼靜全眷乘舟亦至，蓋吾兄及伊家自初五與我分手後，展轉流徙常熟、太倉諸處，俱不能定居，復由太倉到上海。吾兄爲何督要去主筆墨。初四午，抵上海小東門。初五，僱一大船，易來時兩舟，幷居之。上岸與兩舟算帳，乘坐不及一月，凡費二百二十緡。原僱船時，約兩舟行日十六緡，坐日八緡。計在路開行者十四日，坐八日，合計飯食等須三百緡以外。舟人知余窘迫，以余視舟人如至好兄弟，故道中行住，惟余之意，至是又不索全價。

時鄧子期先生卒於舟中，李子喬在常州被害，陳槐亭挈眷由海道赴寧波，方幼靜全家取道江北赴汴。振遠、耕亭及先生之兄敬甫皆留高橋，先生則與弢甫兩家卜居崇明。

##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三十歲

歲初，自崇明至上海，閱肆，見太平天國刻行書四種。

能靜居日記：天父聖旨一本，記賊中僞託天父下凡所說，言語鄙俚不經，皆託東王口中傳出。其初起事以前一本已失去，此本係在平山之後以迄破金陵之時。初所言，皆籠絡人心而已。比至金陵，則楊秀清日驕，往往假託天父下凡，肩輿直至洪秀全宮內。癸丑冬十一月內，竟傳旨欲責洪逆四十，洪逆忍受，不敢求免。大衆哀乞始釋。其事因洪逆過責女官而起，而天父下凡皆在楊逆府中之女官楊水嬌口中說出，蓋楊逆暱水嬌而水嬌庇其同類，故有斯變。楊逆之跋扈僞朝，固洪逆之假託妖言，授人以柄，然洪逆堅忍不怒，其足以圖楊而殺之，蓋亦鷙狠之極者矣。欽命記題記一本，爲其取士程文。其

題目皆具節令，凡七節，有云太兄卽耶穌升天節記、太兄暨朕登極節記、東王升天節記等類。末有幼主與天王兼稱，蓋卽洪逆之子而亦與聞國政者，此書庚申所刊。王長兄次兄親耳親目共證福音書一本，與天父聖旨一類，鄙俚尤甚，庚申七月刊。資政新編一本，賊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較明白，其中所言頗有見識。一曰風風類，言中國民人浮侈之習難以法禁，惟在上者以爲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民自厭而去之矣。二曰法法類，皆是效法西人所爲，其欽折外洋，殆爲心悅誠服而於夷情最諳練，所有在滬西國教士皆列名其上。此皆兩粵人習染年深，視外邦如神明，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亦未可抹殺。三曰刑刑類，以爲用刑當體第六天條弗殺之義，凡人重罪惟當弔死云云。以此觀之，其人亦尚仁恕，非暴虐之徒。此三類，每條上皆有洪秀全批云「此策是也」數字。聞洪仁玕在賊中甚得權，其人亦粵西人，與逆同族。曾入縣庠，滋事斥革。後投賊中，其未至金陵時，曾到上海留數載，故夷情最悉。

夏六月與童問漁椿 王蘭卿 溢汪燕山汝桂 左孟辛樞 魏般仲彥 左仲敏樹 湯衣谷裕 諸人結盟，互易庚帖。（案王蘭卿卽王韜）

七月乘輪抵東流行營，上書曾滌生言事。

曾文正公日記：七月廿日午刻，趙烈文惠甫坐大輪船自上海來見，擧有薛中丞信、李眉生信，言以夷船拖帶民船，運鹽至漢口上游皖鄂等處只許抽釐一次云云，與之久談。

又：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閎遠，文辭通雅，逸才也。

八月十一日，營移安慶，先生亦命舟隨往，守風不果行，至二十三日始達。

胡潤之林翼病篤，歐陽曉岑兆熊約先生同往診視。（按二人皆善醫）九月初四日至漳陽聞胡已於前月逝世，遂罷鄂遊。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三十一歲

春正月十七日，返抵安慶，即留居幕中。

秋七月二十三日，周弢甫以痢疾卒於上海。時弢甫家屬在南昌，先生迎之居皖。

冬，至上海晤蘇撫李少荃鴻章。

能靜居日記：滌師言李少荃在東流安慶時，足下常與共事，不意數年間一闊至此。余曰：烈元年冬到滬，少帥猶未即眞蘇撫，邀烈坐炕，問問老師處有人議鴻章者否，意甚顯顯。不一月實授，從此隆隆直上，幾與師雙峯對峙矣。師曰：湘淮兩軍之始末區奧，足下殆無不洞若觀掌矣。

十二月，葬外舅鄧子期先生及姊夫周弢甫之柩於如皋縣西來庵之東北。金眉生留先生在泰州度歲。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三十二歲

春正月，自泰州回安慶。時曾沅圃國荃以浙江巡撫率師圍攻金陵，招先生往，遂以四月行。

夏六月十六日，清軍破江寧城，恣意焚掠。忠王李秀成出奔，爲方山居民陶大蘭所獲。

能靜居日記：六月十六日，破江寧城。申刻將盡，忽報中丞回營，余偕衆賀。中丞衣短布衣，跣足，汗淚交下，止衆弗賀。出傳單示余，命作奏。因即擬摺稿一件，中丞及楊制軍、彭侍郎會銜，中丞前奉旨令克城

之日，與楊、彭共奏故也。入內呈交中丞手。酉戌間，望城中火光燭天，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奪，頗亂伍。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余恐事中變，勸中丞再出鎮壓，中丞時乏甚，聞言意頗忤，張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聞缺口甚大，恐當親往堵禦。』中丞搖首不答。至戌末，見龍膊子至孝陵衛一帶放砲，知有竄賊。時城雖復而首逆未就擒，悍黨李秀成、林紹璋等咸不知下落，大事未爲了當。余復於臥榻搖中丞起，請派馬隊要截，中丞不以爲然。臥良久，起張燈，取余所擬奏稿增刪略盡，錄出一通，復命彭椿年擬一稿，並屬余商酌。余言回老營一層不必提，且諸將戰功此次既係奉旨僅奏大略，則隨摺應保人員，皆當由中堂續再詳奏。中丞曰：『不必取巧，似近諱飾。至各將功績，我處不奏，中堂必不肯詳告，是負諸人矣。』皆不允。遂發繕寫，而自復臥。至四鼓時，城北來報，有馬賊二百餘，步賊千計，假冒官軍衣裝，並攜帶婦女，從缺口沖出。守口者崑字及湘後、左、右營，精銳大半在城內未返，餘皆疲頓，不能阻之，僅殺數十人。出城後由孝陵衛福字李泰山、節字蕭孚泗等營卡門出，亦莫敢遏。其衆投句容路而去云云。報者不敢驚中丞臥。余以意度之，僞酋必在其中無疑。余時觀文案諸友繕摺未竟，聞報不禁浩歎。中丞與彭毓橘正閉門酣臥，急叩門請之起，商定摺內增數語，爲後來地步中丞稱善，并飛札馬隊營官伍維壽追剿。

又，蕭孚泗在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僞忠酋係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一文不賞；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居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致合村遺民，空村竄匿。喪良昧理，一至於此。

又，初擒忠王時，中丞親訊，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余急諫止，遂命收禁。至二十五日，中堂自皖至，又詳加審訊。七月初六日，始正法。始收禁時，余約周閬山書功至其處，與談甚久。自言廣西滕縣人，年四十二。初在家甚貧，燒炭爲業。洪逆至廣西誘入會，拜上帝，從者甚衆，皆呼之爲洪先生。渠起事時即被擄脅入內，在石達開部下。至金陵七八年後，始封僞王。問：『在僞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爲必成也？』曰：『如騎虎不得下耳。』問『何不早降』曰：『朋友之義尚不可渝，何況受其爵位！至於用兵所到，則未嘗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進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獨無所聞乎？』問『事或有之。然部下所殺視所縱者何啻千百倍蓰。爲將者當令行禁止，如爾者，安得無罪而猶自言之耶！』曰：『此誠某罪。顧官軍何獨不然。』余曰：『以汝自負，故與汝明言，使汝醒悟耳。軍中恆情，豈責汝耶！』又問：『十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隨處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鳥無翼，故歸圖之。』余曰：『圖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數千里無功，始改計耶？且爾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煩汝耶？』曰：『余算誠不密。先欲抹皖，後知皖難抹，又聞鄂兵強，故退，抑亦天意耳。』余又問：『洪秀全今年甫死，三五年前已見幼主下詔，此何禮也？』曰：『使之習事也。』余又問曰：『城中使今日不陷，尚能守乎？』曰：『糧盡矣。徒恃中關，所入無幾，不能守也。』余曰：『官軍搜城，見米糧尚多，曷云無食？』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顧不以充餉，故見絀。此是我家人心不齊之故。』問：『汝今計安出？』曰：『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瞑目無憾。』言次有乞活之意。余

曰：『汝罪大，當聽中旨，此意非統帥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語。

又滌師言『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足下在彼始終歡契乎？』余曰：『初至，隆禮太甚，使提鎮公服持帖迎接，在彼年餘，尚無間言。惟收城之日，因爭先遣馬隊斷路，及勸沅帥重赴缺口彈壓，十九日李秀成生擒，烈請緩其刑誅數事，頗怫言，旋亦釋然。』師曰：『舍弟豈容直言，左右皆彭椿年之徒，欲治得乎？』又言及沅帥收城時事，師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營及統領獵取無厭，豈非萬全美事。』余曰：『沅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帥耳！』師云：『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余曰：『沅帥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各員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諸人，則人置一簏，有得輒開簏藏納，客至則傾身障之，醜態可掬。』師狂笑曰：『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二十六日，清廷責沅圃以大局粗定之時，不當遽返老營，辭氣頗嚴。營中人咸歸罪於先生前摺文字之疎。然摺稿實沅圃手定，非先生之罪也。

能靜居日記：聞外營諸人言，此次廷寄甚嚴，由於前摺云僞城甚大之故，以爲余罪。按旨中以中丞遽回老營爲責。彼時中丞初歸，余見各營紛亂，恐有中變，諄諄勸之再出彈壓，大是逢怒。余原奏稿寥寥數語，並未敍及回營一層。中丞親筆稿逐細詳敍，始有趕回老營之說。及後又屬刪定，余力言此四字可去，中丞艴然，以爲不必取巧，余安能固爭。僅將下文『令官軍環城嚴守，四路搜殺』改作『環城內

外紮定兼扼各路要隘，冀使無一漏網」云云，以見中丞之歸，非圖休息，乃爲防賊之竄，庶周旋詰病。中丞及余稿，親筆俱存，非妄言也。惟僞城甚大云云，則的係余添。時已四鼓，繕摺將半，中丞與彭毓橘聯榻酣臥，而外報竄出三百餘騎，步隊千人，報者不敢驚中丞之臥，向余備言始末。余私忖僞酋必在其內，事關重大；金陵城內，僞主名酋非他城可比，斷難掩飾。且中丞孤立無援，又多怨忌，難保無人指摘。此次已奏明殲滅淨盡，日後如何轉灣，故於夢中撼之使起，再三商訂，增此一節。下復云「萬一城大兵單，竄漏一二，臣自當嚴飭各軍，盡力窮追，會合前路防軍，悉數擒斬，免致流入他方，復貽後患」等語。以見城破之後，賊力尚強悍如此，則防範不嚴，尚爲有辭可說。未求有功，先求無過，用心不爲不苦，若輩悠悠之口，何足與言。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使檻中之獸大股脫逃。幸中丞如天之福，民人得忠酋而縛之，方得交卷出場。不然，此局不獨無賞，其受譴責定矣。雖奏章一字不忽，容能免朝廷之查問耶！況忠酋生得，而民人轉被誅求，則僞幼主之得出，安知非民人懲前車而縱之使去，尤足令人皆裂。至此次廷寄忽加厲責之故，殆別有緣起，余知其約略，未敢臆斷。大抵朝廷苟無奧援，將帥立大功於外，往往轉罹交議，不然，去年蘇州之復，李公原奏，明言忠酋從小路搭橋而去。今春杭州之復，左公原奏，明言賊傾城先走。皆奏入而恩出。於此奏何如，而以筆下爲罪耶！君父之前，立言有體。雖近世捷報，太半虛辭，然亦必稍有根柢，不致全然誑語。不然，兩公皆長於作奏，何不以生擒入告耶！

曾滌生至江寧，鞫訊忠王。七月下旬返安慶，先生隨行。八月十一日過揚州，二十抵安慶。曾告以沉圖信

來，頗悒鬱不平，屬先生切函排解。

按沅圃克復金陵後，清廷以忠王眞僞及賊營藏金致疑，嘗派富將軍來，託言查看旗城，其實偕王有信，令其訪查忠王眞僞及城內各事。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弔出木料、器具紛紛，頗有違言。逢人輒詢『忠王是否的確』云云。又七月十一日廷寄稱：『御史賈鐸奏請飭曾國藩等勉益加勉，力圖久大之規，並粵逆所擄金銀悉運金陵，請令查明報部備撥等語。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愼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爲驕，庶可長承恩眷。至國家命將出師，拯民水火；豈爲征利之圖。惟用兵日久，帑項早虛，兵民交困，若如該御史所奏，金陵積有巨款，自係各省脂膏，仍以濟各路兵餉賑濟之用，於國於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屬實，諒曾國藩亦必早有籌畫布置。惟該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該大臣知悉』等語。沅圃之悒鬱不平以此。滌生壽弟詩所謂『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也。

九月，沅圃請開缺養病，以十月朔發舟回籍。時先生挈眷自安慶移居金陵，相遇於大通。沅圃出示滌生所贈壽詩十三章，既次韻送行。十九日，抵金陵，住南門之西般家巷。

清廷命曾滌生北上督師，以李少荃署兩江總督。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三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乞假歸省墳墓。二十三日發舟，二十八日抵常州。舊宅尚完好，惟門前高柳皆薙，街道間隔，不可復識。二月二十日往常熟，二十四日往揚州，時莫善徵祥芝將赴六合縣令新任。

能靜居日記：夏四月，莫善徵赴六合縣新任。時六合城中盜案甚多，哥老會夥黨潛藏，莫能究詰，街上遍貼暗號，有狹長紙條，上書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戀母歸。」下印圖書一方，係「我盡我心」四字，不知用意所在？局員查夜，有查出令箭者，明目張膽，人心惶懼。先生聞而歎曰：「當局者方紛紛撤兵勇，追截贓，或又以裁汰時不還欠餉爲能。恃一時戰勝之勢，以若輩爲可欺。不知信義一虧，民心日蔽，其貽患爲無已時也。」

四月杪，返金陵。五月二十七日，曾滌生北行，先生送之至邵伯鎮始別。至是，執贄稱弟子。

能靜居日記：乙卯丙辰之間，初從節旆。李次青方伯即勸余投贄門下，且云出自公意，余未之可。至今十餘年，屢荷特薦，且豢養之恩，迥出尋常，例以古人感恩知己之說，既不可以自外，而公學問節操，師余甚優，徒以功名之會，不敢託於暱近。今違離在即，嫌疑已無，素心可以一伸矣。旋晉謁，即致此意，公若謙讓。

曾公答書：頃接手書，猥以一日之長見推，大增慚恧。昔劉蔭渠制軍於咸豐十年誤聽何人之言，謂敝處有密保之疏，忽欲換帖改稱。國藩致書力辨其誣，請以廣西所產之三七見貺，而捐免門生二字。蔭渠亦復書寄三七二斤，封面寫云：捐繳三七若干，請飭局核明給獎。敝處因將新帖璧還，以代實收部照，不改稱謂，仍爲友朋如初。此事雖小，頗有逸趣。敢援斯例，請閣下惠我以皋文先生儀禮圖之初印本，亦即捐免新稱，飭局給獎。如不能遽繳捐款，或先發實收，亦可飭局通融辦理。此次敬將大柬璧還，亦足見捐政之寬大矣。賢如子厚，不敢爲衆人之師；貴如衡青，亦豈無長揖之客；請存此義，留作一段

佳話可也。

閏五月初七日，行次紗帽洲，大雨如注。街市爲皖南鎮劉松山兵占滿，無可駐足。不得已，借宿於釐局。

能靜居日記：劉松山初發皖南，約士卒至蕪湖領餉。至蕪湖，復云須至金陵。至金陵，領得五萬，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獨兵勇無有。復云須過江發餉，且云江口不過三十里。士卒行至螺絲溝，不啻百餘里，已擁大舟糧運中流而進，士卒終日不得食，故怒甚而譁。又其平時各勇告假，以須償欠，皆堅勒不許，至勇丁醉苦不得而自去，則此款領到後全歸乾沒。舊制，勇丁須五百人一營，今則三百八已爲滿數。故一充營官統領，無不立富。

六月，槐亭、六姊自長沙歸。

秋七月杪，至常熟，購九萬圩吳氏地約四五畝，命匠造前樓五楹，平屋四楹。

十二月，常熟新宅落成。先生挈眷自江寧移居於此。四姊家屬同行。陳槐亭夫婦僻往揚州。

是歲，就忠義局總纂撰文之聘，月饋二十金。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三十五歲

春正月，曾沅圃任湖北巡撫。

能靜居日記：杜小舫言，楚藩唐蔭堂與黃南坡素交惡，因沅公與黃至交，盧沅來鄂，不利於己，遂代擬一摺，請沅公不接巡撫印，徑出境任軍事，總督官秀峯不可。唐計既沮，退卽寫摺底寄歸湘中，傳之於衆，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既蒞鄂，不肯接印者旬日，或爲官力辨，沅意稍釋矣。糧道丁

守存候補道張開壽均不得志於官，窺沅之不滿，故從媒孽之，以官素弟沅，指爲輕玩狎侮。而唐復慫恿官，奏放沅爲幫辦。官不之察，冒昧從之。於是沅繕疏劾官以貪庸驕蹇，散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長，首尾不相顧，欽差讞奏，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沅事後亦知爲人所誤，銜丁等次骨。官則云我與沅圖原無事，皆唐蔭堂爲之耳。官入都過揚，滌相適南下，遇於揚州，先以書疏往還，約明彼此不提。運司程尚齋、丁雨生等居間說合，曾先候官，見面無語。官答候，曾未見。旋各司道設席宴兩相，曾至而官不至，遂別去，尚不致決裂。滌相語人云：沅疏實未先商，然係親老弟舉動，而云不知，何以爲兄。若云知之，又何以對友。故相見無辭可措，殆爲實情。當沅繕摺時，營中無一文員，惟劼剛適至，故外間謂摺係其修改繕寫云。

又曾師相云：老九許官不勝，極悔，亟思退事之方，請教老兄。余曰：須悔亦須硬，仍須頑鈍無恥，乃可做事。余往年在江西光景，視老九所處何啻數倍，但恐渠無此耐心耳。又言：官秀峯事起，彼此不相聞問，內中亦不以見詢，始終若聾瞶。然李少荃勸余密摺保官，請弗深究；又紛言余劾老九，其實皆未知余心。此等殆不可參以文法，余惟麻木不仁處之而已。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三十六歲

清廷命曾滌生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少荃代督軍事，先生遂辭忠義局事，重入曾幕，每晚與滌生聚談，親切如家人。

能靜居日記：六月二十日初鼓後，滌師來暢談，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杖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羣，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爲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頞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余云：恐遂陸沈未必能效晉宋也。師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爲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師曰：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毋以爲戲論？余曰：如師身分，雖善諒，何至以此爲戲。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倖生，相去無幾。且師亦當爲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關甫大，而忍恝然乎？（按同治六年下至宣統三年，得四十五年。先生所謂不出五十年，信哉！）

又曾師言：少帥性急，軍務成敗恆有若內中責效太嚴，或臺諫抨擊，必不能忍。余自乙丑年起，凡七次被參，總以不變不動處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又言：劉印渠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爲保位之計。官秀峯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無險詖。外間傳言胡死後官封提其案卷，則又言之過甚。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少荃血性不如弟，而深穩過之。吳仲宣殊憒憒。沈幼丹自三年以前爭餉後，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狹。彭雪芹（琴）光明俊偉，而本事不及楊厚菴。厚菴頗狠。惲次山精核，而非獨當一面之

才實一好藩司心地亦苦窄。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三十七歲

秋七月，曾滌生調補直隸總督，輕騎入都，幕府中人皆不同行。

冬十一月，由江寧還居常熟。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三十八歲

冬十月，署理直隸磁州知州。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四十歲

夏五月，去磁州任。冬十一月，回保定，任直隸通志局分纂，開局於蓮花池，總纂爲貴筑黃子壽彭年。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四十一歲

春正月，署易州知州事，夏五月實授。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四十四歲

春三月卸易州任。秋九月南歸。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六十二歲

夏六月二十八日，病卒於家。

# 〔附錄〕

陽湖趙惠甫有手寫能靜居日記六十四冊（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九年，）紀太平天國時期戰爭及避難情形甚詳，陳乃乾先生編趙惠甫年譜即取材於此，但年譜與日記體例有別，故對於趙氏所記傳聞之辭未能盡收，今日記原本已被運抵臺灣，無從核對，惟庚申避亂日記別有刊傳（見小說月報八卷一至三號原題趙儀甫誤。）因摘取年譜未採者爲附錄。

原編者識

家駱案：「能靜居日記」已由吳相湘先生主編之「中國史學叢書」就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庫中之手寫本影印爲六冊係臺北學生書局出版請讀者參閱

聞杭州於廿七日失陷。先是槐亭一僕於廿三日出城，言：『十八日賊初至時，諸城門驟閉。城中男婦數十萬，露立雨中，冀城門或開，街衢推湧如潮，一輿至值百千，然駕肩而出，無不立刻擠碎，輿中人傾跌，頃刻如泥。行人足不得著地，死者不可勝計，城中乏糧，土匪紛紛思變』云云。至是，聞賊以城外積棺，疊架登城遂陷。此後淫殺之慘，思之肉戰。（三月初一日記）

子良來自浙言『十九日黎明，賊先鋒約五百人，到杭州北關。穿大街行，揮手令居民閉門，言大兵已到。市衆爭閉門，賊遂直撲北關欲入，適湖南寶勝營方至，識是賊，大呼閉城。賊亦不攻，即撤城外民居牆石，立成一壘守之。至巳刻，二隊至，約八百人。申刻，三隊至，約千人，晚間大股八千餘人畢至，大肆淫掠，連搜三日，即移

營湖上之寶石壽星山。廿四五日，羅撫募勇縋城，燒城外民房。寶勝營官陳炳元，字炎生，在曾帥標下水師營官，六年正月余在江西識之，其時係同知、現升道員。以杭州四面皆水，清波門依山麓易攻，自願紮營城外守之，羅不允。廿七黎明，賊果以地雷轟清波門，城遂陷。守兵尚數千人，紛紛潰走。前署臬繆梓所募潮勇四百人應賊，視賊尤惡。城中居民數萬聚守雄鎮樓柵，將軍瑞昌率駐防千餘守滿城，與賊相持，勝負尚未決。援兵水師曾秉忠遣其弟秉高帶砲船廿艘，在武林門外，不敢登陸。江南大兵調往總兵張玉良在湖州，副將向魁星五在長安壩，皆未至。賊在城者亦僅二三千人，其前隊已於廿四五間南至富陽，故兵單不能陷滿城。賊至時，武林門外居民脫者甚少，年少壯者擄脅，老者殺之，婦女受汚，仍不免死，焚舟數千艘，人油浮水面如畫，慘毒如此，不忍更聞矣。（三月初四日記）

聞賊迫大營後路甚急。先是，賊自浙退，遂犯建平東壩，掠金壇、溧水，陷溧陽。復由溧陽窺宜興，爲大營調防之總兵劉季山，及水師管帶記名總兵曾秉忠擊退，遂縱掠旁境，鋒及吾常之楊立埠，常州大震。時升任浙撫藩司王有齡方至常，總督何桂清留之，藉其親軍自衞。數日，援浙統軍張玉良回援，過常，何復奏爲蘇常總統俾助城守，而王赴浙任，大營調援總兵馬得昭亦至。常境賊退，初三陷句容。大營運道中梗，欽差和春檄調各軍回救，何督固不遣，賊遂據句容。大營急不得已，遣張威邦分勦句容，勢寡不敵，金陵老巢復出突圍，日夜接仗。天久雨，壕牆易壞，軍心騷然。常城各門俱張玉良兵站牆，砲械粗設。昨有拆附城民房之令，因賊勢稍退而止。何督先勦浙撫羅遵殿知守不知戰，守近不守遠。今兇鋒未及，而惶惑自失，但欲擁兵自衞，視羅尤甚，人無愚智皆笑之。（閏三月初十日記）

聞大營得勝仗。弢甫老僕金松至浙爲賊擄到句容得脫，言：『賊首侍王有衆五六萬，能戰者無多，火器寥寥。另股賊首忠王，破杭者卽其人。自浙敗後，侍賊一股卽援建平，陷溧陽，拆城外屋椽，縛梯登城，城中死無噍類，犯金壇，知有備卽退。初三停午到句容，城中不知，遂解旗直入，殺掠較輕。』越數日，伊乘間得脫。（閏三月十二日記）

先五六年間，巢湖盜魁鄭小老大糾衆占東壩，私抽鹽稅，候補道史悠葆奉札往撫之，遂設官鹽卡所入充公，以半給其人，相安數載。今年三月，賊由廣德犯建平，至東壩，防守提督鄭魁士不能禦，賊益肆，連陷溧陽，巢湖人乘隙欲爲亂，駕舟由宜興西氿出運河，窺伺常郡，總督何桂清大懼，計無所出。史道獻策，願自往撫之，以八萬金往，號曰賞犒。巢湖人就撫，分遣其舟，四布村市，自居和橋，益招集亡命數千人，聲言助勦，其衷懷不可測，所在驚擾。彼舟軍械盡備，當道畏之如虎。以愚見論之：彼雖凶黠，而船隻笨重，運掉不靈，我之砲艦，足以制其生死。設大府令廿艘綴其首尾，協以岸兵，勒令繳械，然後留之，逐之，片札所投，敢不惟命。計不出此，始則欲盡驅出江。夫江之外，非我土乎？繼則並此不能，而以厚賄結之，長其亂心，育茲虺蝮，毒我蒸黎，其肉不足食矣。（閏三月十七日記）

聞大營敗退，急至總局問信，伯厚兄手探條見示：『十四日，賊攻大營後路急。十五日，雨花臺以西四十餘營皆潰。傍晚，雨雪冰雹交至，城中賊出撲老營，方拒守間，後路賊數萬突至，遂大潰，欽差輕騎至江干，登艇船得免。十六日暫紮鎮江，張國樑紮高資。』此信十八日到常，寥寥數語，（閏三月十九日記）

與吾兄談大營潰敗事竟日，節錄如左：『本年正月，我兵圍江寧急，逆酋洪秀全四出求援，令各股匪由

池州進攻徽寧浙境，以牽吾師，爲圍魏救趙之計。俟大營調援空虛卽俟隙進兵。此檄爲我所得，時方復九洑州，絕其水道，官兵雄盛，視賊蔑如也。先是，去年賊帥韋志俊率五千人投誠，餉無所出，江督何桂清、皖撫翁同書、浙撫胡興盛相與推諉。徽防京卿張芾管皖南事，遂以委之。徽餉仰浙豫二省最貧，張不得已，爲裁損計僅準留千二百人，餘無所歸。賊首李世賢誘之，遂相率而叛，從池州犯寧國，寧防提督周天受不能救正月杪，連陷涇、旌德、寧國諸縣，及浙境。二月中，遂陷安吉，以至杭州。江督何奏請以巴里坤總兵張玉良爲援浙總統。三月初，突入杭城，賊敗，遁回原路，至廣德，遂北陷建平，屠之。時提督鄭士魁守宜興，總兵劉季山守東壩，鄭兵掠民間，江督恐釀亂，咨調劉鎭與鄭換訪。方各拔營在道，而賊至東壩復被陷。月之廿二日東破溧陽，又破溧水，擾宜興及常州西境，江督何大恐，急調張玉良回援，遂奏以爲蘇常總統，留常協守。欽差和春屢札調張護大營後路，江督固不遣，閏月初三日，賊破句容，初六日西至淳化鎭，去大營後二十餘里，和春素不能服其下，軍政盡出總統幫辦張國樑，張威望爲江南冠，氣漸驕。家世粵人，袒其鄉甚力，下多不平之。翼長提督王俊，主欽差營務，婪索無厭，大小二百營，每營按月賄納自二百金至百金不等。去歲江蘇籌餉五十萬爲新勇口糧，總統以三十萬與新勇，二十萬與翼長及各營務要津，按股自肥。由是謗訕充塞，總統恐和知之，遂以寶玉玩器爲賂，和亦欣納，上下蒙蔽，士卒解體，敗可立待矣。及賊至淳化，總統嘗諸將不遣，而令數艘之總兵粵人張威邦帶四千人往，再戰敗績。大營東北自高資至石埠橋皆賊蹤，而和張方共議九洑州功次不決。十二三四日，馬羣仙鶴門有賊。十五日早，賊沿江由上關中關斷我長圍，城內更出賊襲東南之趙家崖。我兵東南至西路百餘營，多隔截不得通，人心恇懼，總統復遣張威邦及失守句容之粵人梁克勳往扎頭敵禦之，士奮解體，無

戰志。是日總統見和，乞和移營鎮江，和不允，下令走者死，營總寧夏都統多廉執刀守營門，營中自幫辦文案等皆不得出。夜三鼓，賊聞孝陵衛營火光四起，翼長王俊親兵斧營門而出，合營隨之。和持洋槍自擬，其下奪之，扶掖上馬而奔。一日夜至高資。時兵勇五萬餘人，至者纔十一，火器軍械皆盡。和之走賊至張總統營，張戒聚槍不發，俟賊廣至，合擊之，遂得出路，其轄下軍械獨全云。（閏三月廿一日記）

遇常熟人，得下路賊耗甚確。廿五日賊大隊始至八斥，平望守兵迎戰，大敗，陸兵泅水脫走，水師亦盡散，當夜到嘉興。廿六，焚北門外民居，廿七，焚東門六里街。前鋒不指杭而東走，復燒離城四十餘里之新芳，寸椽無剩。（五月初二日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七－八册）＝杨家骆＝７６２＝鼎文书局１９７３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２７／ｄｉｓｋｂｗｔ／ｂｗｔ１／２３７／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太平天国文献录编第七册
向荣奏稿&向荣
太平天国文献录编第八册
向荣奏稿&向荣
乌兰泰函牍&姚莹
（附）赵惠甫年谱&陈乃乾
附录页